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〇四册目次

四書講義困勉録三十七卷續六卷（一）　（清）陸隴其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嘉會堂刻本　〇〇一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續六卷（一）

（清）陸隴其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嘉會堂刻本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尚書已著錄。是書因彥陵張氏講義原本、删剟精要、益以明季諸家之說而參酌以己意。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創始於順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隴其歿。後其族人公穆始爲繕寫編次。其門人席永恂等爲之刊板。其曰困勉錄者、則隴其所自署也。明自萬歷以後、異學爭鳴。攻集註者固人自爲說、即名爲闡發集註者亦多陽儒陰釋、似是而非。隴其篤信朱子、所得於四書者尤深。是編薈粹羣言、一一別擇。凡一切支離影響之談、刊除略盡。其羽翼朱子之功、較胡炳文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

湖陸稼書先生手輯

四書講義困勉錄

嘉會堂藏板

序

稼書先生既點定四書大全輔以蒙引存疑諸解羽翼傳註深切著明而道篋中復有困勉錄前後二編即先生自題大全序所云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

爲一冊者也其高弟席子漢翼昆季并梓以行余得受而讀之喟然歎曰先生一生心力畢萃於孔曾思孟之書而繼躬之篤行淑世之精誠具見於此矣夫聖賢立言所以傳心明道顯之

爲日用彝倫微之爲性命神化約以一二言而可以振挈綱維擴以千百言而可以兼綜條貫故斯須去之而不得終身由之而不盡者四書之言是也有宋大儒蔚興力洗漢人訓詁支離

之病而後鄒魯墜緒揭若日星然朱子傳註既作微獨承其後者論解疊陳卽以朱子語類所載推廣傳註同異不妨互存總爲聖賢義蘊無窮好學者折衷以求至是爰取於旁通曲暢引

伸不已固非可以排決籓籬亦非可以橫分畛域也自夫帖括令行濡首操觚之士不過循章摘句保殘守缺而止應舉畢而向所誦習之書棄若土苴卽有博聞多識者出方且浸淫泛濫

玩物貽譏其於聖賢之所以立言與夫先儒表彰論辨之本意茫乎胥失之矣欲望道德之成名節之立將何所依據也與先生自釋褐休暇迄夫解組歸田晝考夕思其於四書義蘊如食

充飢如衣禦寒窮年矻矻無異經生舉業時搜輯羣書遠宗近取辨其醇疵晰其深淺旣以大全爲經復以是錄爲緯於整齊畫一之中寓融會貫通之致舊聞新得相輔彌彰而獨名之爲

困勉則豈徒竭蹶編摩泥守書冊之謂哉孔子論列知行自生安學利及於困勉非必天下盡出於困勉之一途而孔子自言必曰憤忘食樂忘憂其教人也語上語下施無躐等蓋自古聖賢真實爲學之心不特己百己千者之爲困勉卽生安學利之資其返躬克己存理去欲無不從功夫磨鍊中來彼夫好言頓悟漫語現成固不待辨而已屏絕焉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

著己又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朱子亦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此困勉之說也惟先生粹質清明造履嚴苦律己服官一介不取以貞其操直道而事以遂其志凜

然樹乞墦壟斷之防泊然守陋
巷簞瓢之素其以困勉自處寧
爲人所難不爲人所易然後言
行同符始終合轍因於是錄標
舉欲學者知所嚮方云爾嗚呼
先生往矣廉聲惠政嘉謨讜論

淪浹人心而猶惜其措施未究
望絶筌生獨是遺編什襲之藏
一朝流衍所謂載道之文篤其
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
焉者其在斯乎余夙植淺劣何
足以知先生之萬一而中心景

仰積有年所茲得席子昆季傳
習拳勤公諸來學共識典型因
謂先生之書藝林固知尊而信
之矣而吾黨之見其書當如見
其人於困勉之義有待於精思
力踐也故不禁娓娓言之以就

正夫有道君子

康熙歲次己卯八月朔旦長洲
復初學人彭定求謹序

余與族孫稼書居同里髫年即相契每過必竟日談即有不肯混同流俗求向上一着之志時父兄方以制藝課余兩人余始學爲文下筆亦能無阻滯然讀其文則瞠乎其後矣且周旋翔步動中規矩不尺寸失布袍革履簞瓢晏如儼然有道氣象里中前輩甚器之甲申鼎革余嬾親筆硯讀古時圖文久之覺荒廢汗漫不可收拾乃讀周子太極圖略涉其藩籬無所得丁亥余就館湖中稼書亦赴武塘李氏約晤遂踈余又

取竺乾書編閱之旨其言入其中而不能出惟頓悟之說不能無疑以爲古今聖賢豈有反出其下者姑舍之復讀儒書然浮屠說終戀戀不忍去及後晤稼書告余曰余邇年從事四子大全一書始知從前所主之說多未當且言堯舜禹湯相傳之道得四子書而大明四子書得大全而益顯盍觀諸余聆其言不覺頷之頻也乃退而伏讀之復取性理大全潛味之乃爽然失怳然若有所得然後見稍定志稍堅騎牆之說

不復萌於中矣質諸稼書稼書喜未幾稼書補弟子員館於洙水余又徙邑中不獲常相見丙午舉孝廉庚戌登進士南北奔馳晤益難乙卯授嘐城令欲邀余之任所余已受其同譜蒼巖顏子聘將之大梁固辭之臨行授余學蔀通辨一書蓋陳清瀾先生所作也挾以往晨昏潛玩益信儒佛之殊有同冰炭只本天本心二語了然無復可疑但於四子書中猶多隱義無由就正己卯余辭館旋里稼書亦罷職隨舉博學宏

詞即北上未試而丁外艱歸因得扁舟往返質前所疑稼書益喜遂延余課幼子直方几席相接荷其盡言指示甫半載因魏環溪先生之薦復補靈壽挈余偕至恆山壽固九邑無案牘勞乃盡出篋中藏皆先儒語錄及

本朝諸家講學之書約二三十種余不惜腕脫指僵擇其要而錄之皆其生平抄撮親筆要之學不宗於孔孟說不本於程朱皆擯而不取也又告余曰四子書實爲理學之樞紐大全一書又

爲講學之淵源故以黙定大全日置案頭未嘗須臾舍至困勉錄則藏笥未肯輕出曰尚須整頓余奉敎四年始知聖賢之學本乎實道不外乎日用飲食性不外乎綱常倫理功不外乎主敬存誠合內外體用一以貫之者也彼求之杳冥昏黙者曾何足與語至道哉戊辰余先歸逾年而稼書擢侍御辛未解組歸余方幸桑榆聚首得聞所未聞壬申臘月造其齋再三留余卒歲忽告余曰余年來欲刻大全及所輯講義

蓋一生心血盡在於此余喜甚辭歸不意越四日而訃音至矣吁痛哉其告余之言若先知期至者余往撫尸而哭之視其含殮畢即請其稿以歸奈困勉一書皆蠅頭細楷錄於書眉空白間紛如亂絲余逐條繕寫之三年而脫稿然後再加編次伊姪用中佐之又請及門相與較訂參閱之乃登之梨棗始於丁丑夏竣於己卯秋而兩書告成吁我稼書天稟醇儒自成童時即以斯道爲己任自後遭亂離歷貧賤以至服官

去位終不少貶其志氣心無他慕學無他歧亹亹焉惟以講學明道爲事無非欲力排異學振揚絕業近續濂洛關閩之宗遠紹堯舜禹湯之統緒以自淑而覺世焉其一生所得不喜著書微言奧旨已盡寓於兩書之中今得垂不朽是不特世道人心之幸亦稼書之幸也余冥頑寡陋老而無成幸與之遊終身蒙其提示俾得與聞正道不致顛蹶於庸流沒溺於異端者皆其力也惟能守是書期無負而已矣

康熙己卯七月七十二老人舊溪弟陸公鏐

拜手撰

四書釋義自朱子集註章句外斷以大全及蒙
存淺達爲主然諸書雖本諸儒間有偏全純駁
之異致有毫釐千里之謬今經吾師陸夫子嚴
其去取加以點定使學者了然知所適從而書
義益明於天下矣茲復輯困勉錄一書者蓋學
以講而益明理以析而益精自前朝以迄
本朝其間理學鴻儒名公巨卿接踵代作其著書
立言有大能闡發聖賢之餘蘊者是又大全諸
儒之功臣而其說之斷不可以泯沒者也無如

學術多岐真偽錯雜或見之稍偏或言之有病
更有推墨附儒陽儒陰釋者逞其異說以淆亂
於其間使學者觀之不覺潛移默奪其爲世道
人心害者不小此又爲我道之蟊賊而不可不
辨者也故吾師博聚羣書廣蒐衆說一一取而
討究之如簸揚者去糠粃而存粟淘汰者棄瓦
礫而取金使偽者不得亂真邪者不得干正彙
成一書附於四書大全之後猶子朱子以綱目
繼春秋以近思錄繼四子書之意夫然後使我

道不致既明而復晦此困勉錄之所以不得不
作也吁其意深其慮遠其功亦偉哉
康熙乙卯秋七月受業門人席永恂百拜謹識

右困勉錄三十七卷吾師陸夫子纂述之苦心家孟跋中已悉之矣而庶何多贅第錄以困勉名者蓋深鑒於世之濫刻講義徒爲士子博取科名之資而於身心之學絕無與焉故以此命名所以自儆而亦以儆人也吾師天挺人豪弱冠時志趣已卓絕羣倫自諸生以至登籍由歷任而至歸田於功名泊然難進易退屈指一生惟肆力於六經四子之書濂洛關閩之學探索既久慨然以程朱爲得孔孟之真傳服膺而尊奉之不失復購諸家講學之書廣采參考於前朝則取薛文清胡文敬羅整菴陳清瀾

本朝則取魏柏鄉熊孝感張武承呂晚邨仇滄柱諸先生以爲皆得朱子之正脉其餘諸家或有力闢之者有姑與之者闢邪衛道不遺餘力矣而所最用力者尤在大全以及是編以爲聖賢微言奧義苟講之不精未免殊途異趨如一貫無隱諸章往往爲異學藉口故既取宋元諸大儒之說而訂定之復取前朝及

本朝諸先輩之說而輔益之總期發明朱子之學說歸於至當理得其最真庶幾身體力行而無誤也世之學者苟此意以讀是編則聖賢之道程朱之學不待他求而得之矣豈僅舉業云乎哉受業門人王前席百拜謹識

例言

一是編乃稼書身後所出之書稿就多年藏之篋衍蓋以遺未見之心欲然猶未以為足也壬申殁後余請於伊予直方得閱全書而謹錄之自癸酉冬始校至丁丑年將授梓復以伊師用中重為編次雖未能悉當而先後麤定庶可披覽

一是篇以脫稿而難其名適檢其書簏得片紙稼書自署其名曰困勉錄蓋不欲徒研書理直欲身體力行志亦審矣故即以是名名之

一是編分前後兩編前編以彥陵張氏所輯講義為藍本而嚴其去取復編明季諸先輩之說不啻百餘家附綴於上始於順治戊戌至康熙癸卯而書成後編則甲辰以後所輯朱子語類兼采呂晚邨仇滄柱兩先生講義文評語名宗制藝至論史而可以發明者亦必附載學有淺深見有精麤兩編不可合一故擅加一續字別之

一是編所次悉遵章句先後而繫所采之說於其下務在說書不拘說書者之先後

一是編所摘雜出人手書中所係所采之說無姓氏者名者即係稼書之折衷

一是編逐章所定頗得唯解內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女與回也孰愈章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皆未慊意者以另錄別紙搜覓不得始照原稿錄其舊說

一是編實與大全叢什遠諸書相為表裏稼書與大全點定復附以四子之說書理已為明備又作是編者蓋欲實致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而因發先儒未盡之蘊以兩故大全四子之說茲不具載學者先當熟味點定大全然後參閱是編毋徒僅守一書以為安也

一是編采擇雖多要必準諸程朱之說合者錄之背者不錄蓋程朱之書實為孔孟干城是

書又初程朱羽翼無非欲闡明正學使後賢
無他岐之惑讀者當尊奉其說勿復有異端
所以又當法其自疏人之意以求助焉庶
不負其數十年苦心若徒視為舉業津梁則
於書之靈滋戾矣

舊溪德叟公鉞謹識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目

卷之
大學
卷之一
中庸上
卷之二
中庸下
卷之一 論語
學而
卷之二
爲政
卷之三
八佾
卷之四
里仁
卷之五
公冶長
卷之六
雍也
卷之七
述而
卷之八
泰伯
卷之九

子罕
卷之十
鄉黨
卷十一
先進
卷十二
顔淵
卷十三
子路
卷十四
憲問
卷十五
衛靈公
卷十六
季氏
卷十七
陽貨
卷十八
微子
卷十九
子張
卷二十
堯曰
卷之一

梁惠王上
卷之二
梁惠王下
卷之三
公孫丑上
卷之四
公孫丑下
卷之五
滕文公上
卷之六
滕文公下
卷之七
離婁上
卷之八
離婁下
卷之九
萬章上
卷之十
萬章下
卷十一
告子上
卷十二
告子下
卷十

盡心上

卷下四

盡心下

受業嘉定侯銓秉衡編

大學講義困勉錄卷之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父纂輯

仁和陸公鏐葛菴編次

受業席永恂漢翼參閱

男宸徵直方

禮徵用中

姪定徵觀上

外孫曹焕基命我

李文治立誠仝較訂

大學章句序

此序也。而曰章句序。蓋序章句也。猶之論孟。朱子自序也。而曰集注也。

朱子曰詞從之誠也是用樂。亦引自嘉定府。惟曾子教以樂令。一代爲訓小學之發皆用樂。亦引似術。

新安陳氏謂一代有一代之學。名本蒙引用之謂有教則有學。而引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爲證。然新安所謂學。乃學制之學。非所教之學。且亦非謂其未有學名。但未備其名耳。其說固無煩不必辨。

蒙引謂同從此殷。皆兼大小學。而以上庠下庠即大小之學。竊謂朱子不此之以學校之殷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胸大學中說得本有大小學之分。蓋非今無但本有耳。

朱子於大學中庸序及孟子本意。皆以程氏接孟子。而不及周子。學者疑之。蒙引謂。有辨淵源於周子。而其所自得者實多。所發明者尤精。此說妙矣。程雖師周子。而從來學力致明。周子只如孔顏之可分高下也。故從以程子接孟子。若見學之緒功。則大全饒氏師什

說大謬不可從
附或問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其發明得程子主一
無適四字有來。此一條本一意。勿看尹氏以其說爲敬
之始主一無適爲敬之成未安
大學
大全朱子曰人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
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
之微妙
要首應曰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性實在其中故朱子於
大學序言性猶之中庸言性不言心而心實在其中故
朱子於中庸序言心獨得知心性合一之解者可與論
學矣。

況無困曰讀大學與中庸不同中庸言道之微言而大
學者日用之實用功最始於格物而終於天下平由粗以
及精由內以及外言其本末當不本於先天其極未嘗
不通於天載而言之言不[illegible]要使下學者而循
之以入聖之門上達窮而用之成開物成務之功用以
矣。
語類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身心即是天下
國家而天下國家即是身心。
大學之道章總旨　總論上曰此章言學當以綱領該條目。
以終言始綱領者有條理然大[illegible]是兩兩對文字首節
大學之道四字對第四節古之二字首節三箇在字對
第四節六箇先字一箇在字第二節五箇而后字對第

五節七箇而后字又首節第四節皆說工夫第二節第
五節皆說效驗首節第二節與第四第五節皆是從體
第三節與第六第七節皆是[illegible]第三節全從綱領中標
出明德爲本從條目中標出脩身爲本兩本字卽又相
照應已開後人片段比偶法門甚不易也○按飜七說
讀大學是如此然首節[illegible]第四節即第
本末終始說了首節只說[illegible]不本末終始這第
二節雖與第五節對而第五節[illegible]之已說道的全是
效驗第二節是上文未說[illegible]見工夫第三
節雖與第六第七節對而第[illegible]本末終始而結第
六第七節只結本末不[illegible]以明德爲
本新民爲末第七節[illegible]天下國家爲末比

偶中有參錯古人文字[illegible]可不知。第六
第七節亦只不結終始者以是[illegible]之例作文須
神此爲妙○此章大旨亦只是[illegible]而不通[illegible]志學志
道者宜一例但從是[illegible]說本末是頭說
終始是兩說見以明德脩身爲[illegible]用○附錄語曰此
[illegible]見得學由己及人而己爲本也而明明德何[illegible]
而[illegible]論[illegible]四箇綱論條目綱領之則[illegible]
[illegible]與條目之[illegible]皆[illegible]己者也綱領之新民
[illegible]與條目之[illegible]皆[illegible]人者也舉[illegible]先脩己乃可
以治人故前面說[illegible]本末後面說脩身爲本二本字
正相同前面把事有終始說而事[illegible]物中之事對
物不[illegible]後面[illegible]說而家[illegible]化於身對

身不過可見前後俱是直本之意○按與此雖與愚見
不同然亦可存覽若以明德貫全章謂總完一明德之
事者則斷不可用矣
大學之道節　張彥陵曰按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端曲
學說○按異端曲學乃是說對大小學說的○吳因之
曰看大學節要想淵大的意思看古之欲明節要想精
密的意思看背後發首二節亦然○又曰開口說一句
大學之道下文全要模寫大學意思然大之中條理却
精密蓋惟精密乃所以成其為大○愚意德民至明新
止皆是道學字虛說蓋此是學之道不是學道須辨大
全蒙引存疑雖無明文然愚說似不可易○若究言之
則學之道亦即是道說見蒙引○大全黃氏曰虛靈不

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恐未免竟是虛字虛靈不
昧具衆理應萬事俱在明字內看爲妙然存疑亦主黃
氏說不可曉淺說最明○淺說曰大德而謂之明者以
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
也最明又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
可截然分開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底是心是以
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底是性是以理言然
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
得虛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北溪陳
氏及吳氏程俱以虛靈不昧兼理氣言亦不是此句只
是氣具衆理應萬事則說理若存疑謂明德兼理氣便
不若已未另改見別本○雙峰云明德以理之得於心

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不是見於事者即是得
於心者觀章句云具衆理可見○雙峰曰明字包格致
誠正修則不可專以知見言明德新民勿太深思得
止至善然明德新民俱包得止至善但提出言之耳○
格致誠正修俱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
明專以知見言者不同○張彥陵曰如人知己德之
不明而欲明之只是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
[illegible]
未明言理之一本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維天命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求至於是也以之為歸宿也至則安於是而不遷也看來究竟處有此二意準則處亦有此二意也商正月十六日○或問以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是以準的言不是以究竟言後說乃日以之爲標的以之爲歸宿日歸宿則是要其極至者而言亦與朱子所謂大全朱子曰說一個善字又說一個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程子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自說明德本一分也不妨或問所謂德雖粗復而有不純已蔽相免而有不盡○又朱子曰在他雖未能在我所以望他者不可不如是也○翼註曰至善該明德新民兩說只主明德發為據下節定靜安慮皆屬心學後章仁敬孝慈信皆以此也有朱

只主明德是假偏了但明德與新民實非兩件如爲人君止於仁爲明德仁之及民即爲新民作文固不可遺新民須融合明新爲一方妙○徐岩泉曰至善是心體止其完全此心體增不得一毫減不得一毫之謂孟子不增一毫不減一毫之謂止至善按此說未嘗不可誰用陽明專以此爲說則偏矣理欲亦有此說○黎大齋解曰至善是事理當然之極雖在事而實本於心按此即上徐岩泉說也○章句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事殊處說未嘗說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好處而已大全盧氏之說太深○李九我曰止至善是明明德工夫做到盡頭處止字知行者之必求其至於善者之必求其安甚之所謂允

執乃之所謂不踰是也惟止至善然後可言明德可言新民○張彥陵曰是二非二是一非一

知止而后有定節

知自有妙若止文說止於至善即包知止能得在其內此節不過就其中分別言之以明其先後之序耳非有二也至古之欲明明德則又就其中細分之以著其目耳亦非有二也要因之以知止與格致不能無異余初雖亦主此然細味之覺其不可捉也縮附於後○附覺因之曰或問知止而后能得格致則加誠正脩齊治平曲說同異何如曰止合明新之止而為言兼物有本知亦有止思有止心亦有止身有止齊治均平亦有止所謂知止者乎此也而所謂格物者亦格此所謂□者亦

致此知止與格致無不同矣至於所謂能得之速與能誠能正能脩能齊能治能均平之謂是據文演義微有小異而大同但知止節只是得止於至善句蓋聖人說是箇止於至善便無者至善之幾亦在毫芒故難而揭其知止不可廢矣此只是渾淪止於至善道理不是○陳永日王夫不然與下文格致處便重複了須有其系各自不同也知止兩工夫即是致知格物○知止者要得此德明而后民新是方向物有本末相應○張彥陵曰以知爲入門可是然此做見說也不必大段喫力○又曰知字依是神悟之知非聞見之知按此知字須著力致知則神悟聞見二者並入及知止節則只是神悟耳○萬思默曰知止之知與致知

之知一也。蓋致知者即致其知止之知也。但知止之知就所知者言，故知字在上；致知之知就能知者言，故知字在下，其實只是一知。○張彥陵曰：靜字在動中看出，非人生而靜之靜。註不妄二字可味，若只說不動，便是槁木死灰。所謂不妄者何也？念之所起只在至善是也。○按不妄二字，雖應事接物亦靜也。○樂天齋翼註曰：安謂所處而安，雖是行之所處，卻是心安也。○張彥陵曰：慮不是思慮之慮，只是臨事精詳，迴光返照，深入幾微，無纖毫疑惑的光景。○予初謂定屬意，靜屬心，安屬身，慮屬家國天下，是知；能得則統誠正脩齊治平，是行。然靜安之說，心身同是知，而定靜可專屬意，慮尚可專人說得[illegible]心中蓋定靜安慮總作知行之間[illegible]

說○以定靜安慮分屬意心身等可也，卻只[illegible]玄虛分屬誠正脩齊治平，則是將知作行了，此大謬也。○湖南講又有以問此定靜安慮皆屬之格致，豈誠正脩內獨無定靜安慮耶？答曰：此問最精。○定靜安慮四字在知行之間，只別處不同否，若內說即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其實誠正脩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專在知邊耳。○朱子既云定靜安慮得自然相因而見，又云多至安處住了者，蓋由於知止之有淺深也。然所謂多至安處住者，此意亦只帶說不重。○況無同日所相因處，如丸之走阪，木之下瀨，謂之無漸次，卻不能腳下便到；謂之有漸次，卻又不得不待了。○若用[illegible]日總知止后者相因而見知得相

亦不遽此大層級也。后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善前有虛較前進，此小層級中而難層級也。○按知止能得雖合一大，但有先後之序。曰若說知與得終是兩件，此是深一層話，非此章正意。○吳因之曰：至善無形，原是極恍惚的道理，能得則心體處處湊合，知是擬在的學問。○闕註曰：得還通承由知止而至於慮來，不單承慮說，故於得字多忽略，殊不知此得字要看得精深，蓋至有分天理徹至今則實得此天理極至於己，可偶合并[illegible]想亦自有諸，卻心與之為一，無復有存亡出入之端矣。○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須以[illegible]張氏補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中定作一貫看[illegible]知得中又各自有淺深[illegible]說元

若曰此節只是涵養本原，有此一段工夫，則能致知格物亦四者皆從中出，而今天下平後涵養亦不已。○按此以知止居格致前，與因之說相類，然即以此為涵養本領下人，則又不同，今總之皆不必從也。

物有本末節

此節上文用起下文，則盧氏以此先後字起下文而言先後字之說不可從。○張彥陵云：按語是結上文機的，解是起下文，按此說亦有謂却不重。○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一節，何只說結上文否？吉之節又自從修身中分個先后并上面直起之也。后溪盧氏以物有節不對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者言先後次後，人因此說將下文六個先字應知所先，七個後字應知所後[illegible]○玉溪盧氏謂物有本末結第

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恐意不然。看一節原兼事物
在內、但本末終始意則未嘗顯著。二節雖只以終始言、
而本末意固當補在內、則此二句是總結上文兩節、不
必分屬耳。蓋與也、余何敢之亦謬也。○即依上溪亦可
也。辛丑八月廿八○朝日、時齋云、明德新民人己兩
物也、而有本末焉。先天後蓋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如
一株樹、有根與梢也。若兩物、則有兩本末矣。要之君子
以萬物爲一體、故人己總若一物。○按錢註此說與或
問不同、要之可兼用。若淺言之則兩物、深言之則一物
也。○以物兩開者、將以末本於終始乎、非也。本亦有其
終始乃末亦有其終始焉。只因之曰、則
德新民不是判然兩路、而卻並作得不是兩件、當。

困勉錄卷之一 大學

蓋知所先後、亦不是先做完了這一件、然後做那一
件、言於細微處中間分別先後而已。○蒙引說云
知所先後、知字淺、又說近道、既知上說、而所以近道
者、正以其用工處知所先後、就在合下工夫、只泛泛
然曾知其序、豈能近道乎。○下節前說是也。存疑太疲
或其後○近道二字、與條大全○而金氏作大學之道
道字看、爲是、是學之方法近道、而云得法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 此節言序之不可亂。下節
見序之所以不可亂。○錢註曰、明德二字、屬我不屬天
下。明之於天下、乃是合天下以明其明德。○章句或
問皆、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蒙引謂其與本
文不類、所以發其意、且極妙也。氏伯皆極力回護、反不

明矣。○有疑謂或問最明者、指其後一段而言耳。○張
彥陵曰、治國有立標準須教化意。○按此本淺說、然恐
立標準意、皆修身也。○錢註曰、治對紊亂言、齊對參差
言、紊亂猶大、參差猶小、可見齊字更密。○又曰、平者、普
徧之意、與齊治不同。○又曰、修身功夫、在心正後、只是
隨動應接之間、少有偏倚、使完全耳。○張彥陵曰、
修有二項、有修樹之修、其有偏以治身、有修葺之
修、補其不足以完身。○大全朱子云、意是指發處、心
是指體言。此體字乃全體之體、不是本體之體。○蒙引
謂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語偏分別
心意無如此明白。○管登之曰、意則有根有苗。○按意
根即是心、不可謂意兼動靜。○管登之曰、凡任中無善

困勉錄卷之一 大學 三

惡之根、安得動而忽起善惡哉、故有惡不專屬意、亦屬
心。○按惡根即氣質之性、此說得是。○錢註曰、意有不
誠、則前此未發之體頓失、後此已發之用亦乖、故必先
誠意。○心與知自有分別、大全雲峯胡氏或問中新安
陳氏說最明。○知與性情亦自有別、一屬理、一屬氣。○
能覺能敬者心、知覺知敬者知。○分晰有分心知意
意之說、按分別心知、言知是妙、心知兼體用、意知屬
知之說、陽明有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正衛未以探本之
用爲說、假即以心知爲體、意知爲用、則并又謂致知宜
專就意說、亦非謂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是循末探本意
是也。○須知此不但是陽明之說如此。○然致
知固有誠正之先、然必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治平而

後知之所致者乃爲眞知若不至誠正脩身用處則是其所未稱未眞也是合誠正脩齊只合得一箇致知雖偏言致知而謂其畢此學之能事亦無不可但陽明致良知主意卽又不如此看〇按合註曰物卽物有本末物字自身以至家國天下皆物也有物必有事故註以事物言其謂自身以至家國天下皆物而有物必有事則是奚謂物卽物有本末物字則亦謬也〇註物猶事也事字與事有終始之事不同彼事字乃明新之事包格致等在內此事字乃泛言之煞殊大謬〇襲註曰朱子解格字作至字譬如登山要親到此山方知此山景物今格物亦要與物之表裏精粗知一一親到其處而無遺方是格也[illegible] 樂天齋

襲註曰格字卽窮理之窮字〇或問精粗隱顯[illegible]玉溪盧氏解與蔡引不同蔡引說止與下節註解本末二字合予初誤收盧說〇有朱註精粗兼用此處不妨兼用予初說太拘七月初三又記〇朱子曰格物是零碎說致知是全體說彼朱子雖如此說然當物格時自亦是全體了方知未至時則亦零碎底不可拘看〇黃琴峯曰致知所以在格物者人心所知不外萬事萬物之理窮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倫物之外須無庶空之知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物理之外人心無所池之備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古人所言之理所行之理卽物也敏以求之考求古人之言行卽格物也顏子博學於文曾子隨事精察

子貢多學而識此古人之學所以必由格致爲入門也〇按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消故格物者所以廣充其見聞也明其聰明者也曾無生知而生知不惟[illegible]然而良知不可恃也故格物工夫假偏而[illegible]不厭其須循其緩急輕重審其節動[illegible]及其所以然出勉而之安此所以爲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故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致之格物云耳今在數者上張

物格而后知至節 或問六物格節是覆說上文意雙峰云上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節就八目順推功效所以覆說所以順推功效意是要見序之決不可亂饒氏正發明朱子之意不是二說〇雙峯九目古之目節俱是

功夫[illegible]只爲[illegible]典實神緊上文此[illegible]不知此必不能如彼意〇按此[illegible]知[illegible]也卽此然後可以觀雙峰之[illegible]必先[illegible]數后字要知[illegible]不可以六先字七后字分[illegible]先後[illegible]著力此后字自然也卽使知[illegible]不出處亦不可分但[illegible]知所先後之功此節推古人知所先後之[illegible]〇按[illegible]說最是大全黃氏湖饒說謬余或取〇不但了字與至字不同上節誠正脩等字與下節誠正脩等字俱不同上是以用力言下是以功效言〇物格知至印至曰要亦後其全體之[illegible]有加也然[illegible]作格後而知實在

格先不行是知將見去格此義亦要曉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節　或問則言天子至庶民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不求其本。吳氏季子則謂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士庶有家而皆不可不求其本合二說乃完◎錢氏曰本字與急務不同本立而道生要見齊治均平萬化皆由於此意◎李毅侯曰修身二字只當做自明其明德看蓋明本則德此又本修身使是兩截由修身為本即是明明德為本但兩截綱領言之面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修身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其本亂節　張彥陵曰此節正明本之為重意不可以修身齊家並言所厚者猶然跟不能修身以齊家來不是把本末與厚薄對看緊承厚者薄看亦是那本不治的想頭處也蓋道其本既亂則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按翼註亦上此余初以與或問不同故不敢斷然存來或問此條自當亦有◎說上此節即不修意治理齊治不遠爲節不齊意厚即治不意◎所厚二句雖以厚薄言然見得家又爲國與天下之本亦是本字意◎吳氏季子謂國厚於天下又是補足首句之意

康誥曰節　○此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人之明命曰峻德即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顧諟即是經文上一個明字◎朱子曰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禀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克上瞭氣禀物欲之偏蔽故克明◎經文只一個明字是了康誥帝典都加一個克字可見此德是人所得然能明者常少必如聖人一毫不為氣禀所拘一毫不為人欲所蔽方纔能明

太甲曰節　按翼註只是致本是將致誠止然能顧則將致誠止自不容已故言得是將致此正◎太甲又換一個顧字可見此德是不可須臾離心必常在故為纔能顧

帝典曰節　存疑同此只是言不可明明德是至處此峻德即明德也此大學把本要說不必分貼◎帝典又變明爲峻以見此德之極其大而總之是不可不明的◎三書雖有次序傳者引書却了重在次序

皆自明也節　下存疑云自字極吃緊即指性體而言按體此亦于此總上已從在上節內了此何只當照新民言◎自字對上言◎克明克是有治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其所明之為不同明德之遇不同所行之事不同而皆歸及於自明其德與經文之旨若合符節然則明明德其可或緩哉

湯之盤銘曰章總旨　此章是釋新民然上二綱領是一串的事未有新民而可不本於明德者亦未有新民而可不止於至善者故必合盤銘康誥周詩觀之而後新民之義始全◎張彥陵曰湯文武原是借來影子不必拘定說。

湯之盤銘曰節　凡人在昏迷之中最難覺悟在積習之中最難振拔故苟日新句最重○裂此日苟日新日字只是一日與下二個日字不同○日新二字格致誠正工夫俱在其內蒙引謂不宜以格致誠正安在此似拘○蒙引又謂洗滌其舊染之汚只是物欲不必兼言氣質亦是拘◎學之初以去其舊染之汚爲新學之終以勿使舊染之汚復生爲新學之終以勿使舊染之汚偶生爲新◎苟日新是不因循倘縱日日新是不中阻又日新是不倦斷看來全節有此三層工夫逐步上有此三層工夫如夫子之實樂一般◎徐儆弦曰苟是介然有覺之意又新是毅然不息之意○日日當是無間斷又日新是無作輟而言之則皆是無間斷　己未八月

◎日日新又日新兼不新者則更新已新者則常新日愈新之意○思因之曰學問須一日長進一日若謂日日新又日新是漸此苟日新者常常如此然則苟日新之後便斬然中立不消不長有何精神且學問不長即消亦豈有中立之理首句新字對舊字說第二句新字又對首句新字說第三句新字又對上二新字說一日進一日便是一日新一日當必改過去惡然後爲新大全謂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斯得其旨矣○按因之說只是愈新之意○志道據德依仁是生熟之分切磋琢磨是精粗之分盤銘一節是疏密之分　己未八月

作新民節　王觀濤曰商本殷故地其民染紂汙俗故武王勉康叔如此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乃振作商自新之民出來耳○自新之民蒙引主武王之化說大全主良心之發說只依大全爲是康誥本文雖主武王言傳者引之只是斷章取義◎作字卽經文新字

周雖舊邦節　張彥陵曰新民至於新命但論道理必以是爲至不是教人倒底天命也○其命維新原是驗但是因驗見效不是只說驗○盤銘康誥周詩本無淺深傳者引之則有次第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節　此節不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也然却承文王之詩說來蓋文王詩原包上二節結文王卽所以結上二節也◎此是煩責君子非是贊詠君子◎劉氏曰自新新民本有極致惠人置而不用耳用字對置字看最明此字人多忽之○右至認作用二王之極者則是取法之意了誤矣○按豈試看用字與玉溪盧氏又不同可兼用○景氏是謂能止然後能用則用似在止後看來止與用不分先後玉溪盧氏說妙○章句曰皆欲止於至善也或問曰求其止於是而已則用又似在止前然皆欲求其字不過是疏字非貼用字也須活看◎四書鏡曰無所不用其極亦當活看只言自新新民皆要聖人之止於至善耳不可謂必如文王之新天命而後已如此則有止功之心便非正道矣且必皆新命而後爲極則有一國一家之責者終無用極之時乎◎樂天齋解曰自新新民不當歸重新民上如云新民之本與新民之化俱無所

不用其極少哉○自新之極新民之極各開說如有則明德在新民一例但此只要自新者則為新民之本也不必謂必能新民然後可叫自新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也淺說最明蒙引存疑俱混但析於後○能新民然後可叫自新作有為則不妨◎蒙引存疑淺說曰文王之詩章何是就指合上推出一新民又說新民上推出一自新天命新則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又可以見自新之極自新不是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自新新民無所不用其極也相克而必欲其盡理利後而必欲其純不安於小成不狃於近利必如是然後足以盡自新新民之道◎以自新為建極可也但不可即以盤銘節為建極以新民為錫極可也但不可即以康誥節為錫極◎蒙引曰極字解做至字只有極其新便是用文建極錫極矣○余初意建極錫極但不可用在盤銘康誥二節耳觀蒙引知并下二節內亦不可用也

邦畿千里緡蠻節○此章是釋止於至善這至善是本然之義理這止字是當然之工夫邦畿節是引起至善有為節是引起止於至善文王節則實言至善淇澳烈文二節則實言止於至善頭緒雖多只是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人當用致知力行工夫以求止於這理上耳最忌將至善離却明新串理照看了

邦畿千里節　曰邦畿則非僻陋之所曰千里則非狹隘之所◎樂天齋錄此曰王都為四方之極猶至善為萬理之極◎又曰湖在廣故民各有所止理全盡故物各有所止○吳因之曰凡能民所止只氣若有道理當然聽人自止之意故曰所止是道理一邊曰止于曰於止方重人當知止上下止二字要貼出至處意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包○邦畿黃鳥都是喻言然民之止必於邦畿鳥之止必於丘隅亦是止至善之類與川流魚躍同為道體一例此意亦不可不知但傳意看來似不重在此

緡蠻黃鳥節○蒙引曰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蓋所當止三字即上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人當知意耳○又曰此只泛說勿入明德新民◎張彥陵曰玩可以字口氣不曾說煞不如其必當學者惡惕然言外○這知字包得行在內

穆穆文王節○周用齋曰此條不重文王只是借文王以聯指所當止之處○蒙引亦取此◎吳因之曰上言當知至善而止之猶未指出至善之實下則借文王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蒙引曰不可認緝熙作知止意蓋知止乃自明而誠之事據或問明言文王不待知所止自能得所止也○敬與止對言敬指存心止指將發處止修齊治平下文物來成佚節言敬則該止在其中○仁敬孝慈信雖言止則該敬在其中○敬與止對言然合言之敬亦是止若分言之則敬自敬止自止○用齋又曰止不在敬先亦不在敬後只無不敬就無不止○按此自就敬止在一時不只說敬止是一事若因之云敬

便是止。則偏矣○黃貞父曰一止而萬象備如一水體而徧河海一日光而照爛在君爲仁在臣爲敬在子爲孝在父爲慈在交爲信同出而異名也按止字即指敬字○敬是具衆理止即下文仁敬孝慈信是總綱事大全張氏以止一個止字爲統體之止了初收之似誤○看來敬止二字皆當兼體用 已酉四月◎按敬止俱兼體用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故大全張氏之說不可從若西山真氏謂敬止之敬衆全體言止於敬之敬猶之一事也則不妨蓋全體與統體不同全體二字原兼得體用○五箇止於止字與敬止之止不同亦猶止於至善止字與知止之止不同也蒙引淺說俱云世因有爲

君而仁而未能止於仁者文王則止於仁如此則與上止字一例矣恐不是○況無問目五者之止全由敬生來此處卻不重此意○蒙因之曰前面說物各有當止之處止暗指文王仁敬孝慈等○仁敬孝慈信有在明德邊者有在新民邊者翼註得之見第一章首節 庚子九月十九○淺說曰仁敬孝慈信欲一一於經傳中摘取文王行事之迹以實之則慈信二字難得親切而一日三朝問安視膳恐或未足以盡文王之孝況此五者俱以所止言則固不可以事迹之一二端而謂足以盡聖人之全體極至也大抵講論止於發明義理衆某時文凡稱對聖賢之德行功業多言後引證驗其引證親切乃可厲今斯因美矣此有而彼無甲虛而乙實則

牽強抑鬱以爲比對而意味淺薄義理疏漏殊失古人立言本意而於始日全無所發明此最時文陋習識者笑之

瞻彼淇澳節 ○首句節已引起止於至善然不實言止之功夫何如止之功夫既到其效驗何如則人難知有至善然無處下手故復引淇澳二詩而言其求之之方得之之驗淇澳節明德求之之方得之之驗也烈文節新民求之之方得之之驗也◎淇澳節章句或問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不干武公言蓋恂慄威儀盛德至善原非武公所及不過借其詞以發其義耳衛史季子于武公言而歸于本之然終不妥也余例從收○翼註曰自字亦不離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脩理○蒙因之曰

自脩者本來原是乾淨的只要還他個本來面目○按因之觀爲有自守不同可兼用◎訓中用目恂慄則意誠而心正矣威儀則心正而身脩矣◎樂天齋翼註曰恂慄則欲不能入非嚴密乎恂慄則欲不能屈非武毅乎○翼註曰盛德至善即恂慄威儀也根學與自脩而來講云由學與自脩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則德盛於內而內焉一至善矣德盛於外而外焉一至善矣○張彥陵曰民不能忘是效驗處○章句所以得之之由得字與經文能得得字不同經文得字專以行言此得字兼知行言劉安陳氏說欠妥

於戲前王不忘節 前王不忘與上文之不忘不同上不忘是不忘其德下不忘是不忘其澤諸家祇以爲承上

文民不能忘說殊未是殊子分一節後四句亦未見○
賢親俱兼德業言而或問云此皆盛德至善之餘澤者
以其及人者言故曰餘澤○右米賢親是只是業上言
十月廿二○樂大者樂其所以賢以迫言親以位言樂其
樂者安享其太平利其利者耕守其常業○按此更說
是正說余所謂所謂乃是合言之耳　壬寅十月廿　○須
知賢即其親樂即其利言其德業之盛為法後人言則
曰賢自其德業之盛是指後人言則曰親自其利之樂
處言則曰樂自其樂之實處言則曰利○徐自溟曰其
親賢處又正所以貽樂利處○後賢後王新安陳氏及
淺說俱分貼賢親似太刻但賢其賢則在後賢邊多親
其親則在後王邊耳○四書鏡曰賢之親之樂之利之

是後世之人皆被其澤遂其得為之念無　民之不新
矣○樂其樂利其利一句似當各承知蒙引以三
者俱屬食稍偏○或問以含哺鼓腹耕田鑿井解樂利
而思澤須各兼教養者蓋不行教化安能安其含哺
鼓腹之樂享其耕田鑿井之利哉○或謂以求之之方
引之之驗解後　而明德求之之方則學修是也新民
求之之方則在言外得之之驗則自切磋以下至賢親
樂利皆是也○或謂以下親賢樂利為新民之方似亦
可併存之
言公者倒入也字　張彥陵曰此章重一使字知本全在
使字上見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曰據民之無訟而言本
說出所以使之者何在全大畏民志何由中使無此謂

知本不當帶聽訟上說○李毅侯曰訟之象見於家
為不齊見於國為不治見於天下為不平○何據使有
斷折之意不是牢聽○趙亦若各輪其情此聽訟時之
無訟也無怨可訴此并不待聽訟時而無訟也○按只
作無怨可訴說為直捷若兼趙亦說則的是聽訟矣余
前說似未妥始俟再定　壬辰六月初二○無情句莫單
作聽訟時說亦是先一層盡詞不得盡正是無訟現不
得二字有不讓不知不由他不如此之意○蒙引謂不
得盡其辭只是無訟不是所以無訟處而朱子謂是說
無訟之由蓋此句本亦可謂是所以無訟處但大畏民
志又在其上故只作無訟看為是朱子說是條意○無
情者之辭猶有情者之辭而似覺可疑　己未萬文回覆

註曰無情實之人若有所制而不得遂其虛誕之辭蓋
已是化為有情了不是仍舊無情但不敢盡其辭也盡字
亦不必泥只作遂字看不是只說八九分不十分說盡
○衛錄註看無訟是在聽訟之先○錄註曰刑威之畏
畏於外而小也德威之畏畏於志而大也志字重看○
王惟儉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畏志是明德中一端聽
訟是新民中一事○張彥陵曰此知本有二說一說指
聖人聽訟一句為知本之言固非也一說直謂使民無
訟者為知本亦非　此節訟上推開說是教人於大畏
民上探討悟頭不是沾滯訟亦不是推原訟此解得之
○按第一說或謂指聖人知本與此大同小異蒙引辨
之詳矣第二說近似然細何亦不從者蓋此句要推開

看如此說便難推闡故必借纂註說是章句之意○劉
氏曰此謂句仍說是孔子知本內註說於此亦可以
知本末之先後言此也。下只推是釋本末非若以此
字屬孔子言則謂知也。於此只有文法難說得通○
按劉說終宗說而衍出之自說有以法文引亦自可從
也然欲再定○饒曰此章宗章節此文物有本末之本知
字與新文知所先後之知有采此謂知本文法與後此
謂修身在正其心之章只句是結新文也○按饒曰此說
正發明章句之意依此則只句說於此上一何當在此
則知本之下○蒙引云此謂知本此字指孔子所言也
章句只說於此不可謂此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
文殊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爲孔子知本則孔子

當此近道者耶蒙引此條亦得最是不得以合經從註
疑之

問當窮究程子之意節　雙峰與黃氏及蒙引意說皆是以
表與裏粗各有當然所以然爲表於子又是以表與粗者
爲所當然裏與精者爲所以然看來可兼用○朱子云
所以然者理所當然者事恐未必當然所以然皆指理
蒙引似可據○真氏又以知其當然爲知性知其所以然
爲知天恐亦難如此分知性知天有淺深。又問程
子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是指物說是指我
之所以處物纔明彼即曉此之理即曉我
所以處物之理　物格而後知至通之謂推物爲外己
爲內故又曰合外內之道此合外內與中庸合外內自

不同朱子說最明黃氏洵饒說亦可玩但此條物字雖
與我字對言然似兼身心在內與格物之物一例我字
不必拘看黃氏謂合內外指成物言此何殊說

所謂誠其意者章總旨　此章論誠意誠意工夫在致知
之後正心之前意不誠則前此致知工夫都虛了後此
正心工夫根腳先差了既致知不可不誠意欲正心必
先誠意誠意是至要緊關頭傳者先將自欺自慊分別
箇誠不誠的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內
拈出慎獨二字便是提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
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裡面的事故又將
內外合一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
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本自

一之言與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於此
兩節講家將慎獨二字講亂了有以獨爲良知本體慎
獨即致知者則將誠意工夫混入致知一目去矣又有
以意爲心之所存即是獨體則又將誠意工夫混入正
心一目去矣此等謬說悉蕩掃去專以朱子之章句或
問推求傳意方見聖賢吃緊爲人處

所謂誠其意者節　此節余初皆誤看近來晚村最說得
明癸亥八月因定八科文將舊時所寫刪去甚快大抵
舊時只爲大全雲峰胡氏一條所惑然雲峰意恐亦不
是如此解○首節正釋誠意中二節見不誠之不可末
節著意誠之驗○此節當推恐人之情其知故云若以
知言則小人何嘗不知惟其不善而著善此亦人聖之

陷也茀小人理欲交持不能好善如好好色惡不善如
惡惡臭耳。癸丑 ◎汪秸九曰意字只指欲爲善去惡的
一念說故緊著好惡兩句言其好善惡惡必當如此也。
爲中立謂好惡宜懸空說而緊承止好善惡惡之語爲
非殆亦識見未透耳○又曰意只指好惡之念說能惡
能好便是誠若將意字作泛然動念之意須於好惡前
下一關折云意之必有惡之意之善者好之矣若如此
說則意有兩岐意有兩岐則有當誠與不當誠了如何
可說誠意不知此意非泛然之意也人非至愚未有不
欲爲善而甘於爲惡者只是堅持不定此意便不眞實
耳。辛丑房書評 ○羅[illegible]曰毋自欺也四句要緊緊一氣
說只是一意謾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正言之也一反一正同無兩意此之謂自謙承言之也卽
此便謂之自慊亦無兩意○又曰此禁止不是傳者戒
人之詞乃是誠意者自家禁止◎蔡合汪門大凡意念
之發無心自昧過了這叫做蔽不叫做欺有心去掩飾
這叫做欺人不叫做自欺惟格致後明知得善當爲惡
當去而意之發動不肯實用其力這不是欺人止是自
家心上瞞昧故曰自欺○只因之門如惡惡臭者意念
上務決去如好好色者意念上求必得非在事爲上務
決去求必得也◎羅止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要註
中務決去求必得上認而皆字亦不可忽○除却惡惡
好善更無處見毋自欺○張彥陵曰好惡之品論自後
無好無惡之常合◎梁人齋質止曰自慊二字今人但

看做效驗了然不知慊字著力自慊字有云自家未愜
自家也以用功言不只以效功言毋自欺而實用力於好
惡此便叫做自家要快[illegible]家的不叫做外爲人的觀此
之謂二字可見毋自欺○是自慊了不可以毋自欺爲
誠意自慊爲意誠○又[illegible]是也[illegible]快字說不著又
加足字十分快便是足矣○從[illegible]曰所謂誠其意者毋
自欺而已如惡惡臭[illegible]中及外[illegible]意之不惡
有如惡惡臭之眞如好[illegible]必由[illegible]及外而無一毫
之不好有如好好色之眞[illegible]務決去
之以求快足於己初非爲人而惡之也[illegible]好善
如好好色則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初非爲人而好
之也不謂之自慊而何人皆曰自欺獨此心之虛爲人

不及知而已獨知[illegible]自[illegible]此心之眞實人亦
不及知而已獨知之[illegible]微若
[illegible]而實分私[illegible]於此
一[illegible]則[illegible]以[illegible]此心愈嚴
念欲愈精[illegible]其所分之幾果日嚴
眞知自[illegible]微
驗於聲色者見於事爲而從有以用其力[illegible]用之
日審其幾幾字指善惡[illegible]也獨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微也
欺不欺之初分也○玩章句獨是以獨知之地言只
獨知者也凡時解認獨爲知者[illegible]不可從○
了凡以未動之時言獨[illegible]自演又兼交動既動之時言
獨但似有理然此章乃釋誠意斷不宜混入未動交動

既動之時似不可以獨言也○交動既動之時隔心不
屬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節　閒居獨處也須活看特對下見人
而言故曰獨處爲不善不必專是一個獨爲也○黃貞
父曰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是其獨之積暖非以閒居
爲獨也○雙詩曰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即慚怍意
慚則神消氣阻也閉藏即下掩惡著善也消沮了自去
閉藏不是平說○謂非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一是
秉彝之知一是格致之知兼說爲是○實但不能實用
其力以至此耳兼不能用力於獨而爲慎不能用力於
獨之後而爲悔說又須知至此亦非無可用力即此厭
然一念痛自悔省易惡而善何待惜其徒爲無益

之揜著也但本文意則專重在不能慎獨上○人之視
己人字專指君子言存疑甚明然須知小人之厭然非
必見君子而後如此人之如見其肺肝亦非必君子而
後能如此傳特舉其尤甚者以爲言也須留看○玩己
字有矜其所恃之意蓋小人惟認爲己而非人所得視
孰知人偏能視之也不是他自家瞞不過之說○黃合
評曰平日無爲善之實一旦粧飾出來神氣自不定語
言自恍惚動靜自忙錯如此等處[illegible]君子之將視乎則亦
○形於外兼心身人己言心亦謂之外者對中言則亦
可謂之外也○附存疑曰爲不善無所不至此惡之誠
於中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之形於外也○誠
字只當實字看所謂此誠字兼善惡言是也○小人不

能慎獨意當在形於外句下補出令前截以誠於中句
作不慎獨者非也[illegible]○李賢叔曰引小人
段不是描寫小人形狀全要說得慎獨真話○附蒙引
曰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亦由一念之不謹故今於此獨
故君子必以爲慎乃悉言其獨焉
曾子曰節　[illegible]曰之○不是引以證小
人之不可揜[illegible]此而只是形容備
[illegible]形容
獨中[illegible]之不可不畏[illegible]中庸莫見莫
[illegible]人之獨[illegible]人全靈
[illegible]亦如此深而嚴[illegible]紫峰因之聖僉皆以獨
處之獨言說附下○附蒙引[illegible]何兩獨之中及閒居

[illegible]此二獨字[illegible]獨之獨[illegible]不同
[illegible]獨之獨人[illegible]獨人得而知之者也
[illegible]獨之獨[illegible]中庸何所謂
[illegible]之中[illegible]獨之獨字相符○按
此[illegible]知不[illegible]閒居即獨也
[illegible]獨也[illegible]其是人不知之明也獨
[illegible]之則人必知之且[illegible]獨只
[illegible]獨但[illegible]獨則就己所獨知[illegible]則
[illegible]獨人所共知耳若大全[illegible]中
庸莫見莫顯此却不是中庸莫見莫顯其就己所獨知
[illegible]○附淺說曰即[illegible]此[illegible]觀
之則實惡於閒居之地[illegible]於見君子之時者亦

誠無疑矣

富潤屋節 德潤身據愚見德字指愼獨誠意是誠之於中潤身包下心廣體胖是誠之形於外蒙引淺說雖與愚見合而新安及因之皆以德為心廣潤身為體胖愚見似不可易說附下○四書因之曰有德指心廣潤身指體胖如云 德成則有德也而有以為潤身之基心廣也而因以成體胖之驗 又聞樂天齋說曰德即意誠也潤身且屬說體胖且以身言而先言心廣者身主於心也意誠故心廣心廣故體胖勿以心體俱作身廣胖作潤○按此説因之說務齋與蒙引淺說亦不同也此又是一說○本節四句以心廣潤身為體胖者不如蒙引淺說以德為意誠心廣體胖為潤身

不可易○潤身處全在心廣體胖見得不專在威儀上故體胖即潤身之實不是兩層○此身字包心在內不與心對說心亦不專主於靜令若德字宜緊照誠意不宜泛說○蒙引曰心廣體胖盡不得正心然由其廣者而澄徹焉即正之漸也體胖雖盡不得脩身然由其胖者而檢察焉即脩之漸也○但言心廣體胖不言心正身脩分明尚有功夫在若誠意之君子心必寬平而未必退藏身必舒泰而未必周旋中禮脩身只日脩也雙峰即作心正身脩看殊失之○張彥陵曰必誠其意○張彥陵曰必誠其意誠得自然者今為心體之驗而後誠便是有為而為即僞也君子一味愼獨水到自成而已○附蒙引日或日誠意以上猶有正心脩身工

大如何忍減使為有何事於心而體胖上之所謂正路上意漏也為好人何疑於君子就於之以此其所謂正路上君子脚者即說是矣

所謂脩身節總旨 此言作正心脩身工夫在意誠後意未誠則个個是私意心何有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蓋 心蓋正心是心之用心之知即是誠心之知誠處說意是誠心之後念處說心正此章方是指心之全體先要想心而心自有所以知得此文所謂不得其正朱子或問言之甚明心於正而是言在心當有主宰不可使四者繫乎其間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喜怒哀懼欲實而心未定此亦不盡定而欲實心其事應中處物有主宰何當不實

所謂脩身節 蒙引曰此節全重有字心之不正病根全在一有字上蓋其心之未正未可即謂之動亦慚也蓋有字不得四有字俱看字總於先因我於後○楊慈湖之說曰有字便是私所以不得正之兩重在所字有先後病所在未甚中惜所居其所在中所以所字為實字蓋如說其所主所以留但是虛字用所字者與可較一最先後白伐有所一字甚好只在一有字上○所字遮上說○其用之曰有所字不把著說見有所得所怒已不當而此心不得其正了其必留於外而從不正也若說有外面人事不當怒之事當怒而怒之易是否使不足此心自動自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應迹不得說有見到事物應迹一路却做此處說身不脩

耳不覩不見。人云有所於乎〇言心之有所。則先忿後懥。忿輕懥重也。恐懼亦然。好樂之所。則先偏後愛。親重愛輕也。憂患亦然。皆然。從其輕而消之。可不入於重矣。從其重者箴之。自不然於輕矣。或先輕或先重者乃交互以見意。心所分而〇張彥陵曰。不得不正而曰不得其正。亦在乎有此心當未感之先。湛然無物。原無不正。一有所則人欲雜糅而此心便失其之本體。不由他做主。故曰不得〇朱子曰。正心只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〇或問所謂鑑空衡平之體。是以未發已發分兩段看者也。陽明所謂鑑空衡平之體是未發的在已發之中者也。此說原不相妨。若兩由以鑑空衡平

困勉錄卷之一 大學

之體爲未發而以朱子所謂不可先有期待之心當之則既發〇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卽在未發看亦是。七月十七日因看此段書畢後見如此〇西山眞氏所謂鑑空衡平之體。或問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須於〇大全朱子謂所以學於物者有一。但有動靜有蒙引謂中未有所期之。而使是動靜。西山眞氏說處氏但以預期屬靜。此說〇蒙引又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有不由之可。此與未是說止心上。大原。何動靜。此傳所以專言乎以動時上人凡切耳。且謂靜時便無工夫也。朱氏公遠說最妙。不然中庸何以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乎。雖或問亦云未感之時。無得失之可議。亦謂無感物之得失可議耳。豈可便泥

爲無得失乎〇靜時之失。則惧其爲異端之寂滅。一則惧其爲衆人之頑〇。誠意章東陽許氏謂下三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已具於此章故也。此章又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八誠意章故也。此章但言有所謂已具者。其是言其切要處已具也。不是言此外別無下人也。觀章句存察等字可見〇章句察字。或中庸之省察微不同。中庸省察專以愼獨言此察字。是以心之所言。但獨卽在其外論語蒙引謂存養省察是存養之一。省察是發須知愼獨又是省察之一。知此皆不妨

心不在焉節 言節自中庸而有主字意。心不在。卽足。心。不得其正無兩層。此或問自見。蛟峰方氏說雖似有理。

困勉錄卷之一 大學

而實不然〇附大全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中庸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與。此說未是〇黃氏瑩曰。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〇張彥陵曰。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據或問但作實說。或又主不能辨其是非可否說亦可〇按大全朱子所謂不知覺。義理便在此也。兩說其是一說。存心言之。則仍是兩意〇心是一身之主。心既不在身。還脩得麼。視不見以下。皆是言身不脩之事。蛟峰饒氏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

此謂脩身節　翼註曰此節要承上二節而不泥上二節蓋次節視聽飲食本亦不得脩身之事而首節亦只以用言未及其體也此脩身如在官有所應事接物皆欲得其理此正心亦不必指定喜怒憂懼但指首節有字來爲妙如云正之於未發不先著一有之端正之於巳發不多增一有之念○張彥陵曰正心工夫湛然動靜然此章蒙心之用上說來當重動察還而靜存之意貼合在內○雲峰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外不然意固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字何嘗不實○尋何當察此心之存否及敬直之俱屬在正其心正字內義淺說在本末補出最明

所謂齊其家章總旨　此章釋脩身齊家朱子曰正心脩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非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又曰人蓋有當忿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懥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揣適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好惡偏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又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這二條說兩字之界限極明

所謂齊其家節　樂天齋翼註曰人是衆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天下鮮亦同○張彥陵曰辟字正從之字生來俱主太過一邊說五個辟字就是不能知處非是由於不知也○樂天齋翼註曰親愛五者依舊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在其中新說及時文俱作家人○按泛言者爲是○作旋以好樂忿懥分親愛賤惡等都是的又曰忿懥好樂之不當是不當施而施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所是可當施但施之或過其則也此則憂患好樂等亦有當施處親愛等亦有不當施處其分別處不在此○[illegible]發於心者欲其[illegible]好惡發於身者欲其公中天下須知[illegible]而不知其惡此惡字[illegible]一分忿懥是當好能亦要知他有凡　分之忿惡而不知其美此美字是忠中之美加人有凡分之忿　分美難見當忠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美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此是省察之知　[illegible]備文云人心同出於太虛雖未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而大底於是非之當人情易主於先入則鮮能用好中之惡用惡中之好而周知其微瞭之[illegible]心者[illegible]之而人下不亦鮮乎○雙峰以前何七章八章之察字即誠意章之謹獨似欠工夫之殊蓋謹獨是在念頭初動處察此兩個察字是在身心上察○[illegible]上章法亦然有之而不能察此章[illegible]但其所偏而不加察一察字最精蓋平時皆有以知臨時又省察一番不然知字亦從無察中來

故諺有之曰節　此節即親愛之端而推之畏敬哀矜

亦然何賤惡之一偏而推之敖惰亦然○李衷一曰人
情好而有技其好便中心貪而不遂其貪便生惡故繫
戀之心多起於溺繫戀不已必忘其醜貪得之心多起
於貪貪得不已必棄其好上此說假而提漫說以下
句作餘言恐非聞後○附洪氏曰故諺有之曰人知子莫
若父然溺愛者不明有貪得其美之惡者得鄰苗莫
若農然貪得者無厭有貪得其美之積者焉○倪麟士
曰發之始生曰苗碩人是言苗之大也碩人用此庭曰
碩亦是說苗之大時文皆淺用者殊屬鄙了舍鴻稻等
并是○章何爲之爲害一句較上節還深一層觀大全
末了謂上面雖多病痛不除必至於此可見似味是家
不齊只是身不修耳雙呼正要以偏之爲害屬家不齊

而遂以故諺節爲說家不齊固非淺說以家不齊在言
外而謂偏之爲害便是家不齊亦非淺說兩從○附是
說曰故諺一節只是申前上節意不可以上節爲身不
修下節爲家不齊亦不可以上節爲好惡之偏下節爲
偏之爲害總是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也家之不齊在
外偏之爲害似是家不齊

此謂身不修節　湯霍林曰因上文只說得身不修在不
曾說到家上故此處收語便說身不修何以齊其家與
上修身在正心不同○梁無知曰此獨反結曰氣尤爲
吃緊正謂等是皆以修身爲本故結法如此○此本黃
氏洵饒說然愚謂反結正結文法雖不同其實只一樣
○依存疑淺說則末節不過是反結前面齊何家之所

以不齊句當在第二節末補出依霍林解則末節當在
身不修一頓而歸何家之所以不齊何乃是須釋末節
不可以齊其家也此說似亦有理姑存之◎翼註曰我
偏於好則家之未純於善者不加絶矣我偏於惡則家
之未純於惡者亦自棄矣○按翼註解家不齊是矣然
又須兼我偏於好則家人無不偏於好我偏於惡則家
人無不偏於惡方全○存疑曰上節天下鮮矣後且莫
繳身不修直至此節末後方通繳之曰夫人情之偏一
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修矣尚何以齊其家哉此所
以說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章總旨　○此章釋齊家治國只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一句便包盡一章之義下文皆是發明此句家雖

不得身故註必從身修說來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
內不出家不必如淺說作身不出家看只是不外乎此
之意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
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
家而成教於國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仁山
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大全朱子既曰孝者
所以事君云云皆是我家裡做成了天下人看樣自能
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又云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
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殊不可解

所謂治國節　四書鏡曰家不可教非家不可教乃我不
能修身以教之○翼註曰教人是教國人○成教於國
句王觀濤云成教謂成個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

昭使是成未說到民從上○又云不出門不外之意若作身不出家似淺亦與此同但不可從蓋此何處是以事言若依此則與下孝者三句以理言者無分別矣紛辨存疑蒙引俱不如此解○蒙引曰孝者所以事君云句只做一人說○又曰該謂治國者國君也今若言孝即所以事君之道弟即所以事長之道則是人臣之事矣恐非本傳之旨且此正為御者之意也蓋古人文字上於理勝不如後人文字之拘拘於字目之間而反累於義理之趣也且諸侯國是治國者若齊之管仲鄭之子產魯之季桓子獨不亦當治國乎故古之大學雖庶民之俊秀亦以其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預教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只就人臣言之

亦何害第十章所謂絜矩之道實平天下者之要道也○然其中所謂若有一个臣斷斷兮云云國絜矩之道也是大臣亦有預於天下事矣又如孟獻子曰畜馬乘云云亦絜矩之道也孟獻子只是侯國之大夫耳而其所言者國于天下之要道也傳者釋治國平天下豈以其爲自乘之家無預於平天下之道而廢其言乎且周公亦嘗治天下矣史中言相臣當國者非一況此章下文亦言及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初不泥於齊家治國之義也故嘗謂今之學者要以古人心胸論古人文字乃見得古人意思也○存疑曰孝者所以事君君子孝以教家自能事君而教國人矣弟者所以事長君子弟以教家自能事長而教國人矣慈者所以使衆君子

慈以教家自能使衆而教國人矣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又曰問教國人是教之孝弟慈乎抑教以事君事長使衆也曰教以孝弟慈只說教以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如何教之曰君子教國必然脩命令政教使人孝弟慈非居官任職事君事長使衆以立教於上則躬行孝弟慈以齊其家亦無緣推以及民此尤其緊關切要處故孝者所以事君云云雖欲見家國一理之意實其居官任事者僚屬之從者亦以見教之所以行也○按依蒙引存疑則本文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俱主君子說而國人之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當在本文三句未補出纔不妥○顧麟士曰時說俗說如移孝作忠之類在一人身上說者俱起於蒙引講

言與章句大全亦不知何意故雖前賢之書觀之亦當有分別○又曰大全吳氏季子說頗兩騎又爲蒙引作俑○又曰大抵文氣要作兩一層看我之上有親我之下則有臣臣事上有君有長臣使下又有衆也○按依麟士則本文孝弟慈主君子說本文事君事長使衆主國人說然不知補國人之孝弟慈及君子之事君事長使衆亦未全○附淺說曰成教於國不特國之爲人子者知所以事其親而爲人臣者亦知所以事其君不特爲人弟者知所以事其兄而爲人卑幼者亦知所以事其長不特爲人父母者知所以慈養其子弟而爲人君長者亦知所以撫綏其人民所以然者何也蓋孝弟慈三者家國之所同也事親此孝而事君亦此孝事兄此

弟而事長亦此弟。撫幼此慈可使衆亦此慈。故吾能孝
以事親而國之爲人子爲人臣者皆觀感而興起於孝
矣吾能弟以事兄而國之爲人弟爲人卑幼者皆觀感
而興起於弟矣吾能慈以撫幼而國之爲人父母爲人
君長者皆觀感而興起於慈矣。與子□□必如此講。然
後完密無遺也○按依淺說則本文孝弟慈及事君事
長使衆俱泛說。皆須君子國人在內。專以處國不外處
家之理言。而教國不外教家之理。亦及當補在外。此亦
似可從。然細玩與章句不合○又按淺說與大全吳氏
說頗相似。淺說解成教於國處好。吳氏補國人之孝弟
慈處好○癸亥八月依仇滄柱之說定從蒙引存疑○
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自爲所以有先蒙然有不主蒙

引存疑之說在君子一人身上看者。備驗其說。約如將
孝弟慈歸君子事君事長使衆驗國人。又有謂上下該
俱不貴國人亦不貴君子。只空說理者。數十年來學者
滿然不定。近日仇滄柱力闢時解。自從蒙存。謂此三
句俗所已發。註曰孝者所以事君。不是移孝作忠。只是
言以事親而所以事君之理。即此而在。按皆師不可
易。非字又曰。講說以心字人講。如云孝者所以事其
心以事親而所以事君當即此心也。孝弟慈便此此心
亦尚。但恐不知者嫌其犯下文。所合當用之爲妙。又曰
當在一節內。以字事不同。而所以然之理同○按蒙引
此三條。說處國不外乎處家之理。最重教國不外乎教
家之理。亦當徵此。不若教國雖尚有化。真推許多事而

其理則不外乎教家者。是存疑解。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謂教國尚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行於國。要
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探本而言之。亦此意也。但彼是
論其事。此是論其理。須辨○蒙引歸本修身。固是正旨。
但宜將身家并作一件。以對教國。不應令重在身。似上
章語頭◎吳因之曰此三句中已含得不假強爲意。下
節不過復提出言之。以見誠本□特在知所推耳。

如保赤子節。蒙引曰。溫公云是孝弟慈也。豈假於強爲。
此親慈幼。尤可見矣。此乃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爲。不
是說孝弟慈之通於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假強爲◎淺
說竊又因是孝弟慈也。於根諸人心之所固有。而非由
外鑠發諸天理之自然。而不假強爲。故康誥曰云云◎

而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
箇難事。故又即康誥以見其不難。康誥言保赤子。即是
慈。如保赤子即是使衆。然此節只重使衆。只重慈之
不假強爲。故自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
而不及使衆○如保赤子。如字蒙引存疑皆云。如字輕
看。觀講圖因如字不可略去。是保民如赤子也。下面只
得保赤子。只說亦是然。終不如蒙引存疑之直捷○彥
陵八此節誠意之誠○愚按。既曰心誠則誠字便潤。不
止說意。且誠意誠字有工夫。此誠字無工夫○覺註曰
求之求。亦子之欲也。狠好惡亦得赤子有欲不能自言
故須求。而心誠求之。其必者。意求也○按其必者。意求
何此屬未有與養子何關。心誠何關。唯已含得此意。

然亦須渾融○蒙註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只爲不假
强爲講不俗○姜用隆曰既是本於心之誠求自然不
待學來有學養子句即在誠求內看出○計不假强爲
是總釋心誠求之以下○節不假强爲意還在心
誠內也包得然必待未有何涉說出說字何又明二字
可見在疑自明矣何說看○孝弟慈皆
人心之天皆不假强而兆獨○慈者孝弟或有失其天
者獨母之保赤子未有或失者也觀慈之一節則孝弟
可知○張彥陵曰此中推廣云者充滿其本然之量也
不是推廣到孝弟去○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一句
要細玩蓋孝弟慈必須然後致○正修身多在大此傳言
不假强爲者只以其良知良能言耳故章句補此一句

最妙○識其端而推廣之是補○外意益傳者之意不
是說不要學只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
便是格致誠正修工夫都不要用只任○良知良能而
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
一家仁節○孝弟慈之爲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
謂之讓不必如雙峯饒氏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
爲仁之反亦不必如吳氏季子以父慈子孝爲仁兄友
弟恭爲讓兩仁字兩讓字但兼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
說○家仁一家讓亦兼事君事長使衆者蓋君子之事
君事長使衆尚屬修身之事君子之家之事君事長使
衆尚屬齊家之事須知此○自家引以下皆無兼事君
等解仁讓者不知何故○蒙註曰貪是貪欲戾是背理

總反仁讓分分○又曰一人貪戾一家可知○吳氏季
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
免也彼只機括伏於胸中或喜或怒因而有是仁讓而
不能自興遂自是貪戾而有不仁亂此此後得寬爲這
箇機字見人旣間所必有的不發不動一發便自惟其
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徐在原曰機在乎至
近一發便有此可見不容而遏○蒙註曰機發而所
由也○自有何理迅速之妙所謂有个發竅○又曰一言
當所作何語之○與上文相應○又曰仁讓是重
貪戾之大須要定看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首○其效必然而無○須要言一
節發又恐其無徵而不信故又舉堯舜桀紂明之而君

子之當反求諸己可不待再而明矣○吳因之曰仁
讓貪戾○教成於國之效雖皆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如
此○家已則曰從亦在那○復申說一家仁讓之意見不能
修身齊家者必不能教國益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前後只○反覆申明文言家處必根於身言身處必合
言家言脩繳一項事而首尾○此言之不特此章爲然
自家所以至乎天下總不離身蓋身乃萬化之源也○
張彥陵曰以三字分作孝弟慈以二字屬仁讓以一
字屬仁其行仁之術則曰恕○蒙註曰註六此承上
文一人定國而言其實堯舜亦有機來桀紂亦亂機來
獨言承定國者省也不再及○又曰仁包得讓戾不
必言○蓋仁謂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皆所令如其所好也故民從之。使已之所好者暴也而令民以仁則所令反其所好矣。而民有不從所令反其所好只承桀紂一句說○其所令反其好蒙引存疑俱單承桀紂說兩蒙引似勝○按蒙引說與大全仁山金氏合○李毅侯曰是故君子一直振前故君子而求之有也四字緊照前無之○四書鏡曰有諸己二句須暗暗含序意○樂璧子曰若為欲求人而始求有諸己欲非人而始求無諸己則仰是自欺之意若自謂吾有諸己仰可以去求人自謂吾無諸己仰可以非人此亦非自慊之道君子只是求諸己無諸己耳而求人非人特從一時事後言作先顯後稱敬事後食之後字看○按講後字此是深一層解只可兼用○

蔡註曰藏猶存也○蔡虛齋曰恕字要認得與與不欲勿施不同彼就及人處取此就推己處取○楊貞復曰君子實見得己未嘗有未嘗無而到底不敢求人非人之念是乃所謂恕也○按此即俗之所謂恕君子不謂之恕也以此作實意則可○有諸己指孝弟慈言無諸己指不孝不弟不慈言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求諸己非諸人恕也所藏乎身之恕乃是恕之體即指忠言朱子或問中所恕字最深切著明學者所當反覆玩味而大全雙峰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章上文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事在自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事

在尾兩章互相發明此一條說藏乎之恕亦最明白○吳因之曰傳者釋齊家治國本大下處俱於治民中帶言明德此曾子最用意者無得輕放過○胡雲峰曰此節旨從來不得玩味民不從以上是承上文而引起齊恕之道是故君子以下是言君子以恕道喻民乃所以推修身而治國者也上段引起下段上輕下重○又考大全齊家治國章人皆有化與推二端上節一家仁四句是化之也節有諸己二句是推之言與仁與興讓國是自然而然治國者絲毫勉強不能廢故此節先講人非諸人亦有不可無者但要以恕先之耳蓋上節只說齊家可以化國此節便說推修身去治國了立言之序自是秩然先後淺深毫不亂不然轉若豈若

是之鄉[illegible]說○[illegible]則一家仁節說化有點己字節說推[illegible]節承上起下而一家仁以本之有也以下則可兼化推講推較仁山說精勝然終覺不必[illegible]此○恕意與仁讓[illegible]化推說師天下亦兼化看[illegible]人而人有諸人是[illegible]推而化意當補在言外若只有諸己[illegible]不必求諸人而人自化何所仰不然而後[illegible]人[illegible]己何以此不知是何分之目不從說[illegible]之有也以後重化用說[illegible]化推[illegible]人亦不[illegible]分[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之忠恕可[illegible]人之忠恕也[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分仁恕有者人非○家

引詩見舜由天下恕也極是然亦須活看不是說堯舜
只是恕是說他化而能恕耳。
故治國節　[illegible]曰此結上文亦當帶修身在內。故治國
者在修身以齊其家也之要[illegible]一文[illegible]人苟若泛講
則與經文治國先齊家[illegible]○又[illegible]以上是詳釋治國
在齊家。以下是引詩以咏嘆之也。
桃之夭夭節　[illegible]不指桃花只是說身○下何宜其家人。
蒙引存疑[illegible]不復指夫子[illegible]是[illegible]其
口氣若曰治國君子能令夫子宜其家人[illegible]可教國
人也或即以下何家人[illegible]夫子[illegible]不是有疑又謂孝
於父母友於兄弟和睦於妻子是能宜其家人也則此
何又[illegible]不止[illegible]夫婦[illegible]○[illegible]曰教國人亦

須彰切[illegible]內[illegible]
宜兄宜弟節　[illegible]曰宜兄宜弟是國君當合於兄弟也。
國君之兄弟。有偏上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忌[illegible]之尤難○又
曰此教國人亦切宜兄弟邊講
其儀不忒節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illegible]引不不是一家之
為父子兄　者皆足為人之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
為弟。皆足以法於人有疑淺說皆從之然有來此句自
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說君子一身之為父為子為兄
為弟者。足法君子之家之為父子兄弟者亦皆足法如
此說方全○足法亦只處說為是[illegible]足以法於家
人或又云足法於民皆偏○宜守法字但[illegible]講為
是○袁了凡曰前[illegible]詩是上之師處說故曰教國人後

一詩就民之從處說故曰民法之互相發明也○引詩
三節不是平說然其中又有序。[illegible]金氏曰天下之未
易化者婦人而人倫之所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
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
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此[illegible]不[illegible]了或[illegible]中庸所
謂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illegible]大雅所謂刑寡妻于兄弟
以御家邦詩[illegible]者咏嘆之[illegible]發明齊家[illegible]工
夫最深切著明
此謂治國節　只結三詩不是通結上文○此数在字與
致知在格物在字又不同若[illegible]則有拘儒矣
所謂平天下節○[illegible]曰首一節言平天下之道在於絜
矩。樂只君子以下言絜矩之道在於公好惡[illegible]
言得失以結之[illegible]民心[illegible]以下言公好惡之
要在於理財而[illegible]節[illegible]言得失以結之[illegible]天命說
[illegible]秦誓以
下言公好惡之要又在於用人而人道節一言得失以
結之。主君心說生財有大道以下則又言財不待聚而
自足而深戒夫聚斂小人見理財用人本是一事也總
是推廣絜矩之意○吳因之曰首一節言平天下之道
在絜矩於好惡之間大意已都盡了自此只平順衍說則
可。言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而要只得失之幾甚微
有天下者兩存勸戒絜知而民民同欲其[illegible]忠于此也
勤當無間後有斗財大道今本[illegible]
云[illegible]致其意而言

理財者必當從事於絜矩也言理財則用人在其中而
好惡不待言矣大抵此章之言重見疊出只要與得絜
矩之外無平天下之道而與民同欲之外無絜矩之道
也然所謂與民同欲者不是同其財貨用人之欲乃是
公財貨用好人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欲耳○康誥節不
單為理財而在理財八節之中人道節不專為用人而
在用人四節之後此文章之首尾處是皆本連
外而楚皆自為理財今皆自為用人此又文章之奇
處

所謂平天下節　要因之曰上老老三句今而與孝興弟
興慈六字須了特要見天下之人同有是心而興起故
推國人與起形出然所以不當說天下而必說國人形
出者以上文與字只說已有興起可驗且欲帶治國意
說下耳言天下同欲興起於孝弟慈故君子有絜矩之
道以遂其興起之心一節大意是如此通章大旨亦是
如此○此節書依淺說首句易作自內及外之意與下
文不相關固然朱爹昭解則俱謂平天下不外乎治國
之孝弟慈可見平天下在治其國如此則首句與上老
老三句相應矣然與末句則仍不相應也愚意不但孝
弟慈是治國之道即絜矩亦是治國之道但前章含而
不露耳故講絜矩亦須與治國相關然後首句直應到
末句○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
制度理意只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
宜彼州情風氣之異如只此絜矩處卻不同故治國章

只說恕身之恕而此章說絜矩之道絜矩即恕之事然
而其道有辨矣○金仁山云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興
按上二句是治人之事當如前章與我推絜矩則只是
推仁山又恐矣○張注曰此節皆是只有矩字從平字
生蓋平者均平也有一人之不獲非平也矩者所以為
方也方即平意○又曰絜矩字是借了個是器作支
亦不可言如○又曰絜矩不但是量己之心度人之心
須云以己之心度盡億萬人之心而使天下人人之心
使各得分願纔是所以為方○又曰道字是上道的道
字矩在心而推以絜之處故天德王道實不相離○朱
子雙峯皆謂矩者心也下文雙峯則謂矩稱則忠恕所
謂心者是義理之心甲有三說也○要因之曰絜矩
者絜之以矩矩使是道便是下文恒言之大無私忠
信等事而絜矩之則下文如平公財貨用好人等
事稱稱悉備且不但備本章之意即明德以理度物
即是新民之理本明德以新民之意且必先有矩而
後絜之以平天下則學經先後之序各有其中矣又不
但該聖經之旨推以度物恕也以吾心之矩而推以度
物則忠以行恕也忠恕即一貫也○此矩字與論語忠
學等矩字不同論語矩字統明新之至善此矩字只是
明德之至善絜字方是新民之至善雙峯胡氏殊謬
以忠於上節　饒氏曰此節乃言矩提出絜矩之實也
上下前後左右但言不作于人下者已于下亦不作
君臣此之謂絜矩之道若論亦俱言說○要因之曰所

惡節只是以吾心好惡推測人心而使各得其所願但
直頭如此說恐不得意義明白故借上下前後左右字
面形容之註中如不欲上無禮一節字用得極好本文
六毋以字最重不可輕看了講用以處令其發出能度
意乃見是絜矩註度上度下等句可見○好者情順惡
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逆則不果而易覺故絜矩
獨就所惡處說○顧子曰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

樂只君子節　此節蒙引不作效驗看總是本文兩個民
之父母雖只就君子愛民上說不是效驗而效驗意自
當補在言外註民愛之如父母一句是補出愛民如子
是正解本文覆引大學○好惡二字無所不該下文理
財用人雖亦在其中然這不止此時文專以理財用人

講者似非○好惡二句即是絜矩不是推絜矩之要○
張彥陵曰按所好好之下好之二字有歸處以爲民聚
欲也所惡惡之下惡之二字有歸處以爲民去惡也○
吳因之曰民之所好好之二句須發出度民心意乃是
能絜矩辟則爲天下僇辟字須發出不度民心意乃見
不能絜矩下理財用人俱要以此意會之

節彼南山節　吳因之曰有國者不可不慎言云民所瞻
仰者甚其能推己以及人也惟學可以致深故曰不可
不慎○張彥陵曰僇字有力字有

殷之未喪師節　翼註曰上段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則今
日既喪師可知矣二句乃總承未喪師而言○又曰
得衆得國兼創業守成如成湯是創人甲是守○又曰

道得衆何遲是結得[illegible]上文之意不可作
結上文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節　[illegible]慎何。通節作貨財
一段[illegible]之次。又曰四
此字[illegible]先字當承
慎好惡來[illegible]不可不
[illegible]之
○又[illegible]一品絜矩
是[illegible]用本處
到[illegible]又曰[illegible]有人要人公好惡在內有德
則能絜矩只公[illegible]而得人心也又[illegible]
服[illegible]人[illegible]其土而
來歸人才[illegible]不失[illegible]因之曰有人有土
處[illegible]天下人皆自
人天下[illegible]我能固之耳
文[illegible]只是不離徵之也
不必[illegible]人有才歸然
[illegible]不同○[illegible]此從之本有君
[illegible]以有
[illegible]不得不爲
[illegible]此從
之[illegible]以自
[illegible]亦自
必[illegible]何嘗不有爲

耳。只是說有德便有人下本也。又

德者本也節　[illegible]曰德者節承上慎乎德也不是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只是上德字下天下之本財爲下天下之末便德邊〇又曰[illegible]八[illegible]爲求末之所從出財爲有德之所自效凡何得爲德不有人則凡絜矩公好惡以合人心則財皆自然德者之本便不完若但[illegible]要務先[illegible]而亦不德本字

外本內末節　[illegible]曰德者[illegible]內外之則是身外物反內之〇外本內末與有德反對下財聚則人聚外本內末之意〇[illegible]曰爭奪[illegible]又容有爭而不已者奪也爭民是[illegible]此爭奪是民自[illegible]民爭奪[illegible]曰

此是民效[illegible]不是[illegible]財則爭奪有來即兼用亦不妨但本意[illegible]只有[illegible]亦是此意

是故財聚則民散節　[illegible]曰是故二字承上爭奪來言民爭奪而我獨有財民爭[illegible]有人有土反有重上句下句〇[illegible]亦如此有下節同〇財散則民[illegible]不過取[illegible]民之[illegible]以散財[illegible]亦[illegible]如此反有〇[illegible]民聚只是歸心不必說[illegible]遠來

是故言悖而出者節　[illegible]曰是故二字又承民散來言民散而我得有財[illegible]有財有用[illegible]何言悖貨來[illegible]有逆命[illegible]民有[illegible]詞從之不如

〇貨[illegible]民散自爭奪之後悖出又在民散之後有[illegible]

爲[illegible]大令貨民令[illegible]之則如彼以利害[illegible]之又如此此

惟命不于常節　[illegible]曰此[illegible]承上節而言不[illegible]節來字[illegible]分明是此節不可專以財貨言亦不得[illegible]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人有土來[illegible]民[illegible]求此承有不說財貨亦不合[illegible]文說[illegible]文須以上文入滿承上文看只在[illegible]人當善合作[illegible]則字有[illegible]之意[illegible]不[illegible]下須活看如[illegible]代之[illegible]不善[illegible]一[illegible]之身兩全[illegible]日[illegible]德而[illegible]此[illegible]字[illegible]則此不善亦然〇又曰[illegible]之字[illegible]天命究天命之所爲得失者只在民心得失上〇此節之字[illegible]天命而人心在其中與前得衆得國分看者不同上後以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失則天命去數[illegible]節[illegible]天命說峻命節上民心說不知峻命節說得國原包天命在內康誥節說天命原包得民心在內不可分看

楚書曰節　[illegible]說過文只爲君者只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之道乎楚書舅犯只以此言觀之則君子當內本外末而盡絜矩之道也

舅犯曰節　[illegible]曰仁[illegible]存[illegible]不[illegible]便是仁親若反國則是[illegible]文之死而因以爲利此心便忍而不仁矣[illegible]是此意不是說哀痛慘怛〇要見[illegible]功

謀利者亦必假借於正誼明道以見本之不可不務有
作專就大性之不可汲言者又是一說亦妙
若有一个臣節 此節是言大臣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
者之得失而因以起下人有好惡之得失意翼註專主
起下蒙引專主大臣俱假借大全而安東氏其明○按
一個臣包下兩項人官廣究爲是○翼註曰一个臣虛
說只是一个大臣耳未定其何如人也作文只含位不
可命德只說一个大臣乃民社之所以安危人才之所
以進退者○又曰斷斷分何億設作一句讀講斷斷分前
形容其無他技也與命辭類乎其有文章則[illegible]
形容其有文章也[illegible]誠一之貌誠一字不可說在心
內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樸實的也無粧飾故曰無他技

業故曰一○究其所謂無他而無技業者只是無技而已○
故曰形容其無他也不可以斷斷分作有他無他技作
無才○斷斷分無他技就外貌說故下以其心二字對照
○又曰無他技他字宜玩蓋大臣自有體用一分技能
使爲失體故曰他者外之之辭無他技不外增也○張
彥陵曰他字宜玩大臣稍有露才揚己的意思便如身
上反添了一個贅瘤○是其然要曉得大臣非真無技能
只是善藏其用盛德若愚的意思○翼註曰其
心一字要讀住休休恐只如有容焉作一句亂休休即
形容其有容也亦無兩意○按翼註有休休有容與蒙
引大同小異姑存之以俟再定○翼註曰如有容不似
如物之有容只是心有容也曰如者形容之辭休休處

難以名狀故不得曰有容而曰[illegible]○又曰有容即容
賢但賢字未可說出○按翼註有其[illegible]有容[illegible]方
氏及蒙引淺說不同亦存之以俟再定○[illegible]入
之有技五句正是形容[illegible]有容[illegible]是極
容不盡之詞○吳因之曰[illegible]
要說在外面大與不容[illegible]人
[illegible]

盛意說未彀處[illegible]能容乎○
翼註曰寔是也[illegible]亦不妨○
王漢亦是作誠實[illegible]○又曰以此[illegible]以此故能也○張
彥陵曰以能保我子孫[illegible]國祖子
孫也[illegible]此[illegible]保[illegible]黎
民均重[illegible]亦有利[illegible]
唯仁人節 下[illegible]謂唯仁人[illegible]不能絜
矩者此一節是[illegible]大不是指公私之
極言○翼註曰[illegible]不
與同中國[illegible]吳因之曰
此有人[illegible]
有[illegible]

用之機按此說所以迸諸四夷之意與或刪不同可參
用○天下有可直之小枉故舉直以化之有不可容之
巨奸故放流以絕之此皆仁人之天則也如漢王允殺
卓寃以召關東之變則昧孔子化枉之仁唐五王劉武
三思以釀武后之禍則違放流之矩○依蒙引則章句
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好惡之正即在惟仁人放流之一
截內非解此謂唯仁人以下也○正覺爲曰仁人不蔽
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私故斷足以刑舉錯○集
天齋輯註曰二能字要與下節相反愛人之所公愛惡
人之所公惡此反拂性也愛人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
至惡人之所公惡而惡之極其嚴此反命過也○蒙註
曰愛人惡人舊說云所愛者容賢利國之人惡者妨賢

病國之人看來不必太拘只云愛君子惡小人爲妙○
春秋誅隱惡發微先立萬世防其論人則與往循賊鄰
原不以器小之管仲而掩其仁不以有闕之步正卿而
容其僞不以沮己之晏平仲而沒其善支不以用己之
季桓子而遂其舞佾眞仁人好惡之矩○蒙註日新說
但從大全作絕小人以安君子愛惡皆在放流迸逐上
見蓋不欲於題外添設也今從其說稍加斟酌云蓋其
汲引登庸愛固行於惡之外而其保全護惜愛即寓於
惡之中但要完篇以愛人惡人上文已含此處只宜帶說
不必側串何等正大王濟之此謂唯仁人云句文最大
難○序訓但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公私之正二句
不可分貼一人放流思意此正是總發大旨其以至公

無私貼仁人以下字貼能好惡也不貼人二字是以人
品言公正二意皆在其內能好惡則是公正之見於好
惡處但就公正之意亦之則上文本於公且蒙引淺說
皆以公貼仁人以正貼能好惡未安○論語唯仁者能
好人註同

見賢而不能舉節　賀時曰一見字虛看字○眞西山
曰知賢而不知用見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爲愈何
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能用之時不知惡則
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時若知賢而不能用人
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
去矣是使賢者絕望以行其志而惡者得以肆其志也
○命作[illegible]

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過不足論之罪○賀時
曰過字是人有之惡不是大惡之罪此等小人乃將
就處之覺他見終了○又曰惟過不已必至於拂人之
性○所謂愛過不已必至於拂人之性者只是餘意

好人之所惡節　張彥陵曰好字且點醒世上許大世上
好惡顚倒內多自家關係而乃及身之禍即在目前言
及於此有人上者即不得了緣絲民叫獨不爲其所平
仁者不可不察亦只公好惡矣春秋之世好惡多不
從日而亦有不拂人性者而用舍不無倒置或爲世家
所阻或欲拔一賢而內不無甲除可疏除賊之節處或
爲近習所撓欲拔一人而內不無根瓣據節掣
除之而又知宜明知了家禍之當用而不能用季孫忌

如之當遂而不能遂若使仁人處此亦必有道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節　翼註曰君子以位言之不指已能
絜矩者若下文仍有驕泰。已則有字亦不足能有
了只是就有此位即有此道。又曰此章絜矩已言人而
治人還修己帶說。又曰得失人道對驕泰不對。驕
處之說本章所傳者只是對以得失言。驕泰不約則
瑣屑及不應與驕泰。按此說謂忠信驕泰對說亦似
亦不妨。又曰忠信本根驕泰心也。忠信真心也驕泰
是亦心上發已自不發其物無道謂信。已字以心言
物字以理言。如為了而盡其欲孝之心是忠。為了而循
其當孝之理是信。蓋忠者表也由衷不欺之意也。若不
盡心便是自家欺瞞了。信者實也以實不違之意也。若

不循理便是虛浮不實者。又曰盡心者不欺其良好
惡之心循物者見得其當好當惡之理。按此說云
忠信就心上說不過一誠而已不可入好惡在內好惡用
在得之上而翼註以好惡人解者為祖其說好惡上
見好惡原不止是治人之事也。這就其向。虛陵云忠
信即是誠意此大全雙峰說其偏。虛陵又云有朱子
論忠信數語已指盡忠信之義此要因之說。上也
數句謂亦在忠信內從忠信做不出來。李九我云
心為忠實心為信實實落落盡了此心其以此所者
章忠信與此以解此章忠信似謬。或曰信以行之而
所謂惟仁人放流之君子先知了德也。按細繹上下
惟命不於常及此節兩結束處而是大段以惟命伤

理財此節彷用人理說正說情的本有此闡發之名轄
士之說亦本東陽許氏最為誤人斷不可從
生財有大道節　翼註曰此一段大道謂人道生財自可
發身是義中自有利也亦何若而用聚斂之小人以召
與害不可專主理財用人之說。蓋理財本於用人只後
二節依舊似有此意耳以義為利。何莊此一段之註
。按此節與忠信不相接而與先興乎後最節相接蓋
因財用發有人下此所不可說。或說用人之後復取
而申言之作文不必承連上節大道而從理財而起
何嘗不見此大道即上節大道之一端乎此當承遠
脈不當承近脈也。叢彥云按生字正與聚字相反
生者生生不窮也。[illegible]本文生對是財俱主國

家之財說生之者衆言只民謂之財之所以足民自生
之而言不以冗食耗之民自食之而言不以冗用費之
此百姓足而君亦足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內又自
有二意可見論語。鄧定宇謂此節俱合上下公私
說[illegible]在民而又舉目舒若論語而微乎乎所謂其言外
。食寡用舒要見得足不多取於民而舉目舒不是
當補節用意此是兼說取來否又寡用舒者也與此微
不同。此是兼主國家用說[illegible]民足本[illegible]聘目
周以家宰制國用[illegible]不覆網務
至於錢穀只知因當制[illegible]之內
史者特以[illegible]多少之數耳。生財乃
節總[illegible]自此以至終篇皆一

意也而就中細分之又自有二道一是不當專利之道
一是不必專利之道二者內又各兼是非利害兩意義
之所安即為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不必專[illegible]財
財豈是而發身而不悖出此以利害論之而見其不必
專也義之所不安即為不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不
當專也利用當害在乎此以利害論之而見其不當專
也生財三節是不必專之意[illegible]而是不當專之
[illegible]財[illegible]是不必專[illegible]見其不[illegible]
論而是[illegible]見[illegible]而是[illegible]見
其不當[illegible]家[illegible]是就利[illegible]見其不當[illegible]
有天下者[illegible]不過是[illegible]仁[illegible]
而發言之非有[illegible]之道是就

利害上論外本內末[illegible]專之[illegible]是非上論財
聚民[illegible]節是不當專[illegible]就利害上論
仁者以財發身節[illegible]此仁者[illegible]不仁者都從心上
說末是盜說[illegible]仁者[illegible]自然體用俱備[illegible]仁者下當
先提德來說到以財發身則專就[illegible]取
蒙引○仁者以財發身即是必忠信以得之之道[illegible]
[illegible]曰發字全在得民上民共致之則[illegible]不
仁者[illegible]看○大全[illegible]之[illegible]人生[illegible]之道仰
其知不必聚此又[illegible]其知不可聚[illegible]
此與[illegible]不[illegible]分[illegible]
未有上好仁[illegible]財有人[illegible]財恆
是[illegible]不悖出[illegible]仁者[illegible]則推

一能行之人重仁者二字未有節則決言其效更二未
有字○張彥陵曰此條是足仁者以財發身意言仁者
雖散財以得民然卒亦未嘗無財按此說出存疑然未
嘗無財意在發身內已有此節不過決言其效耳存疑
恐非○蒙引曰好仁試驗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
義註貼忠其上且說民心說未有指實如云感恩思
報依德效忠而勞其忠君親上之誠使是○又曰終事
還依傳此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犯難
皆是為終事不直只引起字[illegible]曰[illegible]若曰力出於民者
由不自愛[illegible]財出於君者[illegible]○與因之曰終
事字[illegible]使是義以生仁[illegible]上以仁感下以仁[illegible]此
說亦得但民以分言還須說[illegible]

畜馬乘節 孟獻子二節不當專利是[illegible]財用人兩
關是[illegible]須[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人君仲春則用冰[illegible]夫命
婦[illegible]火出之後而用冰故左傳云[illegible]而藏之火出而
畢賦又周禮凌人夏頒冰是卿大夫以下[illegible]月以後而
得用冰也周禮云天子喪[illegible]大[illegible]又[illegible]大[illegible]當是喪
盤之大者○張彥陵曰聚斂之臣欲剝下媚上必於常
式之外多方數目正賦之外別立科條日久歲深增者
不可復減一時作俑遂為生民無窮之禍○劉叶曰寧
有盜臣[illegible]聚斂之臣不可有[illegible]非取[illegible]也[illegible]
有家而傳者就[illegible]上見家國[illegible]也[illegible]又[illegible]不專利
便是義利字[illegible]牛羊聚斂來義字根不察不畜來
○[illegible]居[illegible]上節好義義字自民之義言此以義義

字自君之義言卽君之義感民之義而得其終事守財而爲國之利不亦大乎〇此以義理合不以利爲利者未說利有害處只見得義不可也以義爲利者亦未說到義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卽是利也下節方說言專利之害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節　或問此兩節與民制國條三說甚妙但當首在此節下以其言利害道以小人而以必言有害未淡廣只以其爲利言蓄引以爲中其君言當兼用小僞縣上曰彼君誠彼及以小人爲善〇楊言曰彼爲善之節或問所謂當其納忠嘉其任怨也〇吳用之曰下人之使爲國家內舍要補出聚斂意〇按有字有乎時有之臨時有之二意有善者內亦有人君物惜

〔附蒐叙〕

逢善者不但是平常善者卽是絜矩[illegible]德君子一流〇愛註因本當我云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絜矩之道得而孝弟慈之分類各遂矣此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〇蘇紫溪曰君子小人之辨嚴矣惟獨者君子而得人道者亦君子爲不善者小人而尚當於在者亦小人易始於一陽之復而極於六陽之乾始於一陰之姤而極於六陰之坤故曰不遠復謂其幾也曰係於金柅戒其動也誠意之謂復姤之介幾乎微乎　此章仁人仁者當眾安勉說眾知亦足安勉所俱有之事所謂惡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也與博施章仁恕自不同其眾以恕爲仁之方來說似非〇章句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蒙引曰與民同好惡用人也不專其利理財也是矣然理財用人俱在公好惡之內章句何以專以用人屬好惡蓋章句皆據傳言用人處多以好惡爲言理財用其字非便以章句好惡字俱專貼用人而理財則不在好惡之內也

受業益定侯　徐秉衡同校

大學[illegible]卷之一終

中庸講義困勉錄卷之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受業 席永恂漢翼 / 王前[illegible]漢廷 參閱

叔祖陸公鏐嵩菴編次

男宸徵直方　禮徵用中　姪 玄[illegible]磐石　外孫 曹焕鼎新我　[illegible]文瀚南[illegible] 仝較訂

中庸章句序

允執其中，堯[illegible]，便是説之工夫最是盡，文法與物格而後知至，何但用六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朱子取其[illegible]然條理[illegible]。○人心道心只是一箇心，大全朱子答[illegible]氏、鄭氏、[illegible]氏，皆未嘗[illegible]人心以説道心，蒙引[illegible]不必從精微。○附蒙引[illegible]以人心之得其正者為道心，如此則人心之外更無道心可言矣。且如惻隱羞惡是非之心，隨其所發無非天理，皆必[illegible]從其[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不可謂人心合為道心，相反[illegible]人心之得其正者，亦[illegible]是道心耳。[illegible]人心，則惻隱羞惡之心，亦何所[illegible]。○惟精二字即是格物致知，[illegible]人但學人之格致，此學者較易。[illegible]東陽許氏不是。○大學章句以虛靈對言，則虛為體，靈為用，中庸序以虛靈[illegible]知覺為[illegible]，靈為用，○虛靈為體，知覺[illegible]，[illegible]氏謂體用不同，用始有不同，不是虛靈為體，而細分之，虛又是體，靈又是用，虛靜靈動，動靜無不同耶，朱子所以兼言虛靈知覺，後只言知覺者，只是以此該彼耳，余初説取新安之説。

總論

首章總[illegible]下十章為[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今[illegible]不止為下十章之綱領，或[illegible]分為五節，[illegible]東陽許氏、黃氏[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行不悖也，若[illegible]分為六節則斷不可從矣。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總言[illegible]人以天命為之[illegible]，此以天命之性只是人生[illegible]未發之心，[illegible]便是人以位天地育萬物為[illegible]，[illegible]只是合[illegible]中和之作用，人以[illegible]為[illegible]道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此以為只是致了此心之中和，要[illegible]聖賢[illegible]教人[illegible]中庸[illegible]是[illegible]心[illegible]又是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六合所謂[illegible]於密所謂[illegible]未發之中[illegible]節之和[illegible]此退藏於密的[illegible]一心之體用已備於其中[illegible]明之日[illegible]和紀[illegible]是極中常的中庸[illegible]此章之[illegible]學者用力

則又只是一箇敬字故體與備皆是由敬了大能敬則
性道中和一以貫之矣
天命之謂性節 此書專為中傳一字發開口卽不便言
中庸乃就中庸內分別出性道教一項來蓋不明性道
教則不知中庸之源要知性道後知中庸所以來知道
然後知中庸之所在知教然後知中庸之全則性道
教之名人皆知之卻多錯看了蓋子思特指而明之○
天命性皆兼理氣但子思所言通專指其不雜於氣者
日錄曰曰此以氣字陪說者只見理隔氣而纔見其質
非承氣也最明○又曰認得天命之謂性則知性非論
於偏非雜於氣蓋中庸一言全為[illegible]異端作不然節明
性字發其○此章段自來與問曰說天命之謂性與義

了性字性字固含無少帶欠缺的所以能見成做出
就是道此一句須只是論理不著人說但纔言率已兼
有人在故又從率字[illegible]合下文脈擺正是循
循正是所以為率也然循非率也質命也又曰率則
於性外無添設於此性內無虧欠○然循曰率何各
循其性之自然最有分曉必言其自然者方是道人多
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者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隨
在自爾發於事物者一 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是循
事物以見道道初不離事物也○如論了前輩便是
率仁之性此乃是道 之自然發用不可專倚人之體
道故不可以説道[illegible]并且是道了[illegible]道在[illegible]
來之天人未分之先則人道合天道不能離此道於神

淡求之性教既分之後則人道合天道不能離此道於
毫髮○蒙引曰按此教字不是以裁而命之教乃上張
世道之教兼而在上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窮而在下
則孔子是也修道之謂教不是當然之[illegible]大綱作本
然之義理在以下文道也者道了包性道教而言也蒙
引指之史氏伯璿作當然看不是○一段卽離皆兼物
為備然必以人為主猶言以為人知己之有性一人字
已歸到人上○首三句兩理有道不可離及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也下三節不得推言之以起戒懼慎獨耳
故總計其三節於己者不言率 何只就首節說不
可因此節於何須非道自然之大全舜跡○附翔南講
翔翁東濱分理與氣數兩項解天命頭體情務[illegible]分之

有四合之實一凡積氣上浮之天只是一箇氣氣一日
之內運行有若干度有箇循環節次積算來便是數其
運行有箇次第條理不紊亂便是理是理與數都在氣
裏邊便是不盡之物就是人身上看少不得有箇靈覺
之性雖道天只是箇不盡之氣便會得主宰萬化造極
靈的是什麼乃是上帝管云舉上帝則必通理氣象數
而一以貫之誠確然有見○按管又云象當既言理運
於數是曰天命象數執理積氣了浮是曰天形
道也者兩節 上節以性道教此只言道者蓋分言之則
是三件合言之則一道而已道也者道字舊註曰此單
言道則性道教俱包了除是而又曰謂不可須臾離者
總承性道教來使鄉學無趣初計只當承性來觀言怒

惟中不可離之意。亦只以性之體用言之。存可見矣。且
則謬矣。章句後數節雖不言教。而教在其中。觀本節所
謂脩道之教。亦在其中者可見。不然。前既包性道教而
後只承性道。豈得貫串乎。淺說好處甚。亦與蒙註同
⊙呂氏舊本以過不及爲離道。極是。而朱子以爲有未
盡者。蓋離道似當兼偏倚說。方與下文不睹不聞相關。
蓋此雖只說率性之道。仍當帶天命之性來說。方說最明。
○舉註曰。註中無物不有二句。不必側重時字。蓋須臾
單屬時也。○又曰。可離非道也。顯看只以決其不可離
耳。可離者不足道。既謂之道。決不可離矣。○可離非道
章句舊本以外物助之。或問以人力私智助之。當兼用。
存疑從舊本。而蒙引從或問亦偏。○某個物曰道不可離。可

離非道。正解率性以下。明脩道矣。○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是起下文戒懼。莫見乎隱。是起下文慎獨。
大全朱子其明淺說以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作
一頭。統下文戒懼慎獨兩項。蒙註因之。此甚謬。須辨○
分言之。則戒慎是敬。恐懼是畏。合言之。總是一敬。○兩
未[illegible]戒懼非着力把持。只是常惺惺法。大論到養成
後。本體自應如是。其在聖賢心學論點自治。不知費了
幾許工夫方討得此。今人只便說不消着力。是未
免流於道家清淨之寂。便爲禪宗枯木。此不可不辨。○
不睹不聞。只是指不睹不聞之時。雖性體於是乎存。而
卽指此四字爲性體。則不可。時解多謬。蒙引存疑俱作
未發未聞。不見其妙。○因之亦有不睹不聞正是存心之

真體。卽戒慎不睹方完得。[illegible]恐懼不聞方完得
於不聞之[illegible]不可從。○[illegible]不睹不聞是未
當有睹聞之。[illegible]恐懼則自睹聞無
睹不然。[illegible]
引存疑[illegible]
則蒙[illegible]之見亦不必從。○講
家[illegible]省察存疑
者之[illegible]不可須臾離[illegible]不當戒慎
恐懼[illegible]
又見[illegible]存養省察本
常[illegible]恐懼是合
動靜[illegible]

存[illegible]又有
疑[illegible]不當以存省分
[illegible]理必當
如此有分[illegible]
[illegible]
養[illegible]
只[illegible]不可
貧矣
喜怒哀樂之未[illegible]
獨[illegible]
喜心[illegible]
[illegible]見人心之[illegible]不可離

此言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不可離也講家多
主此說然未發道在人心本不可離論理固然然此節
是推原道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吳因之
曰道不可須臾離便含著性情中和曰戒慎恐懼便是
致中和的工夫喜怒哀樂以下只是申上文意但前則
藏而後則顯明耳莫把前後分門隔絕看○蔡因之最
明或問雖曰此指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
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大全朱子雖
曰子思欲學者識得心與非盡定今此方歸重在心
也觀道也者何章何也有二心字可見淺說而第二節
道字第四節乃因何以見道之不可離蓋道不外乎吾
心大全實峯又曰上文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節見

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但謬○蘇季明問伊川曰先生
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
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張彥陵曰中字有解作
中間之中有解作在中之中然惟其渾然於有而之中
間此即中正也○吳因之曰或問涵養於喜怒哀樂之
前是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即涵養此本體即了人工
夫即本體並無兩項若必欲分爲二不幾於支離乎
隔乎○未發之時分言之今處事明者心也心之渾然
在中者性也涵養之者須是各自一項故朱子曰戒懼
只做未發也不得是所以養其未發合言之則渾然在
中者即在今處不明之中涵養之者即此今處不明者
自家提起在這裏初無二項故因之曰本體即工夫工

夫即本體已發亦然此何難之○吳因之曰今靜而
妄生一念則偏於有無念而失其概則偏於無茲喜
怒哀樂似有也而存之於未發有其理者未始有其意
未發似無也而存之以喜怒哀樂和其當者未始無其
理以其實而非實唯其不偏故謂其不倚一偏而名之
曰中後從以天入理故兩無偏也乎○偏於無者
有二一是異端之寂滅一是衆人之昏頑偏於有者亦
有二一是已發之不中節者一即是已發之中而者○
朱子以無所偏倚釋中字若但以爲是不倚於喜怒則
溺放心之人當其放恣之頃亦有有類此者豈本然之
中哉因之以不偏於有無釋之竟精可謂朱子功臣◎
未發之中明季講家謂是不偏於有不偏於無依朱子

止是不偏於喜怒而非不偏於有無之謂蓋未感物時
胸中原有主宰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至靜之
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不偏於無因不待
言但如處字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止在中間所謂中
也○張彥陵曰中和二字固要細認分明而其理又要
融貫中者與自家萬境不來之謂若說空空在中無
所思慮是佛氏之中節原自未發中所具因物感而
所染著無所馳逐與本體不相乖戾故謂之和○陸聚
崗曰中節之和必以中爲本胸中原無一物然後發出
來得其當未發之中今然之中也已發之和一事之中
也○蔡氏曰和如五味之調和一般發不中節不但怒
與哀不是和喜與樂亦不是和只因有所乖戾故也發

皆中節不但喜與樂是和怒哀亦是和只因無所乖
戾故也有所爲非有補於[illegible]○[illegible]已的[illegible]中節中其中
也中以含節和以濟中以寂感兩分之說○因未發
已發是一時是二時總東[illegible]日後儒只添一已字便是
作二時看了未發是發的[illegible]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
無先後喜怒哀樂未無未發之時即發而有未發者
在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
知識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者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
動者大抵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
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illegible]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
之中邈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
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矣[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見於是退
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者不待
然念慮萌動而不窮者是乃[illegible]流行生生不已之機
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
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
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illegible]○或問謂
今[illegible]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則知此所
謂一有覺焉便爲已發[illegible]朱子[illegible]
然[illegible]時此論有不可[illegible]
議[illegible]
亦[illegible]
不動[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

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若非有見於此只
日[illegible]明所謂原有未發已發在東以時[illegible]觀其下
文以鍾聲爲喻而曰未知然[illegible]是爲大動勉說中尚也
是要大實地明明[illegible]也未發已發程朱
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illegible]未發是發之主
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一時[illegible]而以先儒添入
已字爲非不知此乃朱子中和舊說也後覺其非故於
[illegible]何疑[illegible]明[illegible]之見亦或
亥○[illegible]大下字[illegible]天地萬物以起下節之。
意○又曰[illegible]字[illegible]大字[illegible]道字。
其字[illegible]是以人
[illegible]所以勉[illegible]與大

力服[illegible]皆在其中[illegible]人[illegible]與大征伐
來[illegible]皆在其中[illegible]
皆在其中日樂則聖人[illegible]皆在其中節此
四字[illegible]切近而無所不該[illegible]
字[illegible]
清[illegible]
致中和節[illegible]一個致字不是[illegible]
戒懼慎獨中做到[illegible]
次第在[illegible]
有斷[illegible]
守不失[illegible]
而[illegible]

事則經綸參贊上際下際無不流貫無不充滿此便是
調變工夫蓋道化之極非感應之驗也○自古達道推
之爲九經爲三重皆是位育中事○[illegible]
天高地下本來成位故只[illegible]安其所爲物化生本來
是育故以育爲遂其生此說何嘗[illegible]天地不位只
不干其和便是位爲不育只不遂其化便是育○又
曰萬物兼人物○[illegible]必一一能化
之如虎豹蛇蛇各[illegible]四罪[illegible]天下咸服處皆是育
○致中所以爲天地位[illegible]天地位非有設施措置
只是以心相感而已[illegible]所以爲萬物育
者[illegible]萬物育非[illegible]以心相[illegible]亦有設施措置所
以爲致和然又須[illegible]以下

段則仍是合一分而又合此朱子析理最精處[illegible]以
爲爲聖何居○蓋引於天地之心[illegible]天地之身
安於天地之[illegible]萬物之得其氣者[illegible]
然曰人[illegible]分[illegible]有
[illegible]心
是氣之[illegible]天地之[illegible]氣
是心之[illegible]陽之
[illegible]不知堯湯
之[illegible]數非常之變也若了只道其常孔子之不得
位則或問所云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其
爲安泰其說明矣又或疑中和分配位育不免支離者
盍嘗思之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

如此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致
中有致中之作用致和有致和之作用○顧敬菴曰有
一身之位育有一家之位育有一國之位育有天下之
位育有爲[illegible]功力所到總之於禮樂無損
毫末○吳因之曰[illegible]天地[illegible]萬物正是中和極致處切
不可[illegible]天下平天下平正君子
之[illegible]已也即
如孔子[illegible]效也竟謂得
參信則人[illegible]亦非效也曰氣
云唯中和爲大本達道故君子於中和必致之以至乎
其極天地同位萬物[illegible]此發非體道之極功而
神乎之從[illegible]兩效字上當各增一也字方妙○按

或謂兩[illegible]兩條是人道之[illegible]兩條只是自此
而[illegible]或問於上兩[illegible]
於下兩條則曰[illegible]天命之謂[illegible]云其實上兩條不單
[illegible]道字已包性教在內下兩條本文說
中和而發亦在其中豈止推本天命或問當活看○按
此[illegible]之[illegible]合成[illegible]一事合已
[illegible]有中和[illegible]宜以[illegible]全爲主
發[illegible]動已發屬靜[illegible]
仲尼曰[illegible]下人[illegible]只在中庸中庸工夫只在
・敬子思於前章發明下半之意[illegible]中和合一之共
是 中[illegible]中是極平常的道理故謂之中庸然須是
平常而君子小人之分全在了此故復引仲尼之言以

明○諸家皆云未發之中子思始發之而朱子解仲
尼曰君子中庸兼不偏不倚言者甚彌久子思始發然
豈前聖所未知而子思始發之乎只是前聖古人都就
無過不及上言耳謂此引仲尼之言安見其不兼未發
之中言乎若中庸以下言德則但就無過不及上論而
不偏倚之意則退於言外與此又不同也○此章章句
與或問不同或問只從過不及論个不及不偏不倚意
豈亦朱子未定之說乎○總計遊引游氏曰以德行言
之則曰中庸然論本然道理亦可謂之中庸故首節仍
把中庸作道理解要引說是○天下之所共由者君子
而君子無他能體此中庸而已歸焉而無所偏倚也動
焉而無過不及也平常之理無少差錯這便是君子天

下之所共由者小人爾小人無他不能體此中庸而已
歸焉而不勝偏倚也動焉而不勝過不及也平常之理
全與相反也便是小人可見道個中庸固係人品如此
○徐玄扈曰君子中庸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即
君子即是中庸也小人無忌憚說小人便是反中庸此
千古學脈之所以兆也○君子與小人相反處以十
省皆是一知與不肖之與君子不同處其意各別○
爲此賢知之過反爲愚不肖之不及及道
道而行者人總不離乎此然而出其中小人反中庸
似是而非乃是不是說而當爲中庸之其所言也○
小人之反中庸也有似是而相反處有不似而相反處
兼說乃是故以居之不疑爲說者偏謂無忌之不疑附

者亦偏
君子之中庸也節　張彥文曰此節是上節注疏作辯原
說○或問曰君子省得中小人無忌憚君子小人本
是人品名目[illegible]在心而[illegible]有自心術也
君子心與道合[illegible]小人心[illegible]只習之心○
章句[illegible]有君子[illegible]中分兩層看稿
言君子之[illegible]則[illegible]理但屬已發
大全朱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小人之心意亦
似如此未[illegible]似分[illegible]俱[illegible]
始以動靜分[illegible]中[illegible]亦似
有理[illegible]又[illegible]不同有
以中庸[illegible]有

而[illegible]外分者謂
君子小人內而存心[illegible]分外而[illegible]
理不[illegible]分者謂君子小
人[illegible]不同及其所[illegible]
文[illegible]理皆
[illegible]之道
君子與小人[illegible]
不[illegible]過之義有不易
[illegible]是性命之理
[illegible]張侗初曰
[illegible]仲尼於中
[illegible]何[illegible]

以處小是箇工夫中庸者在是小人無忌憚不中是
論究竟。此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兼動靜說是工夫而
無時不中亦兼動靜說是境。但彼則歸重在時中邊
者章句顯非獨中時中此段則爲時中而設也。小人
不知有此一句。對君子知其在我一句。不戒慎恐懼已在
裡面亦兼動靜。自應在兩處看彼立行。便是無忌憚二
句對面無時不中矣一句。[illegible]面在動上說。況無回
目下文顯在字亦有意。故謂小人無忌憚處。絕似君子
之時中。而只是用時中的一副心腸不同。所以君子用
之則爲時中。小人用之則爲無忌憚。所在微而不在用
也。○按此是以此君子之忌憚與[illegible]有[illegible]引後說不
同。且又歸重了。○或謂[illegible]獨無忌憚[illegible]日如此等

衆樂。或任情而不中節。便是無忌憚。○蘇紫溪曰。小
人質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
之不疑。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名曰中
庸而實非中庸。故上曰反中庸。而下指曰小人之中庸。
爲真[illegible]曰此小人不是小可的。正是聰明一流人。○小
人之中庸不止一樣。有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者。亦
有以中庸爲不足學而故爲高論者。[illegible]皆有其
中。總是無忌憚的人。不肯是之。[illegible]人。○王龍溪曰。
爲善而有忌憚。故不得與君子。爲惡而有忌憚。故不得
與小人。○[illegible]忌憚之[illegible]不可行
忌憚之不於敬畏者不[illegible]自中無定[illegible]以下專
爲時中與無忌憚。故此節以[illegible]者之義辨[illegible]獨呼之

蒙引便云重在時中與無忌憚上。偏矣。余初讀教
中庸其至矣乎章　此章是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
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吾人學問過了小
人一關。又須要過衆人的關。過得衆人的關。方成得箇
人。下文知愚賢不肖。皆所謂衆人。○況無回[illegible]首句夫
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矣。[illegible]由此。何[illegible]氣小頓轉
眼當世不勝[illegible]。故曰民鮮能久矣。謂中庸而民鮮
能。非聖人言矣。○管[illegible]之[illegible]中庸。[illegible]提而中意
余敢在庸字上[illegible]以求中者發也。世教
日衰。人多求之[illegible]庸行之外。故有此歎。○此說偏。◎
張彥陵曰。按只至矣乎是贊詞。說者皆以無過不及講
[illegible]不知無過不及只形容得箇中庸[illegible]字又推開

說。愚不肖者減不得一分。賢知者增不得一分。故曰至
○李毅侯曰。至即程子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
藏於密意。○四書鏡曰。其至雖是贊詞。便有民當與能
意。○吳省菴曰。本文能字最要緊。下鮮能知味。不能期
月守。中庸不可能。皆[illegible]鮮能之故。直至聖而後可能。故
曰[illegible]聖者能之。○呂氏[illegible]常[illegible]之說鮮能[illegible]亦
道[illegible]若以經本文久字則謬。○按章句世教之衰與將
道[illegible]教之[illegible]皆通上下[illegible]民鄉人也。○能字與下章
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illegible]者能之切至。
果能此道矣。今彼此[illegible]人[illegible]聰明者
知諸能字脈絡[illegible]貫通。
道之不行也節　此章[illegible]民鮮能久矣雙舉

謂承上二章看。○張彥陵曰、須知知愚賢不肖皆是有意求道的人、只因看了一分意見、所以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夫子指點出箇道病、蓋令人無可躲閃、所以醒覺之也。○沈無回曰、中庸立教本旨只是要人見中於庸、賢知過之、是不肯庸、愚不肖不及、是不能庸、或曰何謂不能庸、曰君子而時中、時當知此、即旋乾轉坤、許大事業在本分上、只是庸、彼愚不肖者、便有米價許大事業退避不肯承當、豈不是不能庸。○叢說曰、知之是知其故。○又曰賢者不是賢、賢字只如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之類、愚是愚昧、不肖是庸弱、四者不但生稟要亦成於意見、蔽於私欲、不能變化氣質。○按叢說發章句蒙引所未發、然不相背也。○又曰不能擇、則不能

守矣、故知愚偏行、遂不能守、則擇為虛矣、故賢不肖偏明。○按此節知行相因之意、只依[illegible]此節為是、人多只謂知者專於明道、或急於行、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此是[illegible]非正解。○按知愚之過不及而道不行、是不行也、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不明、是不知也、而勇之過不及在其中矣、只將專與愚不肖為不勇殊誤。

人莫不飲食也節　蒙引曰、飲食以喻道、[illegible]不作影喻、此作文只就飲食為而起來、[illegible]是人之稟賦智愚賢不肖。○按叢說[illegible]大全[illegible]說得俱有[illegible]字、然自可玩、看蒙引以味喻[illegible]見[illegible]之無過不及了、故以喻行中道之[illegible]此是[illegible]之[illegible]、但多一[illegible]字耳。○徐自溟曰、玩莫不字見道不離須臾離

人。○鮮知味、[illegible]曰、在富貴則過於奢侈而失其正味、在貧賤則傷於[illegible]而失其[illegible]、[illegible]曰好當作者歸於甘好[illegible]及者[illegible]、過不及是指已然者、[illegible]知味是[illegible]不[illegible]以過不及者有不同、是因之曰此[illegible]不察非謂所以過不及者由不[illegible]此則知味知字不著力[illegible]已有察字之[illegible]何道不可離[illegible]人莫不飲食[illegible]是以有過不及之[illegible]何[illegible]不可離當在人莫不[illegible]何若[illegible]中道[illegible]飲食之內是道不可離

也知人[illegible]味也是人自不察也、此

道其不行矣夫章　[illegible]夫子本是歎人不能行道、而乃云道其不行[illegible]道其不行其[illegible]。○翼註曰、此節只承[illegible]智愚[illegible]不賢不肖[illegible]

舜其大知也與章　此章承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舜大[illegible]以見能擇之知、○是舜之[illegible]以服膺[illegible]不離道之功、此合下又以[illegible]人道之門。○又曰合回章有能擇之知[illegible]能守之仁、而後道明[illegible]人[illegible]以見[illegible]兩端、意[illegible]中[illegible]以見能守之仁、故拳拳服

兩意重而擇乎中庸意輕○按因之此條甚明然又謂此節重能擇是子思引言本意但此處乃孔子口中語十分輕重不得憑意而之為人言中說守則不當在孔子口中見若此章孔子原是論知則即在孔子口中唯能擇自不妨謂一例也○李毅侯曰此言引口上意與孟子舍己從人語頭不同孟子言取善之公此則言擇善之精也○叢說言首句虛下正見其人知也○唯大知而後能問察隱揚執擇唯問察隱揚執擇而知愈大二意兼說方是大全朱子如是若叢說因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不足取人之明以益己之明如此似聖人原有這明而待人益之究看來孟子善與人同意一般分明是不見形迹只見此理因

四書勉學卷之一　中庸　五十

之曰須知不自用而取諸人　云云　止是大知之實不是大知之所由成雖似說得是然皆說得一邊○吳因之曰玩一好字有樂取與天下欲已而不能已意味蓋自是聖人之問察非可以尋常問察論也使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自是學人之聞見非可以尋常聞見論也○耿楚侗曰隱惡不但是不宣聖心原纖翳不留見惡便化了卽胸中亦無停蓄處揚善亦不止是不匿聖心原有善纔與善遇便自與心契不覺自揚出來若謂有意以來天下之善非也○方虛谷曰揚不但稱其言而止便發揮於言外如孔子贊揚了之語是之類便是○叢說曰隱揚於大知本旨不甚緊要只因取其所及之耳○兩端是衆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而已衆論不同皆是

善其惡者已隱而不宣○叢說曰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按叢說妙雙解謂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用字當作擇字方是○李毅侯曰執兩用中正如與用作于點錢成舍在人發之為道言在舜用之皆可稱尺○張彥陵曰用其中於民是把此中用於民上不是用民之中　分明○叢說曰於民二字轄只帶言須知舜之求善自衆言行但本文問察隱揚執用則俱言下說耳○問察隱揚則井知者之過執兩擇中則井愚者之不及問察隱揚執兩是不自用而取諸人擇中是有我之權衡則不只用中句輕此句自屬行、問察隱揚與亦井愚者亦及執兩用中以[illegible]足進其爲是然或問知分明[illegible]

四書勉學卷之一　中庸

二用○張彥陵曰其斯以爲舜乎猶云這箇纔是舜不必添出大知然但添出人知二字亦不妨玩或問可見○又曰此句遙總倒地說來○其斯以爲舜乎有如斯而已是言舜之行舜上問察說有必如斯而後可爲舜之意擇上[illegible]不可專守無太過　邊○倒者不必求之過也如斯[illegible]是爲舜因者不可不及也必如斯而後可爲舜[illegible]本心之[illegible]即只知者人這點靈明原無間只被意見錮蔽失卻本來面目夫子所以指點人[illegible]只要各人保任此靈明之體而已

人皆曰予知章　[illegible]通達者大道只不明矣夫○[illegible]故於[illegible]多不明

自須知了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方可謂之仁如回之仁方可謂之知斯知自井然。顧上日兩子知不同上知字是就精事於未然下知字是說行義理於毫釐但自負之意○衰了也日了思引此兩節不一段然孔子當時立言之意[illegible]亦不是說向問學只是險處君子居易一切但見可是小人行險僥幸有昌權之陷阱之中爭先而進日驅○致行險乃小人無忌憚之事不能守中庸而知愚賢不肖者不及之事孔子自平說子思引來則是以上是意下段如此說亦似妙然先然樂以爲驗而如此說可也○饒[illegible]所向驗驗機所以擊其人者乃自罟也然林錢[illegible]爲利欲所驅析爽嫌其所設以行險行僥是利字[illegible]亦但說窮擇

[illegible]卷之一　中庸

不明且看來路了利欲亦別無自驅陷思處從前說諸說斬日當是指辭非必是爲利學爲詐妄即是自己之知驅之也[illegible]若是所知者則是得其態一切陷人畏人之坑皆驅擊陷阱中也○所交多云唯其自以爲知便是大知若大知須思其知矣須知此意是有意不重今中在不能守上○薛敬山曰此道與淄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淄於意見之人言知難陷阱擭之擭取食獸者陷穽之也機能陷人者利害之也陰狀之道能陷人者意見害之也○饒亦[illegible]○柴大論賢註曰擇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上理會[illegible]人深○賢註曰不能守知之處方復失之於過不及也特文多只有復失之之[illegible]從前說○面不能期月守也[illegible]不能

守使該得不能行

回之爲人也章　此章大意是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在大子曰中擇守兼重在子思引來則重在能守一邊○當與舜其大知章對看只重知行之分大今朱子以安勉分看窮學以窮達分看但是餘意不可作正意○饒氏曰學人一字不應要本生質之粹而又能察說此從學問[illegible]意來也○張彥陵曰擇亦須說得[illegible]中庸[illegible]體而只發於萬念萬事者是其散殊之處必須隨處體認愈析愈精方纔有得此即格致之旨○顧氏曰擇乎中庸是隨事隨物研列衆理以求所謂中庸但要講得細些依程文義念慮與事物其中庸渾然然體而其散殊於萬念萬事

[illegible]卷之一　中庸

者莫非性體之散殊必須隨處體認之功擇乎中庸即格致之旨若依舊說擇中庸只是專求性體處是把下文得　善作合一之善說文理自然不通○異註曰善即中庸也得　善非其一善也一中散爲萬用得一善便守一善是隨擇隨得隨得隨守之意○吳因之曰擇乎中庸　善字人言命不發言善足矣又冠之以一字[illegible]字是對念之解也人或擬於大理中之人欲[illegible]則不之趣也然後見其爲天理中之天理一字中庸擇守對看爲所謂擇皆并合理以擇之是專就大理而擇之也人欲十處行是者然而義得猶理中同源而異派毫釐而千里者其踐得最難如楊朱之義墨翟之仁彼皆陷然不似都是正路上錯了脚

所以要擇得之既精盡去其所爲千蹊萬徑可以南可
以北可以東可以西者而獨見此堂堂正正大路所謂
得一善也言中庸而不要諸一其不流而爲小人之無
忌憚也幾希○按例之謂擇天理中之天理亦是但天
理中之天理本文善字內已包得以本文一字貼之則
謬矣○服膺弗失總是能守而行在其中矣存疑謂行
在擇乎中庸之後得一善之先行之而有得是得一善
也蒙註因之殊不知十幾其大蒙極是淺說亦不用也
蓋得字只是知得未是行得也○蒙註曰能守固是守
之以心卻不是空空守在心裏終身所歷偶感不一豈
時守在心頭交感處豈不見之行事乎蒙卷無寂無感
常合而常不離也最緊皆膺是胸前只是膺字○致閣

以擇乎中庸爲非賢者之過服膺弗失爲非不肖者之
不及恐不然似當云擇乎中庸則非知愚之不及服膺
弗失則非賢不肖之過不及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此章大意謂中庸不可能必如後
章所言之勇乃能之耳與前引舜回章一例然所以必
先說此章者要人知中庸是一箇至難的方纔知下章
之强必不可少○魏承菴曰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
○饒東溟曰三者一歸於中庸便是至德此於語中大
帝是德泰伯伝比下見之○天下國家三句分言之則
可均假知下做此合言之則均句內各自有知仁勇歧
大全陳氏及蒙引之說可兼用也○蒙句元本不必
其合於中庸故不云然皆倚於一偏總是一條意思但

云皆倚於一偏則亡端道矣○上字淺曰此不是說道
理不可能論道理則已曰庸矣何不可能之有乃嘆人
之不能此道也○存疑卷曰中庸不可能也乃反說之
詞謂三者之雖亦有可得而能矣若中庸之道至易至
簡而乃不可能也乎此聖人怪而嘆之之辭也以難道
人恐非聖人之意○蒙註曰人欲之私不但利慾滅理
稍萌意見便是私稍加意氣亦是私○章句所謂義精
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此即下章所言之
勇也

子路問强章總旨○此章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言必如夫
子告子路之强然後中庸可能中庸之所以不可能者
只是不强耳○彥陵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此天命之謂性也率性之謂道則自中自和又何强
之可名耶然吉人有生以後便有氣用事交爲習弊
歸於乃所稱君子之强子

子路問强節　蒙引[illegible]曰[illegible]足以任也[illegible]
其與或問之○張彥陵曰問强與問勇精粗不同强字
諸[illegible]未必强之强[illegible]脚定不[illegible]
作[illegible]

南方之强與節○張[illegible]曰[illegible]字不是品附亦不是聽
其自擇分別南北[illegible]而强與何
而是南北二句[illegible]
知作[illegible]
其自擇只是[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有南方之强與不有

北方之強與又不有汝學者之強與
寬柔以教節　樂天齋彙講曰教字兩件倘教弟子言只
如俗云勸化人耳。此是二項不當串。依案曰南方
之強亦就南方之出類者言之非是人人如此。強處
全在含忍果敢章句兩箇勝人字又是其強之驗處雙
峰仰說柔能勝剛爲強稍差。以南北之強對看則南
爲不及北爲過以南北之強對無所自立者看則南北
但是太過。翼註曰居之是以其強而自處非居其地
也。湖南講曰顛預知稱守孫如自守黑的作用此爲
乎器度
衽金革節　張彥陵曰一句串看非必定是死難至死而
不少悔的念頭亦是乎時自負如此湖南講曰衽金革

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情之樂觀即至死亡亦無厭
意是健人之急衛人之難的有用此屬乎骨力
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張彥陵曰南北之強亦不是尋常
人此輩亦見定守定但學力未能盡變化氣質不免尚
爲風氣所囿所以不得爲中庸此面乃中庸之強。附
樂天齋彙講曰此節分入已窮達四件看。彥陵又曰
按和不流是一轉語蓋和易全於流流是和之弊中立
不倚是一直語蓋中立便是不倚不倚是中立之竟。
附徐岩泉曰不流乃得謂之和若流則便謂之同矣。
湖南講今宗皐問中立已是不倚了今講又不至於倚
傍以又字作轉語者謂何答曰若中立自然不消說見
得他強處惟易倚而不倚乃見矯轉之意蓋中立者挺

然而立不愁他倚東西南北卻愁他又倚中立作靠山
生一段孤介的氣習這倚乃似中立非中立即在中立
內照上流乃似和非和即在和內。據此看不倚似勝
大全朱子之說內个　月十　日　○麟士謂朱子嘗謂
堯舜孔子方是庸述所爲節不是庸今又以並說不
倚不知當否麟士此說則太過蓋說兩人之生平論之
則誠不得爲庸者只說其一二事論之如伯夷叩馬之
類則又安得不謂之庸蓋中和與前章中和淺深不同
故蒙引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
強處全在四不字上。明季講家以和不流爲處衆之
道中立不倚爲持己之道人每蒙引但無此說看來處
衆亦有和處有中立處持己亦有和處有中立處不必

四書彙參卷之二　中庸

如此分　因之謂末節非對衆人言對南北之強言也。
若國有道而不變塞是不爲富貴寵利所移是南之以
忍勝人北之視死如歸皆以富貴移易其心者哉此段
最精妙發前人所未發但又因鬼者稍斂聊藏不自表
暴之意凡從事於務內之學者皆知學貴闇然道貴藏
用其始未嘗不務斂容而晦名當國有道之時正
君子乘時效用之日將外有時不再來之慮而內有矜
誇自喜之心於是急於樹尺寸見所長非富貴移人
亦爲名根未盡此之謂不變不變則未成而惜然無急
於求成之意已成而泊然無樂於得成之意變與不變
只爭個著意與不著意此則喻也所謂不著意所謂韜
斂晦藏似是　意不當合而爲一且此種說但在單句

所守二字內不當以此作來字正解又曰國無道至死不變者論語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聖人之過磨涅也有不磷而已矣未嘗磨而後堅也有不緇而已矣未嘗涅而後白也不磷不緇所謂不變者也益堅益白則勤於氣矣此亦踰也所謂不變者乃是不變其不變不踰之行耳若即以不變不隨爲不變此解則文理當順乎總之因之雖如此仍是守南北之强說而不知以和而不流。何在中故如此穿鑿○宋林泉曰兩不變所不變者何仰中和也强只不流不倚可了有道無道特極其境遇言之耳○襲尉曰未達之所守平生之所守只是一樣但國有道則身出而仕國無道則爲未達之所守因無道身未出仕故但言平生○陳幾亭曰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風也若然一樣縮耳何當於中庸之强哉蓋致主匡時君子塞時之素心其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伊尹處莘耕野而樂道及用於湯則革無道而治　德一心之變此之謂不變○若對中字而廢昏說則不倚不變恐俱可然在子思引言之旨則然非夫子對子路本旨○大全朱子以困者爲能擇能守後串說與而何不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强亦必有如是之强而後可謂真能擇真能守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君子之强在理不在氣在以理自勝不在以氣勝人故有時與人同是謂和和則易流而君子不流此理不可奪也有時異人異是謂中立中立則易倚而君子不倚此理不可奪也以至處窮處達境不一而君子之不變則一此理無之而可奪也與南北之强所可同日而論哉中庸之不可能者必如是而後可能也

素隱行怪章總旨　此章因上設言分言知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與唯聖者能之正相照應前言道之不行不明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未詳言道知之過不及何以不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行怪便是賢者之過道遵道而行中塗而廢便是愚者之不及至聖之知同之仁告子路之勇合之爲見上言之聖人祇道止於中盡於聖聖只是中之至人子路不敢以聖自居然必揭出一個聖者見天下只有一條正路繪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只因之曰特借自己以發明中道不是自敘曰衆至不重不倚乎失中與不自居於得中意○張彥陵曰按中庸道理最平最庸賢愚人生日用飲食只因看得不真偏所以或於所行可言做得中上半落下節後出後世有述未得說到不見知而不悔把是非毀譽切放下方是依中庸的實據

素隱行怪節　亦有始不隱怪而終隱怪者亦有不索隱而行怪者○蒙注曰有是客或有○張彥陵曰不說當時之述而說後世者後世則傳述得聖而想見先年有爲向之也述者趨而慕與以爲行字要看得活○言後世使但得當世不必如此穿鑿○隱字只作所之隱是常道之外者卜有賞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

道稱人知人所不能知。行人所不能行。似猶愈於半塗而廢者。然過猶不及。

君子遵道而行節　張彥陵曰。半塗而廢。即在遵道句內。遵如童子之遵嚴師。原無淡洽。故不得不廢。吾弗能已者亦自見。遵字比依字雖較淺。然亦不可說壞。吳因之曰。大都半塗而廢。終是好奇之心所使。畢竟歸於隱怪之一路。此力之不足。乃志之不學也。按此說雖亦有然。須兼不及。遵字舍令。價案曰。半塗而廢只是不能遵其悔。不必歸於隱怪。辛丑六月二日◎隱怪是失之過。半塗而廢是失之不及。各自一病。◎蒙引說未俱。今半塗而廢者。不可便謂之愚不肖。不知究其歸到亦是愚不肖也。○言力之不足。當指者。○半塗

而廢與孔子所謂畫。孟子所謂進銳退速。其病不同。及其歸亦一而已。又一種人亦是學問中人。所以謂之君子。然究其歸。是亦愚不肖也。愚者不待言。進銳退速者。亦不待言。◎翼註曰。吾弗能已矣。既不可作勉焉而不能廢。又不可自認至誠無息作文。只就道上發不能已。便是爲中道。乃天之命。人之性。能遵而行。自有不窮之味。不息之機。我如何能已得。顏子欲罷不能。正與此通。◎吾弗能已。只是言道之所在。吾弗敢違道之所在。吾弗敢不及。即學不厭之旨。

君子依乎中庸節　張彥陵曰。依與遵不同。遵字着力。依字自然。◎翼註曰。依中庸者。與中庸爲一也。中即心。心即中。心之惺惺處。即中庸之所當知。心之齊莊處。即中庸之所當行。○游氏未免有念之云。似亦與依字意切。而或問譏其非儒者之語。恐太過。◎翼註曰。遯世不見知。只一意。不必太分別。要本平淡之理不足以致人之知來。亦不必以山林巖穴講遯世。此只言其隱而在下耳。悔字要說得細。不悔又要說得自然。不是有心把持。道自在我。自然忘卻。顯晦不但不改操。亦不動念。○管東溟曰。遯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隱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遠。如大山之兩翼。學而不相親。故曰遯。依中庸矣。何以至於遯世。聖人不索隱行怪。又不闇然媚世。則神氣淡而聚羶者不附焉。亦猶大山之相遯耳。然而聖人卒無悔。非止以不愧不怍故無悔。蓋若萬世之道集者。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

不究此理。◎沈無回曰。中庸之理至平至實。有一毫與當世不相合。不可謂中庸。唯與當世無一毫不相合。而世莫我知而不悔。方見其依中庸之真處。若認作懸崖撒手。更不顧人。便是禪學。○高中玄曰。說遯世又說不見知者何。蓋遯世者藏於世也。身遯而名猶彰。從好名者猶能甘之。唯身從遯。人又不知。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無所怨悔。日有孳孳。此正所謂聖者能也。聖人也此聖學本旨。所謂無所爲而爲者也。故爲本從自闇然爲已。推至聲臭俱無終之也。◎顧涇陽曰。悔字與人不知而不愠二字有辨。愠者是已而非人。悔者徇人而忘已。不愠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然遯世不見知。聖人只不悔而已。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似多了一

有忌思○既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使行[illegible]行道不變
塞焉。遯不當果有○依與不悔當[illegible]不悔則
原見[illegible]到了依乎[illegible]假自
無間斷也人不知只[illegible]與
云依只是行知不悔[illegible]不是分例亦異
收說知之最[illegible]陸
只唯聖者能之句[illegible]附人[illegible]其名曰正
爲素隱行怪者下[illegible]之徒孤[illegible]名心太
盛意欲以人助不能知不能行者見其奇不知道實不
外於中庸只是此[illegible]無些[illegible]絕處
何必[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此○
按[illegible]唯聖者能之句說得太高

聖只[illegible]不能知聖[illegible]舍殺欲
[illegible]此[illegible]君子
中庸[illegible]此節[illegible]所有謂依中庸似當與素隱遇道
一句[illegible]道[illegible]何當[illegible]行[illegible]一句應只說甚[illegible]
行相[illegible]與[illegible]已對有是[illegible]之分與[illegible]
[illegible]是中不中之分此章正意只重在中不中上。
右[illegible]
君子之道費而隱[illegible] 此章[illegible]道無不在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君子[illegible]以君子爲[illegible]道[illegible]
只[illegible]道[illegible]此章[illegible]示。何
道[illegible]此下數章[illegible]是兩道
字[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消

着力也○齊合註[illegible]此[illegible]是中庸第[illegible]枝上一
枝。既就中庸之道說到從人去的門路了。此一枝復自
道之不可離處說[illegible]人身由日用素
位家庭孝弟之常[illegible]聖人修天經地之
事。常下人行政[illegible]見自邇行遠自卑登高。
道之費者可全體於此。一枝大義也○饒氏以首章道
不可離爲無時不然此章費隱爲無物不有最細首章
一句離亦兼無物不有[illegible]此章[illegible]亦兼無時不然
言然所[illegible]則各有所在○[illegible]門曰此章[illegible]要把夫婦
聖人天地[illegible]看[illegible]什聖人即是夫婦人婦即是天地
爲魚之飛躍即是夫婦之知能飛躍之天淵即是[illegible]
之天地[illegible]於其間一毫[illegible]不

得。毫假借不得[illegible]在夫婦[illegible]端在天地[illegible]而還其
與[illegible]可以爲聖人參贊之極相忘於天地
有[illegible]之大但[illegible]不能之與○張彥陵曰按此
章說道之費[illegible]以夫婦[illegible]起而後又以造端夫婦結之
此可見人道之所自始也下[illegible]以君子之道四倫及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繼又及和樂宜順言道之所自若
舜文武周皆是盡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者故引
夫子言達道以終[illegible]之義而要行道以智仁勇則
又以照轉前[illegible]擇守之[illegible]此又是[illegible]章脈絡
君子之道費而隱節 丘月林曰[illegible]夫婦聖人天地鳥物在內。
以其[illegible]君子[illegible]曰君子之道。○[illegible]謂之隱者。
所以[illegible]費之妙也○[illegible]隱之隱與[illegible]隱之隱不同[illegible]引

甚明。賓合註云。全章雖重個費隱。又只重個費字。費隱
不平蓋了。愚因老莊之徒求道於虛無寂滅荒唐之境。
於吾儒平實簡易充周不窮之理。蓋之以為平常淺近
而不能為。故特揭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徒不可見而
隱也。乃費而隱。說話盡亦俱從此說。便大益中庸之
作。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作也。費專為索隱一流
說。費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為費理為隱。以存疑
之說推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俱屬費亦俱屬隱。分
屬則非。○首節意已說盡了。下三節只是言其費而其
費結其費。○賓合註曰。據首節註云。費用之廣也。隱體
之微也。所說乃謂費即使費之費隱即見乎隱之體。
不是用之廣體之微。而以有無描寫得知無字亦可當

隱字。○袁了凡曰。此道即時時用時時無用時時有時
有應時時無感無應。○按此言費而隱作動而無動看
了。是遊心為道了。賓合註辨之極是。

夫婦之愚節　翼註曰。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中愚者不
肖者。時文云。愚如夫婦。不肖如夫婦。則是獨不在匹配
上。○張彥陵曰。前夫婦兩番。在聖人天地不能盡。使是
道之至大處。而其大處又無容隙滲漏。故總承之曰。大
莫載小莫破。其實大小不中。更不必分天地聖人為大。
夫婦為小。只是這個道。說大亦得。說小亦得。○附辨難
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不必謂所不知所不能者。盡在
所知所能之外。就夫婦與知與能的道理。即聖人與個
有所不知不能。總是論道之費不可以知能盡的意思。

○愚不肖所知能。如事親敬長之類。聖人所不知不能。
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精妙處有所不知
不能。則與庸人何異。至乃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不
緊要之事。又曰。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
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皆說得至妙。天地之大。
以道言。不以形言。○湘闈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
知。即道非有道不可說不可能到道。○翼註曰。憾是不
滿足意。不單是怨望也。註云。覆載生成之偏。如天職生
覆。不能成地職成載不能覆。○言見此以天地之常
言也。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如雨暘寒暑而寒
者人過發自人道開之也。況天地之大也。只作怨
字說這前一意。○又曰。不可說天地聖人只是為

耳。○又曰。不是君子語大語小。只是以君子之道之大
者言之。以君子之道之小者言之。○又曰。二天下字。以
物言。天地萬物皆是物也。○蔡虛齋曰。凡物以彼載
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為句二。故可載可破
也。而道則其體無載。無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
者皆道也。又安得而載之破之。○聖人也盡不得。天地
也盡不得。是盡其大。而其大無外。莫能載也。愚不肖所
知所能。是盡其小。而其小無內。莫能破也。○此章所謂
大。即後所謂洋洋。所謂大經大化也。即前所謂中。所謂
天命之性也。此所謂小。即後所謂優優。所謂小德川
流也。即前所謂和。所謂率性之道也。萬物統體一
太極。小是萬物各具一太極。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

隱大全雲峰胡氏及蒙引皆以隱為天命之性費為率性之道此未足存疑不主其說朱子語類亦嘗辨之矣不當以中為隱以和為費

鳶飛戾天節　蒙引註云化育流行者鳶魚卽化育之一物鳶飛魚躍卽化育流行之一機○又曰註云活潑潑地者活字是活動意又是自然意謂使鳶不飛魚不躍是化機有礙也使有心於飛而後飛有心於躍而後躍是亦情意所為不謂之化機自然歸於自息亦非活也[illegible]○鳶魚之飛躍氣也當飛當躍者道也是隨事物皆可見道不可泥在鳶魚上林次崖嘗推言之饒氏謂以人來說也說不得以物來說也[illegible]方氏提起之說明白○章何以鳶飛魚躍為道之用而或問必兼體用言之者此體用字當分屬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與首節費用之廣隱體之微體用字不同○或問中所謂程子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說史氏伯璿及存疑看得明白朱子舊說新說並非二意蛟峰方氏說看

造端乎夫婦節　蒙引註曰末節註云結上文新說欲作君子體道之功說人差○今註又曰端字對全字有造字對察字有造端造化造字○造端一字雖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收拾到實地之意然此節結上文只重道無所不在之意不可[illegible]說○此察字卽上下察之察但彼合大小言此專就大處言微不同○丘毛伯曰說個造端乎夫婦則愚不肖皆可與得所以人不必求道於聖人之所不[illegible]其夫婦知能之事則日用中有聖人有天地在分明將費隱結[illegible]在人身上及其至乃推而至之不是說察天地為至也須辨○徐自溟曰道無端特以其端於夫婦身上者言之道無[illegible]從其所造者言之[illegible]○[illegible]天地大夫婦也夫婦小天地也○[illegible]以有為端以[illegible]為用以一為端○[illegible]家有欲將本節作君子體道之功者非也下數章方說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此章則皆說道體耳

道不遠人章[illegible]章承上章言道無[illegible]費恐人以[illegible]道不遠人衆[illegible]曰道不遠人何是一章之綱下[illegible]是解說[illegible]何然[illegible]是又在道不遠人一句[illegible]日用常行之[illegible]何無為遠難行之事若[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而遠便非所以為道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illegible]伐柯以下何取張子正蒙之言分三節各自[illegible]一節相承而在遠道不遠一句而伐柯一節則為忠恕發端在未能一節則[illegible]忠恕之事[illegible]道理則忠恕子臣弟友皆相貫通但夫子[illegible]之意一則以治人一則以愛人一則責己言之每節各言[illegible]不當牽合故大全史伯璿氏及饒氏說皆依章句截然看三事看學者不當[illegible]說而章句[illegible]最善目錄[illegible]子[illegible]人[illegible]一時之言子思撮合成[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則須深得章旨[illegible]中庸中有遠道不遠一句而伐柯一節則

爲忠恕發端丘未能一節則詳言忠恕之事也二節相承總是申明首節之意夫子喫緊敎人處在忠恕二字上○附 孫淮海曰道不遠人言道卽在當人之身也人之爲道而遠人是不以其在當人之身之道自治其當人之身身與道二故不可以爲道也伐柯之詩正見其道不遠人人不可遠人以爲道唯在以當人之道自治當人之身改其不合於道以止於道也道者何忠恕是也忠恕者何施諸己二句是也施諸己 云云 者何求子以盡事父之道 云云 是也求子臣弟友之道者言信行謹只求造於篤實之地是也盡道不外於忠恕盡忠恕不外於子臣弟友盡子臣弟友不外於言行篤實可見中庸之道卽日用常行之道雖率其性之自然卽無性

而非道矣

道不遠人節 王觀濤曰爲道遠人不是遠別人卽自遠其與人同然者耳如索隱行怪是也○與因之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二句非旣由意正見爲道須不遠耳要認

伐柯伐柯節 大抵此章言治人則以人與則言言愛人則以忠恕言言責己則以庸德庸言總是一理彼此互見耳忠恕卽是庸德庸言卽是忠恕但治人愛人責己則須還他三件者宋欲淺說下則謬矣○伐柯三節章旨以治人愛人責己分看段落了然鐵板難動然唯雲峰胡氏及淺說上之而史氏伯璿及賀評亦合註各有條戈之說但不可從○蒙引斷亦有條戈之意然其意只是要以忠恕貫來嘗謂治人愛人責己之名

目不可用也與註似亦不相背但其言則自以爲條戈者此不可解也其說附後○附蒙引曰此章朱子分三節各一意朱子若先入於張子之言乎恐張子之言未必盡是子思之意也言忠恕貫天下之道其於上下文之意有無不該非但指治人一節而已也如大學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一節亦忠恕之事矣又然而子曰云蓋賢之於異端拒其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後人須從孟之邪待之恕故人須要進之可及則以人治人一節亦爲忠恕之事矣○質計曰猶以爲遠下節云若人之則卽在人之身乃與不遠矣故君子云云○以人治人若深

言之則盡夫施與人所不能及亦不可責其人之道然此章固上言道不可離此說人身來則其人之道不得併指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及夫婦以衆人所能知能行爲但所謂衆人亦不是庸衆之衆史氏伯璿有得曰只此說不是○以人之人卽是庸德庸言○製註曰治人說教人說其人能改卽止不治不是姑息是道本不容有加也○困學錄曰止之者非不教也其所教者不過率其固有之教知所謂擴充所謂俾勿壞耳

忠恕違道不遠節 張彥陵曰違者辭人之詞非違畔之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欲而施之於人皆是推己也史氏此說只是但此節只說所不欲者是擧此見彼耳史氏欲以此節爲所不欲下節爲施所欲則恐不然

○張令言曰施諸己二句只是恕言曰忠恕之事蓋無
忠做恕不出也蒙引以不願爲忠未足只當依恕上看
出忠意○朱子曰忠恕二字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
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吳因之曰施諸己而不願二
句須對首節不遠人意思看忠乃是不待更尋別處無
所○不當以施於人者爲遠及爲己爲不遠不願勿施
總是不遠人以爲道之故以爲人全責其之意猶若
說叢蒲曰錢[illegible]曰人可以言愛己乃可以言愛人
有之方欲做而勸人仮可以言欲然而勸人可乎○按
蒲說伸朱子無忠做恕不出之意愚意更欲剖一解曰
吾方欲而欲做而勸能者之亦欲可乎此意亦不可不
知。

君子之道四焉 吳因之曰中庸乎子臣弟友論此處全
要見得所求乎人者皆是求之以彝倫日用之當盡此
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所當然也○何極
要緊認得來所求乎子以事父數句即所謂不欲勿
施皆是要恕見忠但一十愛人言一十責己○饒氏以
不願勿施爲恕之事所求乎子以事父等爲忠之事謬
矣○又事父數句就所欲而言所不欲不願勿施就所
不欲而言所欲總是一樣面一十愛人言一十責己言
史氏以不願勿施爲所不欲事父數句爲所欲亦謬也
○翼註曰先施之是施之也如用脈相照消息相規之
類○翼註曰行謹勿十分論透恐犯下 何以樂大齋
翼註曰謹者擇其可候是子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

言者爲道難可言但使不能行而徒言則不可也其實
不是務要擇其可者言之乃是務要敗其不可者不言
也下敢字忽方切謂字 吳因之曰行然後知不足謂
然後知有餘不足有餘不可言有只是他心上見得
如此愈行愈見有不足愈言愈見有餘[illegible]以爲不
足自以爲有餘故發勉[illegible]不足無[illegible] 何是言自行
愈進愈無窮盡○翼註曰[illegible]言者[illegible]得言[illegible]分中有一
分未盡亦是不足○總忠常言[illegible]不敢字是何等警
惕何等敬畏者行之[illegible]其他[illegible]便壞了○黃貞父
曰不敢即有言戒懼意○翼註曰言顧行○何是承
上文意而衍之非又深一步說然玩一顧字還是以用
工言不以成功言顧字是照管之意謂之[illegible]則是其

言也就統照顧其行而惟恐其不能行之力則是其行
也就統照顧其言而惟恐其不逮所以謂得言行相
[illegible]顧行而顧[illegible]不[illegible]行顧言而無不逮則慥慥成功矣
父○吳因之曰[illegible]行[illegible]則是盛德皆已化爲篤
行[illegible]而[illegible]論是[illegible]人下之篤實也故曰慥慥
[illegible]體[illegible]也只承[illegible]來[illegible]君子皆不
下[illegible]而成篤實之[illegible]又何以[illegible]行[illegible]爲[illegible]翼註
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不看[illegible]子臣弟友人人可[illegible]說皆
[illegible]人了自己之子臣弟友[illegible]不是泛說只[illegible]子當本當
爲者而有[illegible]人[illegible]用[illegible]之於[illegible]
之於[illegible]皆有[illegible]其[illegible]下有[illegible]之道[illegible]有
謂是孔子自[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慥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不

應人了自己而自勉矣今當自盡自修德之行以下爲正
言君子之道謂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而自勉
之意在言外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總旨　蒙註曰此章首節爲綱下三
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證之通篇重位字固矣而末節
身字亦重蓋身之所居爲位反是爲外位不能無得失
二境俱反求諸身要看身無失則自得的自字正己的
己字俱是此的身字

君子素其位而行節　首一段從言而不遠於子臣弟友而
子臣弟友各有所處之位也素位即是庸德庸言以見在而素
此是實踐庸與行字亦要與命字相照學問工夫要在身
世中居就着只有一個名理把世故一切行之安行便非
分地受用處出　行字正見分內當為事原無可推
諉處推得工夫去從外而素位者不願外○蒙註曰行
字是以位盡道不是將其處身○游氏即其位而道行
乎其中一句是交而又曰若其素然也則亦行素作素
來之素矣說○是因之曰素位而行似以事言而心
亦在其中不願乎外似以心言而事亦在其中○蒙註
曰願字不但將來少有動念即是○又曰外字是個
外願與如不得思得小得思大既得思得守已失思復
得之類皆是不但逆境有願即順境亦有願外者○張
彥陵曰若外字同得不破就是位以外一切無營運而
位以內所行者事無不與位合道皆不與位離皆外也

皆願也○附吳因之曰君子素位而行盡矣何故又有
不願乎外一句說者只作一正一反看者謂素位而行
盡了說到願外處直是從收殺人之心於利欲者無
論矣亦儘有在其分中做工夫者於何不肯做一種素
位學問只爲他向內外關頭認得到了凡言外者未有
不從而來之推而遠之皆得卸卻命之所不載曰外道
德樂之所不及曰外也有其反覆者比之人其於內外
看一之限亦知誠究然也知是貧賤利之爲外逐物就
榮之爲徇外而不知捨卻見在規畫之外苟有見在仁
義道德皆外也境界之事業也而之計畫而其為之當其
時皆外也當一時之時何等道學之氣象處廟堂
之上而想想得似不能言之故皆願外也推此字
彼此後內因素位之學聖人打出一外字與素字對
由在此綠之不可其因而卻著之不可同器而藏何
自際成若一正一反知便是發見說話○按即依因之
說亦仍是　反　正○又按但知貧賤貨利之爲外一
接此還在素位內已包得本文不願外自當指利害
行說以為與下一節意合
又一節言位　存當貴　節詳分貼素位不願乎外上兩
蒙引尚不能無採人之意也附錄○附蒙引曰素富貴
行乎富貴兩條章句分貼素位而行與不願乎外不知
亦是互思之意故今在何人不自得一句另是人不
願其外之意看見已而不求於人一句又另說人素其
位而行之道今於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言又斷分析二

意矣至於所引射有似乎君子云云似爲雖於分貼而
朱子亦自不奈何矣此與道不遠人章分三節處後學
尚未得胸中洒然○張彥陵曰無入不自得句卽在素
位而行內了但未曾剔出心泰之意故又著此句以足
其意○四個行字可味是盡其居位之道意若只說是
順其所遇是古逸士非君子中庸○人原一位自有一
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
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誠得此意則雖勤惕
厲亦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道逍遙閒曠任運自然則孔孟
老莊何異○黄貞甫曰無入不自得非正說素位只就
素位處形容他胸中無惱的心景○賓合註曰自得
謂瘁窮通變故驅我之人君子不落一不入之心境

安我我亦安境所入皆爲魚飛魚躍之真機○賓註曰自
得二字亦要刻畫精明蓋凡人處逆境而失志亡焉因
失其得卽處順境而得意生焉亦自相於外而非自得
自得猶云自家得自家也詞非戚戚亦非欣欣

在上位節　君子曰吾在上位則下卽外也彼雖有權承
之責而其順我逆我我不與其事況逾越於常度之外
而以陵爲乎故不特居高履盛守不亢之風而一凡分
可以先人權可以制人未嘗因勢之得便而少肆恣睢
矣其在下位則上卽外也彼雖有管轄之權而其撫我
虐我我莫必其意況弊繫於常分之外而以援爲乎故
不特居卑處約守不阿之節而一凡分所不得輒攢附
不得道者本管以情之難制而曲爲依附矣 [illegible]

上位與何相如○賓合註曰陵者有下[illegible]之意援者有趨
利附勢之意○張彥陵曰正己二字要[illegible]己原無不
正正己云者只是完己之分內事[illegible]己原無
不正正己云者完己之分內事有上下者己之遇則隨
遇以盡之[illegible]之本而不得
則怨生矣故無怨[illegible]多作上不
怨下下不怨上說[illegible]○賓合註
曰正己何是[illegible]之法耳爲
陵援之心[illegible]
己而不求於人[illegible]
說个不[illegible]
命之皆是[illegible]

不求於不[illegible]
故君子節[illegible]
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已故[illegible]
行險[illegible]
妙[illegible]

坦途故謂之易舍己而他求便自家沒了把柄陷地坑
塹僥倖得猶謂之險可見君子素位之行只一正己盡
之矣故復引射之反求以見似之間君子正己如之何
只是完人命率性之理自滿各循德而已○叢合士曰
重君子一邊下句輕不可平對

射有似乎君子節　此因上言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而孔子之言以明之也亦因射之有似乎君子以示君子正鵠之反
求諸其身人只求之於身之中是君子所謂素位也不求諸
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君子盡道之實體[illegible]而
窮其究當從子思[illegible]說[illegible]合之之方
得引用[illegible]孔子日中[illegible]說子思曰氣方
可收到本而不願而已

辟如行遠必自邇節　此言[illegible]道之序[illegible]不遠
人章子此節[illegible]爲緊[illegible]高遠又[illegible]是故開
者[illegible]高遠合道人當因[illegible]遠說歸天字
則已可矣然曰人謂其自未能皆人之所當由也故又
說得行當則分明了矣然曰從卑高而遠邇當位之所有
也故其當又分得自邇自卑則分明了矣合有當會子思
[illegible]人之意何等謂當之語雙[illegible]曰子思說用
之來高遠一高遠而總邇卑過處殊分階級以破其惑使
學道者有所循而入其實道一而已實有邇高卑
之殊哉○玩從章總之云其前[illegible]之小者言。
則知亂章高卑遠邇但當作[illegible]說人如[illegible]
皆卑邇也人[illegible]人所不能[illegible]高遠也[illegible]

遠即是卑邇使是高遠高遠即寓於卑邇之中卑
邇之外無有高遠之道其說可通[illegible]以高遠
作聽看了殊謬○須知此章高遠字兼不高以天地聖
人所不能盡者爲高遠此[illegible]說個位字而位之
內有高卑遠邇之不同[illegible]高遠只
是位內之高遠不必說到[illegible]人所不能盡也

辟如行遠必自邇節　[illegible]不可就作道爲之
方仍作道理看[illegible]大全[illegible]作遠說。
但不如此解存從先近[illegible]是說○
作道理便無遠邇高卑[illegible]人之所見而有不同說得極
明白只是[illegible]高卑[illegible]高之說
乃是謂行遠只自邇[illegible]高卑處移之也了

顯而目下有邇處[illegible]所以合高
○按[illegible]條[illegible]君子之道事於卑邇
非爲行遠登高[illegible]說

妻子好合節　此詩本[illegible]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
既翕而後可也[illegible]兄弟既翕宜室家[illegible]妻帑者
也言兄弟及妻子[illegible]以見兄弟之[illegible]子對
之兄弟既翕和而[illegible]室家矣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則是[illegible]此章取義也

父母其順矣乎　[illegible]高行與先
於[illegible]人子。
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之[illegible]順也○李[illegible]曰

此言邇之可遠亦邇之即遠卑之可高亦卑之即高○
許敬菴曰和妻子宜兄弟以致父母之順非由宴昵
情愛之私而得之也脩身刑家謂子默感一神之所為
故繼言鬼神之德人心之鬼神與天地之鬼神非有二
也君子達於鬼神之情狀而暗室屋漏不顯亦臨可與
語庸德之行矣○顧父母有兄弟和妻子皆庸德耳皆
素位中所當然君子道費之不可忽如此則庸德
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况欲求之高遠之乎故素位
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况欲求之素位之外哉
鬼神之為德章總旨　此章申右成字言道不遠人以下
三章因上言費隱而指其切近者以示人學求道者之
為於庸大也此章又因上言費隱而指其全體者以示
人恐求道者之徧於虛僞也故此章誠字乃一篇之歸
宿○費隱兼見流物之形上見道之無所不在鬼神章
是流物之氣機上見道之無所不在○蔡註曰首節嘆
鬼神之德之盛目以虛實言而止見其盛最重二節驗其
德因而實其體用之徵其後卒結其盛也
鬼神之為德節　此章鬼神與季路問事鬼神之鬼神不
同彼是專指天神地祇人鬼　此章是統言天地間氣
之靈處凡天地之春夏秋冬人身之晝寤動靜無非鬼
神何恐學者求鬼神於杳冥故引程子之言曰鬼神
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又恐有子之說未見鬼
神是陰陽之一氣故用張子之說着之又恐張子之說
未見一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故又以一氣貫之二

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鬼
神造化之迹迹字指能屈能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者
蓋氣[illegible]造化之迹指屈伸者言而以程子猶未精此說
有也有來程子但未說得　氣與良能耳○程張之分
別處吳氏程與張引得之難各自意然可兼用也○
蒙談曰不可指氣為鬼神而氣之中有鬼神存焉○鬼
神有對待屈伸　其前對待之中又有對待屈伸之中
又有屈伸又對待之中各自有屈伸屈伸之中各自有
對待○蒙引曰此言鬼神以往來屈伸者言流行之陰
陽也所謂陰精陽氣魂魄降乃是對待之陰陽非此
章之本旨從此亦不着來不是玩第二○朱子曰何以說非二
字便兼對待在內○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靈處然禁
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曰氣噓
吸出入者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
者氣之神又曰口鼻嘘吸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
然言[illegible]可[illegible]見氣之靈鬼不謂是氣之盛乎曰不然所
謂[illegible]魄者亦指形而內之氣言非指形而也蓋統言
之則口鼻之嘘吸與夫耳目之形而之內者皆氣也分言之
則口鼻之嘘吸屬[illegible]而耳目之精屬[illegible]形而之內者但謂之形而
實外以見內也○又註曰[illegible]鬼神之[illegible]其是鬼
神之為鬼神最妙○大全朱子曰[illegible]鬼神實
然之理實然二字不[illegible]曰鬼神之德所以為者
誠以其誠[illegible]不可用實然之[illegible]○若依舊
[illegible]可用[illegible]後○附[illegible]曰此[illegible]依新[illegible]誠字即在德

字內不以誠作所以蔽說○侯氏以鬼神爲形而下鬼
神之德爲形而上非也蓋處在下節體物而不可遺了○鬼
○或問既極貶侯氏之說而大全又有朱子之說曰鬼
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想亦
是未定之論饒氏取之謬也○黃氏洵饒云中庸只全
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
盛非也愚謂之盛亦兼以理言以其無過不及故曰至
以其無所不在故曰盛○章句性情二字亦兼理氣而
言

視之而弗見節　此節依蒙引存疑看當重在末何而賽
合註觀之必兼　何始是盛時說只重末句非也朱註
無此解此是說者之謬豈言亦然未看說是當從其定

○大全朱子曰其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
而後有是物蒙引謂鬼神與物當稍有先後之別此非
不有也何之朱子論鬼神而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
必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只或問亦與蒙
引同○張子蒙曰終始字非當生死字看凡物呼吸喘
息聰明變化晝夜代謝生死皆是也○饒云只終始字
不可專作生死字看生死字只說得人與禽獸草木還
說不盡且如日月來去是物日月來去之來是物之始
其往是物之終日月來去中之靈氣便是鬼神又如人
之一身語默動靜亦是物亦有終始其語而動者是氣
聚是神其默而靜者是氣散是鬼推之萬物皆然○又
曰體物之終始不是只體終始兩頭不體中間謂自始

至終皆體也作文宜串不宜分○蒙引曰不可遺是
物不能離鬼神勿言鬼神不能離物○或問曰鬼神
兼性情功效之可見凡性情功效之可見者○其性情
功效也只有體物而不可遺一句便見○或問必合體
不見聽不聞猶見其德非也在此只推兼費隱說當字
乃帶言之仍重在費大抵費隱之義在第十二章本並
言○自不遠人以下八章皆重於費至下半部言天道
人道乃兼言而重於隱至於下學上達之義也○
使天下之人節　自體物不遺以上所言鬼神之德此曰使
天下之人以下方是說無所不在之理而中說出所當
祭之鬼神言之此則是人所當祭之理耳也○許白雲
曰言在上又在左右皆以言鬼神之是或在上或在

左右恍惚無定之意○蒙引曰有朱子鬼神體物是鬼神
即在物中此承祭之鬼神言是因物爲形者而人心
自有鬼神耳故相感通○又曰使天下之人三句是鬼
神能使人畏敬奉承也○洋洋句是見鬼神發見昭著
說此節體物之一證不是只見上體物○又曰發全係
上句不可只辯誠敬如此故言洋洋如在其上如此此是
承人敬鬼神了說不重人敬鬼神只重鬼神自發見昭
著接上句洋洋乎只用彷彿一字○蒙合註曰進齊明
盛服亦是論鬼神之不可遺處
詩曰神之格思節　蒙合此引神之節說者但就此是引詩爲
證此之說愚謂朱註並不作此解此是當就合發之說蓋
此引詩只重鬼神之德之盛句觀之上節一句只其盛使

天下節是即祭祀以驗其誠若以此章引詩是說祭祀
節然則章旨豈重祭祀乎[illegible]只是
一意神之格思三句與上文洞開只以此為驗
以詩詞為證格思是體物也若可度思便有可遺矣格
思而不可度正是體物不遺處不可射思何不取其看
書當以朱子語錄何人令[illegible]朱子[illegible]只天
日明及爾出王及爾游衍[illegible]體物不遺其
至於其有不可得而測度者只[illegible]惕然忽之
間檢察不周以得罪於人[illegible]不敢哉
大全北溪陳氏曰[illegible]其之理而
鬼神無不在者則是體物不遺於此見可見矣不可不[illegible]
修祭祀為是○按北溪[illegible]大全無之今從蒙合

註曰洞可射思何不[illegible]是[illegible]何[illegible]如上節
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使人不見其不遺則可○樂
天齋盛註曰不可度[illegible]洋洋如在也則可略上齋
明承祭也○按此亦[illegible]相似耳不可使即是[illegible]節
○蒙引曰誠可旨在俯在關字之下是格於幽獨之中
也○但以為不重慎獨耳
人最之的節　本節依蒙引因之則是申說其[illegible]不是推
原其所以盛依或問大全家引[illegible]蒙合[illegible]則是
推原其所以盛不是發明前後先進[illegible]
看之字亦云不見之只不聞之[illegible]
蒙合註曰夫微節微字只承不見不聞[illegible]作[illegible]字
下文所謂不可揜即[illegible]也人皆謂不見不聞何其微而

由所不見不聞體物而不遺何如此夫[illegible]著而不可揜
如此大○就指不可揜說謂誠之不可揜乃如此也不是
贊詞○又曰誠字時說俱只鬼神不於誠又[illegible]誠為鬼
神之德如此則誰[illegible]解了[illegible]所謂誠只是實有此鬼
神之理也○又曰前此謂誠字只是錄上文齊明盛服
誠之在也洋洋如在誠之[illegible]也故曰誠之不可揜即所
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又新說誠之不可揜非專言鬼
神也是借鬼神而泛言天下之微而顯者只是個誠不
可揜如此此等說俱[illegible]○蒙引曰不可揜即
顯也新說誠即微也有來誠與微字又不同[illegible]所謂誠
者亦即此不可見不可聞耳○姚承庵曰誠與鬼神非
有二也[illegible]有二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

○凡物之[illegible]於[illegible]質者[illegible]亦終於微而不能顯也
若乃鬼神之[illegible]則實也當其合也理之實
有是合也故氣與之俱合而其始爲不可揜當其散也
理之實有是散也故氣與之俱散而其終爲不可揜如
此大[illegible]按前四節言鬼神之無不在即
是言道之無不在章句雖此就陰陽言而所指則道也
末節乃歸結於誠[illegible]大鬼神不見不聞體微也而乃體
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以其實有此理其
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合也無形與
聲耳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是散特其散也
不可得而見聞耳此其所以能始終乎萬物而不可揜
也鬼神體物[illegible]體鬼神人今蒙引存疑皆[illegible]前節鬼神

之德末以誠言此節乃推原其所以盛則諸家以鬼
神之德即指誠言者誤○誠字有以實心實氣言者有
以實理言者以實心實氣言者則當訓曰誠實也以實
理言者則當訓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是二項此章
前四節似俱說氣之無所不在則末節歸結到誠上只
當云誠實也何乃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者蓋前四
節雖似說氣之無所不在而理之無所不在自在其中
吳氏程之說甚明□□□中在理上則末節歸結到誠
上正當云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矣○□峰曰鬼神者造
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此說不是造化
陰陽之理未是□實有是理乃是誠○又曰□□誠字
俗講云其合也實有是合其散也實有是散大泛如此

說實有是此說亦可謂□說□誠字□□□合也實
理之通其散也實理之復□□此□□是□□何亦
只云陰陽合散無非實者何也蓋上文□合□散原兼
理在內則此節只云合散之實亦不妨○按以實心
實氣言者亦可云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余初謂有但此
章則兼實理言耳□子十月初一日
舜其大孝也與章總旨　此章同下一章皆是由庸行之
常推之以至其極乃贊之大者而此章則就舜之□人
者以見其大也不是□□□□□□□□其得如此
亦不過究得一箇孝字推之古今不常有之事皆是孝中所
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盡○此章依淺說四第一
第一第五節俱就舜說明第三第四節泛說依蒙引與

許及劉上玉說則自第二節以下俱是說舜步步在言
內而實步步在言外吾從淺說○從蒙引是○劉上玉
曰首節德福不說次節以德得福側說按上玉說與淺
說合最是凡諸家欲於首節即重德為聖人句者非是
○近呂用晦云大德二字只是大孝替身耳此說雖似
直捷然先正無如此解者不知用晦何所本也愚不敢
附會但此章是從庸行之常看道之費處原未須歸到
孝上看但發德之得大說卻孝字亦具中庸大旨○說
叢蒿目儒曰舜之深而有武之□而有周公之相而君
自不是守內皆事而聖人未嘗避之而不為則知道本
無奇亦本無庸怪而不得不然者亦庸所以子思將
聖人幾件奇事都作孝看○言孝而必兼說福似若人

之所難而專重於德則人人可以自盡此夫子意也
舜其大孝也與節　蒙註首節大孝若非常之業蒙引
此句解得精蓋夫子極讚大舜不是說人人如舜只是
贊其為天下古今不常有耳然亦不過完得庸德分量
德為聖人兩句正其大孝處何何有過乎自身意○又
曰此保之只是保常饗之謂不是為天子與武王不同
○德為聖人其與觀之大何如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其尊觀饗觀與觀之人何如
故大德節　許敬菴曰聖人非教人徼福者而孝又人子
所自致何藉於福而以必得必然夫正辨其可必之以德
則福亦所自求耳○大德即聖人之德位即天子之位
祿即富有四海之祿名即顯下文所無然上文亦含得

享保群此節所無然此節亦含得○樂天齋劉評曰名壽俱天子身上說若不切聖人天子便非是○胡蒙引曰此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尋句以證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

故天之生物節　劉註曰此與下節一倚一游俱輕看○又曰此二節又俱不可抹卻意蓋直至本節方見出○張彥陵曰物字兼動植說○王宇泰曰人之化育只是一例施去那有心厚薄於其間只是物有承受得的承受不得的天只因物付物因字最妙蓋理有物不在天也○篤字含下培覆二意蒙引說得好蓋此節意雖重在培上然題面自當兼說也與詩不是附後○培覆之理蒙引以方以類聚言大全朱子以氣之附著言不同然可兼用○附劉註曰篤厚也雖含下培覆二意而實重培也蓋培是厚覆非厚也意若曰因其材而從厚之不棄厚之可知○附劉上禾謂多之節承上二節出天字若曰凡此皆天意也其說亦本嘉合詩然有來第二節已含得天字意不必如此說

嘉樂君子節　劉註曰嘉樂二字止是可嘉可樂處民在野者人在朝者○按二字當依嘉合詩作一句受祿二句據劉註曰保佑命申正是受祿處申即保佑命之不已也然據詩傳云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則三句自當作三層看有來當是已然方然未然之分○又按保佑之佑助之意命之此句內又是三層東陽許氏遺了命字不是

故大德者必受命節　受命即尊為天子也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在其中○蕭思白曰必受命不必於命而必於受命者也而但人安以顧天意責將聖人固必之旨作一種疑案不知聖人之所謂祿位名壽者論理而不必論數也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節　經旨　蒙引曰此節思引夫子論文武周公之事以明道之大[illegible]有文王時可以無憂而不憂時非不足武周時可以有為而有為而非有餘蓋文王以其時為中武周以有為為中無非道之所在也○又曰蒙引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分明當一節不看絕是言文武周公之事皆道之所在所以明道之費也新說欲單重文王[illegible]謂文王以有子之孫而無憂下言其善述如纘先緒成先德俱是子述之事而文王之所以無憂也此說假屬林摻非此章本旨切不可從若題目在子述之出題則隨題立意不妨○說叢蒂曰錄曰文王之時宜無憂而無憂便是文王之時中武王之時宜征誅而征誅便是武王之時中周公之時宜制作而制作便是周公之時中本文因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分明指出個文王之時曰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分明指出個武王之時至末節首貫一句武王末受命便見周公之不得不然處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節　衷合訂曰首何稱下正詳之。
一劉註曰王季二句只言父賢子聖不可包下作述。曰
父作之者非美其父作也言其不必有所作也曰子述
之者非羨其子述也言其不必有所述也○乘因之曰
無憂只以所遇之隆而得無憂文王但一平等人耳何
謂中庸之道蒙引云文王以王季為父而[illegible]則所作
者與其積功累仁之所以[illegible]所述之所以述者
莫非[illegible]述之事[illegible]已是[illegible]有作為
又說[illegible]於[illegible]中庸之道[illegible]指是○
按因之所引蒙引[illegible]今[illegible]之故未錄
於大全○衷合訂曰文王無憂聖人[illegible]得如大舜有賢父
自家　亦欠徵信[illegible]不若后有聖子自家一此失錯便

不足以形飾況既曰父作之有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
既曰子述之有文王必有所以開之者此處何得無憂。
謂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將字面看見謂文王能之
而他人不與也○按衷合訂此說倒首句是文王對於
子孫為父言有憂而反無憂之意與因之所引蒙引之
說及其前所謂有為無為之說不同然此說亦妙當並
存之以俟再定也○按其無為處正是所以開之承之
之處也說未嘗不合辛丑六月初四○說盡衰了見
得蔡氏以文王為父聖父也以繼仲為子賢子也皆得
便無憂哉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節　劉註曰遏至戎衣何
嘗不以[illegible]纘緒也未不與於有天下也奈何[illegible]必日詰

不得不伐於是一戎衣而有天下如此一轉方妥切不
可以一戎衣以下作纘緒之實便於太王王季文王臣
節有礙○又曰摘詞中力於纘緒二字只是[illegible]世而為
諸侯其與[illegible]之不同只說總理然以緒字作侯位
字看未妥[illegible]緒字非只指侯位也乃指欲[illegible]積功累仁
之事[illegible]不是[illegible]功累仁以開天下[illegible]之何○
又曰有天下只是既[illegible]何一字見不
勞[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不
失字要[illegible]失之矣。
然天下皆[illegible]天下之心故
顯名不失[illegible]因之曰尊為天子四句
須看[illegible]別人[illegible]此則[illegible]武

之人有作為意各有所主也
武王末受命節　武王末受命何當補說文王故淺說講
此處[illegible]文王以服事殷於武王處何受命
於[illegible]又[illegible]為周公於是云云。嚴[illegible]劉諸衷合註俱
[illegible]不必○[illegible]文武之德德字不作心字為是。
[illegible]未文其[illegible]中亦[illegible]以心字解之若用心字於文
[illegible]之德[illegible]於以[illegible]其先而
文[illegible]天下乃所以寄之者制作也文武時制作未
備[illegible]大備制作成文武之德[illegible]按[illegible]
註[illegible]作[illegible]亦不妨。
聖人之心與理[illegible]合一也[illegible]述[illegible]則於文上
[illegible]節亦無何[illegible]成文武之德[illegible]此而測領。

追王上祀。何成其孝。先之德也。此時尚未成其孝治之德。也○又曰。自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矣。目上祀則追王不及矣○徐儆弦曰。聖人制禮甚嚴。不得於大王王季有號有無。論則禮殺於文王。為王迹之所由起與大統之所由基者不同。先公有號有無論則下及於大王王季。蓋由近而功德大者。由遠而功德次者有人制。此可見禮制之盡善處○翼曰。之字指禮也。字者指天子之禮。禮字兒下來○實合註曰。此禮謂追王上祀之禮。○按二說俱通。並存之以俟論定○張彥陵曰。父為大夫八句。要見祭禮之稱。而只是禮形之大祭不中。期之喪以下。又做祭禮之意而言之。重父母是以期喪不中者。用死者之爵。是貽死者以安。祭用生者之祿。是伸生者之情○又曰。期之喪二句。是說不能其一句之喪因何是貴不敢降○翼註曰。期之喪二句可發達三年之喪二句勿發達。末一句正明其所以然也○三年之喪。本不止於父母。卞只云父母者。以父母統之也。味子謂只十父母。未服及他喪。引諸父母二字最中。俱未是。又有謂期喪三年不中。只重父母是。但未見者父母之喪則是泉殿已然。豈周公始制耶。故往不當專重父母邊也。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總旨　此章就武王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達孝二字是眼目。二節述事之實也。春秋二節。即所制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郊社節合事帝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盡倫盡制。總見

孝中事則總是通上下。可見道無限量○錢吉士曰。通章以達孝為主。而各節俱見其達孝。不可以各節另作一意○黃貞甫曰。此章所言達孝。全在禮中精神道精與天地祖宗通處。只是春秋二節所舉祭祀之禮義。特其迹焉而已。但按迹可以見心。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節　依註達字兼繼緒追王說○實合註曰。達孝猶言通喪。通謂之孝。且引達尊為證。其明白時說達孝。行達之天下說。又作通稱說。俱未得旨○實合註曰。孟子稱舜大孝。論達孝是謂天下所通稱之孝。亦不必說有人稱他。天地間只有天理是人心所同。武王制作禮在天地上。是為人心所同然而無纖毫可非議也。無人得非議他。說他見得一家是為一家所稱的孝。在一國天下則為一國天下所稱的孝矣。不是稱達孝。

夫孝者節　實合註曰。志事只是一件。自心所欲為曰志。自事所當為曰事○張彥陵曰。志事相因。下文通是述事。而繼志在其中○孔此以繼志屬武王。述事屬周公。大謬。予初讀[illegible]

有道所當志者雖先人後起不能易也於是以不繼繼之乃善於繼也先人所已爲者謂事有不必先人有是事而據今日之所有道所當事者雖先人後起不能易也於是以不述述之乃善於述也

春秋節　四書說曰春秋節要見有通上下意祖廟雖有隆殺宗器雖有輕重裳衣雖有等差時食雖有多寡而皆使之得以自盡也下節倣此○註適士二　有來適士只是諸侯之上士若天子之上士則受地視子男而廟亦當例此矣東陽許氏以適士爲天子之元士蒙士又引祭法註曰適士天子之中下士及諸侯之上士恐俱不是○吳氏　○六　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看來有廟便當有主　古者大夫士亦不應無主不知吳氏何所本也○蒙引曰此一節亦言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上節是事神之禮下節是待下之禮而待下之禮亦所以爲事神之本不可少也諸說紛紛或分配備從周或分時祭祫祭或分通於上下俱不可從○章句明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黄氏洵饒乃謂下文指上一節下文言禮上因之遂謂春秋以下只主天子不兼上下言此大謬也存疑亦從之　蒙引札静齋實合註又謂此兩節俱就天子之禮言而通於上下之意當於言外補之亦不是○今按以下亦不是以之繫繼述只從其禮制之大者言　春秋　節即註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　黄氏洵饒謂下文指上節下文言此是也明季體察以敬其所尊爲通乎上　屬春秋節以愛其所親爲通乎下屬昭穆節亦非蓋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　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爲敬所尊通乎下爲愛所親則泥矣又或以上節爲禮備下節爲義周或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祫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禮下節是待下之禮總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　可稱祖亦可稱宗

宗廟之禮節　蒙引曰此與上節是　時事通文但云斯時也又有宗廟所列之禮云　云○宗廟之禮禮字專指序立之禮不言指祭禮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有宗祝有司之事者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　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兩考以左右爲別也爵有貴賤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以辨賢何不人[illegible]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所以貴其　事其材能欲用人不論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旅酬下爲上註若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按儀禮是弟子先自舉觶以勸其長然非移其長礼則酒也逮賤之賤指甲幼言然不必是弟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齒非泛序齒淺說以當序昭穆之時昭與昭同時穆與穆同則論齒而爲燕於尚齒已之時則分昭穆以今齒向當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說則序昭穆　之時弟與兄有分別序昭穆與序齒是同一時之事序齒只是序昭穆之事序事旅酬是今日一時之事此兩節祫祭時祭皆如此○

賓合註曰旅酬不亦衆相酬只在各舉觶於其長○按
儀禮則下爲上是徹酒非酌酒也○仇滄柱曰按
旅酬一事意有只緣其大槩而大全所載諸氏說則節
大略前後次第不明今將通義所自云說全載於後許
氏曰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
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
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
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
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以及尸主兄弟
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
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將酌酒先自飲而酌
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者引導之意也旅衆也主人

衆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
而未飲兄弟弟子衆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
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亦先自
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
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酢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
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略也
酬上大夫下不可酬 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
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
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
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林氏有旅曰按依酌主人酬賓
賓奠觶不舉兄弟弟子獻長兄弟長兄弟亦奠觶不舉
然後賓取所奠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取奠觶酬賓其賓

觶長兄弟之觶原是主人所設之奠者其弟子所舉之
觶其弟子所舉之觶又在下文無[illegible]見何須[illegible]
氏之說頗有省文索引謂賓弟子衆[illegible]賓酬主
人者亦未及行到此耳林氏又云此題若依儀禮其次多
參差不一具學文序何[illegible]存[illegible]山之說爲[illegible]本下
司到氏俱本[illegible]
餘此以使[illegible]
賓者故[illegible]
上[illegible]有[illegible]賓以長兄弟爲主
兄人子之[illegible]皆長兄弟也○有二條出
折說其有[illegible]然未知其何所本姑存以俟考[illegible]
[illegible]○徐[illegible]是列已疑

以爲中大[illegible]以別[illegible]之義故
[illegible]其少者而[illegible]今[illegible]本條題[illegible]
上句[illegible]下句[illegible]諸侯兼時祭祫祭
以爲祭合分祀[illegible]亂之理也[illegible]
亦無人[illegible]成[illegible]定是祫[illegible]不然[illegible]何了
條便有點隱
發其位備 蒙引曰此所承上節曰[illegible]其爲孝也通文
六氏[illegible]祭祀[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述之[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中[illegible]其指
先王也[illegible]內[illegible]述[illegible]不必[illegible]
是文王志事此本[illegible]武[illegible]之孝[illegible]王文王
志○[illegible]所[illegible]是[illegible]志不

必○張彥陵曰敬其所尊二句本上三句言武周制爲此位禮樂所以敬所尊愛所親也○有疑看踐位三句極快矣到敬所尊二句却又不能歸一殊可悶也附後○踐其位主祭助祭之人皆踐其位也然此位即先王之位不專是周公設的位也是周公纘先王設此位也行其禮即祭時所行之禮然此即先王之禮不專是周公制的禮也是周公纘先王而制此禮也奏其樂即祭時所奏之樂也然即先王之樂不專是周公作的樂也是周公繼先王而作此樂也自常情觀之禮制出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時有是意矣但未受命而未及爲文王雖未必有是意然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也周公但繼其意思而制

作之耳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是指周公說言先王欲制此位此禮此樂以祭祀不過欲尊其祖考親其子孫皆無也今周公本其意思制爲此位此禮此樂使人踐之行之奏之以祭祀焉是其所尊者有以敬之所親者有以愛之矣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矣是孝之至極而無以加矣非達孝而何○樂大齋纘述日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孝之至也又總承事死二句先王雖死矣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之如事生先王雖亡矣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之如事存乎孝何達孝也○據此則思前所謂事死二句只申得敬所尊愛所親皆陳氏所謂事死如

生只是居喪時事不同始終也定宇黄氏十三月廿七○新安陳氏謂事死如生是居喪時事最明但此章只重祭祀此何假只帶說○上二節皆通上下言則此節踐行奏敬愛位禮樂所尊所親亦兼死生亦俱通上下言但五箇其字則指先王稍云先王所欲制之位禮樂先生所欲尊之祖考先王所欲親之子孫臣庶也章句云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此何當活看○曉村謂敬愛根於心所當然也纘述必本易俟而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于分義盡即是繼述之善此最說得好○孝之至也何則指人所言○黄日鈔曰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但如祖廟一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都自可行則都

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亦可爲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行於武周設哉○右第十九章見合祭丹六月初○增卜問說叢而得之頗益自信

郊社之禮所以郊之說有十分者有未合者有謂祭地只是附者　以十分者爲長余初取祭社之說未是雖朱子亦取祭社之說然未敢從　康七月二日潤通考定

奏了凡以上帝字皆無與耳故用上郊祭大祀其覆物之帝也社祭亦祀其載物之帝也不言后土非省文○依了凡則地亦可謂之帝依周之則地又只可謂之天此皆有精理但此處只當依謝不必如此○曉村謂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可中極明時文生出地統於天陰

純於陽之類殊爲可笑○大全朱子[illegible]五峰無北郊之說恐北郊不可謂無此蓋偶言耐而不及北郊耳通考吳氏澂之說最明○存疑以五峰之說張氏以爲見皮之祭名猶氏以爲漢儒之說未可從也[illegible]○雙峰謂上文是也上下之偏此節是說上下之分不是上文雖通上下而[illegible]以大夫之祭[illegible]則下[illegible]不嚴上下之分此節[illegible]不通上下之情只依蒙引作[illegible]其禮制爲是○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事天上帝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大后土宗廟之[illegible]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宗廟之。[illegible]月一禘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蒙合註曰上二段不甚重只起下[illegible]不可淺看足仁孝

之至者以他人言新說能到[illegible]說大全○蒙引陵因明乎二句亦不爲人能明之[illegible]只見得武周[illegible]義之弘遠也○說叢袁了凡曰[illegible]出於一齊[illegible]則彼便曉此者說覺[illegible]理[illegible]晚村謂禮達於治義[illegible]當於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於分[illegible]術也皆足破明[illegible]之說○大全譚氏一條及雙峰所謂治天下之本是蒙引誠無不備之說雙峰所謂治天下之經是蒙引理無不明之說○郊社禘嘗總是誠之[illegible]者宜由王氏又於其中分別難易此是停頓不[illegible]

哀公問政章總旨　[illegible]故爲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illegible]段之分兩段在不斷[illegible]大略言知人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兼君臣[illegible]

政字亦仍文武之政說乎此而節附而文武謂文武之政非他政之比乎為當不人道之政政如地道之敏樹然非泛稱大樹而已夫政也者蒲盧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作根爲精詳一遍其人不但[illegible]而后治乎要如此備人字存內作文方妙○按賽合詳亦本此蒙引有證從此說約俱于重人下前政之說似不足

故爲政在人節　顯[illegible]此節爲首一句是要有文武之臣下三句皆是要有文武之君不可[illegible]有[illegible]凡曰取人以身不但君不明無以知人縱知其賢而君身不正亦未有能用之者當有感召之機存[illegible]修身二句是一段綱領下文五達道三達德乃條目也○又曰君身不修則不明不公何以能取合故取人以身○資合[illegible]曰修者要無過不及悉協於中也○又曰修[illegible]令[illegible]論人上之人[illegible]其仁便是此意○修道以仁仁字兩山與氏新安陳氏新安倪氏俱以心之德言

仁者人也節　李毅頴曰仁非他也[illegible]即其身[illegible]爲仁者人也○張彥陵曰此節緊承上節[illegible]重[illegible]仁字由仁而行之得宜[illegible]有節文使是總[illegible]是人見人非血肉之軀[illegible]又曰親親父因爲大不對[illegible]民愛物對[illegible]分別事理須在心之制宜上[illegible]之若解[illegible]事物之宜[illegible]是義[illegible]比刪[illegible]字只當發見[illegible]有不[illegible]者見其出於

然不[illegible]安[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得[illegible]有[illegible]中而中出此等殺也○[illegible]凡[illegible]說仁以親親爲大[illegible]又從道[illegible]取人以身[illegible]大又[illegible]敬起聖人之[illegible]向亦有此疑[illegible]爲[illegible]家皆[illegible]等殺爲道故難明○[illegible]親[illegible]即是父母[illegible]故於下文事親亦[illegible]引以[illegible]大蓋者[illegible]與魯字不同[illegible]心之[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人也[illegible]親親之爲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仁[illegible]於仁不[illegible]仁[illegible]義[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義[illegible]字[illegible]義皆

有禮則此節以仁爲宗以義爲輔亦不當[illegible]在○禮所
生也何據人余宋子及蒙引存疑則等從遠而[illegible]援北
溪陳氏則[illegible]禮生於[illegible]殺據矣呼饒氏及[illegible]
殺生於禮從朱子及[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一本爲大賢非
故厚之也禮之[illegible]也爲九族爲小賢非故薄
之也體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親親尊賢皆仁之
實也尊賢者本仁之[illegible]也而禮又所以達仁之分也總
是脩身中事○張彥陵曰此節不重仁義禮字只重親
親尊賢等殺[illegible]則[illegible]曰大仁人親人無所不愛五
達道皆當以仁矣親親何獨爲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
罔極之恩也良心之發於此最爲親切君臣夫婦兄弟
朋友皆自此而推之此親親所以爲大仁以脩道者所

宜最先也○又曰[illegible]親不兼兄弟何也曰以道理及
上文[illegible]以事親觀之只當作父母說蓋觀無兩大又
孟子[illegible]事[illegible]事兄爲仁義之實則事親不兼事兄也問
既以事父母爲先後而次序則何如曰自父母而兄弟
自兄弟而夫婦自夫婦而君臣朋友也[illegible]曰君臣
大倫乃後於兄弟夫婦何也曰自家而國[illegible]當
先也又問既以親親爲事父母則下文[illegible]如何
可通曰此則說父母可及兄弟也[illegible]將[illegible]起下文
禮所生知人之[illegible]用謂行仁者必知[illegible]又得都先事
于然後可以及其餘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 [illegible]曰[illegible]節特論理此
承上[illegible]節方言君子以下而自成之重脩身于事親即

上親親之仁[illegible]人以上尊賢之義知天即上禮所生之
天理皆脩身之先務也○又曰知天不可把等殺作
看蓋不知天[illegible]取舍之[illegible]以得其人之賢而
親之矣又何以得親親之殺而[illegible]知此尊方是
[illegible]人令朱子[illegible]知天[illegible]作一貫[illegible]有
知天內然不當專以[illegible] [illegible]貫[illegible]亦在
道有個是但其[illegible]似不[illegible]乃知其○樂天
[illegible]曰知了天理以此理律人孰爲賢所不當尊孰
爲[illegible]所當尊又就[illegible]理[illegible]當尊一一知之眞矣數語
亦明[illegible]人不知天[illegible]情識意見猶強欲
知人而[illegible]能[illegible]以[illegible]我之意即
以殺[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知人[illegible]脩道以

[illegible]知[illegible]所
[illegible]其
[illegible]以
[illegible]爲
[illegible]之要義
[illegible]十二節
[illegible]知人知天便
[illegible]特指
[illegible]不
[illegible]道
[illegible]無道
五條皆從成[illegible]身[illegible]不達之人下達之[illegible]日達

說達道切於身所以修身必以道。有疑謂知仁勇仁字是專言之仁是矣然此他處專言之仁猶有別他處類言之仁即兼得知勇。吳因之曰講人下之達德三句云了大生人必與之以精明之德而其所謂精明者又必付之強毅而不惑必與之以純一之德而其所謂純一者又必使之奮發而不撓。吳肯發曰非達道先有箇知仁勇以行此達道即在行達道處見其明明之知公而之仁強毅之勇如此看則於下一字意亦自會得其與上有幾層。蒙合計六不是說誠後方有德德實後方行道也與此相同。吳因之曰知則純乎知而無復有昏昧之蔽仁則純乎仁而無復有私意之雜勇則純乎勇而無復有柔懦之蔽夫是之謂實知實仁實勇而道無不行矣。按[illegible]以無過說稍偏。蒙合計曰一字[illegible]行[illegible]以行即上文所以行便是行道上言所以行達道者在三德下言三德所以行之者[illegible]一誠。按淺說看所以行與此同。

[illegible]達德是帶來底誠是用功處不是下文分明[illegible]天道人道此處誠字如何專以用功處言蒙[illegible]。吳因之曰此處只是言行道[illegible]所以求全於誠者故求誠之功下未備

章[illegible]

或生而知之章 雙峯饒氏曰[illegible]

之不同者[illegible]聖人[illegible]其學困者的後[illegible]

李毅侯曰安之生安的人學利一人也有時用得著如孔子生知之聖何謂何學何也學何謂困的人也有生知安行的時節所謂[illegible]亦不能通勉亦不能全矣。張彥陵曰困知非因困後求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也照學利勉強俱作工夫上說人之精神不寒處下[illegible]。吳因之曰章句以其分而言一段是本文正說[illegible]。按此下節章句三知為智云云是朱子[illegible]有得[illegible]此[illegible]為後學修道之耳○蒙合計曰生知安行[illegible]學人也[illegible]學利困勉也到道裏無一毫[illegible]於分外[illegible]些精粗在下[illegible]亦不[illegible]知此了[illegible]成功 也此段雖並舉 須知重困勉[illegible]不是[illegible]夫子引哀公之意[illegible]利困勉 [illegible]學利困勉與生安[illegible]般[illegible] 則是學利困勉之[illegible]乎有[illegible]不可云學知利[illegible]無[illegible]細玩之良是。[illegible]利困勉一般一邊也[illegible]得此[illegible]生安學利困[illegible]學利困勉之外。[illegible]進作困[illegible]不[illegible]勉之下

好學[illegible] 吳因之曰好學力行[illegible]與[illegible]合計曰此三句[illegible]謂好字力字重

知字不重只重行字此本蒙引殊謬○翼註曰觀一好
字可見他自知其愚而又求進於明分明與自是而不
求相反觀一力字可見他著力擺脫情欲之蔽而歸於
正路分明與徇欲忘返相反觀一恥字可見他以不及
人之能知能行為恥分明與甘為人下者相反○鄭申
甫曰好學則知行乃進道之機為私意所蔽情意不能
振作惟力以行之自然與道流貫於倫常之間○費合
註曰心中真知得恥便自不得不振作故可以起懦○
梁大齋翼註曰知仁勇是達德則好學力行知恥其
下手處亦不外於三近而已求須要理會○翼註曰三
近字只以其漸造道德者言合一非終於近也○夏
吉甫曰近字對上節[illegible]成就言曰[illegible]其用
功處曰近未達[illegible]之須求近之使因近之自能[illegible]之知
斯[illegible]者則知所以脩身則是知之[illegible]成功一矣○夏九
範曰要知好學之心即知力行之心即仁知恥之心即
勇○附翼註曰此人德之事即困勉者下手用功處非
又在困勉下一等也　說兼學利困勉下手用功處亦
未為不通○按困之[illegible]今[illegible]但作困勉下手處說略存
[illegible]諸家引淺說及大全諸家亦[illegible]不[illegible]　知三
行[illegible]近節齊蔡氏之說未盡善今改正之曰生知者知
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好學者又
勇之知也安行者知之仁也利行者仁之仁也勉行者
勇之仁也力行者又勇之仁也生知安行而知之成功
者知之勇也學知利行而知之成功者仁之勇也困知

勉行而知之成功者勇之勇也知恥者又勇之勇也○
附蒙引曰章句分點知仁勇於上條既曰以其分而言
又曰以其等而言下條近不知仁勇之次也而又曰
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　近為勇之次終與論得
破的
[illegible]節　梁大齋翼註曰所以知但包道德在內○
張彥陵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在[illegible]人在○[illegible]曰治人治
天下國家俱以人己[illegible]言不知天下無身外之人
既以身而治人則家與天下亦此人天下亦此人一知
則俱知一治則俱治治人天下國家皆自知所以治人何
內推廣言之○吳因之曰[illegible]以脩身所以一字最重所
以二字全是對[illegible]下[illegible]說人若是人分為知則脩
之之方只消[illegible]個樣子大家都用擬在方法便是有何
難知只為有[illegible]箇[illegible]柔弱之人若也要有捷徑樣子
是何為[illegible]不[illegible]點了　[illegible]知一[illegible]總是照我自家
[illegible]行家[illegible]人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節　張彥陵曰此節是備論治法
[illegible]之政而有方策者即此道也[illegible]曰九經
者[illegible]曰文武之政[illegible]經[illegible]只云經常
[illegible]常是[illegible]
[illegible]九[illegible]也本云
[illegible]九[illegible]○[illegible]曰
[illegible]不要[illegible]九經之事○又曰九經四節皆不下
對[illegible]故[illegible]可[illegible]○李[illegible]曰九[illegible]得[illegible]要不

外親賢之等殺與達道之經緯而已故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也○袁了凡曰上文既云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則脩身在天下國家之前矣及敘九經之目又從脩身說起乃知人己非二物體用無二理總來只是一箇工夫○親親以下依呂註以家國天下分配是矣尊賢將何屬乎曰尊賢統乎身與家國天下者也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皆藉尊賢以得存疑學以尊賢屬脩身未妥○按存疑亦本呂註而失之也呂註本當活看○饒註曰大臣道而易疑故曰敬群臣卑而易疏故言體○以道而格其心曰來人學之則親卽此章之脩身治人皆是合之則一件分之有兩件者也所以只完得明的事治人只完得脩身的事此合之只

一件也新民自有新民之事治人自有治人之事此分之有兩件也然明新脩治界限殊難分如此章內以達道屬脩身則尊賢不在朋友之內乎親親不在父子昆弟夫婦之內乎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不在君臣之內乎何者非脩身之事而又以之屬天下國家何也大抵身不能離天下國家而為身其身與天下國家相接處卽屬脩身之事其經理乎天下國家者卽屬治人之事然則九經與達道相類而前言達道名以其相接處言後言九經名以其經理處言講尊賢以下八件須與前言達道有別乃見尊賢與下段來然亦是有別 若大學之一貫孝慈恁則俱是繇此推而[illegible]

脩身則道立節 張彥陵曰此節要看九箇則字是不期速而自速之意○存疑曰脩身當事不可道實只重在[illegible]道立[illegible]○袁了凡曰[illegible]天下國家[illegible]各極其至而身以[illegible]道立所[illegible]也○王觀[illegible]亂[illegible]一[illegible]老[illegible]何[illegible]味[illegible]分[illegible]矣[illegible]也○按或問[illegible]有之此處[illegible]上與[illegible]不敢

[illegible]中庸[illegible]

[illegible]九經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九經之事[illegible]九而[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也[illegible]遠者[illegible]不必以[illegible]此[illegible]有[illegible]用[illegible]名[illegible]民[illegible]用[illegible]皆[illegible]不相資而財[illegible]又御[illegible]不[illegible]本文[illegible]

工[illegible]○吳用之曰凡百工所爲之器具皆謂之用而行
資於用故財用二字不分是只是貨物完備如織紝可
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許中農工相易句又
費解○翼註曰財用足故[illegible]財用猶言器用
也正與大全小註合大全[illegible]如織紝可以足布帛
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據此看財用足只是貨物完備
極明白大註通工易事一句尺費解不可也○按蒙
註看財用足與蒙引存疑合但[illegible]
在農資於末遂末資費解饒氏說之乃費解耳○翼註
曰四方歸之衆實樂爲用旅願出塗云○羨塗猶曰畏
非畏威乃懼犯於不義以負上恩也○註德之所施二
句依東陽許氏則上句貼懷諸侯下句貼天下畏依蒙

引則二句俱貼天下畏蒙引爲是○天下畏諸家大抵
皆將天下二字闊說然須補諸侯畏意方完○正蒙甫
曰不曰列國畏之而曰天下畏之則猶是諸侯攝在內
然[illegible]○按正說中須以威之所及者廣一句在出
蒙引說是就德之所施一句看出合[illegible]不當
如許氏以施之所及何貼諸侯耳
[illegible]明德張本[illegible]
也○[illegible]念
以全自爲皆[illegible]
所以字是我[illegible]
故是自然[illegible]以知
仁勇爲脩身之[illegible]

有[illegible]
知[illegible]
[illegible]
或曰非禮不動[illegible]
致於中[illegible]
[illegible]

省試以稱勸惰程上揣而食與事稱則良工得以自見而濫竽無以得志故有工相勸而來也○蒙引曰省試不必是人君親自省試○又曰送迎非身親送迎也授以符節使道路無壅是送往豐其委積使困乏有攝是迎來○又曰此不從不是不濟它不才是還可短中求長耳○朝聘以時不勞其力也厚往薄來不匱其用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節　存疑曰一者是誠也誠不在九經外只件件皆實心實意做出便是實于行之者對看彼爲天德之實此爲下學之實總見一誠乃道德九經之根柢也○陸稼書曰一之不可搀以性理言兩行之者一以實心言按兩解以實說一而實兼氣說此章當以實心言而實兼理說

凡事豫則立節　張彥陵曰豫不是誠所以豫處是誠不豫處便是不誠明不可不豫之意○存疑曰四箇前定即上豫不跲不困不疚不窮總是前○曰之前不可行目前行行不慊於心曰困內省而疚於志曰疚取之而不資其用曰窮措之天下謂之事行之身謂之行○蒙引曰跲礙滯也言有所礙如人行之蹶跌而躓礙蓋言與事不同者兩定者如有根之木[illegible]出也窮[illegible]按以道而定爲有源之水[illegible]既有言行事之兩定則道亦在其中[illegible]前定則也[illegible]道不止言得以行事也[illegible]之理太偏○道雖包得言行事然作文須與他四項不必串說○存疑云蒙引俱如此說○今一凡日前定非先時料

理其言先時料量其事也凡事與其在外而理則在心先明乎理而後之天下之事皆有條不紊而此心常有真實爲之[illegible]之前定[illegible]曰[illegible]不可不豫也可以[illegible]故不可以[illegible]而可資於下曰不可取[illegible]又曰豫先有立誠工夫則實心素存[illegible]可備道可行自亦可擧是則[illegible]豫則立[illegible]行道非道德九經之外別有[illegible]其是[illegible]則爲[illegible]措此於天下則爲[illegible]此[illegible]行此皆當然之理則爲道此[illegible]不遠爾以道德九經爲凡[illegible]則[illegible]先立[illegible]前定[illegible]不[illegible]本異○豫有兩[illegible]爲此[illegible]先[illegible]此[illegible]前定四句意

也故爲此事先誠[illegible]此在下[illegible]一節意也自言前定至明乎善是有誠字在內[illegible]只重豫不重誠淺說最明○凡事兩句有二說皆可從節發說則上文兩箇一也則言誠而凡事兩句則[illegible]誠之當豫而定四句各就一事上說其當豫也在下節合凡事兩箇只當豫而[illegible]分[illegible]皆以[illegible]不獨[illegible]上文兩[illegible]不明[illegible]凡事[illegible]合凡事通推其[illegible]在內[illegible]不可明[illegible]其間架與淺說同而露[illegible]也蔡存疑則上文兩箇

一也。明言誠凡事一何言誠之[illegible]豫而[illegible]前定令不成乎身矣則俱是推言豫之意不[illegible]誠[illegible]言事行道[illegible]上治民信友[illegible]親[illegible]身[illegible]皆[illegible]豫以見誠亦當豫也雖誠身誠字亦不[illegible]有[illegible]在[illegible]即亦[illegible]於身之意此又一[illegible]也[illegible]最[illegible]影[illegible]民存疑覺多。[illegible]有[illegible]也不[illegible]來[illegible]家欲於在下節歸重到誠字[illegible]其發大[illegible]獲上治民說到誠身其妙自然是[illegible]於身不是歸重於誠字以誠字全此方出遂混以[illegible]重在誠[illegible]不[illegible]乎

在下位節　[illegible]合[illegible]此節只是[illegible]言當豫[illegible]只宜把一豫字[illegible]說欲把誠字[illegible]亦[illegible]之[illegible]彥陵曰此節只是指明不可不前定意借下位者方說獲上治民豫於獲上獲上豫於信友信友豫於順親[illegible]節皆有豫字然誠身[illegible]歸[illegible]明[illegible]誠身而說不可謂誠身豫於[illegible]者各各[illegible]說○[illegible]子曰[illegible]節有道字皆見是當前定之道也只[illegible]皆[illegible]誠身[illegible]道上來見此道乃所以統[illegible]之源而[illegible]其用於不窮者○[illegible]凡[illegible]此節與君子不可不脩身[illegible]相[illegible]人[illegible]當為脩身[illegible]足[illegible]親[illegible]乃不[illegible]人而知人[illegible]之先[illegible]不[illegible]不信[illegible]友[illegible]又在[illegible]之[illegible]因之曰在下位不獲[illegible]不可得而治[illegible]其容已乎悅親信友亦[illegible]見[illegible]獲上治民見親信友是不容已而[illegible]欲[illegible]親[illegible]信友而至於獲上治民全在明善以誠身故豫以明善誠身不容已也[illegible]坑[illegible]節[illegible]意獲上治民悅親信友與上不跲不疚等對看明善誠身與上前定對看。獲上治民悅親信友是說[illegible]人身上[illegible]說到明善誠身[illegible]何中各有當豫之意。然豫之所最重處今在明善誠身乃[illegible]所謂前定也但前定處獨說得蘊藉[illegible]明善誠身則把前定意透露明白耳○按因之說歸重到明善誠身不若但不知其意歸重在誠乎抑歸重在身乎歸重在身則與存疑合矣歸重在誠則參闕○又其所謂明善誠身把前定意透露明白亦參上節云前定乃是[illegible]前定乎誠此節乃是[illegible]前定乎身之誠各自一樣。不但有粗精明白之分也○李[illegible]曰信即眞心感孚處以此孚友即以此孚君不信乎朋友不明名聲不起無以叛上同聲人口多切稱者尚感孚。不來君臣之際欲[illegible]更甚如何可獲順親是一人根本處大節有虧自[illegible]無足錄故友不見信○張彥陵曰按順親[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論之與[illegible]也○反身不誠[illegible]外[illegible]之[illegible]內[illegible]之實此是不[illegible]下[illegible]只[illegible]誠身當[illegible]又[illegible]身[illegible]非心[illegible]身[illegible]何[illegible]大[illegible]之者所[illegible]凡[illegible]內也[illegible]誠字[illegible]者[illegible]身之誠[illegible]者也[illegible]者也不同[illegible]人眼前[illegible]身只是[illegible]倚血氣之軀[illegible]所謂客形[illegible]家所[illegible]假合幻身也今人[illegible]被[illegible]遮[illegible]假合的幻身流染[illegible]述[illegible]不眞不唯民

物滿將不知相關就是在覗處亦常在暗隔中錐及身
自思這身原從何處來縱善之體原無欠缺只得各身
所自有的善使自渾然與物同體者則是，而血氣之
黜為所謂必明善而後能誠身者以此○仁義禮智上
文已指言之誠身於誠則以信之貫乎四德者言之也
誠者天之道也節　竇合旋曰此一條俱相承之言非相
對也天之道叫起人之道不思不勉之聖人叫起擇善
而固執之者[illegible]又求誠之事
○又曰此節重處[illegible]人[illegible]
附曰此節中人道[illegible]而發人道
者誠之原也聖人者立誠之的也舉天道以見人當復
乎天舉聖人以見人欲求至於聖者當下擇善固執工

夫也此分是孔子告君本意○翼註曰明誠者以理言
從誠者以其能此理之人言兩誠字不同○按實註說得
極明兩誠之者亦當云誠之之者以功言從誠之者以
言此理之人言○[illegible]若曰誠者人之道　何體字從
此一句[illegible]不言人誠者從天命原頭說聖人有此誠
凡人亦有此誠即天本之中道道之[illegible]不得以君子私
也誠之者從脩道說而戒慎恐懼始[illegible]功行了久之北
淡言天道人道有數條最精但只[illegible]人道與誠
之對看則不定此人道[illegible]者[illegible]存疑
謂不思不勉而容中道[illegible]則不思不勉中已兼
得勇[illegible]以從容為勇[illegible]亦[illegible]中
字得[illegible]然[illegible]求誠之者何嘗不中不得[illegible]不思不

勉為是○讀叢程子曰從容中道他人所見而言之若
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行何必言中不中○徐若泉曰
本體上看一分則世約成一分則放滿非此便是過與
不及安行言中○說註曰誠者全聖人作一句讀言誠
者乃是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人二字對
下文擇善而固執之者的者字看切不可云從容中道
者何人是乃聖人也則踏隔了氣了○只因之曰看是
本體即誠者人道也[illegible]何待擇[illegible]有人心[illegible]中擇出
一種原天降的本體來○[illegible]固執只要
合著本體[illegible]人之道就人[illegible]自然之
理[illegible]於穆流行者非單照聖人分上說者亦非
而有道字與誠字對舉只發者更非至於誠之者三字

專指學知利行以下者言聖人雖不廢盡人之功然既
出於生安便屬本然[illegible]人道觀下文節節於不思不勉
條言則亦人之道也以上面大道[illegible]雖聖人能
不失其天道故[illegible]以別之[illegible]擇善固執
條言此則[illegible]道也以上面人[illegible]者擇執
[illegible]何乃[illegible]當事故用此[illegible]字以[illegible]
兩學之節　朱[illegible]
當其功本體原無[illegible]
此節只言誠之之目學利困勉[illegible]下節專
以困勉言不[illegible]學利者[illegible]功[illegible]也不[illegible]近者一近
不出乎困勉之功也如此有[illegible]不知朱子何故不然
今姑從[illegible]也[illegible]此節[illegible]見又與余

不同亦別有○問存[illegible]依思見此條作學知利行困
知勉行[illegible]條作[illegible]似太切不知朱子的從不然○困
之說與思見合[illegible]後[illegible]問[illegible]之[illegible]學[illegible]則困勉
亦在其中[illegible]節[illegible]學知以下之事[illegible]說利行
以下之事[illegible]弗學[illegible]則又另提起困[illegible]說緣[illegible]公
資質庸下非[illegible]其功不足以致之故著[illegible]激勵以
下節為困勉則可以上節為[illegible]則不可○時東
陽曰思之不及非[illegible]也過亦非[illegible]也思之[illegible]非慎也黎
亦非慎也○[illegible]思不同思是搜索[illegible]是
又就其所思者而剖決是非○又曰[illegible]精理[illegible]
即釋善善字○袁了凡曰朴實頭守將去不求效驗不
逞精彩[illegible]便是篤

有弗學節　[illegible]四曰有弗學功是除却不必學不可學
者○[illegible]國[illegible]學問思辨行必求其至而後已曰然算
不得[illegible]大貧不得[illegible]百倍之功正是弗能弗措處不
以志與功分[illegible]合計[illegible]此節[illegible]看朱註人[illegible]之
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註中並無志字[illegible]出余何
世儒[illegible]上[illegible]見志下四句是功[illegible]朱註解
為則必要其成則[illegible]自倍其功只在為則
必要其成有[illegible]功[illegible]然
篇十又[illegible]其見[illegible]事到
得後[illegible]人[illegible]已百人十已千分此是說勇疑亦與此
[illegible]大全[illegible]
果能此道依人今[illegible]陳氏雲[illegible]胡氏

則單承困勉說依蒙引淺說則兼承學利困勉說兼承。
則困勉稱愚柔以雖字包學利單承則不必補學利二
說俱通蒙引淺說尤直捷○徐[illegible]曰人之本體原是
明的強的非[illegible]也弗能弗措者正是磨垢見明振
懦見強方法果能二字要看得[illegible]有此志[illegible]不得能。
○況無回曰必明必強不必在推源說果能有倍其功。
即此是明矣即此是強矣天下豈有定見定力如此而
不可謂之明強者乎到此[illegible]行者亦不過如此。
及曰及其成功一也○此意亦只可帶說○淺說謂明
即知強即[illegible]而勇在其中此本大全胡氏合上則謂
明是知強是勇不言仁者知仁勇總是個仁也二說俱
通淺說尤要

兼小大包費隱之說胡氏史氏蒙引之意俱同但蒙
引尤[illegible]史氏謂[illegible]字包費隱雖是然不若蒙引
即以小大包費隱也[illegible]不必誠字始包得費隱且誠
字亦不[illegible]包得費隱即小大獨非誠字所包乎○附
前[illegible]中[illegible]渾裂四字[illegible]氏曰四字之義
[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之地[illegible]此[illegible]必加功[illegible]力而弱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擇是
日[illegible]去其
[illegible]其土而
相之是日[illegible]裂之私

自誠明章　此章是下十二章之綱領見天道人道始分。
而[illegible]行味乎前[illegible]道人道之言將分知

行分天人觀之。而此章先統知行統天人觀之。○蒙合註曰。上二句別誠有天人之異。下二句要其歸之同。此說祀末二句作中性教之義不可從。○按大全三山陳氏雙峰饒氏淺說蒙註俱作成功則一看。獨存疑謂下二句只是申上二句。無成功一也之意。此不可解也。○蒙註曰。通章四誠字四明字俱是現成說。俱不以用功言。○蒙合註曰。註云自由也。蓋由誠明有性之名。猶由太虛有天之名。不可作由此至彼謂由誠而明由明而誠說。○按蒙引亦如此。淺說謂自天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云云。尤明白。○誠明二字無節次。非由此至彼也。◎蒙註曰。自誠明不是由誠而明。誠明一時俱有也。○大全朱子云。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說得極明。◎蒙合註曰。此章謂之與首章之謂有辨。首章以天命脩道明性教。故曰之謂。此以性教明明誠。故曰謂之。勿[illegible]混。○又曰。誠則二句抑揚兩下句。◎上則字即蒙引所數與字。下則字即致曲章兩則字。[illegible]○蘇紫溪曰。中庸前一半多說箇中字。後一半多說箇誠字。末道於中則無定體。末道於誠則有實功。

唯天下至誠章　張彥陵曰。此節言一何已盡一章之旨。下文人物天地。即盡性中事。性本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到盡人盡物。參贊天地。地位方是能盡其性。饒雙峰曰。此與首章一意。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王陽明曰。不必自盡其性方能盡人盡物參贊。[illegible]也必全盡人盡物參贊天地方是見能盡[illegible]分毫[illegible]責理之賦授於人[illegible]出於性故全感就是盡性無兩[illegible]大全[illegible]氏謂此乃有德位聖人之事[illegible]不必泥[illegible]與天下後世[illegible]相互[illegible]致曲[illegible]此及彼不能[illegible]細精[illegible]大[illegible]張彥陵[illegible]發[illegible]不明處[illegible]之無不

[illegible]最是盡人物之性[illegible]則盡性[illegible]包得盡人物之[illegible]分[illegible]則不容無別此與大學明說[illegible]之則盡性與盡人物之[illegible]無二[illegible]不容無漸次[illegible]各有[illegible]只看[illegible]可不必[illegible]盡人之[illegible]意[illegible]是[illegible]其性而[illegible]之地[illegible]之性[illegible]不[illegible]是使[illegible]性也以[illegible]而有家[illegible]又[illegible]在知與處[illegible]林[illegible]因其材質[illegible]以[illegible]

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便是盡物之性○與諸
曰盡物之性須有曰如虎狼搏噬聖人若盡其性可任
其搏噬乎○曰搏噬乃其性性不無搏噬也乃生於形氣
耳聖人不能已其搏噬但驅而遠之不使搏噬夫至貴
之人使是知洲處當了況聖人在上神而化之○又有猛
獸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者此雖不可入講然認理當如
此○又曰作文講盡人物之性當根誠字來為妙蓋知
明處當使人物之性不為形氣所汨沒而皆得以遊於
無妄之天是謂能盡○朱子曰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
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
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袁了凡曰自有而無謂之化
自無而有謂之育○蒙引曰贊化育總承人物不單承

物言○羅念菴曰天地有化育人物之性所以自始而
遂於終者人地有育為人物之性所以自終而造為始
也誠者物之終始此天地之化育也聖人以一誠始終
乎物此至誠贊天地之化育也○徐洪揖曰天地參
人都說與天地為一不知參字是不同之謂只將贊
化育說得重便是天地都少我不得是也曰天地人
原為三才此曰與天地參不獨是人從上所述天地
盡道說盡天地以作物為職今從資始資生之職盡
而天始得以成位於上地始得以成位於下人始得以
成位乎中夫是之謂參而為三也此段發明首章致
中和一節之意言盡其物是就著了天地位可以贊
便可以參此節內雖無後先節次然上俱云能字未云

可以字則能字裏面有功用可以字符得其所能處而
贊美之○蒙合註曰與天地參何在贊天地合處合看
方得時文以上參天下參地依此則只可何以為三
○又曰參贊二字世儒多有做兩件大者為參贊只是
一事只其功用言曰贊以其定位言曰參○與成李振
裕曰以天地視至誠則至誠亦在化育之中而資始
資生天地若為至誠開其始以至誠視天地則天地同
在盡性之內而補偏救弊至誠實為天地相其終
其次致曲節　此承上章言至誠盡性恐學者道是性只
至誠能盡不知性本人人同有亦人人能盡雖不能一
時都盡無不可漸次而盡只看用力何如耳故闢此說
一節其次致曲是教人用力於性之方也○吳因之曰

其次一節言只有至誠不須用力若非至誠便須用力
便須著實做曲曰氣須把真成的意思做得事事曲曲能
有誠有不當誠有真成於人意言惟曲無不致而後能有
成○按真成說動　意俱有還重在說動一邊○蒙合
註曰變則化以上是推思誠之極功下是要其同歸於
至誠○自形著至變化俱是誠之以漸而積北溪陳氏
東陽許氏朱氏公遷俱言是誠之後效恐不是處說已
見及○蒙引曰曲字朱子解作偏　偏猶云一隅也
○陳紫峰曰天命之性渾然全體偏得不可以言
曲及其感于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
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惡則義發而為羞
惡隨事隨物用　而不及其　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

曲也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面但衆人之曲無
待於致耳此所謂致也[illegible]了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
註所謂本然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以復其初者也此[illegible]發得暢[illegible]此曲是好的
若夾雜之[illegible]便是不好的又致是擴充的意不是正就
一曲上做[illegible]不是朱子之所謂有此[illegible]說一曲
做到極處無論必流而爲夾雜之曲中無流弊亦只是
一件好處○[illegible]李衷一曰[illegible]謂曲爲
偏看來委曲曲盡之說把做曲做[illegible]大綱未
及而[illegible]曲對而看[illegible]不可看
凡[illegible]且於致字說不[illegible]但[illegible]
隱微之中睹聞不及之處最能有[illegible]誠之人[illegible]無

困勉錄卷之一　中庸

衷[illegible]何以有[illegible]不如[illegible]偏字爲是○
致曲[illegible]蔡氏[illegible]有知行之[illegible]張彥陵
曰致了曲即能有誠[illegible]有誠[illegible]還未
到至誠[illegible]地須有文無全[illegible]見[illegible]曲能有誠是全體
之誠卻不是全誠耳東陽許氏謂是曲之誠人衆○
註曰形者積中而發外不是專說有誠處心[illegible]有誠只
就[illegible]形著明說人之所見說故以中外分之○朱
氏公遷[illegible]以心[illegible]
註曰[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與至誠[illegible]
化境[illegible]不[illegible]能化[illegible]曲者
也[illegible]

術別
至誠之道章總旨 [illegible]曰此章[illegible]
原其所以前知者不外於一理也○張彥陵曰此章以
前知二字[illegible]知亦不是[illegible]之知有幹旋挽回意
思在從前知之中提出箇道字正見其異於術數然至
誠即是道不是至誠外另有一箇道也[illegible]
人名 國家將興六句[illegible]鬼神能爲此幾[illegible]將至三
句言惟至誠能燭此幾卻來[illegible]見[illegible]所以見至
誠前知之妙○[illegible]之機者鬼神也見禍福
之機者至誠也與此[illegible]然
至誠之道節 [illegible]前知之道大有
意思蓋其道可以前知[illegible]於讖緯術數之學端

困勉錄卷之一

倖[illegible]道之[illegible]也○衆人[illegible]至誠知以道不知以
術○[illegible]明○王陽明曰若有箇前
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illegible]利害的意[illegible]於前知
終[illegible]心未嘗慮[illegible]有令[illegible]雀
今[illegible]也不但令[illegible]知[illegible]來
[illegible]不之怪[illegible]○
[illegible]先見者也[illegible]理
爾之妹[illegible]此理
字與合理於偏背理得禍之理不同○張彥陵曰據舊
解以善不善即作禍福看[illegible]先知在禍福將至之先
只就善不善上知禍福[illegible]不知是善
不善將屬之他人乎[illegible]先知將屬

知人之善不善乎抑亦自知其善不善乎有來善不善只應如何說與下文禍福皆在吉凶禎祥天地氣數所爲自是聖人不免但不是至誠的人使不知而知亦往往後時只是聽其自至哉不能避災不能卻其妖孽反爲災卻是聽於神不是天地生身造化在手的手段須是至誠的人善使先知其福自然召致有道不善使先知其禍自然禳卻有方如此則休禎協至災反爲祥而是吉凶禍福造化不能自主一一聽聖人轉移故曰至誠如神○賽合註曰知之非徒說得便了抑有保持禳卻實事在不然何貴於前知與其正合○此中便有盡性盡人物之性作用在○在邊山曰凡幾皆鬼神所爲也聖人不惑於幾而能爲幾而與鬼神同功故曰如神

知其與鬼神相似機也言至誠之心已具有神明吉凶禍福不出爲造化用而爲聖心用矣○此專就保持禳知卜筮○今凡我目善不善即是禍福然禍福二字爲善不善者此是禍福的先兆虛虛就先從氣象上說之類語曰前說亦聖人不待禎祥妖孽著而四體而知夫豈不待他卻又要他何用○又曰前說以善不善作人心善惡說意見極高但於文勢似說不通稍說以善字作福字不善字作禍字用於文勢甚順○按與註正與賽合註相反是賽合註附後○蒙賽合註曰禍福將下兩句來間無明辨者以善不善與禍福殊欠體認蓋善即理不善即非理也今夫造化之有禎祥妖孽也皆通之吉與凶也兩體之得與失也皆禍福之數有

兆而可徵者也此所以主是數言理也合理爲善則雖禎祥未至皆通之吉本昭四體之得未著而先知其必有是福也逆理而不善則雖妖孽未至皆通之凶本昭四體之失未著而先知其必有是禍也○按斷語之至有與理合者善[illegible]有不必與理合者善不必得福惡不必得禍是也[illegible]有至誠之先知[illegible]不必如賽合註也[illegible]是在妖孽[illegible]或作內[illegible]神未必[illegible]至誠不知爲微此知此有則只依孔疏[illegible]不善作

禍福[illegible]人地化育之道也全[illegible]化育[illegible]人地之化育者是故與天地合其德[illegible]能合其吉凶此是他出入造化處即說參贊化育中有出[illegible]天陰陽之精氣流行於天地之間[illegible]鬼神凝於人心[illegible]分於鬼神者有陰於形也[illegible]不滿神至明而當形不明水[illegible]而夢寐生不[illegible]色窺不得而因[illegible]有形之先[illegible]鬼神[illegible]至誠如神[illegible]得於[illegible]妖孽等類予無[illegible]可[illegible]知無

符則何所故有如也曰則所與兆也非與本也必有所
以與者矣妖孽已兆也非已本也必有所以已者矣鬼
神於所以處知之故謂出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處
知之故曰如神一也故至誠不待禎祥妖孽而後知也
然禎祥妖孽之類泛泛觀之其狀雖繁人不見細細觀
之其情微有人能見卻如孔子受瑞一節孔子不知也
成人亦不知也獨孔子知之且又如邾子執玉高其容俯
子不知也邾人亦不知也獨子貢知之以爲有亡之兆
有到子貢不知獨至誠知之者矣況乎四中成日精
中發揚變乃百端皆等常習還所能窺測故禎祥妖孽
亦必有至誠而後可知之也曰所以處是何物曰只是
一箇理這箇理微變微微微近微遠微常微變微始

微終不可以分言言終爲下彰箇是也不可以微言而
設意與往古來今與後遠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秦誓
分明知秦當繼周而有天下蔡氏謂天下當爭定孟
子答以定於一分明知秦必繼之當廢而卻暗地中孚處總
只是參得一箇理透此理徹顯徹微至誠亦徹知微微
此理徹近徹遠至誠亦徹近徹遠此理徹常徹變至誠
亦徹常徹變此理徹始徹終至誠亦徹始徹終所以洞
乾坤於指掌也然聞於呼吸既非如陰陽家拘泥象數
規規占算之間術只有定之粗迹而迷其無定之關機
又非如佛氏家作是象數空以爲不足恃執其無形之
理承而略其有形之實迹也若是者人見不足而奇之
自全成禍之形之樞設而懵而自見爲奇而其身自見

歸設而多變自見舛設而斯猶自見兩何容心焉卻有
一件可說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然無不得人道破者
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即如今人做一事其間或利或
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觀破者只其本人並不知
之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
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
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味蓋人到至誠之道非聖
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當其不有我是至誠
既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故曰人當局者迷旁觀
者清惟不以當局者身在事中則有其有我與有私於
利害成敗看得重計慮橫了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
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

所以常清假令當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
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也曰然則
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箇大機偶然
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
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底有一副與精神審
察於幾先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如只將
興爲撥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於善也知
其將亡爲撥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其不善
只從於善也亦使是鬼神有作用只要人承受得

誠者自成也章總旨　此承上章言誠之道可以前知
學者有得誠字高遠不可幾及不肯擔在身上故此
章開口先說一句誠者自成也見得這箇誠是不可推

說的。○吳因之曰。章內五誠字。第一誠字第二誠字作一樣看。俱兼實心實理。無疑矣。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作一樣。俱就實心說。然不誠是不實。具心誠之是求實。其心誠者是心上無不實了。義各有所指○姚承菴曰。此章曰誠曰道曰仁曰知曰性之德曰合內外之道。最為錯雜。要一一理會。天命之實理曰誠。由實理而之焉曰道。仁言乎實理之純。知言乎實理之照。而皆本於天命無妄之本體。故曰性之德。根於性者言之。斯為道。故曰合內外之道。總之只一誠字包盡○合要一目。從來誠者自成兼物言。而道自道以人言。誠者物之終始兼物言。申言自成。不誠無物二句以事言。申言自道。誠者非自成己二句。言成己之能成物。成己仁也以下言成己所以能及物之故

誠者自成也節　吳因之曰。自成自道。本文用一而字接下。氣脈甚緊。大意謂誠乃是自成的。道非人之所當自行者乎。只把自成說得。而自道意便自了然○四書脈曰。二句當串看。不當板對○翼註曰。兩自字。俱是自己。不可以上作自然。下作自己○翼中亦曰。二自字本皆指自己說。小註上自字做自然之自說。不必分兩自字為二。而與後非自成己之自亦背矣○紫天齋淺註曰。自道緊承自成來。設使誠非自成。則道亦可以行可以無行者矣○誠者自成二句。與誠者天之道一句一樣。但言天道者以其自然者而言。曰自成者以其切於人而言○自成內雖亦有自然之意。然只是實意。不可作正意。有故或問以楊氏無待而然之說為非。大全朱子自然成就一條。亦[illegible]說人之所當盡。則雖聖人之從容中道。亦在自道內矣。況又何專以勉然者屬自道。亦猶二[illegible]人之道也。何不兼聖人說也○實心實理[illegible]者。自但就人身上說者。有以實心貼人。以實理兼人物。[illegible]但是人說者。則實心貼以誠。以實理故[illegible]心者。亦同小人之[illegible]實心則理在其中。對言之則有二。而與此處自言彼此。以實心貼人。以實理兼人物。就者物雖必有氣以載理。而不可以心言。人有心。故以實心貼人。以實理兼人物。或問謂誠之不可掩以理之實。反身不誠以心之實。此以實心貼

人。以實理兼人物說者也。章何以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illegible]兼人物說者也○史氏謂誠者攝衆理處說。心[illegible]在說兼在[illegible]物處說理。故曰周以本字用字分貼天命道道○既說誠又說道者。依先儒作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分看。天命之性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其渾然之誠。須存散殊之道上。[illegible]誠者自成泛說物。[illegible]而曰自道專說人。[illegible]日成[illegible]之就物言。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字。又推[illegible]句[illegible]以心言。本也。[illegible]

陳氏紫峰有疑[illegible]俱以成為天命之性。道為率性之道。予則[illegible]以[illegible]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只以誠為人命。以道屬率性。則[illegible]天命之

性。獨非人之所當用功乎。率性之道。獨非人之所以自
成乎。然先儒皆如此說者。蓋以首章以天命屬未發。
率由屬已發。下學工夫。元當在發處着力乎。如前章致
曲亦是從發處說。大人學者用功。當句亦不必着當日其
所發而言。閑之爲未發之中。但本當無工夫。只是一
箇戒慎恐懼。發時方說得多用力。凡前說皆從往往單
提發處教人。猶言從念發處說明白。則未發時亦便
得力。從着實做自道工夫。則要誠自成。此節之旨。或是
知此个意從之。

誠者物之終始節　徐岩泉曰。物之終始。是物之徹頭徹
尾。要此誠。若不誠。使無物。不是物不自始。誠爲之始。物
不自終。誠爲之終之說。如此說。乃見得誠爲自成。○與

此章一樂。從終始包得中間。○蒙合注曰。無物非真無物。無
實物也。陳虹桑曰。誠之爲貴之字。內有工夫。擇執是
也。○蒙引曰。此節全不言及道者。明非以誠自成則不
能自道也。故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蓋心在
是道即隨之矣。○又附蒙合註曰。誠之爲貴。則有以自
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矣。要知此句是另開以言學體誠
者。不可把此句作申言道看。○誠者物之終始。徹始徹
終。皆兼這誠是無有了物的。誠有了物。則自以自成
者亦無了。闕精有不實則闕有間爲。亦如無有。是故擇
善固執。以誠之者。工夫不可須臾間斷也。○誠者物之
終始章句。且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云以理
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

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
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
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
所爲也。此所謂實理。則實心包在內了。分言之。則是一件
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
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
件。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節　四書講曰。誠者二字。乃由上
誠之之功。而進於從容理得者。○又曰。成己能成物。就
是時措之妙了。○蔡虛齋曰。本文曰所以成物。章句曰
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爲而自及之也。只是成己中具
成物的道理。乃理之自然。下仁知合內外。正發此意。○

成己仁也。一句深依淺說。作所以成己者仁也。所以成
物者知也看。爲是。觀言曰成己即仁。成物即知。不是本
於仁知。恐未必。○又曰之曰成己成物。原從性來。總是
在內的。何嘗有合外於內意。聖人欲盡人盡物。故言合
外內。其實體原無內外。○袁了凡曰。仁知總是吾性中
所固有。可以己與物分內外。不可以仁知分內外也。○
王觀濤曰。成己所以成物。是己合時措之宜。意此處只
以此成物性職分言。道妙則而而之以此成己即
之謂性中之妙用。此之謂率性之能事。○蔡虛齋曰。術哀
云合外內之道。要見仁同在內而知亦非外。爲最精切
不可用仁內也。而未始不合於外。知外也。而未始不合

於內之說也○顧麟士曰合內外之道坊本俱作合外
內故特文遂有合外於內之說而大全本亦作合內外
麟與了常往時立論若以非之然今簡監本稍可疏
仍作合外內鄙人外內猶上下也則遂合外於內之說
可旻而外內內外終未知孰是矣○時措之宜是以仁
措於己知措於物不可專謂措於物○誠者非自成己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稍前言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
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何哉
蓋成己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己由於仁仁即誠之體也
成物由於知知即誠之用也仁與知皆非外鑠是此誠皆
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己物有內外仁知無內
外也故朱註以仁知來得於己無以成己何以成物既

誠則仁知已得於己成己在是成物即在是以時措之
何所不宜哉○此可謂與能自成矣亦可謂與能自道
矣○合外內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
同不可牽合此道字即指性言其致於行事而謂之道
也○言性之德而率性之道亦在其中矣不可以率性
之道專屬合外內句牽引得之又不可以外之德二句
貼性以時措句貼率性○時措內包得時中不可依大
全只將時字以貼措作時中朱子謂顧了翁以為慢
纏冠亦有此意愚亦有二字可見非正解○成己仁也
四句是以其本然者言與首節誠者自成次節誠者物
之終始何相應成者非自三句及時措之宜句是以能
盡其當然者言與首節自道也次節誠之為貴相應變

修以自道句與合外內相應便是○朱子以自成句以仁知。
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亦此○成後次之說成己
言也自句又以其自道之功不過全其自成之誠耳。
最關[illegible]

故至誠無息[illegible]此節重在至。誠。無。息。一。句。又只重
在至誠二字自多功用俱從此出下承無息又從至誠
來自無息而成以[illegible]見聖人之道天與日俱者用以
上。見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亦無息[illegible]至誠。
[illegible]而發用大道。
不上[illegible]以仁言一
以何[illegible]相至誠則不知為而務
如以其人道之必有無勞無○窮惟日則單重至誠。

無息。何[illegible]以一是命至誠無息之功用同
於天地者[illegible]以已是又以天地全
誠無息之功用則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未箇明時見
天地與人同至誠無息之道至誠是一○第有猶曰無
息不成誠之別名也此之曰聖人言以及物之功言
天地者以生物之化言其及物而不倚其所以及言其
生物而不得其所以生物以聖人與天地備天下不可
測之可以不知其所於　故之中○人之所以為人與
文之所以為文皆非不已之命而　純於道之於天
故至誠無息　節　張彥陵曰只一至誠便自無息無論
時日無息至高明　疇都到亦無厭倦運而不已日不
息存而不絕日久從實事說由自然舒徐而不迫長來

而不息○吳因之曰無息不專以靜時言卽來卽應
時卽化渾是一團生意○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誠未
是至誠所以不免違於三月之後若至誠則自無間斷
矣○顏子三月之內亦不是假偽虛妄此蒙引陳氏之
說有疑所以辯之也○顏子三月之內雖不可謂假偽
虛妄然對至誠存則亦是不免虛假矣存疑謂三月之
間所爲皆實而[illegible]月之後未免無實卽是虛假而間斷
也如此說亦不得章句[illegible]之意○[illegible]曰凡誠
有未至者有所誠有所不誠就其不誠之時是誠至此
息了至誠則無時不誠[illegible]無[illegible]或[illegible]此卽存疑
之道也玩章句意則至誠之無息似不必到無息時始
見○張彥陵曰自始至終此誠無時間斷則曰無息自

後觀之此誠無時不然則曰久久則不息總計之名○
虛一齋曰不息言其勢久言其時何謂勢曰誠之至自
然不容住手何謂時曰自元既復 自厲年○賀[illegible]曰
自至誠無息直至高明只一串但有不御漸次但漸漸
說去耳按[illegible]說得妙認以理言之固一時俱有以事
言之自不能無節次也玩或問可見○又曰久以上屬
人能徵以下屬天道○按蒙引說得最明盖此徵字與
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者明是自己身上事後是見於政
治底事誠自己身上事不可以漸至何待久而後然
故曰其見於政治者則不能不以漸耳是陳氏以時
而言有期徵字不是○張彥陵曰按徵字不可看作形
字蓋字可中驗字極好蓋久處有所驗也只誠于空洞

已也悠遠高厚皆是驗其久處但以天命流行不已意
會之則知此處分存發不得○按驗其發而何○賀[illegible]
曰悠遠博厚高明但是至誠功業但作事上模樣說但
講語只在功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人上恐犯下載物
覆物成物意○徵之與博厚高明悠遠猶之形之與著
明也離悠遠以下都是發處然須分別看○蘇紫溪曰
不惟悠遠而且博厚不惟博厚而且高明一則字輕帶
乃其文法如此非相因而後有也⊙[illegible]遠博厚高明皆
在徵字內抽出言之[illegible]何要想上道理復無一定雖但
氣象至誠功業只此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
載成[illegible]便有總大[illegible]只[illegible]得下面[illegible]出言之耳一
博厚所以載物也節　張彥陵曰按覆載成只言其功用

及物處至下節方說其及物者而贊其與天地同也○
徐[illegible]曰[illegible]誠博厚不可見於物之容受而生養者見
之高明不可見於物之[illegible]被而仰賴者見之悠久不可
見於物之[illegible]而各得其所者見之○俱非兩截事○前
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言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
此省文互見[illegible]須知博厚高明之前但有一悠遠博厚
高明之後但有一悠久又須知悠遠博厚高明[illegible]在外
面外實根於內但本嘗明言兼內[illegible]下一久
字故[illegible]出兼內[illegible]故章句說悠久卽悠遠而又曰
兼內外而言也則見悠遠卽有兼內[illegible]引曰博厚
則高明內便藏有悠久了得之但其說符未[illegible]耳○
蒙引謂久字自兼內外說久字只指內史氏所解得之○

○吳因之曰至誠博厚高明悠久不得以德業並言
如至誠盡性而言盡人盡物至聖仁義禮智而言
容執敬別凡言至誠作用處正其所以為至誠者也朱
子既曰悠久即悠遠而又曰兼內外而言乃知博厚高
明悠久雖存外而至誠所存無內外之別○博厚高明
悠久即是至誠之成物處然此處只作外看不必泥合
外內之道意謂外即是內此意雖有然非正意也○覆
載上下此節只就至誠說勿露天地字下節承此節而[illegible]
其配天地也○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稍之言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下博厚配地節言至誠及物之體稍
之言可與天地參○

博厚配地節　張彥陵曰此節承覆物載物成物一面[illegible]

下配者合而有助之意連天地所待我而位者也天地
是無窮此句不言配悠久即無窮非二物也○按太[illegible]
[illegible]說自不必如此看○蔡虛齋曰大抵生物之
功天地撰其半聖人參其半其為覆其為載其為成[illegible]
[illegible]如天地之相配不可闕一有天之高明
[illegible]高厚兩物有道覆突有地之博厚而無至
誠之博厚[illegible]物有道載突有天地之悠久而無至誠之
悠久[illegible]有道成突故曰配天者言配之以成化育也
總是以贊之也[illegible]而後覆載生成之功亡
其半矣人但知自感於天地而不知天地之失其配也
其加諸物[illegible]
申說自業之[illegible]於此則高厚悠久為聖人為體自功之

及於物則覆載成而為天下得用蓋上文博厚高明悠遠
內便有覆載成了在此[illegible]故下節即是上載
物一節載物節即是上悠遠節所謂先博厚而後能載
物先載物而後能配地也餘句做此○吳因之曰博配
地處未可便說博厚以載物若地之所以為地也此意
在下文若先露出則博也厚也二節便有礙○又曰博
厚配地節言與天地同體此體是用中之體非本體之
體蓋覆載成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對用而言便為體
耳如下文博也厚也節應上同體今天天節應上同用
然博也厚也等指性情言亦是用中之體皆是形體
之體耶蒙引以天地為體天地之覆載為用尚欠的當
○大全黃氏開用是體之說最[illegible]○按因之說得最明

然須知其所謂性情是就生物上說不就本體說○杜
靜臺曰聖人之同用同體總在功用上說但自功用之
施於我者言之則為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為
用耳體亦用之體耳○[illegible]上節覆載成是說至
誠及物之用此節乃說是與天地同用猶之先說盡人
盡物纔說可以參贊也

如此者節　[illegible]曰見是表暴紛飾動是變[illegible]用為是
安排造作不見不動無為總是自然[illegible]曰然者皆
由於誠○鄒嶧山曰聖人之治天下自有多設施只曰
不見不動無為者總之是簡[illegible]的事而無[illegible]
事而但[illegible]乃是誠之所運用也若一參以情識則非至
誠矣即有息矣又烏能徵之如此○見動為也不是不

好的只是我費力至誠則不待費力耳○翼註曰章變成不是民彰民變民成俱就至誠功業說，章變成在天地亦有之在至誠亦有之但本文正意是就至誠說觀章句曰以配地而言也云云可見淺說得之人全貴氏謂如此者以下專言天地，以賓合註以成物之成同覆載言謂成就天物也無爲而成之成同章變言謂道化之成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節　張彥陵曰此以天地之道明上文聖人之道指出一箇字在上說○既言至誠配天地復就天地言之蓋將伸至誠通章爲物並育一節之例○翼註曰一言者謂下不貳即一言也○不貳即是誠註所以字不必泥○張侗初曰生物不測非言生之多不可測乃言物從不二生出如何可測其所以然亦就源頭上說○實合註曰不測與下節不測異非是生之多謂所以生處不可測也○又曰要知此節只重成字還未重生物上○生物不測句包下兩節存在論今大人一條是說生初不測不是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節　翼註謂此節在不已下居不測上一層殊不知蓋此節即是生物不測但承顯之耳與前徵則悠遠節同○又曰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言俱根實說　按翼註與淺說同極是蒙引云不專指形體須兼氣說而言今纔亦兼形體形體言俱不是不用須言氣也

今夫天節　翼註曰此節亦俱要說來○張彥陵曰此節不是就天地生物之盛只是驗其盛耳以天地爲主不與山水對說山水○只從以見天地之大蓋就中舉一山又舉一水俱完全備天地之理更就山水中並舉一物亦莫不備天地之理總來見他不可測處○樂天齋翼註曰天積氣也實有是理便實有是氣下繫覆等俱以氣而相屬也地積形也實有是理便實有是形下載振等俱以形而相屬也山水乃天地間形氣之大者其生物尤盛故復備出言之○章句謂天地非由積累玩蒙引則又似天地亦由積累蒙引自說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有積累章句自由其既有天地之後說其生物則非可以積累言也兩句是正意○袁了凡曰昭昭不言少乃言其多即昭昭之小明而極爲高明的都在這裏了故曰斯昭昭之多非積累之說及其至也者言人論其所及者言之猶曰若論其全體云爾不屬天地山水說則意自明○郭洙源曰即昭昭撮土爲言非是以全小形容大之意見無一處非天無一處非地也即此便有難測處○按此節語小破之意恐見且欲如此看玩大全朱子亦然然蒙引不主此不知何故蒙引附○附蒙引曰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爲大此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季彭山曰日月星辰之繫是無窮內見所涵華嶽之載物是廣厚內見而萬物覆乃藏焉乃是說生物不測○按韓十亦主此說此但物備之見也何必乃爾○附賓合註曰天地山川各以小處見之正欲起後大處○翼註曰無

歸廣川等却俱以形體言○然須知其仍不離在形體
○此節正言其生物不測。
維天之命節　熊範圍曰前云爲物不二云至誠無息是
天之不已與學德之純已說過了引詩來只作爲無更
深一層意○要歸到無息上去不須合上○漢天齊
饒雙峰曰前由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於本體總見
至誠無息之意聖人一邊非與天平說○又熊範圍
曰命以一元之字言文以一心純納言○[illegible]合曰命
如命脈之命非命令之命○姚承菴曰不顯[illegible]字作者
謂貴顯乎微顯字○吳因之曰天之爲天文之爲文人
都主外邊說至所以字始說入内來不知子思引此以
處至誠無息全不說到功用乃是道天地聖人之本體

也只渾淪說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便是。
○又曰前天地之道亦只是渾言不必分內外或以此
道字與前章外者言誠指博厚高明悠久等不妥○李
毅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猶云聖人所以爲聖人也若
將文字作文章解則天之所以爲天又作何
解○[illegible]合曰所以爲文之文不是文章之文以光四
方說者非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此文王
之所以爲文也天命不已而文德之純亦不已此至誠
無息所以與天地參也○按此與存疑所安因之有法
俱不同然仍只發明[illegible]並只說天人合一也假
可從[illegible]此節總承上來[illegible]至誠無息之意
大意謂天地之生物總由於不[illegible]可見天地不過一至
誠無息而已而聖人[illegible]至誠無息又何天地生物之
不可測乎何以見天地不過[illegible]至誠無息也觀詩云維
天云云可見矣何以見聖人與天地之生物者只在至
誠無息也觀於乎不顯云云可見矣○通[illegible]只依存疑
兩個說爲是純亦不已只承文王所以爲文來緣上文
只說純故又找此一句新安陳氏以純字承文王以不
已承天以亦字作天人合一看麟士取之俱謬因之云
文王所以爲文何容說下純亦不已何止申文王所以
爲文意亦不是文王所以爲文何内已有純字意了如
何可容說○天之所以爲天何下亦可找一句曰不已
[illegible]不已只純不云爾者不待言也○[illegible]純乎天理
不[illegible]以人欲[illegible]天理常[illegible]而不已矣天固不已文亦不
已[illegible]不是亦如天之不已○[illegible]合曰純亦不[illegible]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到底不[illegible]合言若論[illegible]則在上數節俱繳到至
誠亦不[illegible]
大哉聖人之道章總旨　此章是申言道之費以見脩德

凝道之功不可不極其至亦人道也章首大哉二字即第十二章費字聖人之道即第十二章君子之道有節包下文兩節猶第十二章之費包語大語小一般蓋子思將說言人道恐人不肯盡力故先將道之費處贊嘆一番○吳因之曰德以凝道即前章以達德行達道之旨道問學兼知行即前章擇善固執之旨前後諸章雖此章說人道尤為明切然前說人道處不及尊德性一邊者存心致知原非判然兩時事也

大哉聖人之道節　蒙引曰大哉是贊詞包下文大小而言但不可露出只以小人氣象發之意了凡曰聖人之道非狹隘不弘之道亦非空疏不密之道故充之六合併包者其大體斂之纖悉皆貫者其節目精微語可作印

洋洋乎節　吳因之曰發育峻極是大槩統體規模三千三百則統體中之逐項條件若把三千三百合做一塊也說是發育峻極的道理○發育二句串看峻極就在發育上見非截然兩事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道實發育乎萬物道既發育萬物天壤間皆物也則皆道之彌綸布濩也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的意思○管登之曰發育陶甄之意蒙昧而顯導之曰發既顯而培養之曰育○蒙合註曰發育兼收斂說○觀上言發育二句不對似後說對講峻極雖說在發育上見然對說自不妨也○許方山云發育萬物言萬有不齊之物皆道所生即體物不遺意峻極於天言自地以至於天皆道所極即經乎天地意○吳因之曰峻極於天不是說他高言由下而上其高乃際於天○徐自溟曰峻極二字不相連言道之功用之發上極於天也○蒙引曰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不離聖人身上說

優優大哉節　蒙合註曰串語果曰優優是贊他幾微深入於細微處意○徐玄扈曰言洋洋而不言優優只說行字設子成曰優優大哉正見道無一毫空虛也何處不優優充足與行處不能滿完○蒙引曰禮儀威儀便皆道說乃言道之所顯如此則禮儀威儀未為道而更有所謂道者以貫此禮儀威儀是後道與器而二之也○蒙註淺言凡發之說皆看來先貴俱不如此禮儀威儀不必即作道看○蒙註曰禮儀儀字輕猶曰禮制也威儀二字平看是行禮中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也○然禮儀得曰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然三千三百無以道之散殊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正在定密周悉處見其大○解大綱曰發育萬物是聖人盡成輔相而使萬物發育人天生萬物而聖育萬物故其道處何於天不然今自性是天道又何以日峻極於天日禮儀威儀非皆聖人乎是何說道之大既原化日道之細原屬聖人　蒙之總論曰發育峻極得天命之性也三千三百者皆事物之道也道原於性則三千三百皆所性之德而內外無隱顯體用一原者也○論來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俱可兼大小說但天命之性渾而未發故只道體之大歸之率性之道隨

時而發故以道體之細為之[illegible]有此條[illegible]於
先儒之說故有此論[illegible]凡之天道
之[illegible]不分爲天命之[illegible]亦不分[illegible]已發未發
全[illegible]
待其人[illegible]道脉爲[illegible]不是[illegible]待其
人[illegible]有其人則道[illegible]其人行[illegible]
[illegible]發育峻極[illegible]如何行[illegible]
行發育峻極之道[illegible]不
限定是生來聖人大[illegible]
襃贊說曰待其二[illegible]起下[illegible]道不[illegible]
言以見其必然也。
苟不至德節。張彥陵曰自其體聚處言曰凝自其運用

處言曰行○徐自溟曰於行處見是道於凝處見是德
○吳[illegible]凝在行前[illegible]聚而不散言體
[illegible]
故君子[illegible]學節 [illegible]說此節[illegible]是修德凝道
之功也[illegible]
德[illegible]事[illegible]文而[illegible]
德性[illegible]學便是[illegible]便是
俗[illegible]致知[illegible]學者
看[illegible]心致知
力行[illegible]於是解
者紛然不知[illegible]有心便[illegible]力行[illegible]心[illegible]是虛靜
工夫[illegible]類[illegible]條謂伊川[illegible]致知不[illegible]克己蓋敬

勝有邪亦自有克治以君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
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illegible]德性者由中應外而
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
克己復[illegible]此[illegible]心自得力行也○此節義
知帶有力行然其是[illegible]氏以盡精微知新屬
知道中庸崇禮屬行象[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依此。
用[illegible]行[illegible]微與[illegible]
朱子只說致知不[illegible]
淺說[illegible]致知[illegible]心是[illegible]
行[illegible]如文廣大溫故是[illegible]有知[illegible]精
微知新敦厚崇禮[illegible]有行爲[illegible]故與道
中庸[illegible]反對○徐岩泉曰尊是尊他在上爲五官百

骸爲萬[illegible]物之主也故謂之恭敬奉持○全德兼
大小德性之[illegible]說大處說自德性是所同得全德是
所獨得不必[illegible]德性即是心體德之本
也問學是從事[illegible]用工[illegible]
體工夫[illegible]學即[illegible]工夫中庸[illegible]不
出此[illegible]一端故於此並提[illegible]學問
思辨行[illegible]問學[illegible]學一。
行是[illegible]明[illegible]之
外[illegible]
州[illegible]學[illegible]大楊氏謂尊德性而後能致廣
大道問學而後能盡精[illegible]何屬[illegible]件
不得[illegible]恐[illegible]不是○淺說以爲[illegible]人以一

物不雜則高明極明○廣大與高明故厚總是一件。精
微與中庸新禮總是一件。楊氏分先後看似亦不是○
廣大高明雖似有先後實分不得先後若此與溫厚高
明又不同也○謂廣大中自有先後高明中自有先後
則可謂廣大先於高明則不可餘俱倣此○或疑不以
私意自蔽不以私欲自累說有輕重之分矣。爲得無先
後曰總是敬持此心體。私意也不得蔽他私欲也不得
累他。那得有先後○有[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心[illegible]與天地
同其廣大萬物無所不[illegible]與天地[illegible]萬物無
所不貫似兼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說[illegible]非此所謂
用與天地相流通者即未發在已發之中之謂也○此
條存疑已明不必又爲曲解 甲寅六月十二 ◎翼註曰

困勉錄卷之二 中庸

致之者非有加於廣大之外。惟悉去其蔽之者使照焉
廣大而已矣。致之者非有加於高明之初。惟悉去其累之
者使照得高明而已。[illegible]處。[illegible]中庸則自包得精微
與新。總只包得廣大高明故厚此處與[illegible]說則只
是中庸不必側重。[illegible]得謂良知良能[illegible]人人
之所[illegible]不可以厚名之者也。[illegible]之理人人
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illegible]曰厚。今
人因故厚[illegible]他性故[illegible]良知良[illegible]不[illegible]凡人之所
已知已能亦[illegible]謂[illegible]故厚。此說
本蒙引。因不是謂良知良[illegible]不可名[illegible]偏。故厚。
有得之人資者有得之[illegible]已知已能四字原
不留意。然八成[illegible]楊氏附[illegible]二條俱

不可[illegible]中庸不是
[illegible]中[illegible]有精微○[illegible]謂存心
不[illegible]分工夫似不同衙也
謂不[illegible]手敬也皆有七分工夫者是敬
最難[illegible]下以
[illegible]每句
上下[illegible]敦厚
句[illegible]此雲峰
之所不知[illegible]史氏之驗之也[illegible]說將以字而字作一
例看[illegible]陳氏[illegible]厚德性本是吾所固
即[illegible]只禮字是實字即照應
禮儀威儀說[illegible]節然日氣只是平說

困勉錄卷之二 中庸

[illegible]則安
[illegible]說實根於此○
[illegible]本人合者
[illegible]皆是
[illegible]厚二
[illegible]下
[illegible]行。
[illegible]
[illegible]道
不必[illegible]用[illegible]木俗
即[illegible]之用大矣引詩
[illegible]化人[illegible]之謂也○翼註

口此章開口說入收尾似小了故此節要看得這邊止
大方好。又曰居上單指天子為下兼臣民。國無道
俱指不在位者言。要應前章 節意無不驕者以位言
經曲之道為設施也。不倍者以位言曲之道為窮處
也。言興者體位有經曲之道於世也。默容者斂位有經
曲之道於心也。如此者總括人位言。贊合註曰不驕
非但以為君者易傾畏造物之忌而是亂富貴乃此中備
來只循其道之當爲建位自定節制不挾勢而驕不倍
不但畏作恐守畏令甲之未變。以十分爲中樞備。
故循其分之當然輔位有言節制不是分而倍。生春
字曰在上位一箇不驕便有許多經綸參贊的事業便
盡了達而帝王一邊事在下位一箇不倍便有許多德

尊顧諟等工夫便盡了窮而在下賢一邊的事○蔡虛齋
曰有道足興何獨以言此對默而言也術數之類由唯
之其所收斂退藏處何多道言之類而推之其所寵而
啟爲亂必多。○言了此只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
亦忘我始得在能心不忘默默亦不見只容默默了
渾厚樸樸人默不亂羅入口不亂行。世皆人見容之境
地○吳因之曰此數者只是素位而行其有功衡當見
素位而行不慕乎外是居君子不敢知其道之學矣
然只論而發全在應用一邊而[illegible]易
於體察耳○按因之說道合在應用[illegible]不
驕不倍等內已兼得容在內觀贊合可見
○贊合註曰明哲應上節保以兩節上四句明者哲之

存哲者明之發。明哲即循德之謂有物有則德性節保
身即循道之謂[illegible]何[illegible]子曰明哲只
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與害不及其身若到那
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吳因之曰保身安得無
非保身無非進之謂。能保道者身向是若其用也假
如爲上而驕爲下而倍有道不能興無道不能容此止
是苟身[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心
無以[illegible]言何
只稱其人何以[illegible]保血肉
之身此身乃是道[illegible]未
也不驕不倍是興足容[illegible]身便道以道處身身爲君在
豈不是保身

[illegible]將著[illegible]項便
[illegible]外原無[illegible]古之人
[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今天下[illegible]一片
不[illegible]備文武[illegible]制所在[illegible]以有位[illegible]以有德無
位者皆不敢作[illegible]以夫子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能人
乎位乎修乎之不可[illegible]此[illegible]也
雖未卷[illegible]一部中庸[illegible]小人而
[illegible]何[illegible]不驕
不倍是興足容[illegible]君子而居中庸[illegible]又占則
小人而無忌憚也故此說與及其身正[illegible]保身相
對
[illegible]而所[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子思[illegible]

分爭奪、[illegible]陵[illegible]非聖人使[illegible]而在[illegible]天子便是
賤○愚自用賤自專與何不在[illegible]愚明[illegible]專而在自
專[illegible]生今反古何兼愚賤在[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愚
好自用[illegible]者特詳是來而說得來例[illegible]今反古
何[illegible]、所以又說生今反古、設言爲愚者不
特[illegible]愚賤者不特不可自專[illegible]復古之道[illegible]自所
不[illegible]也、現[illegible]有文復以生今反古[illegible]字說者
亦曾[illegible]婦何所[illegible]○[illegible]之世無
時也此句人[illegible]此今世乃是[illegible]之[illegible]古道乃是
久湮之制無將在古不在今也○所謂[illegible]是見在
有天下之[illegible]必[illegible]是開創之時○[illegible]聖人而在位
可以反古之道者[illegible]可如孔子欲損益四代之制是也

四書[illegible]錄卷之二　中庸

○[illegible]以[illegible]作[illegible]若道理[illegible]古今皆復古之
道[illegible]又是天事○且及其身爲道理者此未道時者不
容於世
非天子節　張彥陵曰非天子一字極[illegible]要人于在德位
時在內[illegible]祭何以[illegible]時補出須要[illegible]○[illegible]
字不是[illegible]使上制作了○度兼器[illegible]不[illegible]是
多寡制有制[illegible]兼書名[illegible]之形象名
自其字之[illegible]、安北[illegible]陽[illegible]交、
○同書脉[illegible]月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度
文兩是那[illegible]是[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那亦宜必
敬必戒[illegible]、朱子曰有此[illegible]之[illegible]服聖人
功用之人非天子不[illegible]制度考文[illegible]使

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皆要一齊改換其[illegible]處則
自吾一念之發而無毫釐之差[illegible]所用之大[illegible]人[illegible]萬
物一齊彼此[illegible]成之[illegible]大[illegible]方有[illegible]
今天下節　[illegible]文[illegible]曰[illegible]今天下二字有[illegible]之意
只可作盛世之思不可作[illegible]之思○張彥陵曰車
同軌[illegible]度中之一[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有[illegible]中以[illegible]爲
驗也同文亦兼名[illegible]引人倫之倫說[illegible]之相接
禮度未然是交[illegible]朱子曰文序每[illegible]文之類○禮
所以制行○書即字也文則其[illegible]書[illegible]聲
[illegible]何云文書名[illegible]之名也是[illegible]聲[illegible]而點畫
在其中或問[illegible]文者其之[illegible]象[illegible]是專以點畫言
而音聲在[illegible]中[illegible]大全趙氏曰[illegible]今日字之

四書[illegible]錄卷之二　中庸

說而自[illegible]名字[illegible]○字[illegible]如此而書名二字無分別、
在經是或有異解此[illegible]通也許氏又專以字形爲
書亦偏[illegible]許氏[illegible]○[illegible]日上云文書名謂
字之[illegible]今日[illegible]同文[illegible]天下
之字同[illegible]也、[illegible]天下之人皆[illegible]之日
中也不[illegible]如[illegible]而天下皆名[illegible]也
雖有其位節　張彥陵曰[illegible]分[illegible]有一
亦[illegible]要抑揚說到[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之不可
作而不知有[illegible]內
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一字[illegible]之曰[illegible]通用字[illegible]也[illegible]
名即之自然也[illegible]考文皆是不外自然之理者

故謂之禮集其實禮之一字該備此節及下節之意
總在非天子節內但非天子節是說此節是分言
吾說夏禮節 本二節皆宜從大全朱子說引有疑意說
分應自用自專反古說雖皆泛言引孔子作何樣子不
可從○生今反古未兼上下但重在為下者故獨引孔
子○徐儆弦曰夏禮曰吾以無從而學也殷禮曰學以
宋存故也此雖不是解說學之因亦可見說學二字之
義○蒙引曰有宋存要看得非謂上之制○有是存那
禮非是說宋能存○四書亦曰不徵但存不是世遠人
亡之謂乃人之禮有世不替夏殷之制至今存也但夏
殷之禮止於杞宋非天下所同徵同存皆見不可從意
○今用之要看得好處蒙引乙未程文云斯禮也蓋已

深四方所共鼓也故言而民莫不信焉昭布既久前世
所當行也故行而民莫不從焉果然云於人心所共信
者信之於人心所共尊者為之最妙見天子所以不
得不從之故若但天時之所在不得不從[illegible]日當強
從矣○丙四月○翼註曰從[illegible]
卻佈之文也○張彥陵曰此[illegible]
之制為不信若以亂[illegible]
乎自淇曰子思之言[illegible]不敢
云者則是論分不[illegible]也天子稱武周之達[illegible]重
敦其禮制之善亦特曰其[illegible]有天下爰必不可無此一
番新制耳非其所以有天下之事則因不之具論也今
論秦之虐政多端然其定郡邑界長城[illegible]而下

亦因之而不疑使[illegible]當春後[illegible]當不敢曰
有夏所采殷輅服[illegible]也也
王天下有[illegible]節[illegible]看
未為身兩節[illegible]重何是故節[illegible]
君子制作之[illegible]以結之亦[illegible]
上天下有[illegible]節 此[illegible]德位時[illegible]
時者亦於本今反[illegible]以見在
有天下當然則必[illegible]當守
成之制而有聖人[illegible]而行前
代之法乎曰此[illegible]不信婚爵綱之大[illegible]救弊
亦何不可○蒙引論[illegible]天子二字謂是少康輩不與
為余初謂以其[illegible]及觀其解此章王天下則

卻其以少康輩[illegible]而非開創也亦[illegible]其說附下○
附蒙引曰此王天下者即[illegible]之天子也是始受命為
天子者後議禮制度考文[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一天下之
心志而[illegible]為人[illegible]成[illegible]者也[illegible]成者雖
賢者[illegible]而[illegible]可也○[illegible]天下是德
有[illegible]然[illegible]天學人[illegible]而[illegible]是[illegible]
有[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禮
未嘗不足[illegible]有禮[illegible]不
足[illegible]有文雖天下[illegible]重的
豈不足以寡民[illegible]亦
○翼註[illegible]議禮[illegible]人[illegible]以行之是謂重典
若他人皆得[illegible]則[illegible]寡過而[illegible]能寡民之過

上不是說民從之[illegible]也過是信上之道如[illegible]
度與文是也○徐[illegible]曰[illegible]道之[illegible]不信之風也而
本諸身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之道也
上焉者節 雖[illegible]以起下文之意○按
此節[illegible]起[illegible]句[illegible]與[illegible]信僭
不可見[illegible]如[illegible]下[illegible]不信但
無民[illegible]字
在[illegible]而不信[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民不[illegible]上
弗從[illegible]何不從下弗從是說而不從[illegible]上
[illegible]者節[illegible]之[illegible]與下本諸身感不信不
從與下[illegible]民所[illegible]節只是起下文本諸身徵諸庶
民[illegible]何與[illegible]○按因之說是[illegible]故斷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節 [illegible]曰此節道字最重為天
地鬼神三王後聖[illegible]不是拘拘形迹上與他相合但以
理會故重道字[illegible]道字[illegible]而既要之道則非
循[illegible]之迹[illegible]乃指制作之精神[illegible]也若於迹上求合
豈能[illegible]盡同○按[illegible]曰[illegible]王道也[illegible]道本於大
德故曰本諸身以德性既[illegible]問學既道入[illegible]以德
[illegible]解本諸身是[illegible]已[illegible]大德
[illegible]道在[illegible]只[illegible]也[illegible]若
只以本諸身[illegible]中庸[illegible]只是
身上事[illegible]德[illegible]成已[illegible]大學明
德不同[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本諸身[illegible]庶民[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人地質

諸鬼神考三王俟後聖則所謂有三重也○按因之說
妙但徵諸庶民何當[illegible]有三重不當[illegible]天下○因之
此條[illegible]本諸身[illegible]何但當[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諸庶民[illegible]本諸身後之也此何須重徵
驗上[illegible]民有必信必從之理而可驗我制作之善後
日徵諸庶民有之[illegible]動而世為天下道[illegible]
○[illegible]合[illegible]不[illegible]己身[illegible]是不謬於三王非
三王不謬於我也[illegible]君子之於人[illegible]有法之處有參之
處有特之[illegible]法之[illegible]之其分之不相侵即天
尚地下之不可易也其情之相親即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之理也以制度言之如上衣下裳之制天地之位也
方底圓蓋之制天地之象也又如凡上下方圓剛柔動

靜之類即天地之陰陽也以考文言之六書之法其義
無不[illegible]於陰陽五行與萬物而已若此者是所法之
參分而言之人地[illegible]天地君子[illegible]君子而[illegible]之
[illegible]統而[illegible]之君子之所為亦天地自然之理也是謂
不[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人[illegible]不能
為[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當如此
[illegible]就
[illegible]其理[illegible]如此
[illegible]三王後聖皆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曰後
[illegible]所當[illegible]似
不可見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亂合之[illegible]其大

則須徐乃爲[illegible]之於是可見[illegible]須[illegible]不然[illegible]只云
只達天地[illegible]其[illegible]華不繫
孫老[illegible]不肯於天地其同
其方神[illegible]人[illegible]能則使是不[illegible]之神
○又曰天地鬼神[illegible]人道之[illegible]於
陰陽之氣而鬼神是天地之[illegible]五行
之精神[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知人
身之[illegible]物[illegible]理
命盖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有世之上有聖人此心
此便同有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理同使制作之出於
我者不能盡善盡美而微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
神聖人不能先後彼此之間[illegible]盡善盡美則日[illegible]曰
度因又謂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亦可也謂見設神道可也謂我洩鬼神之秘可
也謂我率由先王之[illegible]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二
王之制度而損益科[illegible]亦可也謂我[illegible]之大法而
萬世無[illegible]可也謂後聖有[illegible]補偏救[illegible]兩[illegible]之[illegible]
神亦可也盖無所不合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皆合[illegible]天
人各[illegible]有分也先後各[illegible]不疑不
或[illegible]論其理不當論其[illegible]
其實[illegible]可[illegible]
根於本[illegible]之[illegible]
事[illegible]位[illegible]於[illegible]
不可先無[illegible]已[illegible]其[illegible]就德

此不必復者[illegible]位[illegible]說本諸身以從言徵者庶民以時
位言不必從徵者庶民只是本身之驗[illegible]不[illegible]等
一例○或[illegible]做者[illegible]民[illegible]所信從也信從二字
即[illegible]分明是[illegible]時位[illegible]節本[illegible]德
此德亦可驗[illegible]則此徵[illegible]庶民只[illegible]德爲是
蒙引當以其又有時位一句當刪余[illegible]
質諸鬼神而無疑節　[illegible]知人之[illegible]
是知天又非兩截天之理[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亦以
心性本體言○此節[illegible]看
新說謂只[illegible]不作[illegible]不[illegible]
知天而[illegible]知天所以能[illegible]不[illegible]知人而[illegible]
知人所以能俟後聖方是○吳因之曰[illegible]之不[illegible]

[illegible]本於吾身之知天也不惑後聖一本於吾身之知人
也就謂君子之道非本諸身以徵諸民者乎知天知人
正是本諸身處○因之極明然須知上本諸身內只是
[illegible]知天知人意非只就知處也此知天知人則又就
其中抽出[illegible]之耳○李毅侯曰知天知人此天也吾與
人同命之天此人也吾與人同率之人也君子徹乎天
人君子[illegible]性而已天下各不能違乎天而[illegible]乎人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制度
[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君子之所以議禮制度
[illegible]天下之大本也[illegible]道[illegible]則所
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illegible]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節　[illegible]曰行是[illegible]言

是訓令遠矣。句即就天下內朋出言之。上句見王[illegible]
化不限於時下。句見王化不限於時。不必以當時後
世分。○傷見字。曰道[illegible]法字則字作[illegible]字看。只做天下
的道路。[illegible]天下的法度。[illegible]天下的準則也。若[illegible]看字則
是道之法之[illegible]之也。[illegible]○蒙合註曰世則世法是可
人以時言。有常不[illegible]。[illegible]人以地言。○[illegible]此節傳
分當時後世。未是[illegible]世[illegible]一世。至於後世也。遠近
字上亦無當時字。看來[illegible]句言王化不限於時下二
句言王化不限於[illegible]一是[illegible]不必[illegible]當時
後世分。○又曰世[illegible]如與文武道
法則[illegible]下世[illegible]此又不是[illegible]○又曰人
下兼後賢後王後民。○又曰則[illegible]不[illegible]取[illegible]之

中庸[illegible]卷之二

學亦是[illegible]有[illegible]如君子[illegible]當[illegible]人使[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又曰行字不[illegible]作[illegible]上[illegible]字不是[illegible]
只[illegible]其[illegible]行而法則之也。亦不是期望。若期望是還未
到遠[illegible]不厭者是法則其[illegible]行而不厭也。凡人[illegible]
熟便[illegible]不[illegible]
厭望而不厭。又即是世法世則。○[illegible]
過作之謂[illegible]先王之典章者也。[illegible]不
過制過作矣。故以世法世則不厭[illegible]
不[illegible]天下道君子而以[illegible]
君子而必[illegible]世[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服天下化成[illegible]不同[illegible]民[illegible]化於[illegible]
不重感化而重[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故[illegible]

歸到君子身上去。
有彼無惡句。蒙合註曰此節總結上意。在彼二句即君
子之道[illegible]庶[illegible]後[illegible]一條。○按此
節[illegible]如此有人全[illegible]君
了的[illegible]是[illegible]
民。夙夜句為[illegible]從
觀。註以六事言如此。[illegible]又以
終譽為[illegible]則[illegible]而節
賤[illegible]庶民[illegible]以無惡[illegible]不必從
○蒙合註曰夙夜速也。永永久也。[illegible]字要提出遠也一
時便得也。[illegible]夙夜○如此二字包上一[illegible]大知人不[illegible]不
惑無疑不[illegible]字包上。法則[illegible]不厭等意。○[illegible]

中庸[illegible]卷之二

註曰不[illegible]只[illegible]有[illegible]
仲尼祖[illegible]此[illegible]見[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仲尼而集
[illegible]下二
句[illegible]最[illegible]仲尼[illegible]安
[illegible]孔子之道只是[illegible]以
[illegible]其所貫處[illegible]小大
[illegible]也[illegible]仲
[illegible]文[illegible]
以人[illegible]發明之。不必將[illegible]字[illegible]高。[illegible]
仲尼祖述堯舜節
文武近而法[illegible]不[illegible]故[illegible]法在
其中[illegible]者道在其中。○[illegible]是表

章律是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也重在日襲者服之而
不違也○與註曰憲章依程文作刪定發脩之義非
但若凡民之不倍而已又有以闡繹而尊之不朽也○
律者效法無常襲者因襲不變自仕止久速與時偕行
而言曰律自用舍行藏出於定理而言曰襲○與註曰
天時春夏秋冬各循其序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
意易明但襲水土難明看來水土云與域異宜風氣易
殊之謂也聖人下襲不徒是按其疆域循其風氣而已
大而行藏小而日用此境有此境之理彼境有彼境之
理截然不相混亂是即各正之疆域習當之風氣也聖
人隨遇而安素位而行雖不膠於一定而不定之定乃
為不定即此便是下襲水土○與內之曰上律天時趣
時之妙用也此時字亦是借用蓋天時時字乃春夏秋
冬之時而聖人趨時時字則無物不有無處不然無成
心無轍迹只隨時旋轉與時推移極其圓活流動而不
可拘泥人時變遷之妙在其運用中矣故曰律天時○
又曰水土者地也在仲尼身上看乃地位之地是借用
字眼凡當此位居此地身子一走到這所在便有一定
之理凡如居什的地位則什為定理居此的地位則止
為定理或久或速無不皆然又如堯舜所處地位則傳
賢為定理大禹所處地位則傳子為定理湯武當順應
地位則革命為定理周公當流言地位則誅管蔡為定
理此特其尤大者耳其餘一起居一飲食一闔戶一舉
步那一刻非所處地位那一刻無定理那一件非所處

地位那一件無定理這定理若增一分或減一分或太
過一分或不及一分便不是襲水土聖人行得來恰恰
不增不減無太過不及合停當个的確并移動改易不
得故曰襲襲者因仍遵之意理本有定而行之亦有
定也○與註曰上律並非有心只是妙理自相符以不律
律之以不襲襲之也○徐日昌曰天時水土即堯舜文
武之法所寓其別處一而其所由遵意即其上律下
襲者也與無時不在人○又今日因此心本與古今天
地流通只是今人此心不能合之○或問不時不食
與仕止久速之類但見事亦見其行見孫陳氏以不時
不食等與事以仕止久速等類行不妥蒙說只以事言
祖之○臨蒙引有強說說則在何所謂末者皆不時不
食之類所謂本者指仕止久速之類本末皆以事言而
為外心則為內其說不易矣陳大全北溪陳氏潛室陳
氏則以不時不食之類為事為末而即為外以仕止久
速之類為行為本而即為內除蒙疏史氏俱以不
時不食仕止久速之類俱為末為外而以其所以然者
為本為內亦不是蓋凡言本末者以大與小對言亦可
以事與理對言亦可凡言內外者以事與心對言亦可
以事與理對言亦可但此節說字與理在內句
言內外本末句不通此處當是說之言以事與
理分本末而即以本末為內外以事與心分本末而即
以本末為內外但可以大與小分本末而即以本末為
內外則不可故知前陳氏之說非也○韓氏古遠黃氏

俱以祖述上律爲內兼外末該本以忠恕下從爲
外兼內末該本此亦以串貫理分屬內外本末而行此
說與史氏同一謬也才以串貫心屬內外以大與小貼
本末則不倂如此[illegible]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箇 此節只是形容聖人心體極
全極循是萬理畢具無一物不有至誠無息無一時或
間聖人渾是箇天德[illegible]曰天地二字提起貫下
四時日月在無四者日月不過已於天道之中即其錯
行代明觀之天地之大益可見[illegible]是不能形
容而強爲擬議之辭○講正說曰嚴而日持坤與有德
以維持也大且覆幬則天其無曒非德爲至是四時錯
行一德之自爲循環日月代明一德之自爲疏代便已

[illegible]合小德大德於此下特申明之○饒合計曰持載覆幬
各要兼分合有分合得下並行不害意分合得下大小
[illegible]曰錯行代明只重錯代一字見不窮意不重
[illegible]說如說出日月之代明不可說聖心明並日月
[illegible]在聖心如日月往來不窮耳○饒註曰不遺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可以不窮作久意自文原無久字
[illegible]有日無月有寒無暑四時迭更[illegible]是
不天[illegible]如天地之無不[illegible]不覆
[illegible]明[illegible]如四時之[illegible]久也
錯日月之代明是其高明之[illegible]人見四大時本上即
在仲尼身上仲尼之身即[illegible]大時本于仲尼與天地豈
有二乎故欲觀仲尼者觀天地而已○吳因之曰此節

隙處只須輕輕逗過凡處持載覆幬內就含下並育不
害意錯行代明內就含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敦化
川流及所以爲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申明此節非
別有一種道理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節 吳因之曰此節只借天地以形
出聖德究竟不重在天地上此大地之所以爲大。大字
極重故子思下二節全[illegible]贊聖德之人借天地形出
○饒計曰萬物並育[illegible]何是天[illegible]之大小德 何是天
地之所以爲大[illegible]何所以爲大者
即什大中看出非別有[illegible]借爲題外之所以然也○蔡
虛齋曰道非道理之道即曆家失道而有孔行之道
謂並處就是不害不悖者非也天下豈無並育並行而

相害相悖者存疑謂不是[illegible]育只一箇育如何說得不
害不是並行只一箇行如何說得不悖亦非也天下固
有不相害相悖而亦不[illegible]並育並行者以大小二字意
體之自見若究其[illegible]耳○吳因之曰講不
相害不相悖須點[illegible]川流意相關切乃妙飛潛動
植總不過在天地之間[illegible]一物自有一物之性
命[illegible]物自有[illegible]和[illegible]於相
害[illegible]總不過在[illegible]行如逆行循環之
躔各自有交合各自有躔度不相紊亂不相違何相
悖之有在並育之中自有[illegible]不相害的妙處在並行
之中自有[illegible]段不相悖的妙處作文須活講乃佳○蔡
虛齋曰天地之德實有大小[illegible]者是爲小德自

其翕聚者說爲大德川流是流其所敦敦化是敦其所
流大德小德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與註曰大
德小德只一德也造化之上字爲德小德者分而言之
各[illegible]上字也人德者合而言之其一字也但言之者
有分合天地實無分合豈[illegible]如人只一心分言之謂之
萬念相似○與可曰川流敦化流字皆對敦字有或流
其化或敦其化化卽四時日月萬物之化也因上文加
一川字故省去一化字耳○吾從兄曰大德敦化爲物
不貳也小德川流生物不測也○人德是洋洋小德是
優優總是不貳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乃是不測要見如
此乎說本是○史因之曰註中脉絡分明根本盛大即
辟如天地二句意曰往不息日出無窮卽辟如日月二

句意○卽其不害不悖者言之一靡一息皆造化生字
於其間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是小德之川流也自其
並育並行者言之極天蟠地亦無非造化生字於其間
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是大德之敦化也川流敦化貫
而上下言者也小德大德隨[illegible]不[illegible]川名[illegible]人地之人
如此頌物 何是就無物不有無時不[illegible]分見其大
小德 何是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分見其人四句
皆是大概所以爲大[illegible]淺深大約小[illegible]只是 德分合
之之曰亦無淺深○容合曰此大[illegible]所以傳天何要
恐未言兩所以字與有文此所以有分別萬物四時
日月何處看可見者而小德大德則就裏面所
以生成之者乃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故朱註著兩箇

所以字而有文此天地之所以爲大的所以字亦在
小德大德見不作推原說○蒙引曰不要泥所以字要
看得字○史因之曰所以二字要[illegible]得虛勿作推原
日氣有箇大字是[illegible]的日氣故蒙引不重所以字甚有
見若東西以日氣使非對的日氣矣○又曰此天地之
所以爲大今中在德上看非徒氣化形化之迹上見其
大也○徐若泉曰[illegible]有小德又有大德乃見天地
之所以爲大其妙只是以大德敦化中而小德爲之川
流無所不備無所不貫何其大哉○蒙引曰此一節主
天地言不害萬物及日月四時也故不害不悖處便見
小德之川流並育並行處便見大德之敦化○顧麟士
日只[illegible]處了[illegible]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兩句而不

見大地所以大處於个小德[illegible]何方是大地之所以大
[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都是[illegible]蒙引
亦有[illegible]雜不 其[illegible]此處煩瑣猶有不[illegible] 又曰
天地之所以大處只在萬物四時日月聖人之所以大
處只在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各又都兩[illegible]之[illegible]一
德以言之而乃見其大則首節[illegible]
又日[illegible]並育以下五句只[illegible]
特不[illegible]又字又日此天地之所以[illegible]承[illegible]節
不[illegible]小德大德[illegible]下說
惟天下至聖[illegible]總[illegible] 此章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
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illegible]內一小
德之川流也觀之外而發亦小德之川流也[illegible]明睿知

仁義禮智溥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時出是小德
之在外者○饒氏曰此章一氣說下無處可分截蓋溥
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來
敬信悅緊承時出來而聲名洋溢又緊承敬信悅來總
是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人○鄭康成曰見仲尼
斷未爲[illegible]而當[illegible]大之業未嘗不收於當體○康
成此二句最明新安陳氏但云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
聖人未明下章倣此

唯天下至聖節　[illegible]聰明不以耳目言聰是吾心真聞明是
吾心真見○睿[illegible]爲知總而言之心之虛妙本
體也○寬[illegible]之曰足以有臨須緊緊根著生知安行
蓋天下大矣四海民物廣矣若非天生上等之資欲假

人力收效者　濬照之使多運用不來了唯上天篤
生聰明[illegible]耳目心思運用處都非人可測處非
人不可[illegible]亦不可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題鬼
論絕其等當意見而可及[illegible]之人因而[illegible]豈
[illegible]於學問之外設[illegible]足以有臨[illegible]又曰[illegible]不
是[illegible]見[illegible]全聖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下仁義
[illegible]又曰[illegible]知
之[illegible]仁義禮智[illegible]也故下
只公[illegible]者之德[illegible]不[illegible]貫到
節末[illegible]時出[illegible]仁義禮智皆聰明睿
知中[illegible]容執敬別皆[illegible]中[illegible]又曰聰明睿知等

項各一事爲一義合四字爲一事統五事爲一心此二
十五字兩有許多名目其在聖人之心却是少一字不
得又見得[illegible]字不得○焦[illegible]曰[illegible]仁體之全便是大之
元[illegible]智[illegible]個[illegible]是人之[illegible]此皆天命之性遇聖人
不思不勉渾全此天道[illegible]性內行遂爲容執敬別故下
云時出○寬裕然後[illegible]後有發強[illegible]係對急迫
看溫柔然後[illegible]對[illegible]有發振
發而不廢強毅然後[illegible]是行
處不間斷發對因循有齊對委靡有[illegible]對屈有裁對
間斷有務齊一無雜念莊嚴肅而不懈散中不偏倚正
無邪曲文是大綱理有文章理是文中有條件脈絡
密是理中細[illegible]不疎[illegible]又是精中纖綫分析無疑

叡聰察處[illegible]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
德故[illegible]者之德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節　[illegible]陵曰溥博淵泉緊承上文[illegible]
字不是又深一層抑[illegible]而究其[illegible]
个是者而[illegible]其經是[illegible]而[illegible]
於外[illegible]溥[illegible]廣[illegible]是就人[illegible]
不欠缺博[illegible]廣淵是就人[illegible]而不
狹小淵[illegible]深謂[illegible]
源活潑滂流無[illegible]
之厚靜深有本總見[illegible]萬事
具足則從此流[illegible]未時出有
以爲時出之本也○[illegible]中充積乃聖德有

然如此非稱不足至此方充積也○溥博淵泉有來歷說大德了只說是形容小德猶之第一十七章言道之小而曰優優大哉耳○時出不但是當用仁時用仁發見當用義時用義發見即同一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合識全體之處無不隨感而通[illegible]而脈絡分明而往不息形容至聖之小德可想[illegible]溥博淵泉四字就裏面說總頂上節而時出之就發見說不須上節[illegible]有容執敬別等字然卻不重只重五句足以字[illegible]明容知五者時出順著容執敬別者[illegible]形容聖人心體者尤非◎時出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匱無阻塞無窮盡而隨時變通之意即在其中○蒙引曰此時字最

細而內一知節知有聰明有時用聰此字變化不一○蒙引[illegible]取之不窮用之不竭[illegible]之說○[illegible]文[illegible]此節云其[illegible]之各是[illegible]有內之至是[illegible]而何以外之各[illegible]是[illegible]了[illegible]上下截說者得也○　甲子　月　日

溥博如天節　存合註曰此節只以天淵[illegible]溥博淵泉之爲以民之敬信悅[illegible]時出之妙[illegible]○蒙引曰人之溥博淵[illegible]只以心言[illegible]見如動作威儀之類[illegible]如禮樂刑政之類敬信悅不專[illegible]只重形容時出之妙○蒙引曰因民之敬信悅見其當可不作效說○存疑謂

言行皆見也信悅皆效也淺說則以敬信悅見字後說爲長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節　存合註曰上節[illegible]已包有中國蠻貊之民敬信悅之所在即是聲名之所在民莫不敬信悅已包有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了不是下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總無邊也此處之意只歸重於配天上首二句不平當以中國爲主舟車以下極言盡天下去處[illegible]出於中國蠻貊之外莫不尊親蓋天下去處皆敬信悅亦不出於洋溢施及之外尊親俱就遍[illegible]說不在[illegible]分上[illegible]者[illegible]觀者觀其充只在人心何[illegible]見得○蒙引曰舟車所至以下即極言有中國[illegible]之地見[illegible]無一處之遺也非又

在中國[illegible]外亦不[illegible]蠻貊○存合註曰本文言聲名[illegible]之所及者名即實德流動處聲名之所及即德之所及也○蒙引曰不必說德澤所及感格之即及也○[illegible]不專在尊親重在聖德之可敬信悅○袁七澤曰各安其性命之[illegible]尊也各遂其樂育之[illegible]親也故莫不尊親[illegible]非徒說理而已也　存合註曰配人[illegible]如人以德之體[illegible]大以[illegible]之功用[illegible]上章曰高明配天[illegible]然抗故曰[illegible]配天[illegible]曰配天者[illegible]天之不[illegible]用流[illegible]大哉之[illegible]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illegible]文[illegible]深一

厥民之藏信悅辭名之洋溢皆是發見之[illegible]
其功效也○前章小德大德即是中和[illegible]只分[illegible]不
可以先後動靜言[illegible]其靜時渾然[illegible]理而萬象森然[illegible]
已在其中及其動時萬象森然而渾然一理者已在其
中然在誠者大全朱子又有表裏及存于發見之說則
斷小德大德又可以動靜分矣若其靜時雖非[illegible]有
大德然小德只是寓乎大德之中及其動時雖非[illegible]有
小德然大德只是寓乎小德之內故小大德雖不可以
動靜分而亦可以動靜分也[illegible]
重在時出邊[illegible]小德[illegible]是言
小德之寓乎大德者[illegible]時出處[illegible]小德○又按
朱子所謂存之專以心之靜言所謂發見則兼動靜心

動中亦名[illegible]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illegible] 此章承大德敦化而言至誠體內
於外經綸大經之敦化經綸句是大德之在外者立本
知化是大德之在內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綸蒙引有疑淺說[illegible]不是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事分言之則曰經合言之則曰綸者經之綸有先後、
大經之經綸無先後○要因之曰至誠之德極誠無妄、
其於五品人倫莫非極誠無妄之所流貫至恩則盡其
恩之實而不爲虛文至義則盡其義之實而非徒虛飾。
[illegible]分有那一件不精實能就合有那一處不精實○
經綸蒙引說聖人一身言東陽許氏兼倚道之教言看
來兼說亦可但天下之大經則[illegible]不可謂是天
下人之大經○[illegible]天下人人
之性只一人之[illegible]是根本
同不假物[illegible]本來流立
了○張彥陵曰立只是所性本體[illegible]天下變萬化
[illegible]於中○附案引[illegible]本渾淪說爲是鄭氏謂

立仁之本則仁民愛物之類從此出立義之本則敬長
尊賢之類從此出如此則不見爲殊一本之意見未發
之中未可分條理分條[illegible]則爲小德之事○按蒙引
此條[illegible]亦有此說[illegible]以仁義禮
知爲[illegible]則假亦無妨[illegible]推測
也○許[illegible]無所倚只是[illegible]不須着力
[illegible]無倚[illegible]是朱
[illegible]倚着
於物[illegible]
假[illegible]不倚
聞見亦不倚[illegible]
[illegible]不倚是[illegible]不

問○尊何謂此章言天然至自然之功用在以經綸[illegible]
立本知化自[illegible]之[illegible]經綸為功用以三者[illegible]至誠言之。
則三者皆為功用此功用與他處言功用皆有外者不
同
肫肫其仁節　此節又承上文而申贊其功用之妙。不是
又發一層○[illegible]因之[illegible]此節[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贊可
嘗說俱云經綸可以[illegible]仁[illegible]仁則[illegible]而[illegible]此是輕
說仁淵天而所申[illegible]說[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又[illegible]仁淵
天等意尚未說明[illegible]出[illegible]其[illegible]天而
肫肫等不過各有兩字以形容之其[illegible]之與淺說
合近來講文俱以此節作贊詞先講仁字大講肫肫但
亦可從但不可忘仁字於經綸肫肫又淺於仁也然亦

畢竟非正說○又曰靖肫肫節便隱隱幽得那知意○
丘月林曰肫肫淵淵浩浩又是形容那仁與天淵處言
理論而至於毫無所倚處肫肫然其仁矣只照本文
順說右曰其仁[illegible]便[illegible]意經綸[illegible]以
五倫之[illegible]合[illegible]何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運[illegible]按[illegible]大
字[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
知之而[illegible]了[illegible]是[illegible]人[illegible]其所以

為大門[illegible]不必[illegible]所以存[illegible]此條
者似[illegible]存[illegible]之[illegible]靜[illegible]之意淵
淵乃[illegible]之觀[illegible]用因此[illegible]倒看
便是[illegible]之道[illegible]大[illegible]是其仁也其仁則肫肫立大
本[illegible]天地之化育是其天也其
天則[illegible]之天淵○[illegible]甚
肫肫[illegible]是[illegible]然如此
分明[illegible]博
淵泉[illegible]性命[illegible]既以
浩浩何承知化育[illegible]以肫肫
句屬知[illegible]不支離[illegible]如淵[illegible]人[illegible]
而語脈不同。何天如淵二句上文明有溥博淵泉字頭

以[illegible]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
句[illegible]大淵字天字則以天為主而淵淵浩浩
[illegible]之詞[illegible]看○只朱子存主發見
[illegible]發見為表大德為存主
[illegible]淵泉之存主說到時出之發見重
[illegible]存[illegible]人所可
[illegible]論之[illegible]重在
有[illegible]為發見故雖經綸[illegible]亦人所難知
知[illegible]存主[illegible]假從
个[illegible]分不[illegible]誠
則[illegible]隱為發見隱之[illegible]如此看則上章
[illegible]亦為發見下章經綸亦[illegible]注此又一說也。

然愚見如此若則不用存乎[illegible] 尤妙若或問游
氏則又從至聖之德至誠之道上分出易知難知之意
其曰德者其用道者其本云者[illegible]聖人分上說道
就德之所其說故有用與本之分道字指天下大經天
下大本天地化育言此又一說也○總之此二章分別
處有二一則小德大德之分一則德與道之分一則至
誠至聖之分三章自不相妨然[illegible]德人德之事是上言
小德亦可以[illegible]言大德亦可[illegible]至[illegible]小德與
至聖亦可以道言言大德與至誠亦可[illegible]中庸特
互見耳○大德小德原不是兩件小德即就大德中抽
出言之耳曰溥博曰淵泉曰浩浩以大德言也而其中
有仁義禮智聖神[illegible]淵泉而自不窮於時出並

無兩層○存疑曰上言臨容執敬別也以五德分說非
小德川流乎此章統論[illegible]不外化只是[illegible]方纔合說非大
德敦化乎說得兩章之義了然[illegible]有疑有大德小德
之分焉見有上者也似亦可採用錄俟再定
有不同處則理知節 [illegible]上只
是至誠之妙上○天下非無德明之[illegible]則知是處
[illegible]不得實聰實明須是能[illegible]方實是
聰明聖知方能達天德然此亦不[illegible]凡能
[illegible]別義理而界有[illegible]未全但[illegible]乃說
者其是實德○此[illegible]聰明聖
知即是至誠也[illegible]惟聖人能知聖人[illegible]聖人字即作
[illegible]誠者[illegible]以固爲固有之固作不倚不[illegible]倚爲

達天德者爲知所示聰明聖知即上章聰明睿知達天
德即上章仁義禮智[illegible]朱子言至誠之道非至聖不
能知則從小德講爲是推人將達天德即有微詞論[illegible]
本知化育一病也從聰明在實中然[illegible]道即人德與聖
明聖知對達字與固字[illegible]有病[illegible]者又一病
也○先以必不肯依此題使遇此等題亦必不肯如此
做只是於[illegible]內[illegible]大意略叙後[illegible]題面四字
爲實發揮後纔還個不二字便了○困是則聖知達天
德者即是天下至誠獨云省至誠能[illegible]也不必拘
泥上章專指小德能知大德蓋上章聰明睿知是以小
德言此章聰明聖知是以大德言字同而義異也○至
誠至聖兩章俱以小德大德分而總言又云上章言至

聖之德下章言至誠之道大全朱子又云至誠至聖是
以表裏言至聖一章就發見處言至誠一章就存主處按
德有大有小道亦有大有小小處有表裏大處亦有表
裏但子思言至聖則就德言言至誠則就道言德是道
之所發故爲表爲發見道是德之所蘊故爲裏爲存主
不比他處言人心之發見存主

衣錦尚絅章總旨 此章是中庸之結尾自下學立心之
始言之而推之以至其極一部中庸道理皆包在內與
首章適相照應一言以蔽之則自下學上達而已蓋上
二章言仲尼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
至矣盡矣是欲一蹴可至甚學者必從下學始下學必
從爲己之心始故首引衣錦尚絅之詩以發明爲己之

養之哀了凡曰闇之一字是一篇人頭處乃學力緊關
處曰不見曰不言曰不動曰不賞曰不怒曰不顯而說
到無聲無臭只完得箇闇之二字完得何尚絅意思○
徐[illegible]曰天命之性[illegible]是德的[illegible]頭[illegible]文而闇然
之心是人[illegible]定的[illegible]道近自微之境是人德者闇然
用功的實[illegible]於不見存於不動不言[illegible]是闇然於近
自微處所用的工夫至於不賞不怒而極於不顯是工
夫已造的極於風遠顯而仍歸於近自微乃心德之至
極的田地總之只完得天命之性○胡雲峰曰首章因
道此章因德道字說得廣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
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
我者無一不本諸天也此章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

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
於天人備於我又不是[illegible]天命之性[illegible]是[illegible]聲無
臭之天的[illegible]不顯之德而不遠之德[illegible]未發之
中[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全者不過反之[illegible]而已○
[illegible]成始[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因[illegible]有[illegible]一部中
[illegible]
大[illegible]對[illegible]人[illegible]君子之
道及[illegible]不[illegible]天[illegible]忠其
文之著不[illegible]文[illegible]不相[illegible]
文字是[illegible]不可用[illegible]
風大壞[illegible]此何[illegible]本[illegible]到下學君子[illegible]只釋

[illegible]然亦與文質[illegible]無[illegible]只[illegible]文太[illegible]則心馳於
外[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實心[illegible]不
[illegible]功上○[illegible]又[illegible]道[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人在
[illegible]又日闇然[illegible]在外面[illegible]心[illegible]在
[illegible]日[illegible]遠[illegible]此時
[illegible]又有[illegible]實心[illegible]美
[illegible]然
[illegible]然[illegible]人[illegible]精
[illegible]然
[illegible]美
在[illegible]就[illegible]然[illegible]之至
能[illegible]於隱[illegible]之根[illegible]好名[illegible]然的[illegible]分

別[illegible]使下學心而中知所趨何其義與君子中庸小人
反中庸[illegible]相[illegible]而[illegible]相發○此不對[illegible]
與[illegible]小人輕看最是○張彥陵曰淡
而不厭[illegible]何[illegible]然句○又曰淡簡溫[illegible]何只是
形容[illegible]其淡[illegible]不厭[illegible]是文溫[illegible]是理[illegible]
[illegible]於無[illegible]至文生於無文[illegible]生於無[illegible]最[illegible]
[illegible]天命之謂性[illegible]之謂道未發是中[illegible]
[illegible]淡[illegible]曰淡無味
[illegible]人[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君子亦不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君子自信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何不過是[illegible]闇然[illegible]之實[illegible]思
深有味[illegible]此[illegible]故[illegible]之不是[illegible]道[illegible]

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李衷一曰知遠之由於近則當在近處用功知風之自於自則當在自處用功知微之顯於微則當在微處用功此門來實用功處○知此三者則見得有為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一曰知字即大學知先後之知○其知全之言也此亦須著太深微蓋只思將教人去做謹獨工夫人德之人先要識其三為己之心又要他先知幾然後可下手此最有循有序[illegible]於温而理下過至下三句云夫君子之心為己而其實之發於外者如此然須學者其[illegible]乎其中而知為己之心乎然要其[illegible]不徒有其實心意而兼有以致實工夫也使我不[illegible]之地而盡

大下學之功[illegible]然以充其為己之心而皆亦歸於闇然由此而[illegible]日章處此便[illegible]工夫在日章後不是謹幾方能日章也蓋此日章原當淺看○因之謂己即近自微而知近自微即詳知其所當為之己豈舍己之外又別有幾不知己字包得近自微遠風顯近自微因己也遠風顯亦己之遠風顯也知遠三句是又從己中推出○幾耳不知因之何故為此說以誤後學也○李衷一曰此德字即後面不顯惟德之德也○陳居一曰前何為恭方完入德之[illegible]謂而理以下是為己下三句是知幾不可闇示知幾來而不在為己也更為己下

潛雖伏矣節　[illegible]引尚絅以見學者為己此

引潛伏一詩方見學者為己之學首當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未動之極○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illegible]內省省字最重即省察之省也內字亦不輕　念頭省其為天理為人欲以加存遏省之又省使人欲盡去便是不疚矣不疚則質之切心無所愧怍便是無惡於志矣○不疚無惡緊承內省來重在君子必欲使之如此上蓋亦屬工夫也○張彥陵曰君子必要內省不疚而直無惡於志○內即是獨省即是慎不疚而無惡於志正是內省正是人所不見處着力也○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此正言謹獨工夫蒙引謂內

省不疚以己能省[illegible]不可為[illegible]謹獨工夫此不可從也吳因之曰不可及[illegible]句緊接上文而深著獨之不可不慎其所人之所不見乎[illegible]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便[illegible]下一句只[illegible]在上一句兩[illegible]是提醒人語使知[illegible]○張彥之孫[illegible]不可及勿作功業不可及只是其不疚也[illegible]不及之曰無惡也有惡者不及之○[illegible]可曰君子[illegible]不顯[illegible]不顯之昭的工夫亦未嘗[illegible]○[illegible]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只[illegible]於此致其謹故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也不可以內省不疚無惡獨工人此以己能者[illegible]故下節[illegible]不可及者其惟

人之所不見乎○存疑曰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戒懼而後謹獨而其意周以切言入德之序則先謹獨而後戒懼而其意詳以密此本大全朱氏公遷說或問曰此節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條但言之先後不同耳豈可以始學成德分乎○按存疑公遷之說即呂氏從下反本之說或問疑之則矣○首節從天命順說下來後又從自慎獨節此節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成節首慎獨後

相在爾室節　朱子語類曰上節說獨謹無言動之時而獨有言動之幾此節不言不動之進一步了也尚等曰不動而敬即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言而信即恐懼乎其所不聞○問不言不動處如何由敬信凡心一敬信便與作動何謂全部只因之曰所謂敬信不是思量動時如何敬言時如何信也常存敬信以待動不因動而始後見曰不動而敬常存吾信以待言不因言而始信是曰不言而信此之謂主靜之說○用廣曰此是上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微信可知[illegible]不動處做了大此是[illegible]全其峰胡氏[illegible]屬為獨其自[illegible]謂與朱子[illegible]不同[illegible]

奏假無言節　徐鴻洲曰勸不用賞威不用怒是無言之治非真如黃老清淨之術也人須自反吾德能不愧屋漏則人自不感動觀化以是知不用賞怒者是人心無待於賞怒非謂必不賞不怒而後相觀而化也○吳因之曰奏假二節尚不可謂由敬成德全無工夫○有不可謂敬信以上有別條工夫只當由此收斂而勸威之以至成德之則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又由此而潛化之以至於妙不容言之運測為恭而天下平矣人德由始學至成德由成德至神化地位○

不顯惟德節　郝鹿野曰八[illegible]天下之勸懲乎○只重在君子之不賞不怒及篤恭上蓋非言及人之業乃言人德之德也究竟只是完得篤恭耳○不必以篤字貫微即日微字可貫篤字亦可貫乎蒙引存疑淺說俱不如此○[illegible]此[illegible]入德○雲峰胡氏謂不顯之德[illegible]之中於[illegible]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illegible]不知不顯[illegible]動靜也姚承德曰[illegible]是敬[illegible]人心之仍須從天命來君子[illegible]合此天命[illegible]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人[illegible]天命之[illegible]曰恭是[illegible]無思勉此有[illegible]而恭不自知[illegible]天下各效[illegible]心[illegible]成也　陳[illegible]曰[illegible]是不見而[illegible]動而[illegible]以民勸民威[illegible]尚有勸威之

意在奏假二節雙峰以不[illegible]而承慎獨以不顯而承
成德者是因之以奏假二節[illegible]成德來[illegible]一[illegible]
僕所定者只將以奏假二節分承[illegible]則[illegible]也[illegible]
之者矣若新安陳氏東陽許氏[illegible]說[illegible]以奏假二
節為承成德慎獨亦恐不是[illegible]首[illegible]子[illegible]始[illegible]一理
末復合為一[illegible]知[illegible]之[illegible]未發之中[illegible]
直為[illegible]道也[illegible]引於合為一[illegible]以上天之載貼之矣
又謂不顯承慎獨[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依[illegible]引諸家以
奏假二節總承成德慎獨則所謂不顯者乃即費隱之
隱也似亦有理[illegible]於所謂末復合為一理者則不可通
矣故不從也另[illegible]附蒙引曰慎獨即是上文謹獨存
養之極致處[illegible]敬曰篤恭即致中和○存疑於

[illegible]
奏假一節[illegible]但其承上[illegible]來而又不[illegible]人
[illegible]合[illegible]故致之[illegible]九[illegible]此
[illegible]引[illegible]之說○奏假二節依新安[illegible]氏及[illegible]
[illegible]成[illegible]來[illegible]奏假節[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則德[illegible]
[illegible]逃[illegible]不必[illegible]雙峰饒氏[illegible]前節[illegible]
天[illegible]承後節[illegible]德之功
功[illegible]則德進[illegible]不
賞民而不怒民[illegible]中和之德[illegible]未[illegible]中
和之極處只[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致中和
而天地位萬物育也
予懷明德節　張彥陵曰德輶如毛兩詩蓋證此兩段成
[illegible]之德[illegible]形容也至[illegible]到聖人

[illegible]人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illegible]人以是德還之天○
亦無聲臭可指以此來[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非不顯之外又有所謂[illegible]也[illegible]色指
成德○湯霍林曰此[illegible]不是釋詩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色亦不顯矣○張侗
初曰也須賞也須怒也須聲也須色只是動民感民化
民○不在賞罰聲色上此[illegible]之妙道也[illegible]
曰鼓之以[illegible]日[illegible]色亦化[illegible]有作聲
而非聲在色而非色○[illegible]以毛
比德猶有倫[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倫[illegible]猶有
倫類只是[illegible]有形皆有類無形則無類詞
辭云有類而[illegible]說德而

詞之如毛[illegible]可[illegible]亦不俗[illegible]下文猶有大[illegible]
此說不[illegible]無聲無臭此便是
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illegible]一篇之歸宿也○此[illegible]
○[illegible]曰無聲無臭渾是太虛之體太虛之中本無
[illegible]物[illegible]既[illegible]無聲則雷霆[illegible]而太虛不為
[illegible]太虛不[illegible]無臭則[illegible]而太虛無
[illegible]而太虛亦無[illegible]之真性原是如此
[illegible]以無聲無臭形容不[illegible]人之道
[illegible]也載
[illegible]萬物之[illegible]之中[illegible]無聲無臭[illegible]即太
[illegible]形而上者[illegible]人[illegible]而天下[illegible]本只[illegible]也○
張彥陵曰[illegible]德亦無聲臭同天乃[illegible]此理流行於天

須[illegible]上天[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名[illegible]微
處[illegible]宋儒[illegible]理
德[illegible]能合天[illegible]原
是以合天[illegible]德
以合天[illegible]與
詩[illegible]然[illegible]矣下[illegible]原是
如此[illegible]此只形容[illegible]形容之者[illegible]云擬
之也非模寫形容之謂○又曰至矣是說德至矣不是
說形容不顯之德至矣○又[illegible]說到聖人
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illegible]人以是德還之天
亦無聲臭可指不落聲色不落[illegible]德之至矣[illegible]
詩指天說○又[illegible]不顯[illegible]又有至不至也[illegible]

不[illegible]心之[illegible]
德[illegible]
而[illegible]
至[illegible]天命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道皆是無聲臭[illegible]
天[illegible]此為天命[illegible]此句
中天命之[illegible]之道合[illegible]人命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慎獨不及致知力行[illegible]戒懼慎獨
即在致知力行上見故[illegible]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之二終　受業[illegible]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之二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受業[illegible]
儀封[illegible]公鋆[illegible]編文　[illegible]
男宸徵[illegible]
[illegible]徵用中　外孫曹[illegible]我
[illegible]　外孫[illegible]文[illegible]仝較訂

問[illegible]也一則曰[illegible]一則曰仁當時
學者之學[illegible]也[illegible]則曰求仁[illegible]曰求仁是故立
而立人達而達人[illegible]參
前而[illegible]名[illegible]也[illegible]天下歸仁者
語其大也[illegible]此也[illegible]也造次
於是顛沛於是[illegible]不[illegible]此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日三省

[illegible]此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志[illegible]此而[illegible]也顏子
[illegible]也[illegible]又曰[illegible]以仁為
[illegible]天下歸仁[illegible]能[illegible]日用力於仁未
[illegible]而謂[illegible]與仁
則[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為己任不[illegible]而後
[illegible]我欲仁[illegible]至矣
[illegible]為人[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與君
子無[illegible]之[illegible]造次顛沛必[illegible]不可棄也
[illegible]居處執事與人
交[illegible]者於天下皆是也將[illegible]取足
於[illegible]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illegible]人乎[illegible]不讓於

師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於此會同道之體而明之仁其庶幾矣○又曰仲尼發憤顏子竭才曾子死而後已此正是聖門學樣後人不能希聖希賢病正坐此○又曰聖學之全綱領之首章矣借此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脩德講學徙義改過共學適道與立與權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知之好之樂之可見學有全功不可闕功有漸次不可紊也○又曰聖人之學皆學此仁義禮知性也觀孔子教人之求仁則知其門教人之盡性也○又曰論語中所言多是向用教學之處言道歸偏志盡蓋中日學德既已服其心當是戒逆柔顏溫辭和氣又是以攻其短要皆以無學人有端而不覺其人之深焉使是以日不容不從而改過日不容不從而釋諸存賢之所亦只與進其所已識者而習之又曰固也卽爛熟於解說之以博洽而中然有與見焉也者身泥於有說之以一貫而唯殃無方觸

李毅伯曰論語雜緒離繁其中緊要只數條使盡有透脫節節與了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大抵理聖賢學文用只學字爲一學者何傳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何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者是也聖賢不過只在一學字上聖賢功夫只在學字上學不知天非聖人之學也非所通也皆相違也自若日用而不知是學之所以中也故其中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人了生知之聖而自言好學好古敏求聞見擇善之說而其歸之是以好之而得力過與人異故自

謂下學而上達五十而知天命則夫子終身一學也夫子終身一天也故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予一以貫之一貫之一則性與天道是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則樂矣故曰樂以忘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亦在其中矣此聖人地位也近聖人者顏子也近顏子者子貢也參也爲其質之明睿少遜焉而誠心恒獨反身自慊終得聞夫子一貫之道故門之年本見其學而曾子之學獨傳焉本乎所謂性與天道只誠而已仁與誠一也故中庸言誠而論語獨言仁當仁事聖門所最重也夫子五十而知天命不曰仁而安仁可知矣顏子克己是當下將私意克盡了便復全天理之則故三月不違仁曾子誠意慎獨在强恕上得力把私意漸漸消磨天理漸漸完復所以能弘毅任仁顏子乾道曾子坤道也先儒每教人尋孔顏樂處夫孔顏之樂只天理流行而然自得而已夫子知天命故樂顏子克己復禮故樂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顏子克己之樂則亦可知曾子誠身之樂矣故聖道之得傳者曾子也子貢聞一以終身而夫子語之以恕終得聞性與天道其亦庶幾乎此也故强恕爲求仁之緊工夫而曾子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然則恕之一字固聖賢下學之始上而究極之精微也所以程子云以一惟聖人能之此忠恕又移上皆聖人地也只此忠恕而推之爲如心也卽仁與誠卽所與人道而已矣故聖賢所終身皆學也而其終身於學者天也學不知天非聖人之學也夫子好

學而知人合[illegible]了貞只知人　也自有何外何問[illegible]
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人
了亦與之[illegible]學而已大下學之事莫于道也有了貝
人矣　又[illegible]本領一大功夫[illegible]學[illegible]子[illegible]事[illegible]論語發
明性與天道處曰誠曰仁曰恕要之有貫名無貫實自
下學為恕自下達[illegible]了與誠曰性與天[illegible]道[illegible]以貫
之如此而已[illegible]聖門知道了子貢者是學知利行者曾
子是生知者
困學編曰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剛好勇而不好學則
自蔽矣使德之不修得[illegible]之不講是吾憂也可乎學
[illegible]學[illegible]學[illegible]誠有益於己矣使博學於文不能約
之以禮[illegible]其弗畔於道也得乎

學而篇
[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觀說曰聖人一生只是個學而
不厭[illegible]有[illegible]而時為用人曰難而無自得之趣故
[illegible]不[illegible]是以鼓舞而歆動之只說不亦[illegible]不
[illegible]是[illegible]說之意[illegible]練習之曰時習[illegible]
[illegible]繼而此是說[illegible]而朋來
[illegible]及人者[illegible]而不愠[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只[illegible]過
[illegible]學明[illegible]生好
[illegible]不知老之將至此時習而
[illegible]進[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也不[illegible]人不尤
人[illegible]知而不愠也
自[illegible]節　張彥陵曰大今在時習個中有勿

忘勿助[illegible]說字正形容時習之妙見無限自得光景俱
從時習裏面出來是聖人鼓舞人心處○[illegible]曰人但
知忘者非習而不知助亦非習助長則心[illegible]習與驪熟
○是勿助勿忘意註雖不明分二義然自不妨新說專
以不著力為解則偏矣聖人論學極著力極不著力若
覓不著力則已是生安地位矣○道學自然能時習真
時習自然能朋來不愠若大概言之則固有學而不習
習而不時時習而未至於朋來朋來而未至於不愠者
後說是題中正解而前說則深　附解也朱子常以知
行分說而陽明言知行合一亦然故顧麟士云學字少
不得作主然論勢　凡說家作串通語者自可是知
總其說極是○陸象山曰論語中都無頭柄說話如學

而時習之不知所習者何事○一部大學說的都在
○王龍溪曰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
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楊慈湖曰時習者時時
而習無時而不習也凡作意用工有所起必有所輟○
陳白沙曰[illegible]天地[illegible]上不舍[illegible]古今[illegible]命○
困學編曰或問時之義果無間斷[illegible]指[illegible]那知否
變通如農以行[illegible]耶曰皆是也人之進德[illegible]　斯以
成日[illegible]四時以成歲[illegible]其無[illegible]所[illegible]道也○陸
[illegible]曰不亦說乎說者[illegible]於[illegible]中其自不能已何
此點說字○說字解只進自不能已何可味然自不能
此處[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有朋自遠方來節　朋來不愠俱有工夫蓋自節學習工

大尚淺進而不已焉學益深習益熟則朋來又進而不
已焉學愈深習愈熟則不慍不可謂十二節只是效驗
是從效驗上見工夫只雙峯之說須善會也○朋來只
依大全蒙引作新民看爲是。有疑之說不必從附後○
附存疑曰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與大學新民覺有界
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尚在近學字內朋來而樂假
有後明德新民一串但學說時體用本有東體而遺用
者朋友相從乃是學體用全備之學觀此則朋來與新
民不同可見矣○世之學者莫不有朋其於人之知或
不及汲汲焉而修言聲氣不免以交游之務而妨道德之
衰世恨世事其不以遠名之心長做物之習亦孰非時
習之功也哉○張彥陵曰樂字固非

以人驗我學亦非驗吾道之廣其傳○亦非以人資已
只是慶吾道之廣其傳○徐岩泉曰只
是此心流通於天地萬物之間欲不間斷耳
人不知而不慍節　終言曰時習是終身事說亦是終
身事雖至於不知之極而時習之功未嘗有間曰不慍
特自其人不知而言耳蓋人不知而有慍則猶是時習
之功未至而亂慍之時猶未能說也此君子是就見成
說富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不見是而無悶同
看○例此始完全得　倘時習○賢此日識見高故知
其無損於我而不宜　以自然不動其心非成德君子而
何○沈無回曰學與於時習自然與天地萬物相通即
一人不知自有天下歸仁之氣象有不朋來之理然不

可謂來者使是知而不來者方是不知人既學得著處
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喜人人亦當甚解得知孔子之
在當時年七十豈不朋來然欲無言則了我道之見
南子則子路不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不怨不尤又何
嘗因之而生慍此是學問中必有之理不到此不是真
學問○此亦是人不知內事但專說則偏○朱子曰人
不知乃不知於世之好爲己實者爲時習之學十常
常闇脩於己無以致其知道○人个不滅此說○開不
慍是莫然無所動於中否羅近溪曰如此則孔子之教
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悲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同
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爲世相通人有不知必反己
以為可知而後已於人何與慍焉○如此說方見學問

無欲處○要知不將役來亦是不慍息邪說亦是
不慍可不行而思其次宵游亦是不慍著此心不動便
是不慍尤無回曰近溪說此是道理但不可此處說
君子有終身自反之功亦有縱然獨行之處此君子與
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人不求日有天下歸
仁之象是不必慍此反己之則不收慍自○
終覺剛曰君子謂不只是而無悶君子是不慍然
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則是君子其後不慍
以說樂兩何例之須如程子之說○兩句亦是相足
○如第節是由時習而得說也而朱子又曰爲到說
時已是進了一步又似非說不足爲時習兩兩意亦是
相足

只[illegible]也[illegible]有子[illegible]出孝弟[illegible]小人[illegible]要
人根本[illegible]學[illegible]道[illegible]只[illegible]此是論
道理○又[illegible]及[illegible]心[illegible]來不[illegible]其事而月
細其心爲[illegible]相[illegible]的意思[illegible]大下
當自好犯上作亂之理但不孝不弟之人[illegible]是
投機[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把
[illegible]作亂[illegible]
君子務本[illegible]新
[illegible]之不[illegible]與
[illegible]存仁而之[illegible]可以不爲心
道爲[illegible]有本心[illegible]道
自○按[illegible]用[illegible]孝弟是仁裡面

發出來的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耳仁則流[illegible]
不專[illegible]於孝弟之一事[illegible]就[illegible]說孝弟就事上說○
[illegible]體爲[illegible]仁者以[illegible]物爲[illegible]體而觀與見是[illegible]中更
親切者故即此[illegible]見[illegible]民心乃[illegible]之根
○語類[illegible]孝弟是初心的[illegible]不行學
處而自知自[illegible]人能[illegible]得[illegible]
化[illegible]則
孝弟之念最[illegible]用[illegible]○
充[illegible]心之根[illegible]俱系
一念包[illegible]無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仁之不此只就
當體[illegible]乃是[illegible]孝弟
[illegible]孝弟之體仁民愛物[illegible]是孝弟之用

說是不[illegible]然却令人無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仁[illegible]則於本字
[illegible]是仁人者也[illegible]後行孝
弟[illegible]仁之本[illegible]仁在本[illegible]以前[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人[illegible]情
最中培[illegible]念[illegible]之本[illegible]命
兩[illegible]爲人[illegible]大[illegible]
而[illegible]人[illegible]本
在[illegible]則逆逆非孝也[illegible]理本[illegible]則死死非孝也[illegible]理
[illegible]非孝也[illegible]在天[illegible]爲
[illegible]程子[illegible]利中只有[illegible]
[illegible]也

本[illegible]
[illegible]令色[illegible]張[illegible]陸[illegible]令[illegible]是[illegible]色[illegible]仁
[illegible]人[illegible]心[illegible]只有[illegible]色上[illegible]不[illegible]心
體[illegible]
[illegible]減[illegible]不[illegible]皆[illegible]
令色也[illegible]
吾日[illegible]省吾身章　張[illegible]陸[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最[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
過[illegible]
得○[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曾子[illegible]
極精密　是[illegible]省之[illegible]朱子[illegible]省[illegible]是

當下便省得纔[illegible]不是處便改并省察已往的事[illegible]那
叙和一日三檢點明道曰可[illegible]也哉其餘時時會其事
蓋做[illegible]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工所以朱子說當下
便[illegible]省時當可習法不在事前事後[illegible]○[illegible]省是
合物前[illegible]人亦[illegible]有尾[illegible]大○湯曰苟日新
[illegible]用[illegible]對[illegible]取[illegible]是[illegible]進[illegible]處若
只以[illegible]依[illegible]○不忠不拘
事[illegible]分[illegible]不在[illegible]上亦非
本[illegible]我[illegible]心[illegible]本[illegible]不從求無負於師
[illegible]於此心只必如[illegible]之不[illegible]是[illegible]是習○
朱子[illegible]人之本心[illegible]不見要不忠[illegible]才見是別人事
便[illegible]不如[illegible]若是[illegible]利害猶只是困利害上

[illegible]心已有私意這箇
[illegible]便是私了佛氏所謂[illegible]
想[illegible]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illegible]面是
要[illegible]此餘大[illegible]不[illegible]○信字之義[illegible]是
信心[illegible]相待是信內外如一是信始終[illegible]是
節物無遺總只以實○看來程朱論信[illegible]
大[illegible]以實[illegible]以實
雖[illegible]不[illegible]為信[illegible]又[illegible]以實
皆是[illegible]信[illegible]對則信乃專屬[illegible]大[illegible]不重
等處[illegible]以[illegible]亦然○陳
[illegible]不[illegible]外[illegible]有[illegible]過人與朋友亦或信得
過[illegible]心[illegible]不過[illegible]便是[illegible]即毋自欺

慎獨[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心有疑心
有懼心○陳[illegible]若[illegible]天下之事[illegible]及
及[illegible]已覺[illegible]在不能[illegible]若不[illegible]天下之人何
子汲汲[illegible]不[illegible]其
在[illegible]貫之[illegible]勤[illegible]一
關則中流自作無事推移之方矣
道千乘之國[illegible]按此[illegible]分[illegible]總是以爲
民[illegible]心[illegible]政○敬是一點[illegible]之心信是
一點[illegible]之心節用是一點[illegible]之心愛人是一點惻
怛之心時使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心即在政上見
不是容[illegible]心○千乘便見得事如民衆○況無同[illegible]
不日[illegible]事[illegible]之敬也若一本

之敬則節也以[illegible]安得復有[illegible]○袁
[illegible]字不是[illegible]心在事上只是心常存而事不苟
[illegible]事以治心不當役心以應事○[illegible]知
[illegible]○宋[illegible]雜事[illegible]亦[illegible]而
[illegible]也○
[illegible]不爲
[illegible]事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是至
[illegible]新人[illegible]
冬乃役[illegible]者俱
無心[illegible]敬就其
[illegible]處則謂之[illegible]就其[illegible]謂之節愛
時使心[illegible]人之事以[illegible]賢

君之事，在學人則見其分，在賢君則見其分
弟子入則孝章　此章以弟子起，而命是責成為交見者。
○王龍溪曰：此章分為本末，然都是培養本心的工夫。
○王宇泰曰：此只弟子為學大段規模，不在裁餉處學
上，而歸重人之　身。其入則出則言則行，其待人接物，
則無處獨處，今無[illegible]。事不離於人倫中，放心安
得不敬，德性安得不純。○按此[illegible]說得最分明。弟子
身上學文是要擴發其良能之良，不可[illegible]為行六事之故，
而六事自在其中。○蒙引：小學大學，卻只有文行，而
所以為文行者，文各不同。○[illegible]曰：謹字本是敬慎意，
而言乃日行之有常何也，蓋動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
常度，不敢放縱，即是敬慎之意。○又曰：信說似將謹字

張[illegible]曰：[illegible]弟子[illegible]字亦限定是弟子。出則[illegible]不必
如[illegible]○又曰：仁人只作善人看。○文學道學與學文
[illegible]兩樣，乃學道即小人可與，而學文則君子不
[illegible]○楊明曰：近世訓蒙解者，若待拘囚，彼見學舍
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見舊猶後
以逐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析疑
賢賢易色章　張彥陵曰：按聖門論學，只在人倫日用上
做工夫，非易有　[illegible]之學。故人若實踐得
此，是學更有何學。學字本虛，有只是假設之詞。○吳
因之曰：除卻綱常之外有何名理，除卻實踐之外有何
講究。○此章[illegible]圈，圈外見一疑，俱要細看圈內是幹
[illegible]圈外則[illegible]。○王宇泰曰：人只有[illegible]面今

好德，恰似將那好色的心換過了，更須[illegible]帶。○先蔡
簡[illegible]今人賢人之[illegible]易其[illegible]之心賢人之[illegible]退未
嘗易其好道之心[illegible]○楊復所曰：朱子謂
如[illegible]身子[illegible]將外面[illegible]不必說[illegible]說○
張侗初曰：[illegible]不待人學也。蓋所
貴乎學者，在此不在彼[illegible]曰：雖
日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illegible]只說有是四者，
即此是學矣，不必多[illegible]。朱子曰：若實
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厚，不[illegible]亦是天資自
美，非皆非學之功也。析疑○即此是學，是子夏要人務
本之意，但恐人徒求盡此四者，而不大學，則亦終無由

[illegible]吳氏　段當看子夏之[illegible]不如此子夏之[illegible]則
[illegible]於此。○朱子曰：人[illegible]事先達[illegible]
[illegible]物[illegible]之[illegible]大　作此[illegible]人[illegible]賢
之[illegible]中[illegible]看[illegible]節　番使[illegible]
作[illegible]味[illegible]個不精明
君子不重則不威[illegible]林次崖曰：威重[illegible]根本
[illegible]如[illegible]忠信[illegible]兩種[illegible]改
過是要[illegible]○此[illegible]當與志道[illegible]在此四者皆所以成
其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功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節　蔡虛齋曰：君子字只當學者看，不
重就質說，人須是有重厚的資方可為學，若不重厚，便
無根基了，縱去學也不成不固。不固，俱屬外面說。○又

曰威重執貴質[illegible]說此處全未[illegible]
可行學[illegible]此中[illegible]作能妙
○李[illegible]形而原是[illegible]
無近利[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忠信[illegible]此中人
所以要人[illegible]
所以[illegible]得
力處使自然[illegible]又不足以[illegible]之要人之
學表裏合一[illegible]不得
為是[illegible]

主忠信節　[illegible]字[illegible]成而非[illegible]於色莊必以忠信為主
[illegible]大全陳氏曰[illegible]外人有[illegible]
[illegible]

無友不如[illegible]無友損也[illegible]友之一
念[illegible]
友我為[illegible]故謂不如己為與己[illegible]此
處而[illegible]友之心而不可友也人[illegible]而好
十人則必見有[illegible]皆勝己者[illegible]而見
同趣而[illegible]亦有此[illegible]
[illegible]賢

過則勿[illegible]克己[illegible]
[illegible]過之[illegible]
勿憚有[illegible]不用[illegible]
過過文亦不可以[illegible]必是人[illegible]
本[illegible]

慎終追遠章　大全慎終[illegible]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illegible]以追遠不止是父母[illegible]是父母
但其中自有[illegible]耳○[illegible]厚是民之本
性但[illegible]於習[illegible]久客於
外而今反於家之謂也全在上之人以身風之耳○不
曰民風而曰民德是更深一層[illegible]○歸字有不煩驅迫
之意○厚字寬說不必指喪祭[illegible]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總旨　沈無回曰[illegible]之[illegible]邦君不
得而操之亦自夫子操之也

夫子至於是邦也節　玩本文抑字求與[illegible]自抑揚子禽
有必[illegible]處[illegible]夫子用世心切或求亦所不惜耳
[illegible]至於是邦句[illegible]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節○按[illegible]德[illegible]輝接人
[illegible]見之[illegible]
名狀[illegible]分不得[illegible]目○以得之以字不著力只
是子貢說[illegible]之詞夫子固不自知[illegible]亦有所
不知[illegible]得字[illegible]別名○李毅侯曰夫子溫良恭儉
[illegible]之[illegible]恭充[illegible]
人心[illegible]人[illegible]和
其[illegible]化[illegible]人其[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如此
[illegible]
○[illegible]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illegible]求亦[illegible]與也子貢
之[illegible]不足言見

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翼註曰他人之求有心求也夫子之求無心自致也異字具有有心無心上分別常說皆云他人之求皆側媚依阿以求聞雖不若然亦覺粗了聖人豈但異於側媚小人哉只畧有一點干預國政的念頭便不是聖人○又曰雖借曰夫子之求實則其非求

父在觀其志章　有[illegible]道一節之意歸重不忍改之心上○許敬菴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志欲其善也而行欲其自脩所以勵人子之為人子者其從為說人發也○朱子曰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亦如父存不敢自專故夫子直指其不忍之心都是全隱不必主事言若乃外迫公義內懷欲改而力自隱忍遲就以俟三年夫非聖人意也○高中玄曰三年無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謂三年之後改也○上二句重在第二句父沒句正見得父在不得自專意是帶說三年句緊頂父沒句見得雖父沒亦非即改則始終一不自專也○有疑謂此必人子父在志不相合父沒遂改所為其事未善者聖人不令而之而為此論其說雖是未若[illegible]氏之論[illegible]而宏[illegible]氏[illegible]為父[illegible]為之不[illegible]自[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必為有家之大人而改父道自以幹蠱分[illegible]者論

禮之用一節[illegible]　有子[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禮故為是探本之論[illegible]禮[illegible]不[illegible]用[illegible]今日[illegible]不行誰說是[illegible]和[illegible]不[illegible]便不可行[illegible]下只一意共為禮過嚴而欲其和和太勝而又欲其節也總是[illegible]和以節禮非[illegible]收語○翼註曰此章為當時以拘病禮而徒知和者發也下節是發論主意若曰禮原非拘原亦以和為貴但徒和則不可行耳若不得其旨反以上節為恐人之過嚴而示之以和曾不思晚近世不患其拘唯患其縱也

禮之用節　太史公曰緣人情而制禮○朱子曰禮如此甚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個和[illegible]知得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得嚴便是和處不分兩截○翼註曰禮之用不可作人之用禮說禮之施用與人之用禮同無爾頭但自氣有所通若作人之用禮以和為貴便是有急於細[illegible]○又曰和字不[illegible]親相愛只是從容不迫之[illegible]容不迫亦只是心安[illegible]字盡之○又曰為貴不是須要和的意思若有[illegible]便又是知和了禮中之和在行禮者亦不自知其和但[illegible]禮者則以是為貴耳○又曰先王之道道即禮也以其有可重有而名之曰道正應由字○張彥陵曰先王二字重看所謂尊其名以鄭重之也非是引先王來作証○翼註又曰通章全要分別箇禮中之和禮外之和禮中之和心安為和也無過於和者也禮外之和有指為和者也有過於和者也故下節知字最中知有和便為有急了以禮有以嚴為貴者有以和洽為貴者亦自有一種此處單就嚴肅一邊說日多以和洽是相渾蓋只是禮中之和初不及禮

外之和也。其推極於天理合人情說
行所不行節　顯庄曰。不行非人不行和也。乃和行不去
也。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達之萬世而無弊也。即未甸
不可行意。○張彥陵曰。按行字承上由字來。見得小大
由之是禮以和行矣。而後有所不行者。病不在和。病在
求和於禮之外耳。知和之和。與上和字同。而和之和與
上和字異。要之著一知字。乃[illegible]亦[illegible]。○沈無回曰。才
言禮則自和自節。而無不行矣。知和者於禮中剔出一
和用之。其和純是一團放縱。且後先王之和矣。才知和
而和。便自不與禮相節。二句作一句讀。非如時文所云。
又不以禮節之也。○亦字之意。若曰和本可行。唯其離
禮以為和。亦不可行也。亦字不對有子道難行者看。○沈

無回曰。亦不可行。自其流弊言。世人云一於嚴者。則不
可行矣。一於和者。亦當可行哉。大謬。○李毅侯曰。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其所謂和者。正先王所謂不和之
流者也。先王之道。以和而貴。所以小大必由。今之知和
而和者。反於先王之所可貴。所以小大必由者。亦不可
行也。[illegible]
信近於義章　張雨若曰。天下只有[illegible]不破。
故不必計較後來。但執一[illegible]朱
子曰。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可與無[illegible]曰此
須是平時講究這道理始得。饒雙峯曰。即其約信合
義時。即知其言必可踐。即其致恭合禮時。即是無恥辱
即其所因可親時。得可宗之人。不必作日後看。○郭

青螺曰。此一段工夫全在兩近字。一不失字上。有[illegible]多
斟酌意思。學者須有一種精神照管於人己之交。近義
是義之而後言。近禮是讓之而後動。不失只是擇其
人而後交。○劉用齋曰。慷慨然諾。近於意氣。執弱卑遜
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所自
動。故必須合下討箇究竟。是以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
規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
無助。不失於可賤之人。○李毅侯曰。此就人情相與易
於失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傾蓋。不慎皆自
負慷慨。只在情親上周旋。若一時非不可喜。却至後來
不勝自失之悔。故君子審此。吾輩當寫一通置之座右
○恥由內生。辱是外至。○因只是偶然相依倚。可親以

道言。不以情言。[illegible]是宗法之宗。梁無知
曰。凡可親之人。定是朴厚者。[illegible]一段巧言令色動人
故因之時最易失之。○[illegible]曰。因猶依也。如梁丘子從
了[illegible]之齊。使是背時依[illegible]主也。在野則有[illegible]之
宗。如七十子之宗孔子。有[illegible]則有事功之[illegible]之
宗。周公如此解因字宗字方穩。不可但解作[illegible]久交
○[illegible]曰。可親者。[illegible]不[illegible]
其為可也。有得[illegible]話。後一段亦[illegible]此[illegible]太
過　邊說亦妙。然朱子遺不及之。說非無[illegible]味。當察看
也

食無求飽章　王觀濤曰。此章以心字貫。○朱子曰。此
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敏事慎

只有甚患思者只敏事慎言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
差若工夫不到則能親有道亦無可取正對人之言則
徧無欠缺類如此又曰無求安飽須是見得心裏常有
一箇合當着緊的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
著緊都不濟事○李衷一曰只緣有這箇無求的心方
能去敏慎就正其實無求安飽正是吾儕人學力處所
謂打破嗜慾關頭若根源處不潔淨灑灑方用功只是
皮膚上綽過○夜此與自不暇及之意還稍假貫然其
實可相發明○朱子曰事非特行事凡學問思辨等皆
事也慎言自是專心於內有言之得無訪乎意亦非有
意慎密其間○蒙註曰就者親近之意正言行之是非
猶鄉正趨法之意有○所正者衡事學術淺深所正者

亦與之爲淺深是始終要如此的○蒙引曰不求安飽
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工於道之實事也就正
有道自是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
貧而無諂章總旨 此章須知樂與好禮是轉語引詩是
轉語○錢學陽曰一人悟道全要這點靈機觸撥不破
而欲問無窮理窮勉強探索不免得此喪彼損 福爲
何出於稍上取精於密中加密雕琢則使靈
得理無窮其學無點法微自[illegible]中人了悟日
告往知來字有多少便[illegible]知字有多少無窮會
悟○有告往知來之識方是見得義理無窮之域蓋唯
知之者能行之也故夫子許之此論可補人今所未發
但不可偏重在知 邊耳○看來只是許其知之不能

用工却易不必專拘時上
貧而無諂節 張彥陵曰按樂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
自然胸中自有 按好[illegible]與貧相忘耳禮是
天理之節文不自理上曰禮以其若有規矩可循也加
一好字便見此心自有淡洽處○禮即克己復禮之禮
○徐伯弦曰貧如孔顏只是一樂字富如周公亦只是
一好禮字全然不在貧富上著眼 楊慈湖曰嘗嘆
無貧富且無天地萬物者與非無天地萬物無一而非
吾心也○陳伯玉曰凡人學問須如行路出門水盡處
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括一未字可味悟到樂與好禮
非住處切磋琢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言外又有
進子貢意蓋未知則不能行既知又不欲其徒知也

如切如磋節 陳諸亦曰只從理無窮四字便可括盡通
章之旨本節亦重在言詩端許賜之善悟頗與第之
自然忘義 例○功笑亦然
賜也節 張彥陵曰不是夫子責揚他是夫子鼓動他○
姚元素曰人心一點靈機常爲意見者所滯不得透
露夫子只要點明此件子貢論貧富子貢[illegible]
及言禮而子忽然悟及是他靈機動處故引詩開發
合其神解得自本心全不在詩體分[illegible]始字
作方字看他人不可與言詩如賜方可與言詩不是
說賜前此不可與言今日方可與言詩○湖南講曰此
原非大悟不必說玄說妙只人悟乃在多學而識章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張彥陵曰此夫子於患人不知者

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只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患不知人。要說到切自己身心上。○許方山曰。要在自己窮理正心。平衡空鑑。○湖南曰。用在知人上用功。不幾方人乎。曰。此要看他主意。若主爲有品題。便是方人。主意在資益。便是爲己。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一 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二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李毅侯曰。為政以德。是以天德行王道。所謂以一人獨主乎人地為物者也。其精神結聚處。要冒濟伏羣動。鴻鈞所思。民自歸之。謂以勸以威。防其携貳之民。且不識不知。安其性命之則也。緣此德是我所獨得。亦民所同得。故其維持之妙。不可言喻。此夫子曰中說個為政以德。便將那往無可、無可無不可。最不得已而與諸北辰。衍文要習本月鏡花之妙。北辰一段。正於險處中打出正意。此不是比辰自居。衆星自共。正由北辰能聯絡衆星。不由他不共耳。○按此亦當與夫子闢政章參看。○張彥陵曰。發此命名。德之化。要知與老子清淨無為別。○夫子說為政以德。分別有箇為字。如何卻說無為。但德是人所同得。以德感字。使不動聲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故無為。不是全無作為。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張彥陵曰。德兼行不知。欲正民心。則先修德。欲正民行。則先修身。○又曰。此為是不知措置。意只虛懸看。言原不重無為。○又曰。此章主化民說。為政以德。作正人看。德行觀本旨解政字。為正人之不正。而下當斷設。為法制禁令。可見此章不必說到法令上。為法令斷不可廢。但此章之旨。不曾說及耳。○朱子謂此章政字。則曰政之為言正也。是以理言。於道齊章政字。則曰政謂法制禁令。是以事言。○四書鏡曰。以德。如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

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也。○辟如上。要補出無爲民歸
一。○蒙引曰北辰則專主中之一星。遂大概而言且
極。則兼述左右而言亦有小分別。
詩三百章 與計不此章是發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
總要使人思無邪是一氣話不必講思無邪字義只講
思無邪所以發三百篇之意起。○又曰註中心志情性正貼
思字。○四書家講曰此節是說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
意總是要使人思無邪不是示人學詩之要亦不是謂
作詩之人皆思無邪也。○按發出先王垂詩教之意正
所以示人學詩之要然學詩之要意在言外。○鄒肇
敏曰味此章却是教人無邪思而解詩以發之耳。○李
穀候曰不是有一言便可蔽三百謂蓋五百總歸此一

四書題鏡卷之二 爲政 二

言耳。○四書家訓曰思無邪只是一個正心工夫。○又
曰凡人所爲皆根於心心中正則性情發出來便爲情
思者性之靈而情之倪也流於思便非不亂不闢誠
象。出於正當歸人於邪最易思從生思邪復生邪展轉
相生本體愈遠。○張彥陵曰思字最好玩味學者所當
致力之地今在於思思有心無此處無了邪事自無邪
若說得士大夫力使無及。○許敬菴曰風俗邪先王爲
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先王爲禮制以一之至於思繇於
微渺非政令禁制所可及則采集詩歌使之一唱三歎
以興起其勸懲之念而歸於正當時人情所由起也
以其出於人之思者入於人之思有易爲功耳而向人
一點靈源中激發感動皆移默奪將來。○按思無邪語

成公文公各爲一說今今則未了公與成公之作詩者
說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
文公主學詩者說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
無邪之思讀之附後文公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爲詩
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
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
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憫惜懲創之意自見
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
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
之資耳而況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
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辯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
之於我之切也

四書題鏡卷之二 爲政 三

道之以政章總旨 四書鏡曰道政齊刑俱責備於民故
民之爲善去惡者不過勉强於外道德齊禮俱求端於
己故民之爲善去惡者莫不感孚於中感應之所以殊
也
道之以政節 湖南講曰此亦非輕近易及如唐太宗時
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便是。
道之以德節 張彥陵曰禮即有形之德也。○政與禮俱
別。○格是翻然一變言非只空空羞愧。○按德禮政刑
爲政者都少不得但有了上下截遺了上下截則失了
政刑之本心大抵德禮只在政刑上見耳。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總旨 此章非常云常人之學日
益而不知仲尼則察其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七十皆自

豈其進也○湖南講闡此章是夫子想著從前光景有
恍然自失之意是含答曰此是避位上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乃賢者改過不吝的學問在夫子生平
只說何有於我蓋是含虛也非是學道未見歉然不足
有之若追悔自失豈無念嫌○張彥陵曰純亦不已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節　許敬菴曰夫子當十五之時便
一志於學便是要爲聖人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是其精神
篤德之行斯言之謙是其實事雖進境日上徹下總是
一以其精法○志乃最初起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性命起
念鄭玄居家考索便從著述起念孔明自比管樂便從
勳業起念叔子覗山陂渡便從名稱起念嚴滄力攻佛
學便從勢利起念鄭宋爲一大事因緣便從生死起念

今日吾輩從事此學要有從何處起念　析疑　詳門○沈
無回曰陽明云志學即是志不踰矩之學此語亦有病
志學只是學也不踰矩是所進之境界耳假令兩盤未
發必更有一個大丁當當以從心爲是乎發發之謂夫
子未到窮神知化一境想不敢知然聖學自是[illegible]斷然
矣○按若此志於知便不妨

三十而立節　張彥陵曰任他紛華山學俱[illegible]動不得○
楊慈湖曰所謂立具於學之外復有立在學久而固如
木生久則堅立非有一木也立具無力之所能致也以
勞力而立立於暫不立於久立者存心而自有也成而
賊之始終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獨而他人無之者未
學也是以未立也

四十而不惑節　存疑曰不惑只是於事理通明[illegible]對
曰吾所之未能不止是未到不惑地位也○不惑於臨
事時有見[illegible]

五十而知天命節　張彥陵曰知字深有不是聞見之知
天命雖在事物上見得然卻不是逐事逐物尋求天命
全在山口深不惑小德之用流是於渾然處有一本知天
命大德之敦化是也[illegible]○不逾[illegible]在此○下學上達融而
爲一矣

六十而耳順節　張侗初曰謂人[illegible]以用心逆之亦是逆
○余若泉曰有言逆於志有言逆於心皆得入之其是
非自者而心入[illegible]如鑑之空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
而吾之本體自然無拒卻亦無容留故曰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節　湖南講曰矩即所謂止至善亦即堯
舜之中文王之[illegible]中孔子之極是也孔子十五志學時
明是此個[illegible]七十以前[illegible]未嘗踰矩至七十以後能從
心不必知矣從心不踰矩則一念念必因我無有也○
知即是天命[illegible]知有[illegible]用○湖南講問人了悟是生知
安行謂何又要用許多功夫答曰生知如目明人亦必
要將眼睜睜有遇方纔見得不謂眼明便可一覽便盡
也安行如健是人亦必要將足步步行去方纔到得不
謂是健便可一步而至也夫子由志學至不踰矩其用
功當亦勿畏[illegible]

孟懿子問孝節　張彥陵曰夫子正欲借他事親之孝以
感動他事君之忠故以無違規之○沈叢楊語謝上饒

子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而夫子所荅各異何歟蓋因其
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人所自有而有不
足焉者有以蔽之也懿子蔽處在違禮武伯蔽處在不
謹疾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孝
子之心固自全也聖人不能予人以所無能去人之蔽
而已。

樊遲御節　襲註曰講我對曰無違要見得孟孫不識果
能喻我意否。

生事之以禮節　此禮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生事三
句不宜分見人子事親自始至終存歿不可假借意○
方文伯翊不曰理而曰禮禮有品節服制正臣子所自
盡以事君父者也。

孟武伯問孝章　饒雙峯曰此非待有疾時憂無疾時亦
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
處○湯霍林曰疾字不專是疾病蓋身有一毫不在名
檢上即是病痛處語要隱然警悟三家

子游問孝章　徐霞弦曰敬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四
書鏡曰能養能敬是謂養志之孝養而不敬是謂養口
體之孝○養而將之以敬服勞而本之以愛即是孝不
可合抹殺然敬愛却包得廣不止在服勞奉養之中。

子夏問孝章　王宇泰曰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者○
嚴格且不可況其戾乎

吾與回言終日章總言　四書鏡曰此節只是抑揚其詞
以贊顏子悟道之妙因非顏子愚於始而知於終亦非

夫子始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李毅侯曰夫子宛
轉其詞以形容之要謂無所不悅而非助我者一切不
可弄口頭巧謂如愚不愚兩難擬摸至今無以定回為
語。

吾與回言終日章　李衷一曰如愚不愚不是形容顏子
之聰明是形容顏子之不事聰明處○按不事聰明正
是聰明○不違註云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還意
不相背是說他心裡有聽受而無問難是說他外面在
夫子口中只說得外面一半我心有個他心裏來此時
夫子意中原與得他心裡口中却不說他心裏所謂婉
轉其詞以形容之○湯霍林曰只聚足發處見得不違
中有融悟意不是兩時不愚是顏子終而自夫子心中

十分看他及婉轉其詞以形容之妙知如愚處便是不
愚足發之妙不在不愚而在如愚上○即其不違之時。
須知其足發之機但一文以氣含蓄至下始點破霍林
謂婉轉其詞以明之最妙○吳因之曰人但知何之足
發而善悟不知如愚而足發時若決江河的氣象皆於
神明中此悟時之妙處○按理固如此然須於千牛截
說出○謂惟其如愚所以不愚可謂惟其不愚所以如
愚亦可○須知如愚氣象到足發時仍在不愚光景在
不違時已具況與回言時時如愚時時是發時時
是發時時如愚[illegible]亦不可不知○湖南陶文南
與問終日不違與夫子六十耳順若有分別與顯與還
反不可謂不違[illegible]而無分別則大了何等而何

早耶。答曰。顏子所聞乃夫子之言。說的既是有理。應的又具信心。兩下自相順受。若夫子則除外邊一切所感。如滄浪之歌。非賢之人所易忽。前夫子觸著。便能有省。此與不違安得無別○此蓋大本已發之然。不如此之詳盡○朱子曰。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如兩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吳因之曰。私者。獨也。與我畢露之會也。這時節卻不得把持。并不得氣力。此實臟腑透見之際。故曰私。如今人言負面目一般○存疑曰。私非燕居獨處。但退後與他人酬酢。便是私也。燕燕居獨處是靜時。不得發明與人許多道理。且下文曰用動靜語默。說不去。語錄只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這亦不是正謂解不得發字也○私。叶謂是燕居獨處。存疑謂與他人酬酢時。看來非與人相接之時。便是燕居獨處。蓋註燕居獨處。原兼動靜也。存疑與註未嘗相背。但存疑自以為背註。語錄若大全有單作燕獨看者偏○此條有辯在續錄○衷了凡曰。省其私。不是孔子去窺伺他。只是以心相照○說叢曰。王宇泰云。驗人者。打回頭一照。不待開口。已知他肯綮。或問高新鄭曰。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後知與。曰非也。且呆之也。深及其稱之也。寵○發字來脈。正跟如愚來。或作生發解。或作發明解。然總是發夫子之蘊。并發夫子之言。也有活潑潑地。引出觸類之意。亦是守對如愚說。不對聰明才辨人說○朱子曰。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時。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

如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退而省察。所為。宜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問於何處見之。曰此而齋肯背見之○胡雲峯曰。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最有力○徐巖泉曰。要有得發字意。由如草木之意充滿鬱勃於中。而暢之條達於外。謂之非造化之力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韓求仲曰。私字只是大學慎獨之獨。退省其私。只是退而省察其獨知之地。耳非首到背地裡。乃謂之私也。亦足以發。亦非以學問盡數行得出來。不曰行而曰發。謂其動靜語默。無非此理之昭著。動固發。靜亦發。語固發。默亦發。有箇潑潑地氣象可已之妙。不然。將夏時殷輅。豈顏子一時不得及耶○所立卓爾。亦非一時可及○吳省菴曰。回也不愚。何乃是於其足發處。打破他不違的光景 [illegible]

觀其所以節　此章不得為君子而發○吳因之曰。大抵聖賢觀人。只把他自家身上一一察驗。那一件不是因物付物。所以為天下之至明○夏九範曰。不觀其所由。則工夫之認察。疑於因公之所採矣。不察其所安。則介胄之非焚。疑於夷齊之無怨矣○安對塘汲有朱子曰。安是中自存主了。然處他本心愛如此。而所由偶然不及此。務是勉強。畢竟他所樂不在此。久第依舊從熱處去○虎然則人安心。意所安托。處是中打也不就是州若州則無不遵者○衆人務得計較所字之意則察其所安。不當以察其所安乎。不安乎。當以察其心之所安者。有道內乎。有道外乎○又曰。蔗塘申瞿曰。李

見齋曰聖人修己功夫必自裏及表透徹齊心不容毫髮之間故其觀人也即用此法既觀所以必觀其由必察其安蓋必如是而後謂之負人必如是而後謂之實學然予觀世人不曾有孔子的實學令於觀人則無不具孔子的眼孔求全責備吹毛求疵負所謂至捉者亦如神也噫乎世之責於觀人備於責人如此而學者自脩尚可不一循孔子的矩轍而欲狹乎假乎真之學術以盜名而欺世乎

溫故而知新章　饒註曰此章不重為師只重學貴心得上說王宇泰曰故與新對註云舊所聞不易之說也而說者以為求諸外乃以德性所固有釋之然舊聞在德性之外乎夫子為世之學者做一節工夫未得透徹便

厭了又做一件終其身措一放一有甚了期如炊飯者列數下鍋於前列燒得後鍋熱時前鍋又冷了縱燒上下有什麼有做熟之理教他只將前日做過工夫一線做去不到從不住纔了便是知新也工夫只在溫故上○按論究竟則只是一件不知新叫不得溫故大學論則是兩件有溫故而不知新者○溫故屬外知新屬內此內外交養而實相生之工夫也究竟內外原是合一則所成原非兩件○新非求勝非好異若義理原自無窮學問本自無盡即所舊聞尋繹不已則就其中愈入愈精愈密愈深或開拓而引伸觸類以為新知或守舊聞毫末無加而日新又新即是新知或覺今是昨非又不妨洗滌舊聞究起新知此亦何害溫故而總由溫

故得來故謂知新可謂溫故其也謂溫故即謂知新而更無知新之學亦非也須定守自為學須翻案自日知舊之用分其之用法今依分人不得必從舊紙堆中翻出新意見來今論溫故見下學上人事新則有上達意中庸溫故知新則皆下學上人也通考朱氏公遷謂中庸是令其純熟而論見脈絡之[illegible]是即其一理而指見衆理之無窮所謂[illegible]不是貫之一是一件的意思[illegible]中庸溫故屬存心知新屬致知論語則俱屬致知公遷[illegible]件兩件之說想如此分○知新猶不專指[illegible]豁然貫通處然亦是貫通之漸○有今日知之銷及為新而明日見其為已知又成故也[illegible]○雖成氏曰自其[illegible]之境起有時而

右朱[illegible]謂後為心之[illegible]勿忘勿助去此良知而知[illegible]故知新為語不知[illegible]之圖獨[illegible]以故為[illegible]為吾[illegible]不惟[illegible]為師[illegible]必無[illegible]朱公遷[illegible]亦說師上[illegible]其實說習故知[illegible]

君子不器章　君子[illegible]字是體用俱全之稱不必如[illegible]引
之說○楊慈湖曰偏則器不偏則不器[illegible]則器[illegible]則
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無意必
固我當兼體用看○為小事可為大事亦可為此事可
為彼事亦可處治可處亂亦可處安可處危亦可處常
可處常亦可知[illegible]勇[illegible]兼○楊復所文云以天
下才治天下[illegible]為天才之[illegible]以上器者[illegible]材為器耶[illegible]最
了凡[illegible]思自說[illegible]與[illegible]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章　張彥陵曰不是要言而先行亦
不是既行而遂言也○言亦不是絕然不要的但此處
只說重行不必為言分解而[illegible]說極得口氣○此與訥
言敏行同意但彼是泛論言行此對子貢病處要從言
說到行故兩[illegible]之說最精○今設[illegible]曰先行其言而後
從之本是一句不可[illegible]斷了[illegible]從字極可[illegible]如[illegible]之
從父[illegible]之從[illegible]不得大意[illegible]當從行
行不可從言但[illegible]是[illegible]味[illegible]行
[illegible]亦可[illegible]論[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做
得未知不免[illegible]後也只將先[illegible]其行而後從之反行
[illegible]明[illegible]能[illegible]行不過[illegible]大[illegible]中一[illegible]他不[illegible]○
[illegible]此是以[illegible]行論[illegible]子非以[illegible]子[illegible]行

君子周而不比章　[illegible]不[illegible]用與比[illegible]面[illegible]只在
心體上分別君子以萬物[illegible]不[illegible]起念故
周小人只從[illegible]念[illegible]者[illegible]之者[illegible]故比○
維成氏曰周與比不在交之廣狹而在情之公私情公

即一人相[illegible]亦周情私即到處傾蓋亦比[illegible]余曰只
是這個人君子親之則為周小人親之則為比以普愛
衆人專昵一人分周比者誤○合上二論[illegible]是普愛○
君子周親疏善惡之必分而不失為周小人則不分親
疏不分善惡而通成其比[illegible]周比從[illegible]物上見和同從
其事上見[illegible]俱從[illegible]上見朱子論周以好[illegible]
論比以[illegible]惡兼傷[illegible]最精[illegible]說[illegible]揚[illegible]曰君子
之心如人[illegible]太虛然[illegible]物[illegible]約乎其中[illegible]為反我者
孰為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illegible]天[illegible]安知[illegible]
其若此故周而無可比也小人本心[illegible]失[illegible]氣紛擾
之中順則喜反則怨[illegible]則比[illegible]則[illegible]故又曰君
子[illegible]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illegible]其為周[illegible]氏兼
愛也小人以利合爾汝[illegible]利[illegible]以沫[illegible]可使[illegible]家
[illegible]小利皆[illegible]有從心[illegible]私欲之為害如此○樂
大[illegible]周比字義是以廣狹為別[illegible]中之要[illegible]
[illegible]曰君子於人下如[illegible]身[illegible]氣[illegible]於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由分思與學而[illegible]學思之行[illegible]也要[illegible]可不

得學不學也則不得思○此二條是探。學者從頭
圓外看了總此大槩論則學思是兩件若合究竟則只
是一件○註替其中原兼知行但除思[illegible]則大全朱子
數條自明而吳氏以學屬行殊覺偏蒙引存疑未
明言其失然皆不下此

攻乎異端章　張彥陵曰以害字點醒他斯害即詞也者
決詞已者無他之詞○陸象山曰今人類以佛老爲異
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
個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
堯舜不同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或問如何是異端吾
對曰子先理會得同的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爲異端○
異端之始亦是學聖而過異端之行亦必託聖以行象

困勉錄卷之二　爲政　十四

山之言是指吾儒內之同異然楊墨之與我儒亦是同
師堯舜而異端者也其源本同而其流遂異此趣向之
不可不辨也合楊墨儒而別其異於儒之中又別其異
此辨析之不可不精也○王陽明曰與愚夫愚婦同的
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高者入於空
虛卑者流於功利皆由教只有此兩般人非學不明名
教無上學名說要得心上用功使人容易入[illegible]有志事
業使人功利矣[illegible]　攻字依大全[illegible]說則專治[illegible]
不可卽異端亦不可[illegible]說爲妙○[illegible]曰以異端只是
一箇人知爲我爲兼愛是異端楊朱墨翟便是攻異端之
人固是兼兩人說尤妙有[illegible]攻之者有[illegible]攻之者○
害於心害於事害於政害一身害天下都是害○攻乎

異端攻是攻伐之攻非攻治之攻害者所謂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朱子以攻乎異端爲攻治則太甚以斯
也已爲害止二說亦通

誨汝知之乎章　張彥陵曰一爲字重看乃心中體認知
不知自家心裡明白之意不不知遷就不看○此亦單
主自知一邊說與註不比姑錄於後○[illegible]曰二爲字
不徒是口中說乃心中體認之意知此事物之理則
任以爲知之不慚[illegible]了不知此事物之理則任以爲
不知亦不慚[illegible]了[illegible]不以爲[illegible]不以爲[illegible][illegible]俱
相○不知爲不知蒙引主自慊解存疑主自知解二說
自當相兼○人固有因不自知而不自慊者亦有自知
而不自慊者一則任其氣之過一則任意見之過子路

困勉錄卷之二　爲政　十五

皆有之[illegible]說細也蒙引亦是兼說存疑但闘其前
一節耳○此謂不知有所隱而不肯盡知者有深微而
不能盡知者而[illegible]之事靜處之實有不可
知之形所未經見之[illegible]不易之[illegible]其究有不可解之故○
見[illegible]也[illegible]分兩[illegible]不易之[illegible]謂知其[illegible]不論
多寡[illegible]不大○大全所載陳氏之說亦[illegible]○陳
北溪曰子路信心不如學人也[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能[illegible]
其信心之所[illegible]從心上[illegible]只其[illegible]使是[illegible]信
心使是知○李[illegible]學而未入[illegible]只是
他不肯[illegible]門下[illegible]由[illegible]女
知之乎謂必於本心知不知處[illegible]然[illegible]子[illegible]實乃所
謂知之[illegible]此[illegible]各[illegible]本[illegible]所以爲見道分明也○

與子貢之非知似亦當與此同例○李毅侯曰知不知
分處儘有絕大[illegible]未能剖晰者只知字只在是非疑
似之間認識不真便陷於[illegible]非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
不知是知也此他日所以使[illegible]之開也
子張學干祿節總旨　[illegible]曰多聞多見不可使抹殺
他學問亦須[illegible]此[illegible]只是要[illegible]步[illegible]一步耳大抵干
祿之學與闕脩之學判然兩途學[illegible]祿何[illegible]是記者[illegible]
子張之學是一樣干祿的學問夫子全把闕脩之實示
之點出祿在其中句正見祿與學原是合一的不必去
干若云脩德而祿自至便是教以干之之法
子張學干祿節　子張所以欲得祿之心與世俗異而其
爲干祿而學之心與世俗同然亦特有其心耳未嘗思

枉道以求合也至公孫弘輩陳代之流欲[illegible]往見諸侯
則又干祿之變而非子張之心矣然有子張之心則亦
必流而爲公孫[illegible]陳代之所欲爲者此又不可不知○
子張[illegible]者非貪祿者也欲借祿以達其濟世
之心耳然孔[illegible]以爲不可而見乎徒有祿者[illegible]孔子
之[illegible]人下亦所[illegible]脩其言行以[illegible]其有所干
也
多聞闕疑節　闕字[illegible]多聞多見正學
問得力處也解者[illegible]以[illegible]除此與
[illegible]慶食[illegible]例[illegible]未[illegible]不安總是不
知合闕與否[illegible]闕字[illegible]而不言下闕字闕而不行○與
[illegible]之[illegible]最能[illegible]人耳目[illegible]人聰明必闕

疑殆而後寡尤可也[illegible]闕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日進不可以
[illegible]莊子曰能[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人之心人不
服也[illegible]尤也[illegible]不安動者
一時[illegible]
氣不得[illegible]悔○不曰尤寡
悔寡而曰[illegible]之乃我
之所以寡其尤[illegible]○朱子曰學
人只教能謹言行[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得
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illegible]字若[illegible]脩其在
己而[illegible]祿之得不得非所[illegible]也故曰祿在其中○大全
[illegible]此[illegible]何何也○[illegible]因之曰[illegible]中字[illegible]與外字相
對[illegible]所謂祿者只在寡尤寡悔中○[illegible]是祿祿字

不必[illegible]殺[illegible]湯子[illegible]者[illegible]天爵說亦非○德脩
而[illegible]是祿在其中[illegible]脩而祿不至祿亦在其中蓋只
命[illegible]有[illegible]只得[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得不得也集註圖內只說
得[illegible]一邊[illegible]外[illegible]後一段說大全蒙引存疑亦
只說得前一邊在朱子[illegible]了說得完全○謂脩德而祿
自至便是教以干之之法以此[illegible]病則不然觀大
全朱子[illegible]下字[illegible]自無此病○朱子曰闕見亦
相發亦有闕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故經分言
之而[illegible]合解之極[illegible]朱子又曰聞是聞人之言見
是見人之行[illegible]亦不可泥亦有聞人之行者有見人之
言者見人之言如與[illegible]所[illegible]是也不知[illegible]金仁山
又謂闕是闕[illegible]人[illegible]見是見今人[illegible]行[illegible]下壞之行

來亦不可泥。○新說謂了張子字高處，不患聞見之不多，只患不能闕疑。故此處還重闕字。凡說聞好，然看來務外的人，連聞見也不是真渴多，則聞見亦寡。但要說得對子張病耳。○顧曰：此章不宜專重末句。

問為則民服章　此章舉錯，與宜下說不必如擬遊問仁章「不仁者遠」是錯。○徐儆弦曰：進賢退不肖，是朝野點公心，故民之服不服，只機括只在一舉措間耳。朱子論宋事，謂收其根本之術，不過是天下人皆內畏者舉而用之，使衆錯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自翕然服於朝廷之上。甚得此意。○梁無知曰：不說君子小人而曰直枉，最妙。同一君子，惟直的君子最悉是非，所以容易錯同。小人，唯枉的小人最善迎合，所以容易舉持正

秉公無所阿好之謂直，曲學阿世，變無執持之謂枉。○君子則不論剛柔，總叫做直；小人亦不論剛柔，總叫做枉。不必如梁說，然亦可備參也。

使民敬忠以勸章　張彦陵曰：莊字如正衣冠尊瞻視是也，亦要從心，不從外飾。

子奚不爲政章　張彦陵曰：按此章大意，夫子分明是諷定公以孝正家的意思。○此章要與點爾何如節同看。○此只當與正名章同看。若身有窮達，而必不可不盡者，父子兄弟之倫，但君使出而不能盡其道於國，則當處而盡其道於家耳。○孝字何是引起語，其本道政事令以孝爲，言必有從道。○徐自溟曰：即此孝友之心，而施於一家之中，有秩然不容亂之政，爲有秩然不容

亂之政，即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妙然不若黃蘊生之超詣亢〔如也〕○按四書〔大〕全〔只〕舉〔損益〕不知其〔所〕以〔損益其〕勢則〔日〕〔甚〕可以〔行〕此〔說〕亦不必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總旨　張〔〕〔〕〔〕此章是夫子以
〔往〕轉〔觀〕〔來〕夫子之〔言〕〔只〕〔是〕〔因〕〔革〕〔〕〔以〕為知來也。禮字只〔〕〔〕〔〕〔〕〔〕〔〕〔〕〔〕代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
此禮〔損〕〔益〕〔〕〔〕〔〕〔〕事若必所因所損益。〔前〕〔後〕〔〕〔〕便
隔大〔端〕○王〔〕〔〕曰此章〔因〕字不〔〕損益〔〕謂〔因〕於其
禮而損益之。〔其〕若〔〕〔〕之不可〔〕〔〕〔〕世〔〕之〔〕常而
夫子〔〕〔〕〔〕〔〕〔〕〔〕〔〕〔〕〔〕〔〕〔〕可〔〕〔〕〔〕必〔〕
〔〕〔〕〔〕無常而本始不〔〕常也故〔〕之〔〕〔〕而不〔〕〔〕
〔〕〔〕〔〕〔〕〔〕〔〕〔〕〔〕〔〕〔〕〔〕而不〔〕〔〕便為〔〕
〔〕〔〕〔〕〔〕〔〕〔〕〔〕〔〕〔〕〔〕〔〕〔〕〔〕損益之〔〕大

而後世之所損者。然亦窮而〔〕〔〕而通〔〕之所〔〕而不
得不然者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節　世乃帝王與廢相禪之世。與〔〕
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
殷因於夏禮節　〔〕〔〕〔〕大凡有定者可知。無定者難知。
今此禮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其〔〕
是無定。而未始無定也。故總曰可知○按此〔〕〔〕無人看
〔〕〔〕〔〕可字雖跟損益來。然〔〕〔〕不外於所因。〔〕從〔〕
〔〕〔〕之也有〔〕〔〕〔〕〔〕〔〕〔〕〔〕〔〕〔〕〔〕〔〕〔〕〔〕本文〔〕〔〕周
者〔〕〔〕其文〔〕〔〕〔〕〔〕〔〕〔〕〔〕可用〔〕按此〔〕亦自然
〔〕〔〕〔〕〔〕〔〕〔〕而有因〔〕〔〕〔〕綱五常文質三統〔〕
〔〕〔〕〔〕　綱五常乃禮之大〔〕〔〕〔〕〔〕〔〕皆為此而設。

玩註自明○所損益可知也。是當〔〕〔〕〔〕之。不〔〕〔〕〔〕其
必出於因。不是說其必有損益〔〕〔〕〔〕〔〕〔〕〔〕〔〕玩方
知〔〕〔〕之〔〕夫子實知〔〕〔〕以後損益之〔〕〔〕〔〕〔〕〔〕
有之。然此章亦決不〔〕〔〕此也○不〔〕是〔〕〔〕〔〕來〔〕
今處夏殷之前亦知。綱五常是〔〕世不易的〔〕〔〕〔〕
殷之後則愈知其不易矣。故曰不〔〕〔〕〔〕〔〕〔〕知來〔〕〔〕
之說當活看。
非其鬼而祭之章總旨　〔〕〔〕〔〕〔〕〔〕〔〕〔〕〔〕〔〕為綱○此
與樊遲問知章同。但彼〔〕知〔〕〔〕〔〕勇〔〕提〔〕〔〕〔〕為綱。
固妙。提勇字為綱尤妙。一是勇之過。一是勇之不及。然
又當兼知講。勇之過不及生於知之過不及○〔〕者有
相因者。亦有不相因者。不偏說為尤

非其鬼而祭之節
見義不為節　見因之〔〕〔〕見字須說得〔〕活。只是大義當
前。已自曉得的也。若是與見必定有負力○朱子曰。此
〔〕〔〕〔〕〔〕〔〕〔〕〔〕看就見〔〕不〔〕〔〕〔〕〔〕〔〕見得知之而不能
〔〕〔〕〔〕〔〕〔〕〔〕〔〕乃是〔〕之未〔〕〔〕〔〕〔〕之不力。王
〔〕〔〕〔〕〔〕〔〕〔〕〔〕〔〕〔〕〔〕上文〔〕〔〕之不〔〕〔〕〔〕說○按
此〔〕〔〕〔〕之說不同。然亦可參看。

四書困勉錄卷之二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袁了凡曰。不曰可誅。而曰可忍。全要發季氏一點良心。○按忍包敢忍容忍二義。春秋傳所謂忍人。此敢忍之義。所謂君其忍之。此容忍之義。前一義指亂臣賊子之心。後一義誅亂臣賊子之法。○闕外謝氏說雖非正意。然可兼用。

三家者以雍徹章　只提出天子二字。便是春秋書法。然奚取二字。是冷覷語。若將大夫陪臣道破。反不似遠詞。○呂東萊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

觀天子諸侯之分。豈稍爭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岸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之損益。然水漲大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沒。則溺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區區尺寸之土。可以遏滔天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禍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苟也。勢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不仁的人。只是假禮樂。以自飾者。○饒雙峰曰。人而無心。如何說。人心亡矣。蓋心如穀種。仁則其生理也。若穀種無生意。不成穀種了。便是穀種亡。仁矣。○又曰。人而不仁。便私僞不敬不和。各具一端。○又曰。欲發如禮何如樂何。只在從中流出與裝做於外上體認。蓋人心不亡。則自其心之中。自皆流出便為禮。自其心之和樂者流出便為樂。禮樂雖在外。而却全是一段真心發見。若人心既亡。則雖用禮樂。却是從取於外的。不是從中流出的。其余禮樂何哉。譬如穀種完固。方生出枝葉。若穀種朽壞。如何生枝葉。雖剪綵為之。終不是真的。

林放問禮之本章總旨　姚承菴曰。禮之本安在。此心之誠慤是也。夫子非不欲一一指出。但相襲文勝。遽不可挽。第曰禮之本在誠慤。人亦不以我之禮責心之誠慤為之。而禮其亡矣。所以將奢儉相形。使人披枝見根。○放問禮之本。夫子不告以體而告以用。不告以用之得中者。[illegible]中者此處可參。

林放問[illegible]全個體當了。非體用之體。

[illegible]不及而質勝字。以質朴說。○寧儉戚[illegible]進者[illegible]從先進。是儉戚之得中者。○以本[illegible]因儉戚。是以人下之大本言則非。特奢易[illegible]本即儉戚。非本下特儉戚之失中者。非本即儉戚之得中者。亦非本。[illegible]因以體用對。而[illegible]本。則說用。[illegible]則用之始。又為本[illegible]之說。自明。○今[illegible]曰。儉為近於本[illegible]子氏[illegible]雜舞佾奢則不[illegible]於[illegible]大夫之禮。但從朴[illegible]簡易而不失為[illegible]也。其質含其禮。儉亦非禮。此一時[illegible]曰。本有[illegible]。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木。其本為枝[illegible]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illegible]其本根可。

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體始於儉末
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學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爲
反本之論也○作案[illegible]人心一念之[illegible]本可名之爲
文質而文質釋是以本能體之本也夫子非不能直言
之但救當時之弊[illegible]六件究竟本字上章
仁字已逗出了○[illegible]
夷狄之有君章 傷中[illegible]
其[illegible]知有君也[illegible]
不得竟作無字解
季氏旅於泰山章 嗚呼二語是所求不能救而夫子代
救之如此○[illegible]說於人者因其心之所畏而
爲之轉移則其言易入季氏[illegible]歆非[illegible]其不畏君

窮矣而惓惓於泰山之旅則其心猶知畏鬼神也就其
畏鬼神之念抑以鬼神之[illegible]不歆非類不享淫祀於
惕之本有不容然[illegible]此不救之救也雖然亂臣賊
子既不能懼之以王朝之[illegible]又不能懼之[illegible]之
是非而徒借鬼神之靈爽以惕[illegible]已哉
○[illegible]使泰山不[illegible]季氏亦不當祭[illegible]季氏
[illegible]然道理亦實如此○[illegible]而不
可[illegible]又曰作文只[illegible]不享非禮而林
[illegible]點明亦不必[illegible]
君子無所爭章 必也[illegible]
除非是射而射[illegible]者爭之[illegible]
[illegible]始射而[illegible]既射而復[illegible]而飲是[illegible]

觀詩曰其爭也君子言其實非爭也如[illegible]大子之求實
非求也實了只以君子[illegible]見萬物一體[illegible]無爭此是老
莊之論抑楚人亡弓之意許[illegible]辯之詳矣[illegible]
[illegible]○許敬菴曰君子之無爭道在自反故曰射有似
乎君子○此意亦[illegible]只說得不勝者一邊○愚謂其
爭也君子要在爭之中見出[illegible]來正與和光同塵
者有辨
巧笑倩兮章總旨 [illegible]不打要緊[illegible]開大
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illegible]發
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意則反
把悟處看呆了
巧笑倩兮節 質字有本質之質有質朴之質林放章質

字是質朴之質此[illegible]是本質之質○前章
[illegible]不可兼質朴之質○首
[illegible]天下莫絢於天然○
[illegible]何消又加粧飾故
[illegible]在素絢[illegible]而錯
[illegible]是絢但[illegible]了絢[illegible]未兩成
[illegible]素下一後字
[illegible]不是素[illegible]於素[illegible]禮
後字[illegible]亦要如此看[illegible]了子夏意思○禮
况有[illegible]之說則又[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素絢[illegible]只
容容說人[illegible]你自[illegible]是以絢與禮爲不好
的人偏了○看來子[illegible]之意只見[illegible]人袜煞了絢一

繪事後素節　張彥陵曰詩爲素以爲絢兮[illegible]以素比
美質絢比文飾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
繪事質素絢
禮後乎節　張[illegible]曰禮後乎[illegible]不是謂[illegible]此禮字
指儀文言○又曰[illegible]於求詩見得
禮非無自而起[illegible]後亦只說得
文後耳[illegible]○此
與從先意亦與後先是後用[illegible]中此是就用內想
出個禮來○可與言詩是子夏只重在解詩者不同蓋
凡詩之言雖此物此類[illegible]必有關於人心世教
今子夏卽一素絢通悟到禮後[illegible]詩人正人心維
世教之旨故曰可與言詩[illegible]正與其可[illegible]
○卽小而明大[illegible]可與處
此與子貢[illegible]是
從[illegible]之
在[illegible]在木
[illegible]故曰
[illegible]天下歸
[illegible]一將語
[illegible]
[illegible]不
見[illegible]分明是欲當[illegible]文餘
獻以待後人故曰足則[illegible]

困勉錄卷之三　八佾

之君其意遠哉○文武之政佈在方策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周之文獻自足也夫子欲挽文勝之
弊何不取周而示之而致惜於二代之無徵也○雙峰以
爲百王損益之大法一句最妙蓋一代自有一代之禮
而非合三代之禮不足見損益之妙而惜乎其無徵也
○一代自有一代之禮而非合三代之禮不足見損益
之妙若文獻俱足而夫子論定三代之禮則知忠後之
必以質質後之必以文文後之當復用忠百王之損益
準此矣單就挽文勝則[illegible]○說約[illegible]大段只是云云之
不足行之妙若夫子自行之則固有不必其足者存疑
兩段最可玩○楊慈湖曰杞宋二國文獻既皆不足無
所徵驗則孔子何所攷而能知夏商之禮既無所考又
何所據而能言大哉禮乎禮本於大一分爲天地轉爲陰
陽變爲四時生而爲鬼神行而爲禮務爲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以此事父以此事君以此睦族以此里兄弟
以此交友以此和[illegible]是謂大則是謂[illegible]以有文
[illegible]文與獻[illegible]近在人心[illegible]外物[illegible]知
[illegible]之[illegible]孔子自知自信故[illegible]文[illegible]可
[illegible]能[illegible]則[illegible]必疑必不[illegible]禮家
之所能知○[illegible]陳氏之[illegible]
節自既灌而往者章　[illegible]
灌而後不欲觀那
或問禘之說章　雙註曰說字深看在禮文禮器之外○
李毅[illegible]曰不知也三字講處不可寥寂蓋此正夫子之

困勉錄卷之三　八佾　六

其□精也○周季侯曰要十分合寫□中□□者□微不□不顯□說自是夫子意中事不可作□中語○顯□□遠只看既說□□□□則既顯矣而又推顯所自出之實理之運而心腸而要追到渺茫不可□處之際尋求至此天下之大道止只如一點骨血何親何疏何遠何近此□□□□形容得□若□□□□□□□是第一義也□□上□□□其□□□若□□□□□必能達□格□又□□□□□□□皆然不□□□要切知祖之說從於前□□□□□□□□□□□天地百神猶曰吾所盡承至於始祖遠矣始祖□□之前遠之又遠矣有□不得□□□不相近以遠之又遠如是者乃能□□其精神□□之相聯而聚吾精神以格之

則當不知宇宙人物皆我□□皆可以精神感而皆可以各□之也○故曰如魄爾魂也

祭如在章　此最□□□□□□知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孔子之□者□□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此不止於如在□人今以祭神□□□□□□皆不必拘□謂祖考□□□此□氣□□之氣即祖考之氣可謂□□□往更無□□□矣○不可謂祖考之氣□□而□往不可□或謂有聚散者氣無聚散者□□□祭之者各有理也非氣也亦不是理□不相離有□□必有是氣□□祖考與子孫同是一氣故可感□□是□□□□□□□賢亦同是一氣但□□更□□□□□□□□□考使不可□格□祖考之氣有聚散者□□□□□□哀

非子孫所能必然為子孫者則唯盡其常聚於我者誠以格之則祖考將散之氣未必不因我之氣而常聚蓋散者不可復聚而將散者可令常聚也曾何以我之氣為祖考之氣□□□之時無所□未定者乎朱子雖收范氏之說而謂之□□有故也○鬼神來格之理不易推測者如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則是神之有無係於人之誠否而天下之所謂鬼神者皆妄也若謂已散之氣猶於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有游衍於宇宙之間而宇宙間去者來來只是這此氣了而佛氏之說猶者不當今斥其誕矣惟大全季路問鬼神章朱子說得明白人死氣消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

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故謂釋氏之說為非觀朱子之說則祭祀之來享者是氣之本盡散者非散而復聚也推而言之氣有盛衰則散有遲速聖賢之氣浩然塞天地配道義生則浮流天下沒則神在萬世無死生無聚散而獨行於古今者也如伯有為厲之類是邪氣之偶聚也聖賢之氣萬世不散者正氣之常聚也釋氏所謂果復為人其信否雖不可知然其果有亦必是氣之未散者若其既散則無復聚之理矣蒙引專主范氏之說謂祭祀之儀不過仁人孝子報本之心而祖考非真來享也然則人惟心有孝思果於為善以不辱其先亦足為孝矣何必為此既質之文哉抑曰人不能不思其

祖先故必有以致其如在之誠不然因對觀之不如矣
夫梁於爲善不辱其先獨非所以致其如在之誠乎人
之所以勝於對觀者不可謂不在此也又何必爲此無
實之文也其說亦難通矣曰禁引又謂大地山川之類
生氣散去不化隨祭而享其即同與夫天地如此祖先
獨不可如此乎後又謂天地山川之祭亦未必天神與
來享卽以表其誠耳則又與前說自矛盾矣
吾不與祭節　吳肖巖曰吾之與祭人可得而諉之吾之
精神人不得而諉之也
與其媚於奧節　張惠南曰奧與竈卑之說甚相當而賁
覺其非也奧非神也何尊之有賈之意蓋以奧爲公朝
而竈爲私室也○徐自溟曰凡祭而奉神於奧必先由

竈而達賈意謂欲得君必先由己而致也又以奧特室
內南隅乃棲神之處位君之極處尚也猶此
獲罪於天節　獲罪字不必拘問就作下說其宦威媚上
見出凡人纔生一媚心起念即不可與天知即是獲罪
於人
周監於二代節　王觀濤曰此章還是夫子自表其遵從
之心者說文勝之弊說者還須從殷浸漸於末後用
之可也○陸稼書曰周之文亦承夏殷質之後風氣
漸開不得不然者見武王周公制作之初意前損益良
不苟矣夫子從之蓋從其時文之得宜之文非從周末
文勝之文也○徐自溟曰看起頭一周字見周非尚文
之周也乃監二代以成其周之文也故末吾從周周字

且就起頭那周字[illegible]之弊失却原
來制作精意故將[illegible]之文以[illegible]○表了凡日監
則斟酌損益之而不加增添爲之謂也日郁郁則文質
合宜之謂非文勝質之謂也故孔子從周即從先進
之意豈從其繁文縟節哉○饒雙峯曰文字與勝
字不同吾從周不是爲下不倍而在文勝上○文字辭
只按先王制作[illegible]氣數相移然其間變化消息却自
有不得爲氣數所拘[illegible]之處也周禮之[illegible]不可
謂非氣數極盛要之前後聖人損益之功爲多須補重
聖人制作精詳一邊說○大全新安陳氏原推氣數聖
人亦只是今時文字偏了若側重聖人一邊說則文字便
非忠質文之文　壬申四月朔日

子入大廟節　說了凡日大廟二字便是書法宜重看蓋
大廟之禮[illegible]其說[illegible]治天下無難者雖以大子之
習禮而精[illegible]日謂已知乎與其人而問問而
詳討其是非亦不能已者○李果一日看來便人疑夫
子不知禮大子不應自分疏我知禮大子意亦不辭我
知與不知只是此禮求說猶之與[illegible]虛就
[illegible]禮[illegible]辨
也恐人不知敬謹[illegible]以我
爲不知禮可也[illegible]亦
問與器數必問此是人在聖人[illegible]○
沈無回曰聖人動容周旋中禮遇一事即[illegible]之節文
生焉宗廟生欽墟墓生哀當人猶然見聖人入廟每

事端是有所不能已矣哀哉即此便是節文之所在也。
但中人涵身是體忽不自知因或人之意節有可想亦
覺不錯故日是禮[illegible]節是節節是道然亦不覺因
子張拈出使見是道日說千番回護不免有狐對或
人喪失失聖人心事

射不主皮章　古道不見於今。不知其幾矣。夫子偏於此
而嘆息謂非爛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哉〇禹域番
日此感爲上世教者以德力異尚不[illegible]分途之機〇
說無回日按射性情發越之際也而與以不尚力爲開
情[illegible]性之方古人作[illegible]使寓[illegible]深意夫子所以嘆想
之〇說約其盛時之[illegible]同是蓋是嘆世亂而不得
不用貫革與他處發經[illegible]者不同所謂古之道以正

今之失者失不在於貫革而在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
之故也然禮射武射有亂世亦可並用武王散軍郊射
之前亦未必純用貫革也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正可
以廣武事當在亂世測咨不可用乎則識疑古之意亦
自切當也〇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〇有人子時亦
不是廢禮射不用只是雖禮射亦主皮〇[illegible]日古之
道也說不必指定周初〇[illegible]
矣蒙引獨謂棱皮日[illegible]
之[illegible]的也大夫[illegible]只是蒙在[illegible]之不知何據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李[illegible]日子貢欲去羊
不是惜小費為有[illegible]因其意謂告朔之禮已久不行
而此羊猶供何為不如併去之都是為禮發此議論但
不脫得存羊即存禮去羊即去禮故日我愛其禮不消
說到興復就此空名存亦是禮猶有存者子貢意以無
實夫子惜其有名〇朱註大全蒙引存疑皆以子貢爲
惜小費又集註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得
以識之是存羊即存禮而禮可復焉是因羊可復禮兩
意原並用而大全南軒張氏及存疑單主因羊復禮一
邊此等處則皆前人不及後人不可不知若時說單主
存羊即存禮一邊則又偏矣〇存羊即存禮因羊可復
禮兩意原當交發與見知也一例看自明〇說無回曰
此說以夫羊爲憤激爲護名實皆非也羊之去留君相
事也謀野之聖賢安得與之總是痛惜古禮之亡而聊
居歎息如此子貢曰禮已亡矣不如去之夫子曰禮雖

亡矣何忍去之兩人針對彼蒸湍日蓋有無窮之感焉
同是一腔熱無謂于貢意〇按惜小費護名實憤激
三意說[illegible]原何[illegible]　[illegible]二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湯若[illegible]日子貢當時無因革
之權只是憤[illegible]以[illegible]齊人之意〇[illegible]有
二重爲[illegible]正朔[illegible]天子也告太廟[illegible]月令之
政重民事也文公[illegible]此[illegible]重於是政[illegible]人而
魯[illegible]且矣[illegible]

兩處其子節　[illegible]
夫子是以爲禮以[illegible]爲羊是禮在羊之外而[illegible]以羊
爲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羊存[illegible]陳瑚作其明
其實諸[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事君盡禮章　湯霍林曰禮有箇準則諂則出於禮之
中。盡則由乎禮之節○袁了凡曰當時不是有個人爲
諂他心裡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遂之漏於人心。
實不重可慨哉○姚舜牧曰人以爲諂也此人是何人
獨其事君人皆自有此等人臣子且不畏禮而畏人言。
定公問君使臣章○此章夫子有上下交責之意有明良
交泰之思使不是役使只作驅馭看○禮字兼引乘待
之誠說大今存焉謂皆自其所不足言則禮說節文忠
而含待之誠意在內存焉爲變○顧麟士曰一切得當皆
是禮○楊維節曰從大君平日綱身統物人皆平日它
心誠正說在事使前一層此是先輩議論○李衷一曰
禮者君之大節也昔齊景公變田氏之僭而晏子曰唯
禮可以已之此禮字當有持威福日名器之意忠字當
有將君衛國不肯凌僭之意定公爲大阿倒持之君故
欲坊之以禮○案謂凡人不肯之俗故欲教之以忠○
陸乎說向人今蒙引兩說不同然可參看
關雎樂而不淫章　張彥陵曰按關雎是文王宮人所作。
文王之化宮人哀樂不是文王哀樂也不得在宮具有
見不傷在不能無一分[illegible]曰關雎所
不作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illegible]而得爲不
言不傷耳要而在[illegible]有[illegible]有關
身之今純以鍾門在哀樂之止[illegible]此[illegible]蒙引有說與
大不各別思意當兼用爲是○詩樂言自兼說此章重
在哀樂不重在詩樂也○蒙註曰據本以樂雖深哀雖
盛等語是說詞華極樂却是理當樂而樂不淫也詞雖
極哀却是理當哀而哀不傷也此純主理說也今以詩
經考之關雎獨不然不似其他變風變雅之詩語樂必
淫沉湎語哀必極酸苦則知夫子所贊不獨以其理亦
以其詞○卽宮人之哀樂可想文王之哀樂故朱註專
主宮人蓋言宮人可該文王言文王不可該宮人也○
有說予向意如此今看來無以易此說言文王者固非
蒙引反覆亦論欲專主宮人亦不能無疑宮人如此
而文王則漠然不動者乎詩傳小註固相表裡也○有
子前兩段是欲於言外見文王之哀樂看來哀樂兩即
推文王宮人說亦側不妨○出於文王便非淫出於文
王之宮人便非嫌此當與關雎一例看○到底前說
一是。○宮人非文王嬪妾之謂不嫌時那得無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徐玄扈曰當時三家強公室
弱。僭竊不止矣哀公問社尚有起徹之思宰我曰使
民戰栗勸其勝也夫三家之僭肆可以已之而除權
之以成是通其謀而已夫子所以深責之也○按此說
與通考趙氏之說不同然各有其意[illegible]
之意原不可考兼說亦可。
哀公問社於宰我節　[illegible]蒙思尚不
止於此須更發之[illegible]深謂宰我所對只
是所問之示極若[illegible]之類未必果大
下皆如此則殺要緊中又有隱處此上三句中有此二
失也。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則失之附會矣。而曰使民

職業則附會得又不是此下一句內又有此二久也集
註所謂弁方社之本意以其後要緊與疎與附會之
又敝時君殺伐之心則以其附會得又不是言之益其
考處尤在此也蒙引存疑似以弁立社之本意何明屬
上二句以敝時君殺伐何該下一句看來未是○弁立
社之本意原包四件但敝殺伐意尤重故特加一又字
抽出言之日氣當云後要緊而疎而附會也弁立社之
本意又附會得不是則愈失其本意矣○疎處集註雖
不言然原已包在內蒙引說極是

成事不說節　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指其
過尤此三語正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張洽
曰門振弱之道在修德不在修刑而狀得之策在威臣

不在殺民倘哀公用宰我之言而殺民以從則元氣益
削魯事愈不可爲皆此一言啟之也夫子責之益深悲其
言之已出不可救耳○爾事字不可如俗說作魯事看
存疑有倘字分辨今見講曰非不說成事實其未成而
說之也非不諫遂事實其未遂而諫之也非不咎既往
實不[illegible]有可復咎之也正君道友皆[illegible]
落後者不啻人之咎恐無可救改○[illegible]有忠愛之心
亦無所措其口矣○此節[illegible]
亦在此若欲斷章取義者則不可不知此以見作大結
則休

管仲之器小哉全章　蔡虛齋曰器小二字包括管仲
一生奢而犯禮正是器小中發出來的兩項大了非有

以[illegible]事者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朱子
曰奢而犯禮是他裡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
奇大功[illegible]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
上走所以成就不過如此得其論曰仲亦儉節知禮無
解於器小而況[illegible]及坫焉於濫且過乎亦
足見器小之驗在此○文謂之曰作此題者借管仲
[illegible]

管仲之器小哉[illegible]爲天下小其器爲
[illegible]仲皆○以仲之功較之春秋諸臣則大以仲之功擬
之伊周之佐則小不可謂其功大而器小也功字亦節
[illegible]不是○蘇氏以才器
[illegible]器之能受處便是才器小

則才亦不得爲大○[illegible]曰器字須要借器物升合
[illegible]器雖然合不能受升升不能受斗斗不能受斛
所受多者施出大亦不易竭所受寡者施出亦易竭
借此看則器字當兼所受所施言而所受[illegible]又自相
承凡爲[illegible]胸中容受得許多大[illegible]出去做大
事功仲乃[illegible]其胸中只容[illegible]小
伯功故曰器小○[illegible]
○[illegible]管仲能[illegible]無一
[illegible]不大[illegible]海
之民[illegible]見理
不明而心[illegible]不明來
則[illegible]其外[illegible]其不

會做得大功業也如伐楚之役可見然師使仲做得大
功業亦是可見其不過自私自利之事也[illegible]何足是
器小而規模卑狹[illegible]入出於詭詐[illegible]偏淺鈍爾黃氏與圈外
蘇氏之説[illegible]在祀禮亦偏淺卑狹而非全偏淺卑
陋則不可此大全太子第[illegible]設當置何説數何是合答
僭説麟趾[illegible]指服有是論氏齊氏之説即
部編了〇[illegible]只知[illegible]可當中天
成之後[illegible]其[illegible]有得天
人的事只知[illegible]

四書[illegible]卷之[illegible]八

衆其可知也[illegible]翕註曰可知蒙引作當字看不是樂其
可知務曰[illegible]〇[illegible]須淺
看只以聲音節奏[illegible]若説得深則見大師所解且
説[illegible]何不則[illegible]太師[illegible]不知
只是[illegible]自然節[illegible]此説
亦何足[illegible]八音皆作也看來
大段無[illegible]其聲[illegible]聚無
子散不諧之病[illegible]金奏[illegible]不作亦不[illegible]八音齊
作也[illegible]〇[illegible]有節[illegible]如云
堂上堂下其交作也[illegible]是架音
自有先後之序細[illegible]皆俱作[illegible]
內俱有[illegible]〇蒙引[illegible]傳
終始[illegible]利乃起伏[illegible]不祭氏
所謂別而又不失於和[illegible]人各達焉
氏東陽[illegible]氏[illegible]繹如[illegible]成[illegible]不斷[illegible]氏[illegible]

引謂純如[illegible]緩於進之下[illegible]是[illegible]
翕合之餘有純和[illegible]純和之中有明[illegible]之中[illegible]
〇餘中[illegible]〇天地間自然之[illegible]以四時有
純皦繹自明〇[illegible]曰[illegible]説[illegible]而
天[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知之理
遠此[illegible]各部不要[illegible]非大
[illegible]也看本[illegible]觀下
余純皦繹[illegible]人知地
不同[illegible]一月
儀封人請見曰[illegible]不當[illegible]封人所
不能知所可知者[illegible]是人[illegible]振揚文
教以[illegible]其中〇

四書[illegible]卷之八

[illegible]用楊芳林氏
[illegible]斷定爲[illegible]本錄
[illegible]孔子之天[illegible]
子[illegible]此[illegible]式之
[illegible]可[illegible]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不
[illegible]形容
是以[illegible]形容[illegible]是契

蘊厠之說非優劣之也〇蒙引曰未盡善非不善也未盡善〇此節是論舜武不是論征誅揖遜征誅做到盡善時亦何異於揖遜故大全真氏之說雖佳而於不深暁也〇揖遜征誅亦是德中之一節不可認做功 戊午

又曰〇大全朱子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是因外程子說不重觀其上段也翻去時字〇聞武當舜時亦只是未盡善如此則覺將時字抹殺了依註何又存程子之說而大全朱子何以又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曰武遇舜時雖只是未盡善然或不至如此之甚則時字亦非盡抹殺也

居上不寛章 四書家訓曰此是夫子崇本之論寛敬哀俱以心言心本也有此寛厚之心恭敬之心哀戚之心由此行出更不必盡得其中而本實本得猶可觀不然縱十分得宜十分有威儀進退其有哀麻哭踊皆爲末節失而失也得亦失也雖欲觀何所據而觀之如一篇文字主意既差則辭之工拙皆所勿論〇蒙註曰行文以字最重是根本以觀其末意〇根本既差則其他雖有是處都不足了非更有是處而不足觀也依註大全看得最妙存疑謂只與其餘不足觀何同看非是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四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張彦陵曰按仁土風俗仁厚言只重擇處成德有不必張朋伯說一節要緊在處字擇字輕首四明爲美正附人以知之也不處仁便是不知其美了非是知其美而又不處也總無兩層〇按下截說本蒙引存疑然看來知不知兼看自妙若必如尹氏削諸公兩看擇字專主既知而不處一邊則又翻說之却不作寓言解蓋此當與事其大夫之賢者同看與孟子有別也

不仁者章 久字與字大全內輯張氏吳氏之說不同蒙引以張說爲長看來亦可兼說分兩層看便覺有可辨處處有不同 一日處〇註深淺了字 張內翰說〇事親伎曰安仁利仁便是貧而樂富而好禮境界千古來總大受用都彼聖賢占盡了〇蒙註曰不可說壞知者〇存疑曰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〇仁只是心之全德謂爲者以之則謂之不濫對淫者言之則謂之不淫故曰不濫不淫這便是仁以此推之對意必者萬則曰毋意毋必對固我者言則曰毋固毋我存疑說當如此看〇仍象日仁爲人性是此心之本體何等精粹何等灑脫貧富亦物不如不由何欣何戚於本心原無干涉不仁者失却本心便隨境緣流轉故不可久處

約樂。緣他中無所得。故絕少受用處。況此不可處約。不
可處樂。總是不能處仁也。故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結
之。○甲辰房書曰。處約而安乎約。非安約也。安仁也。處
樂而安乎樂。非安樂也。安仁也。○丁卯二月。讀此章取
五月林之說。而覺有疑尚未妥。○按在月林先生講
此節云。計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得於仁而不易所守。乃
先點守面。後發不肯。非兩說。須說安仁利仁之說。以
處約處樂添在仁外。則人于之言不須竄矣。此說極
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何是仁。仁者處約
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
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
矣。蓋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在。則可謂不濫不
淫使見仁。則不可。

惟仁者能好人章　袁了凡曰。仁者胸中無一點私意。如
太虛一般。妍媸好醜。各以物付之。而我無容心焉。是好
即無好。惡即無惡也。無好無惡。故能好能惡。許白雲曰。
此理在心。為有趨向於理。影響。仁人之能好惡。即此
心無以尚。不使加之行此也。○蔡西原曰。仁人於好惡
復有所。是其善長而惡惡短。是亦仁也。○按此亦當理中
之一端。○徐自溟曰。唐虞之際。元流四凶。惟堯舜之仁能
之。春秋之貶。責亂臣賊子。惟仲尼之仁能之。○蒙引曰。若只
計所以當在國外者。必有所繫而不能曰當此。亦似
說知其善而不能好。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子自息。
是說心偏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好惡之自

無不正者矣。所謂公而明也。按蒙引是也。思初讀有益
國內是公生明之說。而以是公生明之意。丁亥九月十
六。○計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要有得於好。不足以無
私屬仁者。以當理屬能好惡。仁者字見以人品言。兼
體用。無私當理。皆在其內。惟好惡則專屬當理。無私
心字有仁者字內。八个字。木子有人當理。而未必無
私。有人無私。而未必當理。此是看仁字。然後公而後能正。
是可也。乙亥九月廿日。又按何以當理二字。
似可兼明說。蒙引獨未盡得也。又曰。無
私當理。兼有體用之分。然深究之。若又但屬用須
辨。九月廿四。○看來無私之外。更無有當。余初誤看。辛
丑月廿一。○無私當理。似即是克己復禮。廿一。又記

○要思此與東山錯樸同異。彼是以心之理言。此是以
心之德言。○此章當以蒙引之說為正。無私當理。俱
在能字內。此即余最初之說。後來紛紛反致淆惑。壬申
四月

苟志於仁矣章　張彥陵曰。人只有一心。志者心之所之。
苟心向往處專在於仁。則滿腔都是仁。那些念自然參
不入來。个人不去理會。志仁。專謂惡根最深。惡消難去。
而從前所為之惡便見無頭學問。辰七仁曰。果志於仁則必
無惡。謂有惡以不肯謂之志仁也。可見治心之法。正在
本源上著力。不在末流處拔除。○四書家訓曰。人只有
一個心。志人乎此。便出乎彼。○安仁利仁。而不濫不淫與
志仁但照應文勢。林次崖有不同。志仁是以心言。無

惡是兼內外言安仁利仁與不濫不淫則但就內外言。

富與貴章總旨　通章須只分[illegible]節看　俗說但做此作二節看俱通○通中有大小動靜精粗之別富貴貧賤取舍。是大綱所在以動時言是粗的終食造次顛沛是合大小動靜精粗言但對上二節言則專在小靜粗邊若內外二字則上下俱有不宜分屬蒙引以省察為存養中之一端是矣不知取舍又省察中之一端省察固兼內外則取舍亦宜兼內外也○此章當是有精粗之分無內外之分自富貴貧賤取舍以至終食造次顛沛皆當兼內外說與安仁利仁不濫不淫例集註亦未嘗有內外字惟大全朱子始有內外之說處源輔氏又從而演之遂有所本支義則謂是存養二字兼動靜言是發而

又謂通章有內外精粗之別不可解也竊謂取舍亦在存養內如中庸言慎獨亦在存養內但抽出言之耳○陸雯若曰房書評曰首節是取舍則末節是存養皆存養取舍總是心裡工夫先儒所謂作三節看一節密一節者是論其工夫淺深如此未嘗分個界限也時文皆不處不去看在外邊將無違必於是看在內裡安分個界限出來

富與貴節　說叢丘毛伯曰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討[illegible]則只是揀擇[illegible]好事人做的便是仁的是念念見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illegible]之本然之心隨在不見有所可處有所可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存說以不濫不淫便是仁家

引謂不處不去但見仁當從其所分別毛伯之說可以破[illegible]家之惑○試[illegible]之天下固有不處不去不濫不淫而未得為仁者仁則自然不處不去不濫不淫矣須有分別○不處不去而未得為仁仍要兼內外說有身雖不處不去而心則戀戀之者有身心俱不處不去而只以不處不去未合於理者二者不必待富貴貧賤之交而始見○不處不去兼身心說重心上○非忠甫曰君子非惡富貴也以其[illegible]富貴之心非好貧賤也其去貧賤之心處之去之之[illegible]必得[illegible]富貴之交也一念稍違則[illegible]可以處[illegible]本當服公字[illegible]而不知心之處富貴固已久矣身雖未當離[illegible]而不知心之去貧賤固已久矣

君子去仁節　張彥陵曰故去仁只是欲惡上討消未淨可中食眾　[illegible]成名不重名上只想見得君子大不去仁[illegible]不處不去關係仁也[illegible]不名為君子以其名當之名[illegible]凡人[illegible]當所以備理待君不[illegible]貧賤之念你做不了工夫[illegible]獨在此好富貴日貧賤亦人欲[illegible]種種[illegible]其自但[illegible]欲[illegible]難衛跡深山草衣木食[illegible]嗜欲的心腸大了不日滿富貴去貧賤必乎成名而必日去仁者而所欲所惡也○此與丘毛伯說當同看○謂不處不去是仁可謂不處不

去外無仁不可謂去仁即是違仁可謂食富貴厭貧賤
而去仁之外無違仁之事不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　終食猶須臾意不必泥食上
說違大輯亦就在終食中抽出言之○按此可與西山
之說並行○袁了凡曰終食之間未必有富貴貧賤之
交厭戚之心微細流注是即欲惡之真境也○按此意
講欲惡則妙留以此講違仁則不可○造次顛沛皆是
境心不著境任他造次我自安閒任他顛沛我自寧謐
○總之此節連欲惡講則可離拈欲惡則不可亦必有
富貴貧賤之交而厭戚之情微細流注此即欲惡之真
境可謂妙解矣然只說得一半○大全以無終食違仁
爲無時不然造次顛沛爲無處不然看來三項內俱兼

時地事不必分
我未見好仁者章總旨　此節不引及大全輔氏胡氏之
說各不同備存之可也
我未見好仁者節　張彥陵註好仁也是自己身上事非
好他人○好仁惡不仁雖是兩項○無以尚之
不使加身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
說此地位難到也若說難便非激引世人意矣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儘說得容易
○乙丑房書日尚之之勢殊隱伏評者引程子見獵之
心爲之最妙又日不必嚴而後勝亦妙○其爲仁矣一
句矣乎是恫動激勵語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節　季昆山曰力以用而足

當其力不足時即是不用力○翼註用力在得明致察
幾健以致決○李毅侯曰問何以用力有力足曰仁者
人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用其力致志氣說
蒲甚光顯所仁者求公正說而公是也
蓋有之矣節　蓋有之矣[illegible]而未定之時輕帶過
注作翁二字[illegible]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李毅侯
曰用力而力無不足之人了[illegible]意深致望於天下
者也大意已定然此節此處便住了却沒有趣味故又
宛轉顧盼無中生有
人之過也章　翼註曰夫子恐觀人者以過棄人并欲人
以過自安也○張彥陵曰此夫子爲以過棄人者發首
二句非徒照出過之不同乃是言君子之過有不同於

人○須假人之心言之謂人之存心不同斯過各隨其幽
而與欲知人之心也不當泥人之迹觀過知仁只就好
一邊說○翼註日[illegible]行　論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
己者須不及檢之過本心之偶差[illegible]與不得已之
時迫切之宜悟處可原○不及檢之過如註中吳祐
之過及顏子不貳之過是也不得已之過如大全劉
氏說只所引周公孔子之過是也愚意此章及下論日
月之食章只須說不及檢之過若不必說到周公孔子
之過蓋周孔之過原不可謂過也只可作寶鑑
用初○桿評釋首二句[illegible]評釋未何然不說然意
原重君子邊○洪禹周日夫子恐鄙原爲過之地而曰
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與其爲無過不若爲有過

朝聞道章　朱子曰。此深言道之不可不聞也。若將此三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張南若曰。朝夕只是緊言。味可矣語意。若不聞道。不但不可生。便死也死不得。只是在聞道上理會。不須在死生上理會。更作甚麼。只是朝聞夕死可矣。見死猶可。有何不可乎。語自平實。今人走去說妙。則夫子一老腐儒矣。○宋羽皋曰。可以死之故。不容說破。只重聞道爲得耳。○姚元素曰。聖人發此一言。直是吃緊無著落處以尋常知見義理當做聞道。固恐超不得生死關頭。而欲索諸窈冥玄虛。如云一徹永徹者。又恐非吾儒修身俟道之實。不著知見。不墮虛玄。如何乃得聞道。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非乎。○朱子曰。

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胡雲峰曰。非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王龍溪曰。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此是個小人不聞道。則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便全流浪輪迴。聞此個原是無生死的。一息尚存。亦終難始得之漏。起滅而大海自如。○王守奢門曰。只見在行持。只從一念微處討生死。聞將不至落空。常時不至逐物。於此一境。得來便是死生境上一得來樣子。○王默庵說。大約謂有生死者形。無生死者靈明之體。雖本西宋之意。猶未與吾儒之理大背。至陸只說者以倫常爲幻境。則全是異教。爲洙泗之罪人矣。

然所謂無生死者。亦就聞道人說。若不聞道。則雖靈明之體。亦有生死矣。說詳祭如在章。然又須兼生順說。若不聞道。則離其形尚生。而靈明之體已先死矣。聞道便生順而死安。生順是形生而靈明之體與之俱生。死安。是形死而靈明之體不與俱死。○無生死之說。以知言者也。生順死安之說。兼行言者也。無生死之說。以體言者也。生順死安之說。兼用言者也。朱子之說。可以包王默庵說。王默庵說。不可包朱子之說。

士志於道章　張彥陵曰。此章欲學者打破那關頭。恥字正與志字相映。緣衣食而生恥。亦是於卒然所忽處看出。士既志道。須掃一切俗情。若有一念沾滯。便是此心未能決處。故曰未足與議。不曰不可而曰未足。只是

嫌其趣味未洽。便兩不相入耳。不重議論上。○李見羅曰。孔子勸學者。只就毫髮幾微間便察見。全體腎腸聚胸。食縱求精。衣縱求飾。輕絕之恥。猶自惕於孤豸。孔子便將做大丈夫的罪案。故曰未足與議。直斷以爲貪富貴厭貧賤之俗子也。王龍溪曰。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見。掃除不淨。如留污濁於淨器中。雖投以甘露。亦化而爲惡水。○沈無回曰。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道。則世之敝衣疏食者。便足與議道乎。學者當思一恥字。恥不用之於衣食。便當用之於道。若徒不恥衣食。又不恥聞道。非游散人則窮酸人耳。亦何足與議道。○四書家訓曰。志字淺如箭。志便不動心衣食了。○又曰。天地間脫粉華而超世味者道也。○又曰。未足議一重議上。只

是節只識趣不高、

無適也章　錢註曰此見君子以虛心應天下之事、不得偏言心偏言事○此章與不逆億章同但彼是待物此是處事、彼屬知此屬行○張彥陵曰從緒之所只在有心無心之間其應用之妙、固在處事上見之、然所存入微處只在心體、不在感應、○又曰須知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添着意思、無當化而融之非禁而遏之也比是比附比合不相離意不曰此義而曰義之與比者、心與義爲一、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亦了得恨安頓。說。如此講無字比字、則單主安一邊、備用可也○彥陵又曰三句文勢接得甚緊、猶云不如彼而如此中間下不得轉語○按此天下。當無不。如彼而亦不如此者○

又按講家俱云第三節也字後義字之上此間用轉折、不得。蓋非以其有得於理但以其非意氣自余而不落此說今思之彼似有理也附誌於此以俟再定者便謂無適莫即是義、則所不敢從矣○有時君子與非君子同做一件事、同做得是、在彼爲適莫在君子爲義○錢註曰適莫與行止字不同。蓋止則全不爲不肯非全不爲也只緣處事之方不一、如或當剛當柔當緩當急之類若專主要剛是適在剛若決不肯剛是莫在剛餘可類推○又曰義之與比不是義當適而適義當莫而莫蓋適莫是不好字只是義當如此則如此義當如彼則如彼○又曰適莫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上決不能無所專主無所不肯適莫之病不待說事做差了。只在此

心使爲思或逆於事先或執於臨事但有適莫不可以無適莫爲先事比義爲臨事○己丙江南陳瑤曰義非不變之謂也使以不變者爲義則心有所執究亦流於適莫已且義又非無定之謂也使以無定者爲義則心無所主亦俾忘乎適莫也其○仇滄柱曰、是非中之義。一是方外之義○附仇滄柱曰己丙江南墨曰此題當緊作呼應蓋所以無適莫者由於義故出中一句、宜呼起本何唯心上於義曰無適莫故結末、句宜應轉中二句他作謂無適莫即能義者與失本旨謂無適莫又須義者亦未融會○按滄柱此說亦未確　壬子五月

君子懷德章　錢註曰此辨君子小人於心術之微要人

愼所懷處○徐自溟曰兩君子兩小人非必定異。第其自有淺深深者有能而爲而爲者也懷土者。有所溺乃而不肯爲者也中有所畏而不爲惡者也懷惠者有所利而所欲於爲惡君子小人判於一念之公私。可不愼所懷哉○李泰深可兼淺淺不可兼深。大抵論人品皆如此然又有不可一例者。如姦惡之小人自有所不敢貪利之小人卜有所不慙○李九我曰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只是他心日念頭用得熟了不知不覺又用在這邊去君子非無土然安土而敦仁只是思及介不苟取于小人非不慕德只感然過者其與也反依舊念頭移在這邊去○湯曰泉曰志在道德者必不溺於便安而意在便安者即不可與入道德此懷德所以對

懷于刑言念在執法者必不溺於貨利而惡在貨利者
必不曠廢執法此懷刑所以對懷惠而言○究君子之
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為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
始窮小人之暗昧貪必曰懷惠然欲免為小人必要
克懷土一念始○雙註曰懷惠與懷土有別懷土者已
得所安而不欲失懷惠者未得所利而必欲得之也○
君子以徇利而蹈刑者鮮以徇情而蹈刑者多可畏哉

辛丑八月二十一[illegible]

放於利而行章　王守泰曰此言只是非不計利害此
延言也常人是非之心極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
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求利而行者怨者
不為也夫子之警人切矣○湛甘泉曰好利害心之蔽
也何謂乎人之怨者此特對常人言耳○胡[illegible]家訓曰
或宗怨心或小怨[illegible]或偶怨報○一說放利之人中常
不是所以言怨此不可省

能以禮讓為國章　[illegible]民曰大意謂為國者今
要後人遵讓[illegible]必先上教民以讓而後之為國可以
[illegible]未人[illegible]之志使[illegible]於下○只是一團親業的念頭○
人今蒙引者先[illegible]字似皆兼恭敬說而與人而不
如禮何相似有得極大○又大全蒙引皆訓讓以心
言則于修之謙恭有之辭邑似皆屬禮字○人而不
仁章朱子謂即使季氏四佾也不是禮而此章雖終
氏及存疑皆以為為當時僭竊者發有來僭竊是於禮
文都不了即使不僭竊也叫不得讓似不為僭竊者發
不若蒙引云此為當時君大夫亦有此中嫁娶文物之
間以為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為指魯昭公之屬
言也不[illegible]有禮文而不得禮見僭竊之為非禮文
而失之乎此可○雙註曰禮讓　下重指君之讓言到
為國何有便是自百官萬民皆化於讓也然百官萬民之
讓不類明明人君之讓須有百官萬民各安其分便是
讓名人君之讓卻不是專得而為此只是他心中不以
九重為得肆不以威臨為意雖凡禮之行全是一團謙
然真意貫徹於其中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文王
之懿恭方謂之讓○若要[illegible]訓讓字原可包恭意○禮
讓猶云禮之讓玩注說亦是如此然又云禮讓不必
是禮之讓二字　意味不可曉

不患無位章　[illegible]民曰患與求皆學者精神所注從所
立以為患即所以為求[illegible]患是也不惟可以療貪慕之
患而可以[illegible]之病從可知以為求即所為實大辯
云是說不當可[illegible]當[illegible]可以治枯槁之習而
收[illegible]此章以位與名平對俱說
學者[illegible]體見君子之學修內不務外不以上屬任者下
屬學者[illegible]不患[illegible]位[illegible]所以立此指從仕者不
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是指學者偏存疑謂莫己知
就合為求念亦偏蓋知不但為求見名譽皆是表了
此曰可知是可以當人之知不是可以致人之知○丘
南溪曰人生有人人之功業在唯名與實可全然去
得但要在自己不[illegible]以[illegible]高此

淺人之所借以藏拙者耳。豈吾儒經世之實學哉。○按此較大全南軒之說又轉一層。各有深意味。

吾道一以貫之章總旨　夏允彝曰。此章不要看深了。一卽指忠恕言也。但曾子不待問明。而門人未解。因指出告之。大意不過如此。○此章與子貢章並說。○張彥陵曰。此章是指後語最忌支離。一貫只還他一貫。忠恕只還他忠恕。全在幾個虛字眼討神。○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若添理字心字體字用字。便支離。添萬字對一。亦支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分別夫子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便支離。若分忠爲一。恕爲貫。亦支離。○先儒之學。但恐其籠突。今人之學。惟恐不籠突。惟恐不籠突。則以先儒爲支離矣。

吾道一以貫之節　張彥陵曰。註不必謂一以貫萬。萬字是後儒添出也。夫子此說得只貫之。不曾說萬字。天下萬事萬化皆只於个一之中。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也。若說一以貫萬。則一自是一。萬自是萬矣。萬卽一處所流出也。與兩原并對待。○惟其皆備。是以能貫。卽家所謂體是用之體者。知此卽添萬字何妨。卽說以一貫萬何妨。○彥陵又曰。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功在一字。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則貫矣。此是渾成不著的話。若把一大貫萬。便涉泡痕。貫與推原自有別。○又曰。按一字有說是一理。有說是一心。有只庸庸說是一件。三說俱是。蓋一字乃合一之一。非一件之謂也。若是一件便是執一。如何貫得。○合一之說亦是渾淪。只是籠總。○一心一理之說。有與執一相似。須要看所執何理。若是合一之理。則不可執。若是一理。卽然理。雖說執一何妨。○譚近溪曰。因前有一爲疑。一字。○今設侯曰。聖人所爲。一者誠是也。而忠恕則所以求誠也。○蔡虛齋曰。一字卽道。但一字指道之存於心者屬體之字。指道之發於事者屬用。○或問不難無待於問。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一唯雖字最妙。

門人問曰節　門人不是漫問。都在心裏理會一番。所以必待子出。然後問。丁申酉月初八○旣云一以貫之。則所見無非一貫。卽夫子平日所言道理。無之非是。非必忠恕與一貫相配合。而後借以明之也。○袁了凡曰。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此處如何便把忠恕當得一貫。最

爲說常。蓋凡人未悟之前。則依語生解。旣悟之後。則觸處洞然。依語作解。拘於格而行難踏。觸例觸處洞然。則指頭現移合對明窗。○以上二條。俱不是卽說。無可所發也。勿誤認。○說無何曰。今人尚要說一唯之後。屬日是道。獨指忠恕。因而之此。又德山之棒。臨濟之喝。稱宗到想。機鋒是聖賢實學。[illegible]○周季侯曰。此語雖是指點。貫却仍要體貼忠恕發揮。方得接引門人。要恕不可。味淡實。○唐幼海曰。聖門說忠恕。就說恕。都是爲下學者立法。確家所謂爲一乘人說也。○仇滄柱曰。問曾子平日用力忠恕。從何見得。曰觀一省章與大學十章可見。○諸儒之論大槪謂忠卽一。恕卽貫。忠恕卽曾子所素用力者與一貫但有生熟之別耳。如此則夫

子但當告以貫之之道。何必又告之以一。皆說得不明
白。唯蒙引事與心務之說。庶幾近之。○又使上尚未知
其體之。大忠恕是用。曾子既素用力於忠恕。何謂未
知其體之。且忠恕體用原相離不得。豈有不能忠而
能恕。不能體而能用的。皆此章之未易解者。皆當以事
與心務之說推之。而亦類所謂曾子於九分九釐上透
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亦當細參也。○又存疑引錢一段
最好。其中分兩層。一是忠恕一貫安勉之分。一是忠恕
一貫散錢索子之分。若大全諸家講上節只說得散錢
索子之分。講下節只說得安勉之分。合看便不明白也。
○升忠恕爲一貫。降一貫爲忠恕。二意合說方得集註
借字之義。蒙引極明。麟士謂曾子初不與門人說破。自
然勉然之別看來即在曾子口氣中說出二項。亦不妨。
○總之。未聞一貫之前。則體用猶二。既聞一貫之後。則
體用合一。非謂未聞一貫。只知有用。而不知有體也。余
向所疑尚未深晰。□□□□□之。大全家引但以內
外分解忠恕。外字要看得忠是所以應事接物之
理。未全是外。但對忠爲外耳。若事物則全是外矣。當與
貫章以取合看。其分內外者亦如此看。使不妨。又「子
解兩德性節」極明。亦是此意。○子內一月日內□道所
功多學而識章文曰。此所謂一。必有着落。使當的合
湖之個一心。子貢□不能自得。曾子一貫亦然。若合
攏說個一心。曾子亦唯個甚麼。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
者。不是疑之何所指。只是見人在平日論功夫俱用

俱分作兩截。此則似偏頭在道一邊了。所以皆疑曾
子借忠恕以明之。謂聖人之心。如學者之心。表裏則
忠。自忠而恕。曰恕。忠了則忠即恕。而恕即忠。雖謂道只
有一個忠可也。然則一字果何所指。曰曾子章似指誠
言。故曾子以忠字解之。子貢章似以敬言。程子所謂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偶見如此。試共商之。○
附蘇子由曾子論曰。曾子以一貫爲忠恕。則知門人之
不足告也。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
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正。而天下始知一貫之在
是矣。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

君子喻於義章　張彥陵曰。按義利二字。自是君子小人
的世案。不待判斷而自明。聖人拈出。喻字寫形述之
似是猶可以相習而精神之獨注。必不可以自欺。義利
之辨。正在一念隱微中勘出。學者宜發深省。○朱子曰。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
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
戶樞。○亦有一事同一樣做法。而義利不同者。如君子
得飴以養老。對之養之也。小人得飴以供老。或貨其財。
或遂其寵。○張南軒曰。出乎君子。即入乎小人。更無介
乎君子小人之間者。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有所爲而
爲者。皆利也。有心爲義。總是利心。只與君子天地懸隔。
○有意爲義。總是利心。比陽義陰利者。又深一層。益比

是好名之流名利總一樣利字包得名字○王觀濤曰
喻義喻利是別言不足深言蓋君子之迹亦有混於利
者小人之迹亦有賢於義者但其心之所喻定自分別
○胡承諾曰喻字凡三見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子四德不言而喻皆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
俱之謂○陸象山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
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竊謂人
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義本人所固有而喻
之者少則必有以奪之故也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朱子曰喻義者為君子喻利者為小人而近年一種議
論乃欲周全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
得為君子而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後說看喻字與大全朱子不同然細玩亦可兼用○癸
亥二月看此章斷以後說為非
見賢思齊焉章　錢應溥曰此章思字省字有力俱在心
上是俱是切實工夫須未見之先原有一個為善去惡
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省今人見賢或忘之或妒而
遠之見不賢或幸之或狎而親之皆由為善去惡之志
不早立也○湯若士曰必思齊方是真能見賢必內自
省方是真能見不賢○兩見字亦當重看見之不真必
有以賢為不賢以不賢為賢者
事父母幾諫章　彥陵氏曰按幾諫二字已包盡大旨下
不違不怨到底只是個幾諫幾字朱子所謂不要擱破
他漸漸從容以開導之是也幾諫即是敬若兢兢小心

不敢不諫又不敢激諫也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
可見此不違只是將行幾諫步猶若也撻之流血不必
用不怨亦只是將行幾諫須知怨不是怨說自家怫恨
有○宅翁劉光心問見得○按朱子之說包得幾微之
說幾微之色不可不了之說蓋未形之時也要下氣
怡色既形之時也要下氣怡色○胡氏曰子之事親主
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親以發乃可故
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
不敢顯然直遂己意也○李衷一曰幾不專在柔聲怡
色上而柔聲怡色亦在其中看來微詞以諷是幾乘間
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總是務得親
從而已○以將順為匡救法○不怨不是空空不怨即

所云負罪引慝是也○此又以將順為匡救法○將順
愛敬須幾諫亦包得可以將順愛敬悟者將順愛敬而悟者便不須
用幾諫不可以將順愛敬悟者須下氣怡色柔聲
以諫若以將順為幾解不怨不違便非
父母在章　焦漪園曰游思所以不欲遠遊者是恐懸念
難所謂曲能視心者只遠方自不能移終日與親周旋
兒亦何益
父母之年章　張彥陵曰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而人
子日中趨侍或至習而不察故夫子提出不可不知四
字以儆醒之蓋在人子之機頭刻不停精神氣血漸移漸
換人子若用心窮究則日改月變之際雖毫髮不同亦
必有以周旋調護於其間矣○周旋調護四字最妙此

愛日之誠尤切。然亦是愛日內事。○日用須剝落便行
使衰不錄。衰來日增多之病。本七月二日○註愛日
之誠專頂但來說。如此。

古者言之不出章 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
恥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只緣胡亂輕易說便
把行不當事。○吳因之曰。語氣。由說下不出其言。今
為這點恥心。所以制得住。要得恥之關係於言甚重。
蓋因當時無所用恥。而以恥心鎮伏之。不是推其不出
之故。○恥字亦因推其不出之故而得之。○古人言門
非真躬不逮而後恥。即言之時。已專慮在躬上去矣。○
徐自溟曰。此躬為千古難覓之局。此恥為一生貴行之
債。躬果逮矣。言遂可出乎。○李毅侯曰。恥字是他移

身來勵處。雖躬有逮日。而恥無窮時。○人今不了兩段。
頭。原恐思前一段是說易其言。使不能行是其言之不
作則為之也難。當思後。言不能行所以易其言。是
為之難。言之得無所見其[illegible]。是這一段是餘
言。集註因內是說出說得。已是只是從行說到
故紬以為小別然總是 行為之難。是之得無
勘題。此與為之難稍異者。在。恥字為學者儆載故
切日。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朱子曰。此約字是實字。有收斂近
儉嗇寬之意。○襲[illegible]曰。按約雖有事上見。而實一心言
失則十事[illegible]○約之一字。以此御惰。以此制用。莫不皆
然。此當專為以才知自逞者發。○又曰。約字要認得真
固不是博約之約。亦不是博約之約。只照上不侈然自
放說。侈然自放。縱肆不羈。炫聰明才智。無所不為的人。
約則與此相反。寧拘無縱。循規蹈矩。不失尺寸。故鮮失。
一○人日就於失而不知其故。所以夫子指點之。○非忠
甫曰。老子言。治身治民。莫若嗇。嗇者約之謂也。○吳玉
悛曰。玩味以字。還把柄須常在手。一息不照管。而縱橫
離狀。其失多矣。○吳因之曰。無浮慕於過人之累。而肆
焉以為通。則其所合於知足者當多。無自恃於名教之
嚴而放焉以為通。則其所遺於檢點者當少。以能約者
而才足以濟。則敬畏之意。益足以善用其所長。以能約
者而才不足濟。則謹審之心。猶足以維持其所短。○說
與四書約字淺淺說。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節儉者

收其失自少。此是實理。若依陽明作求放心解。則是微
有差。上人當止節欲乎。又朱子云。老子之學全是約。
又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袁了凡曰。敏訥不在言行
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而行
自然不敢懈矣。○許敬菴曰。學者必先訥言。始有合為
意味。可與進德。然不能敏行。但一味訥之人。亦無足為
惜。而故君子欲訥言而敏行。蓋交養之功也。○周季侯
曰。以訥言敏行貌君子。猶未足盡君子也。唯箴君子於
言行之前。自有一段。淵然穆然之意趣。一時放下焉得
一 警惕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要想出欲字意味來。○
此與欲德字懷字。欲[illegible]字有法同。學士必欲曉之。

似太過○淺說亦與則說同○此與無求飽章言行及恥其言而過其行同。與先行恥躬為之難不怍數疏斷亦見一意。然亦微有不同。蓋彼是單對放言者說。此是並論言行。凡兩言而不能敏行。彼行而不能訥言者。皆在所徼也。似不能無分別。

德不孤章　朱彥陵曰。論德只是要人進德之志。如云君子只患德之不脩。不患人之寡和。鄰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義。下觀淺卜曰條言類應解。還卜同德之人將應氣求說。若只以秉彝好德言。則鄰固不足以盡之。覺未貼切○以秉彝言。則舉天下同出於一德。固不可以不孤有鄰論也。以氣類物欲之拘。而其不相應者多矣。然秉彝者必無盡亡之理。則聲應氣求。固所必有也。要如此看○許敬菴曰。達則與天下之俊乂。師師濟濟。共贊於朝。窮則與一方之英才。孜孜汲汲。交脩於野。夫然後可當之有德。非此孑孑以自好者可幾耳。雖然君子固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斯德不脩之患。而非孤之患。學者但反己求之。

事君數章　事君交友須要精誠去感格。又或須乘機投人。不然而徒以言語輕投。安免辱疏。指出辱疏上。要當事者。求所以善用其規。非是教以不合則去之義○此與蒙引有疑但止見幾說者不同。各有其妙。亦有可也。○按數字所該甚廣。凡語言之瑣屑。禮文之繁縟。而求之多端。小節之過偏。皆在其中○此章專主數言。不宜說到禮文繁求○蓋思曰。須知進言者。不宜動輒

錄答君友之疏辱。唯數斯辱。唯數斯疏。何非數也。何答不可以從容而論也。二斯字可味。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之四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節與南容兩節俱重在兩賢之素行將配之只帶上○徐自溟曰聖人只云可妻也縲絏之非特為他作一解終未嘗言其可取之實謂容只言其不廢及免刑亦未嘗言其非○總見聖人擇人在世法之外不必作抑揚語○只看公冶亦是可免於刑戮者南容亦不必不在縲絏之中也要人只論人不論遇也兩賢豈有優劣哉

子謂公冶長節　輔慶源曰君子有罹縲絏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朝不幸而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斧鉞之竄皆安之而無愧也

子謂南容節　徐儆弦曰南容所以免禍亂與刑者謂免夫由己致之者爾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則如李膺范滂亦君子所安安得人人皆以苟免刑戮為賢耶○黃勉齋曰此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一看上蔡說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蔡虛齋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子謂子賤章　張彥陵曰按此章脂重一取字子賤能取多賢是主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若子賤不能取友雖日與君子居究竟何益斯焉取斯全要吞吐數息見賢友之不可少也如此如只歸功於魯便失輕重○李宗吾曰大獨是之辭不如親摩之易把子賤來做一尊賢取友樣子發此贊之而已乎○蒙註曰作文當用反題正做處處著精神之句於君子哉若人下大發子賤能尊賢求友以成其德而因歸功於魯之多賢如此則魯無君子二句亦不帶出○又曰斯焉取斯亦只說無所資取須要自家費力不是說決不能成德

賜也何如章　張彥陵曰器字只是借來說見其為有用之成材○女器一字正發得含蓄○四書家訓曰何器以通用之器其等不一非辨美惡辨大小也○蒙註曰不可成器有貴賤美惡既曰有用成材雖言賤惡○又曰器字與瑚璉俱是借言可影不可喻○袁了凡曰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所其通達之才堪

特可薦郊廟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為今人所珍而尤為古人之所重矣○許敬菴曰子貢穎悟居顏子之次自子賤而不逮而才美之暢露不若德器之淵涵是子貢所以似不可量而子貢器局已成病於自是故每躐而進之○子貢之器不在才之不足而在有自負其才之意子賤之近於不器不是才之有餘而在有不自恃才之心○說最是○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但是器之貴者雖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李毅侯曰只管仲之器小推之其亦庶幾於不佞乎

仁而不佞節　仁而不佞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不佞是

病仲弓之意○蒙註曰龍說以理而貼仁貼不佞
爲剛佞節　張彥陵曰按或人以不佞病仲弓此卽是用
佞處玩本文兩節焉用佞通節皆就佞是斥佞之意只
不知其仁一句點到仲弓身上然亦是帶說且從爲仲
弓置辨○蒙註曰焉用佞之說而實不仲弓來末句亦
然有以首句從說末句主仲弓不用佞說未可從○王
觀濤曰禦與訓應答然要得禦字趣味若禦如禦敵以
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極貶佞與仁相反全在
此處仁爲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徒外給於口則本
心之德盡忘之矣屢憎於人不重只要抹倒佞人之無
使知本欲取媚而反以見憎令他快然內悔〔illegible〕
時方以佞爲賢則宜其見悅於衆而又因屢憎於人何

也惡佞人以害口可罪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
不獨取賢者之所憎此是人心公惡處○陳氏以佞爲
俗人所賢而賢其人之所隱稱不能無疑不若此之更深
矣○仲弓之仁正在於不佞

子使漆雕開仕章　張彥陵曰按此章是見性之學都亦
是經世之學○明新合一○吾斯未信吾字有味人信
我不如我自信○苟於斯能信則仕可也卽不仕可也
以曾點之志視之可見○喪了凡門聖賢之志全在天
下國家而開之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illegible〕不能
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術有得有〔illegible〕於人則於人
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
不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爲夫子之意也」二

意原不相礙○蒙引以夫子亦知開之未能信與謝氏
註稍異然實可從了凡亦是本蒙引來○蒙註曰開只
說吾斯之未能信而與出仕意自見於言外○信字內
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盡一是反身而皆誠大全朱子
第四條說明○存疑說信字雖只主反身而誠一邊然
亦包得那一邊君合兩細節要到眞知地位也○無毫
髮之疑卽眞知實是一及〔illegible〕正說○晚存林氏曰古作
聖不成只疑與二字而與又作於疑然必了疑然後而
後能無疑疑信之因也信聖之因也信得極者心服乎
等卽堯舜當前亦只還此子了無愧怍○斯字指理信
字及註已見大意見字爲志志字不安小成不安三字
指心曾點見春一段卽斯字註脚謂所指忠實者謬謂

指仕言者尤謬○朱子雖云點見得高想只在氣魄上
略分其實斯字包得點許多話至篤志處又是開所獨
○說註曰子說朱註只說其爲志篤志云者是近裏著
己做得不淺之意蓋夫子使開以仕是以由求赤賜一
例待他亦是器然適用之學但開之志又欲以領會地
步自期而不欲以由求地步自限是近裏著己以爲志
而隨便功名非其心也其所期待甚不浮淺故曰篤志
與他處篤志較不同○由求賜所具也都到信的地位
然看來開所謂信比數子還備不是一端之信○如此
看則開之勝由求赤者在斯字不在信字其勝曾點處
則在信字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若欲實說點高於
開處似當以時中一貫分然恐不分之尤妙○已見大

意與見道分明是一意是一淺一深語爲志與不安於
小成是一意亦是一淺一深語饒氏雖說有三項然其
實止二項了說內兼此一項而爲志方又何得已見
大意見道分明不安小成故兩內止云爲志〇程子已
見大意見道分明二句是子說意不可混入使仕何內
蓋使仕之時夫子亦不料其已見大意見道分明如此
也〇說之心較使仕之心更深遠〇或曰說其當下一
念說其他日之有成〇兩意當兼說〇說叢曰饒氏謂
文云卽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仰其不安於
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趙淺谷曰子之說之只說其
當下一念發露推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亦曾能預保
而豫實之耶〇按甲說兼說爲是〇李毅俟曰未信之

心雖聖人必有之若本爾自以爲信則其說必愈見
矣故必有不自信之心而後可應爽於信此又夫子說
開之微意也

道不行章此章疑有乘桴何取好勇仰周流之意與避世
者不同然又須看註假設二字〇子路之喜卽終身誦
之之意〇按勇作急流勇退之勇看〇覺註曰說者謂
好勇二句泛說子路平日言行來日氣似泛而意實專
爲此事發也〇按歸與之歎浮海居夷之歎總因道不
行而商量去就之詞可見聖人胸無適莫然到底只是
歸魯又可見其取材之妙此節正中假設二字內使有
商量之意不要竟作憤世說申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總旨　張彥陵曰才勿於可見運

用及有實際而仁藏於心術之中起念之間無可把據
此處稍爲寬假便且依附道德之途以自詡其用大了
不輕以仁許三子正爲三子自有可用之才更不必索
之不可知者以開假借門也〇仁字最曰仁道至大全
備勇者不得而借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辯者
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
不知答之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若開發見在事功
而非萬物一體上流行〇饒雙峯曰此章只重仁
之難知帶言其才正見仁不可輕許道文皆六藝所急
務才人非仁人如此立論則由才譏仁以客奪主抑何
背謬之甚乎　己亥七月〇周用齋曰仁者當理無私而
治賦等或未盡合理只是才質做得去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節　不知也者辭其詞也蓋不能必
其有亦不能必其無意

又問二節　饒雙峯曰又問又兩何如俱是問其仁非問其
才〇[illegible]出　簡可使乎所以動武伯器使之
意使[illegible]也日用人者言不
[illegible]曰有仁心之爾貴人了實是有所不
[illegible]子之材交處便仁矣尚能器使其才卽
不知其仁可也〇治賦兼有勇知方言邑宰未治民言
[illegible]治事[illegible]

女與回也孰愈章總旨　李毅俟曰令人每謂賜穎外
露成不及回之如愚不知如愚者明睿之極也子貢未
到此處未能完全領略少不得揣摩推測用其所以聰

穎不覺外露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者若要他當下洗
學那如愚的則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何異如愚之
滌豈不爭○蓋子貢自負之病不在聰穎外露○賜之
不如回者顏子明睿所照[illegible]一貫地位而子貢尚在
聰明聞見上著力所以不如故無論知二較知十而弗
如即賜亦知十猶然弗如也然其病却不在此何則聰
明聞見固自不輕既到子貢地位則欲其化聰明聞見
而歸於一貫未到子貢地位則聰明聞見固入道之資
也子貢之病全在自負其聰明之過自負其聞見之多
此其所以不能入道也今日何敢望回云云是推衍在
聰明聞見上著力未能遽從源頭做自負之病則已化
而爲自知自屈矣即此自知自屈之念隱寓[illegible]本[illegible]上求

之自可幾致一之妙故夫子與之不是與其知二可進
於知十也然夫子口中又只贊其自知自屈有可進之
機未嘗明說可進於一貫也蓋欲使加上面漸悟耳故
此章只重在藥其自負上化聰明聞見而歸於一貫是
訓意不可反作口講出明睿所照推測而知是朱子分
別兩人之知子貢則尚未知其分別在此也

女與回也孰愈節

何敢望回節　[illegible]淨陽曰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
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有對之知也影悟也所
謂億則屢中者也子貢將顏子與自家真面目指出○
據此則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子貢已自知其分別在此
一據前說則子自知是大概說不是知其所以不如處

據此說則自知即自知其所以不如二者不同看來大
全紫引存疑淺說未嘗說子貢尚未知其所以不如處
似與淨陽說合並存可也○四書家訓曰何敢望見遠
不及他且不能望見愈乎○呂用晦曰聖門以聞知
爲事今此更無教外別傳時文多云即以聞論即以知
論皆坐不明書理○刁蒙吉撰其內全載淨陽之說亦
看不破

弗如也節　陳白沙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纔覺退便是
進纔覺病便是藥○李東[illegible]曰道一而已何有二何有
十其謂知二不如知十此自子貢較量於多寡之間耳
覺從聞見上比勘但據其自知一念還自本體上反求
自可幾致一之妙不是與其知二可進於知十也○此

與子前說同皆看自知弗如看自屈重淨陽則看自知重
看自屈輕○淨陽云六經是於回果弗如只從聞處尚
多疏若從[illegible]能聞一又得其他更有餘○此一章不
知在既聞一貫之後抑在未聞一貫之先諸儒尚未參
及○此章癸亥[illegible]月二十九日重訂定有總評見
湖不此不名說但當刪

宰予晝寢節　此章當看註志氣昏惰四字一晝寢
似不是甚事然却由他志氣昏惰所以晝寢志氣乃學
問根本志氣既昏惰如何爲學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下
文聽其言而觀其行亦不是怕他欺我只因他志氣昏
惰連他自己也做不得主所以要觀夫子此語雖似黜
宰我實所以深教之後來宰我終在十哲之列想是因

夫子之言而能自發憤激。自申四月十一日

宰予晝寢節　許敬菴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頹惰則朽敝。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污濁則闇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始吾於人也節　今吾二字。於人二字。極其感慨。俱暗指宰予。與傷今思古意絕不相干。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蓋曰我不忍逆之云耳。且始之人安得言行都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悖。皆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湯霍林曰。始今非兩時。猶云尋原是要如此。而今不爾也。一串說。○沈無回曰。子曰二字。更端之詞。思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此二字乃記者大得精神處。

吾未見剛者章　此章須與孟子養氣章參看。○張彥陵曰。按此章須重發未見剛句。正是聖人激發天下的意思。然剛上心體。說不盡作用。慾是不剛之病根。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以申棖為剛。是就氣質上說。夫子以申棖有慾。不得為剛。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此段與蒙引存疑說約俱合。○與註曰。剛字即孟子言浩然之氣也。一說主心體說。與自強不息一例。亦說得精。○看來可兼用。○鄒東郭曰。浩然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以時符之。故能悶能鬬。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沈無回曰。廉而有介。是剛之一端。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若東漢之節義。非可謂氣。不可謂剛。○此皆在用上說。○馮鐘陽曰。夫子歎未見剛者。卽易曰強不息者也。當以全大全剛。剛字與剛非氣質之剛。中和之心體無欲。自是剛字註腳。○按慾非私欲。若私欲則委靡汩沒。其人安得有剛之似。註云者欲如嗜功名。嗜節義。非不得擅自好。是就為剛而實非也。焉得二字。作不是看。不可作不能看。○私欲嗜欲。恐未必當如此分別。但所嗜者。日不同如聲色貨利。亦是功名節義。亦是申棖之慾。還在節義功名一邊。故為似剛。此段仰闡外謝氏之意。○與註曰。慾與剛非正相反。慾乃不剛病根。○又曰。慾字最廣。亦要說得細。程子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慾。棖學於聖門。必

不至如世人貪財好色。嗜慾無厭。但此心未能洗滌淨盡。世味猶多所牽引。故謂之慾。○只因之曰剛柔之名。獨自天並稱。然人與剛只一剛便了。其所謂柔者。特委曲以成其剛而已。當初聖人只見得天下事。沒有這般委曲便迹那剛也。故不得並舉之曰剛柔。不知剛與柔自對。不過為柔只帶在剛裏面。造化之所以為造化。人心之所以為全德。要不越此。須有剛字大而全。須見夫子嘆思不行。○又曰。古來聖賢只完得一剛字。古來義論只發明得一剛字。人須有得於剛。便是道統所屬。此夫子未見之歎所由發也。觀易贊乾獨許便得思剛之意。○又曰。未見是想望欲見之詞。不是慨歎不得見之詞。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張彥陵曰按凡學問須要實實去做莫只頭說過了夫子曰非爾所及若曰談何容易爾試以身體之恐未便能及此人心原有大公此心開明時本欲指爾我乎意氣到施受實際未必真能渾然一體而無絲毫不平此為難之之辭欲其實用力耳勉而進之非抑之也○翼注曰沒字就自下言不就從日言

夫子之文章章　張彥陵曰文章性道亦非二件文章是性與天道之精性與天道是文章之蘊可聞不可聞鄉從學者看領會得與不得耳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精性與天道也不聞者止聞文章能聞者即聞性與天道○理原如此然此處却不重只重教不躐等文章是夫

子所以教人者故可聞性道夫子所不輕以告人者故不可聞與許得之○翼註曰文章即性天發露處性道即文章隱微處不是二物二而一但章旨不重在一上○点了凡曰即文章為性道是隱彰為形論文章而求性道是尋波求水○議論妙極然須知是旁意○張用脩曰此題作者有四病文章性道判然交互一病也不體認教不躐等四字二病也子貢悟後始為此言將可聞不可聞作門外語混過三病也言字不從罕言作夫子整日向人說固非若謂有所秘惜亦非四病也○又曰向日說教不躐等作文求深得淺今日弟四字作文又貞淺非深總不解夫子所以不躐等與子貢悟所以不躐等之故○又曰淺看不躐等義直是村學堂齋規日課相似有何聖教耶將學者身分參差火候生熟都在教者意中看出方見親切○此章須味罕言字謂夫子之罕言而學者不可得聞非也謂夫子之竟不言即文章以為言而聽學者之自悟亦非也使其罕言則有躐等之病且學者仍不可聞不亦多此言乎使其竟不言即文章以為言而聽學者之自悟則聖人之教初無高下之分而亦不見所謂不躐等之妙矣

子路有聞章　張彥陵曰此即狀子路之勇於行二何減下一字不得蓋書出子路一箇心事也未能行爰有得活謂子路力不從心而未能非也乃緊關未聞能即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言及于此可味○蘇應身曰惟恐恐字非是怕聞乃恐揚之意蓋急急皇皇

不少寬處揚然猶聞欲聞勉行之以為後聞之地以裕能行之力耳惟其心所欲盡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無窮也是何等勇果力量純之則行健不息矣大全未有說出論好說得古人為己之心出然子路此一心但未盡出不若此二段之切○乃云聖日有聞聞益改遷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子路始庶幾乎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張彥陵曰學問只宜淺看○不可說敏字作上但性敏位高亦可交互說蓋性敏者多不好學見又位高乎位高者多恥下問見又性敏乎○究竟文子所以止於文子者亦仍受敏之累也　戊辰

○孔文子廷　程學問當日必有實見之政事循國之

社稷賴以扶持。國之風俗賴以轉移者。非往哲前言
道之學問也。故雖有班行。聖人猶有取焉。若無後世風
雲月露之學問。亦何足取耶 甲申四月十二日 ○洗無
同日曰是以謂之文也。何可以為文矣不同。○汐蒙吉
日孔文子讀倫棄義人類而會漢矣。乃學問一事。有微
長焉。試行之。子錄之不沒其善。皆所以示勸也。○甲辰
房書曰。盛世之謚嚴。嚴則寬。末世之謚寬。寬則深。夫子
之略其短取其長。寄通先王立謚之意而爲言也

子謂子產章 首說節行己之恭。則與夫二節及居修然
自敬者異矣。此一句是爲人根本。惟此處服得人。故事
上使下。行行其志也。○錦齋事大。用人皆是事上內事
存誠守謝。條乃就列也。○使非役使。乃爲御之意。○翼

計。計卜大抵都敬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按蹊
計事字。改作外字爲渾。○蔡西山曰。考其所爲。置作丘
賦。鑄形書。見識當世。自餘所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
之業。固本之圖也。

晏平仲章 晏因之曰。凡相傾相陷之風。多起交道不終。
纔說互生。全標榜滋漫。結黨搆拱。而禍貽家國。故因乎
仲稱而亦敬有二意。只就當外內一日不狎。一日不驕。又有不厭
意。○四書家訓曰。交久何以敬衰。一則久而易狎。狎則
不敬。則久而易厭。厭則不敬。○況無何日久不獨狎
以厭。亦兼有炎涼遷換之意在內。○李見羅曰。只敬
了。使諸嫌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間之端。皆為其映絕
自不敬生來。○久字敬字。自是兩層。能敬斯能久。是

意。不可卻包在敬字內

臧文仲章 王觀濤曰。蓍龜所知未來吉凶。故害之欲爲趨
避計耳。大夫持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瞻於冥冥之
神。故曰不知。其義是不知。○何如其知。猶云是何等
樣知。語亦婉刺

令尹子文章 高中玄曰。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仁乃
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
心。則忠清即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子張未識仁
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耳未知爲得仁者。在所謂其心
或別有他念。若果理正而心安。則雖有變有樂。不去父
母之邦。其仁固自在。○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
知仁。○集註有二意。兩內是就事看。則子文心無私而

大必事當理。文子事當理而未必心無私。圈外是推外
存以僭王猾夏。正君討賊之義論之。則二子心皆不能
無私。而事皆不當理。此二意原互相發明。若如高中玄
之說。則二子事皆當理。而心不能無私。在大全朱子亦
有此意。所謂子忠清是就事上論。比干夷齊之忠清。
是就心上論是也。此另是一意。難以並用。○朱子曰。今
人有些小利害。便見於顏色。子文卻三仕三已。略無喜慍。
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
之新令尹。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灑不得。而文子有馬
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說是易事。從人因此子不許
他。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卻不可。須當思二子所
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思如何不足以盡

仁。就此處仔細看，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難投
許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蒙引謂使其所以三仕三
已而皆作合乎者，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所以
人欲者，皆出於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累，非有不得
已於利害之故者，亦仁矣。故只曰未知，非斷其不仁也。
看來未是使子文之三仕三已皆當理，文子之去亂果
絕私，亦可不得仁。何則以猶有不可曉之事，會之不可
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蔡虛齋謂見得子文處是未知
其心之純雜何如，文子處是未知其心之安勉何如。如
此則上節只就其所由，下節是察其所安。然子文夫子既
許以忠，則亦非有所為而為者矣。其依余節說為是。○
明說範在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犯法者，廷理拘之，

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
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
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
不端，懷心不公也。豈我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
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我不能免之於法。
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
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
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
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
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
黜廷理而尊子文。

季文子章　王觀濤曰：夫子不與文子同時，茲聞仕事而
斷之，非評文子也。再斯可矣，乃緣文子而示以善思之準
耳。故切不宜多說到文子。而之一字乃以人意也。○再
字要看得活，事到面前，思之未得者須是仔細思。但思
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番，便
是再。○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
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
於再者，欲人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因私
意則致三思，因三思則私意愈起，此段與集註程子一
段是兩樣意實相發明。此段即圈外所謂窮理，程子一
段則所謂果斷也。○王宇泰曰：第一番思心在事內，第
二番思心在事外。第一番思是當局，第二番思是旁觀。
故必至再而後無不當也。○翼註曰：文子計利害者也，

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計是非，不要計利害，故曰再斯
可矣。此是古言。○存疑：再思的是一思。一段最妙，亦本
朱子思而得之方是一思一段來。如此則周公之夜以
繼日，亦以不必疑。要知彼以繼日亦止得再思，未嘗三
思也。大全揣求一段另是一義，須知並則若語類所引
揣來果人不敢人由內趣向之說，則自與朱子欲人以
義制事一段同也。○存疑又謂聖人此語特為中人言，
恐未是。雖上哲亦須是再思，亦不可三思。涵齋鍾亦不
可三思。

甯武子章　張彥陵曰：此章是以有道之知形出無道之
愚。只重邦無道則愚句。○袁了凡曰：無道有道俱就成
公時言之。有道是復國之後，無道是失國以前。知可及

而愚不可及亦當合看蓋不韜光則不能濟變不沉晦
則不能免患不韜晦其智巧算計則未能全身以衛君
此愚之所以難也○此見最是蓋圈內圈外原是一意
陳氏所謂艱險中能沉晦是也合來方見得不可及○
金上選曰此章當知先進卓例知愚之說乃當時見武
子處當則明目張膽而遂知之見武子處變則韜晦似
默而遂愚之難夫子因知而深見其愚之難處蓋知者
明用其知也愚者晦用其知也明用其知則知有可效
晦用其知則人莫測其所以然逆者故曰愚不可及○
四書鏡曰坐鎮安常知非真知盡瘁艱難愚非真愚愚
知特從時俗所見論之○翼註曰細玩朱註無事可見
者非束手無事但無從來履危蹈險之事耳大夫事上

使下皆令無一事大抵為於可為之時則智為於不可
為之時則愚○翼註曰邦字實指衛邦勿泛看道只是
內變不生外患不作勿說太深無道是晉文外搆元咺
內爭時○蒙引曰在朱子則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為
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
意也在程子則以沉晦為愚以免患為不可及也蓋朱
子不同故在圈外看來朱子所謂保身濟君似即指沉
晦言程子所謂免患似即指不避艱險言愚字皆兼兩
項說愚之不可及處亦皆兼兩項說但朱子則微重在
不避艱險程子則微重在沉晦耳蓋上二句是案下二
句是斷未嘗有淺深也蒙引分解似謬○看來圈內外
自是兩意不兼也隴（壬寅四月廿二日）○不避艱險就

是愚之不可及處保身濟君亦是愚之不可及處合看
兩層但不可以不避艱險為愚以保身濟君為愚之不
可及耳○自世俗觀之則禹稷之三過不入孔之轍環
亦愚也（辰四月初六日）○此章癸亥三月另訂定見
別本　乙丑八月又定以圈內圈外為二說不當合

歸與歸與章　沈無回曰歸與之歎非欲歸也不得已而
走未後一著之詞也○張彥陵曰連說歸與有振奮回
首的意思卽含傳道之意析疑曰十三衆門弟子後自
孔文子以下八衆春秋人物說發歸與之歎言人才之
無若吾黨也狂是俯仰天地睥睨古今以志言簡卽狂
裏面事不是不屑細微是廓落高曠意一切世故不入
其胸次正是狂處此等人自露精光自成體段故曰成

章卽成其為狂卽裁之使就中行所以二字正聖人傳
道微意當味○輔慶源曰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
利紛華他不任或可與進於道然務於高遠又有脫略
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
以裁之○依於禮上輔氏之說皆不究及翼註都不主
輔氏皆是（壬申四月十四日）○輔氏所謂脫略世故者
兼細行有不修實事有未副說○孟子狂獧章大全慶
源輔氏曰志大則行略於事謂簡依疑亦云則二字兩
可分配也蓋單言狂則兼簡在內言狂簡則狂是志
大簡是略於事○說叢曰成狂了在陳節間者皆見在
從游何以反思歸之狂上曰不然在黨者寬詞也從游
亦在其中非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

而歸洙泗，木鐸傳業也。皆云冉仲由賜，皆其所教以世之事業，若道不行而思遁世，故屬意在於狂狷。是又不然。聖門所指狂狷，其處目聖門諸弟，大抵多狂，不獨琴張曾晳牧皮也。○李穀侯曰：是然可想見升堂氣象。○陳伯玉曰：得道後之文章，是從闇修之餘得來，無遺漏可見。此之文章，是從資性帶來，便有遺漏可見。○說類謂各自成章最妙。說兩箇自成，明參之章，德行自成德行之章，文學自成文學之章。○析疑曰：如後世之學，禪者依舊要做官，理是不成章也。○是然二句是一揚一抑。狂簡二字倒不是，一揚一抑，志大不是全好，略於事不全不好。○李穀侯曰：此夫子思狂狷中行節，總合狷言之。狂者氣魄在狷者之上，夫子取其可以擔荷世道

所謂狂者進取是也。進取是能斷然要做聖賢，志願高人，得緊觀，一箇作頭處，了論纔得他有此志願，自然不拘小節，極似信果有所不能，所謂言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此亦是用力太高，一時躬行上來，便相掩故如此。其大段都已到好處，有他志行卓然有立，繼來在充實之光輝，而學問成就處已成箇大片，斐然然可觀，言其氣概自與尋常迥別，故曰斐然成章。不是中閑不架可動搖之人，口裏一樣，身子一樣，又一樣，爲行不掩言也。若是言行相背，大傷輪闕，今若今往之蕩則一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子思他，亦用可節於異端者須活看。○仇滄柱曰：不知裁何正解當從語說，說將是裁成爲節作仲言狂，將不知裁之節作仲言簡，與朱註相合。

註以志大訓狂，略事訓簡，下文志極高而惑於上志人過中失正，又應上略事處須推長入門。豈高紫峰說質本於此觀此，則知斐然成章，只是高明志意遠大，乃狂之可進於道處，不知裁之是說過高而不實，志過遠而不切近，乃簡之未合於道處，故不知所以裁斷屬小子看，至夫子歸而欲裁之意，當補在本文之後。

伯夷叔齊章　朱子曰：夷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多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能改其惡便是無可惡者，此與不遷怒一般。○李見羅曰：夷齊疾惡甚嚴，然其意要在激世，非避世，以覺人，非絕人。舊將之惡也，是眾人爲善的心思，後來之不念，又是成就人的心思，始終只是以善待人，故人怨是用希。○用季侯

曰：不念舊惡，原無藏蓄於此，見他心境上舉出，此聖人進怒一日。○一肯不自若了，全公不爲遷怒而稱其所當惡而不惡，但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耳。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怨也。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所怨者，只是全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不是但不念殺舊，乃怨希也，即其惡惡時，而怨已希矣。

當時微生高直章　高中玄曰：好名之人，能爲千乘之國，而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觀人正在微處，不在大處。人皆猜作底細，如何見得微乃人之所忽，故有可見者。問知乞醯可以觀人，而[illegible]則爲舉，似不可以觀人也。○李彭山曰：直道而行，謂如其最初第一念也，不在形跡上看，即如爲父攘羊，豈不直然其直也，以證父爲知禍

非直矣乃何也如之要關乎心何如耳○看來此直字須行上看與直而無曲隱諱以為直之直微不同○假使當時告之以故則為曲意徇物若使不告之以故則是掠美市恩故註兩言之○蒙引曰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總之是違道干譽

巧言令色章　張彥陵曰此節重在恥字這兩種人情態雖別總來都是外面要做好人飾為長厚而心裏實不可對人言夫子兩日恥之正以出若人一點良心發其愧汗使他有箇回頭日子○說無回日小春秋也良氣於漸喜獻諂而忌剛方故人爭於人情物態上添一分周旋料理此便是鄉愿之起根夫子識微先萬之不直附在正明之同恥皆以防人心之微也○獨言右直明直者眾出不卻恥而獨我兩人恥之也細玩語氣惡邪懲謀而帳一流人之意較淺○

顏淵季路侍章總旨　此章總見聖賢之志○公而不私○四書家謂曰此章總是聖賢之志公而不私至於聖人超於賢人賢人超於庸眾乃其分量則然不必分別只看他好處說○蒙引曰此章志學只泛說勿如下論作用世之志○聖賢之志總是一箇公而不私而顏淵大於子路夫子又大於顏淵此大小之別也然顏淵與子路又有有待無待之別夫子與顏淵又有有意無意之別○小便有待有意大便無待無意總只是大小之分

顏淵季路侍節　談了凡曰小人須要立志人若無志猶樹之無根學問皆無頭腦矣程子提出仁字又曰皆與物共使見吾之理與其志今在天下同一家中合相對照然而出

願車馬節　李衷一曰有來了路之志地位儘高不事舞在車馬輕裘還在無憾上都是有志人已形骸的意思豈區區輕財利勿把了路心看得淺只因之曰車裘共敝與朋友的氣味然有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體上辨別

願無伐善節　薛畏齋曰顏子克復以後必無矜己誇人氣態特恐凝神斂氣之學少不到心中微有渣滓未化耳○方孟旋曰非是有善而不伐不見有善之可伐也非是有勞而不施不見有勞之可施也○家調調曰一念克己則不見為己善安知有伐勞且不見為己勞安知有施亦是方孟旋之意然說得尤明○無伐無施要有得是須了己渾化之意方見此章言志切不要看得虛空若虛　又要看得是天理周流不止是虛物　總見心之德不止見愛之理

老者安之節　周季侯曰聖人一副廣大心腸須要寫得懇惻不要只作因物付物頭緒這裏志則隨時隨處俱用得著實無等待○蒙引曰夫子之志不可專作邦家說學人此志隨處可行說無何日想天下間日夜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老安少懷是窮之獨與人地之獨感也但夫子發言時則雖見

其充滿無憾耳○朱子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
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然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得若
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
成恁地只道做好人不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
極洪了曰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
一般看有甚妨礙○看來二子之志俱是就無私一邊
說夫子之志是就當理一邊說但有大小之別耳 上申
四月十五日 ○老者二句語類有說人精微四句極好
○李毅侯曰他日與曾點亦此意
已矣乎章 袁了凡曰訟者如冤家相見便不放他躲避
又如老吏斷獄務要推勘到底不徒曰訟而曰內自訟
不靠口頭底說話來分疏不假外面的意氣來振刷只

就心中一念獨知處默默絶求透徹以圖改善此是大
子教學志○李毅侯曰凡訟者必求勝而後已使克己
亦如是則人慾必除其根而過於前者不復萌於後矣
當時欲寡過之伯玉不貳過之顏子爲庶幾焉○四書
家訓曰人不患有過而患不能改過然必有訟心而後
有改心亦必訟心深切而後改心勇猛
十室之邑節 張彥陵曰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
箇樣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只重人不肯學
上在字經帶忠信或主質美說或主與心說好學或指
培養說或指擴充說自不相礙○不好學亦須兼意指
隱怪二項○翼註曰好學要根忠信來爲妙學非他不
過充此忠信而已如聖人若不得見質有似者不二其

心便是忠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說約曰
了凡云聖人不離忠信門頭便能七通八達縱横自在
亦無分毫加於忠信之上但人必了忠信是美質而更
不好學即念念存實心事事以實行而於理識毫有疑
究竟與本來性命有何干涉乎衣錦夜行與衣繡夜行
同趣坑塹錦繡有異失命同也故不可不好學○李毅
侯曰全是引誘人好學要在如不如處得解聖學以誠
爲主其緊要在主忠信上忠信是本體學是工夫好學
所以保任此忠信而神明之乃爲自有諸己之信而至
美大聖神化不可知亦祇其學力何如耳忠信而不好
學則其究也爲硜硜之忠信而已矣又其究也爲不忠
不信小人之無忌憚而已矣○刁蒙吉曰忠信是朴實

頭地人若曰我豈有異於人豈不過時時函法先王事
事服古昔懋忠信實心實意做去未敢自非
吉曰○此章雖似對自己人說然亦是大概說當人之
著眼不在乎質而在乎學則有美質者不可恃無美
質者不可諉也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五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六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總旨　蒙引曰首節許其宜君下二節因其論簡而然之益見其宜君之簡字是主○四書家訓曰首許仲弓終歎仲弓皆以其得簡之本也

雍也可使南面節　張彥陵曰南面不必說人君凡臨民者俱南面○南面寬說亦是蒙註却指人君

仲弓問子桑伯子節　張彥陵曰可也簡如云其人的好處在簡蓋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簡只是明其所以可若作簡也可解便非語氣○淺說曰言可也簡須以己意議論斷講若依夫子語意則辭措詞按淺說最是推此志也凡管仲之器小哉吾未見剛者之類俱當

斷講為是○蒙引曰仲弓問子桑伯子非借人之短以形己之長作自考說亦是然據下節是仲弓已真知伯子之病矣何又自考看來只是仲弓於伯子為人心有疑而又質夫子一質為自考亦不如質字○四書家訓曰仲弓已料夫子許己在簡但未得夫子明言識己之簡是不敢自信故以伯子問意以伯子之簡與己不同者夫子許他如何則己之簡明矣蓋不為伯子而為自治也○按如此則與伯夷叔齊何人也一例○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已是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只中則俱不說出

居敬而行簡節　說叢曰紹聞編云程子謂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為方事於治人帝己者發也如程子之意皆有未果蕭然居處物也而行事簡嚴苛使人難堪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illegible]終之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行黃老之術札東斯民之擾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常與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說須是兩盡件一件放做不得令於[illegible]落一就[illegible]兩人下手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分得異處又要看得全不相妨處○呂用晦曰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又曰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有直捷生出即心

即佛之病故云勝私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復禮更加精密矣○此[illegible]例○張[illegible]曰冊乃二字有疑疑也○此因之[illegible]人以敬[illegible]做本體子桑伯子以清淨做本體[illegible]一切俱有脫落世故之想無提本然之心使居不敬

雍之言然節　鄒[illegible]曰是[illegible]所謂可與大簡者而非之或謂雍大簡之[illegible]或可見簡之思偏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張彥陵曰不遷者旋怒旋釋復於無怒不貳者旋過旋改復於無過所謂不遠之復也○若怒而遷則者便是逐情若欲嚴制其心使全然不怒又是滅性[illegible]怒而不怒○鄒[illegible]曰不遷怒或[illegible]人[illegible]只是隨物而怒亦

隨物而忘怠蓋因物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無與於怒經過而此心又復寂然是不遷也若怒不休歇便是遷○朱子曰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怒此人而移於彼人是遷怒在今日而移於明日也是遷怒止於一分而增作一分一節也是遷凡此又皆可謂之不中節大全通分別遷與不中節看來不分也得○遷只不中節有分別否○獨舉怒者七情惟怒爲難制來一只於餘也其實七情皆然方其用工時不止在怒上用工及其成效時亦不止在不遷怒上見效○不貳過大全許氏及有疑但未心遷說有來便兼身說亦似不妨程子亦只說是微有差失未嘗限定是心遷○汪氏說曰顏子之學只在理

會性情遷與止得說與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移故能不遷心常 過字統受說證不貳○不遷不貳只就怒與過上說所以不遷貳則只心之常止與一不得即以止與一爲不遷貳正解亦不得以止與一分解不遷貳

子華使於齊章總旨 此章前一節以義裁冉求之過與而不繼富何後一節以義裁原思之過辭而毋字而中寓許在子之於辭受取與也必有道焉而不可以執著有可繼者則非惟取不可也與亦不可也非惟受不可也辭亦不可也二子皆賢之行甚賢者之過亦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故夫子特爲裁之而門人合記之以示聖人中正之訓其意亦自可想

子華使於齊節 張彥陵曰與釜與庾或曰示不當與示一不當益非也[illegible] 聖人豈以徇人爲義乎釜庾亦周急之常例卜周急意也

赤之適齊也節 翼註曰周急繼富只一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

原思爲之宰節 毋字重讀是止意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一句反是餘意○沈無回曰大都里鄉黨亦當以人而與之哉必有斟酌之義在矣

子謂仲弓曰章 張彥陵曰此只泛論世類難拘絕不染著仲弓身上玩聖人數息語意分明爲庸俗中有奇品不能必見知於人雖以聽造物而已言外有勉仲弓修身進德之意不專在見用上說○觀人者不可以世類

爲大戒惟知好德而已矣自立者亦不可以世類爲勸然惟知脩德而已矣○張曰大全只上不以世類觀人上說勉仲弓修德意止可作餘意不可以觀人自立對○四書家訓曰雖欲勿用何借山川字但不可著象說一謂與子既合當時之尚而中犧牲之宜其用必矣就欲不用他而以理論之自有不得而舍者故曰山川其舍諸雖說神字實說人用舍即神以決人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張彥陵曰仁體原無方體心機自分去來存養之功不可須臾間斷耳○心如明鏡仁則鏡體之光明光明則鏡有何分別但就其爲塵掩時假乎失明就其不受塵時依然如故故以不違狀之夫子於顏淵特提出心字此正是觀體相接處日月至

猶云日計月計是形容去住不定之意○說叢豪七澤云辟如迷人認東方為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忘機曰凡大智慧只是有進無止諸子之日月至也爲是他得一未處便自叫絕便自受了○按仁體原自平淡稍著念便有斷續如此參看守與是箇頭進步○回處其餘莫如蔡氏寡欲之說及蔡氏徵底做到一番之說若存疑所謂日至月至內外賓主一條與朱子相反不必用蒙引以仁爲客欲爲主原屬朱子初說倪氏謂之可矣若以後條屋喻之說解之自可無病何必衆迷不過云迷為賓主乎如此說則但從三月日月處分別而不說與至字之義不見矣殊有不安故說約亦不之從若日至月至之辨說約從之然三月是借以言其久日月是

借以言其暫原非實話亦不必更爲剛命○內外賓主說約欲不淺欲守有什亦并心在在外為賓則在欲內為主矣而余欲守亦不妨○過此幾非在我者此何只是足上不能已意故朱子以欲罷不能解之有疑謂與上文相礙者非○顧涇陽當下繹以此章與夕郊章子章並看甚好○嘉靖丁酉應天丘應翼以過天而命必於是視聽言動隨遭理而不違仁最妙○日至謂於日至謂言一月之內或數日或半月 日至心當在於仁

十章四月十七

由也可使從政也與章　張彥陵曰果達藝就才品上說於從政何有就到應用上○顧麟士曰云通事理事理名事之理也有日通理則是在格物窮理上說了唯日

通事理則是綜練世故上說也通字有明通閒通二意明通與致關反關通與拘滯反實是一意○按蒙引謂是但格物窮理帶了亦以事理言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蒙引曰季氏使之之意只是浮慕好賢之名且引為私門之重耳若云求忠臣於孝子太屬若云欲藉賢以傾君又太刻○又曰善字不可說多解彼之怒只是已過我之意止彼之召

伯牛有疾章　徐儆弦曰顏淵之死則謂之天喪伯牛之亡則歸之於命蓋有顏淵則可以言天有伯牛則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以言命也

賢哉回也章　張彥陵曰顏之不改實與子之忘憂意味相似○樂只是得我性體耳○人有問子顏子不改其

樂所樂者何事子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我輩學道須是打叠教心下快活故曰無悶曰不慍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人但於世間一切嗜好洗得淨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吾卻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言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或者曰師門求孔顏樂處先生曰周子不言孔顏樂而言尋樂處樂處即是憂

處知得樂處亦可於發憤處窺之既發矣又象他做得間
文約禮工夫所以有其樂也故博文約禮工夫始終不
輟所以能不改其樂○晚村講錄曰樂非專直程子之
言樂實從合道中來使人各將其同道在我而樂其樂
其道耳道猶飲食也樂猶飲食而飽也不可將飲食便
喚做飽然飽亦當在飲食之外也○此條論義內不載
○晚村此喻極好但亦不可將飲食便喚做飽此何要
善看如云有見飲食須尋不得飽○原意之深皆點之
樂皆猶與道爲二老莊之樂則由跳出道外去了須合
此三者看方知顏子之樂方知程子所謂樂非樂道上
甲四月十八○時文有以樂天說者亦好○此章一樂
字即下論所謂庶乎不改即所謂屢空須先想其樂處

次想其不改處不改則樂之深矣丁甲四月上○管
登之曰孔顏皆點之樂處無乃異乎曰樂處本同而體
段則異也孔顏之樂仁體也皆點之樂知體也仁必合
知而成聖知或遺仁而爲狂體仁而樂用行舍藏無所
不可體知而樂舍用之心而冥其處寄於吃詠而聖狂
之判乃在於此○袁了凡曰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
余謂實取顏子之穎迎耳
非不說子之道章 孫淮海曰不曰道而曰夫子之道既
曰說夫子之道而又諉於力不足是在聖人身上尋求
而非自己心上尋求從說以日非而非說之以心者宜
乎自謂力不足也○四書家訓曰說字以欣慕言淺淺
說亦有用力意○力不足者以知言之則博文之功若

樂而難其也以行言之則約禮之功拘未有不立也氣
質之弱者易棄化之難甚俗之汨者易於脫之難
道於物而正而問道之學不能不資從旁而引心
誠言之學不能令改也且如官戒干等之可
以隨分盡力 丁甲四月十八○張彥陵曰中道而廢正
是盡量竭力不足模樣以破其畫耳非謂世間必有此
等人○亦即求也退故進之之意
女爲君子儒章 孟毛伯曰儒外之小人易辨惟小人而
冒儒之名則小人不易別者○因爲曰無爲儒更因冒
家訓謂一彼一此劃其界由此人彼嚴其幾是而非非
而是謹其似極得○陸稼書曰註云爲己爲人自是君
子小人定案然子爲子夏言之必有關切子夏病處故

謝氏云恐其遠者大者有所未喻也爲己則遠大爲人
則近小其意自合也○爲人是學者通病才高意廣者
有高廣的爲人處篤信謹守者有謹守的爲人處但此
對子夏言則當指謹守中之爲人處若謂子夏是信果
之流故教之以人儒無論與之道在他處則有之非此
章之旨○所謂遠者大者是以爲人不以用言爲人
則雖有廣大之用不免爲近小爲己則當規模之卑狹
不失爲遠大觀下章誠明之事皆近謹守一邊而楊氏
以爲有正大之情可知
子游爲武城宰章 沈無回曰不知天下之人不足以宰
天下不知一邑之人不足以宰一邑夫子問女得人焉
爾乎正是問得緊要子游應聲而對便舉出滅明之事

來可想見聖賢用心處〇分限事務謂命以風俗是年輔政說以立身以傳道以用世是平闕說是得人內事〇必得人然後事修只于行政說某引揣闕說看來蕪川為是若存問中一字只是語助詞仁山金氏之說不必用〇吳因之曰當國日下多自託於聞以脂韋相時所以求得十分狠狽了湯稱取一等寧鄉牌世俗所不喜之人此說兩俱道人心之意〇又曰士大夫居鄉回目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當政邑中有甚殊若有司所不盡知而已復默默即問道何補朱子謂凡一邑休戚利病當告有司者亦是公事然此須分辯若謂後世閽一謂當謁門則不知此心有心民瘼者且不必以此避嫌也

孟之反不伐章　高中玄曰此要識之反分明是以敗軍變主為掃不敢以後殿為功故其言如此自掩其功是就別人說他有心自掩其功是矯情也是變詐也不情以矣伐固是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〇說叢曰高中玄云詩人說以此言自掩其功本自有功而故掩之是不情也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之醯聖人以為不直而乃取不情之之反必不然矣然則何如曰有斧面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為功矣乃不以為功而道其實為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愚謂聖人之言隨分立案安有定則大抵見當時爭功矜能者多故表之反而揚之亦細說亦何害焉夫子簡取之多當世發也〇蠶叫卜不伐以心言〇祖之後中狭隨有

一有不知其職分之當為與職分之未盡而伐焉者有雖知其職分之當為與職分之未盡而以人形己而伐焉者朱子說得明白蒙引存疑中玄俱說得不明白〇大全知其職分之所當為自然無伐心一段自好與蒙引存疑及中玄之見類然皆只是就事論朱子則又翻進一層都並不日存心說所謂心地平底人即謝氏所謂無欲上人之心蓋非平日存心如此則雖知職分之所當為哪知敗軍殿後之爲少間不知不覺伐心又起矣此說得最精然如此則純乎天理矣而朱子又謂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者何也蓋所云心地平者亦只是操持得如此未是渾然天理地位此又不可不知〇朱子既謂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又謂與顏子無伐善相

似此須善看玩相似二字原非謂其同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　張彥陵曰懸按士君子立身制行只求自信斷不肯投時俗所好尚世風日趨日壞若有求免於俗的念頭必佞如鮀美如朝而後可而鮀與朝必不可為奈何日以自己之耳目口鼻供時人之玩弄夫子寄慨於鮀朝止為求免於今之世者醒之也意在言外〇黄思白曰此歎當世無一正人而惟佞色之好蓋為必求鮀與朝者恨非謂不能鮀與朝者惜也倘有寧為世所憎而言之不出親之若浼者庶幾以挽回世風耳〇較前段尚落一層〇非為不能鮀朝者惜亦非止為愛鮀朝者歎蓋專為求免者警而為守正者勸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陳伯書曰不曰誰能人不由戶曰誰
能出不由戶人處室內從戶而出人在道中由道而出
人自以爲身在道外苦不得其門而入不知人患處道
內正恐不得其戶而出耳出不能不由戶則不難由
行不能不由道道又何不可行此提醒之也行道出必
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此怪歎之詞也依南軒解則當以
提醒爲正解而以怪歎之詞在後依註則當以怪歎爲
正解而以提醒之意說在前依註爲是但上說亦在提醒
內○吳因之說亦兼道不及說

質勝文則野章　張彥陵曰此章要看文不可勝的意
野字正對君子看當分別質勝以質爲野人文爲君子後夫
子言質勝文者誠爲野人矣其文勝質者亦不得爲君

子也乃爲史氏習弊之失必文質彬彬然後爲君子耳
然後二字甚重○此說爲得然天下亦有以質爲君子
者如從先進之類亦適文曰文質彬彬人中士說亦
可[illegible]○陳新安曰質之不[illegible]制上凡行身
上下[illegible]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
方[illegible]曰[illegible]爲質有以文爲質此二字但
俱自外邊說[illegible]是有[illegible]質而文是修飾潤
色意○文學自外言兼內外陳氏以在內者言質故曰
文有損益質無損益輔氏兼內外言質故曰野則質有
餘而文不足二說稍異蒙引存疑皆從輔氏者也然新
安之說亦稍但可兼說不可單用耳今述說謂文質俱
自外面說則必有文質彬彬而不可謂君子者似難說

○陳氏內言之質大質之質也輔氏所言之質質朴之
質也此質字二意俱有○陳伯氏曰質勝文連質也不
衆而質不勝彼質而謂之野文勝質連文也不係質文
不勝彼文而謂之史○湯霍林曰彬彬內有相涵意有
相劑意有相濟意有[illegible]然是質爲上文爲輔若
以三分文七分質貼說殊爲可笑○蒙引三分文七分
質之說霍林非之極是蓋以在內者言質不得此用七
分若以在外者言質亦當臨時權衡使就定三分七分
之說則爲子莫之執中皆有病按蒙引之說較之文質
相半之說已進一層矣而霍林又進一層信乎理以辨
而益出也○徐自溟曰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闇然處是質日章處是文知闇然日章爲君子之道斯

知文質彬彬所以爲君子矣○按此與闇然日章有分
別不可混○此章當與先進章中參看○文質彬彬本
文足以成德者言○徐自溟[illegible]不足自不待損益學
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是[illegible]○[illegible]問云
衛[illegible]有[illegible]以質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此
亦文[illegible]皆從外邊見故以偏勝皆爲野史而彬彬
者君子[illegible]此文[illegible]
忠[illegible]小是[illegible]同於野而不得爲君子耶要知文
質皆本此心來而質文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相勝也
○李毅侯曰質立而文生史與野非兩件如以文救其質
任自然所謂質也[illegible]文[illegible]可已所謂文也有是
質自然有是文有是文[illegible]有是質故曰文猶質也質

猶文也。原者一勝字不得。猶知大野之猶愈於史乎。
彬彬然後爲君子○又曰與其史也寧野
人之生也直章　直字有二說。一謂公天下之好惡而不
私。即由直而行之直。自情上看。此揚雄曲之說也。一謂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無所矯
揉之謂直。指性上看。此朱子之說也。合而言之。順理
爲直。逆理爲枉。○村錄作合。未審有一○有發謂直
當以情言爲直。與存爲物時方見。計然有來求合性情
動靜兩方是。動時之情已發之和。靜時之直未發之
微中。而直直由而行。發直謂枉之直。則專就物上言。與
中也違由之說亦是。只一從而言。非必謂專以情言也。若
以情言耳。此章目之。字亦專說情言。蓋情有善惡。性

無變易也。○質言曰直。對曲言。順理而遂。內不繫於情。
外不役於物。是之謂直。如孔子謂無可無不可爲直道。只
是觀乎事非自理不依存隱種種意者了。亦不知別人
[illegible]何心也。不而所以爲直。果此一端可
[illegible]知見○[illegible]今發[illegible]曰聖人曰剛曰
直也[illegible]大其中合[illegible]無盡仁義禮智皆以因立
名[illegible]出於此○人之生也
直便是[illegible]自成也。便是性善再不光陷[illegible]爲是
[illegible]有疑直解爲非最是[illegible]四書[illegible]
[illegible]生有[illegible]機。如喜怒哀樂未發而無偏倚。生有[illegible]
好惡見非已發而無邪曲○要識生與直不相[illegible]
[illegible]曰人之生也直。[illegible]必直而後可以生也。[illegible]

接上起下。方圓融○朱子謂如不孝於父。卻與人說我
孝。不弟於兄。卻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此段要看料好
甚。不孝於父。不弟於兄。便是不直。不必到說我孝說我
弟。而後爲不直也。觀後段云見入井而不惻隱。見可羞
惡而不羞惡。便是罔可見○吳因之曰。聖人不把義
理之性與形骸之性分作兩樣。看若無義理。便不宜有
此形骸。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如草木生機已絕。根蒂
必枯。此是聖人質除。而非徒甚其詞以儆省天下也。
知之者章　張彥陵曰。按語意似歸重樂上。然樂原於好。
好原於知。不至於樂。總成不得。知知好樂本是貫串。兩
箇不如。一步緊一步。見得此中旨趣原自無窮。隨人所
造以爲深淺。若夫眞知自不能以不好。眞好自不能以

不樂。到一樂盡徹地位。方是學問究竟處○兩箇不如。
是以地位言。樂原於好。好原於知。是以工夫言。須知自
好眞好自樂。是以究竟言○聖人鼓舞吾人進步處。全
在兩不如上。蓋學問中境界無盡。若生一念就者。便是
自畫。聖人從吾人得力處點出箇中消息。令其自探自
到。見景歸如何。樂亦非究竟處。蓋功夫得手之後。不在
能取而在能合也。○此章知字好字。皆當淺看。樂字則
當兼淺深看。大全謂此樂與孔顏之樂不同。看來兼說
亦不妨。○袁七澤曰。所謂之者何物耶。
中人以上章　張彥陵曰。要知聖人無語不見上。只見人
有可不可之分耳○袁七澤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然則聖人曾抹中人以上者。面密字傳。授可哉。非也。曰

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若曰光非薄夫睽人睽人自睽
聖人無時無處不昭揭以示人人之闇者自其心所得各
異耳○若以坦途日光喻此章則當以坦途日光爲上
以坦途起頭處日光一隙處喻下○聖人無語不是上
道德性命上也灑掃應對亦上也只是人有可不可之
分坦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不日光非薄夫睽人睽人
自睽此充說語爲學者言也見無行不與四時百物一
章之旨也若淺言之則道德性命是上灑掃應對是下
聖人設教因先以下不先以上此分別語爲教者言也
夫子文章及此中人以上一章之旨也意兩相通若竟
以前二章意解此一章便只將質在言○況無間日近
來說語上語下處都要說得活說語上即有語下之

中只是要人會悟會悟得則下即上不悟得則下亦下
說者不攝其實上下者一貫何語上不悟上下之別如
克復語顏 貫語合其道皆關防各使不及此章不是
語上語下分別處講此兩章合可而不可語之故○又
曰命止序無本末論教不偏精粗語上似乎不可語譽
見教者不可以精言說人也若論道則凡有語皆非上
也天下豈有二道乎○李毅傑曰即如對樊遲說移其
對顏子說他依然在上處理會○凡言道與教皆學者
皆語各有兩層意有如分言之是如何合言之是如何
○所謂精粗無二故者有一一如言費隱如言遠近
遠近人俱在費內分出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
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皆費也皆粗也然其所以然則

隱而費之見是隱也精也而精即在粗之內是無二致
也分言之則夫婦居室之間粗也聖人天地所不能盡
則精也而精之理即粗之理見無二致也所謂教不躐
等者亦然一是從我而言[illegible]言語上亦合道
一[illegible]下可以不可以只說
他人受得領受不得不說可故者當語不當語○一作
理字不必說到人能聖人所不能盡
只是大不是[illegible]
其教而語之也何況中人以下中人以下[illegible]語下猶
當循其序而語之也而況中人以上[illegible]
在外語行不與亦只是說文章及語下[illegible]發不
而馬之說無語不是上在彼亦是[illegible]

行草如見須尚可之
樊遲問知章 張彥陵曰務在內使有對越神明意遠字
又正發明敬字之意○徐仲山曰此專從近內就務
民義中只揭出之邪已先定不當於此別外[illegible]
謂實諸[illegible]務者[illegible]都在民義上論
合義便是[illegible]使是[illegible]不在鬼神上論○務義自
然遠鬼神不遠鬼神不行務義遠可見其務處先難
自然後獲不後獲則不得先難後正是其先處凡[illegible]
行了大長利關係及體用便皆可交互[illegible]或[illegible]
而不能行或行而不先[illegible]深看則皆不可交互[illegible]
[illegible]○纂註曰民字只作人字對鬼神字言勿作下
民○首驗利小過評[illegible]觀作兩器爬爰居仲尼譏其不

知則知敬鬼神何事爲不能遠者發○又曰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祇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有功鄉土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邊荷邪鬼及鄉俗淫妄之淫祠左道亂政惑心害事皆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例者也○與註曰不諂瀆求福便是遠了○又曰難字似亦應有作兇已最難說者細有來夫子只以克己告顏淵樊遲身分尙淺未宜說深○麟士謂難字較闊不必即粘爲仁不是專字處是獲的仁外豈更有道理即粘仁解爲是若陸氏謂先難所包者廣本不但言克己便不妨○四書鏡曰仁之在最事道至遠其工夫亦甚難矣○翼註曰後獲是全不計效勿泥後字○洪覺山曰吾人不能此事外有所希獲方爲私

意即就此事上有所希圖所得的意思亦是私心用事。○此事上無所希圖是後獲從得此事外無所希獲亦如遷字之包凡事之不當爲者故朱子上節一段云思昂得只處便是求獲雖非後于正誼而實相發明○蒙引謂仁知皆求與成的說得未至自然地位者有擬制下何做有見甚不妨本安免說也。

知者樂水章　徐岩泉曰天地間流行的是氣一字也是即這些氣在物得之則爲水爲山在人得之則爲仁爲仁當知山水是天地間仁知之象仁知是人心上天地之精樂山樂水是各心之仁知耳○唐荊川曰仁與所見無非山知則所見無非水非過境而情生非觸境而情係○動靜屬心不屬境朱子曰動不是恁地勞擾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蔡紫溪曰動靜二字不必過爲分別知者之心隨事經通無所留礙故謂之動然其虛明之體未嘗搖也何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眞爲主萬感不搖故謂之靜然其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非動○按動靜合　學問知此然人亦從分別處模寫仁知不必若其中合一說動靜合一不妨但要深知仁之動靜合。不要蒙聖人之動靜合○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聖人之動聖人之靜非動因動靜亦動者知者之動也靜因靜動亦靜者仁者之靜也○蒙引曰明達的人卽經又知權無可無不可令不說故曰動純一的人理不開只貞不參以己胸中無私意攪擾故曰靜動靜俱屬心但兼殺處以轉爲事靜屬心也

○問一聚曰樂不取必於遇而取必於心奇不取必於數而取必於理今凡我曰動而樂者其理不窮非逐物之動矣曰靜而壽者其理不息非枯槁之靜矣緣樂壽以教所以則仁知可知所謂樂山樂水者皆其理之相契與人驗皆於物有異矣

齊一變章　吳因之曰齊受病已深一旦欲更變其俗不是尋常改頭換面的作用只如齊人雖其富強逞其變詐力自謂得計乃欲反而人於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若魯有先王遺風似不甚費力不知玩愒偷惰已成痼疾沮而和之頓一番直有洗腸換胃意思故皆謂之一變齊魯之變其意向皆以至道爲歸但齊同人心方溺於功利中豈能　朝拔其病根只謂一變之初其

上箴便只欲言觚也○因之之說專重末段更則二段皆
虛上二句亦峰之說專重兩作則二段皆重下一句兩
說當兼用○四書家訓曰此節是夫子望齊魯變以
復先王之道非徒爭其道之隆汚兩段所重在是鼓
舞他見變更足以為治而不可安於今日之頹壞也○
變言○兩變字不同齊之變是革其弊之變是振起○
齊魯以霸變矣而專歸咎桓公大全併責太公在水大
全似然從說從集註○太宰書以國之強弱盛衰非所
論也所恃者理而已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是故秦隋之盛不旋踵而亡滅周宋之微累數傳而滋
留○吳長春講至於道○以忠厚為不可恃者此知道
之能為弱不知道之能為強也知道之能為衛不知道

之能為弱也○李毅侯曰夫子此時有抵掌而談想望
用我之意合此方為得神○按此當與苟有用我章同
看○呂晚村曰下半節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
法其見以為田○也不出形而東坡點乃轉言所法之
不便耳使東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為更張當在下山下

觚不觚章　楊升菴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以觚之稱
言之卜疑象天下方象地今秋時蓋已有改觚為圓者
矣古人制器必尚象旣取其利於用之易傳而不知失
其象其事雖小而觸時之占聞不惟先王已亦今人關所
隱廢井田與肉刑古尚法律之漸矣觚哉之歎與春秋大
復古而變法同一意歟○言不得為觚見而名存而

實亡也升菴之說謂名實俱亡者也以君臣論之春秋
之世君臣名存而實亡名也田氏之篡三晉之分名實俱
亡者也集註是說前一截事升菴是說後一截事○徧
考之論所以有名觚哉之歎亦以惜實亡者同為變世
之言而係乎之變愈遠矣○春秋中有有其名者如周
雖衰必稱天王此變係乎之心也有實具實者如莊成
風則主不稱人此是救觚之意也○是可以用純觚不
可以無稜○酒器本飾似可兼說

仁者雖告之曰章　宰予凡問此問欲令其以求仁
非愛為仁之陷害也須玩他雖字由無設為不可從
之易以探仁者所必從之心可可逝不可陷是就事上
說可欺不可罔是就理上說此二句亦總見不可陷的

意思○存疑亦有此說不是○吳因之曰何為其然也
端合下文虛提一句○又曰宰我疑仁者須從井救人
故設為之以不可陷而決仁者不從井救人語意似已
明得只是以仁者所以不從井救人處尚未究竟說出
也意復不明白而宰我竟為仁陷害意將未釋然故復
以可欺不可罔申之可欺不可罔寬論其理而逝乃欺
中一端陷乃罔中一端也宰我說處須得為仁陷害意
端然言外人了說處須得个決無陷害意顯然言外
也宰我此問還是疑為仁之陷害不是令人不仁以
設其身參看可見了凡說似是而非因之說得之
如月十人○宰我說井有人只不專說是欺其意只重
在從之一人了說可逝可欺亦須兼說名曰論逝則無

命果有此人而身逝也。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命陷則負命。本無此人而不可陷也。即果有此人而亦不可陷也。有疑見井有人爲本無人也。故曰雖不足。○翼註注雖字言不但言時無人。雖有以至道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本無人。○從井當與下章及孟子旅士章此二章一例。桃應章又是一例。（[illegible]三月）

君子博學於文章　饒雙峯曰。一博一約。相爲開合。恐人隨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爲二也。由博而約。又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必約而本之於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此博約之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正欲貫通乎理以爲反約之地。故曰博而約。曰約哉。此博約之所以

相爲用也。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欲吾所自行者。只爲依則以其禮之體爲禮者有之矣例只說不畔於道。畏此不博而得約之過也。○大全蔡覺軒[illegible]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illegible]理。而比之理則凡[illegible]下[illegible]物。而比之物則九[illegible]。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濫[illegible]。此而學者多以理釋禮。舍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illegible]疑其不可以爲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illegible]有三千條目雖多爲禮則[illegible]有三千。非自外[illegible]。皆循吾心之所安加[illegible]毫不可也。損[illegible]毫不可也。而已矣。不容合[illegible]有三千而[illegible]也。即禮而未嘗不約也。即其至繁而未嘗不

至約也。○博約。諸家皆以知行分說。則此與一貫似不同。與尊德性似不同。然觀曾子一貫注謂以行言。子貢一貫注謂以知言。則是知亦有博約。行亦有博約也。若尊德性。自謂存心道問學。自謂致知。其實兼行在內。豈可分說博約乎。朱子以一貫尊道來解此。似難說也。竊意文不是禮之散殊處。禮不是文之總會處。蓋文是說的禮。禮是行的文。文是統的禮。禮是切要的文。二者皆屬道問學。蒙引以多聞見與言行來解此。極精。若尊德性則是有心微始微終工夫。又在二者之外。至一貫則又是約禮進步處。約禮是一事各具一理。一貫是萬事統體一理也。以一貫之一較約禮之約。則約之中又有約者也。○多學而識章大全朱子博約一條最

明。○四書蒙引曰。約是將外面的收歛到身心上來。如萬殊會爲一本。論本切。○蒙引所解約禮。在陽明則屬博文。而蒙引所謂博文。陽明則已[illegible]矣。斷不可從。○此章[illegible]一齊而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解之。則必約禮方可叫做博文。不約禮叫不得博文。然陽明此章似只有禮則有不信知行有又似以博爲行以約爲[illegible]。○此章蒙引說極精矣。說約又引蒙引。曰此章重博約不重知行。却又似兩歧。余所覽蒙引刪本不載此段。可問有見。

子見南子章　汝儀問曰。非夫子不敢見。亦子非見南子亦不是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說。非不宜不足以見子路。外示如是。○朱子曰。觀由不[illegible]見南子。包涵者也。

乃大人處否而亨之道非也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
以得亨利亦不足為大人矣○翼註曰否字只不當見
而見便是否勿徵出有見小君之體來○此只說有見
小君之禮不說有好德之意然有了因彼說一要味朱
子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一段若說有見
小君之禮則古禮之不可行者多矣若說因其好德之
意則陽貨豈無好德之意乎在聖人之見固不出此二
項然自有箇權度非學者所能測也學者未到聖人地
位凡須如子路○夫子之見南子堯之容四凶也夫子
之不見陽貨舜之誅四凶也

中庸之為德也章　楊慈湖曰中庸之德本無可當至矣
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

歎

如有博施於民章總言　第三節要看能取譬字換博
衆字便見重在心上此是主腦處然在學者而遽責以
及人則猶之博猶之衆也故又有能近取譬一節○此
章當與從井章同看

如有博施於民節　博施濟衆新安陳氏說好程註以老
則衰瞻為博華夏難及為衆恐未是二項博施濟衆內
但有○翼註曰博施不止於仁如云何止不止於賓此
瞻講則○翼註曰必也聖乎乎字活看則也是對猶病
看賓作聖人能之但去其意○去了凡目字猶病就
心說世界無窮民物無窮即仲施濟濟安能滿我之願
聖人之心原是如此若不思博濟決非仁聖一體之心

若謂古能博濟亦決非仁聖無窮之心張彬甫曰堯舜
猶病止是仁的生機立人達人都在此

夫仁者節　倪伯昭曰欲立欲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
人達人便涉在事業上亦不是容存此心便了只是隨
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定要博施濟衆耳○了當與博
施合○此節就心論仁非於仁外心也但所由在心耳
非不必見之事也但不必皆為博濟之事耳○翼註說當
如此看為此節又勢與事在心但須如此補說方見○
蒙引曰分明立達不在己上說是兼物一體之意○立人達人正
是己立己達處○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
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衆為因仁也即施無濟衆
而不必博不必衆亦仁也第一節大意如此

能近取譬節　四書翼曰末節近字與博字衆字相形言
仁者之心只在欲立欲達則其心固甚近也苟未能如
仁者之自然當即吾心之近以度之人而知人心之欲
無異於我由是而求推其心○則推其欲立之心使可
進於立己立人推其欲達之心使可進於達己達人此
亦仁之方也○大抵仁與不仁只在公私之閒○私則
仁矣勝私則可進於仁矣○翼註曰能近取譬下張註
當補推其所欲以及人○李毅侯曰此處一能字切勿
輕易看過須求多少聖人終身克治究竟人我藩籬未
易脫化胸中不無齟齬之疾者有矣豈易言哉此正
言可以行終身而究其分極則可以當一貫者也○孟
子舉中字已包有能近取譬一句中為厲甲辰老在七

一句程文云、凡受用者患其雜、徧及則以心制心、當令交
施而愈周。凡惠費者患其易窮。及則以人利人。思隨人
而贍總亦可作此章義疏。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六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七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張彥陵曰、按春秋時、異端朋興、各立門戶以相角、夫子懼聖道之不能統一也、故特借述之一字以範圍今古、分明維持道統的意思。○沈無回曰、此非謙詞、亦無警醒當世的意、是真實話、人惟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詞。○按沈說甚精、但必云非謙詞、無警世意、則偏。不如存疑之渾密矣。○夫子之時、其實不容更作、但述如夫子、即刪之作亦無不可。必謂之述者、是其謙處、而防異端之意亦在其內。○四書家訓曰、信非容容、信之不疑、好亦非區區好之、不厭。眞見古先王創作、皆精神之所發、眞命脈之流注、直可以乘萬世而不朽、任他聰明智巧、不能加毫末。信得深、然自與古人之精神命脈相爲契合、雖欲於述之外別立意見、更設規模不可得耳。○存疑雖說信是好之本、其實信好還相爲本。朱子說好。○庚戌王原祁講稿此句云、作者之聖、固不敢以妄居、即述者之明、亦何容以擬

默而識之章　三者依蒙引作自然存、則與公西華章合、蓋彼作勉然存、則任之非作自然存、則斷之。然玩註三者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語、即作勉然存亦不妨、若要兩從之則須於自然中又分別出極至非極至二項方是。○應貞菴曰、默識非必不言、只是時時在心

上理會恬恃不忘、不徒爲口耳之學也○要知是默識
不是默悟、默證、悟、似在學內○與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及參前、服膺同看、自明○單言學、則兼識在內。此以
學對識言、則學是學其未知未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
能者、誨人兼學識說○四書家訓曰、上三句時說、俱以
默識爲主、不若不下開說不參錯。

德之不脩章　鄒肇敏曰、不脩等四者都在吾憂中討出。

蓋曰若德之不脩等、皆是吾所憂、惟日以不脩爲憂、而日
求其脩、日有不脩、然後引爲己憂也○吳因之曰、四者不
是一時做得了的事、德日日脩、便日有未脩處、學日日
講、越見有未講處、學問與造化一般、做到無停機者、□
夫脩有作輟、遂生機便斬絕、故憂非德孤學□之謂○

喪了、凡曰憂、即曾子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能而始憂脩
者、治而去之之謂、凡脩德只用減、不用增、日用中淨除
現業流識、即是脩也○按、了凡說不是、若論生初、不用
增、亦不用減、若論有生以後、則有所當減、亦有所當增
○蒙引存疑、皆以德爲吾所得於天之理、玩大全朱子
似不然、看來德字兼明明德爲政以德之德說、似妙○
依存疑以首句該下三句、則脩德兼知行、徙義遷善俱
兼內外、依朱子則脩德專屬行、而兼內外、徙義遷善專
主外說、以崇德章推之、則朱子之說爲不可易也○淺
說又專以脩德主內說、恐亦與朱子不合、俱附下○附
存疑曰、脩德該得下文三件、蓋則德兼知行也、然說時
須平說、不可分輕重○附淺說曰、脩德就心內說、徙義

改過就事上說、脩德存心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
行也、析義曰不徙義不改、不當德非其德、學非其學○
覺軒曰、四項對病、俱要看得細○□□□曰是吾憂見
責任無可委、亦無人可替代。

子之燕居章　四書家訓曰、夫子聖之時者也、其根於心
而形於身者、須知燕居之妙、時有非四者的有事之氣象、
而時無事、則有無事之氣象○淺說謂申申夭夭、對嚴
肅敬惕說、不對怠惰放肆說、故看得中和之說在個外。
此亦偏指時而以個外者□□□。

子甚矣吾衰也章　張彥陵曰、不惟形衰、夢亦衰、此於心夫子
果未嘗□日志周公也、○□註曰、此爲不能行周公之
道而發、非爲血氣與衰也、是衰吾衰是說氣不復夢

周公、則見得志之衰、蒙引極明、存疑謂學人所謂衰是
志不是氣、而又謂少時見用則志又在矣、畢竟不是、蓋
志是隨氣而衰、夫子既歎其衰、便此時若見用、比壯年
時畢竟有欠缺處、但要曉得不是絕然無用耳○程朱
解夢字不同、未可似兼得程子之意○個內無復是心
心字與程子有道者心心字亦不同、個內心字專指行
道之心、程子心字則是說心之本體○以此節與從心
不踰矩同看、則即程子有道者心四句之意○夫子此
歎蓋有欲及門諸子□志之意、夫苟有能振其志、則
夫子雖衰亦不衰矣。

志於道章總旨　此章大意只是有序而不遺、朱子先後
疏密四字最精、前四□先後者有□、所謂疏密者亦

以道德仁與藝對看是先本後末從道德仁內分看是先粗後精此亦是本文正意而又有在本文外者以小學之藝與大學對看則又是先末後本此皆先後之序也所謂疏密之等亦當如此推之○內外先後只是以道德仁與藝對看故又著輕重本末內外六字若以道德仁分看便著後六字不得○雖道是心上工夫而有內外本末之殊○雖到底只究得一志只究得一道而有先後淺深之別內外本末之殊○此當與興於詩章參看○李毅敏曰志於道者夫子十五志學是也據於德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也依於仁者五十而知天命是也志道據德是知之始之依於仁則樂矣此章以依仁為極處游藝在依仁後而是道理爛熟無

適其性命之流行矣

志於道章　朱子既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又曰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前說勝說約則後一句有見焉志貫乎知行之兩不得專爲知○初句皆當交互講如道不可不志而志又不可不於道下三句皆當如此推之○附蒙引曰當先從志字說起如云志何在志於道不可先從道字說起遞至文節亦云志而堅之則爲據據何在據於德亦不可先從德字說起下俱倣此○李毅侯曰特文先講志據依游俾道德仁藝各有非是○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蒙引曰游字固不遺於此亦不溺情於此涉而不留之意○行在本上曰游沉在本底曰溺○李衷一曰終日理會心性志道據德依

仁皆是實下工夫處○但未依仁以前人見與道德是兩件游藝在依仁之後則仁與藝合為一仁于其來都是道理所謂一以貫之者也[illegible]不在是也○[illegible]用用日古人學以六藝六藝分[illegible]倫之[illegible]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其精之[illegible]致用處即謂之道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徒以日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爾蓋因是而[illegible]其精[illegible]忘操練其筋骨流通其血脈[illegible]而[illegible]明故日涵揣應對精義入神只是[illegible]用是非小學之可[illegible]說○正先後輕重內外本末解從源輔氏及胡氏之說是一樣程只後心之說又稍異余初收胡氏之說細玩乃知程氏之[illegible]

自行束脩以上章　張彥陵曰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錢啟新曰聖人皆借來脩見來全是鼓舞後學之機括曰吾本無隱只是要各人領會此意欣然自得○不說曰人道為公已也○當與不保其往有教無類同看

不憤不啓章　張彥陵曰此言教不可驟正欲學者勉為受教之地也○憤悱是誠意到處啓發是施教之時○憤悱在未發之前啓發在已發之後○不憤不悱而欲使之[illegible]以受[illegible]啓發[illegible]一隅只是借一[illegible]發其不悱不[illegible]所以使之憤悱一援精神了凡[illegible]心不是錢而妙○蒙引曰憤是不知此理而不安於不知[illegible]悱是[illegible]此理

而知猶未徹故在口中半吞半吐不得說破憤者意全
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稍開但詞未達故發以達
其詞○又曰一隅是道一端三隅卻不是道之全體若
使悟其全體則又何復告之有反三隅各只借示其端
推之多耶○存疑曰憤悱只是一般人心未通則口亦
未達心通則不悱矣看來朱子雖合憤悱為一節其實
自有淺深不是一樣存疑不是○悱較深於憤反又較
深於悱而憤悱反三者又各自有淺深如顏子之好學
亦是憤悱孔文子之好學亦是憤悱反皆當如是推之朱
子以時雨化解啓發與孟子之時雨化亦稍異如憤悱
而啓發之是時雨之化三隅反而復之亦是時雨化憤
如顏子而啓之是時雨化憤不必如顏子而啓之亦是時

雨化凡乘其候教之者皆是也若孟子則專指其上一
層而言之耳○張南軒曰啓之發之亦只是就一以例
其餘若泥象作解終為言詮所縛聖人所以有不復之
教正為學者憤悱地也○只是舉一以例其餘家引亦
主此說○孫淮海曰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隨
彼啓門若依朱子作兩節看則啓發從一字做一樣
若如程子串說則啓發轉講只是舉一隅且當從程子
○大抵學者憤悱之念最重惜神久之苟無憤悱之念
雖以三隅反亦似難施既能憤悱則又當有其始初何
如耳此先後之序○憤悱是從一力上說三隅反是就
資質上說為質原可變易則不以三隅反者亦是其所
謂憤悱者未至耳○蔡氏曰不啓不發不復一例三平

看勿以下一段承上二段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南德宗杏九十二年張侯宗母
喪尚公拾遺者又崇日委世之家不知禮教只女孤
貧無倚或有借口於婚不問男子借言婚姻也上不聽
用之則行章總旨 用舍依于七八十章無用之學與心
性之學不作兩截故以此出處則舍至無心絕不容些
毫意見以此行中則符義洽然絕不容 竟意氣了路
三軍一問也相儼然故夫子把氣世人藉為化之亦
正要他體忍甸來有去進路 一語雖是千古聖人競
競業業的心腸
用之則行節 首袋依舊用行舍藏各重兩則字上是中
濟世之仁微身之智 念俱合所遇非為非求無可無

不可一身皆是易地皆功名之士知行而不知藏深
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夫子所以旁觀一世爾謂鄒
淵為同調其顏子上伏之才可以隨位可以為邦孟子
目為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蓋謂此也擬廷伯夷之隱見
合宜夫子樂為君子用顏子可知矣樂行憂違是聖賢
絕人學問以氣任好學帝參看自明子路好勇而不死
於衛卿亦得失關學力見矣夫子可以長之地 朱子
曰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
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在這分內若用之
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做人學且是說話下文
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見 字當如此看說為同曰一
兩句合有方見其妙精神不在一則字上自見進退脫灑

無一毫係累之意要知轍環周流未嘗不藏簞瓢陋巷
未嘗不行方是素位之學人子與點正同此意○翼註
日用舍藏淺淺看略有用機便可行不必說到泰運開明
良舍舍亦做此如曾愛女樂三日不朝是舍孔子行是
藏○又曰則字要體認先事無須擬臨事無尚變既
事無損皆全見圓活不滯處行藏以身言而道在其中
○用之則行與忘義徇祿者有異與聖人之行者亦有
異舍之則藏與潔身徇名者有異與聖人之藏者亦有
異總見得無意必脫然無所係累○用之則行非必於
行亦非必於不行也舍之則藏非必於藏亦非必於不
藏也兩句兩各合一意不必分說而又有看也人全要
峰胡氏未免支離所謂用之舍之者皆以義論不以命

論朱子說當玩○所謂不用而行不舍而藏者又各有
一種說見下○用行舍藏當以九等人合看若以命論
用舍雖由之則行者未可謂能盡行之道雖舍之則藏
者未可謂能盡舍之道聖人所謂用舍以義論不以命
論也又有用之無可行者則其行不行無論也舍之無
可藏者則其舍不舍無論也此四等者皆不可與聖賢
比也世有人焉可以行而或不用而行舍而
不藏○忘義徇祿之下則聖之行者也用而不行不
舍而或用潔身徇名之下則聖之藏者也而不得爲藏
一流人也皆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由此識見之時
者也顏子雖未達則有其道已不遠矣如或疑伊尹
伯夷用不用而行不舍而藏者曰雖不如此然不免多

一必行之心多一必藏之心便不得爲脫然無所係累
○子路之行三軍近於任者也而於伊尹之任又有別
樊遲之學稼近於清者也而與伯夷之清又有別又
是二等九等之外更有不知命與不安命者○未在位
而進用已在位而久用皆是用未在位而不進已在位
而不退皆是舍各兼二意○用則行舍則藏未嘗有心
未嘗無主 子中四用○有說謂用之則行無必於行舍
之則藏不辭於藏只取一邊是謂註意不必用○翼註
日我與爾我和你也不作許與之與要見相信之意不
可離爾了下 師與字又是相與其事之與與此不同
子行三軍則誰與之 師 成是決斷籌是成就之成不是
成敗之成大全具則但此處對子路說反不重在此若

日不從皆其能成也貴其懼好謀而成者也○翼註言
此章前以出處之時與顏子而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
上下不必牽強聯合臨事懼謀不過就行三軍一事言
耳不可以文事武備並論又不可謂時行時藏之人即
能懼好謀之人甚大淺深過接處只當側側遞去代處
當大夫子言此蓋欲抑子路勝心客氣漸令就裡以
進於聖中之間可是獨有歸哉不然夫子當行由治
賦而此顧不與行師何歟○子歿後此章全是聖賢
流露觀變之學用則行舍則藏須知其中便有就業
業 片懼的小心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須知其中便
有動九天藏九地行藏之妙用在不必枯合而意自
相通

富而可求也節　朱子曰言富而可求使見富本不可求矣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戴溪曰如字乃轉語詞非設言也一說且如命之不可求何傷巧○大全辨中苍張氏曰春秋時齊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穆子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未幾遂逐子而殺族殲非其道雖不求而富猶不可得所謂[illegible]

子之所慎章　此章凡曰齋者[illegible]皆存亡之機疾者死生之機聖人不遺其已發而慎其初分是故慎之[illegible]曰其慎齋也非祈福是不慢神其慎戰也非怯敵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子在齊聞韶章　徐儆弦曰夫子之心原自有感於齊聞之前仰感天機之相迎也不知肉味要想寫他心與樂契兩妙於忘的光景不圖句不是前此未有今日始也乃深幸已得聞之之詞○徐若泉曰天地開其形氣用軌而成聲如風行雷動川鳴谷應皆被本然有韶意氣皆韶也韶在千古猶一日斯理初未嘗忘舜得其機而作韶以宣洩之耳故舜不在先孔不在後自有其聞者非孔皆天地自然之妙也○在齊聞韶或見自有未曾聞而在齊始聞不必謂舜樂不如齊天不出式意恐未是○中聲自在天地間夫子之心亦自有中聲也則無往而非韶也無時而不聞韶也何必在齊而始聞然猶可曰以今日之韶合之昔日之韶有此始也又何必學何必三月學曰不必學而知者其情也必學而後知者其文也未嘗其文未嘗不知其情也習其文而益見其情也要之夫子之聞韶謂印舜之聞子也可謂印子之自為聞也可夫子之學韶謂印舜之學子也可謂印子之自為學也可而其相契之妙不覺習之誠而數之深矣此所以不知肉味而有不圖之歎也○不圖之歎是三月後一段相契光景如此然又須知三月之前已有此一段光景三月之內無在不是此一段光景若有之深若無淺深最要體味○李宗[illegible]曰有來季札之聽也遂落第二義○后夔不能進季札不能贊

夫子為衛君乎節　李[illegible]曰冉有欲得夫子以折衷非私議夫子也子貢[illegible]之不可為已略見之特求夫子[illegible]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illegible]因之口中[illegible]冉有子貢之[illegible]衛孫當立之說既以抗父何論[illegible]但當時[illegible]以殺母得罪於父其時[illegible]之衛人不以為罪而公子郢又不肯受位[illegible]之而輒不能[illegible]輒為重或者父子為[illegible]自而不能決以此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所係[illegible]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絕矣聖乎　問[illegible]在於此方[illegible]之存亡事久之後徐思前日之[illegible]怨悔不知先人[illegible]今既[illegible]而人[illegible]其[illegible]

由此觀之君臣父子之間非通徹之地上他人民與父子兄弟無職無重之理衛輒固不得爲有國之主以衛其通天之罪明矣夫子不爲也○兩又問答有疑欲得其說者[illegible]上邊[illegible]心[illegible]賢人只就[illegible]問說勿兼衆我怨是怨否不必求[illegible]四書家訓曰古之賢人直指[illegible]是說[illegible]指[illegible]之心說不必贍指仁字雖合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說此處分重在天理之正上蓋當[illegible]或恐於人心不安故當專在理上分別[illegible]之說其妙然乎之間亦是[illegible]本[illegible]合理而[illegible]不是兩合理而後又[illegible]也○如今子路亦本必便是仁則是所謂合乎天理之正而[illegible]必問乎人心之安者○[illegible]曰夫子不爲只在[illegible]心[illegible]理上斷之○

[illegible]康侯[illegible]名不正[illegible]因以生亂司馬[illegible]又言其明君臣之大義[illegible]可以受可以無受○[illegible]又云正名之論夫子尚無因而發而處衛之意亦賢亦與聞其微此爲兩賢言[illegible]也

飯疏食飲水章　張彥陵曰凡樂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遷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於心故雖疏食曲肱而樂亦在焉浮雲富貴亦只是[illegible]此樂耳○孔顏樂處不必他求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孔子之樂如有所立卓爾便是顏子之樂○[illegible]曰樂在其中正是相應於[illegible]處[illegible]不義富貴如浮雲便是以此樂[illegible]之○疏食飲水於[illegible]心亦如[illegible]人[illegible]中[illegible]只[illegible]樂字照下不義[illegible]見不[illegible]暢然自得處○李毅侯曰

至[illegible]欲[illegible]孔顏之樂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功

加我數年章　張彥陵曰此章當以學易爲主易者變易以從時[illegible]人生動靜語默[illegible]時時是易[illegible]便是學易便是無過○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須以上大過○周季侯曰學不探原[illegible]依[illegible]道理終當格[illegible]其於人[illegible]變化之妙吾心無思無爲之[illegible]終不相合此便是過[illegible]過○[illegible]夫子真[illegible]見得[illegible]理[illegible]無[illegible]此毫意思了不可[illegible]故深有味於易而[illegible]之只在加天之時乎○李毅侯曰易之爲道也時而已矣聖人上律天時自任此久速之人以[illegible]動靜語默之微無非易也○易當[illegible]不易變易[illegible]過當[illegible]心過身過[illegible]湯[illegible]聖如[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過於[illegible]於[illegible]過於[illegible]而[illegible]至[illegible]子者[illegible]李毅[illegible]人過[illegible]乃是大[illegible]大[illegible]也與此[illegible]○此[illegible]當與[illegible]參

子所雅言章　張彥陵曰[illegible]字[illegible]常字分明是經常之[illegible]只[illegible]在下[illegible]一[illegible]常字令重切於日用[illegible]不[illegible]性與天道遠多○或曰[illegible]之原本出人心人心之理皆載於經夫子以先[illegible]之訓小人[illegible]心字[illegible]須在人心上提出[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夫子[illegible]身是思無邪[illegible]中[illegible]不[illegible]故[illegible]日用[illegible]起[illegible]見[illegible]有[illegible]也[illegible]不離於夫子之言也[illegible]從[illegible]之若以爲雅[illegible]也○又[illegible]夫子之言多矣如[illegible]以[illegible]教[illegible]何[illegible]子[illegible]皆[illegible]而[illegible]獨[illegible]也

何也此是遊詞皆諧體而又尋味之詞蓋詭然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不然多在此亦幾於贅矣○副墨曰子雅言皆一經非以一經為雅言也要識得○號禮蒙引存疑看得分曉禮字謂日所謹之禮則專主日用者言此與雙峰說合言非從而說而已但不必拘蓋詩書亦不是從而說者甚淵說○易本經贊述春秋未經刪定故不容泛及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四書家訓小註此節要得了路

代言方妙○張彥陵曰究不與六個相叫應但是代子路說聞日說其為人也四字便有無以異人的意心之激昂處為憤人心之活潑處為樂樂就在憤處見之○未得則憤然憤中亦有樂已得則樂然樂中仍有憤如

此兼說方見之謂不必分已得未得則非○此樂字與憂亦在其中之樂似微不同須細參○顧在林曰出遂人悟解在一憤小憤小微大憤大微不憤不微雖孔子而後憤憤而後為孔子今人節一行作一節便耿耿在胸中甚以為如是如是其何能憤○以此為發憤一句亦有理此貫通看則不可○憤樂而忘食忘憂則總見其全體至極不知老則見其純亦不已要將以全體為憤樂至極為忘食忘憂蒙引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此兩句不可分則有來俱本是蒙引說附下○蒙引曰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意此兩句不可分則須到不知老之將至後方見小言所謂或不然蓋夫子一憤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毫之或遺是可全體無一毫之

不遺是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文三句要一氣讀下○按蒙引之說甚是今例晨驗庚子三月初方因言淺說始悟○憤樂並只說述事上見朱子之說精矣不必說到本體其所以能憤樂如是者則以其本體之全誠無息也所謂全誠無息即言所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也如蒙引之說則似從憤樂後見其全體至極如下峰說則似說憤樂上見其全體至極又似似連全體至極亦說進事上看如此說則又專就本體上說憤樂皆不能無病言雙峰所謂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則無間斷如此以自然為之不厭則似明○析疑曰志學章乃心為歸有何發憤在○李毅候曰大子十五志學之上實已十分學而下學○仇案學而時

自己不亦說乎學而好學便說則樂也○蒙引曰聖人自言雖只自狀其為人實皆所以教子路之意亦在其中矣此語恐亦非葉公所能知也者意在教子路居多按此說亦偏聖人此語教子路教葉公教天下後世之意俱有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只因之日此章不重非生知之名見求知有道耳如古敏求不可○今見其日以不學而知為聖人連生而知之者皆誤認了

子不語章　陸象山曰夫子只是不言其怪力亂分明有神怪常獨與人以聖賢之教故聖賢是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者而不察耳○東萊傳說行而怪生於習而且於習大子之不語怪本無怪

之可畏也其氣最有力亂神皆當以此推之力亦於氣
怯夫猶義何處不強則本無力之可畏也亂生於失其
本心亂神聽了使人昏[illegible]則不得其之可畏也神生於
人之不知知之則非神[illegible]神本無[illegible]之可畏也抜東
萊之言亦只是不語中[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三人行章　張彥[illegible]曰此夫子小人[illegible]自[illegible]師之學李重
擇其[illegible]三人以概交[illegible]以行[illegible]日用[illegible]善不善以概
善惡變態之[illegible]則無往不可以得師○李毅侯
日終身[illegible]之[illegible]者師道之此[illegible]妙
雖采擇[illegible]良非師也○三人我師又曰[illegible]無君子斯
[illegible]取斯又曰無友不如己者不同[illegible]　下

天生德於予章　此與匡人章易見　[illegible]
[illegible]不同與[illegible]亦不同蓋此是聖人以天命在
[illegible]自信安命之說不是以[illegible]此命不足道之說亦不足
以[illegible]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謝顯道曰以謂無隱乎爾則大
何[illegible]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
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illegible]天為飛戾天魚躍於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烏得而
隱哉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illegible]天之[illegible]無聲
無臭此天下之至隱聖人亦烏得而顯哉[illegible]子
以[illegible]有隱乎我者也[illegible]曰有何乎[illegible]
是隱[illegible]也○況無[illegible]
無[illegible]乎爾[illegible]字[illegible]引作汝字解[illegible]不

必[illegible]助解[illegible]曰凡子以無隱也欲學
者不得也○[illegible]又[illegible]人[illegible]字[illegible]指所行學
者以言求聖人不知聖人以行教不以言教也此說
較[illegible]字只作[illegible]字[illegible]包得作
止[illegible]○又[illegible]時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
似乎[illegible]高深者[illegible]在心中但把[illegible]者教人故疑其
有隱不知道無[illegible]無淺深作[illegible]非[illegible]也非淺也
分明說妙道精義只在[illegible]是示人如[illegible]物與人一般與
字[illegible]隱字看◎[illegible]是教不[illegible]等之意[illegible]
是[illegible]亦[illegible]
之[illegible]便是中人
以上與中人[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不言

[illegible]
◎四時行百物生天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於穆不已者
天未嘗言之也然果能體察於時行物生而於穆不已
者昭然可覩矣若使言語[illegible]人而又[illegible]
[illegible]四月廿八人◎此章看來只是教不[illegible]等之[illegible]
子以夫子為隱者但聞夫子之文章而不聞性與天
道也夫子[illegible]無隱者則以文章中自有性天道但欲
[illegible]不
能不[illegible]
[illegible]月廿八[illegible]不是容
易

子以四教章　[illegible]約之[illegible]○文行

行須用有先後行忠信亦相須而不可分先後說雙承
講外面說行然後方可責其實而責以未是〇忠信大
全諸家只根行來發似謂須通貫行之說不同〇行
疑謂克己復禮工夫做行恕皆行之事也有來克復敬恕
亦是忠信之事不可專屬行。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總旨 〇張彥陵曰此章總重有
有恒上〇周季侯曰學原到底不離陽明先生所謂滿
街皆聖人也人人亦只得人有恒心便人人具有聖
胎人人可作聖人只在收著心地沒將聖人種子擲向
深坑豈不深可惜此章是要人惕然有悠之意夫子發
子之旨全在未節而與下節亦從難乎有恒勘發來〇
又峰曰聖人是人生的君子是學而成的有謂聖人

是至誠的人有不是誠之名皆不是崇引以大與化分
不是也〇人與純與章只是非有物及行已有恥章與
是悉循但當與必推行循部參看。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節 〇張彥陵曰聖人不流妙明天
識上說要從實心而造其極者方於有恒處爲貼切。
不得而見非以聖人之難見深嘆聖人而概然爲此也。
〇翼註曰全要得夫子以概歎而寓儆省以儆省而寓開
望之意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節 張彥陵曰而不得見俱要說
人自己斷喪說纔是〇人爲人只因物引欲汩是以其
由此進於聖人非與其終於此也盛燭曰聖人亦仁
道恆卿愈處故一有物便是接于君之体〇又曰君子

是由不得人進利有恒近利此自思利猶益〇愚意善
人是由不有恒是利猶說是未可有始終此定

亡而爲有節 張彥陵曰爲有爲盈爲泰只是形容他一
箇粉飾的模樣◎季彭山曰有恒者自忠其與聖合居
心常能於君子善人之後不知已是成聖人無恒者自
昧其與聖離造事常凌駕於善人君子之先不知其離
乎爲恒人◎亡爲有三句只是要目爲聖人君子善人
的意思此說得極明〇沈無回曰三代以上聖人多而
後日少者以爲之者之衆也不爲縱不至聖聖胎猶存
今則亦亡矣〇有證曰蔡引之或以本無是爲亡未
實有是而爲虛本能以衆著爲約者非也有物以實言
不可說爲也以上此說人所未到按或說甚粉詳其語

意是解亡虛約有三句未嘗以有恒說歸於學去不知
當引何故不取若朱子以虛已對說而以約爲說用度
上說有疑又問三句俱于錢用說此本非且爲聖人始
借此以示例耳余謂有所本實也〇亡而爲有三句俱
兼語言衆人客由章節看〇附翼註曰亡是全無虛是
所有者少約是所有本具言分淺深看有只是有得箇
是所有的充滿盈是所有的目人亦分淺深看。

子釣而不綱節 王會洲曰釣而不綱弋不射
宿亦無容乎說得聖人之仁亦所以殺物也而不貪
則取之勤則取之以時取之之合得而安動者也〇翼註
曰不綱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掩取〇此春秋所
以書狩於郎也◎此可見聖人無一點无必之心亦可見

其參天地贊化育氣象○唐中宗景龍二年遣使之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疏曰與其拯物莫若愛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吳因之曰世人妄作不知而又厭薄學知則不知而作者其或有之而我則無是此只借我立說以外起當求知之意多聞○何緊承上來是上我但是也知之次要看有言我獨不能合下便知却因此方法亦可求到那知處此見其不知而作與首句緊相應一節語意總是欲人從多聞多見上求知而不徒妄作意○此章段落謹于說行好首二句未是謙詞多聞以下方是謙詞亦本大全何叔京說進言假本意。◎不知其理錄當然所以然之理為是蒙引只以當然角而說事○所以然俱未備◎百方家問答中作字

勉錄卷之七　述而

日作字觀先作事說蓋不知而作不是憑行取物之人公謝是聞見之術而自作聰明者◎此章作字與述而不作之作不同但做行字看自明不過是知行先後之序○聞見二字解詳見子張章◎沈無回曰次字當與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而此從居於知之次者何也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也聞見而今於擇識則由粗見精由博歸約聞見之知已與其德性之知矣此正一以貫之及其成功一之境界也特其從人之路假之耳亦依倚聰明以成者微隔一關耳非謂已至於那而有跳為上號為次也◎人各將或目次對生知說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

互鄉難與言章總旨　聖人此處見有與他無非成就後學意也若止說待物之洪猶是淺見○說叢曰子字泰云於此見聖人心體如鑑之空如水之明物來即照物去則化不億不逆者有見在一念令人紛紛計過去未來所以動成妄念

互鄉難與言節

人潔己以進節　張彥陵曰思按吾人本來面目原無一毫夾帶故習染雖污當體可潔○況聖人與潔之念不將舊其自治可破吾人等待之見○翼註曰人字是說未後方我乎為是滋字勿看太深一念悔悟即是潔就在進上看出

仁遠乎哉章　張彥陵曰吾我字欲字最要看仁所最聚之

勉錄卷之七　述而

我仁者我○[illegible]字之心○此蓋為已放其心者發　蒙引看着何不是集成○看何等深明其不遠非疑詞也此說是蒙○月○國內反而求之即此而在與程子所謂為仁由己及大全李之所至處亦合為之說俱微不同若專言程註則斯字義不出若專用圈內又易陽明良知之說須根說◎李毅侯曰其實仁不遠於欲之之時亦不遠於不欲之時不遠於念之時亦不遠於不念之時○仁者人也剎落中只為自在作惡徒不仁之人總非能遠仁之人○說叢曰欲仁為[illegible]論其幾之捷則日我欲仁斯仁至矣論其體之微則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與[illegible]論[illegible]大則終身體之而不足論機括則一念提之而自至○說約語義有條謂欲仁即道

心之動處此最有功於學者當熟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總旨 此章不必為昭公回護。只要見得聖人所以周旋於君父之間者當與直躬章合看朱子雖亦有昭公不得已之說然卻不重◎聖人於君父之失可諱則當之不可諱則自受其過可也斷不以失歸君父而自處於無過如此則既不失天下是非之正而又不傷我臣子之心此章大意如是南軒之解最明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節 ○司敗是明要見一事而問夫子只據大概而答都是囫圇語與諱君失意不相干

孔子退節 四書家訓曰孔子別司敗而退者知他必不以知禮之稱備稱而詳如何答之亦委曲為公隱也○

吳子曰黨只是匿人之非乃黨護之黨非黨類之黨○謂之二字指昭公說為是大全吳氏之說不必用

丘也幸節 翼注曰苟有過過字虛說不要一下[illegible]君觀苟字必字是泛說不曰吾人必知之只是吾人之知而已不終於貴發非幸可改之意○大全輔中洲余氏曰聖人說苟有過人必知之寓意最深婉使天下知有過而思吾之過所由來則禮自明於天下此正聖人愛禮苦心語氣與上文不仰不露妙有企不枯帶要同姓○又曰自幸句內思司敗此等議論是千古公案一毫掩飾不得三代而下獨有本意隱諱為伊近為人心幸之意須知此過是欲不得的與 幸而得改非也

子與人歌而善章 張彥陵曰此聖人樂善無窮之一端。特借歌以見之◎蒙引曰此見聖心樂與人同◎此章即大舜樂取於人之心○集註取與二字與孟子稍異孟子所謂與善即在取善內看出來 但此取與二字是兩件事安陳氏之說最為有味此章與孟子實相表裏蒙無同曰歌而必反而和不得言之在彼不知善之在我也最透○蒙引曰歌而善只是善節之善不必太深◎翼注曰耶曰只有 必有他人或有不使反之而已和之或使反之而不和之有失拔處下此說正與集註合余初欲畢重反之者說蓋且和之不是泛然借和乃是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故存疑曰和之何以見為之者亦已歌而用彼歌以和之見彼以善為用是使是須[illegible]之也說得最明知此則知歸七之[illegible]則和集註之意矣○與人歌是同歌反則使之自歌和則子之自歌雙峰最明余初說甚謬大全朱子亦說得不分曉想是其未定之論余初說之謬所自來也存疑謂夫子自輸其歌使其更端而歌 番亦不是盡第 番子與人同歌似當歌畢了然後使復歌不必云自輸其歌存疑亦似因大全朱子而誤此節余戊戌所看似未是今改正。庚子三月初七○存果[illegible]謂[illegible]從容從反之上有出氣象從容不掩人善從而後上有開誠意懇至則反之和之而後上但有承引以使之反與成意懇至、似未是辛丑五月十四○必使反之本是取乃是為取之之地而後和之正是取而已兼有與之之妙某[illegible]當

如此看。余初說亦似未若姑志於此以俟再定（下頁九
月廿二日）反之和之兩層意但重說約體見其中從容
誠懇謙遜藹藹不掩人善而謙兩層內俱有
文莫吾猶人也章　此節上下兩頁皆有自謙之意大全
最明。謝註單以下為自謙。故居內外。○李穀侯曰。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文果可緩乎。謂夫不能躬行則無為貴
文也。○張彥陵曰。不曰不得而曰未之有得。必說見之
躬行而後已。
若聖與仁章　此與默識章若單看蒙引則且為自挹。若
據前註謙而又謙之意。及此章便味饒氏之說。則不能
不作為謙傳再詳之。○聖與仁誠大全朱子則但以地
位虛實言。存疑則仁以理言。朱子為是。○沈無回曰。均
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為學者事。說得與勿上說分
明。謂仁聖的人無為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竊為與誨。特
不厭不倦云耳。若謂此吹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
謂此乃仁聖者從不厭不倦上說。有此貫徹終始。物我
無閒。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鄧中甫曰。不厭不倦。乃
天機不能自已處。非思為之所能及。以其一團生機自
運。如天輪然。終日運旋。無有停息。若若人力推撥。縱動
終有閒歇時。令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
眞不厭不倦也。○李穀侯曰。不厭不倦。正所謂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正視誨曰弟子之說。
非公西華自謂。正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耳。
子疾病章　徐鴻洲曰。人禱。當斷得理之所自。慎。實所臨。

理之所無。聖人不禁所有。使知照鑒。不虛不有所無使
知淨祀無益。
奢則不孫章　賀正曰。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採其本也。不
孫寧固。重在不孫上。防其害也。此與林放章不同。○繼
奢使是不孫。其流則又必至於僭越度矣。二意兼說方
是。存疑說約節上截。以說未足。○宋利宣曰。若說固於
有好處。安見有寧之旨。唯先將固字說得絕登處。乃愈
見奢之可危。○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之不
可無名分。尤甚於不可無文采。○又須知文采亦所以
為名分。無文采即無名分。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也。但
有其有不甚之別耳。○大全輔氏曰。儉愈於奢。
固也。然不念於此。而失於彼者。彌形行節儉。無補於治
淡。文中子亦云。蘭魚大人不不發。自金不作露臺。
謂儉失中。寧之綈衣。以鍘由得。鄧氏錢布天
下。是儉於其身者所失少。而耗於僭侈者所失多也。
君子坦蕩蕩章　張彥陵曰。此章是點兩人心境。而境
遇自在其中。蕩蕩從坦字來。要於平字中見出寬廣意。
戚戚從長字加一常字。便見一生勞碌處。○按此說亦本
人全部氏所謂天下皆小易處最寬廣。○徐儆弦曰。君
子檢束中受用活潑。戚戚自戚。小人從退中自沉若海
戚戚自戚。○翁子先曰。君子之心無物累礙。逆境亦
自洒落。小人之心多欲。常將順境亦常懷鬱。○李穀
侯曰。坦字。只須實受用。一樂字。用蕩蕩形容樂字
也。○村節容曰。如行於平原曠野之地。

泛於汪洋千頃之波更無崎嶇艱阻淺滯閡隔所在○
坦蕩蕩只當馮氏之說極直捷原非以坦字當常字也
細味可見蒙引存疑似太拘其說附下○附蒙引曰坦
蕩蕩猶云光燁燁不可以坦字當常字對長字○附存
疑曰坦坦平也又曰蕩蕩寬廣貌是兩德不對蒙引都
作一意說○又附李毅侯曰坦即中庸居易易字而蕩
蕩正形容其所謂坦

子溫而厲章 蒙引曰既曰溫而厲又曰威而不猛非顛
倒重複也溫而厲者時溫而厲在溫中溫爲主也威而
不猛者時威而不猛在威中威爲主也恭而安亦是安
在恭中非恭外有安○此與溫良恭儉讓不同○唐荊
川曰聖賢胸中一物不凝謂之脫洒江左之人任情恣
肆不顧名檢亦謂之脫洒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蒙引曰三讓之讓當用植綱
常維名節等語將切下文爲○又曰下二句總見至德
勿以三讓見其德無稱見其至若三讓意正無稱意輕
○又曰讓於商非讓於周○泰伯是知其可有天下而
讓故蒙引曰其實是得以天下讓於周後來文武有天
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最妙○觀集註序太王所以
有翦商之志者一以商道寖衰二以周日強大三以季
歷生子昌有聖德然昌生一段要看得好此時太王尚
未有傳昌之志設使泰伯先從則昌爲之佐如周公之
於成王此太王之志也由其不從然後有傳歷及昌之
意至於欲傳歷及昌而翦商之志已決而不可遏矣泰
伯所以知之而去其人之志只是遂而不見讓周故曰
匹夫有扣馬之心既幾可以忍如此乎於與仲雍與遜
彼以文身示不可用以安王季之心以成太王之志故
亡之○此其說甚謬蓋泰伯既自以翦商爲
不可而又委曲以成其父與弟者則以翦商者亦聖人
之不得已也各行所志可也○百方家聞今湯海若卜
以周讓王季是以商天下之故讓也以商天下之故讓
者不是要王季之子孫翦商而取天下是要輔商而安
商之天下也○竊意太王之欲翦
商在小乙商道寖衰之日何使太伯不知高宗不必
中興而牧野之師不待至紂矣商宗之中興泰伯之去

成之也三以天下讓 如此看似覺[?]然先儒未有及此者姑再詳之○民無得而稱是說其光[?]而大並不見讓之迹不是人但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之說○[illegible]江猶九日載未有不兆亂者觀春秋時事可知鄭伯[?]亦未爲得也夫孤竹君之欲立叔齊也其不[?]豈無幾微見於辭色之閒者必待遺命而後知之乎有其意而夷不去則父之心必不安有其命而夷始去則弟之心必不安、舉而父與弟俱有所不安、故夷亦不可爲得也必如泰伯而所以處父子兄弟之間者盡矣

恭而無禮則勞章 張[?]陸曰當恭而恭當慎而慎當勇而勇當直而直○陳[?]曰[?]次之大過便不復名爲恭慎勇直非流弊○[illegible]下之說與[illegible]引[?]合○[illegible]字要

活看不是流弊只是[illegible]引[?]明

君子篤於親節 篤於親如蘇[?]與其好惡與同皆是不遺故舊如有功必錄有[?]必[?]皆是○[?]陽明曰若合上[?]當[illegible]禮字○[illegible]氏曰[?]貞觀四年[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以[illegible]人[?]其官[?]微曰[illegible]人人[illegible]者[illegible]謂[illegible]於[illegible]不[illegible]人[?]道之[illegible]流[illegible]人拔故[illegible]可也[illegible]之則不可[?][?]微[?]可法

曾子有疾章 [?]註曰此曾子以守身事親之[illegible]戒門弟子啓予二句[illegible]所以保身小子[illegible]門人亦保身也○又曰引詩中[illegible]

保身[illegible]與別處[illegible]在下[illegible]名不同○又[illegible]者以而今而後作[illegible]而後[?]知免夫[illegible]今[illegible]後[illegible]不然死後何[?]○[illegible]了放後處如[illegible]加服[?]耳[illegible]是辨免[illegible]出來便[illegible]之無愧曾子[illegible]不但爲手足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曾子之心[?]是[illegible]之身百分[illegible]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刀鋸[illegible]

曾子有疾章 [illegible]曾子之[illegible]以修身爲本[illegible]心[illegible]半截[illegible]齊國治而天下半是下半截事[illegible]大○[?]了凡日[?]就臨民時[illegible]知[illegible]是君子所貴乎道不是道之[illegible]可貴○[illegible]所貴乎道只一[illegible]但則[illegible]分[illegible]出名[illegible]○[illegible]不是道[illegible]是[illegible]凡[?]分[illegible]中[illegible]有方[illegible]容貌就要[illegible]就要[illegible]信[?][illegible]身之[illegible]只是[illegible]之過○[illegible]說[illegible]

同是一句說話或出之以和平或出之以乖戾故辭之
有氣猶顏之有色都要重看○吳朋之曰這个粗心中
有士若學問無根縱十分修飾得好也只做得堂堂乎
張也○操存在動正出之前省察則在遠近二字動正
出二字只是閒字而操存所謂人人如此是也陳氏謂操
存則在上三句省察則在下一句猶未盡蒙引又謂集
註學者所當操存省察云云在此三句外此三句縱見
成者而言亦謬○淺說曰此言當則了乃非戒勉之辭
三事皆以其能如此者言而謂其爲修了之所貴使見
敬子之不可如此矣戒勉之意在言外○按淺說與蒙
引之意同與集註改本亦不相悖余初以蒙引爲不是
似謬也存此以俟再定 丙子二月初八○沈無回曰敎
其立本以該末非舉其與本而遺末也

以能問於不能章 通章以克己爲主○張彥陵曰上半
截有數義追思逼真之論不同○周季侯曰曾子把自
家比照到顏子心境上去覺得其造詣之妙故追而思
之不是鋪敘他學問品詣全重在若無若虛上但虛無
光景無可模寫須索從他好問說來方可想像這段意
思此曾子最善形容處也若無一句承上二句點破他
心中不有相原見○能與多細玩大全蒙引只是一件
而有淺深之分與有與實 觀其爲犯而不校則屬
有若依通義許氏之說則能與多又似分知行似重疊
了○沈無回曰犯而不校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爲老莊
矣○說衆曰義府云但知物我之無閒而爲物一體如
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析疑
自胸中不平輒要惡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大全辨上饒淺曰顏子常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獲
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言不校令人於患難之來動欲
以犯而不校自處非也我以非理加人人以非理答我
此乃報施之物所謂出爾反爾何得謂之犯止須自反
以求其所未至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
不校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大節家引以事變言淺說就君子
身上言俱是看來淺說尤有趣○張彥陵曰君子二句
只反覆以致歎美之意非疑問之詞

士不可以不弘毅節 要重從士字當云人不可以不弘

士而士不可以不弘毅○蔬齋曰經閣福云聖人與天
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運自然不息不消說
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弘毅○翼註曰弘毅在心體上
說弘是有容毅是有守有容非容人只是容得道理與
德總不弘反看○弘不是度量寬容度量寬容只是弘
內一件○弘字大毅字淵○張彥陵曰本文須把弘毅
說起然弘毅處就是仁○王陽明曰仁人心也心體本
是弘毅不弘不毅者私欲蔽之耳弘非有所擴而大之
也毅非有所作爲而強之也只就中是仁然仁是理弘
毅是所以體此理不可謂全無分別○四書家訓曰弘
毅是心體仁是心體中所具者必是心體弘毅得常淨常
正此理方有安頓有以弘毅就仁有者少若○程自

遠曰不毅之弘非真弘不弘之毅非真毅惟任之遠故重惟道之重故遠○此是深一層解

仁以爲己任節　張彥陵曰雖任之而後見其爲重○徐自溟曰重字在己字上見蓋人可以分任便不見得甚重爲己任云者此在己之獨倚獨發人所不及致力之地所以見其任之重也

興於詩章　張彥陵曰按夫子從詩禮樂上指出人心學要人把此心放在這三件上還要見得詩禮樂之重今人動曰人心自有詩自有禮自有樂是聖人作經之精意非後人窮經之實學○程子曰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沈無回曰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意蓋今人動曰人心自有詩自有禮自有樂或恐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而能立無所陶而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幾人假令曰與之言詩曰與之習禮曰與之和樂雖下愚不肖未有不興而立而成者也可見經術步步皆是實說今人之說是聖人作經之精意非後人窮經之實學果爾則先王之太史陳詩春官典禮宗伯典樂俱是餘事此便是清譚誤世之作偏開人廢經學之漸故不可以不辨○依史氏解則志道據德依仁只解得興立成三字詩禮樂則其所以至於此者也但興立成與志據依有成功用功之分蓋興是已志道了立是已據德了成是已依於仁了不是說要志要據要依○朱子謂興立成只是游藝一節事而史氏以興立成分配志

據依似不相同然游藝原與志據依並行存疑志道章解甚明如此則史氏之說與朱子自不相背而并可明游藝句矣但此與游藝微不同者游藝是終身而行志據依以前如此志據依以後亦如此興立成是以其成功之際言然亦須知到成之時非便置詩禮况成之後亦非便置樂○蒙引謂詩禮樂皆在外看來詩禮樂自當兼內外說但內外不可對舉所謂內者亦即寓於其外○存疑臨川之說另是一樣說當善用○唐荊川曰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爲經而謂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爲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爲吾心而有所待而諷詠以興與有所待而齋然以斂之者不爲吾心耶故即經而心是已

民可使由之章　朱子曰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翼註曰非謂民皆無知但非上之所能使亦不可說強使民知則反啓其忖度意蓋不可使只是不能使不是不當使○佐案曰使字與孟子不能使人巧義同○可使學校亦只是使民由之亦有使之知者則上推非民也○竊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令不可不補使之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徐鴻洲曰異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蔡虛齋曰如教民忠君敬親者實也因忠君而有不二之路焉因敬親而有式齊焉使人若

曰生馬而不可犯、况其貌乎。此皆教也。皆者立之以偽而行之以誠、使民以為固然而由之可也。若明言其權以示人、則人以為偽而不肯由矣。○齊路曰、其流必至於背君聖人知之而有此聽此。此正是實理、何謂權何謂偽耶。

好勇疾貧章　張彥陵曰、按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好勇疾貧、不安卑作、不仁之人、有假好、但不仁之人不止是好勇疾貧者。○處不仁之法如何、曰先王之世教養道備、則自無此後世不知而遏之則羣傷身節政以臨之、今誠善教以誘之、明賞罰以示之、得之怨防之密、防之不終日、則亦何乎其可矣。○袁了凡曰、待不仁之人、當謹于教身之啟縱得之。其則放流之、而不

與同中國。○大全、新安陳氏曰、商有沙陷之會、卒成於春秋、而見其兆。○大全、新安陳氏曰、宋元祐間、呂惠卿等皆已逐外、呂公著之不已、是迹仁者於太后曰像人之遇不宜太深、太后然之、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他日必有後悔。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之人、才豈無害、使自新、豈可使自棄耶。按此深得不已甚之意、然為周之禍、張東之不從薛季昶劉幽求之言、今使三思再亂、此則去草不去根之明驗、又不得以已甚為辭也、在審其輕重緩急而斟酌耳。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翟敬軒曰、人有才而深、只是才淺、深則不為天下公己知人之能、多出於小有才之人未有以周公之才而驕且吝者、口如曰使聽之、只是設言。○大全、新安陳氏曰、驕心是傲視天下、吝心是要獨專其美、有此一念、便只任己私、不顧人家、周用人行政、一味逞己聰明、而懲前毖後、凡事皆不假借、其為才美所害、關係不細、故存了之才、不可無小人之才、不可有。○無驕吝、便是休休氣象。○朱子謂驕生於吝、有吝驕吝還是相生的、非吝無以為驕、是驕為枝葉、吝為本根、非驕無所用其吝、則又吝為枝葉、驕為本根、如此互看更妙。○新疑曰、學者纔有獨得之見、亦天下同得之見也、何得各為己私。○又曰、驕吝只為是體之念、盤據胸中耳、故以不足觀說破。○其餘不足觀、甚晰之也、亦借之也。○日其餘者、種種伎倆、雖是德才中羨餘、故善用之則為才、不善用之則為劉長。○此矣了將為負才者戒

耳、若夫用才之人、則又不可以其驕吝而遂棄之也、但當有以節制之耳。

三年學章　張彥陵曰、此示人以純心之學。三年亦大約言其積久。然亦是活詞、年字不必另解、只言念頭本審則設也、須發他一段清淨的心體、堅凝的志向、恬靜的精神來、了凡曰、近名之念即從務實處默默潛滋、或心下見得不真、則自認以為學境而謂身已是欲境、謂之至者、不但身履其地、即或念頭默默在此經過、亦是至也。○湯霍林曰、夫學亦不是將偽志、即只是不以利欲物心、即辭卸亦是人學、亦是不至穀。○吳因之曰、斯人也、其於外來之慢果以氣勝之者乎、人氣本有久而不衰者、此則其所養者純也、其於穀利之防抑有意持

之者乎。夫意未有久而不改者也。則其所見者大也。○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元處士許謙。諡文懿。教人內外辨盡。雖不教人科舉文字。曰此義利之分也。庶幾學不至毅之意。

篤信好學章總旨　周季侯曰。出處去就。這是士人一生的大局段。這局段須從心性上打合。若不仔細參研。徹底融會。縱饒有識有力。做成豪傑手段。畢竟不是聖賢結果。故夫子從篤信指出好學。從守死指出善道。有這學術識見。纔不錯了。有這道力。力量纔不偏了。所以或去或就。或出或處之間。穩地果決。卻又穩地周旋。既非世上一種假局面。假機緣。可以轉動得他。又非世上一種假操持。假作用。僥取躲閃得過。方纔是固窮真正誠力

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這種人儘自稱信得道。守得正。卻不知墮落幾千丈矣。這一章總於入世上勘驗出人心性功夫。只拈學道兩字。時解只為把守字對學字。使費許多周折。○李毅侯曰。此章重在學善道四字上。無信無守。則悠悠泛泛。隨俗浮沉者。不足道矣。即有守有信。而或昧於時宜。當行不行。當藏不藏。如子路之結纓。豈能及顏子之陋巷哉。故惟好學乃能善道。然後危亂不入。而或見或隱。悉當其可。孟子以禹稷顏子為同道。知言哉。如此看。與行藏章一齊俱了。○重好學善道。講極有理。然正說原該四字備有可也。○按四下之說本存疑。似不如周季侯李毅侯之說為融。侯再定。甲辰八月二日。○此章與中庸尊德性一節一樣。

篤信好學節　翟註曰。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說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有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有善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矣。○又曰。善道不必是死所當死。只是守所當守。○又曰。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着力。不是盡善之道。○按存疑不是。余初說收淺說最明。庚子三月初十

危邦不入節　管登之曰。春秋之時。危亂極矣。夫子居焉入焉。且欲以有道易無道。何也。曰。聖達節。賢守節。夫子達節之聖也。故視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此蓋守之也。非化之也。○沈無回曰。夫子序大逸民。則又曰。無可無不可。蓋顯然將身跳出在外。而見非區區立身行己之常

格所得拘者。○學守分局是大全饒氏解。蒙引駁之最是。

邦有道節　徐鐵孫曰。若邦無道而能汲汲濟世。何可以徒富貴目之。○李毅侯曰。見隱二字。與富貴貧賤不同。見如見龍在田之見。隱則卷而懷之也。此所謂善道正由好學得來。若有道而貧且賤。則非隱也。無道而富且貴。則非見也。故曰恥也。此不但碌碌庸人。多少有信有守而學問未圓者。皆蹈此轍。

不在其位章　張彥陵曰。點破國家設官以分職。各不相兼。不徒明分守而已。正欲專其責於當事者。使無所借以自諉耳。但恐有越職自逞者。反令當事者觀望之念。惟謀不出於位之外。則人人各專其責。各治其事。國家

既免役官之患亦無曠官之曠矣○不徒小其視掌之
念亦且于以勞用之患
師摯之始章　此章之意不是美關雎全在師摯適齊而
發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蓋上爲關雎之亂
與蒙引存疑淺說不同未敢闕從姑存俟考○按蒙引
解則是以終該始據蓋上解則是以其所盛者言○按
畢竟蒙引說是蓋上所引儀禮合樂三終可見其至
此猶盛如何便欲毀蒙引　辛酉三月初十定
狂而不直章　翼註曰直是正直因志大故不肯爲邪曲
也○是非不枉是直有過勿掩是直表裏如一是直各
兼一行此處直字似不必深看只指有過勿掩表裏如
一二項說爲是言行則仍當兼說

困勉錄卷之八　泰伯　三

學如不及章　張彥陵曰二句總是狀爲學之心不必作
兩層看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
如恐二字○學無止境苟自謂已至必不至學無中立
不日進則日退學無等待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皆是
所以如不及之故皆見所以猶恐失之故不可分貼○
朱氏之說謂學如不及已知所勉猶恐失之則勉而又
勉假有疵蓋此二句雖以心力分看然須知心與力是
一時並用的
巍巍乎章　尤西川曰不但懸天下是與日解便去已亦
是與憂勤要保守他捆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亦是與
蓋皆有一箇天下在胸中便爲天下所動了舜禹之心
真可謂空洞無一物矣○翼註曰全節作一句勿斷此

天下以勢位言不止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
不被勢位所倒故曰巍巍○有疑以好問好察其食卑
宮解不與頗妙然須云有他前動心二字蓋謂其卑宮
菲食爲不與然有卑菲而叫不得不與者則其好問好
察爲不與然亦有問察而仍叫不得不與者爲之不
與在心不在外也○當與飯疏食章參看欲擬舜問
看須細認可不以恰爲樂句以憂勤解者且以有所無
事解者尤非○王宇泰亦當以舜是集註淺宿知其好深
若小亦有物貴淖如付林此即似名亦不一點育夫過
大虛也必如此乃可言不與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總旨　此章是以爲君之功用言不
是以爲君之道言蕩蕩與成功文章俱有用上說無能

困勉錄卷之八　泰伯

名是無能名其不是無能名其所以然○成功文
章是從不言中抽出二言之與上文在人小之分非
有體用之分大抵此章與中庸會有萬物皆名看同
一意○翼註有許多語在其中無爲而成似在直上說了
時解以有爲無爲分看都不成此俱屬實意且中當了
前亦主此今細看蒙引存疑知其參也且有爲無爲雖
作實意亦不可分貼○朱子語類曰大哉領起一章下
因以則天形大哉以無名形則人以成功文章之巍煥
形則人而無名○大抵此章須從其功用之盛想出其
運用之妙本源之深方是名得從本原上說便是
將實作虛○四書蒙引曰堯之則天亦非專以心體
言自其德之充積於心而獨寸默被於天下名言下成

功文章俱在內○按此此則通章但兼體用說亦似妙。
姑俟再定 王貞吾月廿八
大哉堯之爲君也節 翼註曰小大哉二字就是巍巍蕩蕩
巍乎煥乎之總名下日何何形容其大○且因之曰首
句下面爲字便有虛分明謂堯有則其説有爲處大耳。
一下文成功文章正指其實而言之○堯無爲處有爲妙
絕但即以本章爲字當之則拘○無能名有用上說若
并其發見者人都有不盡所以爲人君就體上說使非
旨時解猶以無爲講無能名以有爲爲成功文章不知
無能名連成功文章都包有內是大而不可名且深而
不可名也如何獨説得無爲○翼註曰民無能名非民
不能名乃堯之難名也只是德之人不可以一德名之

二十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節 翼註曰小成功是治功有成。天下
各遂其欲性之意○就成功文章感無能名奬因之李
毅侯旨主此與蒙引有疑微不同者以節其大之中舉
其成功言之。已不能名安見能名其大也耶。則可○沈
無回曰小見與名不同可見而不可名宋自白妙○問成
功文章不足以盡堯不知成功文章外只發見者更有
何事曰亦不脫成功文章但不止人所見之成功文章
其成功文章見面盡所然此所謂巍巍乎煥乎者。
只就人所見之成功文章説不是説無窮無盡之成功
文章其無窮無盡之成功文章有蕩蕩乎內○李毅侯
曰小雖人成而出以皆功也而不能名其功也日星河嶽

皆文也而不能名其文也○大全辨或曰此節要説得
切實今皆説得玄虛看爲君二字此章所謂德者以施
諸治者言也非僅一身之德也不可名是不可指一件
以名之非謂隱於無迹也是廣大不可名非幽深不可見
也○按此説最是但以註爲誤則不知註正是此意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乃言周
之姬美唐虞不在才而實在德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節
武王曰節
才難節 張彥陵曰此節則是歎才之難實是贊周才之
盛。[illegible] 勿作不足之詞唐虞二句乃周言而以
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虞不際周則其

盛亦不能如周夫唐虞一際[illegible]周再盛周是
才難。除却婦人止有九人尤見才難○翼註曰九人而
已雖似抑周又要提起説得盛時猶難況其下者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節 張彥陵曰此節大意只云周之才
同此時於唐虞而周之德亦非不足於唐虞也似不曰
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三分有二就民心言非
爲出地而分也[illegible]
見其出於[illegible]
至德屬文王[illegible]
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爲然書曰
惟十有三年人命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由十三
年以前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與人歸不得

已而順之應之耳豈可沒其初心哉夫子概而贊之曰周之德雖謂即武王心事可矣

禹吾無間然矣章　沈無回曰夫子贊堯舜不容口而於禹獨曰無間然何也當此之時帝降而王德降而功世道升降之會議論易生故云○三王之文明漸啓不得不示之以儉而儉而不適其宜康張之所以剌也則人稱禹爲克儉夫克儉乃禹之可間也五帝之質朴猶存不得不閑之以豐而豐而或過其宜增華婢乃甚乎則人稱禹爲克勤夫克勤乃禹之可間也故禹者處乎可間之會而幾幾不見於間者也○推精惟一是其本領允執厥中是其行事不知其然而然是其用心○張彥陵曰不但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孝乎內極其精外

備其物也○鬼神似當兼天地祖宗黻冕似當兼朝祭新安陳氏及蒙引之說太拘○徐岩泉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不於自己身上起念宮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之衣之食之蓋其心在彼而不在此有不自知其爲薄者正是有天下而不與處也○個中下半截又是一法○禹其區曰自古聖人惟禹之治水作用最大行上用者或細行有所不矜卻於衣食宮室間精義入神　此用心何等周密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之九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張彥陵曰利字最難講夫子罕言利命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仁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一則恐其淪於卑污一則恐其鶩於高遠○利不止貨利凡計功計效皆是○易以道義配利如言貞則吉不貞則凶貞則利不貞則不利之類言行道義即是利日行道義則自有利貞則利等皆類此　意

達巷黨人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觀黨人曰某都是美夫子之辭但聖學全不貴博故今個執字破他夫子之意不是病其無所成名只是病其以博學爲大而不可名恐用之人但

求之於博耳黨人立言之病只在博學二字大乎射御之說亦只病其博學二字○看來此條與註亦不相悖蓋如此說亦不得其爲譏詞也　壬寅六月初一○通章俱要於言外想見聖道之無所不該蓋黨人之言甚淺而即其言察之則甚深夫子之辭甚謙而即其言思之又甚大黨人不知也夫子不知也黨人之言淺而深詳大全朱子夫子之詞謙而大詳在疑黨人淺處可太全雙峰饒氏新安陳氏夫子謙處可後○破當云聖道無所不全而相忘於不知爲○諸說紛紛若不得能使當從此

大哉孔子節　蒙引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看來大哉二字即兼美與惜　須假更妙樂未放隣○看

衆黨人之惜不是不足於大子而惜之只是惜人之不
能名大子耳故註總謂之曰與如此則直與太宰一樣
見識矣 壬寅六月初一
子聞之曰節　王觀濤曰聖人只不欲以徒博相人故爲
此言若曰與其汗漫博學吾寧執御耳曰氣平易明白
初非反言以見道無可執也且執字亦只專習一藝與
執一不通之執不同 丙辰八月補司 ○承之以謙存疑
曰大哉孔子是答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聖人却把博
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是
承之以謙也本是玩一意若曰黨人美我之博學而惜
我之無成名乎夫我安能如是也我將有所執矣而果
何執乎是自謙而兼有微人之好稍慈郎太宰知我一

節之意蓋不特放下博學亦并放下無成名。己酉三月
更○須知自認博學已是謙詞轉出執字執而又以御。
又是謙詞轉出執字其中又有鄙人意與太宰章君子
不多同但太宰章則突然說出此意此章則因上文無
所成名來有所成名即是執○宋朔皇曰聖人不自知
其大而嫌已之無所執聖人大都如此若無所執
故無成名無成名故成其爲大此意當於學者曰氣見
之若微文婉刺則非矣 己酉二月初九 ○此章有五病
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
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大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
人之不能名大子總是贊詞故註總謂之與與蕩蕩民
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

出說得粗淺耳蒙引作說以人以博學爲大無所成名
爲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與字不合矣此篇本獨外
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并闌內日意此一病也既
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看黨人欲大子有所執
以成名下節是大子答語以破成名一字言道本無可
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各於技藝之末與闌內承
之以謙意相去爲甲矣不知大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
居聖而居爲之也總無破名之意亦總無道無可執
之意黨人原本嘗欲大子之執安得謂大子反言以
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本嘗欲大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
大子故言以破名此一病也中間人與己承之以謙
此是此章學問不言此是旁意遂無不有故可博

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
人就黨人大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大子亦未嘗有此意
作者每將此等議論攙入正意此一病也此章之謙與
他處議不同若博學無名本極得意與太宰章之多能
一例但此人亦須之表不但學一藝人雖有不較從即博
學多能亦不敢居當就後章則說之少賤此章則自南
所執者不能爲博彼能有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說
者謙抑致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一字累對技藝
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繆直到多以過謙贊之此
雖本人不然知能亦須對技藝名字即技藝之說知
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此作文極淺不
意作人此五病說之以留高明（此己丙所作總評。

已前所條俱可不觀
麻冕章　李九我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適不去處要從他也從不得此儉字只是省工夫不取節也之意非省儉之儉○漢疏謂恭儉○尚自宋曰絲之名有九等帛是稀之大夫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有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然此說以麻為緇布冠者恐人誤以麻冕為凶服故以是釋之其說而布冠不止是麻冕也
子絕四章　常與無適莫章參看適莫內各有意必固我適亦有意必固我莫亦有意必固我又須知毋意四句外尚有義之與比一句意思○此正於作事上想見聖心之虛但亦須想到聖人無事時心體○註事前不是無事時○須知意必固都有我字在內但在意必固之後則我字已成就滿腔都是我了○朱子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王龍溪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或以毋意為滅意非也或以毋意為毋惡意亦非也[illegible]或以毋意為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之殊無[illegible]故及其用之成功一也○翼註曰四字只是有意有意為[illegible]固私也有意為善亦私也如夾有意於清忠有意於和孔子亦皆無之○大全勿軒熊氏謂此是誠意章中來此是屬止不屬誠是根心意說不是專說意今個說取[illegible]九月[illegible]○四書家

訓曰我是己私謂知有己便是私不但有私於己也此意必固我不在欲處上看要在理境上看○淺說曰蓋其心純乎理而無一念之間事付乎理而無一毫之雜無心與理為妙
子畏於匡兩節　翼註曰文在茲謂我能遵守之也
人之將喪斯文也節　夫子自任依前達說為是大全饒氏最得家引有疑但主興東周說不是存疑謂文是禮樂制度乃達而在上者之所為用世之事也若但謂之道則窮而在下亦或得之然註淵以禮樂制度解文自當從看○天之未喪斯文也當依馬註作自信語口氣與上將喪斯文也句自別○上謂二句是商量不對之詞不可從
夫子聖者與節
固天縱之將聖節　固人縱之縱之二字重不重天字以上文太宰說聖者主生知說亦有天字意也○翼註曰將字輕看略去亦可○又曰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
太宰知我乎節　鄙事二字似是承上起下之詞麟士連多能讀雖似妥然與註不合○李衷一曰夫子以多能為鄙事這多還在狗上獵較上有其與不多對還是精粗上下之別非博約煩簡之別近來把多能當多出多見看以不多當　其實看他竟非不貴多能本旨○此章所論極淺連多出多見亦屬不多是不屬多能邊○李

毅伯曰聖人未有不多能者但他多能處亦與人不同形下之器即形上之道據德依仁游藝何嘗作藝能看但此非所以律人使他人涉此則終是藝而已矣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近有以多能爲多聞多見不多爲一以貫之未是若多聞多見是學問功夫總是聖人根本上事多能不過其緒餘耳多聞多見如今人讀書是也多能如今人閒出博弈是也明是兩項關鍵是要緊的志道據德依仁步步從此處著力大多能是沒要緊的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乃可游也不然未有不玩物而喪志者○註聖無不通與聖而無不通另相應語聖無不通重在無不通上對太宰說是破其單以多能爲聖聖而無不通重在聖上兼對太宰子貢說是謂其

由聖而多能聖俱以生知言

吾有知乎哉章　張彥陵曰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周用齋曰鄙夫雖空空而其本來知識則皆有之聖人因其所問爲之剖叢其可否彼之胸中必有憬然發動者而始終本末盡言以告此便是叩其兩端而竭也○蒙註曰兩端是舉兩端以該中間自至淺近以至至深遠也不是兩件○執兩端與竭兩端大全朱子雖云也只一般然朱子此句只是解其字義其實兩的兩端不同執兩端是以異同言故註曰小大厚薄爲兩端是以兩本言故註曰始終本末上下精粗須知人子自論書引以知識言人今朱子兼以誨人不倦言俱妙○蒙引是本章與仁章說朱子是不然識章說然朱

子不是誨人不倦一句止可作餘波不可貞無知識對說○陳子遊評乙未房書曰此題注曰聖人謙言無知而教人則不敢不盡意了了但不當唯合上下截易似蜂腰頗無照應不知聖人從來謝却生知學而不厭倦自是一生本領○王蒙吉講此章雖云象山陽明純是禪却又云雖是聖人謙辭却原來本體也如此兩端日其端亦以人治人之意全與註相背○見一時文講鄙字曰飲食居處有悖人處何不力爲敎言有敎無類之謂何此講得最好　丁卯二月

鳳鳥不至章　高中玄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託思鳳鳥河圖以寓意耳不得伏羲

舜文之君即鳳之不至圖之不出可也李卓吾曰說已正見其不已處

子見齊衰者章　許敬菴曰其作與趨無非天則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唯聖人能全之爾○王蒙吉曰必作必趨此聖人之敬心內外合一者也而尹氏獨舉而歸之於誠蓋誠合內外而後敬合內外此探本窮源之論也○存疑曰總是性與天道之流行處○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歎曰章總旨　蔡虛齋曰此章數聖道之妙說有主歸功夫子說者有卡始終敘道之難說者俱不可從

仰之彌高節　通章精神全在喟然二字上○周季侯曰凡人到心力莫簡處始發之歎喟然二字正欲從末由之真景象也記者以此擬其神情絕有可想○吳肯菴曰喟然之歎固是歎道之妙實從末由處來勿然如此力求不但無所從亦且無所見得夫子之教使夫著力及著力之甚又到著力不得處如之何而不喟然歎也○程子曰他人見孔子[illegible]顏子見之[illegible]作前後但只未在中間彌○須[illegible]欲與他人之[illegible]程子有見其高見其堅見其前後之[illegible]也仁山金氏曰見道體一句最領此旨○後者稱朱子謂是深知其妙而胡氏謂是未寫其要其實一也周用齋謂雖

欲從之二句與仰之四句相應而以胡氏先難後獲之說爲非恐不是○顏子仰鑽之時不但夫子不思不勉之境未能見到即大槩說夫子之道也未能見○朱子所謂中庸不可能還是總說之一項麟士謂正解前後非正說也故又以上祭謝氏之說爲明有來似太拘甚中庸叫是高明是堅者中庸以高明中庸分言者又另是一[illegible]也仁山金氏亦似從上祭者俱不可用○四書家訓曰[illegible]字不可泥道非固仰高固鑽益堅也只極擬其至高至堅耳○此節見顏子初間不能循循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節　朱彥陵曰點出[illegible]見文與禮皆吾所固有者夫子只[illegible]開示之爾○蔡[illegible]謂顏子一[illegible]學門[illegible]承博約之誘定當前者嘗用仰鑽瞻之力

[illegible]不得其要務用博約之力而乃能卓爾[illegible]按[illegible]疑其疑得好在求顏子所謂仰鑽瞻者未始不是博約但未得博約之效故見其彌高彌堅[illegible]夫子循循而誘者只是教其只管用力於此[illegible]使曰要作[illegible]在[illegible]尚是[illegible]夫與[illegible]今人看博約二字[illegible]之[illegible]賢與實[illegible]人矣

欲罷不能節　[illegible]流行與可歇手處[illegible]真四字[illegible]不已才就是性[illegible]作用[illegible]人不能[illegible]命[illegible]此[illegible]見性[illegible]以[illegible]顏子[illegible]纔以致其決是[illegible]之勇氣[illegible]上之[illegible]爲上浩涌非竭才也○[illegible]各

被說得此條[illegible]欲罷不能不作用工夫說○愚按[illegible]知家[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之作用[illegible]不[illegible]○范光甫曰卓爾時文多見其高堅前後[illegible]前後○是顏子認不真會不定故以四字形容也見[illegible]高堅前後原是[illegible]子○且卓爾本由原是[illegible]分開便誤○[illegible]曰卓[illegible]從末由[illegible]是指定夫子之道說不是[illegible]○又曰卓是[illegible]也○[illegible]說夫子之不[illegible]當[illegible]夫子之不思

面得者亦見之甚親也非徒行之極其至也而并夫子之不勉而中者亦見之甚切也如此方見得顏子實際地位然終不若冉閔內之直捷○閔內單以安勉之分言圈外兼以虛實之分言其於夫子中庸之道則勉而未安其於夫子不思不勉之境則虛而未實○直兩雖有兩解而俱是就夫子身上說但一則以夫子中庸之道言一則以夫子不思不勉之境言○存疑及新安陳氏皆從圈外者也仁山金氏專主圈內者也○直兩即用圈外解而欲從末由斷不可如存疑曰鑽仰瞻忽而高堅猶未能得欲從雖急而前後猶未能定若仰鑽瞻忽之時是既不能見不是說不能從與瞻之時猶未能從而已見則何得尚如存疑所云○李毅侯曰問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若是要從還從何處下手曰也只向博約上精進去問從了後而卻又如何曰到底只是博約使顏子不夭至於晚年一定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聖人愈到極處博約工夫愈不能已耳。

子疾病章　皆從之因夫子嘗從大夫之後則以臣禮治其喪亦非無謂但春秋之作今在誅僭竊以正名分而用大夫之喪禮乃身自犯之則何以爲三家之僭而討陳恒也故切責由如此○深無臣曰此與不肯厚葬顏子只一個念頭爲存道師道夫子知其有分何必從借存道以爲尊師乎二三子之下語極有味○蔡清曰未能上二句有臣不足以爲榮下二句無臣不足以爲

辱○觀此益知子長孔子世家無識甚矣

有美玉於斯章　張彥陵曰此章即是用行舍藏的道理子貢之病在於求夫子之言妙在於待○蔡虛齋曰子貢設兩端以問意亦在沽只價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何等從容何等自重○看來子貢只氣不足單領夫子之懷寶不仕只意謂君子藏器待時一則見面夫子之迹倪不象隱又不象見故其問如此其獨意在求亦意在藏也夫子以沽字破他韞字以待字破他求字兩意並重愚見如此而集註人全皆以子貢之問因孔子不仕而設故單重求字待字兩亦自有見蒙引存疑說約皆主此因待可也○刁蒙吉曰伊尹其商之美玉乎耕野以待

成湯之價而沽之伯夷太公其周之美玉乎居海以待文王之價而沽之不然則終其身以終野海濱老矣後世則孔明漢之美玉也躬耕南陽以待三顧之價而沽之。

子欲居九夷章　張彥陵曰不必說所居則化此言得了中國只在君子居之何陋二字極有情○此化字要看得活須與大行其道有別方是不然便疑子中國若存疑敢謂行道之說又在此化字外化是可必的行道是不可必的然須知欲居九夷是假設○湖人余尉咸曰鄒東海陳鄒有人能知先世之禮是君子而其夫子自謂也此此以明夫子之最初好學非下居於夷也惜慣慧進田者非

吾自衛反魯章○張彥陵曰然後二句總其成功言○四書家講曰周樂在魯其本於先王所制者原無不正自漸歷代作沿流雜亂樂之不正久矣○樂正何處雅頌得所是樂正之實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樂即是雅頌雅頌即是樂與於詩章是分言此章是合言言詩樂二字不可分配所謂雅頌即是樂者有雅頌之詞有雅頌之音有雅頌之器有雅頌之容有雅頌之地有雅頌之時但言雅頌則無所不包樂即是雅頌亦然以樂爲音律雅頌爲篇章而交互對說者非重在樂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者亦非重在雅頌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者亦非以樂正爲正樂雅頌得所爲删詩截然作兩項對說者尤非蒙引從翁四說存疑駁

之極是蒙引說附下○附蒙引曰按集註置詩於樂之上則知以雅頌爲樂之詩歌者本然須詩樂平說○首雅頌則包國風在內前軒說得明陳氏列國多不正之聲及一節只用之於中之說微有病須活看○註殘缺失次經頗時樂蒙引謂殘缺謂樂失次謂詩謬○鄭氏謂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此句須活看非謂不說義也但詩必聲與義俱備非單說義也然聖人教人學詩亦有單說義者此又是言詩之別法○四書家訓曰無論雅不亂頌而就用之上廷就用之侯廷就用之家廷各不相紊則雅得其所矣無論頌不亂雅而就用之上廟就用之侯廟就用之家廟各不相混則頌得其所矣○要得所亦不必專在此然此亦是得所內

一事○有方家問答云張侗初云正樂即正雅頌雅頌得所亦謂聲律差別如歌詞殊調者也非以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爲得所也

出則事公卿章　張南軒曰此皆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慊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道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盡乎是理而已○此章須知四者之爲庸行須知四者之未易盡須知聖人之謙處須知聖人謙而愈謙處要說得周密無遺方是○聖人謙處以能而自謂不能言謙而愈謙以四者皆庸行言○王宇泰曰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衆人亦未嘗個個做得如何只見堯舜能孝弟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允恭克讓從安安欽明文思中來稱

舜溫恭允塞却根於文明中來乃是盛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今人事父兄亦多謹而不失事公卿謹當決不致得罪然一念之微不知其盛德自然何曾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不管中最精微○高中玄曰他人只在形跡上看必待說相類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使自知之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觀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湯霍林曰何有於我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

子在川上曰章　徐玄扈曰此是與人言所以水喻道○據大全吳氏逝者不指水據淺說逝者即指水淺說不是○註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是體段之體勉

齋謂合道器兼體用而言誠明○天地之不息者不可
見故就日往月來見之其實日往月來等已是用了所
謂兼體用言也若程子天德王道之說則又是分體用
言○蔡文毅程夫結發窮擴開皆道也而川流特其一
端耳故子思子於中庸以爲魚之飛躍明斯道之昭著
殆與此同一機也然川流有以見道之無時不然鳶飛
魚躍則以見道之無物不有此又體道者所當知按此
極透徹此則如以活潑潑地解川流者非以光陰迅速
解川流者尤非○張爾公評蔡作云蔡氏謂夫子川上
之嘆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
已耳論關先後異旨皆因與道爲體一句只顧發揮道
體竟將伊川是以君子法之以下數句道却不做雖篇

際如文毅亦已不能體貼發陽正註○葉訒菴作後二
比只謂施而若其難繼者此以難自阻耳謂行而可以
中止者此以止自便耳其合張爾公之意然未戍戍張
斂○此前時文或只就天地之化上說或并不用化字
而只就逝者言之此皆是時文欲纏精而然其實言化
言逝道即在其中今人因此便不知此章爲道而發則
因其欲纏精而遂忘却本來矣倒不如明點道字之爲
妙矣○朱子大學註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亦即此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則只有只唯有
本故能不舍又只唯無所為故亦不舍此皆者恨任逝
者然此須自識取有只舍便有本無為者非不舍亦
不中用了也却○逝者中有不變之理有時中之理

背要不息。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翼注曰德秉人心此只歎
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圈外另是一
說不必從然存疑逐節更正因子見南子而擬之則
太刻○困蒙言亦疑衞來之事深以存疑爲是○困蒙
言朱子只有了後補說 皆不可易人好德不好色
如此。
子曰譬如爲山章 此章只重進字止字是兩者字論止則不
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即垂成之時亦不可止論進則不
特垂成之時當進即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是當進
不當止而進止之機總決於吾兩個 吾不可泥看○
蒙引曰此意經傳知之今文俱難出說而中意自見○

勿據以止行作兩說○ 譬如爲山一節亦是
其止也皆或有阻之撓之者耶即或有阻之撓之而其
受人之阻受人之撓者則吾也是其進也或有誘之
勸之者耶即有誘之勸之者而其受人之誘受人之勸
者則吾也
語之而不惰者章 張彥陵曰不解的人與語如水沃石
唯顏子默無所發便是惰了○惰字即兼昏字○所謂
不惰者當其聞教之始即有欲罷之勢及其力行之時
始終一真進之象兼說方是只從新安陳氏說爲是蒙
引太拘人今朱子謂不惰唯於行上見得當益心解者
不可見而惟力行可見朱謂不惰只就力行也 己亥四
月十八日

子謂顏淵曰章　此字是急進之意不見成就之意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王觀濤曰此亦學必期於成語意要重歸到實上兩而兩不字皆由人力不乘大時哭者卷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歎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南野號氏雖兼人將說其實不重須活看○南野以有抬而不學解苗而不秀新安以始學而不發達解之新安較勝蒙引亦從新安○須知苗秀實俱以日學言若走了三路而秀且實念不足矣此又是上達下達之分

後生可畏章　張彥陵曰此通是警惕後生語只作一人看說可畏所以鼓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惕他莫看着日究後生之終便是四十五十之人原四十五十之始此是推開看從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如何一息可怠惰得○此亦為後生而發非以四十五十限定人也○王陽明曰來對今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陽明看今字似渾然註我字是從畏字生出其義自妙○所以無聞者或優怨或中止或助長皆有○註聞說不以善聞是即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意與是聞也之聞自不同不必作聞道看○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未知所出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以遲暮而因循面牆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耳賢乎取曰而無見者也

法語之言章　此章為聽言者發不為進言者發從與說權在言者改與繹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末如何全是激發他改繹語意與孟子梓匠輪輿章一樣○或謂有法語而不見從巽與而不見說者何謂從與說權在言者曰此是于有中之從與說乃其常也○張彥陵曰理無可逃故必從情無可拂故必說此是進言善處然必改與繹而後實收其益全在聽言者自家理會與進言者無涉故曰吾末如之何不重在說之窮處從不可救正上○法語以指在友不可單作師訓○四書家訓曰巽與或借他人及古今事與者或寓箴於頌○從與說當淺看若是真從自能改真說自能繹○蒙註曰繹字俱是心繹其微意改字亦根心上醒悟而來改字問改其前非繹字既知其微意所在則改圖亦不待言矣不可因改繹二字以法言作規過巽言作陳善○按巽語是但又謂法言巽言俱是規過恐偏○又曰吾末如之何不可如存說以法言不改猶有望於巽言也而巽言又不繹巽言不繹猶有望於法言也而法言又不改玩本文無此文方遂只見著力不得故曰末如之何此句雖若外之實深惕之○湛甘泉曰說而不繹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例或翻日然此念一轉其猶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著手○不說繹者反不足貴而說繹者是真不說繹者反

可望而說釋名無望陳新安諸什袋之說一遍而兩般
兼用方完
三軍可奪帥也章　此以上何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說。
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〇翼注曰可與不可全在。
人己二字。志字不可專指綱常名節大本是者不奪於
非止者不奪於邪不奪亦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
是〇大全辯嚴城梅氏曰不可奪不宜專指刀鋸鼎鑊
說向氣魄一路去如劉蕺之廝濫今令人氣悶而不
能少變武侯之鞠躬盡瘁武穆之沉機雖邪說莫回好者
皆裘裳避之而不能奪狄梁公服日處濁之心須說得
寬。
衣敝縕袍章總旨　沈無回曰人心忘則進有則執至於

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即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
矣夫子一則曰何用不臧再則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
前念爲臧後念非臧正忘與執之間耳老子曰人知善
之爲善斯不善已
衣敝縕袍節　衣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胸次之
詞非實有是事也恥從心上發出見他與心不爲富貴
所動日頭超脫俱用不著〇四書家訓曰不恥言他一
點真心脫然於田味者如此非强排遣於外云爾
不忮不求節　不忮不求根上恥字來忮者恥之激而爲
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爲希羨精神全在用字上〇李衷
一曰引詩不是贊嘆他乃是誘掖獎勵他使他由此以
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明何用不臧內意非有兩樣。

〇忮求總根恥字較大全嫉人之有恥己之無較勝〇
翼注曰貧富相形且不以動其心則此心最精明最强
何以精明强固之心進道無所爲而不善故曰何用不
臧。
子路終身誦之節　翼注曰子路亦不是自矜誇但其意
謂夫子以是稱我想即是盡吾道理我當終身守而勿
失便是不復求進了〇子路終身誦之不泥衛詩之見
於心即誦之無斁可也不病其爲誦也而子路於此一
似猶泥衛詩之見者從此分岐之遂以爲若將終身
誦之云〇想子路固知忮求之不可有也因有念茲在
茲者焉獨不念吾雖去其所謂忮猶有一不忮於心也
吾雖去其所謂求猶有一不求於心也其於詩即未嘗

誦而無非誦也殆一日而有終身之勢已〇想子路唯
恐忮求之或時有也甚有釋茲在茲者焉獨不念吾未
并忘其所謂不忮即此是仍有一忮於心也吾未并忘
其所謂不求即此是仍有一求於心也其於詩即不復
誦而皆如誦也殆終身而守一日之見已　戊辰会魁王
〇翼注曰何足以臧亦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
未足以盡之耳〇按何足以臧不可說太低了只是升
堂而未能入室之意〇衷了凡曰心有所著則好境皆
成礙境〇沈無回曰衷了凡有何足以臧又深一層雖
非集注正意然可相發明
歲寒章　于忠肅曰松柏後彫不徒是明一己之節有賴
此以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〇此爲松柏

者愬不可以歲寒而數松柏之不過爲非松柏者勸不可因歲寒而譏松柏以後彫。爲知松柏者戒不可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爲非松柏者勸內又有不可至歲寒而始學松柏之後彫○爲知松柏者戒內又有不可因後彫而自喜松柏之出羣處。○後彫只作不彫講後字活看。雙峰謂松柏至冬後易葉雖彫即如此然此乃斷章取義不必拘○大全新安張氏曰此爲當世不知君子者設正謂人無先見不能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後有事後之物皆言之。然後樹楊遠蘇山反然後祭張九齡。

知者不惑章　周季侯曰。此章是勉人進修意須要體貼發而日氣感與憂懼這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是本根之際卻不知心體上原不曾受帶此三者。若從心體一照本是現前諸情自散。你只看知者何曾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勇者何曾得有懼。人不自共察命只說外累難除兵事在此。片好田地矣。○此說得中庸達德之字意出○正明是以爛便解知者。字以心體言不惑以外慾八條倣此。○這面只是成德者心無私累。言外則見學之序四書蒙引曰一不說俱以成德言序在言外得之矣○又蒙引曰周於德德即知仁勇三德周者沖个兩與之成道也

可與共學章　汎與同言其學全歸始終只是一事。有可與不可與者只是淺深生熟之候耳非二事也○要因之曰此只學者俛進、非當更進一步猛勵以漸至其極可也可與不可與乃步步促之使進○或曰全歸重到權上自可與共學必由全可與權處乃爲適道之極方完得共學之事言未可與者非不肯前進不變節轉發以合人訓致其極之意○覺言曰此章人以造極之學全在可與未可與引進之學人之言。句自有一意原不曾專重講權但宜界見歸重可耳○又曰可與二字不是論與共學。且共可與共爲此事也然意亦不而共爲此事只兩人俱能爲此事耳如今人見人會讀書但人此人可與讀書不遍指稱如此○又曰未可亦不是終不可與只是目下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未至意○看來此章是對教人者言乃是教不躐等之意與夫子之文章節一例與知之者節就學者身上說不同今人多不如此說何也與註兩不重共爲此事殊不可解

壬子四月初八

○吾類原有教上說○李毅侯曰共學只是質地好或意向好姑且與之共學見其道不同而不相爲謀之人只從淺說至適道便學有定見不惑於他岐此便是志於道所謂知之者立便學有定守卓然有以自立此便是據於德所謂好之者到權時便神明變化從心所欲不踰知此便是依於仁所謂樂之者一節難帶說以二个爲止恰可與未可與要得接引人意如云未可與共學而可與適道乎然而可與共學矣以適道猶未也備由此　陸隴而共學之人即可與適道之人矣下做此只窮其學等有壞了本可與者耳

癸卯一月

○按今以接引人爲行則此節中有誨人不倦之意有

毅不識等之意。蒙引謂此爲君子會友輔仁而言。此又
是一說不爲外物所搖奪。不爲異論所遷改。俱是可以
立。朱子以讓國。一則以夷齊季札爲能權。蒙引以扣馬
言。則以夷齊爲能立。蒙引似將讓國亦是其立處○程
子謂聖人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聖人則是權衡。朱子亦
謂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則與權
是大賢地位。然朱子又謂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來二
者當兼用。蓋到從心所欲地位。則聖人便是權。在大賢
則以權衡而知輕重。皆是可與權。蓋程朱所說權字內
又自有二項。○高中玄曰。權。稱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自
漢以來。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不知經者權之衡。
動兩各異。舉子有定而不可易。權者稱之錘也。往來取中

相爲用。而不得以相離。若以常變分經權。是常則用衡
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經則是大
綱。人纔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
耳。然乎。曰。未也。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
在。莫非經權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若曰經有
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乎。曰。
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
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
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權術之說。乃
無衡之錘耳。何以名權也。曰。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如何。
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
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背其星子而可以得

分兩也。有是理乎。爲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
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爲正也。○中玄之說亦本大
全潛室陳氏。若移解孔中無權之權。則通彼權字可以
衡字對說。此權字不可以衡字對說。此權字即兼衡字
在內。故程子以一字總說。○蒙經字不作衡字看。義字
及反經合道之道字。則作衡字看。○程子以經字包權
字。朱子以經權分解。字是合說。○此權字中玄以經
權合解。則一字俱兼。言○中玄所謂經字。即程朱所
謂義字。而程朱所謂權字。中玄却混在權字內。皆朱之
意。蓋以立爲守經權爲達變。其義其衡在如中玄之說。
不知立是守個何物。此說字終不免詳子莫之執中
乎。須知可與立。只是立之從定。可與權。只是無權之衡。

可與立是已定之權。故中無權之權。亦得謂包得程朱
所謂經權。此權字只是要說所以必欲如此分別者。
蓋執中無權之權。權與立字對說也。○問執中無權之
權何以包得經權。曰。立。用經時也。須權其宜。不是權。此
是學者事。若處變之權。則是聖人大賢事。執中無權之
權都兼得。○如親親則當親。其間當仁。物則當愛。此是學
者之權。如親有時不可盡親。民有時不可盡仁。物有時
不可盡愛。此是大賢聖人之權○據淺說。曰權也者。隨
事任理以制天下之宜。適乎權輕以適天下之變者也。
則程朱與中玄之說似可並用矣。恐難從○官公論李
楚琳疏曰。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與此章權字義最合大
全可載之。

唐棣之華章　此有疑則知所以遠。詩者不是夫子刪底
是從來遠久底則然。辭亦不足駁。詩以人言。自
不妨言遠。若以理言則不得也。言遠只是致誠者不
以文害辭耳。○[illegible]長文公遂詩所謂開思以
思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理言。說本陳新安而節
齋因之。朱註並無此解也。又按三錫文引證此說。乎如
見微子。如謂能思則見則可通。若作而見疑悉而刪
詩只論思通未至覺將離騷與唐棣並識。此輕翻先儒
成說。不可從。丁巳十月十二○仇滄柱極取家引思理
之說。而以理人議論。簡賞發揮道理。初非有悲鬱忧怨
之見。此皆恐後學不能極用其思。偶觸於唐棣而發之。
是論思非論詩也。○莫遠於天地。古今其理皆可坐而
致。此之謂何遠。○問不思者未猶愈於思邪者乎。曰思
必先論淺深。而後論邪正。思之深者。雖邪可歐。思之淺
者。雖正不可取。○若如近時解。說壞詩人以爲是夫子
所刪。殊二節通以人言。而以爲孔子見詩而發。何遠之未
是果爾則何以不刪乎。○詩人原是因思而見遠。
非不思而見遠也。原是因遠而愈思。非因遠而廢思也。
不必說壞詩人。時文多蹈此弊。詩人因遠廢思。然亦可解。
如乙未直隸升作文。雖尚有所不取。夫子只要人於
當然所以然之理。從下參久深。須索隱處思深思近思。
慎思不要泥詩人之言。將何嘗謂詩人不是。　壬申七月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九　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十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章　[illegible]此章只重。言不重貌。註云
言貌者言之貌也。此章重言。不同上字。在鄉黨則不
言在廟朝則言[illegible]只帶說此見其言也。如雲峯說
則在鄉黨固不言。在[illegible]亦不言。[illegible]處此
易見。此不必從。○吳[illegible]伯曰。常人於父兄宗族前誇
是[illegible]一遇當路大人。或所在一[illegible]不能展舉人
則恂恂於鄉黨。而大能發抒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無
非人則玩其上下文勢。似當如此。有非兩乎分列語。○此
節議論殊令人可憫。○又蒙吉曰。孔子幼少孤。顔母在
[illegible]伯兄殘疾。亦未聞[illegible]兄之儀。豈無可
[illegible]而諸者與。乃鄉中曾不之及何也。
孔子於鄉黨節　下觀[illegible]曰恂恂只是樸拙。對文飾言。不
對奸[illegible]。不能言二句連看。勿斷。口氣猶云恂恂乎
其似不能言。○蒙引解恂恂二句皆言貌。合說極是。存
疑又[illegible]其作[illegible]各貌在其中。更分明。
其在宗廟朝廷節　[illegible]曰於[illegible]則[illegible]於朝廟
則[illegible]於[illegible]其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明行其[illegible]行其
[illegible]總是[illegible]是[illegible]與是
緩踖處中適總是一敬字。

朝與上大夫言節　徐自溟曰、首句朝字頗重、見是君之朝也。是諸大夫只共以事君之朝也。諸大夫既是共朝以事君、則所與言之事、皆為君而言。侃侃誾誾、皆形容其言時之氣度、聖人豈以爵位之崇卑而異待。蓋下大夫分等而人衆、非[illegible]公之門、上大夫緣一朝之降必與語、始於相衷之辨、因人而施、無非忠於為國之意。○翼註曰、言上[illegible]政事說。○訓字不是彼有失而我弭之、只寓直於和使是訂。

君在節　陸稼書曰、說君在則天威儼然、踧踖如。象其起敬不遑之狀、而與與如、又象其踧踖之中適是一個意象、不下對。○翼註曰、踧踖字從足、從足者、謂足不寧也。看來還包一身儀容言、不專主足。○又曰、威儀中適之貌、中見得中而不為已甚之意。適是安適、而今無矜迫之態。

君召使擯節總旨　張彥陵曰、首節是被命之初、次節是贊禮方見之時、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節是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上半截、為始終一於敬而已。

君召使擯節　翼註曰、君命當敬、而擯相又兩君之重事、故其色勃如、足躩如。四書蒙引曰、此章上下以[illegible]

揖所與立節　[illegible]因之。○揖所與立、左右手、首不免於參差、而不亂、而衣之前後常自整如、左右手與袂如、緊相呼應。○又曰、如之者、特以其衣之整而美觀也。要知其旨趣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蓋揖左人、傳君命而出、必轉身向左、則背右、今但左其手、不左其身。揖右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向右、則背賓、今但右其手、不右其身、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衣前後如整齊。見其不背君賓也、總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此是旨趣。（）總一、猶以大夫為擯、假拘最妙、蓋擯原不止一人、則不必為次擯而後有左右也。○擯介之數、大全蒙引只說得兩君相見之禮、所謂[illegible]又有使聘大夫相聘禮、其介各下其君二等、[illegible]數、如待其君。但士君在大門而不出限、不傳命、上擯[illegible]未敢問指賓當亦進、今未介闔上、擯揖而問事。入告君、君自來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那疏說得[illegible]傳、謂不傳命、則擯介自上擯以外、只需陳列而無所事、所謂揖所與立左右手[illegible]此所以大全發引只以兩君相見之禮言。

趨進節　指所[illegible]時而儀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時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丘月林曰、衣是齊不貼身、而衣開如翼、拱是手不下垂、而高拱如翼。

賓退節　總註擯相字未見著落。

入公門節總旨　此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而[illegible]見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亦[illegible]自始至終只是一團敬。訓蒙[illegible]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而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者可見矣。

入公門節　鞠躬二句連看、下句是形容上句。

立不中門節　或問中門之說。饒雙峯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類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扇相合之處。人行[illegible]不當[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東西兩扉各有中。若出入通[illegible]出門以東扉為左、人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illegible]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illegible]、乃右[illegible]人以闑東乃右[illegible]雖由右亦不敢當棖闑之中。[illegible]出入處也。）雙峯東人[illegible]是雙峯誤認中間有闑是。不中[illegible]以[illegible]門右為不中門正解。但其有闑有處差耳。其謂雖由右亦不敢當棖闑之中。原不差也。○[illegible]先曰、闑右饒氏兼東西兩扉說、[illegible]主右扉說。引證因為有據。然饒說晉多、以其文意可暢故也。○中門中字、語類既云活看、

則不專是右扉之中矣。[illegible]又云、君出入處為則又似專以右扉[illegible]在本國[illegible]當兼本國之君、異國之君說。[illegible]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即是饒說之證。若[illegible]中闑[illegible]不由闑中[illegible]不中門[illegible]

過位節　孟子曰舜南面而立[illegible]見[illegible]之禮。

攝齊升堂節　四書家訓、[illegible]比而見君、原有常。下而此公升堂者何。乃君出相見[illegible]禮已畢[illegible]命、夫子[illegible]堂、咨詢政事也。

出降一等節　蒙註曰、出字是自堂而出。不是出公門。○附四書[illegible]曰、此出字[illegible]入字[illegible]又曰、逞[illegible]之餘。[illegible]怡怡自放、不覺其和說耳。○[illegible]逞顏色處。○[illegible]趨。皆非夫子所獨、而在其下何[illegible]之

執圭章總旨　合[illegible]則總名曰聘、分[illegible]與覿。皆聘中事。分言則聘是聘、享是享、覿是覿。聘則執圭、是初見。享是第二次見。覿是第三次見。

執圭節　執、斗提起。非。使命之初。乃在鄰國行禮之時。○四書家訓曰、非[illegible]之重。君之重也。○[illegible]曰、夫子一將[illegible]命[illegible]手足頭面。那一處不為君[illegible]。故敬形於[illegible]如不勝。敬形於手。則上如揖下如授。敬形[illegible]臨戰之色。敬形於足、則[illegible]有循行之度。○[illegible]足縮縮如有循。是接武而不舉武也。[illegible]行聘禮畢而[illegible]是[illegible]命上通[illegible]退還命[illegible]命未[illegible]也。○[illegible]於和。○四書家訓曰、非[illegible]聘問之情○[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孔子行[illegible]史氏能盡錄。○按此人今[illegible]齊[illegible]氏已疑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總旨　徐徵弦曰。孔子之服。吉凶有等。邪正有辨。寒暑有宜。內外有辨。公私有別。表裏有稱。長短有度。[illegible]其動必中。則皆[illegible]化裁之妙用○紺緅飾[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見於飾者如此。紅紫飾。邪正之辨也。[illegible]當暑四飾。與暑之辨也。而見於[illegible]如此。當[illegible]內外之辨也。而見於褐者如此。緇衣[illegible]公[illegible]而見於裘者如也。[illegible]表裏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見於公[illegible]而見於褻裘者如[illegible]者又如此。[illegible]喪飾。亦吉凶之辨也。而[illegible]於[illegible]如此。[illegible]裘飾。亦公私之辨也。而見於裘者如此。[illegible]表飾。又吉凶之辨也。而見於喪者如此。吉月節。又公私之辨也。而見於致仕而朝者如此。參錯[illegible]妙絕

君子不以紺緅飾節　[illegible]蒙引曰。紺。深青揚赤色。[illegible]也。淨赤色於深青之色也。許伯曰。齊服而不[illegible]飾。則是以服純用紺也○[illegible]齊服。故孔註亦謂[illegible]服色。則以[illegible]純用紺。若緅之[illegible]用以[illegible]用謂齊服用[illegible]服用飾。飾大全亦有[illegible]則紺又[illegible]用以飾喪緅。[illegible]○四書[illegible]曰。紺色即今之[illegible]即今之木[illegible]○爾雅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考工記曰。三入為緅。[illegible]絲。孔氏是以緅為緇。故以緅為緇服。而曰[illegible]人曰緅[illegible]因此。倪氏陳氏駁之。其是但亦須[illegible]字本義

言[illegible]紾絺綌飾　備考曰。論語表絺綌[illegible]紾[illegible]外[illegible]蒙彼爲絺綌[illegible]在內也。然詩傳原有[illegible]○許白雲謂此當暑之[illegible]有未及公私[illegible]見○[illegible]當暑不衣紾絺[illegible]表

緇衣羔裘節　[illegible]曰。依語錄則裼在內。依集註則裼在外。[illegible]曰羔裘[illegible]以裼之[illegible]裼也。見[illegible]之裘也。[illegible]矣也。又[illegible]府[illegible]○[illegible]諸[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何也○緇衣以裼裘裼字。與鄭氏必當[illegible]之裼[illegible]褐字[illegible]對表[illegible]之[illegible]者是呈美之義。[illegible]對裘[illegible]者是裼字正[illegible]者是轉用○按

息民之祭[illegible]謂臘也

褻裘長節

狐貉之厚以居節　徐[illegible]弦曰。出以轉裘爲便。故厚者以居[illegible]

大喪無[illegible]不佩。大喪必佩○[illegible]○許白人[illegible]佩

[illegible]以私服而[illegible]宗之[illegible]○大全[illegible]謂殺不[illegible]衣[illegible]尺當今[illegible]當今錢[illegible]昕欽[illegible]尺六寸四分。而於此[illegible]不用尺於今尺。不知何如。想必之耳。

羔裘玄冠不以弔節　四書家訓曰。[illegible]服不弔喪死。○
大全李氏羔裘朝服。玄冠祭服。考禮朝服亦玄冠。是玄
冠不止是祭服。然蒙引存疑說約皆主此說。不知何故。
吉月節　此句不重在吉月。而重在朝服二字。○或曰。
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
必朝服而朝。所謂我愛其禮也。○四書家訓。謂朝是孔
子而拜於家。極是。但亦不必拘。說兼用可也。○[illegible]蒙吉
曰。蘇氏謂此章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愚謂曲禮古今
所同也。見曲禮於行事。孔子所獨也。而[illegible]妙用出
於曲禮之外者固多乎。安得不以為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節　蒙計曰。布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誠
朴之意。○按祭服必致美。而齊服則用布。亦先有質而

後有文之意。
齊必變食節　變食。不飲酒茹葷。加牲盛饌。[illegible]義可兼用。
○王宇泰曰。夫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間亦必
變而遷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illegible]不致其精
明也。○大全謂總注致潔。屬明衣寢衣。[illegible]變食[illegible]
坐看來人于衣食起居。皆可謂致潔。[illegible]當不分
為是。
食不厭精節總旨　張彥陵曰。有不多食[illegible]是飲食之
制。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總承[illegible]○[illegible]之
曰。道不外日用。即人非必矯拂人情以自異也。此皆默
窺其道而記之。曰不厭精不厭細。其節制之妙。正在人
情中。發出天理作用。而老莊必曰五味令人口爽。是欲

絕之也。吾乎此者。儒異端所以別也。[illegible]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孔子可謂知味矣。[illegible]之不過日
用之常[illegible]之[illegible]明之德。安可以其微而忽之
哉。[illegible]養生。次節戒其傷生。[illegible]節謂不
傷生亦不苟食。[illegible]食當假者亦有節是。○按第
三第四節。總[illegible]紐合貼之。雖未[illegible]然[illegible]
尤覺得明。
食不厭精節　本文精字。與八斗為精之精。微別。註鑿字。
與九斗為鑿之鑿。微別。蓋曰精曰鑿。本有定指。但本文
精字。與下文細字對。則是活字。但得精鑿。不指定九斗
八斗也。註鑿字亦如此。大全[illegible]說太拘。
食[illegible]而餲節　[illegible]曰[illegible]而下。一步深一步語。但自

必不可食者推起。[illegible]飯敗。常人亦能辨之。何
[illegible]食之精[illegible]所深嗜而特不厭。無口
腹之慾也。食之[illegible]之後。飯過者所不擇。而必不食。無
口腹之害也。[illegible]成而氣熱氣盛之時。餲是飯
已久而味變也。○[illegible]失之先時。一失之後時。○色惡臭
惡。如吳氏[illegible]是[illegible]未敗而色臭變。當活看。所
謂未敗。不必[illegible]
不時不食節　[illegible]無
[illegible]不必如此說。
依[illegible]之說
斷[illegible]未為
不是。然不用[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得其醬非

無醬也不得所宜用之醬耳。
肉雖多節　食饐節。見養生之道。食饐節。見衞生之周。割
不正二節。見失節縱欲之戒。總說得最明。上三節是
但已於飲食之物。下一節。是慎之於己之飲食。
惟酒無量不及亂節○新安學者皆以有量學聖人之無
量、尚妙絕。但以程子所謂浹洽而已為有量恐非程
子此句是解聖人之不及亂。非解學者有量也
沽酒市脯不食節　沽酒節與食饐節一類。當食節與食
饐節一類。不多食與肉雖多節一類。皆是參錯相照與
衣服章一例也。若沽酒節從蒙說。而以不多食連蓋說。
則此三節皆與肉雖多節一類。尤為捷也。○通章大意
如此然亦不必盡拘拘也。○章與一節文最妙。可補註

所不及。非有不必盡從者。此及告朔章是也。○大全辨
朱[illegible]全只[illegible]市脯[illegible]食非從疑其不潔也。酒脯非
不[illegible]不可少之物。[illegible]則不食可也。何為
如日[illegible]之欲。而必[illegible]市之乎。蓋以養理防嗜欲也。
不撤薑食節　薑味辛。得天地之義。然皆[illegible]得人地之和。
不多食節
祭於公節　此因之[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無二[illegible]聖人之心。貫
[illegible]幽明。徹乎人鬼。[illegible]念。有與天
地[illegible]人子之[illegible]報本反
始之誠。
食不語節　張彥陵曰。[illegible]正合[illegible]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禮
不長者有問。則有[illegible]之見也。○大全辨已山張氏

曰門人偶因聖人食時不答語寢時不自言。記以如此。
以見語默自然中節。非聖人自[illegible]定食不語寢不言。
亦非記者限定聖人食必不語寢必不[illegible]也須活看。信
如范楊二氏之說。則周公之吐哺。[illegible]漢高之吐哺
趨[illegible]之[illegible]到[illegible]起舞皆背理傷氣之甚矣。
雖疏食菜羹節　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示有所先也。其始
食者也。古者將田祭務。肄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
食必祭先食。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
衣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illegible]。先食先[illegible]皆其
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席不正不坐節　張彥陵曰。此須活看。勿泥坐位一件。言
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蓋舉此以見其無往

不正也。○[illegible]皆然○葉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
西方為上。此[illegible]方為正者也。有[illegible]者側席而坐。有[illegible]者
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
鄉人飲酒節總旨　徐儆弦曰。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
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處。○接上道之
行也以禮。務[illegible]之行也以居鄉始此。一條正是聖
人[illegible]事[illegible]如下[illegible]也。即此意。
鄉人飲酒節　禮記鄉飲酒義。此是[illegible]之事。是公
酒。須[illegible]收[illegible]酒[illegible]二月
鄉人儺節　蒙引[illegible]致[illegible]。[illegible]非正意。
不必從也。[illegible]所謂致敬者[illegible]則以為上之禮。不可
因鄉人而失之。則以先王之禮。不可以近戲而忽之。

榮引只說得辭[illegible]一邊未是[illegible][illegible]欲只重人情一
邊者○雖[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
當其何物之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行者則不行
可也。既行之矣必不[illegible]人之行
禮於我者不可受[illegible]不受之可也。既受之矣必不覿為
[illegible]間而[illegible]傲[illegible]之此不特鄉人儺為然○或曰一段。似
可兼用但不當專[illegible]說亦可見仁人孝子之思。
無往而或忘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中[illegible]
天[illegible]人不畏人而畏鬼
鬼不畏鬼而畏人人不畏鬼而畏假人之鬼鬼不畏人
而畏假鬼之人聖人不以人治鬼而以鬼治鬼不以鬼
之鬼治鬼而與人之鬼治鬼故為儺雖然天下皆儺也

人[illegible]面夜叉[illegible]是也[illegible]不知人假鬼乎鬼假
人乎[illegible]假也[illegible]鬼[illegible]除[illegible]解除之法[illegible]古逐
[illegible]也[illegible]人生而皆[illegible]一[illegible]為
虐鬼[illegible]之[illegible]人故歲
[illegible]以[illegible]新[illegible]也[illegible]做故
有[illegible]
問人於他邦節　四書家[illegible]見於己之交乎
人下而是[illegible]見於人之交[illegible]下而再拜送
下節[illegible]使
者。乃遂拜[illegible]交之人也
康子饋藥節　楊[illegible]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
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誠[illegible]敢

當未達之藥既不敢[illegible]何用委曲微生高乞
醯以與人是[illegible]孔子不以為
直以[illegible]不必是親
饋或遣人饋亦未可知○此節[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不可說大夫有賜於[illegible]人
大[illegible]也○況無[illegible]味
[illegible]也○大[illegible]人於饋
[illegible]而遠
服之哉
[illegible]而[illegible]以為家[illegible]以[illegible]本文原無
[illegible]不必[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之[illegible]有。
[illegible]人賜者何與[illegible]

君賜食節[illegible]
君賜食節　張[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賜[illegible]之[illegible]先之[illegible]
者[illegible]
[illegible]
君
[illegible]則若祭
[illegible]
[illegible]不祭者。何
[illegible]邪蹟也。
[illegible]命之祭則仍祭[illegible]謂後祭[illegible]何別之

有。

疾君視之節　張彥陵曰。禮接君必立於阼階。疾不能立。而東其首。猶阼階之意。君曰受生氣。答猶君視之朝。爲然耶。東首亦輕。只重加朝服拖紳。不敢以褻服見君。○此意可商。○東首謂首在東。身向東也。○此可補註所不及。蓋平時之東首者。受生氣也。君視之而東首者。阼階之意也。

君命召節　王宇泰曰。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以此看。總是召。若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過召則徒行。乃更爲禮。○至於顚倒衣裳不爲過。儀文遂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此意甚妙。以此統看全章尤佳。但不可專主此意。須與無不敬並說。

朋友死章　吳氏以此殯爲館於天子者。太醫師不館於大子。而爲之喪主。即是於我殯也。誠館於夫子。即非聖人。何得不殯之說。○翼註曰。上節是義重而生死不二。下節是義重而財物爲輕。○小註吉曰。內之言交也。在上節則曰人。何以誠意盡之。在此節則曰朋友。而以義盡之。蓋言之則曰人。兩切言之則曰友。以誠交義之根心者也。以義行誠之合宜者也。○葉引緝要下節雖非自通其情其稿。

寢不尸節　總註　首句是敬以厲己。見齊莊中有從容。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正是持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以不尸即　顧麟士曰。首節似不見變。正是變者。曰。與常人不。同。即變也。

見齊衰者節　翼註曰。狎。昵也。狎非狎侮也。

凶服者式之節　周卜繩曰。式負版。聖人有無限情況。其敬環天下皆爲生靈之故。一日車中遇此負版。即休戚如在目前。即有三代生聚之想。叔季煩憂之悲。自不覺其式而敬之也。

有盛饌節　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以人爲盛者也。上公之飲。則有房烝。視燕享。則有殽烝。此以事爲盛者也。山居則珍魚鱉。水居則珍鹿豕。此以地爲盛者也。○禮有因盛饌而見者。有不必因盛饌而見者。此特記其因盛饌而見者。禮固有盛饌而有禮者。有盛饌而不必有禮者。此特記其盛饌而有禮者爾。○

大全辯或曰。必變。所謂周旋中禮。發皆中節。皆大于之大常。而非變也。大常者。禮也。

迅雷風烈必變節　丁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王宇泰曰。舜烈風雷雨弗迷。見知天之令。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翼註曰。必變只是改易常度。非驚懼失次。

升車節　正之一字。是上下之間。總綏是挽以上車之索。非僕人所執之轡也。○劉月川曰。所上。上車。曰。麟士說。註引歷氏照下節車中二字。謂別作初升。未嘗不愛立者立於車下。執綏以升於車上。方今尚未嘗解升字。按上上殺上之說。亦是。但麟士意亦不是專以升車爲有

車中。蓋升車[illegible]字。與[illegible]既升[illegible]車中[illegible]字。則專指既升[illegible]。如此則既可合總[illegible]記孔子升車之容[illegible]何而亦不礙下節車中二字也。蓋[illegible]升之立甚暫。既升之立甚久。皆難於必正。○玩[illegible]字[illegible]則[illegible]專以在車為升車者。此則其謬[illegible]○按[illegible]升車。方升車也。立足[illegible]車[illegible]。只如此[illegible]亦[illegible]余[illegible]說殊多事。總[illegible]只言升車者。亦有[illegible]姑志於此。以俟再定。壬寅

[illegible]

車中不內顧節　唐[illegible]雅曰。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纔曰容貌只容靜手容恭。只就說得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旨。

色斯舉矣章　張彥陵曰。按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illegible]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樂而舉也。[illegible]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以無非時也。[illegible]而後字重。○吳因之曰。首言鳥有見幾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使有[illegible]集[illegible]意。子路共之。微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為証。○徐玄扈曰。夫子[illegible]弟子偶爾行道。[illegible]有感。[illegible]嘆。其時夫子見之而[illegible]。故言[illegible]山梁雌雉之[illegible]。蓋[illegible]時[illegible]指[illegible]子共之。○徐玄扈說則色舉[illegible]何[illegible]是。人子。語。但夫子意是指雉。而[illegible]山本說出是雉。意是說時。[illegible]中本說出時字。故下文云云。此說最是。新安陳氏及存疑。俱欲移山梁雌雉句冠於章首。

而與色舉[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者之辭。作[illegible]又改作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illegible]是[illegible]說則此皆只賦孔子[illegible]字。○[illegible]之飛集得時說。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三嗅而作。下。當補出見作之後。亦必翔而後集。蓋色舉翔集。夫子。未嘆時之。得其時[illegible]集。夫[illegible]後之得。其時也。通章在時哉時哉。故下二句只帶說不重。○大全辨中洲金氏曰。蓋孔子[illegible]數夫子只[illegible]時字。已有先得之於家常日用之間。[illegible]其作鄉黨[illegible]人[illegible]自鄉黨至升車。敘夫子[illegible]衣食行[illegible]可[illegible]盡矣。然皆是有形之可見者[illegible]者泥之物。而不神。故於末章指出一時字。見夫子隨[illegible]日用[illegible]潑潑地。[illegible]無一毫[illegible]必[illegible]我於其間也。鄉黨得此一節。便都活。不然只是死板。此記者之[illegible]化[illegible]也。

鄉黨總論附　[illegible]鄉黨者。知[illegible]有不能不記。又不能記。不得已而[illegible]形容[illegible]○然亦[illegible]而一[illegible]是孔子[illegible]是孔子自然的[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子路[illegible]行[illegible]門人[illegible]之間[illegible]口[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而不可[illegible]水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於此乎尼[illegible]

論語[illegible]困勉錄卷之十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一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節

如用之節　徐自溟曰。天下有存風氣之野人。即野人也可。有挽世道之君子。即不得君子也可。○夫子從先進。是欲。損。過。就中。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大別。吾須引稍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頗混不必從。○呂晚邨曰。此非徒從樸救世之論。實乃萬世作禮樂者之準。○此與大全蒙引有別。須識得。○監二代。從先進。問為邦。三章雖可相發。而又有不同。監二代是表憲章之心。從先進。是挽文勝之弊。答顏淵。是立萬世之準。雖可相通。然須識得本意實主。

從我於陳蔡者節　徐玄扈曰。唐虞之際。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夫子陳蔡之厄。有師友。皆千古奇會。○念陳蔡而因及從我之人。念從我而因有不及門之感。總是不忘其相從於患難。蒙引謂重在上句。極是。○觀此則知聖人得志。必無忘臨功臣遺棄骨肉之事矣。

德行節　此無回目本重與難之人。而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材。即小小聚會。亦無人不備。○見合增添則之關乎。○聖人之思。重在情義上之。正在道所謂重在道者有。○見聖門之多材。又見聖門之因材。又見裁成之備。本不專以科當人。人既相從於患難。則不必有德行有言語政事文學而可念也。而況乎其皆有之也。既相從於患難。則德行者不必成其為德行。言語者不必成其為言語。政事文學者不必成其為政事。成其為文學。而可念也。而況乎其各成之也。既相從於患難。則德行而兼有言語政事文學。言語政事文學而兼有德行。猶之可念也。而況乎其皆是發乎人之餘意。然又須知此者。自思其事。多材者因材裁成。又是其餘意也。蒙引說得皆有分了。前文有以指點賢不得與則良之會。而於患難之中。寡有者此又是除去外之餘意。不可不辨。

回也非助我者也節　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大全分貼非助我無所不悅。有疑謂但當玄在無所不悅上。蒙引謂俱宜在非助我無所不悅上。看來都不是。依大全則本文兩句似作深喜看了。依蒙引則本文兩句似作

一抑一揚看了。蒙引雖已得之。然默會默識心通補在無所不說下。似尤妙。蓋本文兩句。但是有憾之詞。而深喜之意在言外。補在下為穩也。○此節與不違如愚同。然不違如愚下有發回之詞。而此節無之。須在言外補出。此與商之不惰。亦同。然商之不惰是贊回之詞。而無所不悅。只是有憾之詞。蓋雖是一意。而又不可不知分別也。

孝哉閔子騫節　析言曰。閔子騫。不當處人倫之變。後世之倫。亦常事耳。見因衣而其父改之。則所非悍也。以一子寒。子單之言而使父母兄弟皆感。則非強非友者也。○孫子以不爽　說有有不可然依注自妙不必更疑其之意自得其當論。○而蒙引曰人不間

實峯謂朋子後用爲化事由自家詩外傳今考韓詩外傳實未載此事而閨範志孔庭記諸書備載之

南容三復白圭章　李衷一曰。夫子於南容之謹言則妻以女。於閔子之不言則嘉其能中。於仲由之妄言則斥其野。於子貢之多言則嘆其不幸。於宰我之能言則欲觀其行。於仲弓之簡而不佞則謂之可使南面。其欲門人之不尚言如此。○張彥陵曰。擇配只帶言之。○大全所載雙峯饒氏曰。三復白圭。妻以兄子。則知利口捷給者。孔子所不取也。東萊謂義非不彪炳。而[illegible]由謂其[illegible]闊道。蓋脩身淑世。誠不在語言日言間也。何如愚而足發。閔子不言而言中。上必有瑕不可爲之心。[illegible]從發言[illegible]事。必衷於理。明道謂神宗曰。使臣拾遺云云。此與孔子取南容之意合。後世宜類推之。○蔡梁作曰。南容三復白圭。正不廢免刑戮之根本也。南容嘗從孔子同適周。問禮於老子。及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蓋與聞之。時孔子觀周太廟。見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illegible]何傷。禍之門。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亦南容所聞。復白圭有由來也。宋史[illegible]其子名[illegible]賀[illegible]言及人之短。人人所聞。[illegible]之怨。[illegible]賀一[illegible]人曰。減[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名。是人人曰。愛其[illegible]必[illegible]復白圭之[illegible]之令[illegible]使知義命。

而出諸忠說皆可久之道。且因謹言不食貧由是悔懼詳默。○按刀蒙吉解白圭章亦載其行事。條又曰。易著括囊之戒。書深起羞之戒。讀詩者豈獨詩哉。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顏淵死章　朱子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槨。所謂喪具稱家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徇求耳。○有棺無椁。見可以無椁。皆不徒行以下見命中不可竊。○通節。夫子只是自言其所以處之者。即可明夫子所以處回者。即可明顏路所以當處回者。後二節皆在言外見。○蔡梁生曰。顏路名無繇字路。家語名繇。音由。字季路。則名字竟與子路同矣。史記名無繇字路。索隱云繇音遙。與咎繇之繇同音是也。○又曰。王肅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歲而卒。是時孔子年六十一。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是時孔子年六十九。計其年當在顏淵之後。今[illegible]論顏淵而[illegible]孔子已云鯉死。非[illegible]論誤。則家語史文舛誤。或是事之[illegible]。默按孔子年譜。書孔子六十四歲在陳蔡。顏回尚從。[illegible]孔子六十四歲。及[illegible]六十九。孔子之孫子思生。子伯魚卒。後數月顏淵亦卒。[illegible]其時[illegible]少孔子[illegible]十七歲耳。不然子在而[illegible]此不[illegible]人情[illegible]路死四年。先孔子[illegible]按朱子論語序[illegible]年與此不同[illegible]先生在林下。往往徒行。或引孔子之[illegible]以我爲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見鄒御史乎。先生答[illegible]我亦不如[illegible]不努力其近[illegible]

猶不如他何妨此可謂善學孔子者因念安步當車古
人高致俗儒一旦乘輿動欲奢示不問貴不稱孔子爲
口實亦惑矣○大今為漢明水下一[illegible]年[illegible]日今有好
送終之制誤爲爲奢財者無僭有之儲而財力盡於墳
土伏臘稱禮猶之資而門不繼於一與燥破積世之業
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曾絕宗之思哉
大喪子章　今答同門非止悼傳亦以古廢也凡工之興
大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閒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
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大聖生之[illegible]馬木牛巷[illegible]系寂溜
必令成之而實之其例大聖門上佐且顏子一人耳今
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此章須誠得道之因而
爲存亡者如何更須誠得道有不因而爲存亡者方妙

門人欲厚葬之章　總處齋曰此處須以曾子易簀來發
看益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
意猶未也○厚葬不止是有棺看來必門人亦未必有
財而委曲以爲之也故夫子責之不然顏路雖貧而門
人之有財者以師弟之誼而厚葬之亦何不可之有○
猶父也常引專以我之所是彼亦是之我之所非彼亦
非之說有從乘有殺則從有乘則趣有難則趣說蒙引
較切○[illegible]上先儒謂顏子之死家貧而厚葬以
不稱其有[illegible]爲不[illegible]若[illegible]其失在不大夫子何責
之[illegible]曰門人厚葬之則不關顏
路矣[illegible]何與故知夫子意不在貧也抑富而有財
[illegible]哉當日制財所儀必不忍人無命衣衾棺

槨之不美而忘行[illegible]禮之宰輔人子不欲厚葬之
意爲其[illegible]不欲厚人[illegible]掩之意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總處不顯言之以貫[illegible]此章
不躐等是[illegible]○就道理上看則
理一而分則殊分[illegible]則　就學者說則由明而幽
由始而終學之序甚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知生
之道則知死之道者學之一各[illegible]朱子意事有序
淺[illegible]合一處說故有內外○程註一而二二而
似當推理氣說所謂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則一唯
氣亦[illegible]朱子謂氣則二理則　似未安蓋理氣原不相
離似難說氣　而理一○畢竟依朱子解為妥已矣因
[illegible]伯恭引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道蓋以人

[illegible]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若[illegible]理無二
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
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
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是[illegible]而誨之
無非[illegible]儒乃爲拒子路之問[illegible]○程註
此乃所以深告之也謂即是[illegible]告之以知死
也呂伯恭說亦是如此[illegible]有別要知亦
相發明　說[illegible]明而
[illegible]如此則兼內外俱[illegible]○事人事鬼知
死知生[illegible]知行分然須知人鬼邊亦有知生死邊
亦有行[illegible]各就其　邊言耳○孫淮海曰事人便有

全綱當盡人道的工夫。知生便有[illegible]盡[illegible]無不[illegible]生
的工夫。○此是兼行說。○子路所問人子所答鬼神。皆
指祭祀之鬼神。大全[illegible]張氏所列只是泛論鬼神。非
謂此章鬼神兼此數項也。○新安[illegible]死生之道。陽明曰
知晝夜則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夜何所不知乎。陽
明[illegible]晝[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終日[illegible]只
是夢[illegible]有[illegible]存此心[illegible]明[illegible]無一息
間斷[illegible]是能知[illegible]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的知更
有甚麼死生。○[illegible]晝夜有死生之道。是就晝夜上
見得與死生一理。蓋[illegible]在天地則有晝夜。在人則有生
死也。陽明是就人之所以處晝夜說。另是一解。然可相
發明。○大全[illegible]張氏謂知生死非生死聚散之說。
謂欲知其所以生之理。[illegible]知人之生也。而集註引易原
始反終。專從氣化聚散上說。非孔子立言之[illegible]。小註饒
氏[illegible]皆傳會朱子。不可從。○按張氏駁[illegible]未是。○知
[illegible]當從理氣說。若謂知氣聚故生。則知氣散故死。
知生當[illegible]事則知終當[illegible]也。[illegible]只[illegible]假偏者[illegible]
殊。[illegible]落[illegible]又[illegible]不知也
○[illegible]亦偏[illegible]知[illegible]知死當[illegible]
[illegible]當然之理[illegible]分殊之理不同[illegible]
[illegible]成[illegible]終[illegible]是未了[illegible]出令學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以事人則又[illegible]能求
[illegible]而知[illegible]以[illegible]而知[illegible]以死。
[illegible]是[illegible]而[illegible]說[illegible]斷上

以理[illegible]之[illegible]有來[illegible]是何必為此影
響之論。○按蒙引此條[illegible]門[illegible]不滿者。
疑在此等。[illegible]
閔子侍側章 本[illegible]是[illegible]是[illegible]
底。行行是[illegible]侃侃是[illegible]
[illegible]必[illegible]遯[illegible]
[illegible]進
道[illegible]德也。
此人[illegible]是[illegible]直太
[illegible]是[illegible]而絕
[illegible]之謂
[illegible]有[illegible]中有
和[illegible]器○存疑
[illegible]門[illegible]作和說而[illegible]不可用為門人[illegible]之
[illegible]得[illegible]有疑必問[illegible]必[illegible]非
[illegible]朱子謂[illegible]何以有侃侃
之[illegible]○[illegible]兼
容[illegible]朱氏公[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出
於[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何[illegible]
何[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大全
[illegible]氏傷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何
[illegible]朱了[illegible]人[illegible]亦[illegible]人不以人[illegible]之忌。

大人不言節　此無因[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其[illegible]而未有其
形者君子言之大[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何必之
使行關了不[illegible]改[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不必改夫
子亦不[illegible]言必中若
成[illegible]人人不[illegible]何[illegible]此
人不[illegible]何亦[illegible]
也要[illegible]是但[illegible]此是
相[illegible]學不[illegible]本是不是道
是相[illegible]也須
辨○[illegible]必有中[illegible]是指[illegible]是○
但[illegible]就仍舊[illegible]何有[illegible]而[illegible]引之
說[illegible]與[illegible]不是[illegible]但恐人誤認雙

峰之[illegible]雙峰[illegible]中　似[illegible]無[illegible]須[illegible]了
氣象[illegible]人從其[illegible]想像出來[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只重
日[illegible]有中[illegible]人人不[illegible]亦不[illegible]起下[illegible]氣象
[illegible]在夫子[illegible]中[illegible]無此[illegible]夫子氣
[illegible]最為[illegible]○不[illegible]須不
皮[illegible]時[illegible]○大
代[illegible]氏[illegible]人人不[illegible]不當故
[illegible]其中[illegible]或
[illegible]不[illegible]節之
說[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任任氣
[illegible]人道

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是為門人致解亦是許子
路有[illegible]人[illegible]使不得於進[illegible]之意○
編[illegible]先揚而後[illegible]此[illegible]先抑而後揚
由之瑟節　[illegible]夫子[illegible]為由之瑟[illegible]其門為
丘之門[illegible]不必[illegible]人此節[illegible]
為[illegible]來使由[illegible]自[illegible]是
[illegible]人於[illegible]聲最不容[illegible]為
所[illegible]之於心[illegible]於[illegible]夫子此處不[illegible]為子路
之[illegible]瑟[illegible]是要從心上做工夫
門人不敬子路節　木人於室與亦不入於室[illegible]一以
[illegible]之[illegible]一以聖人之室[illegible]恐只是一樣玩[illegible]
[illegible]林[illegible]一段可見子路與[illegible]人分別處恐只在不踐迹

與升堂耳○大全[illegible]胡氏說亦未見分明○註不曰未
可因[illegible]人[illegible]而忽之而[illegible]不可因一事之失而忽之者
就一事之失亦是見其[illegible]故以一事言之勿泥看為妙
○[illegible]了路[illegible]有餘[illegible]學不足[illegible]人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未能[illegible]中[illegible]者也
[illegible]因之[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故[illegible]人[illegible]故
[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不
[illegible]不及[illegible]若
過與不及[illegible]此道亦須[illegible]說○有
[illegible]時好奇
[illegible]不必[illegible]亦各有所長此[illegible]人了獨舉

其所短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節　張彥陵曰。一過一不及。就所
學說。資質是[illegible]。精[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可較量。

然則師愈與節　[illegible]者皆中字須不說破。方有下文
一問。蓋子貢錯會[illegible]明是[illegible]中者。猶愈於不及。中
者皆師何必不說破中字[illegible]極明。

過猶不及節　[illegible]之曰。顏子[illegible]此二子深於道。
而近賜者難師近參者有商。故[illegible]張難爲仁。
而子貢之問。似加子張於子夏之上。夫子之抑而亦微
以抑賜也。然賜亦近於過。參亦近於不及。而獨無過
不及之可者何也。二子聞一貫之後。皆能變化其氣質
也。○[illegible]之苞論。何輔氏所謂[illegible]亦可兼說。

季氏富於周公節　孫淵如曰。[illegible]有聚斂。非如後世貪斂
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illegible]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
[illegible]亦[illegible]分皆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
人。[illegible]富於周公。[illegible]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
[illegible]劉氏[illegible]劉氏不但爲季
不可[illegible]亦不可[illegible]季氏富而聚以益之不可附
[illegible]亦不可面見。所爲者季氏也。所益
[illegible]其不可中之不可者也。[illegible]此是餘意。所
而[illegible]劉氏[illegible]則專重在[illegible]海說所
以發明范[illegible]也。[illegible]各有其妙。然難並用。○大全
[illegible]以[illegible]恐不必[illegible]指此。蓋用賦是聲一
國之政。不專在季氏。[illegible]求所以[illegible]此者。一則以心術

不明。一則以[illegible]。[illegible]也。而又有不[illegible]始
之仕季[illegible]以此。[illegible]者

非吾徒也節　[illegible]朱
子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季氏之初。聞
氏又以[illegible]之初。
[illegible]之修[illegible]
[illegible]亦[illegible]夫子導哀公以
自律[illegible]救
也有因以[illegible]子[illegible]哀公不[illegible]而
孫[illegible]矣。

柴也愚章　徐岩泉曰。人在氣質之中。變[illegible]必有偏
[illegible]明人[illegible]化[illegible]於四子一

[illegible]所以化[illegible]四子也。○句句要見。
[illegible]以變化氣質則[illegible]能通[illegible]得[illegible]
及[illegible]氣質之是累哉。[illegible]只是[illegible]不足而
[illegible]不足者[illegible]不知正理。[illegible]是中
出[illegible]之與[illegible]不知通[illegible]以爲與
中[illegible]不及不[illegible]據
此謂其中不可以過不及分矣

回也其庶乎節　按[illegible]中之[illegible]
由[illegible]之[illegible]
且[illegible]分[illegible]又字[illegible]分明。
○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觀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取[illegible]則知[illegible]之說。終

見後人指僟外非志士不忘在溝壑之義也人須識見
者不知爲治生肉字說却多少人[illegible]取九子[illegible]說[illegible]
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illegible] 觀人全本子[illegible]不受命在[illegible]
不困其貨殖而[illegible]則知不受命與[illegible]子及貨殖與屢空
反皆是[illegible]其所知億中[illegible]又[illegible]其所長此[illegible]圈內[illegible]意而
新安陳氏之所本也若圈外[illegible]則以不受命貨殖與
屢空及億中與庶乎及皆是[illegible]其所[illegible]此勉齋黃氏雙
峰饒氏之所本也愚意圈外之說[illegible]及而徒可從若蒙引
則既以勉齋之說未穩及以饒氏爲拘[illegible]是從圈內
矣而又以新安之說爲非蒞其意欲以不受命貨殖總
承庶乎屢空而不分配也此又是一解然總不如圈外

之直捷蒙引說附後○蒙引曰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
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照應不
必分看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illegible]不知樂道
殆非也○又曰[illegible]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illegible]此樂
道只帶安貧說○又曰子貢既不能安貧則亦不得爲
近道矣但不可以安貧爲屢空以樂[illegible]爲庶乎○又曰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illegible]何[illegible]不[illegible]顏子處是
[illegible]其知卜何用與他[illegible]是[illegible]又曰饒
氏謂[illegible]心之說[illegible]以不受命
而貨殖[illegible]容[illegible]人
亦是[illegible]字[illegible]○據蒙
引[illegible]命不樂道不安貧[illegible]不過道是一

件而不過也又即在不受命等見謀圈內及陳氏則樂
道二字當屬庶乎與不受命而受命當聞說皆難理會
故子貢不若圈外之直捷也○蒙引又謂使顏子稍留
心於家計則亦不至屢空子貢[illegible]留心於家計則貨何
由生殖余[illegible]不[illegible]此說[illegible]屢空三句文[illegible]見其
深處顏子之地雖求之亦未必即富而人[illegible]必求之
此顏子所以爲賢處子貢之地雖不求亦未必不富而
子貢必求之此子貢[illegible]不如顏子○顏子之長不在
貧作安貧子貢之[illegible]不在貨殖在不受命而貨殖顏子
卽富仍勝子貢以其能安者自在也子貢卽貧仍不如
顏子以其不受命者自在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節 朱[illegible]陵[illegible]按道字須作處字看如

云善人之所以爲善人○方文伯曰此只說善人一時
規模說非謂他究竟如此○饒雙峰曰[illegible]何是善人所
[illegible]何是善人所以止於善人○四書鏡曰不
踐迹[illegible]必[illegible]人[illegible]所行自與之暗合[illegible]此正其
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但其[illegible]者不過出於一時之[illegible]而欲其
念念皆善事事皆善如聖人之作爲則有所不能矣信
乎質美者之不可無學也○不[illegible]人說見其
比他人較容易不是謂[illegible]不[illegible]家山[illegible]說不
可從依此則註自不爲[illegible]不必[illegible]矣[illegible]蒙引
曰註中[illegible]子然字似不必用未[illegible]聖人[illegible]此是朱子解
[illegible]以[illegible]聖人[illegible]則聖人是[illegible]論他話不見是答
[illegible]人之道按蒙引說[illegible]拘[illegible]反以爲當何也

○謂豢牛以畜人爲孔行恢爲猶恐不足

論篤是與章　袁了凡曰人知言而不可信不知命爲亦不可信此大子警切之辭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張彥陵曰按聖門之教只一身行怯者過退倒不及行。勇者回說者行有所行大子以微權抑揚之只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行交兄在不必泥定稟命亦是要他取裁意○取裁亦在稟命內乙丑九月○沈無回曰凡行合行得中之妙用二子各以氣質之成見障之大子一進之一退之成見去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刀蒙吉曰此所謂因病下藥書之剛克柔克。古人之佩韋佩弦。皆此意也亦知其間之同而不知其人之異知其各之異而不知其教之同

子畏於匡章　姚承菴曰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人之手了在回可以死而了知夫子必不死於匡人可見聖賢信處一毫不容以聖賢亦然生不敢一毫有其爲道之[illegible]日有道德之妙大子思顏子未可與權或見危迫之時不知夫子通之妙而遂與其難故曰吾以女爲死而顏以[illegible]見夫子使知夫子遇變而逝必不見[illegible]死曰子在隱然見夫子不[illegible]何敢死[illegible]不必死可與權矣○[illegible]夫子之不言則之不死而全其所以不死妙用之意亦如此○大全朱子及蒙引說以回謂大子既得[illegible]斷吾可以不死矣恐不是回之知子不死當不在既見其危之後雖是也存疑亦在此○了在[illegible]何敢死依朱子蒙引說是不惜死之意何等切實不當如[illegible]人回預知大子必不死倘見黃[illegible]　文[illegible]此或類[illegible]怪亂其病勢必至此。癸亥閏[illegible]月[illegible]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總旨　李衷一曰大子本意分明謂大臣必能明去就之節誠進退之節如二子臣事季氏便不是大臣體了非專謂其不能以道規季氏也觀下[illegible]事君下[illegible]弑父與君大子原不以季氏爲君父者○[illegible]問答[illegible]說此章大義全是遏折季氏之亂萌然[illegible]不然[illegible]人雖有[illegible]之心當有其人而　發問不就事論事而先[illegible]意亦其先

意必就甚爲今人皆苦求之太過拜聖人心體亦無由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節　張彥陵曰愚按時解錯會異字便以爲臣臣佐等爲人解不知此異字照下道字看正謂其凝然自立於朝廷不苟同混俗是也當屬氣節一邊心在是折季氏氣

所謂大臣者節　[illegible]

[illegible]

其臣二子對叛臣言還是倒人臣或曰二子既不從弒逆之事。緣何又非弒逆之家。曰只爲其昧了不可則止之義耳。故於弒逆大名處不能決也。所以爲具臣。○由求雖於弒逆大節處不能決。然亦非必到弒逆而從決者。大全南軒說須細玩。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illegible]節旨　胸滿兩皆說曰夫子使漆雕開仕[illegible]不[illegible]故夫子惡之。知夫子之說開則知夫子惡子路以仕爲學之說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節　不學而仕。一則有仕意之患。一則有得人之患。

有民人焉節

是故惡夫佞者節　蒙引謂語學之已成學字。指爲政之

道說則凡此章本文集註學字似俱當指爲政之道說即質其本學所該雖廣而此處自指爲政。○然後說則乘脩身爲政說看來蒙引亦似拘也。己亥四月廿五○

張居[illegible]惡佞是夫子平日之心也。而是故二字則貼著子[illegible]來。○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正子路本平有政事而無[illegible]學之[illegible]是[illegible]理已是佞。見其使羔之時此又[illegible]其本[illegible]子[illegible]夫子嘗惡子路以訐。此復惡[illegible]佞何[illegible]佞偏在子路不在他人也。他人訐。直人[illegible]佞[illegible]子路不訐故夫子偏以訐惡之。子路不佞。故夫子偏以佞惡之。衡其人恐激其深悔而其意自明。彼但之[illegible]人佞人而不[illegible]惡之何論夫子術[illegible]不入之[illegible]夫子

終不問點他弟子而獨許其[illegible]人謂子路知點哉。由由之瑟。不　而足子路。因點則改所謂問答則言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總旨○此章綠本一段氣由意潮。[illegible]此人[illegible]也[illegible]義[illegible]曾皙能知時樂道。此又一說也。[illegible]錄云曾皙知其之不我以故爲此言以銷[illegible]心[illegible]一降則爲[illegible]列再降則爲稽阮。此又一說也。蘇子由云點之狂必不可施於世。夫子之與點以其自知之明。此蓋因同時程明道其稱點。有意抑之又一說也。[illegible]淺[illegible]者[illegible]熙熙[illegible]衣之治所謂以無用爲有用又一說也。[illegible]又[illegible]與點何曉之說。然斷當以朱註爲正。若陽明謂曾[illegible]是素位而行。無意必不器[illegible]是朱子之意。但陽明所謂無意必不器

素位而行。本必即朱子所謂無意必不器素位而行耳。爲中[illegible]又謂點與[illegible]子[illegible]有爲己爲人之分。夫三子固不可謂之爲人然深求之。亦不免爲人之意。偏之三子不可謂之願外。然深求之亦不免願外之意。辛[illegible]一月

看[illegible]曾點所見可謂之素位可謂之無意必但指其見性[illegible]便是朱子意。指其見心[illegible]便是陽明意。指其見理義之心[illegible]便是朱子意。指其見知覺之心言便是陽明意[illegible]○要知朱子所云曾皙所見乃是天下人根本之源也。○[illegible]蒙[illegible]才堪經世而無見於天理之流行則有用而無體。子之[illegible]子恐論管晏一流也。學能見人而或束於[illegible]子[illegible]則有體而無用。[illegible]之[illegible]曾皙[illegible]流[illegible]而[illegible]尚未[illegible]夫子

不是防他到答處排列只是要他協入徹實。○人祇聖人之道充塞大地至大至實自聖人而下或見其一節而不能見其全體則擴而充之使知其大或見其全體而不能不缺於一節則反而求之使知其實（戊辰十一月）○一個點要與三子對看又要與問參對看人全勉齋黄氏一段最妙（戊辰十一月）○廸一齋見與人造就人才之法尚著其妙（戊辰十一月）○三子是器曾點所見是不器夫子不抑三子即是曾子貫瑚璉之意無求備之義也已三月問[illegible]不器悟及此○看來若依圈外程子云子路不達禮則存疑將禮字作理字看甚是而曾答一段內便有一禮字在內謂夫子與點是與其知禮正朱子之意由求亦

皆未達爲國以禮道理由又知多一不識（壬申七月）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三節　何以是問他以何等也進去應人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要分曉

子路率爾而對曰節　徐君采曰子路[illegible]是何等才氣何等精神已覷人下無雙事大了覷只能使有達爲當時人才之[illegible]設何已[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氣也○接丁東何以起說關足於[illegible]見勞之[illegible]何見時之[illegible]然　何[illegible]下見得[illegible]節節[illegible]之內兼政教兩道○政字又兼兵政在政○有勇兼忠義力等項

求爾何如節　求也爲之內亦要[illegible]足民根子而開源節流[illegible]可使足民上[illegible]。觀求只帶言之既富而教就化民上說。

赤爾何如節　李毅公[illegible]各言己志不得將再求語落下。○[illegible]引[illegible]宗[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命[illegible]不必說諸侯字至孔子方曰非諸侯而何究其實則指諸侯也按蒙引太拘依此類通上節方六七十亦何不要說諸侯之國乎○顧麟士欲將宗廟一句串下[illegible]會同是行於宗廟中見於呼張受先　論文此作[illegible]○小相[illegible]蒙引禮相無小大之名只與從人大之役　敘[illegible]是[illegible]謂相爲君擯者及贊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禮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此云願爲小相自謙不敢爲上擯

[illegible]爲承擯[illegible]次介之大夫士耳

點爾何如[illegible]撰而不敢也[illegible]志[illegible]閣之只爲[illegible]禮也[illegible]點如[illegible]何[illegible]人子[illegible]○朱子曰點之志亦[illegible]有[illegible]人[illegible]有曾點之志要於[illegible]外會是[illegible]是行來只是他[illegible]來[illegible]便是說[illegible]人[illegible]界於事者不是胸中無[illegible]如有人補了之類此爲破也存破道理[illegible]滿一段[illegible]界[illegible]孔子不通此理做成吾只消滿此理分量便是[illegible]不

與大而自大耳○程子[illegible]須思道體如何聖人之德
道者如何。曾晳之見道者如何○聖人[illegible]與
點也要體合無用之用意方得[illegible]○無用之用四字
是[illegible]說不可用[illegible]○[illegible]一段反。[illegible]
發揚[illegible]江金溪所借當細參之[illegible]○此節
自蒙引云程子見爲氣象之言微過於形容若謂曾皙
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
沂詠歸之[illegible]老安少懷之志[illegible]大了當若見
斑哉老安少懷之心人雖加議[illegible]之適
多浴沂詠歸之樂吟[illegible]之意[illegible]之意多
曾點之志但本其處人大了與之不過[illegible]其浮游居
夷之云而無至楊用脩又云充點也之志而不知聖人

[illegible]哉則[illegible]之志[illegible]之處無普人之[illegible]宋人
之[illegible]氣象[illegible]附不[illegible]於[illegible]自[illegible]不止
[illegible]家[illegible]之[illegible]哉[illegible]之前悔
[illegible]爲[illegible]但誠
[illegible]學賢
[illegible]無妄處
[illegible]一[illegible]是也[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是也[illegible]是
也此等處[illegible]無不可[illegible]不敢說
此等[illegible]因[illegible]始[illegible]人之錯
火[illegible]於此[illegible]不[illegible]人若說其
本[illegible]則又[illegible]點

與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似無狀耳[illegible]見其不同。
[illegible]○[illegible]蒙[illegible]人流於下[illegible]流於下點之
胸次流於中上下與天地同流也○[illegible]少墟日曾點泰
而不[illegible]不泰
三子者出[illegible]中先自有一哂爲邦之意蓋彼只
是高談[illegible]爲邦之事[illegible]可一以貫之不必[illegible]講
求[illegible]在此[illegible]亦在
可哂之例[illegible]○張[illegible]日下亦各[illegible]志指點說
此各[illegible]志指[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禮所以陶
鑄[illegible]於中正之[illegible]者也[illegible]不[illegible]中抽出
[illegible]之謂[illegible]一對無[illegible]點[illegible]的意[illegible]使知其
不遠爲國以禮的道理[illegible]說、禮在設施

[illegible]不遠春一
[illegible]是小[illegible]大爲質[illegible]爲國
以禮此[illegible]在設施[illegible]不[illegible]在[illegible]
一[illegible]便見其小[illegible]禮之[illegible]禮之
實。今不能爲國[illegible]是[illegible]能[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國道理是以哂
之[illegible]便[illegible]是[illegible]路以
不[illegible]必[illegible]人[illegible]朱
了[illegible]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一[illegible]來
亦不[illegible]何[illegible]用[illegible]當以禮耳
[illegible]便從治國上
[illegible]所以治心[illegible]

君子所以經邦濟而易爲者才充而難屬者氣概則自
有心和而形和者無論安危文武俱不可少此兩養人
知則才大出之小心人未知則和晶成其所發最明○
李毅武曰後半截言志處是要[illegible]之詞○又曰哂由
以其不讓也不[illegible]求亦以其讓也此意亦須補講爲不
是要緊[illegible]用之點綴則可切戒[illegible]○[illegible]點而後四問
使見他行不掩言處若充自春風沂水氣象此處當不
復更疑此亦是言志者[illegible]分別處
唯求則非邦也與[illegible]節　[illegible]又問求亦[illegible]是只
其言不讓意已差而争爾痛痛仍[illegible]見不能
充其春風沂水氣象處○點蓋從[illegible]亦不可以爲邦
只可仿治而不可[illegible]治故由不讓而[illegible]

哂不知三子皆爲邦之才皆有可[illegible]
據[illegible]則大[illegible]子何只[illegible]下[illegible]
崇三子說其[illegible]不讓則見[illegible]其能[illegible]
知點非求亦之爲邦而見由之可[illegible]不在爲邦[illegible]由求
亦之皆可爲邦而見其志之本可[illegible]非爾後纔是[illegible]意
當再詳之○下視[illegible]最[illegible]宗廟
會同[illegible]就者爲邦[illegible]
其所存者非諸侯之事而何[illegible]
爲小相猶謙詞耳使赤也爲之小[illegible]能爲之大[illegible]何
正說他爲小[illegible]以實之○[illegible]蒙引則
三子所言皆是以君國之事自居而轉上則曰[illegible]
大旨俱言依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爲諸侯蒙引是因

之允說得明○李毅武曰就能爲之大是巧語猶言赤
爲小相則孰爲諸侯也○張侗初曰當日四子論志只
各就本色信口說出與門別無[illegible]論後[illegible]只[illegible]點氣象
在當下日用常行自妙然他却信不過到後來却從三
子討個高下使覺他胸中也作[illegible]他就個異乎三子者
之撰便有個從來信不過根由一則曰各言其志再則
曰各言其志正見人各有志須是直下承當夫子所以
論三子爲國處絕不把曾點並較此意極微曾點念念
要與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暗然之意人凡學問要
當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其有勇知方足民爲相却
都是春風沂水此[illegible]　夫子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性地風光所以[illegible]微[illegible]倆看不得凡得者○[illegible]蒙吉
曰[illegible]發柔脈[illegible]而不欲驟也脈飲[illegible]而不
能含也
附吾與點也至[illegible]文[illegible]語類云莫春一段所
謂大本所謂忠所謂[illegible]者是也又[illegible]之於水曾點之
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以此
二條推之則夫子與點是[illegible]本[illegible]其忠
世也此文會得此意[illegible]不同
合曰莫春數語[illegible]在內
比[illegible]了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illegible]一分○問大三
子者之言何如則今兩家謂點自信不過故從三子詢
高下此可見其胸中也作處此[illegible]是[illegible]此是點[illegible]下

視三子遺器事爲之言非自信不過也語類云點合下
見得個大不肯屑屑做那小的工夫與後世佛老近似
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云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
如此便不加細密工夫以此二條觀之夫子於點只患
其流而不患其本也故仁山金氏謂下文皆所以實
曾點此文亦極合仁山說○問語類謂點與佛老近似
然則佛老亦有可與處乎曰要看近似字非謂其與同
也大抵聖賢言作用必先論本領所謂本領有就真實
無妄處言者則一貫章是也有就[illegible]自內達外言者則
中庸戒懼慎獨是也有就無思無慮處言者則此莫春
一段是也此等處與異端無不可借然借來雖近似而實
大不同○陽明詩云點也雖狂得我情[illegible]他制中自認得

一個點與夫子所與之點相去甚遠○問講家云其
言不讓此哂者禮之實讓言不同此是小疵若欠了
禮之實令不能爲國了如何尚許其能此說是否曰以
論語觀之則此章禮字不如克己復禮禮字細密若謂
責爲國之禮讓則與民同正一樣如何說不同若以其
欠得分數少謂之小疵則可若謂其不是禮之實則不
可○問且看做與道體上尚少[illegible]下同是如此
然在做內間此種文已難看[illegible]欲將宗廟會
同看說何如曰無論其說宜如何且道器難通甚矣
緒十之多而也[illegible]子西言皆是以君國
之事自居而點則只說爾後人節但自任那而不必
自有邦而爲諸侯亦是[illegible]可見宗廟會同之

相亦可以爲次相天子言但在赤口氣中則不可說明

[illegible]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節　陽明曰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之意[illegible]事特精[illegible]己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方是真實用功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倪可尋○袁七澤曰所謂己者何即下文視聽言動是也己體非一非二迷之則己悟之則體己如結水成冰體如釋冰成水故釋冰即是水不別求水克己即是禮不別求禮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使是克己工夫○蒙引曰己是形色之己即下文視聽言動是也克己非克去其己乃克去己中之私欲即下文克去視聽言動之非禮也此段甚妙陳明卿大全刪本載之余所鈔蒙引則本不載○己字兼氣質之偏耳目口鼻之欲人我忌克之私說呂氏所謂物我並觀亦是克復內事但不當專指耳○若大全朱子謂物我並觀與克己全不干涉則又似偏矣己字亦不妨對人字說非人所同得之私便是己○謝註性偏難克大全中說[illegible]以蒙[illegible]復推廣之曰如性偏[illegible]當[illegible]從好貨處克[illegible]大性偏好色則從好色處克將大性偏好名則從好名處克將[illegible]又曰克盡己私[illegible]歸於禮則心[illegible]克此恐不然克復[illegible]心○克己是[illegible]人大界己盡此是[illegible]謂[illegible]明[illegible]從見[illegible]顏[illegible]前後[illegible]不是[illegible]知行[illegible]也此章[illegible]所謂約之以禮○若饒氏[illegible]於吾言無不悅是說博文此四

勿是約禮此則又[illegible]博文○[illegible]曰克訓勝也己[illegible]也[illegible]與禮[illegible]个也○[illegible]之分[illegible]可見然[illegible]則仁是內而禮又是外也此尤可見有[illegible]有活法○蓋以天理之節文對人事之儀則言則天理之節文在內而出禮與己各自有內外也但此章禮字比禮之用[illegible]天理之節文對天理[illegible]則人[illegible]是內[illegible]是外也○凡內外體用動靜皆當[illegible]義對時看○看書須得活法方妙蓋此若合而言之則體與己各自有內外若分言之則禮為內己為外又分言之則視聽為外言動為內又分言之則視為外聽為內此[illegible]到衆說紛然[illegible]以此法求之大半冰釋○蒙引謂禮字只作天理之當然看而以輔氏限制等級條為非然限制等級即是天理之當然但不必[illegible]須知其不專在外面耳○陶季俊曰禮[illegible]有質相可以擬似而謂有大錯[illegible]明法也○[illegible]相可[illegible]則[illegible]聖人不[illegible]禮之道[illegible]有只克[illegible]自是[illegible]謂有大[illegible]則法則得之[illegible]心[illegible]則念念皆[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而無[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心[illegible]蒙引則[illegible]則不同然依註則[illegible]為[illegible]為仁由己我有難易之意易

則以其在我耶則以其非他人所能助、然須側說蓋止重在易一邊也蒙引得之○由己字所以形容甫捷之極最切此言為顏子發、無求助他人之理何待叮嚀○存疑曰幾句答或之機一撥便轉者也機在人則我求于彼難機在我則我操之而我發之故無難也

請問其目節　徐若泉曰夫子告顏回以四勿其意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重勿字上工夫只在眼前此正是約之以禮○存勿字有蒙引亦載此說○勿字固是緊要然在克字內已包得下當下歸結提此為一篇凡大全亦類爾為勿字者須看○存疑曰勿者禁止之辭禁者防閑之意止者遏絕之意務從復禮之機機字即在我而無難之機○存疑謂非禮勿視聽言動却就動一說聖賢有存敬涵養之功聖人不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子生知之資靜亦無待於涵養也此說不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原兼動靜說觀朱子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可見大全饒氏又以勿視聽屬存養勿言動屬省察此又太泥四項皆有存省不宜分屬○看大全以四者分存省此須看程氏說非四由說癸亥閏六月○存疑顏子知之與一段自妙朱子所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者乃是本文言外意余切謂存疑與程子制外養中之說合[illegible]六月卅○程子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則有與禮與己皆在外故人制於外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恐不然

己亥六月○朱子答呂子約云出乎中而應乎外。是指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裡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今是自外而內自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只此章之文本不相戾文集卷四十八庚申六月○存疑顏子克己一大只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著禁止於得此段要有得好要與克伐怨欲不行有關蓋只為禁制於內所以禁制則與朱子只要人下工夫本瞭所只同類○以四勿配五事則勿字屬心又視聽言動皆兼思誠養程氏亦動兼思親而言不必以勿字為心者非○大全新安陳氏因中庸齊莊禁以修身之宗情者言此云視聽言動以釋之寓於形者言由性達曰人心之主宰在勿而在禮克義則在勿字中禮字為主自能照非禮之萌而克之不然雖欲禁止非禮而禁及矣顏子不遠復其主全在幾先蓋勿從禮出禮不從勿出○依此則反重在復禮了此亦是提良知為主的話頭不知此是論力行不是論存心也且此禮字難當良知看○又有以人生而靜為綱以感物而動為目亦非克己即是綱目即是綱之目不分兩項存疑得之○請事斯語只就此擔頭路處便是下了之時○讀蒙引曰不敢請事則是足發不惰見進不見止之氣象是其心三月不違仁也曾子則曰斯顏子九分則一然○徐若泉曰顏子曰請事斯語而出口而已己克矣禮已復矣豈待退而徐議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禁

故。○此亦是欲仁仁至意。然仁遠章是當下指點。此
章是大成工夫。假不得作一樣看。○刁蒙吉曰。此六程
子因識發明傳授心法。最爲親切。學者宜深玩其所以
親所以切而躬行之。不可徒作文字看也。○又曰。觀程
數交於前。雖不止之色。不止之害。○又解聰竅開那。非
防其泛發。防其邪也。
仲弓問仁章　此忠恕曰。出門而介恭超。使民而別貴賤。
此慢之生於安者也。見賓而視以爲賓。無祭而見以爲
祭。此敬之生於安者也。以安治安。終以終發。若功行
闔滿。必待所忘見賓承祭之心。然後可。○或問未出門
使民時如何。楊中立曰。對境不動難。○刁蒙吉曰。敬以
持己。直其內也。恕以及物。方其外也。○大全諸家多以

內外帶用分言敬恕。須知恕未合是外。未合是用。山對
敬看。故只然當與參乎章參看。○張彥陵曰。須認定根
源處。正與君子貴道章三語同。聖人說此二語。不重在有效。
正重在自己工夫耳。○程因之曰。顏子請事斯語。乾道
也。曰乾道有徑捷。要約之底。仲弓請事斯語。坤道也。曰
坤道有節。節慎密之。是故讀顏子請事處。當只因勿只
是一心只把一心去遏絕便是。不得讓便是克己之難
克也。唯從其事斯語用上。爲仲弓兩事上當入爲仁之
功。一毫沫界不得。若不從其恕從人無典上路他人
門唯是敬於見賓承祭之並及不欲勿施而已。如此說
方兩要緊勁不得。○刁蒙吉曰。存敬便要他自考。字引
日顏子不日何多者無得於此。惟當其然。得建漸漸及

此汲諸公俱以下面說爲不怨人不尤人之說。大謬

此汲諸公俱以下面說爲不怨人不尤人之說。大謬
矣。
司馬牛問仁節　此心存不放。何等處透。當訶原故且勿
入論。恐將下節。○刁蒙吉解。此中忍字。用含忍堅忍二
意。
其言也訒節　非用力行之難。是其難其慎之意。
君子不憂不懼章○憂自內生。懼自外入。不必分當事未
事。○張彥陵曰。不憂不懼。即無入不自得意。只據見成
說。內省二語是無憂懼根子。然亦殺他力去用功。乃合
他自己去想要到不疚地位。當盡何等樣工夫。○蔡季
後曰。不疚從他心苗隱微處勘。但上儒有事可對大庭。
質聖賢。却自家念未覺有有過不得去庭。凡事須是仔

細省察。心上打得過。方能不憂不懼。曾者仁義道德。只
討得過。目做去。未使能不憂不懼也。○薛敬軒曰。君子
對苟大而懼。爲閑分當而不涉履卑地而恐涉風波。而不
懼。唐荊川曰。陰走作此原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
○多憂懼人。與多言而躁人正矛盾。多憂懼人。見難不
見易也。正當於此處想出一個司馬牛。
人皆有兄弟一節　人个阿难道。張氏曰。宋哲宗時。尊惇
後倚蔡劉安世。凡除必罷之。死。因從從安世於梅州。推
十家務明連判官。使殺之。判官不忍。疾馳未至梅二十
甲。嘔血而死。安世遂免。可以知命矣。他如鄒浩諫立賢妃。
竄於新州。友人田畫諫曰。使至完隱默官京師。
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此又

以義制命。不以死生貳其心者也。
君子敬而無失節　李衷一曰。人祇司馬牛處兄弟之間。
決有未昔道處。子夏此言分明欲牛自盡於敬。以感其
兄魋。只不是欲牛但自己兄弟合從了。認別人做兄弟
也。[illegible]自盡其敬。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疏者
尚可親。兄弟者乎。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看。不當
從四海看○子凡亦士李說。謂以此用遍四海之內。將
改甚易亂而為我之兄弟矣。兄其親者乎。使雖而能遜
者也。是我能立命也。我能容人也。固無患乎無兄弟也。
使其始終不悛。則是我立命有時也。其人未全也。亦何
患乎無兄弟也。子夏非為不得已之詞。亦其意開語滯。
○衆人齊觀曰皆兄弟。以愛做我。○我無往不敬。誰

人侵我。我無往不恭。誰人侮我。○薛生曰。此理亦皆
所可鑒。若問公休管蔡。○又何○又曰。司馬牛憂懼之意
多敬甚之[illegible]○又甚憂懼似之而非。子夏之言○言君
子盡敬恭者。無定心。不懼不惶之君子也○又曰。處
牛之[illegible]有其而已。子夏之言其寬其憂。且諭其多也。
兄弟可作不安終日。時當持身循禮。某體其因是無兄
弟而有兄弟也。品因患之將。今思而非[illegible]則子夏得牛
為也。牛不能從。不離之叛宋。欲滅桓氏。而始出奔。不遑
擇國而處。其亦晚矣。
子張問明章總言　此當與衆好衆惡章參看。又當與先
覺章參看○此章當合先覺章及何為則民服章同看。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明意思分明。要從遠處說明。大子

說其意只在遠故[illegible]欲明以人情物理上明得便
是明。即此推得便是遠。[illegible]乃是因其務外好高
之[illegible]處全在不行上。然其所以不行。全在本
體[illegible]上[illegible]則
其[illegible]是行無行是處○誠先覺之賢。使知明遠
之[illegible]切近浸潤之中。忽極精細。此段就
切[illegible]大全輸氏說[illegible]上說其[illegible]發明甚明切
近是[illegible]此是明。即此是明之遠○宋羽皐曰。家庭
部[illegible]不行浸潤。同室相關。骨肉最易。皆此中為之。
非設為之辭也○李衷一曰。人心本來自有明覺。到被
人欺矣瞞去。不是人能欺瞞得我。都是我心中私意紛
擾。本體[illegible]不光潔。不定靜。可以開而投。可以激而怒。所

以是[illegible]紛然得行○李毅[illegible]曰。不行譖愬全在心
體上。[illegible]如鏡然。只在磨拭上用工。不在照物上用工。
也○又[illegible]問譖愬何以不行。吾心之明。何以不為譖愬
所蔽。[illegible]只押在先覺章○魏[illegible]言集聽則明。偏信則暗。
此只是所以不行之一端。張氏由謂內多欲則小人伺
間而[illegible]引[illegible]說乃其本也○王宗泰
曰。不行[illegible]而不知行之於我也。非我不行人
之[illegible]人在行[illegible]不遠。聖人只在不行
處[illegible]不行[illegible]成為
質[illegible]是○沈[illegible]就其明而貫之說
不[illegible]不是說明之遠者。猶膚淺是其所
[illegible]之遠[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明是因之曰遠非

旁燭遠到之謂乃精微深邃之謂今要看非中不敝於近一句然不敝於近何以爲遠大凡遠處易看難近處看不破且如大地鬼神往古來今渺其幽渺杳然於我初無情識所希受指所物故聽可用而採求可得附耳目見聞之近設或是月之間以情觸物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能用察識有所不及施近等去處必并揣摩物情則得今是胸中原無情識種子所以種種髮態當下銷鎔此覘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之明何可同日而語故曰可謂遠也已矣如鏡之明者不必往照爲形而其能不昏翳處卻便是遠也若只在擴上用功不在磨鏡上用功此便流入億逆窺穴何嘗干事○據存疑則明遠本領當在言外補出因之則混在本文說了存疑較清楚○譖猶牛謂假女謂苞其醉飽燕樂之利以行其譖譖安得不行指擬名義位嫁禍除賊之害以行其愬愬安得不行蓋兩者從己利害起見非從人利害起見人之利害可覘爲脂膚之利害必多於疏行按此論甚好但以此講浸潤膚受則不切

足食足兵章總旨　此章見得常變說不得已擇其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且見爲政者之本所以可一說擇本末一日人孤兵之可去食之可去爲當時言有且兵食不足其定必死而見信猶可今言連城一不幸至死則寧可死信無寧以不信寧去之而保信不大戰民信而不立不知則寧食命之時相救相擁不能一朝消國富兵強之日相扶相倚而務亦須澳矣聖人謂經濟實用畢竟歸重信字

足食足兵節　首節只重信蓋借兵食以衛信非以兵食而輕信也因之說最得○李毅侯曰帝王先富後教井田學校相爲表裏民信之矣自有兵食既足之後○又曰此章孔子意自重在信而今說者之意反重在兵食所以講義不得通曉

必不得已而去二節　兵食俱以周官兵食言若後世召募之兵從敵之後則不得不得已而始去也○孫淮海曰無信者非但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且以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有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爲大盜積者兵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爲大盜資者既將併兵食而失之矣○吳因之曰去食去兵是斷斷於不得已之中而權其所可去自古皆有死一句則獨揭信字另發一論以深著其不可無蓋上二言其所可去民無信不立則言其不可去者非徒申明去食意而已民無信今要見得爲政者使之如此觀註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一句最要於使字上著力政行於當兵食與信俱有政行於是信不與兵食俱去故曰信者國之大寶

棘子成曰章總旨　李衷一曰此章中重君子二字君子者上下一貫之通稱得道之人也

何以文爲節　蹶衆生曰質勝文則野質勝文且不可況去文乎子成不特文勝質而固欲去文存質是不特爲野人之說而直爲與禽獸無異之說也

惜乎夫子之說節　正觀為目下急於救世。故曰惜乎。言過於激。故云失不可追。惟有此意而乃為此言。所以可惜。

文猶質也節　文待質而立。質待文而與。原是分拆不開的。○上二句只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是比體。不是論體。○此專以本質之質言。須兼質朴之質方是。○為君臣衣服旗幟之屬。如在上君子則須從文。備物備儀方成觀美。若純任本質。便無以別等威而明體統。在細民則止能任質。質樸野率。直自得其便。若加了文采。反覺捍礙。○此段是以質朴對文采言。俱在外面論。○文質以時言。則不特後王用文。即上古亦未嘗全廢文。以人言。則不特君子宜文。即小人亦不得全廢文。以地言。則不特治外宜文。即治內亦不得廢文。以事

言。則不特在朝宜文。即武事亦不得廢文。此文猶質二句之意。是論其理如此。虎豹二句則以廢文之弊言。廢文之弊。不特君子小人無辨。就獨以此言者。舉此以示例耳。○此段是以內而本質。外而文言。

年饑用不足章總言　下至和日告民　體財用亦互相流注。民富則互相流注者日增。故不言詩告。民貧則互相流注者日減。故不能獨富。若民不足。民自有以供之。若雖有備。民將起而分之。民之有田者之有□。說當兼用。若對上言。則均在統內。均是足的。當緊從徹字透出利弊。假太拘

有饑用不足節　有疑言二公之意。若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饑民已困矣。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

賦。使國有餘積以備凶年。不致臨時缺乏。不足。只下說欲加賦也。蒙引謂不可說。此若不得此耳

盍徹乎節　張彥陵曰。盍字宜玩。如云蓋也。欲行而是令也。徹廢而不足。當行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先去行徹法。正意總是從何言到徹法的好處出來。○譚梁生以朱子合作均分之說為是。謂古今公私情事不甚相遠。所謂大受田自收。受而耕井受而食也。所食者有畝之餘。故借是八日也。猶今之佃戶。此說大可駭異。○有疑徹法兼貢助法。十中取一。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助法什一中取一。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者。就貢與言也。故曰大約云。○集人壽翼註曰。宜公稅畝。亦不曾廢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

履畝之稅。令但革去履畝之稅。便是依舊行徹耳。○節用意雖極緊要。然却本文所無。當存言外補說。蓋有若只要發出君民一體之意。未暇及此。○有若之意。止於開源。則兼節流說。○有疑哀公之加賦。是欲富國也。有若之解賦。是欲富民也。□徹法行而三家不得自肆。大全朱子亦有此說。然須知是餘意。不可作正講

百姓足節　張彥陵曰。百姓之足。不是須根徹法之行不行來。梁作日。大夫膽縣之足者以田以不足在官則不在民也。百姓之不足。若用所以不足在私則不在公也。○東之滿百姓是節文。○百姓足之時。無論賦額畢登而蓄盜不作。物價不騰。即且家給人樂。無怨氣。以干天道而什。安得不有餘。○百姓不足之時。無論額

斂不應而寇盜貲其中物價踴其中且民窮財盡聚怨以召凶荒而有一歲得不害懽○先王恃民多備而要不出於滿賦什一其逃其羈相之留處下補助之恩時及一凡貸其强半矣○今日府民多備而要費撥於加賦什一亦其名耳使以巧取為賢民以稱貸救死十且征其一則矣○大全·河北山張氏曰宋神宗熙寧元年九月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諸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按光之言甚正加賦尚足以害民乃又有詭為不加賦之說而其為害乃倍蓰於加賦如安石之行青苗手實者後世不可不深戒也○

○又朱子云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更有何策乾道中崇安人飢朱子言於府請[illegible]以所當儲蓄之[illegible]為農之[illegible]常豐日常糴販其利可久非常平之比遇歉減價有散而無斂來歲饑饉[illegible]時乃無以贍之其名雖善而中實[illegible]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糶之則貧民[illegible]糶價之中折所糴為三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闕實為長利也陸象山此說足補朱子社倉所未及後世徒知有社倉之人自不求象山平糴之可補救其名存實亡本以利民而反害之也黃氏震云社倉之弊爭民不安命或在自[illegible]此文公法也無故羨變[illegible]謂非變其法也及其弊所以請於州縣錢買田照年穀社此年賑散不借不取其息俱亦不收其本庶乎有利無害也按黃氏之所見六請買田以救其弊意固甚善然有散無斂民無從瞻在民固可助其不給無荒時失其之憂彼倉吏亦私有所恃而不盡力於倉斂則反以益小民怙恤之習助人而累人亦非策之善者不若象山平糴之說為久而無弊也故荒者慎思之

子張問崇德辨惑節 張彥陵曰崇德只在個從義上但根基須從實地做起故以主忠信先之二者原是一串事但論用力則徙義為實而立本則忠信為先○二者總是一事而質有兩項[illegible]士亦欲作一串解不必疑○[illegible]只是個忠信必本此念為主[illegible]為忠信[illegible]亦為忠信即又去此換彼如[illegible]人心之不[illegible]是忠信[illegible]內外而人[illegible]崇林次崖謂主忠信本有主矣徙義乃是[illegible]上不取饒而[illegible]不如[illegible] 以蒙引曰主忠信而不徙義則有膠柱鼓瑟之患徙義而不主忠信則為權詐

術數之學○聖門[illegible]人只有[illegible]於文約之以禮此[illegible]
德便是約禮中事[illegible]便是博文中事[illegible]博文約禮又
較切實[illegible]是四人[illegible]
朱子[illegible]氏之[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不流於
汚下也。

愛之欲其生節　張彥[illegible]惡[illegible]一人[illegible]是則
說兼兩欲字上下是[illegible]既又二字上條是[illegible]
生條死這上[illegible]句已含下[illegible]句只是[illegible]字又
字只是形容他惑亂這[illegible]有兩[illegible]○[illegible]在
四個欲字上見惑惑只是個欲心[illegible]
欲○有疑謂愛惡只作一人看看來上[illegible]
不必專[illegible]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看○[illegible]

[illegible]卷十二[illegible]

論[illegible]惡之辭即其人本自當愛當惡加[illegible]惡使癸
心[illegible]有[illegible]便是惑。

君君臣臣節[illegible]　[illegible]此章即[illegible]名之意○
[illegible]是[illegible]之[illegible]
君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為君父[illegible]此
[illegible]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是不
[illegible]個[illegible]面欲大家分[illegible]以君而制其
[illegible]制其子[illegible]
必重其責於君父[illegible]不君臣不以不[illegible]不父子
由[illegible]不子[illegible]本[illegible]之道也[illegible]於君父[illegible]必重
[illegible]不君[illegible]不可以不[illegible]不父子[illegible]

可以不[illegible]之道也[illegible]○[illegible]
自[illegible]尼[illegible]之[illegible]孔子[illegible]文[illegible]
二是[illegible]公[illegible]是公[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後[illegible]流列
國不復[illegible]人[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是
[illegible]公[illegible]氏[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之[illegible]氏[illegible]
公[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公[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折獄者章　[illegible]服念五六
[illegible]從[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然則[illegible]由
[illegible]此[illegible]以[illegible]折獄[illegible]由
若他人或不必如此[illegible]決[illegible]○忠信[illegible]決[illegible]得[illegible]氏

[illegible]卷十二[illegible]

蔡氏皆就折獄說故蒙引以為小[illegible]蔡氏說亦[illegible]○附
李[illegible]曰忠信是本明決是用[illegible]折獄全在忠
信[illegible]人心各有良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illegible]且格君
能以禮[illegible]可以無訟[illegible]見於折獄[illegible]折
獄全是本[illegible]先有以取信於人[illegible]如此[illegible]者
不[illegible]化亦只在升堂人室之間[illegible]如使
是[illegible]也。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齊禮[illegible]
[illegible]人使是忠也不
久[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以忠不
[illegible]有心[illegible]分而[illegible]以忠則俱
在心[illegible]此[illegible]最是。

君子成人之美章　刁蒙吉曰誘掖引也就未成時說掖
扶翼也就將成時說獎許也就已成時說勸勉勵也
就既成時說既成又恐其[illegible]亦自[illegible]也故勉勵之四
字四樣意思皆所以[illegible]人於成也○非也爾[illegible]人之美
也無所[illegible]而[illegible]有所待而成[illegible]由乎我成由乎人方一
念之初發也贊之以堅其志鼓之以決其氣助之以兆
其勢則其成也忽然矣若時其寬以緩其[illegible]廢其勵以
怵其心散其援以孤其力則不沮遏亦決然矣蓋成與
不成之機在心不在迹聖人特恐世人不察心而觀迹
則有疑君子而信小人者故特別而言之○君子時借
人以私便似乎導欲而長邪然其意歸於成美如爾好
勇好貨好色為無傷是也小人時繩人以正理似乎擬

困勉錄卷十二　顏淵　十七

善而湔[illegible]然其意歸於成惡如[illegible]義論常依名節褒
譏引援[illegible]是也○小人之於人之惡也迎合之容養
之而已○高中玄曰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受其人
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為利也無窮用一小人則不
止獨受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為害也無窮可
不審哉不審哉○學者取友亦然

政者正也章　[illegible]此[illegible]上下之道交
[illegible]者也上有[illegible]是也然後
下有[illegible]其下之[illegible]可玩
○若使今人遇[illegible]大人問政[illegible]許多事件看
聖人對康子何等要言不煩[illegible]

季康子患盜章　非患而曰上不欲則下不竊非獨感化

之說也多欲則斂[illegible]民窮則不得已而爲
盜不欲則[illegible]富於民民[illegible]身於不
義故[illegible]不足○欲生於
不足[illegible]
[illegible]
今[illegible]何以止盜
對曰[illegible]化有不人竟兄盜
賊人也[illegible]得人治化有[illegible]太宗與群
臣論[illegible]盜或請用重法太宗[illegible]
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此皆端本澄源
之義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宋朝[illegible]
濮州[illegible]之攻剽州縣民間[illegible]之數

困勉錄卷十二　顏淵　十八

月盜[illegible]范氏[illegible]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
不由[illegible]而民之[illegible]者衆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民無衣食
之[illegible]欲不[illegible]范氏[illegible]
[illegible]
深[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欲而不[illegible]民有以
也

如殺無道章　[illegible]
用○欲[illegible]
然[illegible]民心[illegible]民自潛化
於善矣○[illegible]心好善也[illegible]以
[illegible]之意不[illegible]風草是借[illegible]不足喻

子張問士章總旨　此章即是爲己爲人之辨。但子更叫
防其於辨嚴處有尚爲人之意。子張則防其於廣大處。
有尚爲人之意。一矯一假一欺一誕。闇然而日章。
的然而日亡的是此等汁脚。○管登之曰。子張質最近
仁者有害與人同之處。而不以狷介爲高者。其下絲其
求聞皆欲公其身於天下也。使在今日則皆目之爲萬
物一體之聖學矣。夫子所以嚴爲之發。許爲其氣度本
近誠而僻習亦易入偽也。幻義下人。亦言求之能事。特
分量爲雖須日唯質直少有不是而未必無色取行違
之[illegible]也。

子張問士二節　李毅侯曰。何哉爾所謂達者一句。爲一
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

是聞也節　四書鏡曰。達是我能裏邊達將去。聞是要他那
裏聞知我。○蔡虛齋曰。是聞也非達也。如謂聞行與下
條是截然兩義也。聞行則是干祿。則非也。達者不求人
之有聞而求己之無愧。聞者反是。○是聞便非達也。是
從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也者二節。是說其所以致
聞致達者。須知不是以上節包下節也。○蓋我之所
以致之者不同。故因之所以見於人者自不同
夫達也者節　張彥陵曰。質直是[illegible]而是正直無
邪曲。○侯案曰。人祇平直的人。只[illegible]所以不能隨他
迎合人情。但肯在人情上體貼。便是自己不能[illegible]
善於此義者。此直字與人之生也直直字不同。彼直
字濶。○此直之曰。以所行合宜解。義與別處因時制
宜不同。言只就素位中所宜做底去做。更不奇奇怪怪。
矣。起本身別做一樣。出裝容之事。○觀察下人還是
兩件。世洞有能觀察而不肯下人者。有下人而不能觀
察者。饒氏謂是一件事。恐非。在[illegible]是爲下人張
本。則亦是兩件矣。何又以饒氏之說爲是。不可解也。然
大全朱子亦說得不甚分明。須再詳之。○下人似亦不
止在觀察。○此意與刁蒙吉略合。○刁蒙吉曰。或曰人
之言色。未必有公而無私。以之[illegible]可乎。曰。察之觀
之。以其公而無私也。若毀謗之言。忌嫉之色。則非所聞
矣。即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易所謂謙謙君子。尊而光。卑
而不可踰者。與蓋處心積慮之間。實有不敢上人者。非
徒以其言與色而已也。○學問既成之後。雖有微瑕。人

多不敢面指。故尤不可不觀察。子申　○徐岩泉曰。慮以
下人者。縱我或有實行矣。而人或不信我。亦謙謙然只
管自家做去。使有人不知而不慍意。此是爲己實心實
學。學力到此。自然誠能動物。○尹孔怡曰。此非謙恭以
周旋人事也。以上節反照。乃疑不[illegible]下人者。與無
忌憚相反。○所謂務實者。兼實心實行。[illegible]下。是實
心。好義察[illegible]是實行。[illegible]內及[illegible]內。二內字似
當兼身心說。與內[illegible]忠信之內不同。
夫聞也者節　吳彥陵曰。色取仁。便是行違仁。此乃相足
之詞。無兩層。○此節分明是指[illegible]鄉愿。色取行違。即
居似忠信。行似廉潔。意居之不疑。即自以爲是。意邦家
必聞。即求其悅之之意。○諸類有一條。[illegible]此與鄉愿不同

○樂大齋翼註曰行違處是行實背仁者也彼非不欲假於色可假於行但事事合理則又難以自便其私故不覺違背了夫者色爲虛而行爲實實處却假不得○劉上玉曰亦有不自知其非而居之不疑者此等亦可用○蒙引曰今之學者[illegible]敬以求[illegible]行者[illegible]而希聖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於一時或欲名垂於百代其[illegible]不[illegible]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蒙引曰崇德修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然有此德字似不專指心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節

先事後得節 蔡虛齋曰先事後得只是心力專一必有事焉而勿正底意朱子以意思向道來說崇德又是一

意○然亦當兼說○先事後得大全朱子兩條一是未爲而先計之一是方爲而遽聞之○不曰德崇而曰崇德見這先事後得之心正所以崇其德而使之滋長也不可把德字倒在崇字上○吳因之曰攻惡曰不他視耳不他聽努力向前專心致志一[illegible]手不得一退亦不得無攻人之惡不是要人禁止他也不只[illegible]者用力努使須先認得惡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illegible]然惡還易除惟作心曲隱微處那惡者所不見若真個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illegible]又恐來方[illegible]自弱而客強雖欲攻[illegible]自見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己惡也○惡顯而易[illegible]微然微必至顯故近以爲惡而夫子以爲惡○四書[illegible]錄曰不必不從事於德而後

德不崇也即一心以向其事又一心以計其利則二而德不純使非崇德不必不從事於治也而後慝不修也即一心以治己又一心以治人則自治疏而不切便非修慝○樂大齋翼註曰朝之忿言只忿乎小非終身不可解之仇○袁了凡曰人心[illegible]忿爲難制忿不及[illegible]則[illegible]情滅性是不知有身也不能抑情制欲以保其身是亦忘之身也此命之亦不知[illegible]利害還當兼說○[illegible]命心[illegible]一人矣

樊遲問仁章總旨 吳因之曰問仁而曰愛人問知而曰知人觀知人愛人兩語可知便是不相妨事了然而錯

相[illegible]何便是明知人愛人道理須有大下節又即是發明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道理大抵樊遲未達以下只申明首節所爲之意非以仁知異用仁知相承作兩項斷對

樊遲問仁節

樊遲未達兩節 劉上玉曰此處仁字總不可露一露則遲無復疑矣能使枉者直[illegible]及上二者相爲用係[illegible]渾之

樊遲退節 李[illegible]曰遲只[illegible]得夫子之言[illegible]故把能使枉直之都做知看謂既知其孰枉孰直愛便行不去不知就能使一字便見知有轉移曲成處亦是仁不必舉錯無錯乃爲仁也遲問了是分別其人子夏要分

別枉直。不免要用舉錯。其初知猶於仁之疑。終未洒然。
○遲既以夫子之言專爲知發。則知猶於仁之疑終未
釋。且復疑使枉者直之無與於知矣。但對子夏說。則只
疑得使枉者直一句。要引來明其初知猶於仁之疑雖
終未洒然。然目中大旨已得。今說只可在言前說。○
下文子夏之答。則併遲意中之惑都斷之矣。○吳因之
曰。何謂也。言夫子命知之言如此。皆有可疑。不知其果
何謂也。註未達能使枉者直之理。謂未達此何是論仁
而非論知之理。蓋遲雖合舉直錯枉二句皆爲知。故
言何謂之問。○馮柴生曰。見字一音電。切。視也。一形甸
切。顯也。露也。俗作現。現字義爲物見。爲人同。韻相見之
見。本如字讀。集註句一處兩音。如儀封人前後音現中

目兎餘卷一二　鄉閭　三三

音見。此章見子夏音建見於大字自見
富哉言乎節　子夏解遲之惑。只富哉言乎一句已盡了。
下節不過引堯舜事。以足其咏嘆之意。
舜有天下節　看來第四節遲非疑化枉之無與於知。但
謂舉錯是我所得主。枉者直非我所得主。必使枉者直
而後爲知。則天下之爲知者難矣。如此說。方與註文字
切。若如蒙引因之之說。則只宜用四字。不宜用又字矣。
富哉言乎一句。則解遲意中之疑。引舜湯事。則以見能
使枉者爲必然之理也。自是兩截。合而供何咏有曰。如
此。則註子夏蓋有以知夫子句。當在富哉言乎下。何
以置在舜湯節下也。曰。此固可疑。然亦不必拘。想朱子
以此章非仁知意。爲兩故復說此一句於末。原非指舜

湯一節言也。[illegible]○[illegible]氏註另是
一樣間架。與圈內不合。不特對樊遲好問之爲餘意也。
子貢問友章　[illegible]曰。忠是一段真懇忠愛心在
言前。未有此言。先有此心。○張彥陵曰。不可非不聽也。
謂其人不可以忠告善道。[illegible]而後入也。
○此意亦本蒙引。[illegible]○李衷一曰。不
可則止。非棄之也。[illegible]○[illegible]解曰。
不可則止者。積誠以動之。寬我以待之。非畏辱而棄
之也。○分之則[illegible]須合之。[illegible]不得言道
不善道。可不得忠告。不可不止。則不可忠告善道。不忠
告善道。則不得。不可則止。則不得不[illegible]
君子以文會友章　吳因之曰。君子會友。果何所爲。欲藉
之以講明天下之理也。只謂見所[illegible]
又不但爲聞見已也。卽爲仁工夫[illegible]
亦是友以輔之。而此一節只要[illegible]
[illegible]
聖賢無[illegible]的學問[illegible]作此章註疏。

目兎餘卷一二　鄉閭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總旨　張彥陵曰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因子路請益故又抽出言之耳之上下只是一忌曰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怠無倦云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為先勞也○蒙引講義註曰首節言政本於身下節言政要諸久先勞要根心說到身上

子路問政節　先勞無時不然無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於處常勞於知變要知先勞不動為民而設只自家該盡的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一層○李毅庵曰天下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難子路好勇是任事的人但恐一時任事

氣做去故約之使從自身上做起子路却想得先勞為了故請益無倦二字只破他易視之心

請益節　倦不特在政成之後也當勇猛之時精神須自有節從倫滄曰道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陳大士曰治未治未安之天下易治已治已安之天下難

先有司章總旨　姚承菴曰論政者貴識大體○聖人之言皆因人而發然有因其不足而戒之者有因其已能而勉之者如答子路子張子夏之問政因其不足而戒之也仲弓寬弘厚重而告之先有司云云此因其所能而勉之也然仲弓為知一問知又走入狹小路去了故又告以舉爾所知云云此又因其不足而戒之也○按先有司三句敬簡者亦未必能行得恰好不必謂是因

仲弓所能而勉之　壬申八月

先有司節　張彥陵曰先有司者總方略以撫下民赦小過者清冊圖以理冤民舉賢才者振淹滯以登俊民三句平看○陳定宇曰為政當以分任有司為先赦有司之小過則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則非常之才可以自見○舉賢才須知陳氏兼已用未用說蒙引謂自身為宰難說舉而加之上位故欲不兼已用說不知有司中亦自有上下何必疑乎

焉知賢才而舉之節　周季侯曰焉知賢才一問當下便引賢才為一體此真若己有之其心好之之真心也○百方家問答問舉爾所知三句舊作偏舉說然否吳無障曰舉爾所知三句勿作偏舉說爾所知須舉之爾所

不知者自有人以舉之把舉賢才的事我與天下渾合公同做大不問我不問人要明賢才之登用而已須認定人公不私意說○大全蔡邑山張氏曰諸為先當自核簿書手籍學類諫目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唐貞觀元年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誠得人體臣自心服不敢遂非按德彝此論與先有司者不相悖後世不當以人廢言○唐開元十三年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綱目特書以譏之○卓菴張氏曰孟光貴賢韓因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必不得已可

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愚按孟先言不當赦者不可赦者也小過當赦者也故論語言赦小過而春秋譏肆大眚○唐通張氏曰唐憲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私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材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東萊張氏曰魏晉用人先門品而後賢才此最深病北魏久爲門戶論選調李沖曰未審張官置吏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魏主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今日何爲論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

朕故用之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第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衛君待子而爲政一節

名不正一節這言君臣父子之名而衛輒父子在其中謝氏謂事皆欲正名此是言外推廣說謝氏謂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此蓋與名不正二節意合而在必也節則亦是言外推廣也○饒說亦是但不可夾雜在正說中○人合衍孔適張氏曰衛前後二十五年間輒之爲君凡十二年衛民之願輒爲主而不思蒯之入非一朝夕當日納輒者陽貨拒輒者國古小人因之以爲利故衛事至此極耳不然父子大件也焉得一李泌可以調和兩宮豈衛得一夫子無消弭反正之道○

楚山張氏曰須想出正名前衛立人名之所以不正者心不正也要隱隱根心術說○在文於正名之道奈何曰務其實而已必有此實然後子之以此名既有此名必當副以此實○立郢遊父是一意立郢是國人事避父是輒事○胡氏立郢之說朱子以爲先與斷約精矣蒙引所載語類一段則是爲政於衛之事非本章正意若雙峰爲衛世卿一段則又是輒未立而孔子爲政於衛之事亦非正意

有是哉節　張彥陵曰子路蓋以輒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不甚不正故以子爲迂實其正者言胡不以旃時行道爲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

野哉由也節　樂天齋紹芳曰野是粗心浮氣思慮欠玩

潛識見欠精密而發言欠從容

名不正節　樂天齋曰正字不是指稱名之言說是一件所行之事與下文政事字不同

事不成節　禮樂只據本身說即教化之本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和順乖戾便是樂○不必說到刑不當罪而後爲不中即當其罪亦是不中何則上失其道而民散也○張彥陵曰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實處上去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正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以破迂字之意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節　只因之曰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於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於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言可行

則於正名遂不緊切○蔡虛齋曰名可言言可名斷然拆不開的須一滾說方於言無所苟不煩饒舌○二必字即必也正名必字○註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一事指名實相須其餘則指言事禮樂刑罰不可誤以一事其餘分貼名實○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恐不當作一正名而無他事解口氣若謂君子於其言別無假借糊塗之法無所苟而已矣○樂天齋翼註曰故君子節要提起名之二字看程文破云君子即名之爲重所以謹稱名也最分曉○又曰言以稱名言無所苟即作稱名無所苟非歸重言上也

樊遲請學稼章總旨　躬耕誠敵聖人嘗爲之矣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於道初非屑屑於細事而必欲爲之也

樊遲請學稼節　猶子由以許行看樊遲甚妙則似不當以近利目之但究其實則亦是近利而已○然樊遲與許行亦有分別遲之意大抵以吾儒未仕則當自食其力不必便如行之君民並耕也○夫子告以大人在位之事者大人之學不分已仕未仕而皆當學者也

小人哉節

上好禮節　張彥陵曰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認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覷叙失上○禮曰概度上言不單指容貌義自與動上言不單指用合信自精神上言不單指號令○李九我曰敬服用情即民心之體義信也此道猶文度與法制禁令諸事則會上計得來的須實有始得○四方之民即敬服用情之民能主達近分者非○上言倘民字即兼遠近四方之民亦兼遠近襁負其子而至只作爲之耕稼看○樂天齋翼註曰三好字照三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代稼圃字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

誦詩三百章　不必看煩誦字但誦必能明之而後可謂之誦必能行之而後可謂之誦若不能明不能行則亦只是不能誦而已○不達不能專對俱兼不能明不能行說亦或有能明而不能行處然深看則亦是未嘗明得○樂天齋翼註曰不達不是全不通曉只有所拘滯不能隨方措置便是不達不能專對不是一句員措只是對得不善不能不亢不卑或損國威或挑邦釁便是不能專對○沈無回曰達與專對非是誦詩時便要思

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左右逢原自無所不可○按此本體峻高一時說須兼用以致用說方完○註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溫厚即原心和平即風氣風諭即辭○溫厚和平俱兼心氣必爲是觀其聯章詩可心氣和平可見已多○溫厚和平缺不得一件世固有溫厚而不和平者有和平而未溫厚者○齊眾作曰此夫子自衛反魯刪詩時說也所以深勸人學詩也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凡三百九篇當時後世學者之見亦而不深心於詩學也設云仿蓋謂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達政事對所必由也而之有用則此三百篇是矣而之而無益雖多亦奚用哉深明三百篇正達政專對所必需

勿求多於三百篇之外勿徒誦於三百篇之中多者指
未刪之三千篇而言也○按胡氏謂詩三百篇固多與
泥說異譯似長 辛亥十二月
其身正章　令自不可少令字要從家身上做箇標準○
行字內有以號於外形意從字內有强制於有家意○
此章思聖人屢言之記者不憚煩亦屢記之總要見既
爲人上則此身是無可寬假的 子申 ○大全言或曰申
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寵來舒正身下則可
以事驕主耀柏以廉正霍氏不能正妻安位隱以素行
竇氏無以害唐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
容言也武氏之立以納梁將王妃爲法乎
魯衞之政章　按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衞不好中較量不

知夫子本意止爲魯衞周禮稱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
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意有惜之意有望之意
亦有悲之意孫祚宗之稱將不旋踵而朝歌曲阜之
臨不復亦存乎其指有以先見之矣
子謂衞公子荊章　胡雲峯曰夫子稱之亦以風有位有
○居字本於居心意當前於窮欲○姚承菴曰三曰字
只形容他心裏的口氣若要會在三苟字上矣苟字上苟
者猶俗云將就敬的意矣是止於是而不復爲營之詞
○所謂知足者謂其當下便足非謂有所期限而止也
若有所期限則亦不免於求矣子荊當始有之時不慕
少有當少有之時不求富有隨時便足無事營求 解大全
○註只有循序有節此然又須補治家之能說大全朱

子所謂他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令不可會或問小註
所謂非若乎其事不能彌光於前也但亦在循序有節
邊○註有節兼不貪多不務說○始有卽合少有卽
完富有卽美 四書蒙 ○富有雖亦美若不知足者卽美
猶未美
子適衞章　張彥陵曰此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衞而發
不粘著衞民上富教二字總是保其庶只不要傷他
元氣縱壞他本心卽所以加之也○沈無回曰庶矣哉
三字夫子只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備其中矣想
夫子出口時直是經綸滿宇宙○析疑曰鑰之庶雖先
公之教養以有此庶也○富是君道教是師道
苟有用我者章　沈無回曰可與有成不得疑如何可如

何有成當例因規模不同聖人作用亦非後人所能窺
度但其自信得過全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想他說時
須是如指其掌○湯賓尹曰何以朞月而已可也治法
立也何以三年有成也治化行也法可以速立而化不
可以速行也張南軒曰三年之所成者卽其朞月所立
之規模也○四書鏡曰夫子目睹生民塗炭激切於中
故不覺歎此不是故爲此語以鼓動當時使知用己也
言外要見久困之民易與爲治意○朱子曰救亂世如
調理久病之人豈有旦夕便見之理可若與聖起廢革
故鼎新紀綱文章聚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
美所謂至於道也○按此與久困易治之意不同然可
兼用○周季侯曰他所說當時疑夫子之學一時不效

故自家說出期效。意還未盡。然當時沮溺丈人。豈有得天下沮溺。必無可轉。故寧其身棄置不用。此雖是他高尚固情。抑亦是他手段不會。譬如有危病者。中醫望之却走。有良醫者。獨自坐定。與他下方。約定他幾時能飲幾時能食。幾時本然無恙。全是其術高也。夫子此言。寔見得當世時局。儘可挽回。故斷約於朞月三年之間定簡程期。此雖其一時抱負之言。然非只以此解當年累世之嘲也○此章當與齊一變一節合看

善人為邦百年章　張彥陵曰。此章只為當時尚威嚴而喜速效。故以漸徐德化感動人主。若曰王道非責之術。循良非日夕之功云耳。善人百年。兩意俱重○以此推之。則前章亦用我朞月三年。俱重。後章則王者必世俱重。合看則見聖人善人王者。雖分深淺。而總之非督責之術。皆非日夕之功。凡書有階級。而不專在階級者。如其為人孝弟章之類。俱然○樂天齋觀註曰。善人只[illegible]之年。化民之不善。故可以勝殘去殺。即所謂子欲善而民善矣○[illegible]季[illegible]時。亦春秋專尚殘酷。一片俱是殺伐世界。夫子蓋然有痛於心。故慨然遐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但得善人。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何等要體貼。此[illegible]說得[illegible]切。若只為贊歎口氣。恐猶未盡○誠哉是言也。所以迴折夫世之言刑名法術者○此只主勝殘說。須兼照百年為是○天啓壬戌會元鼎一節之破云。聖人思善治以其有可繼之心也。起講云。國家無百年可繼之。故每有可

年可繼之心焉。君常帝云。寬猛之政。百年亦不一。其變只在生愛人耳。若一味悠緩。便是漢之元成元之末世矣。可繼之心。當是衛解

如有王者章　張彥陵曰。王者謂興道致治之王者。勿說受命而興[illegible]○蒙引雖云仁不兼教養。然所以至此。亦必有賴於食。故歸上取班固之說○朱子召南。止有黃[illegible]從[illegible]周徧入字。最可想見此章仁字光景。論浹字是[illegible]徹東漸西被是[illegible]周徧然曰薰蒸曰淪浹則非聖能如此。若論其實際。則漸仁摩義。節禮和樂是也。[illegible]○存疑謂此是因上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而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固不待於百年。其效亦不止於勝殘去殺。如此則於必字口氣不順

苟正其身矣章　張彥陵曰。此章專為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illegible]也[illegible]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illegible]是也

冉子退朝章　[illegible]季氏之僭。責季氏之專也○冉子所[illegible]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實對。夫子乃佯為不知者而[illegible]其事也。只一事字。家國截然分別。與聞之說。為[illegible]其所私。議於家者。亦宜[illegible]於國也。[illegible]國政不當議於私門。恬然不以為怪。冉有亦恬然不以為怪。此[illegible]之晉漸不可長。故夫子故爲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illegible]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昧於天地間耳[illegible]此便是作春秋心事○蒙引曰季

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而謂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雖政亦事恐非詳得冉仲之意不可不存乎口氣○此當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同看夫子所慮者遠矣○家語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illegible] 張彥陵曰按邦之興喪由於君心之敬肆。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的機括主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或曰通章只是論為君難後面予言莫違使不知為君難處興喪皆由於此○此處最直捷蓋此章只是發興喪之由總一意

不由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節 樂天錫曰興字兼綱守[illegible]曰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人邦之興喪必積漸而後成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逞心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間有無限好事無限不好事積漸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可以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可以喪邦乎然學人語氣雖含蓄得寬而意氣實很得緊其欲以實定公一言興喪之問也

為君難兩節 附季教庭曰不幾乎仍與上不可其幾相應蓋興邦有個知難來不便一言來也借使一言可興則人君負扆之處只消一大箱橫書為君難三字足矣有是理否○按此重在德言上王戌文湛持[illegible]講不幾乎句云一言興邦是終不可必但亦是此意

一言而喪邦兩節 張彥陵曰不亦善乎善字講者俱入都俞吁咈等語非也蓋惟一言莫違之語決是不可只言出得善的而莫違則猶庶乎其可也若曰方纔不至於喪邦耳精神正與下句相呼應聽思身曰若執定莫違豈惟不善是以喪邦即令之善者使是陽慎自用亦非開誠布公○不亦善乎此句若依直解有似亦妙 辛亥十二月○兩言不可若是其幾最妙蓋天下之言原無可執如執為君難之言將有逡巡退縮之病執不可莫違之言將有傲慢不遜之病故夫子先寬說一句 辛亥

十二月○謝梁生曰此夫子用魯為司寇攝相時承定公之問而從容論道責難陳善閉邪之語也

葉公問政章 張彥陵曰只欲公驗民情以自考○尹孔昭曰近悅而遠不來恐涉於驩虞之私遠來而近不悅恐過於廣轄之撻○分說只是餘意 [illegible]

無欲速章 張彥陵曰欲速則鋭於進而不精不詳必至自從兩來故不達見小利則或以小利既得而忘其遠圖或惜小利之失而疑其必窮故大事不成○存疑兩段於好惡以黃氏次第分量之說為不好看朱黃氏說與存疑所言亦不相背蒙引亦用其說似亦可從也○獨上下以政亦有當速亦當小利不遑獎在欲字見字○張君一曰希圖之功分似於無可欲其可欲者必遠

效耳廣速之略當極於不可見其可見者必小利耳○
有欲速見小之心即速且成亦不可[illegible]所謂私心而
非正理也見必不達必不成乎○樂天齋[illegible]曰卜子夏
規模甚小夫子直以十道之修遠博大者期之○講錄
古[illegible]帝欲名收之速斗而毀楚[illegible]文宗欲刑當之速夫
而謝此鎮太宗見斗米之[illegible]錢而動隆於遼左真宗見
羁兵之小利而奪嘉於桂驛此非欲速見小之明戒也
哉○卓菴張氏曰齊桓閣伯經營數十年至江黃道栢
相繼來盟然後大陘之師衆而伯宋襄繼之不知此
義一年之內執滕子盟曹南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卒之
兵敗身傷爲後世笑則皆欲速見小之意也

吾黨有直躬者章總旨　此章直字與人之生也直直字
不同故云直在其中若見人之生也直之直則不必言
在其中矣閤外計順埋爲直是人之生也直直字直不
直何嘗計是本章直字

吾黨有直躬者節　張彥陵曰葉公以證父爲直不惟直
字[illegible]得着即此直躬一字只論躬之所行不論心之所
安也○此卓菴只當以理與情對看不必以心與身對看
若直躬者亦未嘗不自謂安於心也此段亦姑存之非
正旨

父爲子隱節　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内之人情乃是真人
情人情内之天理乃是真天理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
也人情外之天理非天理也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
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

子相隱乃爲天理人情之至○[illegible]引吳志徐衆[illegible]
[illegible]晏妻而夫議於其兄兄告爲僞作水爭不去而死
與直躬一例○莊子[illegible]皆以直躬作人名○
也由吳氏曰相隱内省[illegible]之○幾諫之道在須想見
積誠感悟父子一體關切不能自已的意思○大全辨
卓菴張氏曰葉公非以證父攘羊爲直爲其時有若人
者樂以告孔子耳乃繫叙之言觀其論自公之爲人非
不知輕重者及其既亂而定之又不惟其功乃以子西
子期之子爲令尹司馬此其處人父子之間可謂當矣
況彼知復言非信期死非勇而顧以證父爲直乎此可
以行事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者○愚按卓菴之言固疑
然後言非信等語安知非奉夫子教後而有此○卓菴
又曰漢宣帝詔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
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
匿大父母皆勿坐

居處恭章　居處恭二句只當依大全以動靜人已分看
但須補云居處時非不敬然恭較切執事時非不恭然
敬較切與人時非不恭且敬然忠較切又豈不欲以居
處專指閒獨處爲又謂執事與人不分二時俱可不必
○問敬是[illegible]上如接事時便一心在事上王陽明曰如
此則飲酒時便一心在酒上臨財時便一心在財上成
甚居敬工夫蓋一是天理上一只一心在天理上○朱
子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
謂收只是喚醒○尹梁生六鄉黨所記多恭敬忠之事

○又曰春秋時夷狄中國尚間錯而處如戎狄之雜居淮徐之夷舒楚之類齊以至秦楚吳越皆夷狄也有禮義行人道則謂之中國無禮義無人道則謂之夷狄凡出稱越處未有不往來於中國夷狄之間者若夫子之周流轍環有今日中國明日夷狄者矣故曰夷狄之有君子欲居九夷皆實話實事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亦然

行己有恥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重行己有恥一句孝弟信果俱行己有恥中事斗筲不足算亦是行己處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觀○重行己句因是然有節自施下說下二節方見重行己意焉是旨最得○此章眞陽以才節二字為說并未允非之

行己有恥節　吳因之曰就行上看出他一箇恥心也不是空抱箇恥心也與有所不為有別彼單就不潔汚說此恥己之不為聖賢有所大作用在○此意無詐有所不為皆不相妨○因之此說亦從穿鑿支離只作有所不為看自妙○不辱不止在應對亦在德望著上且有切不奉使不失之節○使不辱命如孔道輔使契丹斥其偽叚先聖又如顧楊之致宋命暱用之偽楚師陸賈之使南越富弼之使契丹顏眞卿之責李希烈蘇武之於匈奴洪皓張邵朱弁之於金○譚棠生曰說者見由賜一輩問答之言知夫子教其失而不知夫子長其善○如使於四方何只作長其善說亦妙

敢問其次節　孫淵如曰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感化有限而施有未光故為士之次○譚棠生曰宗謂大宗小宗族謂九族○大全辨世山張氏曰孔子言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言于兄弟之道孝弟而已矣孝經云孝弟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皆看得孝弟二字甚重此獨以為士之次聖人立言原有分寸稱孝稱弟者未可與舜之允若庶幾武周之繼志述事同日語特宗族鄉黨見其無不孝不弟之事故從而稱之耳恐於孝弟分量尚有欠缺處

言必信節　張彥陵曰信果二字無病病在必字上○宋潛溪曰以智賢之圓通觀之則此不免為小人以末世之放誕觀之則此乃不失為君子與其狂悖大人之變化而失之肆寧若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鑿以小人為士也則士固不在浮僞故也○樂天爵氣註曰註義以所知言為狹以所守言

今之從政者何如節　張彥陵曰斗筲士器量容受說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筲儗之○佐案曰春秋人才極一時之盛曾容一概抹倒者今之從政自指齊三家之屬耳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譚棠生曰與者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與也○王毅由云中行與鄉愿分別只在為己為人如東漢尚節義即以節義為鄉愿西晉尚清談即以清談為鄉愿宋尚理學即以理學為鄉愿○張彥陵曰按千古道派除卻狂狷兩條更無站腳處夫子此論直是剖判出千古任道的派非不得已

而思其次也蓋中行學問須是養成不是一起便到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狷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副墨曰看必也二字若不是這般人決然與他不得狂狷可與綠他是不染世情的人世人多退托狂者獨進取世人都無所不為狷者獨有所不為何等力量這便是中行的派他如牽掛世情的人與此道無分○徐自溟曰兩人俱有不可一世意○說叢丁酉論進程策論進取二字義云昔人謂取天下與守天下異非識通天下者固不能取爭於吾道則湯取堯於商文取湯於周孔子取文於東遷皆所謂取也世之取物於人非竊其室物無由得即力有至有不至而其意想神馳已不在堂階戶席之間矣者

困勉錄卷十三子路

之進取蓋已洞見古今之一心但慮顧多實力少故不得不然○說叢曾爰之曰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狂狷然不聞狂狷傳聖人之道何也曰孔門惟顏子一人為中行之資閔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之徒以狷稱而閔子曾子子夏之儔亦起於狷者也特以夫子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何以知賜之狂[illegible]也[illegible]者必負[illegible]忘豈非狂然夫子嘗哉其驕人而不受命亦推狷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隅豈非狷然子貢嘗揚其驕人常以浩浩亦帶狂者之風然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唐荊川曰謹愿之士與狷者不為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

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拘拘謹謹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己謹愿者徇乎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學不明之過也○饒雙峰曰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就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看來註所謂謹厚之士亦不是一等其最高者便是善人 [illegible] 蒙引曰人都把中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 [illegible] 將看了不知此句有庸他不得要仔細看

人而無恆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夫子思有恆之意上下相承只是一意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羞處[illegible]

困勉錄卷十三子路 十八

[illegible] 夫子特借南人之言以起不占非是引易以證人也是醒人心今在後半上○唐荊川曰恆者本人心常存之今聖凡不滅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恆不能恆之別而恆道實未嘗去人也聖人特借一占字打動他不來觀之念可發深省○以夕言與聖訓乎看其[illegible]實因之曰由凡事不可為而推極以為不可免○又曰不占而已矣只是言占斷之可以[illegible]人不能執說吾夫不占處須得假人[illegible]作

南人[illegible] 張彥陵曰恆是恆久不變之心非不從業之為恆也引巫醫以為例即一事無成意書人二字推開此○謹恆常久也而蒙引曰無恆謂無常心也常心

入所固有之善心也似作平常意解了另是一意○存
疑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之謂也亦
似與蒙引同意○蒙引謂方言專指巫醫者失之字則
推開說存疑曰善人謂善人南人之言信乎無常之不
可作巫醫也如此則上下是一意亦說得通
不恆其德節　梁天衢曰此恆字要看得深據易辭恆
字是恆德即孟子所謂恆心也　切言念行無常雖真
心有常故名曰恆○按依此則蒙引存疑與此總一意
矣最明余初說存○不恆其德節是可羞不必外至之
羞而後為羞雖不知此為可羞則必至於或承之羞矣
或承之羞外至之羞也
不占而已矣節　張彥陵曰一念知恥便是心占○玩其

占而後知之猶非吾讀易者也況不占耶
君子和而不同章　徐康齋曰和雖與物無忤（此亦馮氏之意）而
自有節制與尚同之意此二字便是君子與人之道正當
無戾其曰不同者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同二字
方能是和之意也不同就在和中有出不和就在同中
有出初無兩義○此章論和同與晏子所論和同異大
全尚氏是以晏子意來說不可兼用若尹氏此雖非正
意而可相發明○李毅庵曰君子之和自君子性情中
發出無論可否相濟處不是同即假和一律處原不是
同也小人之同是他意向上觀來無論伸縮參商處不
是和即對面說執處原不是和也晏子論和借作呼喚
一邊使用究義○況無同日若說相濟為和則小人亦

有參商時節若說雷同為同則君子亦有假和時節雖
外貌無一字不肯而中情背馳所以不可不辨○和而
不流威而不猛矜而不爭是一類是就過不及上論和
而不同泰而不驕周而不比是一類是就公私上論兩
邊各兼相反相似說然論過不及則相反意重而相似
是餘意論公私則相似意重而相反是餘意如此等語
氣當云君子於人是和不是同不必論其有可否而後
為不同方其和而無間之時原不同而也公也小人
於人是同不是和不必論到有可否而後為不和方其
同而無間之時亦原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
便是和以私相合便是同○存疑謂此與泰而不驕相
似與周而不比稍異者非二章一樣蓋存疑看周比章

者也○人爭所世由張氏曰歐陽朋黨論云君子以同
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即此節和同之義和字中有
學問在非宋元諸君子姑為調停之說似和而實非
和者調停也○按張此說最明然又竄及于和同之說
則混矣
鄉人皆好之章　兩何如俱就好一邊說○徐自溟曰好
出於吾見順而說之之謂惡出於不善是逆而拒之之
謂然理人之好惡又將何以定之此尤在吾心先清好
惡之源○人今黎氏說最得理人言外之意推而言之
則有善者好之而不必為君子如司馬溫公之於蔡京
善者惡之而不必為小人如君子之於了瓘亦有不善
者惡之而不必為君子如王呂之於蔡之相傾覆元不久

不如二字蓋此原非定法不過謂此善於彼若後章衆好必察一察字便入微○大全齊少墟馮氏曰士君子立身雖求無愧於鄉人之心若是為不善者之所不惡勿論可也若既使我名行真偽則採又怕不善疑其矯激既使善者稱其寬厚又怕不善識其懦弱則瞻前顧後便終身做不成此鄉原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有方家問答論自古取士於鄉夫子不欲衆鄉評者何也錢鶴灘曰夫子不欲據鄉評者以春秋多鄉愿一鄉之好惡不可必耳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樂天齋翼註曰註公恕私刻乃約題之意耳非推原○湯霍林曰不說處不是阻奔競與他心裏自然不投器使處不是開賢路他心裏自然

樂城○講衆生曰世豈無一種易事易說模稜無主之人亦豈無一種難事難說矯尚不情之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小惟此君子小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大故夫子特提而切論之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　驕泰皆有充然自足之意然君子循理得則怡故心廣而體胖小人徇欲欲滿則矜故志盈而氣驕雖在一家上見本原却在心上○張無垢曰君子何以但驕曰古人之貌必莊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但非得自然故曰泰耳○泰從道德中出驕從得出○樂天齋翼註曰泰乃自得驕由做物不是無心的驕是有意做作的○佐案曰泰從做來驕以求得○君子不驕不必說到謙謙小人不泰不必說到憂戚以和同例推之可見

剛毅木訥章　佐案曰剛毅與色厲內荏相反木訥與巧言令色相反正為以色取仁者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仁者一片真純剛毅得乾之健木訥得坤之貞剛毅淺淺看與上論剛毅字不同○大全許氏論木無令色訥無巧言而蒙引謂訥不專謂言若來蒙引不是僅再定。　丙辰九月十日

切切偲偲章　張彥陵曰此全在涵養德性上論上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意象來涵養卻在切切偲偲怡怡之前○張侗初曰有分別處易知無分別處難知○黃勉齋曰所謂七者兩詠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七之正也至於發

強剛毅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不能自克則切切偲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樂天齋翼註曰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不能切切勇則疎略不能偲偲勇則亢直不能怡怡故皆子路所不足○徐微弦曰今人以心而猶恐其情有未孚則積誠以動之若是其切切如論人以言而猶恐其心有未悟則多其說以導之若是其偲偲如兄若情有所當加言有與不當言則又和其顏色戢其詞氣以感孚之若是其怡怡如此等氣象真行行如迴別○仇滄柱八解久俊叶曰楊維斗先生說此題云切切偲偲怡怡六字成文如溫良恭儉讓五字折開不得愚意溫良恭儉讓正須分疏的碎乃見實義即切切偲偲怡怡註中既有明訓必分列

三段乃盡其詳或疑如也二字連上六字爲句不宜割開不知切切如偲偲如怡怡如各比粘出如字正見包舉原不可以如字單屬下句如何泥定不拆耶○樂天齋贅言曰可謂士矣講者例以剛柔不偏發揮亦不差然未得旨趣大抵有是三者則以涵養成德不徒以氣質勝故可謂士○李九我曰切偲用於朋友怡怡用於兄弟亦如朋友有信長幼有序皆是本來道理是如此聖人只據本等道理平直言之初無裁定不容相混之意○切切因竊情意然情意亦即在語言中見故大全朱子以發告言之大抵切切偲偲都在語言上說而一則是言其懇切一則是言其詳細切切即是忠告偲偲即是善道只玩大全朱子兩條自明存疑講語錄說未是

者不深察也余初誤收之當刪○丁卯正月看切偲內俱有忠告善道

善人教民七年章　善人教民七年而後可即戎善人教民七年而後可即戎二意兼用方見兵之不易言若王者不待七年此是餘意不是正意○李毅侯曰言即戎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爲即戎而教也若桓文之節制乃是爲戰而教非善人之教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張彥陵曰按行己有恥是狷者事然狷者有所不爲只了得一身的勾當不知士君子任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爲以建立於當世故夫子合有道無道以明恥正欲廣憲不爲之志以進於有爲○前說行己有恥不止說狷者此設不過借言之勿泥看○彥陵又曰有道無道天子原只兩平說按註倒重有道上賤說倒重無道上俱偏然旨意只重有爲不重有守以守非憲之所難也○周季侯曰恥在俗情中者易見恥在名節中者難知○邦有道非全不要守邦無道非全不要爲註但東其尤重者言耳○邦有道穀不必到有道而後可

恥即未達有道而可恥者固在不少則退藏若可以免恥耶不必到苟祿而後可恥初看不然則祿曲若可以免恥○馬世奇曰賢者之志以有與猶定者之心不以狂與猶定者也人即進取之心狂有之不知猶亦有之夫猶無原憲而何以說問也曰其心有不安於猶者也○馬虛閣晁破六句當意於恥者亦猶者之進取也

克伐怨欲不行爲章　大全胡氏克伐是因己所有而生氣也怨欲是因己所無而生氣做也克伐之心由人己相形怨欲之心由得失相形○徐玄扈曰若只不行出於自然便是仁若出於勉然仍未仁○既不在自然勉然上分克己何嘗不勉然但可以爲勉者不同耳○

王元美曰可以爲難難是許之之詞然克己只而截而易制私則禁伏而難正在難處未得爲仁○按元美說與李見羅說同見羅亦止此○李見羅曰自其著力處謂叫做難而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由前之難其所著力處即是其得力處由後之難其所喫力處即是其受病處故曰不仁則吾不知也微矣微矣○蒙引存疑淺說都不喜喫力講爲以不行對欲皆云則不行爲難以不行對克己言則不行又不足爲難正意似如此然李說亦似好○蔡虛齋曰不行而謂之難者蓋克伐怨欲之私藏於杳然寞然之中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最難制也今能止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之艱蓋有甚於激湍之隄防奔馬之銜轡者故曰難○蔡蒙引曰克伐怨欲

在自然生機上流出各有天則不必便是仁○克伐怨欲比不得視聽言動視聽言動乃是不可全去者須知此章是以制私言不以遏情言○[illegible]曰不行不足只不行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在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謂與仁所以不得爲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爲心之累皆若在四者上剷落不知以念該念念起即是日用間乘黃際之道也楊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覓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欲更教誰不行耶○此論說最亦有之其意是欲提良知作主若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其論固高然不知只說得有心工夫聖門固有存心工夫亦自有克己工夫也

士而懷居章　朱子曰士君子要爲聖賢皆是堅然守定在此一室自古無關門獨坐的聖賢○此是說一端說非以居爲非此也○陳大士曰居不足以累人而懷始足以累人懷不足以累人而懷居始足以累人○湯睡菴曰士則天地民物皆其關懷何有於居士則古今宇宙視爲蘧廬何有於居就適則縈念已則損人責以士之度量當不如是矣將來則覬覦已往則留戀責以士之見識當不如是矣外不必口體耳目馳逐於無方而情欲一萌物爲而不化即爲私內不必朝夕經營追尋於無窮而意識所向過焉而復留即爲私○楊慈湖曰人生不可被一箇宅子幾畝田園縛却自己

邦有道章　姚承菴曰危言危行非是意氣用事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人見以爲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

言孫只是孫於理而不直遂此正善行其道處○須知此是餘意○蒙引曰君子立身持世此有一危意若曰君子處有道固言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遂特言之間孫以出之耳蓋是中流一砥○蒙引此說亦只謂君子有其危者也今而以爲是餘意今看來却亦好 [illegible] ○說叢鈴登之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危行也

有德者章　張彥陵曰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在內[illegible]須俱重在上何○言勇俱兼治身治世說○非忠而門人欲言其所迷言其所疑或爲難言有德者言其中之所自得如食人之說飽衣人之說煖當有不能者哉雖然迷者疑者固不能言矣亦有行不逮而知及之

若彼即不能言其所得亦能言其所明是 言有相夫
固無幾也此言之不可以占德也夫人惟有堅忍果斷
之力然後能制私欲而成其仁昔有不勇而能仁者然
世亦有堅忍果斷之力用之以成就其私意如尾生之
信直躬之直陳仲子之廉此其勇皆有過人者故勇者
不必有仁當知有言者之言亦言其德非便佞之言也
有勇者之勇亦勇於義非剛很之勇也○言便佞口給
及血氣之強要看得好不本於躬行底即是便佞口給
不出於無私底便是血氣之強故無論言之強辯者為
便佞即言得合理亦是便佞無論勇之過當者為血氣
即當勇而勇者亦是血氣○若明道所謂造道之言如
顏子之言孔子孟子之言堯舜此是造道之深所見如

是有德之言亦可謂之便佞口給乎曰若范覩仁義之
言亦不能不知此義○佐案曰須知道所急需者一曰
識論一曰勇當勇非亦不輕曰必有不必有者謂徒
有之以言勇而言勇悖悖不若有之以德仁而言勇斯
兼蓋欲人以德仁而行收言勇之用也一味扶倒言
勇者非是

羿善射章 樂天齋蒙引曰善射盪舟是有力然羿以善
射之力而篡夏有窮以盪舟之力而滅斟灌斟尋殺
夏后相又是有權故註兼言權力○不答時辭又有以
福善禍淫之理不可知說者不知福善禍淫聖賢原只
主理言不必主事言何不可知之有只依註為是須知
此節只重尚德意不重不答意○又有謂其理固然不
必答者亦未是○附研錄嘈曰今適有狂夫問曰羿假
令羿奡得死羿將為羿奡乎今人而尚稷保世耳假令
禹稷不王遂不能為禹稷乎吾想天之意固欲盡人皆
為禹稷也如盡人皆為禹稷安得人人有天下以天下且
禹之德奚遠僅之於其身則將為禹稷者疑而
稷之王天下猶州之於其子孫以有稷者久不復有禹
而夫子豈能為人明之也哉○若此二者皆不可
知之說其意欲人只盡人事不必問天命否人也○四
書鏡曰君子二句依註一面說所尚德所以為君子也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光與同曰此是論仁不足論
君子小人○張彥陵曰此所謂危微之辨○樂天齋蒙
引曰此不仁與仁字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佐案

曰使小人乍見入井亦必有怵惕之心然善念乍動而
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
直未有一息之仁也○小人不仁不必說到假仁即使
真心發見亦隨見隨滅故謂未有也且言人之不可流
入於小人一流入於小人遂有江河不反之勢通章總
見從仁而至不仁易從不仁而至仁難其儆人意最為
深切人人令朱子說君子處太恐了恐非聖人旨○存疑
解仁字兼立心制行極究然其未何曰其本心則非也
若改為隨見隨滅九則

愛之能勿勞乎節 張彥陵曰此章忠愛字必得其切
則能勿精神自透勞與誨正是忠愛中事也蓋父之愛子
臣之忠君此何可少不容解然何謂愛亦望其子之為

聖賢而已。何謂忠。亦[illegible]其君之為克終而已。然則逆條正敗德之媒。而依阿見長君之惡。則勞何所以成其愛也。而誨乃所以成其為忠也。愛自不能不勞。忠自不能不誨。非迹相反而相成之說。○上視若[illegible]勞非在撫摩之外別有一術以若他。止是撫摩之真心所為將[illegible]之者。誨非在規款之外別開一路。只[illegible]規止是規款之真心所委曲引之者。○顧麟士曰。大全及[illegible]諸說。愛之忠之為本不專指父之於子臣之於君。然從衆可也

為命章　通義。仁山金氏曰。此萬世為辭命之條例。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諸侯辭命而見用人之效。○二說稍異。須兼用之。○此章即鄭之為命。以見事之貴詳審。而又見能得人能用人之效。羣賢之和衷。子產之不自用。其所存意又變。由為命而推之凡事。由鄭國而推之凡為國者。○討論以事勝論則以理勝。脩飾則片言扼要。飾則累[illegible]不[illegible]○柴天畬蒙註曰。務以飾字作文飾。恐礙潤色。[illegible]火[illegible]曰。子產非不能草創。而草創用裨諶。[illegible]其不能討論而討論用世叔也。非不能脩飾而脩飾用子羽也。已特受其成局。稍加潤色而已矣。子產真是相天下若哉

或問子產章　聖人論人。大抵才德俱全者。上也。才不勝德者。其次也。德不勝才者。又其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皆斯為下矣。此章關紐如此。○況無同曰。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紐。後人立主意搏捖為什時文。討論書中放此者多。不可不知。[illegible]意雖是隨問隨答。原無關紐。然後人看書須尋其關紐。方是[illegible]此為作文地。豈但不當以內[illegible]外[illegible]說者。○陳[illegible]人[illegible]曰。[illegible]仲師管仲[illegible]所必察。子西[illegible]是大夫。亦所必憶。一問乎人之分量為[illegible]初非有[illegible]為優劣者。○張彥陵曰。伯氏之[illegible]自甘公但致其恭者。仲也。怨宜歸仲。仲却功足以服人。故伯氏無怨。勿說到伯氏安貧上。○[illegible]之曰。要人不忘只是欲明管仲為有功之人。都不是說[illegible]也。[illegible]為言[illegible]是善[illegible]容處。太史公作史[illegible]法。通[illegible]古絕調。

貧而無怨難章　張彥陵曰。按吾人實地學問。必須從世味中磨練過來。方有得力處。故夫子在貧富相形。教人當身體驗。若能打破此關。方是學問不墮于處處當處。貧只起一箇道理。此處卻將無怨無驕分別箇難易。出來止要人到底一化。[illegible]若片片在貧富上較量。便有[illegible]○[illegible]易其[illegible]人情說。大全胡氏兼人情事勢說。胡氏[illegible]亦[illegible]胡氏。○[illegible]林曰。難易而曉人情說。[illegible]不可把事勢人情平看。○況無[illegible]此夫子曉人當事勢而[illegible]其難易。若此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之畏。則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若是驟如[illegible]使分不得難易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章　薛方山曰。此章分明戒晉失官人之道。○[illegible]亦有[illegible]公綽作[illegible]不傳之意。當兼用為是。○[illegible]少[illegible]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能有不能。公綽止廉靜而短於才。若使

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尙優先小於趙魏者乎若使
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見大於滕薛者乎以其優於
家老也而即使之爲大夫則必至於廢事以其不可爲
大夫也而亦不使爲家老則必至於廢人誠魯之意隱
然可想○此節老大夫字是實字趙魏滕薛俱活看中
之得之註中大家勢重斤國小政繁只是倒文解釋非
指定趙魏滕薛也亦要活看使無倒裝引謂得也是國
小政繁者與滕薛一樣有史無分別則呆矣○廉靜自
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便是短於才也但之所
謂短於才者只是指廉靜用所謂才者只是指不靜不
廉耳可歎 甲申三月

子路問成人章總旨 張彥陵曰首節下截是中行次節

是狷○以首節下截爲中行次節爲狷最妙則知前不
得中行之中行亦兼學說但須知其與聖人尙有別
耳蒙引專以資質言者似太拘○大抵以中行成人二
字與有恆章同看則中行猶君子善人猶是有恆今之
成人亦是有恆文禮樂則是中行之君子○如行己有
恥三句亦是中行之君子

子路問成人節 沈無回曰不曰禮樂以文之而曰文之
以禮樂是連得四子推入禮樂中去不復見有四子在
○文之而不見有知廉勇藝文之而方成爲知廉勇藝
○此才全德備二句亦四子之長來中正和樂二句承
文之以禮樂來大全日明蒙引謂才全德備四句俱承
文之以禮樂來恐未是當另二段附下○附蒙引曰四

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禮樂方才全德備亦然不見一
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
勇是藝得文之以禮樂則但爲名無勇功而廉與藝皆
不見其迹矣○又附蒙引曰知是以窮理四句未宜說
上蓋好人爲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使德成於內而文
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却只
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爲成人○禮樂俱當兼本
末說編指者俱非○此才全德備出雙峯胡氏以不欲爲
德知勇藝爲才蒙引又謂廉勇爲德知藝爲才俱有未
安愚意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如此則與下節註才智
禮樂有所未備何允合蓋恩義是廉授命是勇而知藝
則未備以才字代藝字詣自明○分言則知廉勇爲德

藝爲才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語類亦有兩德之目○
若德成於內德字與才全德備之德又稍異蓋此德字
兼德在內此成字是以知廉勇藝之出於禮樂者說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袁七澤曰正夫子思有所之意
○成日此節日見不當以今人自限○大全辨少墟愚
以曰見得思義見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一
以不負之事而後此見得思義必平日講明開之死之
後生而生死則不及矣○樂天齋曰何嘗見得一不
思幹要說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
見始要之平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
不與貫之故○張彥陵曰按平生之言是平生期許之

言不得然諸上論徐自溦曰平生所期許即上文義命是也利害乃人道大關頭始終乃人道大操縱必久要不忘方是守得義命定非得見頭彼○沈無回曰生平之言非止約信已也是平生期待之言如志道德者則周孔志功名者則伊呂久之時移勢變事不從心往往退步此便是槪骨幹久要不忘則一生之操履可知○李九我曰只有忠信而不及禮樂只具才難不足而真心不失根本未瀉故抑若無心已失則禮樂亦無安頓處○附樂天齊翼註曰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夫子嘗欲思稍著今據時所稱文子與蘧道之夫子就賈而欲核其實故開口

信乎二字乃欲得其恬靜之實非疑其不情○徐玄扈曰時方巧令成風貪冒不息夫子傷之意文子審有其實誠可風世○張君一曰言笑取之發因有使人遊其中而不厭亦有使人見其約而不厭是不厭之言非必時然不厭之笑有必樂也不厭之取非必義也○人祗文子是身甚笑甚取之人註所謂廉靜之士是也時人吸賈之言俱過其實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武仲如防可以要乎氏解可以有先配解可以本皆以防爲言僻人了其之求此之意○君不可要而要之是其智之踰君不必要而要之是其智之累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吳因之曰此是夫子貶伯之意初非許其優劣欲以濟事○吾謂晉文公創伯於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已識破伯名故内不可再與故其取威定伯多譎而不正若齊桓公初做這霸事業緣人心尚思王道仁義二字還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夫子言此正見伯道之不是尚晉文已不能及齊之所爲了况欲學二公而又差者乎○此條發出所以被善於此之故補註所未及可謂朱子功臣○說叢曾登之曰齊桓内行多不正而晉文頗循禮飭夫子爲春秋明大義故略其小而重其大此尚論者所當知也○大全旂卓菴張氏曰桓文正譎之殊如此而繼嗣之賢不肖懸絶豈非桓公好内多嬖廢長立愛貽謀不善之所致與○大全新謂桓公初起楚雖猶夏然遂鄭蔡道楚之國未嘗與中國非嘔爭先故齊桓猶得從爲之謀至晉文之時楚猶中國爲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至戌穀遂稱令於圍宋曹衛皆受其節制勢極盛矣故晉文用此亦實○依此云桓文事勢不同固是然云文公不得不譎則非聖賢之論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九合諸侯節　只以大義大信去服人省了多少戰爭

管仲非仁者與章　吳因之曰夫子稱管仲之功正欲虜只在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極贊歎張之詞到今受賜此是言後世被澤而當時之意便已在内不可以一匡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平對看○李毅侯

曰管仲相桓其經濟下有作內政而寄軍令其不類在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有求直劉外攘內只是有功興過之意功過不相掩之說朱子未嘗主此說亦有此言然只指事料非正之評其指其有忘君事仇之過也予向疑朱子之有兩意不是但功過不相掩之說亦自有理難執用而可施行也已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節 首節止言與文子同升耳升者僎也與文子同升者亦僎也文子為賢意當在言外補出○湯霖雲首節文曰使文子有娼嫉之心而見精不逮則才露而恐其形己勢傾而恐其軋己僎必不能以臣役之身自奮於上使文子有推賢之心而見稍不廣則收而為己之私席以成己之事亦必不能以我新臣服之人共之於上

可以為文矣節 張彥陵曰文子得諡為文衛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為拈出這重公案言只此一事便無愧於文蓋極取其事非斷諡法○李衡用曰史臣之文文子不若夫子之文文子夫子有借史臣之略大而與小意○須知此是餘意借諡法以見進賢之義是正意是於文子之所以不愧於文因見史臣之不知所以為文是餘意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徐巖泉曰非但用之各當其才亦且使之各盡其才而叔圉輩又相濟其成其美所以不喪○三子若遇有道便未必得罪名教了○靈公有伯玉史魚而不知用猶未盡用人之道也不然使伯玉諸君子出入風議以為國之光而使三才臣扞衛奔走以謀國之事豈猶有無道之名耶○衛靈章言得人之道非謂得人而可無道也大抵君無道而得人者可以免其身而不能保其世故靈公沒而蒯聵之亂興武氏沒而五王之變作曰若得伊周之佐何如曰伊周則能轉無道為有道而非能保無道之及世也然則君有道而不得人可乎曰有道未有不得人不得人不可謂有道然則陳似予謂齊桓無管隰之佐管文無狐趙之徒則雖不負婦人而朝不納枝嬴於宮亦不分於伯其說非耶曰不負婦人於側不納枝嬴於宮可謂不無道已耳未可謂有道也有道未有不得人也

其言之不怍章 張彥陵曰此章只將不怍二字激發人必為之志○又補言何以可怍也正以其言之而未嘗能為之也乃夫子所謂不怍即在言之時見之後了這點羞惡的念頭則勇猛振發之氣從何處鼓出須善會夫子本意不是要人緘口結舌只要人竭力去做事只免此內愧耳○由勇往作後作勇意須相足○凡人志於為者必須日已過當力量時勢事機決不敢妄發言如言之不怍以為已能不是暗言苟且即是大言欺世之人為難卻在不怍時見得非為之後方見其難○註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是逆推其言之前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是正解為之也難句是預料其言之後然卻是預料不是到為之方見其難

陳成子弒簡公章總旨 此章破承當云君臣之義聖人

必欲伸於天下者也。蓋弑君之當討也。請之而得。而君臣之義行。請之不得。而君臣之義亦明。故雖未嘗討也。而恆固已討矣。

陳成子弑簡公章　張彥陵曰。孔子之請討。凜然正君臣之義。若云借以正魯。反小。兩不敢不告。一是背後說是歎辭。一是當面說是警辭。一見吾爲大夫。且不敢不告。況君乎。一見吾爲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況在位之大夫乎。當時天子不問。方伯不理。而孔子慨然倡大義於魯庭。雖未能興兵討[illegible]而恆固已討矣。○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只是言其有此理。大全朱子闢之詳矣。實峰謂爾爵非謂孔子失其意矣。假狗私者當曰。卿當行先發後聞之事。孔子之言是也。在孔子則有先發後聞之理。胡氏之論是也。胡氏之論。只是人人得而討之意。○文蒙引載黃氏曰。按之言曰。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爲之矣。不得胡氏發其所不及也。黃氏之論。可謂疑人說夢矣。

子路問事君章　張彥陵曰。勿欺二字。是臣道徹始徹終之本。又道一時無內無外之心。○說叟峰曰。勿欺且難。須是平日實落下慎獨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菊岫瞻曰。人臣事君。不獨自私自利爲欺。仰成心雜化。識見未真。皆欺之本心焉。能自慊。子路不知爲知。尙事此病。故以勿欺告之。○按爲說是合而知之章看。大全辨甚明。張氏曰。勿欺而犯。亦須是理而義可行。有補國事。若不度是非可否。則天下儘有此心無慢。未嘗欺君。而識見執拗。議論迂疏。不可見諸行事者。惟孔子何益。此處便見得人臣勿欺不學問。[illegible]者非[illegible]僕忠[illegible]之能勿[illegible]是可。○欺之類最衆。當言不言。當爲不爲。欺也。不當言而言。不當爲而爲。欺也。不知其當言不當言。當爲不當爲。而[illegible]言之。欺也。知其當言不當言。當爲不當爲。而爲之。欺也。不當言而不言。當言而言。而心有不實。欺也。不當爲而不爲。當爲而爲。而心有不實。欺也。當言而言。不當言而不言。當爲而爲。不當爲而不爲。其心又無不實。而不本於平日之慎獨。亦欺也。犯只是勿欺中一事。夫子緣子路只能此一事。故告之如此。范注是也。蒙引存疑謂犯亦子路所未能。恐不必。存疑說附後。○存疑曰。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顓臾。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說[illegible]因外。○子路不諫伐顓臾。不是不能犯。只是不知其當犯。[illegible]犯自犯。勿欺自勿欺。一就[illegible]說。[illegible]時[illegible]何必[illegible]作一件。即俱就諫諍時[illegible]是心[illegible]亦不當細作一件。又兩件自應平[illegible]何必[illegible]勿犯[illegible]在國外。原不必泥。癸亥七月初[illegible]定本是[illegible]

君子上達章　劉滄水曰。天壤之高卑易辨。方寸之上下難定。李[illegible]曰。[illegible]論地位天地懸隔。論來路幾希危微。○此與喻義章同。但喻義喻利以其已成者言。上達下達是以其日進之勢言。○皆有[illegible]脚不住之勢。○[illegible]曰道高明。日流汙下。日躋上。[illegible]下達人。[illegible]胡氏以爲上達

下達之殺者非○大全輯或問君子時時存此天理如
登層臺然美可大大可學而小人只能自不能已小人縱
動念於欲則凡欲皆呼引而至而來其退亦自不
能已要之只從一念上起分別路頭只在戒懼慎獨○
又曰此節當與孟子利與善之間參看只欲初分只在
一箇路頭分別○又曰个是要只管上進不上達即
下達無不進不退不日不當其中可息者任是之地上
達下達是中間以不是兩之間為守含而發一流人
稍加鞭策非分別君子小人造而已又明其為一達下
達也

古之學者為己章　張彥陵曰此章當看兩者字言同此
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兩為字即言兩欲字是學

的主意俱在心上分別為己而學則曰做進此心上為
人而學則曰修飾名以出上○為做甚日為己則天地萬
物皆為之已為人則形骸耳目皆歸之人皆為己故能
免之可為人故終失人○此章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
成己成物之分為人為己俱是成己成物說但其所以
要成者不同耳國外程說亦是一意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張彥陵曰此章只重欲寡其過
句而交友之義為使之道只帶見○說叢曰問止云夫
子間何為使者乃不說其所為而直指其用心處以對
是之謂知言○乎觀請曰留心說治的人始覺得過易
滋而難化但只要以少還見難的非但字頗字有深味
未能根欲字來是他心上自覺得不能其為不從心

也○鄧文潔曰非必沉溺之為害也即一時見道之未
皆清明之累也非必邪僻之為害也即偶然縱逸之失
亦放心之端也身心道理不易致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典肯若曰位以內當思位以外不
當思思之使出位君子當審量只在位之中不在位
之外得其時時而不動心○君子當兼交盡說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道者三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夫子言道未見之心
○此章凡三說夫子寔見其於道有未盡而自負則知
夫子之已能一說也夫子即道之原無盡而自負亦知
之又一說也夫子自言其化境而子貢知之又一說也
以第一說為正大全蒙引俱是第一說

君子道者三章　指南通字目歲下三句止是道字
勿作一樣人看為仰其命於君子之心者名之也不知
勇原是心之本體只為有私便傷了本體君子之心純
然是理只從此處見仁其詞然處是知其浩然處是勇
完全是心之本體便不憂不惑不懼○陳眉公曰若見
以為能使非聖人之道若見以為能而故謙處於不能
尤非聖人之心○蒙引謂本文不可說出成德字看來
所說出亦無妨蒙引說附下○附蒙引曰本文亦不可
說出成德字看來亦不可說出進學字日進學成德
字是朱氏合二章而言其實則知為先一則仁為先之
意日非語旨也○困用脚曰上論知者不惑三句與君
子章何各別君子章是就成德中升下字做下作

裁服在不字能倫不字則上半皆不歸東漢末論知者
只是就成德言事在上半截上半截服在者字能倫者
字屬下半已曰級西江○按騎者字則當云仁者自能
不憂舍不字則當云必不憂然後為仁者倫做此
子貢方人章　張彥陵曰須知子貢之方人把做學問內
一件事看非如世人臧否人物然畢竟非切己之學○
方人亦不是不好底要玩註專務二字子貢之病只在
專務○樂天齋纂註曰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
自治不足言○說叢曰夫我不暇非虛語是實語夫子
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張彥陵曰要知
自治之功無窮無盡何得暇時暇字便是學者大病痛
○李見羅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暇方

人○此又是見人之賢否而益有不暇也又深一層矣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鄒東郭曰學而求能乃為己之實
功若謂未能以為人知地則猶然是患人不己知之心
也
不逆詐章　張彥陵曰不逆不億正虛言不主誠言蓋虛
是無逆億之念誠是有實理曰有分別○又曰先字亦要體
認照在此無物亦未嘗不照蓋先有照以待物非物
下而方照也○覺與逆億字緊相對覺如幾
而覺發覺機覺皆感而自應觸而自知初不由念慮
不經思索者也曰覺非是不逆不億處言君子於詐者
不信者未嘗逆之億之也第覺之耳若說未嘗逆億却
又先覺便是兩層○為岬北曰抑亦二字言不逆億

而卻會先覺其能覺之妙府虛含在言外說者皆以不
逆不億就是先覺雖有此旨於抑亦二字不貼○此章
依存疑則與和而不同一類專就公私上論依集註蒙
引卻又是不及公私論包君和同矜爭兩邊例與此義
疏一類存疑說雖似精而不可用姑附於下○附存疑
曰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
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者來不是既不曾詐不
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意是說且億度之知乃明照之
知耳億度之知有心之知明照之知無心之知億只不
逆不億為待物之誠非是○玩言似只就過不及一邊
說矣　若旗癸亥七月○張彥陵曰非有格致窮理之功
講習親賢之助則此心虛靈之體不免為物所蔽欲以

坐照天下亦未易能○大全擁芒山張氏曰凡事之多
疑皆生於不明如以炎為明皆是暗也唐德宗之流是
也○又卓菴張氏曰億逆非淺人有不逆不億而其聖
較且於逆億者如漢元帝之於石顯唐玄宗之於安祿
山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度宗之於賈似道
皆深信不疑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丘字泰曰無乃二字微生用直指
太了為佞乃設佞之　字以探其何為栖栖之心若有
令人不可解者果為佞則無不令人可必者矣崇進
海曰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道
易天下之心便是固處
驥不稱其力章　張彥陵曰驥所謂德亦在力處見之然

用其力便是德若舍德而言力此與凡馬之別良者何
嘗孩德力兼方謂之驥然驥之所以見稱於世抑在德
不在力則君子之所可知
以德報怨章總旨　張彥陵曰過度者人以太虛應物施
忘其施報忘其報德怨自不必相形德怨之說要因所
報而見夫既不能忘情於不報則德怨自當分明若因
世之修怨而故意徇物何以舖天下不平之情○吳因
之曰世人有心於薄或人有心於厚學人無心而各得
其平其報也成其所自取則修可化天下之從怨而歸
之大道隘齡在修怨上商厚薄者何當夫壞○前章專
報怨上報德帶說
以德報怨章　怨自有當報者不必論到何以報德而後

見以德報怨之不可也然論到何以報德而愈見以德
報怨之不可○蒙引解以直報怨存疑升之說者來兩
說可兼用鄉無正之於尹鐸文王之於崇侯蒙引所謂
以直也閼𩐈之命勿仇存疑之言段說有疑所謂以直
也○高中玄曰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若本有可怨
乃曲其心以爲忿留之不問是陰怨而友矯情之乞
醯也可以爲直乎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
亦不當報則不報但是念乃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
物爲直而已矣　晉狐之薦郝伯唯其才也然乃復之
曰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唯其罪也既
斬而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而已○玩中
玄之說與朱註仍是一意乃深駁朱司本知何故當取

問所錄再詳之戊午五月廿二
莫我知也夫章總旨　鄧定宇曰子貢乎日求知於外不
曾從心體上用功莫我知之歎分明是喚醒他欲使求
之已所獨知之妙也不怨不尤正是心體無累自家有
一段獨見其妙處夫子意謂我不曾從人耳目所見處
討知只從心體上打得容淨無累每每於下學處便有
上達之妙上達正是心中妙悟處從前所謂一貫是也
知我其天猶云與天默契云耳人知便有可見可聞大
知何曾有見聞可言此正是人不及知之妙○莫我知
即含下學意下學自兼內外說學以防顯見聞獨持心
獨爲解者偏言子貢聽教之下病痛不但在專事見聞
不求心體其見聞處亦不實落不切近故下學不得偏

處看　貫章則是其功夫已進一步與此又不同
莫我知也人章　須知此節是歎莫知其聖是歎莫知其
所以聖人指與無行不與章相類與道不行章絕不
相干○下學對隱怪言不怨不尤然後能下學上達○
吳因之曰下學從不怨尤始○徐自溟曰似有以學下
而達上者逆可分不得上下特其學處見爲下而達處
見爲上耳本達處皆下隨學來即上若其本達必於下
處本學也○晚霖高中玄曰此聖人自道其爲己之學
如此他人學問使有邀福求知之心有不得便怨尤
此使有形迹表者而人可知夫子設教下學只是爲的
已事無與於人則自無形迹表者人將何以知之故曰
知我者其天乎○爲己與自修似少異　自修內包得

為己意也。甲戌六月十五○及己曰條此何原非所以論聖人然在聖人自道則不妨適考朱氏說自明○大凡為人之學則必立異若無與於人者則不必有異於人也原是一意○此以循序漸進所下學上達蒙引主積久說存疑主逐節說看來當兼用大全原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朱子不以為是者恐人認全體在一節之外認一節為全體之妙故顧若認得朱子意則此二句自可用○不須為妙 甲戌十一月○程達長曰以天對人看則天字不宜懸空屬理有疑云道天是蒼蒼之天而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則其理與之默契故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人若說作理說理無知何以能知得聖人達說亦必知我者

困勉錄卷一 四書

其惟彼蒼之天乎蓋奉天之理則天理之周旋是即天心之所照故此天字是指理言却亦指上天言若中庸不可以不知天太行遠以理言時文或用維皇參觀等字○集註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此段原在本文曰氣外○李穀成曰我非生而知之云云所謂下學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所謂上達也子貢多學而識其於上下一貫之妙尚未了然夫子以此示之其開悟與天道蓋自此實得也○下學二字蓋夫子教子貢以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梁瞻子曰小達人安數壯上除姦各成其是而已大全齊氏曰公伯寮愬子路固假季以沮孔子故孔子不為子路稱嗣而有吾道與廢之說云○蒙引以齊氏之說為非固是然齊氏亦自有見備看可也○況無回曰與是大概話○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若以朝廷之法論之公伯寮自應肆市朝○以已然之興廢言之則皆出於命而伯寮不必殺以未然之興廢言之則亦皆出於命而伯寮不可殺

賢者辟世章　賢者即有辟世之時亦當如太公居海濱之類不是長往不返也○梁人齊醫言小大亂國適治邦此治字亦體治者為此邦則知其亂而彼一邦尚未可知故適之以圖有道耳○又曰有違言是與君議論不合○玩程註所遇不同一句此章不當以沮溺孔子並看所謂賢者是財中之士所謂辟世亦是舍之則藏

困勉錄卷一 四書

與沮溺絕不相干言外則見沮溺之辟世為已甚而夫子之辟地色言為適時也大全吳氏說雖引其端而未能了了○大全辨惟適張氏曰辟世只是無道而隱如後世乙微歸甲不仕職非皆是非必拘拘如伯夷太公之居東北海也○或曰此數世道之衰不重賢者之去就此另是一說

作者七人矣章

子路宿於石門章　南軒謂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者亦是後面子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之意知守者有方無故只是逆料的意判歸與之歎方是真知其不可○聖人與沮溺輩亦同歸於辟世但　則是逆料其不可為而不為者也一則是真知其不可而不為者也 乙亥四月

○大全辨或曰三都論伯則毀隳季費不可則已之陳恆弑君則請討君相不可則已之爲乎不得不爲止乎不得不止而後見聖人之能權爲者亦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夫必事可功成而後動則天下事可爲而爲者不亦寡乎此聖人所以異於固與果也

子擊磬於衛章總旨　沈無回曰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可得與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而不返耳聞擊磬不覺打動然感忽然歎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既之鄙則眞荷蕢之心也

子擊磬於衛章　張彥陵曰擊磬只是偶然夫子一副憂世心腸不覺自寓於磬聲中　鄙是陋其識之不達

硜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己知以下正說其鄙而硜硜處○王觀濤曰引詩只借作自家語言淺深各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何不自度量勿以淺深分配治亂說

高宗諒陰章　首段由曰嗣主奉君道以伸子道百官盡臣職以承相職此天下忠孝相成之大關也昔周公負扆以朝諸侯而不言杞則此制不得不變故康王釋服遂即位而漢文以日易月之制亦世道江河不返也但服制雖於世變哀戚本乎至情當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衮服居外朝以衰服居內殿則兩全也○衮服不害哀縗爲尤安○按丘說兼名分說已害於流言之嫌矣然則此制之廢自周始也故書詳記之與○王忠庵曰百官聽冢宰事只恐遇悖逆何以處之曰嗣子亦明老成亦可以易制且如嗣主非聞明老成又何以處之曰此須要衆朝忠義矢心方能使事不掣動而權姦可抑○自漢文以後唯晉武魏文帝周高祖宋孝宗明建文行三年之喪

上好禮章　上好禮自一身動靜以至家爲政施之禮也此是蒙引說即所謂吹木末而進其說見以下不過發明此意非有兩樣

修己以敬章　張彥陵曰敬即是修不是把敬去修己以敬見修己的方法修有三義大傷不是則用修以飾之氣質有偏則用修以治之胡敬齋曰端莊整肅威嚴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

驗處○朱子謂敬則能體信達順蒙引謂體信達順即是敬者朱子淺言敬蒙引深言敬也○樂大齋臚註曰三修以字不同修己以敬的以字有工夫言把敬修己也下二以字不着力作即以看修己即以安人也修己即以安百姓也○李毅庵曰不敬之己爲昏昧放逸只一味情識用事違情識便自討自觀而之甘苦不能其一家之所修不能通其不能安人安百姓可知也能敬之己爲戒懼慎獨純純是天理流行通天性使其立其誠以乾坤爲父母以民物爲胞與其能安人安百姓亦可知也○彥陵曰堯舜猶病直是以己未盡修爲歉不在安百姓上發念非是修己以敬處○吳因之曰非病有負於百姓竟病有負於己之分量耳

原壤夷俟章　夷俟引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
昔人云禮豈爲我輩設壤仰此意

闕黨童子將命章　上[illegible]視[illegible]言小成子乃成人之成對童子
看見學問有成也只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
成〔〕某人齊[illegible]曰通章只將字爲主而子不循禮故
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內有抑其虛橋及其德性意不
徒以儀文爲重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四　終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illegible]聖人之
窮於遇然遇固不足以窮聖人也○以此意作頭以去
就之義處困之道作兩脚極妥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節　印講[illegible]衛靈公十孔子知禮而
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淺矣然其所以知
之者猶[illegible]猶也久而欲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
焉○陳大士兼此意說一則是問陳之與衛靈之志荒
矣一則曰問陳之與衛靈之心誇矣如此說似亦不妨
當辨詳之○陳之一事在人君皆可問在靈公獨不可
問蓋非人無道之君而問及此猶爲固本之謀無道如
公而問及此則其禍可必矣未聞聖教之君而問及此
猶可正[illegible]以道受聖教之久如公而猶問及此則其志
可知矣○[illegible]公獨不可問○周季侯曰靈公一生錯處
[illegible]故對以俎豆正是夫子激時手段欲使靈
公深思而自悟之耳若只主修文抑武話頭便是迂論
〔〕夫子[illegible]以小其識即正名意也○折衝有在樽
俎之內者有在樽俎之外者俎豆之對有二意欲其寓
折衝於樽俎抑欲其先樽俎而後折衝○[illegible]祭祀
不止俎豆極是然又須知禮亦不止祭祀
在陳絕糧節　蒙引謂絕糧不必拘說遭厄然史記既有
明文即指遭厄說亦不妨○依朗詩固有窮時則君子
處窮之道當備在固窮下兼安勉說依程註固守其窮

則答子路意當補在君子上而固窮與斜斯濫矣對又
專主勉強說胡討是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節　范忠宣曰學雖從
博約後到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云女以予爲專在
多學而識否品須有斟酌○又曰指點處全在女以予
爲四字上正所謂現身說法○李毅俟曰多學而識者
聞見擇識好古敏求是也一以貫之者性與天道是也

對曰然兩節　一字對多學多識說貫字亦對多學多識
說勿分配爲是俗解以一字對多字以貫字對學字識
字分配者似不可從○張彥陵曰一貫之解有以理說
有主心說○理卽是具於心之理心卽是具此理之心
謂是一心可謂是一理可專主者非○蒙引謂聖人雖

未嘗不博然非此務博也博而約者也此博約字與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之博約不同須辨○或疑多學而識
亦以爲殊歸．本也則與一貫何殊耶于庸曰此從性
地之微與不微而分也微則識不用事而一以貫之未
徹則爲有意識安排之意存雖交者一而猶未離乎識
也○朱子語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
所以爲學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然不博學
多識又無物可貫○羅近溪曰多學乃始出一貫則
孔子不應誠非之矣其所以非之者正以從知多學而
不知一貫以學也○朱子之說是學者之一貫近溪之
說乃聖人之一貫卽以此責學者則非矣○一貫後亦
非把聞見拋捨但與平日聞見覺有不同處耳

由知德者鮮矣章　樂天齋翼註曰此章都全是沉潛體
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所以爲鮮○徐岩
泉曰大了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方是知德

無爲而治者章　蘇紫溪曰無爲而治者非全無所爲也
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爲孟子謂行所無事是也卽如璿
璣玉衡封山濬川敷教明刑等事何嘗一日無爲然欽
若昊天因其度耳咸役人因其官耳敬敷五教因其
性耳敬哉有土因其利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因其情
耳何嘗以有爲與之耶○以行所無事解無爲與無爲
而有爲之說又不同蓋無爲而有爲之說原不差只不
當以有爲屬恭己何耳若行所無事則此章並無此意
○黃無何曰狀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其璿璣乎袗衣鼓

琴而不可謂之與狀舜之治則曰無爲雖封山濬川誅
兜殛鯀而不可謂之爲○舜所以能無爲者兼德盛紹
堯得人二意二意當補在其舜也與下或補在而已矣
下亦可夫何爲哉二句只是申上文意恭己只寸容說
不可作本領說大全中外知內之說亦不必用時說以
恭己爲本領及以無爲而有爲爲解則上下語氣分爲
兩截矣不知本領有爲卽是德盛民化意自當與紹堯
得人同補出不宜卽以恭己當之○張彥陵曰紹堯二
意就在其舜也與內夫何爲哉只就上意嘆起下文恭
己句非無爲之實亦非無爲之象唯敬德之容爲可見
此卽所謂無爲之象者處最妙○王予答以見其無爲也細玩語氣上二句
使成說了下二句不過申說上意○呂用晦曰恭己止

南面是夫子形容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依時解則夫何爲哉是正呼下何依存解則人何爲哉是反呼下句
子張問行章　篤字朱子對拘迫者說襞案對輕發者說蒙引存疑對刻薄者說蒙引存疑皎是○予以四教章存疑謂如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此章又謂心與口不相違是忠不食其言是信前後說總一樣竊意四書說忠信都如此但有兼言行不兼言行之分耳 庚子四月十九改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節　杜靜臺曰立曰在輿只是舉兩件做例見得無時無處不然也兩減做不是其說太言未行之先如此○理固如此蒙引錯解做未言未行說然須諸存○王觀濤曰忠信篤敬雖發在言行其實即吾心本體○四書鏡曰參前倚衡在夔意中所爲凡出處則心言前定事前定是也參非真參也倚非真倚也道無時而不在心無時而不存爾目之際而道若現之但各人不見而若有其見也○徐儆弦曰參前倚衡只是此心常存有常目在之之意當在勿忘勿助之閒
子張書諸紳節　程註合宰陣化小註以免已言存疑以不思不勉言兩說當兼○又程註其次唯莊敬以持養之此何可是此章主意程子雖專爲學者言不在於釋經然未嘗不可以釋經也○其次唯莊敬以持養之即所謂主敬行恕坤道也

直哉史魚章　樂天齋翼註曰此夫子表二大夫之賢一是不徇時而易其節一是能相時而行其志俱切衛事上○又曰有道淺淺看直兼言行說○蒙引亦謂二節皆重無道一邊看來聖人口氣只是平說但看書者於言外補說二子優劣則於無道邊見耳○老臣卅止隱避也就他作用韜晦不露圭穎以機禍患此亦是他涵養處○韜晦隱避並說爲是近闢之出非隱避乎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樂天齋翼註曰可與言是虛而能受問而能悟者不可與言是拒之不受諭之不達者○湯霖林曰言者當因人而施失人亦是失言處當重言說○沈無回曰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物如良醫施鍼鍼鍼入穀
志士仁人章　志士乃利仁者仁人乃安仁者志士亦能看得明處得決但未能出之自然耳○志士只作利仁看不必如大全鄒氏說到不免於徒死○樂天齋翼註曰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不必分別優劣○朱子曰只是去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袁晙陽曰自有殺身亦非取必於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貪生安死亦不足以言仁也
子貢問爲仁章　張彦陵曰夫子不是教他專去資人只是要他取人求到純粹田地況一欲字可見必在己有欲仁之真然後仁賢始爲吾助居是邦三字不閒正要他隨在取益不重在大夫士上只重在事友與心上○

沈無何曰止曰利其器則巧在心匠在手不必言矣大
子語有斟酌○徐岩泉曰學者謙沖退讓自然彼益故
大夫曰事士曰友貢有一點精神相浹洽處若自已精
神不到即日與士大夫居亦只然打格而已與心體何
干涉○只因之曰友不如己只管着得自己大別人小
究竟那有愈趨愈下而已雖與仁賢相結納不覺蕭懈
淬礪振奮勇往此全是借彼聖賢激發吾心意思非精
其夾輔之謂○亦須兼說方備○大全輔氏陳氏皆以
詳嚴憚貼大夫切磋貼士蒙引存疑多從之○呂用晦
曰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
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專賓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顏淵問爲邦章總旨　袁了凡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

道顏子天德已具故於問爲邦但告以四代之禮樂使
無二王之德而但兼三代之禮必不可以復致雍熙之
治非庶幾之德而但用九韶之舞必不可以復致鳳凰
之儀
顏淵問爲邦節　三正已見於夏書而朱子謂商周欲新
天下之耳目始有三統之意此疑朱子未定之論○春
秋書春王正月依胡氏雙峰說則改冬爲春改春爲夏日
是周制依胡傳則周制雖以子爲歲首而仍以寅爲春
改冬爲春改春爲夏者是夫子以夏時冠周月雙峰
之說爲直捷或謂如雙峰說周制既改冬爲春則商之
不改月漢之不改時何也曰商漢自商漢之制周自周
制固難以彼證此也且依胡傳則周亦已改月固異於

商制矣何獨見其不改時○存疑又取許元夫之說謂
急讓三王夏初已有是言殆迭建焉不過朔觀會同燕
饗祀告頒朔授時之類以其正朔行之至於紀時之類
則以寅爲歲首日古今不易而易依此則春秋所書俱
是夏正孫考之經傳多不合故愚以雙峰之說爲正○
大全雲山張氏曰漢武復行夏正明陰陽離合之序
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然更官號封泰山窮兵黷武
視古帝者定新曆氏以易學者皆不相去背壞然則
聖人所謂行夏之時非細但所傳重發出都上訓之說
可知也○仇滄柱曰商周改月之說先儒議論不同朱
子晚年亦不主初見門人蔡氏作書傳程氏辨春秋皆
主不改月之說元儒黃東發程時叔宗之宋潛溪著辨

言之甚詳惟杜元凱以左傳斷其改時改月之說明儒
王陽明湛甘泉皆主之愚嘗質之黎洲夫子謂杜氏之
說不易蓋主改時改月之說則以長曆推算春秋日食
時日相合者居十之九若主時月俱不改之說則推算
鮮無一合矣此非可以空言折駁者從胡文定公夏時
冠周月之說上下四人誤改周制僭王甚矣又何以正
天下之僭竊耶尤不足據　参十虞翁行○樂大齋覽
註曰按韶舞兼聲容然不可以韶屬聲舞屬容蓋韶爲
舜樂之總名而言舞則聲不待言矣作文當以聲容串
說如大樂取大韶不但取其聲兼取其舞○延佐人是
即舜之鄭聲說○張彥陵曰淫者聲調靡曼流蕩能散
人之志而佞人鄉慢非明文淫亂之淫殆上佞人心術

言顛倒是非變亂賢否甚是箇危險的人與浮字就辨
言者一例若作浮人之心恐殆人之國家覆落一層○
大全新嘉善陳氏曰佞人或亂於犯顏從於正色亦辨
其所論說而已所謂說必非獨言之事取便佞者侃侃
焉若有隱私下有權勢則更從而傳會翻覆之也是巧
於逢君深於用佞者也漢有谷永極論天變而不及王
氏專權○芭山張氏　曰佞人即姦慝見了淺論況古
反古兩項人其害遠甚治民矣不必指說佞說○范氏
曰佞人不知義之所在而唯利之從利在君父則從君
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其始未必
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

人無遠慮章　張彥陵曰按此人字錄徹上下然須注指
當世道者說○又曰凡人慮不及遠以爲可務目前之
安殊不知所處不遠處置不十全只目前便不安了況
能久安乎遠近二字相形此正要人從當人心處○郝
中丞曰遠慮非遠也自細目前者觀之以爲遠也亦非
取遠者而慮之也以其經畫可使萬里之外百年之久
保安無事故謂之曰遠○乘時地說最是然蘇子亦是
舉此該彼非欠說時地雙峰非之未是○湯霍林曰聖
人遠慮是慮理非慮事也唯理可預度於千百世之後
故遠若事則殊形異狀不可捉摸且爲利害得喪之所
亂必有意外之虞不測之變動於旦夕耳目之近而不
及備者矣○四書讀曰斤斤自持之人守尺寸保錙銖
有慮而不遠者也悠悠自寬之人耽子女翫玉帛無慮

而不遠者也○無遠慮之人有二一是悠忽一是浮躁

癸亥七月初九

已矣乎章

臧文仲章　張彥陵曰按當時魯有賢君下有季氏獨罪
臧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蒙引謂下惠爲大
夫在文仲不與立之後常亦安知其不在不與立之前
亦不說煞爲妙○文仲所以知惠而不與或懼其形已
之短未可知或有所忌嫉而不舉未可知或有所私恨
而不舉未可知不當說殺總之不能舉賢便是不稱其
位便是竊位大全饒氏之說殊偏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梁天齋翼註曰此章見持身善
世之學○沈無回曰君子非有心於避怨也以人之有怨
於我便是人己之心不能相通處故必至於怨而後
人自治之至耳夫子告仲弓以忠恕而必以邦家無怨
驗之亦是此意○須知此是餘意○莊忠甫曰世人皆
謂人情樂相恕不樂相責往往隱忍而不敢責自以爲
是避怨之道不知當箴規之任司糾察之寄者何能免
於責人但比於自責者稍加薄焉耳不以長善人不以
能病人不以智窮人度人之質量人之力如是而已○
盧文子曰責己厚自不暇責人便自薄責己厚所以責
人之道即在其中薄亦不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說
得廣蒙引存疑俱謂自身所以待人者要使其厚至於
人之待己則薄責之殊謬○如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
躬自厚不急得惡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皆是薄責於人

○范文白曰此是聖人忠厚待人語若說衰世之人不足深責便是輕下不恭矣○聖人不欲人避怨亦不欲人任怨只要我無致怨之道○吳氏元鄉曰此一節萬世子吾人視人如己而日以聖賢自繩此厚道也然而處世者行以此得怨何哉蓋天下躁疏求之過能令人怨而期待之過亦能令人怨○暇瑜不掩之士操議論以繩人而人俱得以議其者其取怨淺非議無加之士操道德以律人而人無可以反唇者其取怨最深○大全辨黃巷張氏曰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過王安石爲之慍激此可爲厚己薄責遠怨之證實易朱光庭唯不知此義遂成洛蜀之黨歷代宗朝郭子儀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鎭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爲愚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子儀明道者後世人臣宜取以爲法○八

不曰如之何章　張彥陵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心與口自相商量之詞非口說而已○率意妄行的人其病有二一是懶妄說與妄當分二樣不肯如之何的一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四書脩曰大人無自爲害之心則其心已粗夫人無自適之心則其心已安○按粗與安又是二樣安肩不肯邊粗肩不知邊○大全辨芭山張氏曰須知此是夫子卻了當人不是輕率妄行○愚按兼說爲是

羣居終日章　四書鏡曰此見朋友不可辜負了羣居的如氣象不可坐失了終日的好光陰也○人不小知不大受此之謂也

君子義以爲質章　李衷一曰義以爲質便是義之與比其實能義了有何非禮處不孫處失信處此就義上深層看是一串蓋大理渾然在中無可分別第就行出來的細細體認得中處謂之禮和順處謂之孫到底成就無虛假處謂之信○湯霍林曰本文俱在裏邊說向外故不曰以義爲質而曰義以爲質不曰行之以禮出之以孫成之以信而曰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總是一理渾全於胸中而發見出來的委曲節奏段段有許多妙處○錫貢我曰此章君子就義成的說學者於君子則資深逢源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激或瀉或濯或流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旁人觀之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不知也心以應事而衆妙畢呈已末句是贊詞○此言君子事就已成的說然須兼勉強者說方完君子亦由勉成說姑依朱詳○析疑朱子曰義字如一橫劍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使兩分去胸中許多勞攘擾到此一齊割斷了○他處禮序該得孫字而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則只當主恭敬及節文度數說○玩大全諸說則禮字又似只當主節文度數說所以程子於義以爲質上補說敬以直內一句且依大全解○存疑欲以孫字包恭敬辭遜謂是禮之本言禮行而後遜出者自

末而探本也此斷不可從○大全朱子以出爲氣爲孫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爲例耳其實雖言動貌須亦○四書讀曰無禮與孫事不成猶爲意氣之君子無信事即成亦爲僞襲之姦人故得此三者而義始爲善而事始善焉○他書亦未有不以信爲體義爲用者此章却是以義爲體信爲用此最難說唯南軒說最明細玩方知義信實有相爲體用之理○樂天齋黨註曰三之字有指事言者雖似乎妥然上文原無事字還當指義字但要用得圓融不圓融則似先有義而後有三者又似有病○又曰禮孫信俱承義來不以孫承禮信又承孫來○又曰義以爲質何等正當禮孫信參之何等純全故曰君子哉如此講方得朱註道字意或推本於平日有益亦無味○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爲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不必據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君子哉總收上四句楊子常謂此章首句一讀君子縮下四字君子哉縮上十二字此最不是縣士取之何也

君子病無能焉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　沈無回曰古人原不將名實分作兩事後世乘實爲名故名之一字有許多過避○君子疾名不稱仍是病無能意此是一層疾未世而名不稱此是欲及時進修字又是一層重在後一層○樂天齋黨註曰疾乃愧疾之疾願計如此非至沒世纔疾耳

君子求諸己章　四書翼註小大君子小人其爲術固以別矣及其仕也及其卸及其敗君子忠恕之道固如此而小人則移而責人物見其[illegible]是固爲君子小人其爲學固以別矣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君子切近之心固自如此而小人則移而爲人僅見其有不見知焉爾此人品心術所爲分也○此章大引其註爲己說存疑兼引不怨不尤說爲君子一條及之意亦在其中矣大主亦與存疑同依蒙引則與上一章合依存疑人上則意思完密兩說俱通擇用其一可也淺說又只就不怨不尤說俱欲再定○或又曰君子求諸己求乎其所以致人者也○此說不可用依此則近於正誼謀利了蒙引於病無能章亦之可矣圖外楊註則是此說

君子矜而不爭章　或曰矜自不爭羣自不黨或曰不爭是其矜不黨是其羣○此二段俱是深一層說此可作餘意若淺言之則矜須自矜爭須自爭羣須自羣乃正意○顧太初曰立意爲矜勢必至爭爭不勝必合衆以相攻是又羣之媒也立意爲羣勢必至黨黨既成則意見紛紛出是又爭之端也○樂天齋黨註曰矜字自守之嚴言羣字即嚴與容觀[illegible]之並不同○又曰爭字只是居己於是居人於非是非相形便是爭○又曰爭黨勿說粗了只有此念頭便是觀其心字意字可見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illegible]此章[illegible]兩下在上句是用人下句是用言[illegible]則[illegible]句[illegible]說謂君子是個至公的人固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其人

亦不以其人之惡而併棄其言也無以廣開言路意○
夏九範曰天下有其人善而其言亦惡者棄之不待言
有其人非而其言亦非者廢之不待言此專就言善而
其人未善者說只作一箇人看○大全蒙引存疑多如
此看然我不取也○此章是得于用人聽言之道兩言
字不必皆主好一邊兩人字不必皆主不好一邊人言
謂君子之於人也何嘗不與言並舉哉但吾之舉之者
自有故而初不以言舉之也蓋以言舉人則人之不賢
者飾空言以進而用人之途混矣即人之賢者亦僅以
空言見知而用人之途亦混矣故君子不用也君子之
於言也何嘗不與人並廢哉但我之廢之者自有故而
亦非以人廢之也蓋以人廢言則言之善者何生乎之

行而見棄而言者不服矣即言之不善者亦從何生乎
之行而見與而言者亦不服矣故君子又不爾也則以
是見君子之至公也又以是見君子之至明也以是見
君子之至慎又以是見君子之至恕也公明慎恕等字
不必分配二句○大全黃氏曰唐高宗時劉曉上疏曰今禮
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天下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
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藝
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當
矜四方風動矣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註其施不窮根無窮
轉阻說恕只有推於人故施之而無盡恕非有推於人
故施之而無阻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節 若有毀見聖人之仁此意
是實意○大全黃氏曰張氏曰讒惡毀則已綴何有病唐
玄宗不信張九齡之言不知斥安祿山卒致播遷之禍
宋韓琦用容頭救去仕守忠伊甘從行惡惡亦自有不
可少緩處後世因緩之一字流而爲養姦而爲姑貫
害可勝言哉○按此所謂緩原非謂此等皆在所緩也

斯民也節 朱子曰今日斯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
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見行之於此人耳不待
易民而化也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
之異耳○須知此亦是實意○直道而行雖指三代之
君然三代之君緣何必直道而行亦因民心原有公是
公非而不得枉之也斯民也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則是仍有公是公非者矣三代既不得枉之於前我
獨敢枉之於後乎大旨不重法三代只重因民心不重
直道可行要重直道不得不行通節在斯民也一讀○
或於斯民也一讀而下則法三代因民心兩意並重亦
可然看來似不必○附梁天齋與人曰斯民節玩所以
二字三代宜合上與下兩言之依前三代之時最妙不
上君說若今日此民即三代之所以者惡惡而
直道以行之者也以者上以是行之上下以是行之下
也直道合賞罰是非說○如行賞罰是十字最說專重
法三代假觀此是以前未定之見○直道而行斷從
存疑指三代之君但民心原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
之耳若又十字以斯民皆能直道爲疑則三代之

其亦嘗許直道為[illegible]不[illegible]此只論其是心耶可拘泥其形迹耶○存疑又[illegible]此章已[illegible]可[illegible]予復起移易不亦謬乎當[illegible]改正○又道但不當泥斯民皆盡能直道耳[illegible]四月十八○存疑直道而行是說三代之君於民[illegible]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毀[illegible]文看之於人無[illegible]毀譽三代之民直道[illegible]我今亦[illegible]此則毀譽之於人誰毀誰譽[illegible]三代[illegible]以直道行之[illegible]於人無毀譽有[illegible]三代之[illegible]以直道臨之民與[illegible]三代之民皆直[illegible]不敢以曲待之與上文毀譽不相應○乙丑九月[illegible]此[illegible]三代言

吾猶及史之闕文章　史[illegible]同[illegible]世所見[illegible]作史之[illegible]作史之學而[illegible]所難沒者作史之職猶及之而[illegible]其心術[illegible]之綱羅之才而必不忍輕命以將其長何其[illegible]猶及之而[illegible]其風尚[illegible]雖博綜之[illegible]而不敢牽合[illegible]其義何其賢也

巧言亂德章　張彥陵曰此為立德立功者說○李衷一曰自家[illegible]無知[illegible]人心自搖惑故巧言得而亂他[illegible]自不[illegible]於[illegible]所守自家不[illegible]無[illegible]人心為氣使故小不忍得而亂[illegible]定自不至於毀所謀[illegible]則已亂之道何如亦曰定心[illegible]養氣而已矣○須知為巧言所亂亦緣不能[illegible]為小不忍所亂亦緣不[illegible]知則今說亦[illegible]說[illegible]巧言所亂只是人德不深為小不忍所亂只是[illegible]不[illegible]德字俱說以吾所自得言大士兼天下之德言要之巧言欲亂吾之德必先亂天下之德○[illegible]可兼也但只可串說不當並說大士說附○附四書[illegible]大天下之德居然無恙也然巧言與德並辨於前雖析理之精者無以擇也吾心之德安然無恙也然巧言亂德一實鼓其中還守氣之定者無以持也故曰巧言亂德○須知巧言亦能亂謀小不忍亦能亂德本文自當活看

衆惡之章　張彥陵曰衆字與公字不同公以心言衆以迹言○鄒肇敏曰必字根衆字來不是說雖衆惡衆好所以必察正謂雖衆惡衆好必不可廢察也兩必字不要說煞○四書講曰衆好衆惡之必察也既察其受好受惡之因又究其附好附惡之實○樂天齋賀註曰察

非察衆言乃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按蒙說似亦可○附新說曰善惡若非自己實見則好惡念從何處生出故必察若此要求自己實見全不因衆之是與不是此是聖門為己之學也○按依此則雖公論亦必察非此章正意

人能弘道章　張彥陵曰弘道非道小而我廓大之也只盡滿其本來之分量便是弘○弘字但指道言下弘字謂道不能自弘於人也不是說道不能使人大宋註道不能大其人此何礙滯○[illegible]道不能大其人言道之不能自大其人也[illegible]無[illegible]不必[illegible]道豈有不能大其人之理為疑滿[illegible]不必俱指道○朱子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了與[illegible]如[illegible]弘有二義人心

覺之若不蔽物而爲物皆備於我道是容受之弘此弘之體。四端擴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道是廓大之弘此弘之用○王觀濤曰非道弘人解作非道自弘誤也弘人則是大其人如爲聖爲賢之類論成功之後。道豈不能大其人但就用功時說須人自家擴充道原著力不得○又曰按人字只認作本爲弘道看得太迂闊試想吾人隨時隨處那一處不是道之流行那一刻不是道之鼓舞皆是弘道作用故曰人能弘道實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而默勤之也若以人字專歸聖賢以弘字只說位育參贊等語則此語死煞無味○蒙引因據雙峰之說以四端爲道於弘字爲好說然非正意蓋道與性自有分別依彼說便是人能弘性此張子註

所以在圈外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朱子已解在朝聞道章了如父慈而子孝耳明而聽聰之類是也此道理都在吾身只在我充大出去廓人之都在心上發揮故曰人心有覺若四端則是性也然人心活物也如何說道體無爲且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亦曰待其人而後行饒氏如何說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黃氏兼體用亦非也此專主用言纔說廓而大之便是用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此二句要細味看朱子下此二句要何用○按蒙引以雙峰道自際天蟠地之說爲非是也而以充四端兼體用之說爲非則不是蓋道體是事物當然之理然皆具於吾性四端之發亦皆是事物之理故分言則性自性道自道爾合言則彼此可相通四說人能弘性何妨

張子註道以非正意而在圈外耶四端雖具而不能自充於言道獨何爲之語。亦無礙又言雖正說廓而大之而實該得容受之義黃氏之說本當不是認之此章泛說道字自可兼性但包小人雖大地本有情而言正不必拘拘耳○四書[illegible]曰天下有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道有發天發地發人發物之道○按此即是際天蟠地何待人弘之說蓋創自兩然看來道雖生天生地而不得發育之人則時不得弘故何待人弘此語說不得○玩朱子人者天地之心一句可見本文道字不得拘自家心上說

過而不改章　王觀濤曰是謂過矣意在要人急改。非謂能改過不妨於過也○或說字不是改三字。最要玩

不及改。四段祇是謂過矣句有兩層意過而不改便爲可傷過而不改則將成於過了過不只一時說其緣人原是無心而謂成名矣因循不改則其心已安而不知改。只須介深日不可救○大全雙峰饒氏謂管人之所提醒是過之人使此皆孔子大改過遷善之意論語與春秋一也淺或論之皆春秋遺筆之言亦然。

吾嘗終日不食章　朱彥陵曰思不如學不但有虛實之分又且有頓漸之別故正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言專以頓悟可以頓漸可以包得虛實也○程子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不得也然端度耳○說在於上或進處中求下此必學人必學以

後自覺心體流行尚有未純一處故發此猛心耳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知及之章總旨　此章小注輔氏明內外本末之序然內外二字亦不可太泥蓋學到仁守地位外面也不是大段不好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不過是小疵須要說得淺玩圈外注自見存疑極得此意總之此章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叫不得知及不莊不禮也叫不得仁守若淺言之則仁守矣又有不莊不禮者然仰淺言之而叫得仁守時外面也不是大段不好不莊不禮不過是小疵○章復元曰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涖動禮則修齊治平事此章是一部大學的明新工夫○此段較朱子分配大學一段更確然須知叫得

仁守時修齊治平工夫不是全無不莊不以禮不過是修齊治平中小欠缺處○大全陳氏以此心小息妄念便生解不莊涖存疑謂其太深蓋此心小息近不能仁守邊也然須知此亦是要淺言故若深言之則不莊涖也是此心小息○不莊不以禮所以要說得淺者蓋若以此二項作修齊治平全體工夫則於直小疵小節屬守說不去也○今段俟日學全知及仁守已是平是爲是頭不能莊涖動禮亦只小疵然聖學原無內外人已涵養愈密愈熟進便日精[illegible]得完全略無此子疏漏殘缺曲折處見得天理流行[illegible]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故必合莊涖動禮與[illegible]此處越說得越說得精但要說向心體微密處人不可以膚淺說皮數當之

知及之節　不曰行而曰守者言守則行在其中也不交得之二字甚是上知及說存疑謂雖行之而有得終必失之恐然

不莊以涖之節　朱註莊以涖之不敬是言我心之敬不能與民相欽意也見得于人全身之精神全不重民不敬一只重不可不莊一

動之不以禮節　朱註曰按知及二句雖是蒙上文語然聖人不欲重複故有意[illegible]須知仁莊涖相須不偏而動民猶不可以無禮也亦其學問內意有不可缺意要有此意得解○又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的意思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弛張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之得宜即是禮字解都在民身上重我去

引禮而動民說○蒙大意註曰動民是化民見凡化民者條教號令皆有大中至正之則是之謂禮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張弛寬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皆本乎中之天則所表見無往非禮也禮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illegible]只是我循禮以動民不以禮只是小小差錯當急略[illegible]當緩略急亦無大害但終是未盡善○按此則與齊之以禮不同觀蒙引解齊之以禮謂是人君所制以使民有所可是四書億云動之以禮即是齊之以禮[illegible]通民此乃治化之大不可以細行目之也[illegible]有云曰動是使民意不曰使者[illegible]其動雖是使民意然[illegible]有與四字○禮字

存疑在君子身上說，小註在民身上說，淺說兼說，當依淺說。○附蒙引曰：此章是說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兼備方是，知及仁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仁守而涖以莊，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愧矣，然動而不以禮，則其見於事者亦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極細微處方是。○按存疑總說章旨，使略去內外字面，此是蒙引處。○蒙引又以知仁屬心，莊屬身，禮屬事，此亦緣小註，則內外本末之序一句而然，前已言之詳矣。○蒙引謂此章是說士大夫，以銀大倫述說為是。○語類學問之小疵，大全輯氏分配不莊不以禮，終有牽強，總說為是。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章　李光地曰：此亦用人者當遠其器局，勿以小知責君子，勿以不可大受棄小人，一以見君子小人各適於用，取材貴廣；一以見君子小人不可止於用，掄選貴精。○觀之，其所以用之不必分兩樣。十月初九月○此論人品格，在用意在言外。○高中玄曰：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必不能也。此不可小知大受○樂天翁曰：小人非為惡，小人只是須瑣之說，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不以學術言。○或云解說材器甚總，一樣通。氣史氏謂君子方可以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恐不必。○通義更氏徐氏　人各所與。

民之於仁也章　李氏曰：此與因言中見字，遂分兩截，以上截為較緩，急下截為較有害。○蓋無問曰：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而至切之水火猶為未切，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即以利害論，而仁又獨有利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語。○民字要看，見得民猶如此，則上焉者可知，此以下統上之辭，然況無回又曰民字即天生蒸民民字，亦通。

當仁不讓於師章　張彥陵曰：此章當字有味，讓則必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甚言不可推諉也，不必泥。○吳因之曰：讓不是謙遜，讓者瞻拱之人，怕自家氣魄小，力量弱，此非是關小可，還讓大力量的去做，此關之讓。○朱子曰：這仁字是指那大處難做處說，這般去處須著擔當，不可說自家做不得，且讓師長去做。○四書翼曰：人於事事可讓，仁不可讓，微言之，精明心術之間一讓，而于吾之脈遂絕；顯言之，忠臣孝子之事一讓，而五常之行俱隳，故讓不可為當仁，謂也。○當仁便是不讓於師，非中有種必為，就是當仁，此說最是。蒙引以為未安，不可聽。○按不讓於師，不過是上之辭。

君子貞而不諒章　張彥陵曰：貞與諒皆固守意，辨在正與不正之間，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固便是諒，貞諒相似而實不同，夫子分別言之曰：君子是貞不是諒，最爲與君子泰而不驕等相似。今人只說君子貞而不諒滞，把不諒作變通說，不知貞字內已有變通意在。徐儆弦曰：貞者以天下之理為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為主，有私者也。○諒有兩樣，有悃愊者，有悻悻者。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此而字亦與矜而不爭一例。

若深看則敬其事自然後其食不後其食則不得敬其事若淺看則自有後其食而不必敬其事者有敬其事而不能後其食者故敬其事又要後其食後其食又要敬其事但此章看來是對計祿者說則後其食又要敬其事此亦是餘意不可並而玩味詳見。

有教無類章　蔡思白曰聖人立法總爲知愚賢不肖而設故有教則不問其類在賢知之類則抑而教之在愚不肖之類則引而教之無類則均可在其中不見其教之分矣○說叢曰教者爲類而設也猶醫者爲病而設也○註以氣習言類知愚賢不肖是氣地有善惡族有善惡學有邪正俱是習○凡有所擇而後收者其中必有所不足也有所擇而後收者其中必有所至忍也君子無忍也無不足也故無類也○人之始原無類其有類者非其初也故君子有教仍以無類者待之大意如此歸士竟謂類有善惡則似忘卻註人性皆善一句了。

道不同章　此章專爲待小人異端者發小人異端自成一道爲我儒者化之可也教之可也拒之可也與之謀不可也要玩謀字○我之不可與彼謀猶彼之不可與我謀也故以不相爲謀言之謀是商量斟酌之意○註善惡邪正所安以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分貼極是君子中又自有同異吾道中又自有異同此不可謂不同○以異端言之不同有三有初起之異端有方盛之異端有將衰之異端初起與將衰者可闢方盛者未易與爭也故孟子於告子楊墨則闢之於鄉愿則曰反經而已蓋是將告子例起楊墨將衰而鄉愿則方盛也夫子此章其亦反經之意乎意爲老氏方盛而發乎[illegible]

辭達而已矣章　王元美曰大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而乃達者直言之而不達略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者但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故東周西蜀之文最古而其後道人意中事最透今以淺陋爲達是烏知達哉故達之一字節節之法盡於此矣○陶石簣曰大人意得而爲理理鬱積無以自達則假辭說以達之大人意蓄而爲情情有中無以自當則假辭今以達之意乃辭之主宰而辭者意之發見也[illegible]達則止於不得不止○梁天[illegible]曰[illegible]之辭○註不曰達理而曰達意[illegible]則又須合理此註有屑文也[illegible]此又是深一層說非本文正意[illegible]通於理者不能達也亦然倒初說亦然○張侗初曰達有餘不若唯有不故能達而能止也○又陶石簣曰辭有可以一言舉者而務博則辭而不根於理務浮誕而不務於質是有可以常言通者而曲爲奇說則反失其與道爲節之則愈晦其體○崇引本達要達此意頗有然不取。

師冕見章總旨　周季侯曰聖人只有其道實不知其爲道也[illegible]一般子張問出便以爲相師之道若當階及席時知其爲道而擬之則碍碎甚矣此者似已恰待無待不待之意故其描寫恍然煞有餘味

師冕見節　徐自溟曰師冕無所見者而記者云師冕見只是以師見夫子矣冕此時止見夫子不見階席不見某某夫子一一指點爲欲援其見者以皆見也

與師言之道與節　方孟旋曰夫子初告時當必以此爲道而有意行之因子張指出道字來問故承之曰固相師之道也固字領子張問道來說○徐自溟曰子張曰與師言之道則猶有意于中固相師之道與率於無心○子張此問極切實足見其善觀聖人處不必又說壞他○錢龍門曰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冕之未見相師原有見道而夫子隱而忘之冕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顯而發之○按此見得道無往不在聖人因之而已非註非作意而爲意也此人當無往不盡道雖似深一層然總是一層或因字包得盡字盡字包得因字俱是聖人學者可共的若聖人自然無往非道則又是一層○此節有二層意思道無往而不在人當無往而不盡道聖人則無往而非道然以氣則只謂道無往而不在在相師則有相師之道我但盡其道爾若無往非道之意則見於言外熊氏謂此是徹上徹下之道最得麟士謂是推而自抑之辭存疑謂是言其道之有所本俱襲麟士說附後○附錄麟士曰上節子張問與師言之道此是道與此各不然若言是道也然又難以無往非道自處故又曰固相師之道也亂似推而自抑之辭不必曰言其道之有本○麟十所以錯者蓋以固相師之道一何與上然字分兩層也不如固相師之道只是足上然字意無兩層○註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只是說其無往不盡道不是說其無往非道升諸范註俱然○夫子原非師之相而行相師之道者大全胡氏謂冕之來適無相故代相者告之陳氏以爲冕未必無相夫子自於而告之存參二說可兼用蓋相原有兩樣有專屬之相如周禮瞽矇是也有不必專屬之相如與瞽共事不論其有相無相者當爲之告也註古者瞽必有相當兼此二項說冕之來其有相無相固不可知使其無相固當爲之告使其有相夫子此時爲主人亦有當告之道○不必專屬之相又有一樣如非與瞽共事而偶然相値瞽自有相則不必告無相則告是亦相也○大全輔氏山張氏曰子張尚得爲疑夫子應得甚小易[illegible]道理周[illegible]只[illegible]此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王龍溪曰一[illegible]然皆不相着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illegible]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illegible]若爲明眼人說[illegible]龍溪此說巧而鑿不通之甚推其[illegible]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六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首句是通章斷案下分三段首一段是以是非之理論後一段是以利害之勢論然畢竟顓臾之不可伐是正意大頭腦後段二子陳匡救之言於季氏又欲季氏的利害之機以自止特因冉有曲爲之解出申其言之之意耳此是夫子之大義從來處簽傚法目犯夫子此章惻然有公室之思一以懼季氏使不矜偏上所以安魯一以責冉有使不不逢君非所以安季氏○姚承菴曰季氏伐顓臾只是一箇欲字欲使遷宗退爲使無齊先王世宗以子孫之發文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首從欲字究到他蓋牆之發見欲之必不可肆也○熊大齋蒙註曰前節從起下分三段在一段何以伐爲止正言伐顓臾之非下二段相對一因冉有歸過於君而責其過之不可辭一因冉有文過於己而詳其憂之非所患總見伐顓臾之非無非正季氏之僭而爲扶公室計也所重在昔者先王一節伐顓臾事已斷盡了下文特因冉有辭釋又申其責之之意耳

季氏將伐顓臾節　張彥陵曰按將者謀已成而事未發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伐者征有罪之詞此以伐目稱曰季氏以彼爲有罪而伐之耳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兩節

夫顓臾昔者節

夫子欲之節

周任有言曰兩節　王宇泰曰冉有歸咎於季氏而孔子明其咎之不可辭二節一直說下周任言不欲則當諫而不聽則當去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矣總見不可歸咎季氏意○此節當周任之言陳力二字最重扶持是陳力處專就言責上說○周任之言不專就言責說使夫子引來則重在言責耳

今夫顓臾節

君子疾夫節　夫子欲之欲字是虎欲伐顓臾此欲字是說伐顓臾是欲其利絕不相同蒙引甚明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節　張彥陵曰按此節本恐王之制家提出均字作主○翼註曰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字要見得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方切兒季氏要安非安危之安乃彼此相安於無事也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下文添出和傾二字來蓋和即寓於均安彼併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和以情言上文以均屬寡而下乃屬貧此等處俱不必皆他爲高只取大意相應○國家本無貧寡因患見貧寡○不均不安則貧何安到貧寡地位有疑所謂君貧而臣亦不能[illegible]他所當得的都守不住了○本文無不均則如何一附存疑謂不均則君既貧而臣亦不能守其富此以事言饒氏謂不和則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爲寡此以心言二說可兼用○講不患寡一句就要補說和字傾字就要側重均字則下三句易講矣大意當云非特貧寡不必

患也即貧寡之甚而至於傾亦不必患丼但不均安當
患也而不均安之中又有不和亦所當患要之不和不
安亦不足患而惟不均當患何也蓋均無貧云云此三
句大意只是謂一均則自和自安自無貧無寡無傾特
故意錯綜言之耳然人但知此三句錯綜而不知上文
先已錯綜若上文語意當云不患貧不患寡而患不均
而不安乃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亦
是錯綜也○刁蒙吉曰下用蓋字申明上意錯綜並不
拘拘與上文相應也

夫如是節　張彥陵曰按夫如是三字承上文來大凡有
患寡患貧之心則欲利遠人以自益夫既如此不患寡
患貧立心只在均和上初無求於分外又何利人之有

故遠人即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即稱兵也既
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所有也○樂天啓翼註曰來
字或內附或外爲皆是不限定是稽負而來○既來之
則安之正照顓臾蓋顓臾爲社稷之臣則是遠人之既
來者存疑謂此句帶說不重者謬下文不能來則與修
文德應不能守則與內治修應謀動干戈於邦內則與
既來之二句應○上節是不患貧寡而不貪利於內此
節是不患貧寡而不貪利於遠人如是二字要玩是要
推所以修內治者以爲待遠人之法

今由與求也節　註遠人謂顓臾此何不可說蓋顓臾雖
亦可稱爲遠人然此遠人却是泛指四夷不指顓臾爲
下有邦內二字也若上文遠人雖是泛說而顓臾却在
其內○遠人即依註作顓臾看不妨下邦內即作遠人
看○庚子四月十八○刁蒙吉曰註遠人謂顓臾饒氏曰
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此理亦好呂晚
邨泥邦內句謂遠人不指顓臾謬矣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節　蕭牆明其近也即後世謂變生
肘腋意○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發難之慮每繫於內
間而輒發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傾危之患每欲借
外釁而竊試此蕭牆之禍所由起也○註只承不能守
說此兼承不能來說雖似悖註然實相發明○變在蕭
牆正所謂傾也○註引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來證蕭牆
之變則蕭牆似暗指君說然此只是明其近意不必拘
拘依金仁山說作季氏之蕭牆自佳蓋蕭牆雖是諸侯

之牆然春秋時大夫皆僭塞門旅樹之禮則季氏亦有
之也

天下有道節　王觀濤曰天下有道句不可混過天子以
道建極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竊之者然
而綱解紐弛權必得不下移也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
主○此雖與蒙引不同然實本大全所軒說當依此說
蒙引說附後○附蒙引曰有道無道不必說[illegible]
之只是治世亂世云耳○此說蒙引說是　○諸
侯之上陵實由天子之下替○首節本當補一句云如
是則庶人之議不得不起矣

則政不在大夫節　蒙引謂政不在大夫政字只是國政
泛言賞罰號令非禮樂征伐天下有道諸侯安得有禮

樂征伐自大夫出亦非此說太拘○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蒙引存疑俱謂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子云然看來不是上文既自諸侯出矣此何獨專指大夫言非或為是章意氣當云何使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而在諸侯可知矣論陪臣可知矣並不謂侍得好○樂天齋曰論政不在大夫而在有感於當時政在大夫也從前禮樂征伐未有不在諸侯陪臣可知則庶人不議伊今天下有道則上之人於道猶歉彼必有於庶人不為有道之出於庶人則羅公亦以○張江陵曰天下有公議有私議公議可畏也私議不可徇也在上者唯自反其所為果有背乎道理有拂乎人心則雖匹夫匹婦之言有不可忽者

焉若使其所為一出於大公至正而在下者敢為私議以眩瞀搖惑之是亂法亂紀之民則誅之所必加也何徇之有此又在上者所當知○又江陵解梁惠王曰天下有公論有公論常存於不必出於公公論未必盡出於眾必於此則加察焉所以常使吾之人不得以眩我之明而孤立無與之助其勿聽於下矣

祿之去公室章 蒙引云大夫之不正其君而亂之○重在大人○樂天齋曰此章論陪臣必失之之必失也○孔子此言蓋發於當時之事相近而陽虎家臣陽貨而能知之子孫微作亡人此聖明相與可見也○又曰但文中不必說出破因事只將說必有效處而奪其備處故人猶不宜乎也○刁蒙吉曰此有指不然之者有指已然之說故大

只就當指已然說○管登之曰記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則知三桓原受誅於魯君但文獻失考耳。

益者三友章 張彥陵曰按三友之友乃我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出於所狎全在自己慎其所擇、益者漸漸若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浸淵淵日退而不自知意○看疑謂益友損友作見成人說友而友諒友多聞言友之直者友之諒者友之多聞者蒙引又謂益矣損矣只說損者益者還他看來都不必友與損益俱主我言為是○沈無回曰夫子只淺淺說友之益者三損者三如此而友之則益矣如此而友之則損矣只如此說論人之當趨益而不趨損

已在其中矣○樂亦然○徐儆弦曰直諒多聞三友缺一不可至於損者三友則一人亦足以敗德可見成之難而壞之易也○樂天齋曰便辟是便於辟也善柔是善於柔也便佞亦是便於佞也詳解可見便是嫻習熟間熟也故解為威儀○便辟是善善柔令色便佞巧言○熊侶曰辟得便捷柔得善巧佞得便捷○便有便捷引尚書祭侍來解曰便者順人所欲避人所惡因人好惡而為順避便是不正此解辟本註習於威儀尤分曉懇切反有疑崩辟師也解亦如是予已取之然與下文便佞不合還依朱註為是○有疑朱子小註中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

益者三樂章　朱子曰。君子於禮樂講明。不置則行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正則外有以著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之善而悅慕勉强之意。樂多賢友。而由益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illegible]亦不可得已。○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外有以著其威儀節奏之文。此節禮樂之益細大。今朱子只有是個同作[illegible]子講節禮樂只于節其制度[illegible]內于敬和說。為朱子謂此何要說得。後所以知此[illegible]亦自可說得後也。○若求節字不但當在內主敬和。外亦當兼行說。要之詳審字亦自可包得二意。○只當依朱子。不必如此。[illegible]○張彥陵曰。樂多賢友。多字有力。○

四書勉齋卷一　六十八

驕樂是放身行己。放縱於規矩之外。佚遊是不做事業。只悠閑游蕩。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是溺宴為暴安。便與飲字相犯。○溺於聲色亦可謂之宴安。但須知與佚遊宴安不同。佚遊處安逸得佚遊。○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論尊卑。佚遊者。怠惰而自失。則不復志於高遠。宴樂者。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此其所以損友也。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徐湘海曰。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存心檢身之功。如此時事又漫不加察。體之者。所以如此。古之君子。所以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亦一從有個存誠而外。若亦有個隨時而然者。總是不能養之於素所以如此。○此與失言失人章一例。但

彼是見。當因人。此則見。當因時。○栗大齋翼註曰躁隱瞽但占其心失罪之病。不可將隱字作以言語之之孤說得錯了。○劉上士曰。躁是其說或長者當先言或君子先有問則當答之。未及之而言是。令君子與侍者俱說不必更言。君子若有言。而不言而言一言字則專屬侍者矣。○隱則說不足。未及之已及之。猶云時未可言。時可以言。偏側字。俱屬侍者為是。○瞽但開口。不見顏色。不理會其己。可一時說凡人之言。須與受言者之意相商量。則稍不揚揚自有不可預先打料者。於此不見則[illegible]必不能中肯。如孟子論卿王色變。便因王問降為不敢不以正對。察見見色發言之妙之一節。○子觀君曰。有能氣色不在。便是意思不在。

四書勉齋卷一　六十八

然而察言觀色。正恐自家失。合其喜怒之謂。

君子有三戒章　劉上士曰。戒者。預禁之嚴制之而不敢犯之意。○沈無回曰。只時時心志為主。而不隨血氣轉移便是君子之戒。要知三戒只是一戒。○又曰。言戒之曰戒。亦有[illegible]。日克己復禮。全交其大。[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實由血氣[illegible]。[illegible]見在言。當來[illegible]血氣之[illegible]。心是魂魄之合。[illegible]人人各人是之一心。心是血氣之主。能[illegible]心命於血氣。不能[illegible]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illegible]切[illegible]悅之中皆色也。關不專[illegible]。凡[illegible]能拔擊與物相[illegible]常[illegible]人之心皆關也。得亦不專是好[illegible]。凡

一生數當可使身剛者皆得也。樂天齋翼註曰：未定。
是易流於欲意不是言未強固當保養也○人生血氣
未定時不知馴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
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君子有三畏節總旨　張彥陵曰：蓋君心常惺惺一念即
是畏也君子小人品格何等懸絕而實祗分介在敬
肆之間信乎此念不可一時不提醒稍放逸便有墮落
可可畏哉。

畏天命節　樂天齋翼註曰：三畏只是一畏一念兢
兢戒懼實體之而不違也三畏皆有不敢褻忽之意皆
之之意○三畏只是一畏大人聖言不過在天命中抽
出言之耳○佐案與因之曰天命之謂性戒懼慎獨所

謂畏也然非只靜時存養性體凡日用動靜皆大至小
都是天命流貫於中天之於人猶水之於魚觸處是天
則觸處是畏大人聖言特其中抽出最大者言之耳○
張侗日曰不畏天命未必是逞愚下之人世間儘有才
學高一世之人只於天命察識之氣有不及外而行
事使似十分好一至暗室屋漏卻以為至隱遂不覺放
縱○又侗之曰畏是我自家心上工夫所見者大人而
我留中嚴憚之心自與人而異其所謂者聖言而我留
中嚴憚之心自因言而率略若從自欲承領服則泛然
在外邊作念○暗忠甫曰狎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
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熊侗日
日小人以形色為偶然假合以吉凶為適然相遭亦好

生而知之者章　張彥陵曰：此夫子勉人為學之意。次
字非言其相遠乃言其相近大意謂生而知之者是上
等學而知之者即次之困而知之者又次之皆可與上
者同歸惟不學而後成其為下則人可以自奮乎哉
○李毅伯曰：兩次也最難有等不學而知之上亦
也困而學之是又一上也惟不學斯為下則非其上者
○張侗日曰前一種人一的同是自出了次與又次亦
即次於上等也不學者有困而者一齊俱惰不來便
為中等其可自謂我之奮力到不得上却已與者不
了就此該下者亦不失其人乎而自斷其民與為下所
以加幾後之能其勢力向前○此言即人之學不學以
為氣質之高下能學即是其氣質之高不學即是其氣

質之下與中庸以學之知易為氣質高下之分者不同
執困而知之及困而學之何自與中庸困字是言其
學之苦此困字是言於學理有不通須用苦習是勉人
為學作此用以學不學為氣質高下又較切○饒氏云
言之說義之字俱指義理言上字次字下字俱以
氣質言○今案由下知當謂有之以來混無所滴無
知言知故具○能有良知亦是氣質最高故不可以
而了也來自此彼是以即一此是以氣言○周幾谷曰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今人尚不知一一不及能學也已云
學然後能知困不學不知也今只知所用心言不
及義好行小慧者方自以為適也豈知困于故困於
心衡於慮而後作者多自動心忍性中來方易得也

君子有九思章　張彥陵曰此正是慎思之法道理只在日用酬應間落昏沉妄想亦屬馳逐○說義理敬者日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道理俱不如是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行事致思又求而得其理也○九思只是一思提醒此心常明常覺隨感隨應者此思之體隨事致察者此思之用九思是以用言提醒此心卽戒懼慎獨意○南軒云養之未發存之方發是又專以靜時言大說○朱子曰關將思言之理是又以致知說此二意皆補本文所未及○九思案引存是謂於人事已無不該人今陳氏謂不止於九者當依大全言如克己章說視聽言動使該得盡○大全蔡虛齋張氏曰成周言古人言聽思聰作謀其持敬不能為心不存斷聽不聞聽不聰雖謀不得思按成周所云持敬正是思聰處然敬之一字九思皆不可缺非獨舉聽而已

見善如不及章　或以此章對狂狷之人之流說或以此章對激濁揚清如諸鋼諸君者說都不是蓋激於好惡之人也不是過於激揚的也不是覓為高指的只是反躬已實而力量未滿的將志字道字看得深自覺諸說之非○未見其人只是言其難得以勉人之意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之類天下之人而有一二為亦可謂不見不必如此抑頗了以實其言亦不必說得了隱而未見亦不必說須了不幸早死方抑無了處人今朱子已自言其非然大全未了又謂此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此即可頗了隱而未見之說觸士不其說而

曰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使是有伊尹太公亦自無湯武也孔子一生轍環在老於洙泗可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據此則此章是傷時者非論人品矣看來不必○袁了凡曰二字最可味當行義而世建功名屬得行其所用上著力道名學性之謂措置不合乎大道是不不當時命則雖天下國家可均皆非達道亦所以不見其人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其述齊景公亦為人說不必專就爭國讓國說伊尹亦在其內○陳伯玉曰使夷齊有千乘定然賢於齊景不限定是窮餓○此說妙蓋此只見稱之不係於貧富非謂貧者之必有稱富者之必無稱也○齊因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名也若伯夷可謂全其名命之正當交關之死名可乎○剛大全蔡氏曰說不可○伯夷於首陽由後人知涂出餓死嘗時在國而其名不係死伯夷叔馬宋微不見於經傳雖以人傳而論之功本當傳其事於列國鄉大夫士之口歟而凡後世以其功業此疑不偷此質賢者之言司馬遷好奇惟信此說讀詩外傳為據書本之關也按程子云史記所載采薇之歌皆非孤竹君後爾即位已十一年安得父死不葬之語甚不明說最是○然大齋說此則異以德言

子亦有異聞乎章總旨　此章總見聖人之公而極之曰異聞之曰遠者皆非也自其非異名而之不非所聞正詩禮而非異聞之所聞進於詩禮有如知行之所聞

名必是因其天資功夫所近而仍非異乎其非遠者論
之不特聞詩聞禮而非遠即初聞之時亦有詩未有禮
初聞之前未有禮有禮未有詩亦必是因其天資功夫所
未近而仍不得謂之遠

子亦有異聞乎節　栄天齋錢[illegible]曰[illegible]亢厚其子[illegible]說太
甚恐傷乎問體面

嘗獨立二節　只無以[illegible]伯魚說又獨立須與趨初光景
不同[illegible]我昔日只道是偶然一次[illegible]想他日原是這樣
過庭事竟學禮之外別無說話此伯魚敍[illegible]形容處○
能言能立雖從詩禮來實從心體上發出來也若只勸
蒙詩禮之[illegible]心術有何了港○四書[illegible]通
達[illegible]斂者只[illegible]心氣和平德性堅定是說涵養

○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看闕了見得
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

問一得三節　栄天齋[illegible]曰聞詩聞禮不是前此不曾
聞只是聞此而後知詩禮當學意○胡寅之曰詩禮雖
夫子之雅言然同進者而不察一得於提撕則恍如有
得遠字只對私厚而言君子不私厚其子亦是破世人
異同之小見不足爲子一見識此是陳亢實有所得處
○劉上事曰亢陰意仍在[illegible]君子之遠其子一邊
○沈無回曰有意於遠其子則不能無意於異其子矣
遠與異一私心也陳亢[illegible]不[illegible]

邦君之妻章　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節[illegible]之曰
夫人一語又是下二段綱領下文兩君夫人俱對君所
尊而稱之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二字上○[illegible]
天地開男貴女賤女子貴者乃稱[illegible]男子故夫人自
稱曰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夫人之[illegible]人亦比小男
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則比男子[illegible]之夏始
曰后則直比於織[illegible]之稱矣○此[illegible]之
分言蒙引謂未見得[illegible]有[illegible]是[illegible]本得
上[illegible]只是以夫人不得[illegible]邦君身上邦君不
得稱夫人而使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得稱夫人而通有北
寡之[illegible]○[illegible]雖夫
人然後用此以[illegible]此二句
不[illegible]者[illegible]發爲夫人徒欲
尊寵其所愛而不[illegible]子者是也以妾

母爲夫人[illegible]其所[illegible]其愛如僖公成
風者是也[illegible]其身則[illegible]其愛[illegible]不信乎名之不
可不正也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七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按：此章看只孔子不見一語括盡通章大旨。可以時其亡，可以途遇，可以言，可以互相問答。孔子自是孔子，陽貨自是陽貨，貨本當見孔子，可即謂孔子於陽貨不見亦可，易避之遇義大矣。最要在孔子處著眼。○問：孔子從日貨之門以嘗豚，是把此看得只求聖人兩大子，却只成數三昧，猶不執著死法而他。○陳潛室曰：子罕子遠照公荀子相為其忠公論所不容。○以為貨可因貨必謂此人心所共快，孔子欲張公室，當除此輩，而往於彼。此欲見孔子意也。宋儒謂其欲得己為亂，今儒謂欲使孔子為事，俱謬。○一說要兼用

性相近也章　張彥陵曰：相近，故知孟子性善與人相近一般氣質之說，明為近字立說，不知此近字正說那遠處。謂出以提醒人語氣耳。固不必過為回護。○蒙引謂性相近只說得中人上下者耳，故下章除却上智下愚說。此本大全吳氏之說，然看來不若朱子謂性相近是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間說。○說者依蒙引則下章言氣質相近之中，中字當作外字矣。○雙峯饒氏新安陳氏講此章字，但據饒氏不甚明發，而吳氏謂發之耳，非有二也。○此章大全引以朱子之說氣質而言，何為不是？而於此可見程朱不合孔子之言。可謂無忌憚。○徐儆弦曰：習有二形，作習有染有緣物而動者，風染氣移，行有因俗而遷者。○緣物而動，此是一人之習。因俗而遷，此是衆人之習。○不可說壞習字。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章　張彥陵曰：按性相近也，而有不移，何也？非其智且愚而不可移也，以其終之不移，而知其智且愚也。若語意亦斷說不移，上張原在可移上。○蘇紫溪曰：上智下愚不移，言其習之相遠也。中人之人，可以善，可以惡。有始習於善而終復移於惡者，有始習於惡而終復移之善者。唯上智之人，能盡其性，始之所習此善，終之所習亦此善，更不可移之惡。下愚之人，自棄其性，始之所習此惡，終之所習亦此惡，更不可移之善。此正是大相遠處。○■曰：上智與下愚不移，如中庸云雖愚必明，則是可移也。往往多不得其說，意以謂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矣，不因愚而村下愚，以其不學，故愚而愈下耳。此所以不移也。困而學之，安知其不克念作聖乎？○王龍溪曰：聖人立教，皆為中人而說。○此章不是專對中人說，以為專對中人說者，誤看唯字耳。○程註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此性字乃天命之性，與上章氣質之性不同。此才字即當氣質之性。有饒氏謂性相近是說性，上智下愚是說才，不是。○此章是申明上節之意。日氣者門謂性相近，習相遠，而天下上智下愚之分，似不得專歸之習，而不歸之性也。不知此惟其不肯移，非其不可移之理也。則上下之分，仍在於習，不在於性矣。唯字當如此看。圈外程註最精，與本文亦非有二，但本文說得渾融，而程註說得明

快耳、總之即是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之意蒙引存疑俱為因上章未完故復言之不是贅也謂唯上智不移則凡未能上智者可危矣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亦不是發明又謂程註與本文不可強以為盡合亦不是語類謂伊川那一段却只說到七分想亦是朱子未定之論○按困而不學民斯為下是指自暴自棄者言此所謂下愚又是一種說蒙引存疑朱子俱云程子與本文不可強合其說是也[illegible]

子之武城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總見治必以道須以道學貫到底○前半截喜其能行後半截喜其能信在莞爾而笑分既註喜字爲字可見喜子游處子游又皆以勉二三子也此意則寓在二截内

聞弦歌之聲節○因時為教古雖有是法然聞弦歌之聲則不必拘時候饒氏云想是春夏時太拘

夫子莞爾而笑節　牛刀是借言不是喻言○使子游之絃歌而於周公未衰三家未僭之先夫子不必有此笑不必有此戲

昔者偃也節　張彥陵曰按學道從平日涵養言君子學道才能愛人小人學道才能易使却不重君子小人上見主治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子游引述口氣○李毅侯曰本文學道是將禮樂詩書對著刑名法術之學看也○大全滿卓菴張氏曰學道二字何明己所以教武城以禮樂之意時恐不得當於夫子而援其聞以證之即此見游溫柔遜順不自矜詡處宛然有道氣象宜其教之易行也○此章夫子之言都是深喜意並非傷時但舉世無此故一觸於耳不覺深喜此則是傷時耳然亦止有前半截內則有之若後半截則此說都用不著矣

假之言是也節

公山弗擾以費畔節　亦不必為不得[illegible]之聖人輕動非可臆度

子路不說曰末節　如有用我者句有深意即公山亦不妨[illegible]決公山為東周決其也自是兩節若作一滾說則在公山之召大重矣此不必從○吳省菴曰吾為東周其欲使魯為天子也使文武之道得行於魯便是東周即魯一變至於道意○王觀濤曰魯

在周之東使魯一變則道而禮樂法度粹然振舉則周道東矣魯即是與周非繼周而興之謂也○存疑曰聖人嘗言如有用我者其說期月可也三年有成至公山弗擾之召則曰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此等極大了如何這等說蓋[illegible]公山等之畔皆由三家自取不是了故使他得以為[illegible]公[illegible]可見使聖人見用與此而[illegible]季氏使[illegible]於周他必欣然樂從[illegible]東周常時用聖人決是不[illegible]東周○按存疑說[illegible]周與可也有成亦不必果別若聖人乘勢而起比常時自易些此處則[illegible]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張彥陵曰拔子張一生病痛只是務外夫子因病立方○五則字不落一層正示以能行五者於天下之實言必造到四方地位方謂之能行所謂以效自考者如此○歸仁無怨亦然○李毅俟曰孰爲五者曰恭寬信敏惠不恭不寬不信不敏不惠可謂仁乎孰謂行五者於天下曰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不至於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則是其恭寬信敏惠者未至也如何則能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誠如是則雖欲不行於天下不可得也○李九我曰行五者而曰於天下何也吾身在天下便與天下相離不得豈子然一身空空行此五者少不得與天下相酬酢如

周旋聖人論仁未嘗離天下正要人實際處下手○要人在實際處下手此意已包在行五者內了於天下則是又要其無間不得如九我之說○九我又曰此句一直說下不分兩截○蒙引亦有此說然蒙引謂不分兩截者恐人專以能行爲五者以爲仁矣屬於天下也故云若行五者於天下則仍是兩截也○存疑謂觀恭寬信敏惠所作與所言之效乃是仁居上者旨蓋子張時已出仕此說太拘○鄒申甫曰若說心以恭寬信敏惠而存[illegible]則仁另是一物而以是五者爲束縛其心之具矣蓋恭寬信敏惠[illegible]總是此心總是仁之道在異名耳析而言之曰恭寬信敏惠合而言之只是一仁不在恭寬信敏惠之外此說個仁却渾淪無可下手○二說我從存疑然其實亦非相背蓋存疑是從一層說蒙引也深一層說耳○拔蒙引說並不如此不知子前所謂蒙引本如何乃有此說 拔[illegible]

七月○依勉齋以體用解爲仁矣亦不害但不當以註心存理得分貼故蒙引以爲未當蓋心存理得俱在體上說而用處自見於言外○畢竟是勉齋之說的確乙丑十一月十 ○勉齋黃氏謂心存是仁之體當存當理是事之理常得分體用看○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私以此五者求理則事自然恰合○言心存理得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云云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理得不分析蒙引非也後來諸說紛紛皆起於蒙引欲翻勉齋之說○大

全輔氏謂恭則仁之存蒙引謂其非本旨此則蒙引是也輔氏若亦總五者爲心與理而不知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不可直謂之理○從勉齋蒙引說則是仁從五者而出此是用功時言從輔說則是五者從仁而出此是成功時言雖似皆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輔氏說不當夾雜於此○顧涇凡西湖廣集曰常能行全敬惠畢曰自其成功言此五者從仁而出者也自其致力而言此仁從五者而出也最明又云因發而驗存因感以全寂亦確

佛肸召章總旨　公山佛肸兩章因子路所疑而發之故所告不同朱子說極是要之意亦相通但本章所指則各有在耳○只能繫而不食單亦有爲東周意然却不

亦只重在要變通上。雖亦有當爲世用之意，然亦不重。
只重在要變通上
佛肸召節　張彥陵[illegible]孩[illegible]故[illegible]後人於秦
當時晉衛宋鄭諸侯小弱不[illegible]大抵伯[illegible]四中夏
者惟齊與晉耳故夫子[illegible]欲[illegible]也其
次[illegible]爲心於齊[illegible]當時如
齊景公老不能用夫子[illegible]不得已而[illegible]欲往
佛肸之召實欲[illegible]來此假
晉興周此夫子欲往本意也○看想人欲往之意亦說
殘了[illegible]見公山章
不曰堅乎節　張彥陵曰磨涅二字是借說字面不著物
上[illegible]亦不召道德上

[illegible]匏瓜也哉節　此節當緊根不磷不緇來。不磷不緇
自不往也是匏瓜[illegible]不磷不緇而不往則亦未爲
[illegible]是其說倒後○附存疑曰
[illegible]不[illegible]終欲行佛肸之召意已明匏瓜之喻是
亦已當爲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相著
六言六蔽章總旨　周季侯曰[illegible]學字相
[illegible]六言皆六個活頭也這六件把氣質有不得須
是[illegible]使[illegible]終身有
六蔽之用[illegible]
有一[illegible]似爲
之[illegible]
[illegible]是說出了路於萬物之中向後一一割出病症使

他自返病雖有六其[illegible]在[illegible]學一味便[illegible]百病皆愈
非有學以治[illegible]後有藥以治病也[illegible]逐件學說方
全○李[illegible]學不是口耳只是要心體上打發明白
[illegible]
能以自哀或[illegible]於不足[illegible]於一所而
不[illegible]其大全[illegible]中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節　[illegible]六言六蔽[illegible]在言
字見人[illegible]好名
曰[illegible]名多矣及須以學[illegible]之○六蔽即在六言中見
之不[illegible]六[illegible]原未嘗實有諸己也○樂
天齋[illegible]之總他稍牽少精
[illegible]耳

好仁不好學節　仁字[illegible]以力行[illegible]勉齋存疑以愛人
[illegible]之師友求之方冊
[illegible]是明仁之理非
[illegible]
[illegible]此作文用與學作對○[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高極遠[illegible]是說自家不信不[illegible]他人
[illegible]是急進而犯人[illegible]作[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亂不體堅強[illegible]梁天齊
[illegible]行不說[illegible]
李九我曰學而不好[illegible]其他
不得[illegible]好[illegible]學了何謂有[illegible]○此[illegible]有　好
字[illegible]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其非學

與。而何以日不好學也。日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所以道一翳在眼。空花亂落。○此說最有學字。

何莫學夫詩全章旨　此章是言學詩之益。非是說學詩之法。[illegible]要知聖人全是要識中加[illegible]合功夫。故下可以字。邇之遠之。多識字。引伸觸類以自得。正在箇件[illegible]之外。○徐岩泉曰。大凡六經。皆[illegible]貴得[illegible]之。[illegible]讀詩者。有所感發懲創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有可得。究必[illegible]讀[illegible]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非而後可以言事君也。

何莫學夫詩節　學字宜玩。體驗工夫全在自得。非[illegible]讀字可代。○張彥陵曰。人之所最易感者。情。然流蕩之

○困勉錄卷十七　陽貨　七

情。得詩而[illegible]人之所最難治者。[illegible]然怨激之氣。得詩而平。處當處發之道盡此矣。○湛甘泉曰。興也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李毅俠曰。興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爲善不懈。觀則有以考鏡其得失。而於理無惑。詩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一言最得其要。發乎情。故有羣有怨。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禮義。故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觀其文法。止說曰可以。而用[illegible]以邇之遠之。[illegible]事父事君。[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是興觀羣怨之實際處。此說甚妙。[illegible]然又當爲興觀之實際處。其人今[illegible]引存說。都無擬[illegible]。不知何故。○仇滄柱曰。[illegible]何[illegible]天保諸篇。謂二百篇皆可作忠孝之書。求深反淺[illegible]切實指證。令學詩

者有所依據也。[illegible]○大全[illegible]或問[illegible]詩能解人頤。而相業無稱。不免與張禹孔光爲伍。事君事父大義。猶懵然如此。則所以學人詩者。亦徒習[illegible]文詞而已。其[illegible]於[illegible]本蟲魚者。能救何哉。此所以爲戒也。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節　張彥陵曰。下二句正喚醒不可不爲之意。○姚元素曰。凡人能行處。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此處不通透。雖家庭之間。自有許多窒礙處。註不可行。根無所見來。不[illegible]○沈無回曰。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爲二南。豈教其求之於二南。正教他通入本原來。果於此通透。則國家天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阻隔。○析疑曰。人情當大庭廣衆。

○困勉錄卷十七　陽貨

檢束易。[illegible]指穿屋漏閨門[illegible]此難。故古人工夫。全於獨處着力。○據此段專指修身於家之事。非指齊家也。○竊意此爲字。與上章學字。自當深看。有身體力行引伸觸類之意。依大全[illegible]所說。不知何故。[illegible]文云家庭[illegible]所[illegible]溫[illegible]之而[illegible]於[illegible]者獨有[illegible]南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愛之私。而偏[illegible]成[illegible]凡[illegible]之[illegible]無[illegible]遠矣。閨[illegible]二南。而苟不爲之[illegible]是成[illegible]牀第之[illegible]矣。[illegible]父子就[illegible]行者[illegible]當[illegible]人而不仁及[illegible]爲

國家似亦當然○徵和在鍾鼓玉帛之先亦在鍾鼓玉帛之內○仇滄柱曰有制禮作樂之本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也有行禮奏樂之本先有恭敬之心而後有玉帛之交錯先有和樂之心而後有鍾鼓之鏗鏘是也 人而不仁章○

色厲而內荏章 蒙引說但以確然有守毅然有為貼色厲以其於利而怵於害貼內荏

鄉原章 或曰自賊說或曰賊人說○樂天翁餘註曰德字指正理言如忠信廉潔是也似忠信亂了真忠信似廉潔亂了真廉潔把真的德都被他混著了豈不是賊勿作自賊賊人看只重賊理○大全朱子及蒙引皆說皆以鄉原之愿非真愿則中行狂狷之士乃指真

愿也與愿猶不可進於道況鄉愿乎

道聽而塗說章 管登之曰道與塗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此只形容他人耳出口器無停留的景象莫認實說○聽道是好的病只在塗說○德由聞見以入要在潛心體會以蓄之方為存得入耳而出口究竟於身心何益○此說是因其容說而[illegible]上觀吉曰只為在不曾心若[illegible]心[illegible]不[illegible]此說是因其先棄[illegible]而後塗說此[illegible]氏分別得妙朱氏公[illegible]文曰此其[illegible]之淺不是[illegible]之胸襟其尚可以有為乎況[illegible]自多也抑使片善之道亦且失也而衒此浮蕩之心則其尚可與有成乎況

一善之道所失亦不少也[illegible]欲收者[illegible]之學而不知收其名者[illegible]論之[illegible]何不知外[illegible]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鄙夫不足責責正在與之其事者[illegible]與鄙夫共事之人在 有以容易與者有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者當[illegible]鄙夫[illegible]可[illegible]不小[illegible]天下之小人皆可以鄙夫名之以其皆乎此夫[illegible]之小人以其遂乎高明之域[illegible]之鄙夫[illegible]以聰明[illegible]不當除出大[illegible]惡[illegible]惡[illegible]

父與君此[illegible]皆有之[illegible]分貼[illegible]兩[illegible]○蘇子瞻[illegible]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偷位以苟容及[illegible]得其[illegible]德宗以[illegible]其心不於患失其禍乃[illegible]為此學者[illegible]

古者民有三疾章 [illegible]樂天翁餘註曰此[illegible]原無[illegible]有以蕩而[illegible]自異[illegible]之論者曰[illegible]為其[illegible]無[illegible]而有[illegible]名人如[illegible]廣[illegible]又曰是[illegible]氣質及氣數○[illegible]厚齋

馮氏謂是不敢爲決然之辭恐亦未是或是有所指之辭。

古之狂也肆節　[illegible]肆不拘小節。正見他志願太高[illegible]故今日狂[illegible]乃[illegible]蕩正見他持守太嚴[illegible]正見其廉隅不可[illegible]故名曰[illegible]欲爲人說恣不顧名義難合其與狂者行[illegible]是大[illegible]不循其疾遂[illegible]易見雖以[illegible]外爲數不就事之累說其挾私妄作亦是他病亦不謂而實非真愚也則今之所謂愚者不過詐而已矣語意與上稍別○按肆之爲蕩廉之爲忿戾是已甚處直之爲詐是相反意曰肆曰廉曰直則成其爲古之狂矜愚曰蕩曰忿戾曰詐則成其爲今之

狂矜愚非狂矜愚之已古之狂矜愚已也○[illegible]曰廉是守己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己之是較人之[illegible]爲行事上說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直行自遂詐則又不出於愚而强作機械變詐之事以遂其私故曰挾私妄作

惡紫之奪朱也章　[illegible]曰上二句引起下句○朱子以邪[illegible]以似是而非說似而[illegible]用者[illegible]

子欲無言節　[illegible]亦須從言語外想像領得聖人之道[illegible]不[illegible]亦盡此[illegible]欲無言者[illegible]教下學者之心悟也不[illegible]

予欲無言節　朱子曰此句從聖人前後際[illegible]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只是不消得說若已都撒出來了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所以不消說得○觀此則以無可言爲解者淺矣○恐人不能盡曉及欲無言其意可想○此句只依註解爲是輔氏謂有兩意不是其所謂領畧體察多在註以言語觀聖人句內不但領畧其言者非即徒默察於言者亦非○呂用晦曰此頁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

子如不言節

天何言哉節　王觀濤曰兩個天何言哉總說天何嘗言而不待言之意即在所以行生處○蒙引曰妙道精義

之發發謂發見不是妙道精義在內面却發在動靜上○徐岩泉曰大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illegible]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夫子不倦處○兩句所映俱是不厭處俱是不倦處不得分析○大全謂時行物生兩句自爲體用須知此是條[illegible]若[illegible]則時行物生俱屬用○曰天之行四時則仍重在所以行處而四時之行不是見天矣曰四時行焉則仍重在四時之行而其所以行處即見於此矣

孺悲欲見孔子章　張彥陵曰不是見而不見是孺悲不見孔子非孔子不見孺悲也不使之見而又使之聞則孺悲亦既見孔子矣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心氣和平不動聲色聖人與同造化○夫子所以不顯[illegible]之者則

恐影其過於人也是亦以徵罪行之為也○依帷八以
講爲之絶之取瑟爲教之方是以[illegible]亦如是[illegible]
廿[illegible]○人全[illegible]張氏曰[illegible]可教[illegible]之如
此若爲貨何難之流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人皆以此為
孔子之[illegible]教而不如[illegible]之可教此亦[illegible]後人
[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人而施可也若[illegible]以此為教法[illegible]陽貨
何難之流行不殺而[illegible]者哉觀朱子以[illegible]
今自[illegible]之罪可為明鑑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總旨 此章提出仁字最中指不忍之良心上說凡人心不安處即是仁仁字與安字正相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只在於女安乎四字上○[illegible]宰我一問非真忍於忘親也只為[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不可

三年衣疏食[illegible]無益於死者而徒使[illegible]於人道故[illegible]情理而[illegible]之却不知孝子之[illegible]事惟恐其不足故雖明知無益於親而為此無可奈何之計聊以自盡其心耳今乃計時論序為之[illegible]其中[illegible]將此心放到何處耶此心既失又[illegible]何禮樂耶故失了不暇問其[illegible]壞樂崩之[illegible]亦不[illegible]年期月之是非只反[illegible]本心不能自安處提[illegible]之到末後緣點出予[illegible] 而以見夫子[illegible]使宰我聞之惻然其不[illegible]本心[illegible]者本心之外[illegible]何禮樂[illegible]不為皮而自彼父此聖人之[illegible]於以仁[illegible]人也

宰我問[illegible]

三年不爲禮節 朱子曰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illegible]樂無用於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爲樂也若當喪而[illegible]陳[illegible]鐘鼓[illegible]則其壞禮而崩樂也且矣此[illegible]言之失有不待言者故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之[illegible]之○樂大[illegible]曰崩壞只是[illegible]了

[illegible]後節

[illegible]人[illegible]節

女安則為之節 兩女安字[illegible]兩則爲之[illegible]全要波發他使不自安耳○不為[illegible]之俱指食稻衣錦是面為期年即在其中○故不為也依蒙引則指食稻衣錦與上下兩為字一樣若存疑曰故不為也只是承上言不為食旨聞樂居處也今汝則為之是為食稻衣錦依

此兩此節[illegible]爲字不同矣蒙引可從

予之不仁也節 新安陳氏解不仁字即以安於食稻衣錦說與[illegible]不同與蒙引[illegible]合○[illegible]曰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只為喪所以[illegible]年之故是爲[illegible]服非正解矣[illegible]為對宰我[illegible]而故[illegible]之耳

飽食終日章 [illegible]陵[illegible]凡[illegible] 見於羣居終日[illegible]見於飽食終日可見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illegible]之也當之也乃所以爲之也[illegible]不用不可也[illegible]術事業之具○觀厚陽[illegible]先[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言非先[illegible]之法行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那言不

及長如行小慧的知識然自以爲伶俐。見孔子汲汲皇
皇終無休暇多皆其勞苦至以戰兵擾之那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的却飄然自以爲儌倖
君子亦有惡乎章總旨　此章上惡皆從者下惡亂德者
所關於世道人心不小。故聖賢用惡皆維世之道○須
知有惡。正所以全我之愛。即仁人放流迸竄說意然
聖賢之惡。只是合得天下人的公惡○析疑曰。終身未
嘗言人過失。生平未嘗臧否人物。終日成木皆及時事。
此特三代以下士人修行。恐非聖人大中之道。且其流
特在爲鄉愿爲胡廣之中庸。聖人第曰惡毀譽。并舉
善惡而一切不及也。風雅三百篇中刺淫惡發者
何直切也。而聖人且以爲溫柔敦厚。春秋一字衮鉞

皆謂之稱惡否
君子亦有惡乎節　張彥陵曰。君子無所不容。亦有惡乎
對愛說。賜亦有惡對君子說○樂天蕭鑛評曰。下流只
是下位○論上案引作謗者以上本無過而加誹謗爲
訕。有未當。衆有過無過說方全。稱人之惡亦然○徐虞
齊曰。自己不要埋沒使窒塞不通。不是行大見窒。然行
亦必見窒矣○雙峰謂果敢即前章之剛。亦蒙引所謂前
可以剛濟勇。蘇紹作爲及解此。只以勇爲而不果
是作事爲所謂作事。亦指作事之心。則與雙峰說
仍合
賜也亦有惡乎節　張彥陵曰。微其知。不孫非勇。訐非直。
以今人只以必然是自家好處。故以爲知勇而且傷

托之也○然孫用亦不妨○翼曰。勇以氣言。果敢以
心言得之。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　張彥陵曰。俱著君子一時
用情言。其本源在修身不在用情○方孟旋曰。人待女
子小人。非有情。故嘗以近而狎。不孫則近之心難制
也。嘗以遠而得怨。則遠之心難持。非難自在我養之者。
不當徒咎女子小人○樂天爲題注曰。此論御臣妾之
難。在御之有道。蓋女子小人多怨之。而不知其難養。故
夫子提出示人。使人知養之之道○又曰。近是比暱。與
慈不同。遠是疎斥。與嚴不同○按先儒同曰。遠生於近。
近之不可。方有遠。此說極有意思。然亦難拘說。亦有始
終近之者。有始終遠之者。更有始遠之而終近之者。但

始近終遠者爲多耳○馮翔卷曰。聖子知其然。是故本
以之禁太宰得以制宮中。無俾得以觀其故。有樊管
周召則稱備取大人不是患也。有中將忠蓋則鄭通鄧
夫人不足患也。原許六聖人雖養者致人患。所以養
養之道。其謂難而委之無可奈何○人念之。馬氏
日。古君子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過女子小人。不
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可忽。
無衆寡。無小大。何敢慢之也。
蓋道不必將女子小人專看做婦寺而處諸婦寺道
理。未嘗不在其中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此章一則對未四十者言。不可不
敬。一則言已四十者。不可不懼。

卷十七終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總旨　通章大意。大都專爲微箕比表白精誠。○存殷亦在此。然必

微子去之節　顯[illegible]揚[illegible]或去或奴或死。總是一副心腸。各分頭去做。見皆多方設法。爲感悟獨夫。存宗祀。二意當兼用。○[illegible]按[illegible]家[illegible]遯於荒。則微子之去。只是遯於荒野。[illegible]感悟君心。[illegible]便是歸周。○樂天齋㨿曰。抱器歸周。在克商後。○微子面縛抱器。用俘皆疑其無有。來二事。雖不得謂其皆有。亦不得謂其皆無。面縛之說出於左氏。似可信。所謂左牽羊右把茅者。不必以手牽之把之也。○奴猶[illegible]也。是紂囚箕子以爲奴。爲之二字。則屬箕子身上有二意。不極諫而死。是其爲之奴處也。佯狂受辱而不復諫。是亦其爲之奴處也。

殷有三仁焉節　樂天齋㨿曰。仁字。主愛之理言。去以存祀。奴以俟時。死以悟主。皆是愛君愛國不啼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矣。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惻怛而[illegible]有以全其心之德者[illegible]此[illegible]不是愛之理內也。有[illegible]惻怛。[illegible]得好。○[illegible]有私[illegible]惻怛即有當理者。○曰仁。則忠與義皆不足以名之。以其非徒慷慨激烈。自表見而已者。[illegible]

柳下惠爲士師章　樂天齋㨿曰。古人皆惡直而好枉。直道則雖去無益。若枉道則又不必去。須上重下輕。抑揚看。方見必不肯枉道之意。○又曰。三黜是屢黜。不限三次。蒙引云。子未可去而之他邦乎。或者有以見用也。此亦最細。○又曰。直道枉道。[illegible]而[illegible]在其中。○仕而黜。黜而復仕。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前者。三黜而終不去。三黜而終不枉道。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後者。和而介。是其同於聖人處。和行不恭。是其異於聖人處。

齊景公待孔子章　張彥陵曰。[illegible]此兩[illegible]較。此條與蒙引合。便非待賢之誠。老不能用。以孔子無道功也。孔子行承上二意。重不用邊。○按蒙引程註各是一說。不可強合。子初疑看。辛丑六月廿七○析疑曰。齊之陳氏即魯之季氏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即是陳氏之下。卿大夫之上矣。尚爲薄乎。記者載此。正見齊待孔子如此之厚。而只爲一言不用。遂行。可見孔子只要行道。原不顧爵位。○彼此與程註合。乃正說也。蒙引不必從。

齊人歸女樂章　沈無回曰。季桓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己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兩行[illegible]。[illegible]郤[illegible]數甲。慮無不深。[illegible]而[illegible]季子名。[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其所行正。又進用[illegible]於行間。而不疑不[illegible]。[illegible]故明受其餌而不[illegible]以快其強國例家之[illegible]子[illegible]之深[illegible]女樂不至亦必不能見其施於魯也。而膳[illegible]大子猶行也。不然桓子果

諫於[illegible]時則夫子行矣可以偕死之日而始悔
不用那是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illegible]
不明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則[illegible]季桓子之[illegible]孔子
也○楊氏曰[illegible]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illegible]人
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illegible]下人[illegible]欲傾
人之國[illegible]先敗其人主之[illegible]已齊[illegible]於夾谷而
懼魯[illegible]以女樂罷[illegible]而
孔子行[illegible]先敗其用孔子之[illegible]用孔子之[illegible]非
魯君[illegible]心乎○討論[illegible]蒙引[illegible]新安說[illegible]
有見[illegible]又當兼季[illegible]子受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相
子受之[illegible]相
子之專[illegible]見魯君之失[illegible]日不朝[illegible]

四勉録卷一　八微子　三

罷[illegible]此總之是[illegible]以齊[illegible]
皆有兩見仕止之宜以二章自對看則見久速之宜○
久速之宜[illegible]事看出本章所繫故麟上謂不
徒[illegible]是然看來兩行字內自可包得此意○當行而行
雖謂孔子不嘗行可也○況無固[illegible]有[illegible]相
子大[illegible]朱子謂[illegible]不得為
是時季[illegible]不奈[illegible]
楚狂接輿[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大
子[illegible]何字則有不宜[illegible]之
[illegible]以[illegible]可追[illegible]之已之一字正見見可追處
從政者[illegible]諸說此[illegible]而語散乃欲儆李
[illegible]孔子之[illegible]不必說

鳳又說孔子[illegible]所德非吾
所謂德[illegible]接其人名[illegible]而[illegible]乃云時通
字接輿[illegible]今說者[illegible]接夫子之[illegible]而歌皆
出附會○[illegible]外[illegible]孔鳳春秋
時[illegible]品題
孔子下節[illegible]曰天下有一[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肯犯
手天下有一毫可為聖賢不肯放手
長沮桀溺耦而耕三節[illegible]通義仁山金氏
曰[illegible]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illegible]之論語所
載若荷蕢晨門荷蓧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不得姓
名之與也獨長沮桀溺者得其姓氏者然長與桀古無
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illegible]一

四勉録卷一　八微子　四

時[illegible]姓名[illegible]亦以其物色名之[illegible]耕
於田其[illegible]長而[illegible]其一桀然高大而[illegible]以其
物色名[illegible]丈人之云爾○按[illegible]法同
終[illegible]是知津矣似譏非譏[illegible]
漢[illegible]桀溺[illegible]與此
又不同[illegible]易之句大[illegible]是一
[illegible]
子路[illegible]
子路從而後[illegible]荷蓧[illegible]人○桀人齋
殺[illegible]子路不務農[illegible]
子路拱而立[illegible]
止子路[illegible]丈人之待子路而[illegible]是欲動子路而

不知[illegible]焉為子路所動也若謂其以田野之味動子路
之[illegible]則淺。

明日節

不仕無義節　張彥陵曰。此節不仕一句提起下皆明此句。[illegible]長幼之節[illegible]是責其忘世之非。君子之仕[illegible]之志通節[illegible]重一義字[illegible]忘。○[illegible]義字只[illegible]長幼之節[illegible]長幼之節其實明也。君臣之義其所廢也。則其明以[illegible]其廢。此易絕的人倫之道。○[illegible]天齋[illegible]曰。行義是行道不同。行道有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無論遇與不遇而

皆當行的。君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illegible]之心而不肯已。便是行義。故道行則此義親見於[illegible]身。固行義之事也。道不行則此義亦揭於天下。亦[illegible]之心也。○義字原總去就說。但此對丈人言則重在仕。　是故存疑以[illegible]非忘義以循[illegible]為[illegible]

逸民章總旨　姚承菴曰。天地閉賢人隱。是獨[illegible]不同天之[illegible]不使之自[illegible]而已可數子。[illegible]不無[illegible]逸之[illegible]　有自[illegible]所[illegible]大民夫人[illegible]名[illegible]民[illegible]無可無不可者不先[illegible]民有心[illegible]人。無忌。終藏。故[illegible]逸民而以[illegible]之見[illegible]不忘用世[illegible]。

逸民節　張彥陵曰。逸民[illegible]字乃記者所標。逸非隱逸之逸。[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可以常[illegible]名[illegible]逸曰休之逸。蓋高民也。是故有以[illegible]逸者。有以仕而逸者。其心一而已。○[illegible]曰逸[illegible]逸[illegible]其未遇大用也。逸有隱逸。[illegible]其自沒於世也。逸有[illegible]逸[illegible]其不受摩鞅也。逸有安逸[illegible]其不作力役也。逸[illegible]逸[illegible]其各行己志也。○[illegible]較[illegible]勝。然畢竟逍遙是[illegible]

不降其志節　陳新安曰。非君不事為不降志。以不立惡人之朝為不辱身。此不可昧。不降不辱便是一[illegible]心[illegible]身以制行言。

謂柳下惠少連節　輔潛庵曰。倫是義理之次第。[illegible]亦

人之[illegible]思慮正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故[illegible]中[illegible]不卷[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已矣。應[illegible]降志辱身何。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illegible]不知名節道義為何物。　[illegible]降辱。有言行必依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民者。逸在此而已矣。若[illegible]了[illegible]亦不足以見[illegible]也。○中倫中慮只說不隨。似不當兼不激。不激在降志辱身內。[illegible]看其中倫中慮極是[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不[illegible]中倫[illegible]何只要[illegible]不[illegible]任和

謂虞仲夷逸節　[illegible]以隱為尚。放[illegible]不合乎經。所[illegible]不可用也[illegible]乃自隱居放言中推出他那[illegible]如此。不可[illegible]居就是[illegible]放言就是自廢。

身字根隱字來猶云身之所隱也無俗汚世不得而染之故曰中清發名故為放誕自令人處之用晦之宜也故曰中權況叢竹包己云放黜也不但可以務○大全身守道之人[illegible]中欲[illegible]始道不發如後人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放字者[illegible]自恣不知此特指用之[illegible]是取逸民[illegible]也○按此看放字最妙[illegible]不可即介之[illegible]用文之之逸跡[illegible]齊[illegible]何須斷斷只在他逸處[illegible]是[illegible]者菴曰中清中權只是合得二者兩[illegible]是清權○鄒禮山曰道以致用為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而特立於汙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常然[illegible]不可守亦有[illegible]若論此而不文乎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蒙引云隱居放言比之中倫[illegible]者又不同矣存疑曰隱居則行未[illegible]中慮矣放言則[illegible]中倫矣按此但是○鄭申甫曰[illegible]中倫中[illegible]辭[illegible]非[illegible]也[illegible]中權上見其雖隱居放言非[illegible]○與[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才此大[illegible]所明知也[illegible]同似和[illegible]則似隱而[illegible]矣而夫子謂其中倫[illegible]德之光而取人於[illegible]命之外[illegible]夷齊是一流人但夷齊[illegible]者[illegible]隱居放言[illegible]不降不[illegible]不降不辱則風節外露而隱居[illegible]則光[illegible]而以清而剛清而未分之最明

隱居雖與北海之[illegible]而其剛柔之用則分矣乎前疑夷齊仲逸分別處只在放言不在隱居則人誤也[illegible]六月廿八日○呂晚[illegible]曰柔伯何以不[illegible]逸民則知仲之逸初不以遯[illegible]隱居放言一段目見況仲原不宜有闕者也

我則異於是節　可不可以跡言道則必[illegible]其可惟以道。爲可則是無可無不可也○依[illegible]則夷齊皆爲有不可惠連皆爲有可依蒙引則各有可不可蒙引較是

太師摯適齊章　張[illegible]曰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哀其心之忠[illegible]故書其地○徐自[illegible]曰這些人在[illegible]而樂已[illegible]此人去[illegible]而樂存此三家[illegible]之[illegible]乎孔子導之去乎倘周天子召太常之典吾知其各執役而起矣惜哉以洋洋盈耳之區而淪之煙霞縹緲之外也○樂天齋翼註曰適是適[illegible]入是適世太師作一頭是諸人之倡下兩个看○[illegible]亞飯三飯四飯備天子樂故有四飯不言初飯者只依蒙引解為是謂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者未必然○看來只應依朱子說[illegible]中

周公謂魯公曰章　沈無回曰周公之言[illegible]也鋪[illegible]而觀視大公曰易世其衰矣於[illegible]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於[illegible]謀之[illegible]不知魯之可以[illegible]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刑耳故[illegible]者於[illegible]賢人散亡之後而記聞周之[illegible]使知[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非其先世之過也○林次崖

曰不足畏大臣怨乎用也○專其任久其任皆所謂以
也

周有八士章　樂天齋賀註曰周字見氣運之降指後之
冉爲不重四乳八子之異只重賢士○八士當在上達是
明於義理通是宏度而能容物究有明達之才總
理之才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是剛明之用得是之道
隨才能順應驕德超尋常亦幾于各○此節意想大全
蒙引旁徒後說皆無之而近來講說始有之可見俗
之分亦以近來課士有以八字爲題者不得不及此也
然皆無超脫之法乎○八士皆雙生見於緒論而古
註因之至謂八士爲南宮氏則因逸周書克殷解有命
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百達遷九鼎因以爲之南宮
适伯适之遂以八士爲南宮氏此不足據也國語亦止言
謂於八虞不言其[illegible]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九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章　樂天齋賀註曰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可守。是大節所繫處也。不是語助辭。不能止字○真西山曰義敬哀皆言思。獨致命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所由以致命不待思。淺深所不思。思得勇二說皆是也。大抵四者皆有不待思處皆有不可不思處。然或言思或不言思者各以其所重者言也。○陳新安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思義思敬思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樂天齋賀註曰思義如一介不取千駟弗顧。無論非義即義所當得亦當斟三裁審。

執德不弘章　參陵氏曰說云有所執有所信矣。其於學問備有得力處。然而不弘之病。即乘於所執不篤之病。即中於所信。道德外之情識易祛。道德中之偏見難融也。○執與信都說了。○信道篤。朱子以毅言。蒙引以知言。存疑用兼用。存疑亦兼說。○只爲這一種本然未議之人。偏要以主張一世自任。故以有無二字爲提破以歸破其習。

子夏之門人章　王陽明曰子夏所言是初學之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皆不錯。○李光地曰門人問交於子張。亦是彼此相質正之意。未必是不足於師說。○樂天齋賀註曰所聞之說。不必說聞之夫子。○賢是成德之稱。衆只一般的。嘉與矜對。賢與衆只是平常不

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尊是敬衿加隆嘉是稱許之且容是泛泛包涵矜則有憐恤之義人品不同所以待之亦異○賢與善分別處蒙引一樣說存疑一樣此又是一樣可兼用○李毅侯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與其過也寧不及夫子事賢友仁無友不如己者此論交之準也○大全饒氏曰交非止交際交接往來之間切磋琢磨道義生死唯交是觀豈可不愼子夏所云正合夫子論交定交之旨如夫子上交下交袁所嚴事者老聃及子產晏平仲蘧伯玉而已何交之濫也然則容衆矜不能以之樂羣可也以之定交則不可

雖小道章　陳鈞堂曰此重經世之學小道不止農圃醫卜凡百家衆技擅一曲之長應一節之用者皆是可觀根道字言亦道之所散見處也兼理之所寓用之所資說○周季侯曰致遠恐泥只爲他源頭上未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礙若能從心性映徹則入大大入小各不相礙何至有泥小道該得實處申韓之智術管商之作用皆小道也○沈無回曰此只就小道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則執御游藝亦道也○楊墨佛老申韓管商都是異端不是小道

日知其所亡節　王觀濤曰亡非本無乃是人未從耳○蔡虛齋曰此非是知能之別知字對無忘字不對能字日知所亡汲汲以求其所未能也月無忘其所能孳孳以保其所知也日月二字亦要看得活總言其日加精彩日不昏沉之意○徐岩泉曰吾人日用動靜此心走作處最多只爲無操存提省之功所以有亡去而不知者日知所亡今是檢點御濟處月無忘所能則是溫故存養之功也此全是致良知工夫無日無月一時間斷不得故謂之好學○所亡所能自兼知行體用解事以良知解者偏此是朱陸之異同處○四書鏡曰亡字說得廣舉凡心之理而有一之未盡舉宇宙之事業而有一之未通皆無也○吳因之曰此與敏事章好學須說得有別此節就日知無忘上見他精神息念無頃刻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曾子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便是這個工夫故曰好至敏事愼言章則言其精神意念專在一學上頗見其旨趣之僞永意味之深長天下無復可加於此所謂好之而無以尚者顏子欲罷不能便是這個意念故曰好

博學而篤志章　看來書中凡言志者不可專屬知不可專屬行言知則屬知言行則屬行況言則兼知行志字是虛底所志之事各不同此章是致知之事故存疑云志就學上說○篤志是勿以見異而遷勿以得半而怠○切問曰切問者隨各人切己處問若將己力量未能到及非目前可行底來問便不切○近思伊川謂只是以類而推只像易曉底挨將去如此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理會○沈無回曰此斷定大關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操捨來問是就後問此意極好吾斯之未能信爲不會疑辭從疑情上問即是切問○拔濟定夫一段與有疑不同然似可兼用也姑俟再定○沈

無間曰學問思辨皆所以攝心而非心也○仇滄柱曰
先輩於心不外馳貼人欲不能間於所存自熟貼天理
由此復○注所存自熟依存疑即指心不外馳說而理
得意見於言外物是語蒙引則此句似指理得說不是
蒙引說附○湖蒙引曰本子解二仁之仁就理說及心
仁有中存者爲仁則就心說及理如希子說仁則解曰
心之德愛之理有子說仁則解曰愛之理心之德○楊
復所曰仁在其中如鏡中有花見道所學所志所問所
思是仁即學即志即問即思是仁離學離志離問離思
別見仁參之參之自有親而相近且了○三說皆非而
皆是○在其中有二意當從此未滿見效是乃力行之
本者是以後自言也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者是以

日下言也注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皆是以日下言依
雲峯胡氏則所存自熟似指後日言不是○刁蒙吉曰
注蘇氏之言甚可發明了受之意但蘇氏於書無不讀
可謂博矣而風雅戲亦不可以言志所問所思專從文
章詞華活不可不謂之日遠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張彥陵曰注有二說還以前說
爲正名物物說但須志反失自文日家○樂天齋說注
日學字全要發專務不分這方與居肆通能○徐自溟
日致有二義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
之道有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此二
義總在存疑不可泥而廢兩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必字見小人自欺之心○集注是
說其緣飾改而文飾雲峯胡氏是說其緣文飾而掩改
微不同然實相發明○仅孫通勸惠帝立原廟溫公謂
是故其君以文過其說甚正○楊慈湖曰聞過則喜此
謝小人爲君子之機

君子有三變章　顧道泼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
貌詞氣之常皆自心沖流行自觀者見其各中其節故
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困勉謂君子非有意
於變雙峰是謂君子本嘗有變微不同然二說自當兼
用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節　姚承菴曰信只是自家誠意之
懇惻實心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自家信得過則人
自信得過故可以勞可以諫若說必待交乎則民信君

信非一朝夕之故設有事當勞時當諫亦將曰是未信
而姑置之乎○或曰信則用諫未信則用諷法○據
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則注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信字
與本文信字不同蓋一則兼人我說一則專屬人也若
按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則本文信
字亦但專指人說而誠意惻怛則注推本而言也細玩
或是蒙引說曰信兼人我說而又曰本文信字俱人
信之說而其本則在誠意惻怛上殊不可曉○樂天齋
說注曰信字兼說交字意是其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
之愛我以誠心忠君而君信我之忠兩段本上何下何
反言不重○大全所中庸張氏曰信非爲厲謗而設只
爲忠愛之念須使君民共信方得行其志耳此中關繫

君德民義者不止若內無忠愛之實徒欲取信於君民
則商鞅之徙木不斷之督責者與民非不信也其爲謗
厲何如哉夢按信字要得至誠惻怛意方不陷偽者假仁
氣象。小注輔氏曰[illegible]意字要玩。

大德不踰閑章 [illegible]曰子夏只要說中人[illegible]言若能
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便出入些亦不可就若大節如何可
出入乎小德出入可也其言不可以不修其大者曰形容
大德不可踰閑○下句原是要形容大德之不可踰但
形容得太過且勉作之說亦[illegible]子夏何嘗也○雙
峰饒曰道理都要完全了大[illegible]小德[illegible]得太
周回恐於大處且不免有疏漏○如此說則是小德不
可不拘其弊更甚於子夏○大全蔡清齋蔡氏曰庸太
宋儒諸逵民曰[illegible]遠器[illegible]于餘人此何足述對曰
欲作若徒上之本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恐臣愛君
必防其漸若遽錯之所無所復諫先由遂其之言觀之
則子貢所以其先論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下學上達是以[illegible]此章
[illegible]小學[illegible]朱子以大學小[illegible]此章則
[illegible]本即是末凡[illegible]以[illegible]解此章
但[illegible]說末之外[illegible]
[illegible]之門人[illegible] 此雜兼用
當從朱子[illegible]其說子夏門人有本無本不知其意
謂只要本不之說道乎抑先本而後末乎抑務其本而
末自然乎抑務其本而末可棄乎有未四者之有本末
說進見其下意後之意是其旁意後之意總是重本輕
末之意若以謂之本便何有末之意也子夏之言與程
子第[illegible]條是說其本末之進之意程子後四條是說其
事不能大之言是說[illegible]本致[illegible]以後四條
爲矯子游之偏須知[illegible]條亦是矯子游之偏但是子
夏所已發耳

子夏問之問曰 君子之道但說教人者[illegible]此字只
在君子[illegible]為教有先後之分自心無先後之異也
本句[illegible]字指[illegible]小子有說先傳
二句見心本無先後[illegible]本四句言教不得不分先
後有始二句見先後一貫之理○說先傳爲二句先後
字轄○袁了凡曰先傳後倦只容容說○蒙引淺說說
約皆主此解録若來[illegible]依[illegible]以本末人解亦不妨○附
後說曰君子教人之道非以何者爲先而傳之非以何
者爲後而倦教之○有始有卒知無不盡行無不至也

仕而優則學章 此章學字淺看○二句是各有所指不
是反覆相因每句內則各有反覆相因之意○集註前
一截是說其事與一截是說其理[illegible]集註兩截意
但兩蒙引說不必從○附蒙引曰集註然仕而學然字
亦出本文外意或以[illegible]觀[illegible]其[illegible]然人
當就其雅而不可忽其[illegible]然必[illegible]用後達者未
也但是[illegible]外意○蒙引曰[illegible]有疑分別兩
優字是也又謂上則字訓作即字下則字訓作後字則
非矣上則字兼即字後字之意下則字亦兼即字後字

之義○[illegible]曰雖皆到有餘力而所謂有餘力者自
不同有散日是有餘力便入聖域亦是有餘力存疑與
註恐不相背也。
喪致乎哀而止章　雙峯[illegible]子游[illegible]與蒙引異蒙引是。
吾友張也章　[illegible]
者獨其心德之[illegible]
而非[illegible]不仁也[illegible]
子張者[illegible]
難其[illegible]
也而[illegible]
他且發其受病之原其[illegible]人從事高遠[illegible]則
近裡著己工夫却疎○此說亦是但[illegible]然而日氣不合。

若堂堂何則使當如此看否。
堂堂乎張也章
吾聞諸夫子章　樂天齋曰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
固非[illegible]而不致亦非矯揉而强致也○聞內外[illegible]
引以自然當然分看極是[illegible]
其說胡氏則以其自然[illegible]
其以自然者說而當然[illegible]
微[illegible]
孟莊子之孝也章　[illegible]
間之間[illegible]
又與季孫宿同朝宿[illegible]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
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爲是孔

子之所謂難也不然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爾惡得
爲孝哉○此章不在不忍忘親上著獻子賢而忠於
魯所用所行必是以[illegible]而不改[illegible]父忠心而
成其未[illegible]非曲[illegible]無爲孝[illegible]也以愛君之心愛父以盡
孝之心盡忠故曰難○湯叔[illegible]曰[illegible]家[illegible]史多
端如季孫宿改季文子之行事者甚多莊子獨能不改
於易改之家所以爲難能使魯國盡得如莊子之孝公
室其永無恙矣夫子嘉之亦維魯意也○處舜禹之地
則以能改爲難處莊子之地則以不改爲難○不忍忘
親是正意處舜禹之地則以能改爲難是餘意以孝盡
忠又是餘意維魯又是餘意○樂天齋疑詰曰此夫子
深取莊子之孝全在個不改之心不改重心上說他事。

如[illegible]死[illegible]思。一切子職屬大夫分上者皆是。
是雖能要見人[illegible]而厭老成喜紛更而激額
靜非[illegible]見先德之可師不忍自我而遽佚者未免奪於
浮習所以爲難○[illegible]曰[illegible]宜[illegible]之烈。
故之而[illegible]不改[illegible]北矣。
此又論孝者所當知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李衷一曰曾子之[illegible]是故刑
今[illegible]之論不是謂做士師只[illegible]頭
使說個上失其道意思自見分明[illegible]民之犯法由於上
之失道士師職刑獄須是推究剖[illegible]勿把我
能得情便喜須是無失[illegible]方可無失刑則必得不盡道
於上以聯屬個[illegible]此章欲治獄者端其本哀矜二

字。有反己自脩之意非但憮刑而已○樂氏齋賢註曰
民散。是不親不遜也非散之謂也○所字是犯罪之情。所
謂罪狀是也非迫於不得已[illegible]也有罪者
亦不可不刑但有哀矜之心則用法寸恕○說叢曰卓
茂不世之[illegible]得情[illegible]喜者由其不能親民如子也子之
訟於父母豈有以得情爲喜者乎[illegible]子之曲直而詞
判之不得已也而其心則惟欲子之無訟也○大全虞
芭山張氏曰陸象山[illegible]獄[illegible]情[illegible]爲最[illegible]唐虞之刑。
唯象[illegible]見道甚明[illegible]所宗[illegible]乃使之爲[illegible]周書亦曰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
折獄。此亦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雖在上。則曰利用獄。
豐雖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按象山以治獄

爲學者用工處與君定國爲其尉迎歸學春秋同意。
刻之不善章。此夫子[illegible]與上[illegible]惡其惡人乃自警自戒之意。
○前輩之說與註不同。不必用。
君子之過也章　君子之過四字當味。以君子而有過。其
過也君子○徐自溟曰。不重在人見人仰上。重在過之
可爲人見。更之可爲人仰上。然亦人[illegible]自仰之耳。
君子獨知也○[illegible]字兼[illegible]無心[illegible]陳行公曰
仰之情已露於見之日。即[illegible]
歸在視聽[illegible]
貼[illegible]君子之[illegible]仰[illegible]君子之[illegible]極妙然
兼知與不知[illegible]兩人字兼智愚在內也○[illegible]
於所仰。非其心之不自諱也。大過而曰諱。[illegible]不可得。

而又將安仰乎其皆仰也。皆見之情所以耳[illegible]
也二句文○大全南齋志淡齋曰合黃香云曰食皆
從西月食皆從東集上下中央者。
仲尼焉學章
字[illegible]學[illegible]有學[illegible]師[illegible]不學故亦不
可以定師[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學[illegible]○沈無回曰
賢不賢自分大了自含自賢不賢[illegible]之有大小自大于
學之無大小○此是深[illegible]思[illegible]○公孫朝所見
甚淺。故子貢亦就淺處答之[illegible]功烈等解道者。
正淺[illegible]之也[illegible]道[illegible]以來相傳之道
也○[illegible]道統亦不妨[illegible]本是[illegible]之道耳○樂大齋賢
曰[illegible]功烈禮樂文章俱包大小在內。勿分貼。○

又蒙引曰賢者識[illegible]道之人。記其大綱領從講究來。
如老聃萇弘郯子[illegible]之屬是也。不賢者行不著習不
察之人記其小節目從摘見來。如太廟祝史之屬是也。
○賢不賢不過文武之所寄。夫子見文武不見賢不賢。
文武亦不過道所寄。夫子見道行不見文武○此亦是
深[illegible]道[illegible]本文道[illegible]○[illegible]鏡
曰常人師大[illegible]有常人子師道[illegible]賢之言有
難因聽[illegible]如子貢此章之[illegible]學而[illegible]之意然不
知此[illegible]有[illegible]後乎師在[illegible]賢之前乎。若
在本[illegible]則子貢蓋知其深不知其深也。若在
既[illegible]子貢[illegible]公孫朝而淺[illegible]之也。此非
[illegible]所可懸斷矣[illegible]○有此條下中[illegible]有定係于

貢晚年進德之言見別本

子貢賢於仲尼章　張彥陵曰此章總是發明聖道之難窺宮牆以下俱是設爲之詞要知夫子之所以聖不在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上只緣武叔識見甚低故子貢借此以發其妄○牆與室分不得內外牆兼內外說室亦兼內外說自人之所見言謂之牆自己之所得言謂之室○名說造位之內則亦不妨（壬寅八月）○按爾雅上曰宮是屋之總名極是而引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以證則非爾雅既謂宮即是室則非屋之總名矣爾雅宮室自不同也○畢竟爾雅見[illegible]○數仞及得以喻位高卑言室家美富以譬稽淺深言○美是光輝意富是充實意○美富只就充實光輝說未說到大而化之處○沈無回曰不得其門四字子貢雖是援叔孫學者不得草草看過試思三千七十豈便人人得其門而入○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尚未嫌人亦不說到難入處得其門者或寡暗暗指夫不入已隱隱道著武叔○陳新安曰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爲子貢則亦將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仲尼不可毀也此句兼無損於仲尼有損於己說○他人亦不可看得低了如伯夷伊尹之類是也○梁大齋贊詰曰猶可踰也無得而踰焉就賢者與仲尼說不帶在丘陵日月上說其何傷於日月乎此日月就作仲尼字面

子爲恭也章絕有通章只重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邦家等句不過就中拈出以明子禽見識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徒就平看○勉齋及蒙引俱謂之說主此此說誠是○徐□之曰聖人分量亦別何有其聖人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之全聖故又拈及夫子之得邦家以究其用也○仁山之說主亂淺說亦似主此

子爲恭也章　陶石簣曰子貢說天不有形體之高上蓋天原是一個太虛之氣無窮無際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人無形渾然無迹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不可階之字可玩○邦家活看天下亦是邢疏云得邦謂爲諸侯得家謂爲卿大夫大抵○李卓吾曰生榮死哀是說聖人關係一世之象[illegible]聖人生而天下皆生皆行皆來皆和聖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便如太陽一沒天地慘闇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堯曰第二十

咨爾舜章總旨　蒙引存疑皆云此章不必節節而求個中字蓋歷聖相承雖只是一中然記者則未嘗特把中字做個骨子也其說固是然亦安知記者不以中字做骨子也既可通何必不用其矣蒙引之拘也

咨爾舜節　張彥陵曰按[illegible]數在躬有從大道深意中字在政事上有執守與守不同守便死殺執者隨時隨處物而執其中也不徒曰執而曰允執蓋必隨時處當[illegible]融不滯方是信能執中四海困窮二句不過反言以足上意正見中之不可不執也

舜亦以命禹節　樂天齋翼註曰中外無道

予小子履節　徐儆弦曰此節總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而歸本於心以上則自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桀之詞也予小子履六句是[illegible]而命討之[illegible]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是[illegible]在[illegible]之重而恐[illegible]負任人下之權[illegible]臣大全說皆不專指伊尹○皆自帝心總命討說蒙引存疑說得[illegible]

周有大賚節　張彥陵曰大賚五節記[illegible]政○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illegible]或述其事[illegible]足[illegible]之政○大賚是滿濟窮民富善人是加厚天下良民[illegible]意謂大賚之所富皆善人[illegible]○淺說爲長○[illegible]是富其人人而富之也[illegible]此節正是武成[illegible]蒙引

解此節是矣而謂此與書不同恐亦不必分別若麟士以錫予善人爲克商賞功之時則斷難從

雖有周親節

謹權量節　非其人之[illegible]廢乘其職之謂脩是二者政之綱也四方之政行[illegible]四方之政失第[illegible]行不作效說○廢官非非其人缺其職說○淺說講謹權量三節根百姓有過在予[illegible]人來總是武王以天下爲己責之實妙○拾遺說曰大武既以天下爲己責於是謹權量云云

興滅國節　張彥陵曰興滅繼絕是兩事無後者續之也滅者封之也逸民仁賢之不在位者○不止向容賢子蒙引大拘○焦漪園曰謹權量等項紀綱何等嚴肅然是一統規模興滅國等項恩澤何等浩大藹然是太和氣象○樂天齋翼註曰徐岩泉云上是嚴義截然一下是藹[illegible]謂太和

所重節　[illegible]祭兼有其[illegible]說

寬則得衆節　[illegible]四者是[illegible]治法非言心法也治[illegible]之外[illegible]亦不是○四書鏡曰堯曰章[illegible]公不[illegible]效○[illegible]從心[illegible]用四惡從人心上[illegible]肆○[illegible]大[illegible]曰太子[illegible]爲[illegible]以[illegible]告子張問政[illegible]以尊美惡爲[illegible]而後法盡善[illegible]而後尊無[illegible]也

尊五美節　五美下一尊字本若神明著察必欲出乎身四惡下一屏字視如荼毒蛇蝎必不使加乎民

何謂惠而不費節　張彥陵曰。按利雖民間所自有。然非人上為之導者。則利亦不能自興。故利之所在。即是惠。不費二字全在因字看出。○蔣忠由曰。時可勞而勞。則不怨。是事可勞而勞。則不怨。屬力可勞而勞。則不怨。勤。分可勞而勞。則不怨。○又字大全朱子主治己說。蒙引存疑說約主從政說。看來當兼用。○刁蒙吉亦云。此仁字當兼內外說。仁者心之德。欲仁何以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推廣其愛之理。是行政之實也。○又九我曰。君子常有從容暇豫安舒自得之意。是之謂泰。而其迹似於[illegible]似樂欲情玩世。有疑於驕。[illegible]然惟其笑乎未嘗慢人。不一物。故無尤無悔無愧無怍。常快然自得而。

○[illegible]天錫曰。心存物一人。忽一事。此心亦必不安。存心安則為泰矣。○於無敢慢下。補說泰字。須方可接下句。蒙引存疑皆如此。○此泰只本不甚美。泰而不驕。在過不及上論。與子路篇泰而不驕稍別。○不退分別下申十月。○正與尊。須要本心之惕慄出現。如存外面檢點。恐矯強不來。

何謂四惡節　殺之。雖當亦謂之虐。○大全辨或曰。看蓋子凶年饑歲。在上慢而殘下。一段便見出納之吝。其賊與虐暴賊字。○刁蒙吉曰。四美則寬信敏公之驗也。四惡則寬信敏公之反也。

不知命節　蒙引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修諸己。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三知字。俱當兼行說。

不知命節　張彥陵曰。按命字。舊作氣數說。即所謂吉凶禍福也。知命即有居易以俟意。非委諉之氣數也。唯知命乃可以為君子。若趨避之念銷。所進修之志決。朱子曰。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曾發之曰。命有當順。有當衡。若一身榮辱貴賤窮通死生利害。此命當順。若天地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致生之。豈可但委於命。此命之當[illegible]言。○析疑曰。壽縱百年。不可姑待明日。天即一息。[illegible]容少懈。此君子之所以[illegible]

修[illegible]命也。非不可奈何而姑安之之謂也。以不可[illegible]之若命。此特莊列之知命。非夫子之所謂知命[illegible]

知禮節　徐岩泉曰。先王制禮。所以斂血氣也。血氣縱所[illegible]。無學問之力。便會[illegible]四出。所損不小。此有性[illegible]之人。則降伏得此心。禮是斯[illegible]之節度文章。故[illegible]知禮。方能執持。方能自[illegible]不為血氣所奪也。○徐[illegible]曰。立字兼內外說。[illegible]實。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竹箭之堅在[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如之。松柏之[illegible]之固內守也如之。○[illegible]曰。[illegible]而確然有兼治心治躬[illegible]不妨。

不知言節[illegible]依存疑與孟子[illegible]
不必泥。但此與孟子或有生熟之別耳。只當依舊解。
癸亥七月。張彥陵曰。要知知人處。不只是辨別人品。
正是驗自己學力。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叔子陸公鏐[illegible]編次

男宸徵百方

姪禮徵嗣中

受業[illegible]參閱

外孫曹宗[illegible]

[illegible]大有長

太史公[illegible]孟子[illegible]

司馬遷作孟子列傳[illegible]

定王[illegible]孟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定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助撰記者說[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孟子[illegible]

有行[illegible]之者[illegible]編機括而曲引[illegible]有逆而折之者[illegible]而導[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見以類而推[illegible]不[illegible]見絜[illegible]法[illegible]國及

[illegible]而折之之[illegible]是亂[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機括而曲

引之法[illegible]

[illegible]於世道者也爲我

[illegible]也不[illegible]於世道與中

於學術而[illegible]使人[illegible]之禍未有

不由此[illegible]故孟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欲其行也辨仁

義於綫墨之外欲其無也仁[illegible]之道明且行普天下的
各得其君臣父子之常矣
牛春宇曰七篇大義皆從[illegible]義[illegible]出[illegible]皆[illegible]本厚也孝
弟其功用也知言養氣其[illegible]者也[illegible]上與[illegible]與齊梁之
君關陳各其事業也闢[illegible]陋所以衛[illegible]以
禹周孔子之迹[illegible]也使上下篇之終皆以此
孟子於齊梁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及序序
學校之設然皆遏其好利之心擴其不忍之心[illegible]法
不能以自行也

[illegible]上上

梁惠王章總旨 [illegible]以爲茲且[illegible]利[illegible] 是治道[illegible]
明此則純[illegible]伯君子小人[illegible]明此

以此而終之[illegible]之論以此[illegible]
梁惠王兩節 [illegible] 小[illegible]梁王說利[illegible]利之利[illegible]
明利也
王何必曰利節 湯霍林曰梁王之非不止作[illegible]又在利
吾國[illegible]他只曉得有我使不知有大人士庶[illegible]孟子
[illegible]仁義提他仁義便是人公無[illegible]之心○張彥陵曰
曰利而曰何必有[illegible]然人必[illegible]之意[illegible]而曰而已
矣有舍此無可[illegible]之意[illegible]又[illegible]何且其[illegible]所欲[illegible]
有利中間乃[illegible]利[illegible]人[illegible]仁義乃人性所同
有亦有[illegible]字可味[illegible]東[illegible]虛[illegible]之訓說
得[illegible]孔子[illegible]義[illegible]利[illegible]得分明孟子何必亦有
之說說得嚴切○此仁[illegible]之仁而又與義對說

者與中庸[illegible]達德之仁[illegible]例[illegible]以仁知對說則是知
行之分此以仁義對說則[illegible]制事之分大抵仁有
三樣有法有專[illegible]之仁有[illegible]之仁有專[illegible]又與義
與知對說之仁○東陽[illegible]氏[illegible]之理合[illegible]川是愛[illegible]
心之[illegible]未是[illegible]有子孝弟[illegible]氏[illegible]自明
○朱子曰[illegible]事之宜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illegible]引[illegible]
如此是義在[illegible]在外了又曰據[illegible]面[illegible]只喚做理不
喚做義[illegible]引[illegible]是朱子[illegible]理[illegible]在外面[illegible]其於心
矣[illegible]事之宜[illegible]在物[illegible]理也[illegible]此[illegible]字[illegible]

王何以利吾國節 張彥陵曰以[illegible]大夫
士庶之[illegible]利[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論[illegible]
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利之不[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今

適[illegible]氏曰此節[illegible]曰字及何以字凡[illegible]
固[illegible]君皆從此 念[illegible]曰[illegible]乃心[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智[illegible]庶○上而曰利即不取之於下而下[illegible]
之而[illegible]其勢必[illegible]之於下也下而曰利即不[illegible]其上
亦非[illegible]之利[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勢必至於[illegible]也故曰上下交
征利而國危○[illegible]取[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曉謂如
人[illegible]中[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只二人欲每
人各[illegible]一[illegible]則[illegible]又於何而取給[illegible]
依[illegible]其以[illegible]張彥陵曰
後[illegible]上下之人[illegible]根[illegible]
不奪不[illegible]是[illegible]而[illegible]說
[illegible]不奪[illegible]張彥陵曰不[illegible]

不後皆自一念真切惻怛中流出。一切利害都不計較。
○翼註曰一說者觀六、但前梁王說有求其可指歸
梁王正講還開闢說○張彥陵曰二者也字正應大夫
士庶說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　張彥陵曰王亦曰仁義。首是要
他行仁義。何必曰利。由是要他不求利。不是說不說使
罷○翼曰於諸國求利之前則言名者。從如曰魏侯
與齊侯來朝之類。既利之後則改書者。如曰是君
趙子魏君齊君之類。則法不合於不與其
子書曰可子曰存秋綱目。所以正名之義也。孟子和
王者興以明遵時之義也。綱目亦正書者。而不純依春
秋孟子之例者也　今已改朱子亦不得有用矣

附中乘考　補遺　趙氏謂十井出一乘。方百里之
國適千乘。是八十家出一乘也。此猶與孟子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說合。然朱子從其共八十家
所給○馬氏引前漢刑法志但謂千乘其首
必方百十六里有奇方能有千乘。刑法志不及趙謂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凡六十四井出車一
乘。則是五百十二家而出一乘也。馬氏本孟子注謂井
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車一乘。則似八百家而出一乘。
丘氏引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十里爲一成。積百井。
其中六十四井爲田井。十六井則山川城郭。以四數
之者。田之實數也。司馬法以十數之者。兼山川城郭而
言也。然則馬氏與刑法志之說。其實一也。朱子謂馬氏

說八百家而出一乘者。係誤耳。蓋總之千乘非百里所
能出矣○按孟子公侯百里之說與周禮公五百里侯
四百里之制雖不同。然周禮之所言者乃附庸也。則疑
所謂千乘者亦兼附庸而言耳。必皆其國之所有大夫
百乘亦以其所統屬而言耳。必皆其家之所有也。集註
謂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亦大略言之耳○從氏復云
謂是孟子假設之言。蒙引則直謂孟子之說恐但井也。
○又按邢氏論語道千乘章疏云千乘有七萬五千人。
則是六軍矣。然天子六軍出自六鄉。鄉爲萬二千五百家爲
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
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閟宮云公徒三

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
兵。非彼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乃
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有出軍之制。若
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而已。若
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
此計地出軍之法。又按陳祥道禮書曰賦器字於千乘。
而兵不過一軍。蓋方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二鄉之所
出也。千乘國境之所出也○按依邢氏陳氏之說則千
乘止是鄉遂之所出。凡井田之國皆在焉矣。益可信
其兼附庸而言也○可疑者。天子六鄉方百里。故能出
千乘。而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
之郊。鄉此則安能出九百乘耳　鄉既有五百乘則三

遂復有五百乘。是鄉遂所出也。有千乘。此亦未必然也。
竊恐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三軍則出自三鄉三遂。
似爲近理。試質之高明者。○陳祥道禮書曰。古者或以
何爲乘。或以乘爲甸。以何爲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
記惟別有乘案皆是也。以乘爲何者。秋官艮大乘表何
兩制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竊謂鄉有何
法。鄉遂無何法。而周禮以遂爲邦甸者。意者以其外非
於甸而名之也。
王立於沼上節　鄒山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
子。則是因字當連上也。○後樂王曰中記賢者不要太
深。彼自爲盡心之主。不必自居不賢。須識有分寸。
賢者而後樂此節　所爭在賢不賢。不在樂不樂。梁王者
意在樂不樂。孟子着意在賢不賢上。○賢者而後樂此
二句。只虛說。爲是故下二節方發明其意。存疑謂樂非
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能享耳。賢者而後樂此。能享
其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似非此節
本意。○張南公曰。唐憲宗元和七年。上御延英。李吉甫
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家給人足。
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
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烽火屢驚。不早時有倉廩空虛。
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遽爲樂哉。上曰。卿言正
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經始靈臺節　經之營之。不對經之承上。經始來。訂既經
之。而營度之也。諸家未有明說。愚意如此。○東陽許氏

因魚躍于。看出文王德被禽獸。此非正意。正意只是民
樂其樂意。○古之人與民偕。文王與民偕樂。一句便點文
王。蒙引存疑淺說皆然。恐與當於言外推開。以見凡
爲君者。皆當與民同樂。而後能有其樂也。○雙峰曰。與
民偕樂。是中日仁政。不是以樂地之樂偕民。○張彥陵
曰。偕樂指中日浴仁被之政言。○雙峰又曰。滿堂而飲酒。
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故必與民偕
樂而後樂此。蓋一本萬物之心。若何以爲已不得而能
享其樂。則淺矣。○又曰。孟子曰。即此偕之一念。胸中之天
地自舒。目前之境界自活。皆樂處。正是能樂處。○徐儆
弦曰。能樂處是中和位育。天地變化蕃庶氣象。
時日曷喪節　民欲與之偕亡二句。似亦當點明。朱註引
此以明之。似亦當補在言外。○張彥陵曰。爲能獨樂。
何不必說到說亡。民情到皆亡地。便滿目皆愁慘之象。
君心下自是不樂。豈能晏然樹快於臺池鳥獸之間。故
能從從相叫應。只見人君不可不公樂於民耳。○襲芑
亦須細玩。
寡人之於國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通章當以盡心二
字爲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爲之也。有他許多經制
周盡。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移者。特民間之粟
耳。而兄不知檢。不知發。心忍極矣。安得言盡耶。而孟子救
出病源。以動其不忍之良。○徐岩泉曰。天地以生養爲
心。而以其所不及之樹付之君。故君也者。乃天寄之以

生養之極者也斯民失所賴之以植遂而兩暘氣數不
齊賴之以燮調聖人參贊化育之功正在於此知乃於
凶荒札瘥漫不知所以處之徒歸罪歲而天之立君之
意至此孤矣况有虐政以使民飢而死耶○徐自溟曰
此章重養不重教重農桑畜牧不重材木治貴因
民不貴移民貴在平時不貴在凶荒尤貴得民心不貴
較民數貴厚恤天下不貴轉移一隅
寡人之於國也節　張彥陵曰盡心就救荒上說河內四
句正盡心之事移粟比移民更重移民以就粟移粟
以就民委曲區處並見盡心處○徐儼齋曰盡心焉耳
己矣便是梁惠王的病根假如不違農時兩條自有許
多設施措置法制并今今全無施爲只是一個盡心使

是有其心無其政與百工不忍一牛之心一般○張彥
陵曰何也二字是推到歲凶上去見得人力無如之何
便含罪歲意
不違農時節　蒙引講不違農時徐與註合但有水旱四
時農隙時亦可不知註何以專主冬一時想是欲證其要
者言之耳○張彥陵曰不可勝食勝用只是生殖繁多
尚未到人食用上養生喪死無憾方是食用○又曰無
憾一字最重蓋王道本乎人情使生有稍有人心不至
渙散然後可以創制立法以圖經久○又曰勿以不違
等盡因大兵敵等看是人爲要曉得不違不入時入
亦係乎人但樹畜之生息亦本於天段段是聖王心
[illegible]役民見天地利[illegible]此處[illegible]有此然註所以專以

上節爲因天者盡上節事居多下節則所以濟
天地之窮也若究言之即使是因天俱是盡人也
五畝之宅節　上節雖足民生已植民心已得然法制未
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
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事
彥陵曰勿奪其時即上不違農時但順其所欲曰
遂逆體其所惡曰勿奪王可以字須重法制者身上
看○翼註曰謹字不苟凡所以立教者屏邪說黜異文
就就乎一衷乎天命民心之正○愚按申字須刻入一
番與教字有別當從庠序既與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
着想有提醒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使
之盡一之意不徒是一番訓廸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節　張彥陵曰不知檢既有以致
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又
曰無罪歲內便含罪己脩政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
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
寡人願安承教章總旨　黃貞父曰通章只是借客形主
之法初以梃刃相形是虐政之毒慘於兵刃繼以獸相
食相形見視乎民不如犬馬繼又以作俑無後相形見
實使民飢而死不惟有愧於父母且并流禍於苗裔矣
吁可畏哉○又曰此章提醒惠王處喫緊在爲民父母
四字而無後四字尤極痛切凡人主雖至愚不肖莫有
不思利及子孫者借是以動其不忍之心此孟子極善
開導處

寡人願安承教四節　張彥陵曰只將四何相形說去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

獸相食兩節　獸相食節假就是非上論。作俑節假就利害上論看來蒙引意亦如此。但說得不甚明白。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總旨　此章論仁政只上章一樣只是先除其虐政所謂王道之始。王道之成者但未暇及。他日告齊王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似亦只是省刑薄斂之事。○張彥陵曰通章總以日吏可王何爲乎以施仁政三字爲綱以省刑薄斂爲眼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二字上。○以彼奪其民時看來如此說爲有理。

晉國天下莫強焉三節　張彥陵曰晉國莫強。指先世說。

○又曰日省曰薄今要發他不忍的念頭方動仁政上。暇雖是耕耨之暇亦是刑賦所寬之日也蓋煩刑橫征民皆亟是而亡矣。○嚴刑由於重斂。蒙引亦有此意然須知此是餘意不文只是平列。○耕耨以下依註是省薄之效。然是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力於耕耨而有暇日以脩孝弟忠信非謂一省薄而自能耕耨上不必教而自能孝弟忠信也。○張彥陵曰脩即脩齊之脩不但是講明人事出事正自脩也孝弟是自行之不忠信只是一誠貫乎自行中事多分解○入事出事雖正是脩然語氣並以入事出事爲脩之實也脩就自家身上說。入事出事對父兄長上說。蒙引曰脩不但講明便有身體力行意。○存疑是又曰人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正是脩也且脩以從事就則說得欠分明矣○孝弟忠信蒙引分貼父兄長上存疑不分存疑較長淺說亦從存疑○可使制梃蒙引有二說一說則是以彼奪三節爲所以可使挺之故。一說則是以可使制梃爲在我有必勝之形。以彼奪二節爲在彼有必敗之勢蓋可使制梃猶未能無敵也至下二節則自言其無敵矣後說爲勝

彼奪其民時三節　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梁無知曰疑最害事人之所以不聖賢治之所以不帝王者俱是疑作梗耳若能自信而不疑何事不可爲。

孟子見梁襄王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字。然要得久旱易爲雨勢民易爲仁意○徐儆弦曰孟子告幼君先發其不忍人之心所以正其本也。

孟子見梁襄王二節　惡乎定淺說曰蓋謂列國分爭天下當得何人而後定也歷意蓋謂天下當得何時而後定也淺說似未是○定于一時解有以廢封建之意說者大謬周之盛時千八百國何常不是一耶

孰能一之四節　徐玄扈曰世豈有嗜殺人之理人豈有嗜殺人之心只緣嗜利故嗜殺興兵構怨是也嗜欲故嗜殺如狗彘食人食是也人主能同殺機爲生機則能斂不一端至一。○蒙引曰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刑罰稅斂皆　人不但操刃也○不嗜殺人之所以能一者以當戰國之時也蒙引說得最好然須知此是王知夫當以下意思此處似未當露此意存疑已見及○徐儆

孫曰：受人牛羊而為之求牧與芻，尚不可立視其死，況為人之牧而自於殺人。意在其為人牧哉，故不曰天下之人君而曰天下之人牧。此牧字，尚字中却有深意。○翼註曰：望以心言，歸以身言。

齊桓晉文之事章總旨　翼註曰：全章分五段看，首段至是心足王，是斥伯崇王，而許齊王之足王。內保民二字，乃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是保民之源頭。次段至庖廚，是啟王以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啟王以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論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末段說到制民恆產，正是保民之實政。○愚意分六段更妙，自[illegible]說因至折枝之類也，另是一段。是明其可以保民而王，而不為也。○張彥陵曰：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志向桓文，則悖其真心，興兵搆怨，以戕生民，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伯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

齊桓晉文之事兩節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不可謂仲尼則道，而仲尼之徒則不道，蓋如春秋所記，只是紀其事，錄其功而已。至其稱贊伯業之事，則固未嘗道也。玩大全范氏朱子之說可見。王氏若庸說欠分明。○胡敬齋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脩己治人一道，故羞稱伯者之事。

德何如節　王以道言，若只論其功，則下文朝秦楚等，實王固已欲之矣。○保民而王，見得甚易甚平。○張彥陵曰：此處保民，提出心字。○顧麟士曰：保有保養意，含下制衣食。保有保全意，含下老幼教育。保有保護意，含下凶年死亡。保有保安意，含下[illegible]。

若寡人者節　存疑謂：[illegible]何，孟子姑以此贊之，于於開導其君耳，存[illegible]何見得了，自然不待鑄此意，殊不必。

是心足以王矣節　張彥陵曰：此愛牛之心，如何便足保四海？本衷曰：心只是一個心，人只為私意蔽起，便把真心來蔽了。若無所蔽，處處真心自然透出來，發貫於觳觫之牛，無此此相干，故無所為，真心便自透出。若於百姓，這點良心盡沒了，只為爭地爭城，便殺之而不惜；窮奢極欲，便橫征而不惜；甚至作威，便嚴刑而不惜。此不忍人之心，何無過焉？能將此一點心，依見牛而發，勃不能已，自然安得不愛？故知愛牛愛民，同是此心，只是蔽不蔽，發不發耳。孟子欲細人道破其間根處。○此章心字，正對桓文之事看。○張彥陵曰：道百姓以王為愛，亦是假設疑問，當時未必有此語，只說此[illegible]，止是察識其愛牛之心乎？曰：觀是何此？此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既認得則從遇着去發揮，皆可識矣。然後有以為擴充之地矣。東陽許氏之說甚明。○新安謂王有愛物之心，可知其有仁民之心，亦[illegible]可少，然不重在此。此章只要說他仁民之心，所欲所求，而要其擴充耳。○擴充即推恩也。○所有二：由愛物之仁，術反而得其所以親親仁民者，此逆而推之也；由親親而推之以仁

民愛物。此順而推之也。南軒雖謂孟子非使之以其愛
物者及人。然其實推內非有順逆二項也。○論來所謂
擴充者。心上也。要擴充中上也。要擴充由心而達之事。
亦因謂之擴充。然此章只重在心上。有其心。斯有其事
也。亦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只是其心未至。倘如宣王
愛牛之心眞切。自然生出許多來。心與事不分兩項也。
故集註可謂擴充者只是擴充其心。而政自該在內。後
面說推恩。說發政。說制產。雖似說事。然皆本心上來。
四端章亦然。若雖發首章則面在政上。所謂有仁心不
可以無仁政也。此另是一樣意思。
誠有百姓者節　張彥陵曰。從百姓[illegible]疑與不忍來。○郎
宜字恐是即如夫子所言之意。若作不及計較意。則齊王
此時已能察識矣。
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節　翼註曰。古人文字。意
有爭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擇　難也。○是誠何心。
為愛為不忍。自家都不識了。
無傷也節　四書脈曰。無傷也。言以羊易牛。無傷於不忍
之心也。○翼註曰。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一牛之心。
而不為禮所妨礙。是為仁術。勿以牛得全。知得釁平說。
則又是禮術矣。○徐用齋曰。仁術二字乃通篇一大
機紐。仁者合天地萬物之體。術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
施。下文所發之政。所制之產。皆術之所用處。○此節術
字甚要緊。然加不重在術上。只是見術正所以全其仁。
無[illegible]也。可[illegible]見[illegible]此心。本無不善。○翼註曰。

見牛未見羊。勿平說。所見止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
牛。若見羊則未見不忍。以代其死耳。○張彥陵曰。易牛時。
全不曾打點。若打點便又有一個不忍出來。○蒙引
曰。謂之術。未形以是時未有心。故曰理而已。蓋理
素具於心。[illegible]者也。按蒙引太拘。集註所以主言
心。[illegible]文曰。○四書脈曰。見生不忍見
死。聞聲不忍食肉。人死無之。只為經過庖廚。因見
得多。遂不知。[illegible]祭祀宴享必不可廢。故且忍
情食之。[illegible]不見
悠久之不忍之心。只恐日後君子於此有[illegible]只是不
經庖廚。使此心養而不發。待有遇而發時。決不使發而
不遂也。○況無一日遠庖廚。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
此謂仁術也。以羊易牛。使是此意。故孟子實之。使之
自信見此心。顯君子不過如此。可見君禹湯文武同此
血脈耳。
他人有心節　張彥陵曰。齊王自此不忍。竟不知不忍
見何心。被孟子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發觸。先景宛然
在目。方識得此心不從外得。○況無何曰。疑問存云戚
戚。有[illegible]不忍殺觫之心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
得於同[illegible]戚[illegible]○又曰。齊王止見得一牛之不忍
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帝[illegible]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有[illegible]不知以此不忍之心保民而王。與易牛別無
二法。
有復於王者節　張彥陵曰。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

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為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
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節○姚元素曰孟子既要
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到與他只緣齊王。保
民而王是類故先分疏其難易緣心使之了然而後告
以用力處。
老吾老節　此節是一意反覆人意謂王道甚易不過在
推恩但須之要有序耳何難之有。存疑可玩○存朱只
老吾老二句意思已盡了有箇序思有不盡意言箇序
而推之非不盡也引詩只作一證故推恩分而已矣則
但是結上語故推恩二句結老吾老三句古之人二句
結詩古之人顯通指堯舜三王然其實即指文王推廣
結之不是另尋一證也故曰只一意反覆○蔡子謂天

日勉錄卷之一　梁惠王上

下運掌且只重運掌見推恩之易意使不與休因移相
犯莫推其所為卻重吾字見推恩之序意方不與與原
相彼犯所如此看則前後文義兩樣了恐未融○又曰
運掌有守約施博意即蓋心字詩不過欲之耳○徐岩
泉曰天下可運於掌者天下雖大老幼同也吾不過以
吾老老幼幼者而及之只是一個法子不須別法○翼
註曰王者以天下為家故曰家邦純指國言○李九我
曰善推其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
感而見推行之下自然毫釐不差譬容一毫翻倒的
於其間○雙峰見得順推逆推一意明白但須知此節
本文只說得順推若逆推意自在言外○翼註曰今王
恩及二句與前段語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

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著推其所為來是說
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逆下不能不為
此獨何與是起下傳其構怨
權然後知輕重節　上文既言獨何與則宜緊接興兵構
怨或知又說權度一節者何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
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饒氏說得明○不忍之
心方發則欲其擴不忍之心既發則欲其量度○徐
岩泉曰人學治平之次自格致誠正可救齊王保四海
自有個權度出來使是良知作用
抑王興甲兵節　張彥陵曰興甲兵三句串說興甲兵以
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
民而功不至於百姓處○曰然後快於心與又是耽動

日勉錄卷之一　梁惠王上

他不忍之心見得是民之心亦所必有但為欲所蔽耳
○詩曰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蒙引謂此又是一重度了
最是不可以此而為日解上請度之也蓋集註不過謂
此節亦有度的意思其實此節度又非上節之度也○
興兵構怨是所以不合權度處朱子小註謂此便是不
合權度處稍未安謂此亦是不合權度處便不差是即
蒙引所謂又是一重度也
王之所大欲節　張彥陵曰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
甘五者只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又曰王之
諸臣二句假令實是輕視齊王曰依然在廷之臣不過
頤指氣使供其日日攢之人耳可謂齊無人焉
若是其甚與節　蕭思曰鄒敵與楚戰便見鄒有不自

甚之意分明道著齊王何轉使不是。方千里者九。只是大槩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實之不是然則宋中山豈與秦楚同爲千里耶

今王發政施仁節　張彥陵曰此節亦只本來。發政所以施仁非說四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爲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農商旅心上見王能御方說他歸附○唐子穆曰發政施仁即從愛牛不忍之心發出士農商旅皆來歸者即是保四海之意○發政制產皆本仁心來但發政施仁何嘗施仁字須說爲本於仁心而發政以施其仁也不可徑以仁字作文仁字看不是又兩個反其本只指發政制產但發政制產則又從仁心上出來所言發政制產則不必言仁心而仁心自在其中矣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節　徐儆弦曰孟子明道幾何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何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中之機關也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節　張彥陵曰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恆產之民全在於民見上說不可多得而民又易於犯刑此產所以不可不制也因民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所謂之字仁人之有心者有恆心只是有所不行失其恆心則無所檢若無所檢則無所不爲矣○又析疑曰因無恆心所以陷而罪其全俱也○張彥陵曰放辟邪侈便是無所不爲無兩層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節　張彥陵曰此節制字重看有區畫分授周詳籌思計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纔見制產之妙

今也制民之產節　張彥陵曰與明君制民之產今也制民之產其制產未嘗不相同也然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猶其所謂之產而云爲厚斂之法耳名爲制產民日爲產所累矣要得謂之恆產○又曰私心只見一個利字言之則曰善與而言之則曰禮義又曰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說

五畝之宅節　張彥陵曰五畝節。正是制民恆產之法。五畝百畝雞豚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爲作用。但從不忍一念推盡出來。所謂仁術也○賀註曰百畝之宅與前制產處而謹庠序之教特舉言以應上恆心耳與告梁王不同

附張侗初詳訓曰孟子打動人都在本心上透入。不忍觳觫即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心。今謂之仁。然不忍孺子入井即急當下千思萬想。要尋個方法去救他。決不肯只就過了只此便是個術。此術就不忍入井一念合併來的。不忍觳觫以羊易牛也就從不忍一念合併來的直捷發生處有行一個神明區畫這謂之術若

說箇羊小牛大此見愚人在小羊上起見不很天性發
生這就是納交要譽惡其聲念頭了所謂術者非委曲
周旋轉移計較之謂也孟子曰德慧術知有此德慧自
然有此術智有一種真念頭便有一種真妙用如為衅
鐘莫致而致適齊王自己也不覺○又曰齊王不忍者
在牛羊上起見便埋沒了本心洩子所云其誤若在稱
理上起見便抹殺個仁者因稱理有厚便有個稱來對
他此皆從體制既論後模糊厚薄也與本心何干且追
溯當初沒有體制的時節而推之一念卻是何念因此
而起為理則稱理原也屬厚道矣舉者以薄道為之只
在大小上作分別也是一何為厚薄之說所知却忘
了本心今把本心喚起來使瞭然曰命之矣識得本心

纔若有翳薄亦是要得本心个處有能了下是薄
○指出此兩段只在不忍之心上見如何道不是人移的道
大抵道術人各一見如陰陽老莊纔見只因窺頭差別
耳孟子一生留提不曾援人數當日異說之害嘗提正
人心破個邪說詖行所以為大有功於聖人聖人先知
先覺只是要人識認本心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二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試觀常人之情獨樂
不若與人之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甚而況為民上者
乎故觀疾首蹙頞之民則知獨樂之效觀欣欣喜色之
民則知同樂之效夫好樂之公私判異而民情之向背
頓殊可見樂論公私不論今古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
矣何論先王與世俗哉

莊暴見孟子曰三節　湯賓尹曰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
一代有一代之制作泛然各異論情則樂不過導和宣
鬱有何不同

可得聞與節　翼註曰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
君上與衆衆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張彥陵曰
獨樂二段不是問他今是啟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
張本

臣請為王言樂四節　彥陵曰此兩節俱是設兩個情景
如此非齊王實事○按今王鼓樂不論今樂古樂○徐
儆弦曰衆疾首蹙頞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問其今樂
與古樂也下一衆字便有意思在○與者亦曰不與
民同樂便是好樂太甚民便疾首蹙頞則雖好先王之
樂何補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
則雖好俗之樂何妨於治○大全雙峯曰蹙阿葛切說
文云鼻莖也從鼻曷省聲○正字通謂譯傳雙顏壁鼻鼻頞
頞也顙也鄭格切說文云頞鼻莖也本作頞按鼻莖與顙異

集註類額也。䜣疏云䖒其鼻莖。朱子獨不采用何與○張彥陵曰。車馬亦謂之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存疑謂何以上不當用不然二字看來仍用不然字。亦不礙其爲欣喜之詞。依蒙引可也。

附羽旄考○禮書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王交龍爲旂諸侯通帛爲旜孤卿雜帛爲物大夫士熊虎爲旗師都鳥隼爲旟州里龜蛇爲旐縣鄙全羽爲旞道車析羽爲旌斿車然熊虎爲旗而九旗亦謂之旗。左傳九旗是也。日月爲常而諸侯之旂亦爲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爲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覲禮天子載大旂是也。析羽爲旌。天子至大夫士之旗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是也。亦猶五溝皆謂之溝。五涂皆謂之涂。凡

法皆謂之。法也○又曰。干旄注以旄旄首。注以旌。則羽毛所以爲旗飾也。旗皆有羽旄。而全羽之旞析羽之旌又與大飾旗者異矣○按禮書則是旌旗二字。在九旗中本有專指。若大槩言之。則旌指竿首之羽。旗指畫帛。又舉旌可以該旗。舉旗可以該旌。故註曰。羽毛所飾。蓋旌總名。羽毛特其屬之一也。小註引全羽析羽欠明。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總旨　說雖待發之日。朱子表文囿在三分有二之後論則得矣。猶未察其地也。周都岐豐。山林多於原野。囿兩七十里。本當侵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利。安然以爲大。齊都營丘。郊關之內方四十里。即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耕地。焉然三代之衰。囿以四時之蒐苗獮狩爲重事。而民俗澆漓。日甚無禁則法弛。僞者不可勝詰。故說而謂齊國所以無囿。囿禁可以無設也○張彥陵曰。齊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齊王意。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兩節　張彥陵曰。民以爲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己有之。併其大亦忘之也。若說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反覺私而有意。蒙引主此殊誤。

臣始至於境節　蒙引曰。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關蓋與鄰國交接之界限也。以此推之。恐爲太公周公之封齊魯爲方百里者。爲可疑。按蒙說未是。依禮書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郊。計之云者。以此時齊地已不止百里耳。豈可遽以疑周公太公之初封乎。

交鄰國有道乎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雖分知仁勇三段。合之總成交鄰之道。其意總歸在安天下上○徐巖泉曰。仁智與勇。可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慈而偏小。而不知養風以強民智。事事大。而不知自強以存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已。反爲不仁不智了。故湯事葛而仍伐葛。句踐事吳而謀吳。興勇又濟其仁智之不及者也○知仁勇本不可以事分。只如以大事小。作非仁勇俱備者不能。不必說到事人而後見其知。此何嘗見非勇也。餘但徵此然此學則以事分配者。但謂只大事小非不可以見智勇。而稱仁處爲多。以小事大非不可以見仁勇。而稱智處爲多。除暴亦然。　知仁固分配事大事小矣。而知者仁者則似不

必分為兩項人如一人也方其事小則見為仁方其事
大則見為知耳然此章則又分為兩人者也有一等自
然合理之人則能以大字小有一等不敢違理之知則
能以小事大惟勇則即就知仁內見耳○知者仁者既
分為兩項人則所謂以大字小以小事大者似亦是交
互言之也仁者非不能事人智者非不能字小但有安
勉不同耳然此章則又不作交互看者也仁者雖亦能
事大而知者則未必能字小無樂天畏天雖總是一個
理然既有樂畏之不同則其所見為天者亦不能無淺
深之別故以大字小之天有非知者所能知者矣此知
者與前仁者又較淺也○存疑 餘存疑無可議下二
條亦依大全蒙存如此講耳 湯聯卷四書脈曰仁者知

者不是兩樣人以所處之勢異也似尤宜提當俟再定
交鄰國有道乎節 大全饒氏曰文王事昆夷但與民休
息不忍窮兵黷武與漢文帝無異屈體和親則昆夷非
其比人約如漢宣之撫呼韓耳周自太王而後夷狄漸
衰漸遠皆周之境文王安輯其部落亦猶後世之處
降夷所以終武王成王之世未聞有事兩北只宋十一
帶尚煩經營此周初得盡力東方之本也
以大事小者節 四書脈曰以大事小四句說惟道箇含
容是樂且應乃樂天者也道箇敬讓是畏且應乃畏天
者也大抵理也我為大理合當含容我為小理合當敬
讓○按淺說先講天字將後先講樂畏字俱可若雜從
又八只重一個天字樂字畏字已上面發了此却不是

天字猶非主而所已合乎○張彥陵曰樂天畏天十文
事小事大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明仁智之妙耳
不是推原所以事大字小之故也○又曰畏天不但不
敢倚大挑覺兼有就我自治意○講註曰樂天畏天天
字還是上天但究言之則是理而已保天下保一國俱
是實事不止是氣象規模○四書脈曰什已無可乘之
當在人無興師之名○此節不過只得交鄰之善以見
其道之當盡耳非別其優劣也○理與勢分言之是二
件合言之亦只是一件凡勢之所不可為者亦是理所
不當為而理所不當為者勢上亦自行不去故注於首
節兼言理勢而交節只以理言存疑亦明若離理之勢
君子有所不計矣

畏天之威三節 按淺說以王請無好小勇以下不粘著
交鄰意不必○敵一人宜活看蓋勇之大小不在所敵
之衆寡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
祖之興師日本皆是敵一人者然豈不是小勇○大字
當緬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
然發於心之盛怒故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之所
畏豈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
此說方不妨
王赫斯怒節 游古軒曰後既不已則其害之滋蔓無已
亦天下之憂也故一遇當人而有以答天下之望豈惟
既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吳因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氣
脈從寡人好勇來 曰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豈不

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
武王節同○蓋以文王之勇而形出好勇之不足爲疾
也要看得言外來歷處○翼註曰此文王之勇也未可
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
天降下民節　張彥陵曰天降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
有罪無罪二句言己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
釋書辭○饒氏謂書之越厥志指行而言君字但指武
王也○翼註曰一人泛說不指紂○焦漪園曰文王大
而密人小文王皆事小矣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
而亦不害其爲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举天討者
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皆事大矣紂終不可
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爲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

也而举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　李衷一曰一怒安民非
即併鄰國而有之或鄰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兇既勦
依舊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倚吾之国
便是知小大咸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举安以此言一
怒之勇亦是交鄰之道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三節　張彥陵曰非上之非是非
議非也之非是非理○說議詞樂民四句泛言上下休
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乃上者身上說亦
不是○張彥陵曰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之大同要模
寫一段渾融浹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
上四句看出祇君民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己情通

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己是人君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
也然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天下此全是太
和景象故謂其可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節　翼註曰何脩脩字亦甚較
遊亦兩遊所字連兩遊補不是助不給方是所脩也
人了遊者從曰巡狩節　蒙引謂巡狩述職說恩恩及民
不得舛不足吾以爲遊豫之惠較補助更大但補
助之惠顯而易見故民之所歌者[illegible]不在此耳○翼
註說豫俱以此節所言皆補者[illegible]有來殊不必蒙引
有疑後說亦皆大[illegible]○[illegible]在疑則補助不止是發倉
廩物物爲娛○四書脈曰觀夏諺所云安有人不得而
非其上者○張彥陵曰爲事亦所以爲民此意只可渾

見不可分無非事者以上爲爲事者耕二句爲爲民遊
豫乃是一[illegible]遊自遊者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
休助亦是[illegible]自下視上曰[illegible]自下視之曰休○蒙引
行疑爲行分別之[illegible]此是解字義有此意若此章正
意只當作一[illegible]有也
今也不然節　饑饉下[illegible]民曰師行而糧
食[illegible]君行皆是[illegible]而行故有此而弗得食
者與人[illegible]○按[illegible]此說與蒙存
淺說不同[illegible]蒙引存疑俱云背讒就是作
慝[illegible]是怨讟作兩意
因其[illegible]怨心也○方命虐民句只是上
而[illegible]方命只虐民而飲食之若流又

爲諸侯憂也飲食若流是指食前方丈之飲食侈縱謂
是就糧食一句說不是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節　四書脉曰從流節是實事不
但釋其義也○張彥陵曰兩忘反兩無厭字最重○翼
註曰田獵者蒐苗獮狩各有其時故以廢時屬荒飲食
者祭祀賓客各有其事故以失事屬亡○然須知此种
亦是互文耳
先王無流連之樂二節　翼註曰雖有所行不是聽他自
擇分明要他決意從右○晏子曰中實兼今時之弊
說但不是聽他自擇之意耳存疑最明
景公說節　張彥陵曰人君之有所補不足上○樂所
以名徵角者只取其切於民事故引景公作樂不止二

首一段此另是一意蓋疑其或如此也不可兼用○顧
麟士曰前曰乘民後曰徵角是篇中眼目照應處亦未
必為後人穿鑿○景公假不宜作樂其作樂者皆也○
徐岩泉曰君之欲最難畜止若非眞有一念惻怛愛
念頭欲致主於王道誰能攖人主逆鱗畜止其欲者乎
此言直是借晏子來表己愛君之心正感動下心處○
翼註曰畜以言言好以心言○張彥陵曰好君而畜之者
須畜之於初大畜曰童牛之牿元吉此君之欲心止天
下之惡人皆謂之畜之於初則易既發而後禁則扞
格而難勝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矣○大
全饒曰宋仁宗慶曆日下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illegible]寢格不行積所封至十數輒

納帝前帝嘗謂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
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按衍
封還詔旨皆所謂畜君好君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總旨　四書脉曰此章以行王政爲
主首二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以行王政末二節
因其自諉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只是行
王政一意○按以行王政爲主最是但將後又云前是
正面論之後是旋而通之則不是按前二節亦是旋而
通之耳○張彥陵曰說了不當明堂之當毀不當毀齊
宣王之可毀與不可毀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
婉道之詞○又曰齊欲毀之邊須說重已過說爲是
人皆謂我毀明堂節　楊復曰考工記謂明堂以審大路

爲兩明堂兆字　說不同蓋謂方岳取方方之義推之
言則方方之外而必備與隅也
夫明堂者節　此下者只是以位言淺說曰夫明堂者王
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室也最得○張彥陵曰按明堂之
制久矣皆知知无周家朝諸侯之處未必無欲毀
之心故孟子使以立明堂本意告他從他欲毀處引他
行王政上○又曰行王政就要時出政說非指居明
堂制諸侯時事
王政可得聞與節　大全新安張氏曰北魏文帝欲立
通[illegible]緣坐法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
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
不哀哉○四書脉曰須見老安少懷人地父母之心○

焦循國曰文王仁心之流行充滿處如此。
善哉言乎兩節　四書脈曰孟子謂王之好貨何妨昔者
公劉亦好貨但據詩所稱公劉只好寶下則前也好有
劉之有蓄藏又謂王之好色何妨昔者太王亦好色但
據詩所稱只好禾發體冶也好百姓之無怨曠○又曰
按公劉遷豳在中其安定之後故以先積聚爲先太王
之遷岐在流離轉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爲務上節有兩
個有字即所欲與聚念頭下節有兩個無字即所惡勿
施念頭文王發政施仁不外乎此○好貨好色上看出
嘉惜來其意有……是所好得其正……所云循理是也
一是能推以及民……所云公於天下是也引公劉詩見
其能推以及民也引太王詩見其所好得其正也各是

一意然此章本意重在與民同上故於太王詩者補說
當是時何見其亦能推以及民公劉詩下卻暇按故
居者何不稱所好得其正意也○周公亦可謂好貨
觀周禮可見文王亦可謂好色觀二南可見○南軒曰
爰及其妃姜女同來與之相擇地方建造城邑以爲居
止之所○按依肅解[illegible]是睢鳩謂自妃皆得相以居爲
不足○蒙引謂究太王之好色止於爰及姜女而已恐
謂此按當改太王之好色止於爰及姜女而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而已說太王好色處不但在爰
及姜女尤重在無怨女無曠夫也此處睢鳩說得明○
張彥陵曰當是時何有遊辯時說若憚太王不與狄
人爭地所以民人得保其室家耳○心志蠱惑用度奢

多似是對說總是不能行王政之由不必如存疑謂卒
歸於好貨也○大全齊宣張氏曰先儒每謂賢人之
言必引而自高看孟子此章答問全是因勢利導至不
難屈古人以伸己說何嘗自高乃知孟子持身雖嚴至
開導人主未嘗不平易委曲。
附明堂考　禮書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
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illegible]廣四脩一[illegible]五室三四步四三尺[illegible]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illegible]門堂三之二[illegible]室
三之一[illegible]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

[illegible]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
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
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
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
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
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
九尺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
北玄堂其分有不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
南中階階階各方四門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
三階東西北各一而爲九階矣蓋不室於東北火室
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
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

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然也何則蔡邕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覲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鄭康成以考工記所謂而言爲明堂夏屋爲路寢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實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褻之容遽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見之室則失之瀆袁准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又曰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室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按依禮皆謂明堂有五室十二堂十二堂環列於五室之外依朱子則明堂止有九室無所謂五室十二堂也朱子之說假從大戴禮今當以此爲正但五室之說見於考工記不可盡廢竊意所謂太廟太室者其實有五室也如此則禮書所言推十二堂之說爲非耶抑俱可從○又按依禮書則夏后世室殷人重屋皆布政之處非路寢與宗廟也○又禮書曰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者皆失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稱[illegible]明堂有五[illegible]享之則[illegible]有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時[illegible]假其名也○又按月令之明堂[illegible]孟子之明堂不[illegible]月令明堂指其南[illegible]室而言也孟子明堂則兼指九室而言耶○顧麟士曰考工記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恐仍以丈尺度之但堂上用筵故度以筵猶室中用几故度以几耳用事之制亦必不是以筵度之以軌之長短之量度之也○又[illegible]朱子則四角室[illegible]室兩名廟上謂皆旁[illegible]○大令[illegible]曰明堂王者所居非謂士者之室[illegible]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

亦可以事[illegible]堂又神明於此地而無愧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illegible]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illegible]學則不待辨而知其謬矣唯考工記謂[illegible]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illegible]莫知所決而遂自懸謂九室取五方之義也[illegible]室四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則五室爲[illegible]偏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一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獨朱子明堂圖說所謂明堂[illegible]只是一個[illegible]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時凡有九室之大畧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illegible]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illegible]尺言明堂

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
之。方行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
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
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
祀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廣不能行也五方四
隅各辨其方正其位隨上帝所居之月堂又以辨秩
等崇為之以昭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
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

士師章 張彥陵曰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縣士掌一
縣之獄而士師為之長不能治士就刑罰失宜說○又
曰四境之內不治亦只是大概說他不着實王身上
○家引說在王身上不是○別解四境之內不治
正左右為之辭也十乃右以釋其愧○沈無回曰
王顧左右而言他譬之醫者病得病而牙關緊閉不
肯受藥雖有盧扁將何所施余討其言其在將出盡之
曰乎○又曰人悔則不暇顯懸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而
言他則不悔不悔而猶搖之矣所謂吾未如之何者
也○按依沈說則王未嘗無愧也然大全輔氏則謂顧
左右以釋其愧蓋上之慚者為孟子所面責所不
知愧者已不盡也原不相妨

所謂故國者 張彥陵曰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
臣而今日當觀臣為世臣地言神全在如不得已
了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

所謂故國者節 四書脈曰此謂故國須有兩個之謂
字說者注云故國之得名以此不以彼然實自國脈所
係之輕重上論非徒論故國之得名也○張彥陵曰世
臣不是世官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謂元老舊臣也然
世臣必自親臣始親臣即所謂腹心之臣不是倖臣昔
者句正是無親臣處○雖亦上此與蒙存亦合○
吳因之曰昔進今亡非日今日字而不必太拘只是言
幾進用輒使亡去耳全在不知其亡上見王無親臣非
徒以亡去為無親臣也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節 司馬溫公曰為治之法莫
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
善惡混殽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

國君進賢節 吳因之曰本說進卻提起退一邊者蓋
人君用賢用者未必賢因是不慎賢者未必用亦是不
慎故必退之如不得已乃完得個進之如不得已特把
退者與進者相形立論只欲得如不得已意思透徹耳
須知兩段同各是形容曰氣下段又是形容上段但作
文自兩個不必分輕重○存疑張氏曰錫為如新莽天
下且為所窺前後上書頌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人主亦
何從知其非哉後世用人者不但當斥遠左右諸大夫
之私尤慎聽國人之公可也

左右皆曰可殺節 曰進賢而及殺人不是把命
討並論蓋人命至重國家所不得已而後為者與如殺
人一件不敢恣今進賢時用心亦如此慎。

可謂如不得已之至矣須要得他影借相形意○按此又是一說與存疑作帶說與南軒新安之說亦異因之主之然玩註似亦不如此若陳大士講此節云如不得已之心用以殺人且可況進賢乎則又是一說○蒙註頗明依存疑只是命討不說而重在命邊耳因之諸家將上條作影借看殊屬不必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節　李九我曰上面論得謹嚴孟子只就進賢關係淺淺處說游到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處方是進賢如不得已的本意蓋惟為民父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脈以成故國耳○此與首節所謂故國者二句正相應○蒙引曰末節不是說效驗玩然後字可見不如此則有忝其職意正見其當愼也承上

重用賢退不肖用刑○徐自溟曰君有用舍之權民有好惡之意本民之意以用君之權則君之權君握而民之惡徙伸方是父母為亦于招好去惡之道玩然後可以四字非許之也乃難之也○湯霍林曰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此與大學絜矩不同彼重在同民心上此要得兢兢業業體恤百姓意思幾與上愼字相關

湯放桀章　此章仁字是專言而與義對說之仁朱子小註謂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稍差○蒙引曰義者事物之宜本有秩然之序今賊義者顚倒錯亂無復秩序矣如一部書將篇次顚倒缺壞使成殘編斷簡矣故謂之殘○方文伯曰君必如桀紂方是一夫君必如湯武方可誅一夫使有扶植綱常意在○此卽內外意

非孟子正意故斷內求止此然大士合國內國外言之亦似妙也○陳大士曰齊王之暴政多矣挾一為君之分以馭於臣民之間方欲藉此以自固而孟子從而易之以吾其所恃之權若曰以桀紂則已矣而有之湯無與乎齊王之前課久矣得自帝之心以覬乎湯武之湯方曰此以自管而孟子從而疑之以固其所由之計若曰其為桀紂則已矣而無之敢自覺乎

為巨室章　此章之旨只是說齊王大用賢人即今把治國家須要用賢大夫之欲使賢人為國家須人用賢人今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便是不愛國了國家何可不愛則賢人何可不大用才能展其所必愛者以證其用之學不在以用賢愛國作兩開看○高中

玄曰齊王治國不知用賢故孟子設言以諷下節是因不任賢上見得他不愛國也兩節各為一喻意貫相承

為巨室節　按幼字只是學之有素意不必作幼儀主者述講學字緊對功利之徒方合○張彥陵曰欲下學有有不肯自小意○常思自己昔日所學者為今日非而欲行乃孟子自寓意○四書脈曰今井頻欲其書束而學只不失本心從之便是日姑舍則知其所學之夫但求未之能行姑欲其舍而從我無異棄甲而易亂耳則何如稍自有維翻然行不足能為

今有璞玉於此節　張彥陵曰愛國不如愛玉是下節之反不任賢則必不能治國家是下節之骨須知前後一脈貫通○又曰國何以以字作故字

齊人伐燕兩節　張彥陵曰勿取取之雖兩開說來然其意卻在取後段援人以輔其事〇愚謂自前而求未始不是天然此只是勝燕之人自取燕之人則猶未可知也故孟子欲其以民心決之

取之而燕民悅節　四書脈講文武兩證有前陽重勿取邊不是玩蒙引自見〇楊維節曰問還傳那其合辯新是天與之也而不取分看是人與之也而不取而以為全德若謂其之不悅而不取武況文王之得民當淺於武王其為取亡日說也何使文王全武王之時只是事殷故取之於孟子不應若文王是也取之悅則取之者武王是也孟子之意只在於勸齊王言以文王之德猶尚因民不悅而不取延至武王後取取豈可以易言哉〇謂取之悅亦不應此意不是蒙引已辨之矣〇張彥陵曰按悅與不悅且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定之意也引文武只從個悉不必深爲別白〇或謂欲得民心當施仁政然則文王豈不能施仁政者曰文王之勢固不可與燕齊之勢並論也玩當路章可見矣

以爲取之兩節

齊人伐燕取之章總旨　沈無回曰燕之亂生於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當日只合誅之噲噲君而去之此是上著早不見此行了可多怨虐而令諸侯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處分正行之中代爲畫計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後去之　若然且日行之　則只由之師今日行之則脫騙之策何足言矣

齊人伐燕取之兩節　張彥陵曰按湯之行仁全在誅君弔民然誅其君乃所以弔其民不弔不止不變此一句卽在弔其民中抽出其景象如此亦在湯師不擾上〇湯賓林曰傒與望只一意精神全木天下信之信字極妙此信不在臨時須是此心正大光明為天下除殘無一毫貪利之念天下信得我過乃稱時雨之師〇四書脈曰望雲霓此是若望民望之是想望稍不同

今燕虐其民節　沈無回曰燕民之簞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殊至與歸市者不止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侔矣各節俱重下半段〇張彥陵曰若字作已然辭不可認作設詞天下固畏齊之强也此畏不是好畏乃飼勝之心也此白平素者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見出〇焦漪園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〇依雙峰則齊王當勝燕時只當咻子噲子之不當取其國如此則不但不行仁政不是廸信地已不是了依蒙引則使齊王若用上章之言則燕或竟可取是其不是處只在不行仁政不在倍地存疑從雙峯而蒙引駁引用謂蒙引是也雖蒙引亦與游移然皆只從其可取之說而已或謂湯之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則從雙峰之說爲長曰伐桀而有天下豈亦不是滅其國乎以此例燕事可也上章固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矣〇又若依雙峰說則上章取不取當抑揚重勿取邊矣不可從淺說亦從蒙引

王速出令節　徐汝弦曰此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

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
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
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置衆之可謀以
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著猶有第二著也○四書脈曰
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張
彥陵曰通節以置君一句爲主
按伐燕事當從通鑑爲宣王十九年事但是年乃宣王
末年而燕人畔又在其後二年則疑伐於宣王之時而
畔於閔王之時故蒙引取黃氏日抄之說以孟子所稱
齊王而不曰宣王者諱歸閔王甚是○但蒙引又曰按
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
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

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
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諡稱齊閔王後又伐燕燕噲以
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
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此稱齊王者作
孟子時閔王尚在未有諡之可稱也此雖似有理然玩
齊人伐燕取之文似與指取十城事也不可從
鄒與魯鬨章總旨　丁長孺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
當恤民平日之生命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
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得已
而咎民孟子却由有司指到君身上直探本之論
鄒與魯鬨節　四書脈曰鄒與魯鬨見好戰在鄒不惜
民命輕殘之意○勿視何蒙引曰若有之而不誅則後

日將習此流風矣上曰言今日無以謝有司有來當兼
川本文是主後日言謝有司意在言外○饒註曰當中
長上字皆指有司惟上慢殘下兼君及有司
凶年饑歲節　張彥陵曰君之民二字要看公只曉得有
司是君的不知民也是君的○張彥陵曰兩節照看
即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便
說民死於饑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
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顧麟
士曰幽字正對救曰出乎爾反乎爾○上慢殘下不
必側重有司此處君有司當然自妙至末節則又側重
君身耳○饒註曰出爾反爾重怨惡不必兼德○反有
司即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此意亦須認不

然其反得有司矣
君行仁政節　張彥陵曰仁政是指厚下之政說此以散
財發粟說太狹○又曰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蒙上
文疾視長上來顯指有司○又曰親上死長正與疾視
長上相應○親上死長歸在民說而實亦指有司且蒙
引謂親上兼君有司者謬說上爲依蒙引有說就下時
是淺說謂親之近之爲有所爲者謬○按可使側提句
蒙引亦以爲上時通說皆從此定
滕小國也節　徐儆弦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
自結而倚所以得免於事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庇而
求援所以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也故孟
子教以自守之策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節　蔡註曰。是謀非我所能及也。是說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自謙知也○四書駁曰。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共守其城池、至當變故。君先致死以守。民亦爲之死守而弗去○張彥陵曰。效死要見是平日仁政所感○徐岩泉曰。死守最難。平日須有固結之仁。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到臨難時。必須以忠義相激發。如張許率民嬰城。有背城一戰之決。纔有轉危爲安、轉禍爲福之幾○李忽齋曰。是則可爲。只說倫理之所可爲者。在是非。非謂事之必濟。要貴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論利害。

齊人將築薛兩節　四書脈曰。卅擇而取之。二句意以人見岐山之下。一傳而六州歸。再傳而大統集。以爲太王有所擇而然。不知當時只爲迫於狄人之難。不得已。在此圖存耳。

苟爲善節　張彥陵曰。君子創業以垂統。只求可繼。世因有爲善而不必王者。若取必於王。并爲善之心亦不純矣○此節存疑淺說所解似妥。蒙註騎墻之說。恐未是。要未閤七月初四篇副意既齊云。此章爲善事王。既遷之後。只極是但備一遷國如紀侯大去之類。恐太說煞。或當時滕國另有別邑可遷。亦未可知。先要明白了。如何樣遷方可講如何樣爲善○或如少康之一成一旅。則當學少康之事。或如衞文之楚丘。則當如衞文之事○按註令後世可繼續而行。只就事上說○附淺說曰。爲善只在脩德行政。此上章教以死守。亦非愛民一意。此章教以遷國。亦非爲善一意。爲善即所以愛民也。得民則守可也。遷亦可也。不得民則守不可也。遷亦不可也。故曰民者邦之本○又曰。今滕爲齊所逼。不得已而遷之可也。然國之所依者民。民之所歸者善。非得民何以遷國。非爲善何以得民○愚以淺說爲正。辛未閏月九日

竭力以事大國章總旨　張彥駿曰。此章雖合遷國守死並說。意重在守死邊。孟子叙其上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民人效死之說。直使斷絕意自可見○又曰。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勢不得不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其路。故令之自擇○儒者多說滕無可遷處。然孟子既如此說。焉知當日無可遷處。或城池有厚薄。或形勢有便否。難保滕國豈無別邑。虞

五月

竭力以事大國節　顧宗孟岩叟曰。事之六句。在太王緩狄之策。預定遷國於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機權。纔秫倒南渡。議和諸臣。不然。帝馬獻玉。便是宋朝歲幣獻納。嘗曰○張彥陵曰。屬耆老而告之。不是與民訣別之詞。是拿民而去之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依南軒作與民訣別之詞。則所非衆。固與守邦日以累世之亦予而委之狄人。非仁也。況公劉之遷國帥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其說誠難安矣。依蒙存淺說與註。則又似太王有强民之意。看來二說兼用。爲是願從者從。願留者留。太王固不欲去之。亦不

欲罪之如此說方無病○張彥陵曰仁人以平日有德
於民言非是鄒人相告勉以急從遷之詞○翼注曰
仁人也指平日仁政令日仁言一項
或曰世守也兩節　翼注曰世守言先人所受而世
守之者受字暗指人了而以先人作主
魯平公將出章總旨　王鳳洲曰此章言公伯寮愬子路
章同意聖賢於此不但是以天命自處乃指出天命所
制之大而小人無能爲也正是伸制外邪之意
魯平公將出節　顯宗孟曰將出一字便見倖人窺伺之
門特身西去自是閑手所樹藏倉一言便已合拍○章
來支曰將見孟子四字中有多少勉強周旋意思在臧
氏讒曰方敢乘隙而入○蒙註曰禮義從者只是其詞

人情品節人事使陟樸得宜
樂正子入見曰節　張彥陵曰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
詰問平公前三鼎五鼎正與士與大夫之禮不平○
又曰因貧富爲厚薄正是順理之禮稱情之義○此因
後喪踰前喪之說而言何以不舉喪禮而舉三鼎五鼎
之祭禮曰葬用死者之爵孟子於後喪前喪或未必有
踰也或情來祭禮以孟之若以後代封贈之例推之則
只是因祭見葬耳亦再從再定
樂正子見孟子節　張彥陵曰行止非道言兩或字見人
有然　何不平循止一邊○李九我曰不遇翻從遇字
須由有須是志同道合或行言聽肯澤下於民以心相
遇之謂非日乘與一見便叫做遇也○按九我說與伯

玉同○當時魯侯即見孟子亦未必就行其道只臧倉
閒可無憾也即使一見綿於行道而爲倉所阻亦有
天焉於倉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天命之意故以行
止言之不可仰以一見爲行臨前卜所遇字比見字較
深得之矣○按蒙引曰孔孟之不得行其道者天之未
欲平治天下也孔孟之不見害於人者天之未喪斯文
也饒氏却以論語天之未喪之天字對此天字說爲一
則取必於天一則取必於己亦看得天字未透徹故取
而二之矣蒙引此條未是若以饒氏將孔孟取而二之
爲不是則可若謂其將天字取而一之則未也○大全
引蒙山張氏曰臧倉嬖嬖僕沮孟氏耳後世如弘恭
石顯之於蕭望之竟觀議令自殺死天子痛悼終莫之

罪先貴者唐玄宗時四方奏請委大閹高力士省閱乃
進小事專決將相皆厚結力士以進如此則士大夫出
人嬖人門下進退之權皆閹人操之又不必如臧倉之
設巧辭以沮孟氏也至穆宗而後人世爲宦者擁立凡
七君上脅天子下視宰相如奴隸朝上與方鎮相譽而唐
遂亡嗚呼若是者豈獨漢唐哉然則從壑變倖之人始
於臧倉終於盧邢十之賢且才者不見用義命自安耳
能不爲天下國家痛哉○或曰有謗周濂溪於趙清獻
者趙甚嚴以臨之濂溪處之超然清獻後悟曰幾失君
矣今日乃知茂叔也伊川治州之行人曰是行也公族
子與那恕爲之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
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按此皆深得孟氏家法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總旨　況無回小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目固伯計功孜孜以德究之王者之功亦非伯者之所能比○又曰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者有○翼註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斷上是斥伯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

夫子當路於齊四節　翼註曰前兩節勿露出伯字只不屑管仲以其君伯句○又曰毀只是不敢忽他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張彥陵曰兩說說都論人品令論事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業之卑用而功業卑何專指伯業說○楊維山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謝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輩知卑管仲其實亦蔽仰未嘗人若知王臣荐與變奚乘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卑不足道○按註以曾西爲曾子之孫恍惚語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子子夏以詩傳申方氏明作傳以授申曾西之與於是可考又楚公子申亦字子西則曾西爲申無疑○翼註曰不可說曾西不爲況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蹴然意○又曰言管仲以該晏子

管仲以其君霸節

以齊王由反手兩節　張彥陵曰德乘政發處大行即上洽字意○四書脉曰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不重武剛

文王何可當也節　劉註曰例補侯仰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後有之也只是振起之耳○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亂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況紂去武丁未遠更以當賢代輔故雖其虐亦未遽亡於亡所以文王與起之難耳皆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張彥陵曰故家以動舊言遺俗以洽習言澤之在下者流風以緒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又曰微子微仲比干箕子是貴戚之卿膠鬲是與賢之卿○時勢二字雖在下節然此節點出亦不妨透說講此節則說以時言之以勢言之云云○四書脉曰文王猶方百里起此百里亦是商家之地與民也

齊人有言曰五節　張彥陵曰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因之以鎡基亦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哉蓋謂有知慧有鎡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鎡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把德之流行說出來○四書脉曰德行無是迎阿如文王之百年未洽非德行之不速德之成功不能速也○顧麟士曰古人馬必駕車馬也騎置之說恐亦是漢以下事殆不足據疑古此說難是然亦安知古人於驛不獨騎馬耶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總旨　蔡合註曰養氣前時說並以知言養氣爲主知未是通言還以不動心爲主心者功業之本故大功業皆從心出若平日所養不得力則遇事時縱有經乾轉坤大事不免此心忙錯要須整齊安

抑孟子不動心。全是平生學力已到心得力皆已沈潛
手應大有做到底更無退縮屈服之時。全是以理內主。
即夫子一貫之妙也○張彥陵曰通節以不動心爲主。
知言養氣爲目顧學孔子爲宗○王觀濤曰在必從吾
吾斷上是言已不動心之學異於告子者在知言養氣
二端。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不動心之所自來。
前後皆當開大勇於夫子一語。便理顯學根腳後段堯
舜有王等語亦與人作相應○陸稼書曰通節把一心
字爲綱知行二字爲目而以理字爲主○湖南講曰孟
子學問還在存心養性上養氣原不是上乘功夫○大
全辯看養氣章多雜陽明而排朱註最謬
夫子加齊之卿相節　當大任只是平常應酬一般的是
不動心註恐懼是理養氣根腳疑惑是理知言根腳○
湛甘泉曰天道常運而不息人心常活而不滯而云不
動心者何也常活而不滯者人心之本體動乎自然者
也四十不動心者不失其心之本體而能不動乎勢利
者也是故知常動之體然後能不動乎勢利也
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節　四書脈曰是不難謂不問
其所以不動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即告
子亦先我不動心○翼註曰先我是不待四十○徐笨
曰挺出告子乃賓主相形法北宮黝孟施舍賓中賓也
曾子主中賓也先完賓中賓主中賓纔及正賓正上且
先叙告子而後自叙到後以未嘗知義結最有次序○
張彥陵曰按不動心便是勇故下文以勇字發明不動
心之道。
不動心有道乎節　張彥陵曰有字虛說○許白雲曰有
十二字承上五人北宮以必勝爲主孟舍以無懼爲主
曾子以理直爲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告子只是强
制爲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黝之養勇也節　翼註曰北宮黝節一步進一步看
○按翼註與東陽許氏合最明晰七謂自不膚撓至不
受於萬乘之君是彼不可加於我之惡視刺萬乘至反
之是我必可加於彼之意此不可從舊不受內已自我
加於彼之惡也○寶合註曰要模寫他必勝意蓋膚撓
目逃非勝也不撓不逃便是必勝處受挫不刺非勝也
不受必刺便是必勝處惡聲不反非勝也必反便是必
勝處○按今九我以下其實挺然而不撓目挺然而不逃
此說亦不是只依蒙引解方得寶合註謂此說於必勝
爲主意不誠然是也○蒙實傳只是一件蒙引已明然
蒙引又云褐寬博是當般不是褐衣寬大也則自相背
矣只從其一件之說爲是○達講曰視刺萬乘若刺褐夫
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意在必勝視之若無難耳須看
一視字此正形視諸侯處故逐按以無嚴諸侯云○四
書脈曰視刺二句正不受萬乘之辱刺萬乘只是說古
無嚴諸侯知是實說○說叢曰二谷云秦舞陽殺人人
莫敢迕視至秦庭則色變猶知有秦王也所以不能無
動○惡聲至必反之大全蒙存翼註脈俱兼褐寬博萬
乘說獨淺說單指萬乘○言不可從○吳因之曰黝二節。

不是實敘當時行事實述當時口語是極其形容語頭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節　張彥陵曰視不勝只是逆料的說話此時猶未戰也亦尚未嘗不勝量敵慮勝正與視不勝猶勝相反末二句又是自解其視不勝猶勝意蓋心主無懼便儘力向前雖不勝亦無悔也不可泥註遂把猶勝作無懼說〇此註是倒釋體須辨〇彥陵又曰進是往與之戰會則已進而戰〇吳因之曰孟施舍節是想像他無懼為主而代為口說如此

孟施舍似曾子節　翼註曰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相視非真可同日語也〇蒙合註曰似只似其氣象斷當依註以人已相似為之新說謂子夏由見紛華而悅悅在外者也勤務敵人敵在外者也此所以相似此說斷不可從〇四書脉曰未知孰賢直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賢者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節　翼註曰自反不縮不過設言以起下文只重在守自縮一邊勿以善藏其勇善用其勇字帶〇又曰往而敵之如以一是編衆共以一正抗衆相之類〇蹤謂自反指平日所為言非臨時抱拔此亦小說自反只指臨時但本於平日所為耳〇四書脉曰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臨敵時視縮不縮為勇怯若既自反不縮安得為大勇〇宋羽皐謂往千萬人之勇易見惴褐寬博之勇難知此邪說斷不可從〇鄒德溥昔者曾子二節文曰當其惴也以理自裁君子謂其能養勇當其往也以理自壯君子謂其能用勇〇按此即宋羽皐之說似亦可從己酉四月〇大全輯維立陳氏曰惴往都是勇不往處正是千萬人不敢撓的精神藏蓄處〇丘月林曰大勇只末二句見之或以吾惴為能怯吾往為能勇總為大勇不是〇陳氏又曰曾子孟子養氣大關頭常恐有不縮處不得於心處不慊處行不義殺不辜處若云知言養氣更無不得於心不得於言之時是欲撐高聖賢失卻聖賢側身改過大旨〇李毅侯曰問此處專言養勇與養氣相關道卻知言意何也曰知言養氣是一串蓋必明乎道義而後能配乎道義則知言自在養氣之先也

孟施舍之守氣節　吳因之曰說守約處全要緊根反身循理意蓋理者至當不易臨他天翻地覆古往今來更搖動不得曾子一以是為主則是心中所見與其所養持己把當那萬變不懾的物事了疑惑何由起恐懼何由生並當大任何由動心豈不獨得其要言外便見得舍之不動心有道者此正其道而凡不動心者當以此為法矣〇翼註曰此不如是相去霄壤意〇附四書蒙引曰舍之守氣亦是心上守但所守者心之氣而非心之理終著力把持終甚得動安得自如何如以心順理只須自家理之是非其中豈不凝然自靜耶〇右條與予舊歲所見有不同者始附於此壬寅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節　李衷一曰告子初間用工夫稍見有不得便猶心動因此遂割絕使一理俱不出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來到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的不動

心。湖南講曰、告子說義外、是將言與氣都看在外邊的○吳因之曰、告子之意大段與老莊虛無相似、一味都撇開、不令擾亂吾心○袁七澤曰、此心寂靜活潑、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告子之病、正在强忍志氣合一、故孟子分別言之耳、孟志氣合一、乃從容中道之候、告子陽明起手就要如此、所以成其告子陽明○翼註曰、夫志氣之帥也以下、俱見得氣不偏廢之意、以正其勿求於氣之非、抑揚重氣邊在○[illegible]故曰、乃孟子云然、非告子語也○翼註曰、持其志亦都在動察工夫、暴字略與養字反、謂雖不致困弱進養而不暴亦暴也○按持志非守其心之謂、志可著力、而心則自然、不持志者、乃是空守其心、不如明理以定其志耳○

湖南講曰、志可著力、而心則自然、告子恐動心、亦未必不持志○四書蒙訓曰、持志非存心之謂也、心有所之、當敏諦慎持、不可安有所往○右、係與子徵所見自不同、著始與於此○右、徐蒙訓謂持志非存心、然則說持持志作卻言看、倒亦有說、子時丙月○翼註曰、理學諸公都說志氣非兩物、持志之外別無養氣底工夫、然玩自文口氣、不如是也、蓋人未有不持志而能言無暴氣者、亦未有暴其氣而能收持志之全功者、故對舉而互言其義始備○大抵持志養氣、合言之則是一件、分言之則是二件、亦如明新知行之可分可合也○朱子小註講持志無暴其氣、俱以喜怒爲說、而喜怒哀樂有在志者、有在氣者○徐微弦曰、無暴其氣、只是不斷

喪他、使之盛大流行、如所云愛養精力、不妨欲忘生、亦無暴氣之一大端也○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足要重、亦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無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遷、喜至於流、皆是暴其氣也○翼註曰、不可說告子能持志、但不免於暴氣、蓋勿求則氣暴矣、氣暴則難持志之全功○按翼註不說告子能持志、亦不說告子不持志、只說暴氣則於持志之全功虧缺是○吳因之曰、或問蹶趨既是守氣、何以又說勿求於氣、曰各有合節暴之旨否、曰蹶趨全靠血氣用事、不勝其剛猛粗暴之氣、此正所謂暴氣、可見暴氣亦不同、如告子不理著他、闕暴也、如蹶趨把來壞了、亦暴也、蹶趨告子總是一箇偏子○又曰、此氣與上施舍守氣之氣本無兩樣、然此處作好

看、施舍作不好看、何也、蓋氣必與理對、施舍所守全不顧義理、故作不好看、若論氣則均是體之充、豈有不好者哉。

時說俱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而不管外面之差失、因曰似禪定之學者、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事之本、蓋亦陽明之學也、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然彼終欲固守其心也、始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亦爲介甫之執拗而已、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朱子以論性數語爲勿求於心之驗、此亦就其爲介甫之時言也、人低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而亦能應事、告子天資

不如陽明倒遂爲介甫之執拗矣○然則學陽明而不
成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曰又不然也告子天資剛强
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爲委靡矣大抵學陽明
之學者强者則至於拗弱者則至於靡○陽明之徒亦
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蓋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者孟子夫志以
下是說志氣合一蓋志之所在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
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故陽明曰孟子
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
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此說知
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與
○黃氏潤饒謂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非

也勿求於心自與知言相反其所以勿求於心者是欲
固守其心也正是其持志處但究其實則告子所持之
志乃硜然頑然之志非眞能持志也不可專以勿求於
心爲不持志○然則勦合亦可謂能持志乎曰勦合只
知有氣耳蓋勦合者任氣者也告子者任心而亦歸於
任氣者也任氣者心爲氣使者也任心而卒歸於任氣
者欲以心制氣而不知心反爲氣使也故勦合告子者
自以爲其心不爲天下所動而不知已爲其氣所動既
爲其氣所動則又烏能眞不爲天下所動也已上[illegible]條
出本條 精改
既曰志至焉節　按志壹二句雖蒙引存疑淺說義存懸
說人今說約俱無明文因之及蒙合註亦與蒙存同其

餘論章則將有者多矣
故問人子惡乎長節　徐楚齋曰因善養纔見浩然不然
則只是體之充耳其至甚之則充於四體者日爲血氣
爲客氣爲游氣○按蒙引曰以志帥氣則持志與無暴
其氣爲二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敬
以持志者在愚謂知言養氣內皆有持志者在不必專
在養氣內黃氏謂持志工夫節而易則故不復更言極
是然亦須知是告子之所翻則故耳之此條與[illegible]所見不同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節　焦漪園曰難言不是眞無可言
者學者須工夫到纔方此氣充滿方識得此氣方可與
他言稍不到頭縱與他言亦不肯得故難言二字謂須
是實體而自得也○升先問氣者只依前承上文方論

志氣而言此大全朱子有異說不必從
才大至剛節　蒙合註曰至大至剛是狀浩然之本體要
本淵蒙說來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有生故其爲
氣也至大至剛至大至剛便有塞天地之氣象了○四
書脉曰直養之後不會消磯其剛大的本體則吾與天
地之氣合一無間自覺得高乾廣坤之內惟吾之所運
卷舒而無處可以限我無處可以屈我故曰塞乎天
地之間非把吾身之氣去充塞之也塞天地只復得此
原初剛大本體勿說到彌綸參贊處恐說功用上去此
孟子就難言中指出浩然體段直見得人身與天地一
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孰信得乃所
以爲難言也○蒙引曰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

要無害○按合言之則一意分言之則是二事集註乃是分言之下文兼義及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但可分合看○劉上臣曰以剛大塞天地明浩然是本言則以直養只現成體段如何用功以直養之自有下集義有事方著實言之○凡言體段者固兼體用在內與體用之體不同然如此處以剛大之體段對下文配道義之功用看則亦與體用之體不異矣但輔氏以體該用之說則殊謬宜爲饒氏所駁也

配義與道節　蒙引曰體段功用愈亦相承配道義在直養無害之後○又曰配義與道在有事上看○張彥陵曰配訓合而有助單承氣一邊○蒙合註曰此餒字就配道義處言下餒字就初養時言所指不同○四書脉

曰配義節是言氣之作用處氣養到後了塞乎天地本體自當爲的事便配道義發出來使無是塞天地之氣可不能配道義而餒也○曾剛大須即配道義正言天地之實用處非塞天地之外又有配道義也○人但中曰直養無害未說所道及已渾然全於此處魄中到道乎時此直養積退瀰歸自然益加自倍非氣之功而似○教本感此　辟當補在配字前不可以上節爲本感此節爲過事也○四書家訓曰配義與道亦從直養得來但亦不重養成上只是見浩然中溢發之妙耳○吳因之曰配道義者氣足以輔志矣足以輔正也○無是餒者氣不足以輔志矣不足以輔正也○按配道義不可專謂是輔志然輔志實在其中蓋有氣則知言

持志但能見功也○諸說引配義與道論云未養之氣氣也分了理者也既養之氣氣即心也合乎理者也○又云設使吾心徒有是理而無氣以配之將必寂守之爲枯槁貞靜之徒空虛是則告子之治心而已矣設使吾身徒有是氣而無理以配之又必至於馳驚爲大肉莽爲剛是則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而已矣○道字蒙引朱子以統體言存疑以在物爲理言存疑較長○王賓乞月湖劉云前存疑乃知所謂在物爲理者即是和順於道德之道也然則朱子蒙引存疑本同一說所謂以統體言者即指在物爲理者也○顧治丁酉浙江配義與道已遇整使從言其實而不知天地所以爲氣之由與氣所以見功於天地之實則浩然首終不可窺○

氣非浩然則義與道雖留於天地而莫爲之助則道義亦止在天地而不在吾身體自義者一端之道義即有全體之氣以應之故自有氣而道義遂見功於天地氣非浩然則義與道雖寓於吾心而莫爲之輔則道義亦隱於吾心而莫伸事業直養而無害者一息之道義皆有生乎之氣以貞之故自有氣而道義克廣效於吾心○又顧涇凡氣與道義共進而有功於志○　氣與道義共進而藏用於心

是集義所生者節　王聖俞曰論養成之後氣固配乎義論始養之時氣實生於義故又曰是集義所生者○朱子曰首二句根上來的是字與非字對集字與襲字對取字與生字對此段大全似務之○蒙合正曰集義猶

云積善為欲事事皆合於義也此解甚明新說集義云者是集在義上猶言即乎人心之安也不訓積善義不在事此說詭異斷不可從○徐岩泉曰氣不充其於吾心不得生也此生字對餒字說其告心本無而忽然生出也○王塑愈曰生字取字亦自分曉生如自根生幹自幹生枝取則是從外襲來的○彼不充曰義襲而取註云只行一事偶合於義諸書皆謂在行此一事上襲取有謂在行一二事後襲取者求即在行此一事上為捷也○愚按二說當兼用為是（壬申四月）○宋羽皇曰襲是義在彼而掩而襲之耳以為名資以取勝忍假為真亦是可生可死可以脫人而神明終不自得也○按朱說正是依此說則是以襲為假託矣（甲寅七月）○

呂晚村曰行字屬氣行有不慊於心即是不得於心即所謂氣壹則動志也不說不合於義而以不慊於心代之者又因以起下文告子之外義耳然此處且未重在心只重義上○又此節自則餒矣以上雖有義內意然知是實故行有不慊於心句重在不慊於心要見不可不慊於心也我故曰以下則又以義內為主而義以生氣之意却補在言外故其承上行有不慊於心說來也反重在行上見行之得失係於心之慊否而要求慊於心者必須行皆合義也○又曰則餒矣下遞至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蒙引用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昭昭矣此即註然則義豈在外哉一句意也單承行有不慊於心六字來存疑謂其遺了氣之充餒一截固是然玩註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一句明氣之充餒意自補在以其外之也下原是無漏也總之此節自則餒矣以上是言氣之生必由於義自我故曰以下則言告子既不知義則自不能養氣矣○又我故曰三句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齊義內外也○告子既不知義內則無論其不求於氣也即使知求於氣亦為黜舍之守氣耳豈所語於浩然哉○吳因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此不重斥告子之非只重吾人當以告子為鑒決不可以義為外而自斷其集義之功亦猶下節舉宋人只重儆宋人而自防其助長之害語意一樣○

必有事焉而勿正節　沈無回曰必字是承上文之詞言

必也如是而後為集義耳若有事焉上著一必字即是正助之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句心字亦不重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行事上著力也時文重拈心字者非雙峯謂忘便是不能持其志者亦非○時說又謂離事求心便非聖學故曰必有事為此說雖合於理然本文事字却非行事之事只是以此為事之意乃虛字也○其曰勿正者聽氣之自生而不欲以心助之也曰心勿忘者惟知從事於集義養氣而不欲獨任其心也蓋此是言集義養氣而非言持志也○李毅侯曰正則必忘忘則必助是一箇病痛如告子早日不知集義是忘到臨時義襲暴氣却又是助○實合註曰助揠正來故下文只言助長之害而

舍正之意在其中宋人閔苗便是正服之便是助天下何借苗言氣謂夫天下之養氣者義未集而先以期必氣未充而先以助長求其不以助苗長者而助氣蓋寡矣此其心得無以助之有徑而無害又得無以助之猶愈於舍其所事不知以爲無益云云○呂晚村謂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愚意說何何相因亦得說何何不相因亦得○說叢顧仲恭曰正忘助三項人俱是求於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恐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世人強把告子趕入助長內有何相干○按此雖駁得是然余前說頗精○吳因之曰趨視而苗已槁言不待久也已在趨走見槁之速意○翼註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指養氣言○張彥陵曰不耘苗是忘也○析疑曰不耘苗亦是做過工夫的人非無苗也但不耘耳○告子始也任心而不求氣是不耘苗者也既也任心而卒歸於任氣則是助之長者也但此處只重在助長一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存疑說雖明實然淺說尤周密○張彥陵曰此害字正與前養無害害字相應只就當下見之不必說到任事上○吳因之曰孟子助長之戒深遠以道之說便是繫辭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一段議論聖賢說道理說爲學前後只是一派○又曰須知至大至剛四節或言浩然之體段或言養成之功用或詳善養之功夫只完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句○按此則至大至剛四節俱宜就孟子自家身上說

何謂知言節　吳因之曰詖淫邪遁者見憑他什麼說話皆不能逃吾之鑑○四書脈曰詖淫雖偏見猶依傍名理及其陷溺既久純是一片邪說畧無依稀近似矣○張彥陵曰四者皆說道之言四病皆見道之病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止以空言惑世實欲立持世教然意蔽之辭若不從根原處討個分曉但必以爲權不可易之論而見之行事其爲害不小矣知之使有以息之距之放之使邪說者不得作直是孟子承三聖作用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言之病皆由於心之失則所重在心矣然須知此處孟子之意不是欲人守其心乃是欲人求其理於心耳若守其心則即是告子之勿求於心矣

宰我子貢節　存疑曰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子閔子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則言語德行都兼有之○蒙引曰問者只德行足亦兼言語德行而有之乎日習之與識粗淺蓋以爲只是善言德行而已不能善說命也以此當孟子之善養氣若以理言則實是兼言語德行然公孫丑之見不及此也○按蒙引原有二說此說雖似優然玩下文具體而微何則丑非見不及此者也故不敢從曰然則冉閔已兼有說辭矣又曰孔子兼之何故曰丑之意以爲冉閔顏子雖兼有說辭然終是德行多故只以當孟子之善養氣耳○翼合註曰辭命命字即爲命之命不必分文辭命令○張彥陵曰以

辭命人故謂之辭命○吳因之曰夫子既聖之言非如
上節子貢直見孔子爲聖而以是稱之只是說夫子勇
於自任如此蓋不既聖矣乎彼我於辭命則不能句正
照孟子勇於自任意不可無○有計中兩自謂要重看○
四書脈曰此是推尊孟子勿云過於自任○按一說不
同雖若爲長但非之推尊亦非如子貢之直見只因孟
子自任而因以推尊之耳

惡是何言也節　翼註曰仰學不厭見聖心之明通仰教
不倦見聖心之公溥不是由不厭不倦而造於仁智亦
不是由仁智而後不厭不倦○按翼註說得固好然依
愚中庸自成章解則作由仁智而後不厭倦亦似不妨
姑俟再定○睢菴謂養氣得孔子之仁知言得孔子之
智者非也此仁智既分以教學則與他處作知行看者
自別別安得以知言養氣貼之

昔者竊聞之節　翼註曰然字已明謂顏子已到大底地
位了此節只又謂其未底大何也曰論顏冉之師皆可
謂大矣但未至於化則其所謂大者猶有當也故自之
謂之微而只以未底大貼之耳不可竟謂其未大也

姑舍是節　翼註曰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法貴上忘不
可與子諸賢

伯夷伊尹何如節　翼註曰不同道且虛下面是清和與
時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要與不動心相關盖自此
久速一總於時此心常如太虛而已無一毫芥蒂便是
不動心源頭○湯甘泉曰孟子生平得力全在知言養
氣而本之願學孔子願字要看大凡戰者得地利則勇
自倍眺者登高阜則望自遠故持學孔子之志者氣乃
得所養而游孔氏之門者波浮邪遁自難爲言也學者
未發此大願而察察然求言之知求氣之養者吾弗之
知矣○賓谷註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何要渾融不要說
一子不及孔子得下亦字只說孔子之道乃吾之道所
願學者在此若夷尹則與我不同道矣是亦在所不處
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節　括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
古聖人來後截開其所以異是從願學孔子來○吳彥
陵曰未有孔子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
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賓谷註引
宋有孔子合下宗氏曰三節意在此當以道德事功不
講○按賓谷註最是蓋此處說得虛而以文有事功其
所以異一謂○附淺說曰若伯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
不足以兼全乎眾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
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按淺說便
說得實了

然則有同與節　賓谷註曰然則有同節輕輕看重在後
面異上○吳因之曰得百里二段是形容德之盛心之
正非正指其德與心也○張彥陵曰上二句論力量下
二句論心術相承說見一事然行不義殺不辜卻是推
原其心如此蔡虛齋以假使二字作轉語最妙○徐自
溟曰於有爲處見有王之德於不爲處見無伯之心○

德之盛德字卽大學明德之德以其爲事業之本故曰
根本心之正心字卽大學正心之心以其爲明德之一
節故曰節目
政關其所以異節　直解曰在又問宰尹之與孔子其根
本節目之同則旣聞之矣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
者何如○四書脉曰敢問其所以異何是從生民未有
句生來○洪覺山曰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止
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語使人大著眼目自思得之○贊
詩曰只重智足以知聖人下何及言意憬
以予觀於夫子節　大全輔氏曰三子之言雖有明察
後詳雖同爲傳聖初無淺深而孟子位置諸語皆有先
相發之意大以成聖論人無不斬堯斬孔字子獨謂孔

賢於堯舜此見旣定方可與論聖故先宰予然言出宰
予又無事實將不免阿私之疑在子貢等百世則事
有據而言有徵故次子貢然又恐人視聖太高不可學
而至惟推本於民然後知孔子非有異於人人自異於
孔子耳故以有若終之
見其禮而知其政節　見其禮二句朱子謂是大槩說蒙
引存疑遂皆含孔子在內殊不是麟士得之○翼註曰
政德與其人俱往禮樂則流傳於後世者禮以飾政故
見禮有煩簡則政中之質文可知樂以彰德故聞樂有
美惡則德中之性反可知○存疑謂凡人見於身者禮
度可觀則設施之當人心亦可知也但此語本意是指
王者言最明然則蒙引謂但其發於辭氣之間音吐洪

亮而氣調和平則其所存斷然可知亦然也○存疑謂
德須兼功說極是蒙依上節目少何也蒙引疑此說殊
不是○看來德兼功說而其意反重在功也或卽以此
德字指功及物者說亦高○蔡合註曰重德政不重禮
樂○吳因之曰生民未有不重百王賴之以傳謂夫子
問酌其禮斷定其樂有以垂法萬世不但如前王之德
政僅行一時而已
豈惟民哉節　張彥陵曰豈惟民哉只是合同類意然說
個類正甚言其不類○王覲俞曰類以有生之初言萃
以有生之後言○四書脉曰出類以而生言拔萃以德
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不是兩平語出類云者同得
理以爲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爲形而獨能踐形也

拔萃云者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在天
下高乎天下也○未有盛於孔子只依從說云是出類
拔萃之尤者不必云出乎羣聖之類拔乎羣聖之萃然
兼說似亦可○吳因之曰謂未有盛於孔子者蓋其立
言垂訓爲後來準則使萬世而下得所依據以各踐其
形各盡其性凡後之踐形盡性以稱聖於天下者皆夫
子之功之所貽非特如羣聖之出類拔萃只了得一身
一時之事而已故以爲獨盛子貢德政盛於百王意亦
如此○又曰二子論聖俱不直就孔子說必把堯舜百
王來形容者蓋不如此不足以見其事功之獨盛耳然
所謂事功不重經述往聖之功全重垂憲萬世之功二
言皆當以此意體會要之此意孟子所謂生民未有中

已該得了但止不借而復謂故卽此見改明仁耳○故
龍峰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別孟子偏引之無非見其類
於夷尹而表已願學意不必泥是說事功某說道德○

以力假仁者霸章總旨　翼註曰傳說上節言王霸感人
有誠偽下節言人之應之亦有誠偽也近見一說云下
節卽是上節之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云能不待
大可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云云又何待大哉
此見其高○按翼註後說卽蒙引之說也四書脈皆合
註說叢皆主之其所謂傳說者則存疑淺說皆主之當
以蒙引為正

以力假仁者霸章　推適張氏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字連
上為句不可於著字一讀此是從成伯後推其所為皆
假仁耳若謂以力假仁可以霸則是教猱升盜矣語意
離合間便有天淵之隔語者不可不愼○大全輯中洲
金氏曰王霸二字是定其人品之誠偽非論其王天下
與霸天下之功業也○張彥陵曰仁指及人之澤言所
謂亦指從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霸
王字定其人品不作事業看○翼註曰仁字主事功說
德字在心以德行仁卽是以天德行王道也○說叢曰
管與引古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

仁則榮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榮
辱之機係人心之仁不仁決之人心之仁不仁又自閒
暇時決之孟子提醒世主處全在及是時三字上

仁則榮節　張彥陵曰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
上看仰人民辱卽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求意

如惡之節　張彥陵曰如惡之二字極有力正借他這點
羞惡之心去鼓動他貴德尊士一直說將上卽是貴德
賢能便是士賢者能職便是尊○翼註曰貴如字貴
在政刑討正君善俗脩政立事且勿露出蓋此卽下明
政刑事也○翼合註曰位輔弼之位職庶司之職○彥
陵曰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
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大全輯或曰國所
謂閒暇時捨棖懈怠無敵國外患耳說將為保泰者說
明政刑必須及其平日所為宜切戰國時勢言○須知
及是時不待閒暇時方有卽貴德尊士內亦何嘗無

迨天之未陰雨節　張彥陵曰迨字正與及字應○翼註
曰知道是知治國之道但意在下二句且慢說○又曰
能治其國家與見天然之為意方與詩應

今國家閒暇節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兩節　張彥陵曰以其防於未雨
所以得福以其怠於閒暇所以得禍可以明自己求之
說○吳因之曰講自己求須切本兩間取意乃是若泛
泛說個自己求便非旨○魏邦榮曰人之禍福定於有
生之初合下更得禍厚的因為惡減了些分數更得福
薄的因為善增了此分數皆不可知又氣化有盛衰彼
小人有僥倖避禍而免禍者此特一時之變久之必復
其常古語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諺云天有記性無忘
性其言皆是至理○人豈不以顏子之貧夭而疑其福

之謂。然安知其非增至於此。莫不以盜跖之壽終而短
其福之厚。然安知其非減至於此。
尊賢使能章總旨　張彥陵曰。五悅字與願字相照。願字
生於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
心也。
尊賢使能五節　正德與乎杞文云。衆賢之中。有俊傑焉。
乃德之異者也。衆能之中。有俊傑焉。乃才之異者也。○
四書脉曰。悅與願。皆以心言。未使立其朝。○張彥陵曰。
市是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官爲之者。○沈無
回曰。言廛而不征。則法在內。言法而不廛。則不征在內。
○彥陵又曰。關市一耳。廛與法何以異。王翔公曰。制商
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

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
此說與蒙引不同。似亦可兼用。○治市之術。有抑有勸。
廛與法。抑之之術也。不征不廛。勸之之術也。首句是於
其盛時而勸且抑也。次句是於其衰時而勸且抑也。合
一句看。則是指其盛衰而爲勸且抑也。不可謂盛時專
主抑。衰時專主勸。○王麟洲曰。大都只要說得聖人不
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則曉。蓋先王節用愛人。自助
法公田外。其餘不欲分毫擾於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
力穡。諸法可盡廢。今不得已些須取而權抑之。只念念
在百姓身上。何曾攙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許月林
曰。說市中交易。只故曰商。就市中居處。只故曰民。○論
來廛而不征之廛。承上市字來。則專指後市之廛。居無

夫里之布之廛。則兼指左右二區及後市之廛。於義
爲安。然集註於第五節不別。此廛義亦兼指爲市宅。何
也。看來集註於第五節廛字。亦欲作後市之廛。看不兼
左右二區言。大抵左右二區之廛。不過是農夫在邑之
里與百工營作之所。及商賈居貨貯貨之處耳。戰國
踵市斂。未必槩責以夫里之布。惟後市之廛。乃商賈交
易之所。利之所在。故當時因而并斂之耳。集註定爲市
宅。不爲無見。存疑得之。蒙引謂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
所謂願受一廛而爲氓者。此是廛無夫里之廛。後面之
廛。是廛而不征之廛。而疑朱註之無分別。乃同設之。曰
雖均爲市宅。但彼是商之市宅。此是民之市宅。夫左右
二區之廛。可以謂之市宅乎。亦附會矣。○附翼註曰。五

節廛字有兩說。一說依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例。作農
夫之市宅。所謂二畝半在邑者也。一說依上文例。作商
之市宅。似前說勝。○按依存疑。則是後說勝也。○附蒙
引曰。夫里之征。先王設此。本以罰游惰之民。非常賦之
制也。如市宅之民。已賦其廛。猶爲常制。今既廛之。又令
出夫里之布。不以爲罰。乃以爲賦。○又曰。所謂布縷之
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是惟正之供者。常法也。此所謂
里。下五家之布。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即
是先王所設以警游惰之法。非常制也。後之暴君汙吏。
乃承之以爲常制之名色。遂使民不聊生。○按依存疑
說。則雖戰國時此法亦止行之於商。則仍以爲罰而非
常制也。○楊升菴曰。氓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

說日用倚始集註並無此解嶙上以孫疏野人之解為非得之矣而亦主用倚此說則誤也○沈無回曰市廛等在先王之世不過當敢戰同行之便足制觀

信能行此五者節　張彥陵曰信能二字重看謂實落能行不從虛文粉飾推信可以動人民字包士農商旅仰之若父母從上五額字化來天吏專以征伐言○張賓王曰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翼註曰天吏依註義廢興存亡說而側重廢亡邊如云其有所扶而興存之者固所以奉天命德之意其有所伐而廢亡之者亦所以奉天討罪之意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節　張彥陵曰曰人固無有今爾我日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不無加徐○翼註曰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何刻見相視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節　李實一曰有一個斯字何等迅捷有等快便何煩思量何有停待就是下文之怵惕惻隱只不啻俱而然火始然泉始達只自然而不容不然亦是說盛的氣勢○又曰以不忍人之心　何只香上文說下○計容議而推之及字之間此推字與下文擴充意不同此是以由心而達之政言下文擴充是以一端而達之全體言○註似缺擴充一邊者蓋存為者窮即是不能擴充了○運字句翼註四書脉賽合註俱云不作效說看來此句非效而何但其所以說此效者乃是言此皆有之心即所以運天下於掌上而天下運字之治不過滿吾皆有之心非徒鋪張先王之效也此節總不重在先王上○蒙引謂註政事二字某人皆有不忍者此之為者便則不必如此說矣○大全舜少則全氏　治天下大作用只就不忍一念迴旋出來運字不重易治正形容不忍之心包天地民物爲皇慮決足有餘不可不擴充意○按此節似與言必稱堯舜何一樣　戊午五月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節　張彥陵曰今人乍見一句字字有意而尤妙在乍見二字蓋惟卒然而感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　沛安拱齋曰使非本心矣曰今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所獨有○萬曆丙午江西傳元範所以謂人至怵惕惻隱之心擧曰吾嘗驗

之曰費之精反覆而不可詰以此觀心且信徒而無算者也其日見之字只之後又隱約而不自持以此觀心且信復而無則者也則何以謂皆有哉其乍見孺子入井乎○石竹林曰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豈不有怵惕惻隱之心而乃特於石火見處點之然人因所擊之火猶火存石中不擊亦有○胡敬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李彭山曰內交等本不是惡但從軀殼上起念則已雜人欲之私矣

內是親之節　焦漪園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不是有四個心○李彭山曰天地之心只有一生物此心恥未合宜便生羞惡帶有過分便能辭讓處

靈不昧自能分別是非故因論惻隱而併及之○翼註曰非人也不是說名雖為人而實無異禽獸意只是決言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也一例○張彥陵曰只重在情上蓋原情為性之所自出非因情以著性之本體而逢其性也○須知與告子篇不同

惻隱之心節　袁七澤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乎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知有火仁義禮智是性猶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故曰端○湖南講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就是那仁義禮智的端此不是把情來證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存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是端倪見端可以知委定有個全體

有內連下文擴充意已寓於此

人之有是四端也節　附講袁七澤曰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為奇特事者奈何不信己有四端奈何以有四端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賊身賊君惡名激他若不信四端皆有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按依此則此節全是結上文必有意了達說賓合註似長○賓合註曰首二句結上文必有意以起下文自賊賊君與下節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語意重在自賊邊謂其君二句帶言

凡有四端於我者節　劉上玉纂語類曰誠使凡有此四端於我者不自賊察識此心知道如乍見孺子而惻隱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讓是非只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從此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要恁地如羞惡辭讓是非不特於一件上恁地要事事皆然則此道漸漸生長便不能自已若　如勿便不可遏泉一如這便消消流而不息此知擴而充之機勢也○未節知字自承連下是知其擴充有述得淺說將此知字當察識看不是蓋察識者只是察識　又在此知字前劉上玉所纂語類說明○按語類只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個也無妨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怕而前也是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裡又要却說是

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此條似知而不能行然却說是不能充者蓋就這事上論則一事然而他事不必然是不能充就一事上論則勿今而繼念未必然亦是不能充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總旨　賓合註曰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當由己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節　翼註曰　是破降才陷溺之說蓋觀矢函巫匠非人品有高下而心之慈忍頓異可見心非無定惟以習移也○又曰術字承矢函巫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行所習皆術也不止曲藝○又曰不可不慎言當就其今者仁者去只累我仁者○徐自溟曰勿以習移性勿以術移心孔孟吃緊為人只是一意○

梟賊子曰治術不慎則其心使不顧殺天下學術不慎則其心使不顧殺後世○四書脉曰慎於擇術是要處仁不使不仁間雜之也下節乃明所以當擇仁而處之意

里仁爲美節　吳因之曰是不智要見不智在不仁之前與下文不仁不智在不仁之後者不同然不智雖在不仁前卻非惟原口氣言由莫之禦而不仁可知胸中是非之明昧決擇之見濟惟不知其爲尊爵故舍之而勿尊也惟不知其爲安宅故曠焉而勿居也○翼註曰下智之甚乎此節只言仁道之大而不可不爲至下節方論到榮辱然總之爲莫如爲仁張本○翼註曰註云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先字猶云第一件也非先後之先○按翼註最要了凡駁註云天命之性一齊稟受豈有先付以仁而爲善在後之理蒙引則取小註有是心斯有是形之說而謂不是得仁在義禮智之先俱未妥

不仁不智節　吳因之曰朱子曰四端迭爲賓主○張彥陵曰仁義禮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倪伯昭曰業已擇不處仁以致爲人所役而又引以爲恥與恥爲弓矢者何異只甚言恥必無益

如恥之節　吳因之曰莫如者兩相比較而見其不若爲仁正孟子爲人擇術處

仁者如射節　翼註曰射者始而正己既而求己皆由己不由人之意○又曰由己與慎術亦相應蓋術者己所自擇人莫之禦○註引由己不由人之言乃是釋所以正己反己之故非正訓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總旨　吳因之曰聖賢樂善無有窮盡只管高向上去此處雖不可太分別大小然由由而進之禹禹而進之舜語意自是如此若只平看便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三節　楊慈湖曰人有過旁人覺知者衆然不敢言者慮其意逆也學者能使人無以意逆悍吾則庶乎善矣○直解曰子路之喜猶見不善之在己未能忘己禹之拜猶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人○吳因之曰大抵由禹樂善與舜樂善亦無甚異但由禹多了人己一層意見大舜全休倒這意見此便是大小之別看此三節全將此意理會乃是只如兩下人子俱餽食於父母其一則曰我的東西送與父母其一則曰與父母使了何不認作我的東西是我送的就此兩邊對較則不認作我的東西者其是父母一體之愛油然不容間淵然無二孝子之至也此舜之與善所以爲尤大○翼註曰道至大舜有大焉須先貸由禹樂善已不可及了乃大舜有大焉不可先貶由禹○朱子小註謂拜是容貌猶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直見於行事處此恐未然舜禹之別只在人己之見上不在行不行上○推舜善與人同之心其己未善也只知有未善之當舍而從之當從而已不知未善之在己與夫善之當有於己也使其猶有己之見存焉則安能舍之如是也其人有善也只知有善之當取而已不知善之在人也使其猶有

人之見有爲則安能樂取如是也不可但云不自滿假若但云不自滿假則與由禹何異哉但其見已有未善則亦不自滿假之心而已朱子亦許及所引俱得之但猶未甚明暢予故因其說而暢之○賽合註曰舍己二句正講善與人同非解兩半而以爲同善之目目條件也是把二句作一件看然意亦交互上句是以己從人下句是取人爲己故下文只承取諸人爲善亦當兩句之意不可亦自有見補說知之亦欠體認○姚承菴曰舍己樂取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爲一方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慮乎其舍也又安知其取○樂取內可想見舜之心至精至一至虛至實相遇以天相通以性十申○附湖南講曰舍己是無我相從人是無人相然我相人相雖空若不實事相所取也不免有跡○歷山耕稼陶漁做工作以至爲帝治天下那一樣不是取於人的此不是論窮通要在事上看○按此與舊說以境言者不同

取諸人以爲善節　吳因之曰與人爲善不是天下有意爲善以求取於舜只是因於觀聽鼓舞之內者陶鎔漸染不覺意氣踴躍自始而樂取諸人舜忘人也終而與人爲善則人亦但忘於舜矣人己兩忘樂之至也同之極也故曰與人○如此說方動若說善與人同卽兼與人爲善意則不通矣○曰之又曰凡樂不足以鼓舞人者亦其樂之未至也其曰與人爲善只假此以深著其樂取乃虛活形容之辭○與大雖與大舜有大爲相應然一是說取人之大一是說與人之大不可於第三節大字內抑揚與人爲善○南解曰天下有善的只見取得深自然益勵於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見取爲恥也都勉而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者也○按南解說助人爲善則之說得深然看來似可兼用當化之及人亦必有淺深也○朴齋壹曰兩個大字一說舍於己說一說及於人說惟其舍於己者大故其及於人者大則下面大字實從上面大字生來○翼註曰君子作聖人看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總旨　賽合註曰此章見君子不爲一偏之學○姚元素曰夷以世不足與而明絕之惠以世不足較而姑置之皆持一點遺世之心如世道何學者須識孔孟兩將行道之心始得

伯夷非其君不事節　賽合註曰不受也者二句原其不受之心以示當得其以上與善觀之爲非君目之爲惡人之朝亦之行詳寫之也○按不受也者二句只結君不投但不屑二字則自上段內俱有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節　四自遺佚見人情事汙君爲小官不論其所處知使不肯廢發已能若下惠則惟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而已此在別處是介若此章只見得是和○只僥略小患爲謂世俗皆緊而直道不足以投其奸無怪其遺且阨故遺阨於唐虞三代之朝則可恥遺阨於春秋之季則宜也不必怨不必憫也○徐玄扈曰爾爲爾我爲我知許分別故見得人不能浼所以能和

若只混無分別放身自隨是爲同流合汙之人安得謂聖○張彥陵曰由由與偕數何雖衆自處衆言然當時之所以不羞不卑不怨不憫正是此意○麟士謂此條總形容其和不形容其介諸家說頗謬遐謂進不隱賢予不憫非說介而何所謂不自失者亦介也爾焉能浼我哉內亦含介意但其道則重在和不重在介曰繇若謂惠之意以爲我之和何無妨於我之介也何必和也

伯夷隘節　翼註曰不恭亦體認爲他外雖偕其心則謂世爲昏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思○隘不恭不但以逃俞其心固如此○有謂夷惠之隘不恭隨其所遇之時而不得已也夫苟不得已則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回護二子不知正不必回護也○青岩遂

困勉錄卷之三

叟曰君子借夷以激世可借惠以渾世可獨意夷惠之中以爲世用可游於夷惠之外以爲世情亦可總之他用他法我用我法此正發明願學意○陳伯玉曰君子喻用孔子君子不由即孔子自異逸民同意此章大旨非論夷惠所以發願學之意○蒙引由其清不由其隘之說有疑非之極是蓋謂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何以又云願學孔子也若故云由其清之得處不由其清之隘處便不妨○然由其清之得處亦是合世之所尊意非此章正意也此章只重願學孔子之意玩註自見○大全朱子謂孟子恐人以隘爲清以不恭爲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亦似有蒙引之病○大全蔡虛齋陳氏曰聖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備

其世也乃矜憫之伯夷則直恕之而已若將浼焉惻怛後而潔己殊也不屑不恭明示人羣不亂之意亦與爲能浼我相似御其又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則夫猶玩忽之而已不必勞勞於成物著背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是故謂非　中偏而根

四書困勉錄卷之三　終

困勉錄卷之三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四

公孫丑上

天時不如地利章總旨　張彥陵曰。今人君問結民心。急將借用兵之事以明之。

天時不如地利節　蒙註卜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吞下重人和上。○又曰。兩不如。但在用兵時較量。天時以攻者驗之。地利以守者驗之。亦結來。　過論曰。○袁合註曰不如。要合看講。若說得實。則不消下二段說話。○許

孤虛二字。大全蔡氏及仁山金氏。俱就支干上看出。雙峰饒氏。則就五行上看出。看來似可兼用。○仁山謂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午未二字。疑是辰巳之誤。觀蔡氏一條可見。○符堅伐晉。羣臣曰。歲鎮在吳。伐

之必有天殃。符堅不聽。然堅伐燕。亦犯歲而克者。蓋堅協衆情而伐燕。違衆議而伐晉也。卻曰堅雖滅燕。而燕之復興可見。歲星之衆不可犯也。然漢高入關之年。歲在東井。井秦分也。而秦見滅。何哉。蓋秦為無道。歲星不能為福。而反為禍也。然則越得歲而吳伐之。卒為所滅者。亦非獨天時之不利也。越無罪。吳無德故耳。信乎天時之不如地利也矣。蒙引

三里之城節

城非不高也節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節　蒙按。故曰域民節。是言人和。以天下之所順節。是言天時地利之不如人和。○徐儆弦曰。此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在於得道。

蓋章旨說要人和處已含得道意。人雖無道而能和者觀。故曰二字。是承接之詞。不亦難瞭之詞也。○蒙註曰。域民三句。非申地利。只以引人和之不易得耳。○淺說以存心以仁。制事以義。曰道。○蒙註曰。多助之至。不過就其多助而極言之耳。非又出多助外也。○張彥陵曰。天下順之。即是多助之至。只見得人心悅服。若符民歸處。便釋下文。

以天下之所順節　張彥陵曰。以天下之所順。不是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言。以至為天下之所順。攻彼為畏我所畔的。則戰自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大旨。欲以道德佐其君。先以道德自重。而略貴於召己之非道。尊重在不

可召上。湯咨林曰。孟子此章辭若激烈。然其自重處都是欲君尊人。君富貴已極。人臣見無可尊崇。他處直須把仁義輔他。做個抵當的。言方謂敬之極。以富貴對仁義。以爵對齒德。非是無當道的。而止見得尊在于你。須要表仁義之言。可謂只能做到堯舜。如何及小輕我。要知孟子之敬王之心。不是做王。○吳因之曰。道德是託疾以辭。而又欲自表其辭召之意。其立心想于只在以賓師自處。上深朱註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數句要看。

孟子將朝王兩節

王使人問疾節　吳因之曰。孟仲子之對。孟子所極惡他的。在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二句若趨造於朝。及請

必無歸而造於朝等語孟子只是不押他便了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節　　雙峯曰不得已非遁於所
惡爲設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强而道之也蓋辭疾而出
弔本欲王知其非疾今爲仲子權辭所蹦縱不朝弔歸
齊王亦不知其疾而無由詰之矣之景丑氏宿亦宜
悟王說○張彥陵曰內則二句須重君言邊方是景子
本意○四書脉曰君臣主敬又重臣敬君邊○貫合註
曰父子非無敬也而所主在恩君臣非無恩也而所主
在敬○吳因之曰未見所以敬王是孔景指不應召孟
子亦曉得他之所指但彼尚未明露出　　佯爲不知也
者而姑以非堯舜之道不陳應之亂猶其遁辭要緊要
處○張彥陵曰是側是與言仁義也作何是齊人心上

如此謂講其君也云兩二字詞歸如云前時說起來則
不敬莫大乎是○徐儆弦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
前是下之人不敢揚之於伊尹相公之於管仲則不敢
召是上之人不敢上不敢召下不敢陳此正是君臣主
敬○註敬之大敬之小輔氏以心與貌分貼大小看來
大小二字內似俱兼得心貌結俟再定○總註恭敬亦
似不必如陳氏分內外只似互言
否非此之謂也節　　張彥陵曰引禮重不俟駕句正明不
見敬王意
豈謂是與節　　四書脉曰晉楚之富富字處作內○饒
註曰仁義富爵還于仁不當富義不當爵說不但倍倍
相當而已○張彥陵曰是或一道不是疑詞貫作自由

之道否○吳因之曰天下有達尊三一段雖是抵曾子
之意却就是說自家了不消追溯起所以下就接以惡
得云云○細玩三句只排列各成其尊無隨在皆隆之
意若曰各不相侔始成其尊則非達尊矣○輔世長民
在事功說輔世補贊世道長民長育生民○附貫合註
曰惡得有其一二句朱註解云今齊王但有其爵耳安
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此解何等明白奈何學者全不體
認都說天下三達尊齒德二者皆在我齊王但有其爵
耳烏得以其一而慢我之二哉非孟子語意孟子語意
只據三達尊論道理而齊王之不可召已自見於言表
耳○按此與蒙存淺說俱與此似編精姑俟再定○吳
因之曰景丑責孟子不應召孟子不說己本當應召只

詳則齊王不可召已而我之不當應召難待言矣此處
正好得賓師意出若非賓師縱有齒德敢與爵抗乎縱
不爲管仲何獨不可召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節　　吳因之曰不直曰不召之臣而曰
有所不召之臣者見大有爲之君其眎臣下雖不是這
然不召若有所不可召者則必不敢召致之此正孟子
用字斟酌處○張彥陵曰尊則崇奉欽承事事遵依不
敢擬以己見也樂則欣慕愛樂念念殷勤不厭煩不苦
難也○胡致堂曰士之不待君之求而登門自獻豈所
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爲之功可見
士必欲君之就見者正欲成就其君處○吳因之曰其
尊德樂道二句雖是說賢士自重之意仍歸重在賢君

身上言尊德樂道不如此賢士爵以君為不足有為而不肯來輔了為君者豈得少有驕慢乃得有為而不就乎。

故湯之於伊尹兩節　張彥陵曰學而後臣非是做了然先後只是所重在學把他做第一件的以委任歸之也學字止與教字對看。

湯之於伊尹節　鄧升曰管仲且猶不可召了。如公不召。管仲上○又曰此章中召不可召臣。故不召伊管。俱重君言此是正脈○徐岩泉曰孟子說引齊桓成湯與桓公伊尹與管仲恐落了自己地步不是。却又列出了自之依見已非管仲之比。又以終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之意。而管仲不失為齊人矣。嚴哉○管仲之目。古者

大臣不召師孟子游事齊宣為以師道自處。觀孔子之歷聘。諸侯敬禮以求見者則進。一終食無所肯因。總因衰於春秋而不召師之義微。復數何也。曰此非四夫之師道尊。乃堯舜之所師者也。七國之中以禮伺上致諸求者四。其餘亦以游說之日落下十之風。而孫尤之智者昭未嗣便知秦後所君卑臣有君無師之漸從此起矣。而孟子止當其世。欲有有為君師臣之概。乎以振求四一脈。大處皆道者。必以事君盡禮為恭而嫌飛卑之說。庶幾道者。或以重道忘勢示節。而目抗高之弊。此則孔子之不幸。乃孟子之不幸也。發之又謂而伏而子於畏上則抗上。媚上者必相繼而至矣。而此將一意。

前日於齊章　按此章上全為齊發者備○張彥陵曰。故為兵饑月前有所是孟子叙事之詞○諸說曰。孩木有處今重任實。此不再他人。益小人作。有貨利求交假托名義者君只從他有所使隨小人之可交此不可不知。

孟子之平陸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與于陣不能治其章。一個樣樁。提醒他使臣不誘其罪於君。君不諉其罪於臣。然後其言可入也。

孟子之平陸節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三節　張彥陵曰。前一節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後一節諷齊王處。而欲其行興發之大政。以濟溝壑流離之民。非徒使罪己之一言而已。惜乎無改悔之實。孟子守齊之意孤矣○陸義山曰。此亦驚道人良心。使不得不動處。所謂得其宗旨也。

孟子於人不動者則挑之使動。知其牛上之臣及此章之類。不一而是。但其人能動而不能加以擴充之。故卒至於不足以有為耳○徐儆弦曰。當時宋神宗行新法何等嚴切。蘇子瞻曰。不專法中不廢。使不傷民。人以為萌都亦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竟。一分則民受分之賜。以此觀之。為政不可拘於法。而一委之不得為也。一命之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若一切委之於不得為。則君亦何賴於爾。民亦何賴於爾哉。

孟子之蚳鼃節下節似也章　黃洛庵曰。上二節蚳鼃感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聽命於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又曰。辭齊臣非辭爵居卑○劉

註曰進退二字活看不退便進也。
孟子爲卿於齊節　南軒謂齊王不欲以使事煩孟子而
使驩治之若郎以大討有司指揮罔不是矣即依蒙引
謂其各自爲說非以有司解驩然此說亦非也蓋凡出
使者有正使必有副使此是常例非齊王爲孟子創設
也○張彥陵曰反字中兼往字意○翼註曰與之同使
不惡也不與之言嚴也○成氏巍曰言亦何不可但小
人窺君子未有不自言始者故孟子愼之
齊卿之位節　輔氏謂若事有不治則亦須與驩言此亦
孔子與陽貨言之意也蓋孔子之與貨言也是與陪人
言也非與貨言也孟子之與驩言也是與輔行者言也
非與驩言也○程竹山曰事公行之不言不私言也故
謂不當言而斷於理乎勝之不言不公言也故謂不必
言而斷於事總來都是托辭○王陽明曰聖賢待人亦
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
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孔孟於群小渾然不露
圭角者正是不使他爲小人耳此所以爲仁聖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總旨　張彥陵曰當時墨氏教與世
風趨薄葬親之禮或多不循其制不若以美然疑其過
厚而徒爲觀美隱然有借物儉親之意不知人子無窮
的念頭特借此以少伸其爲一耳須知此心原無盡時然後二字
極有意味說到盡於人心處則凡可以用情者宜無不
爲之矣古者四節段段破他太美之疑意都重在盡心
上
孟子自齊葬於魯節　翼註曰止於嬴分作兩段說只是
同循正嬴餘哀未忘不能遽別意○註以董治解敎字
蒙引引詩王事敦我來謂敦猶投擲也如此則
與上文使字有弔慰意此可見使虞分派匠事之意如
此則與註董治及詩註俱合矣
古者棺椁無度節　翼註曰人心是人子之心非他人之
心
不得不可以爲悅節　四書脈曰何爲爲字要分曉言爲
之無財耶抑爲不得耶
且比化者兩節　張彥陵曰人皆欲自盡此心而我獨不
以此爲較乎對人而言之曰獨與吾何不然相應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當以天子爲
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
非勢齊而拒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
畔孟子說燕罪可伐又說齊非伐燕之人未嘗輕貸燕
亦未嘗輕與齊此處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
沈同以其私問曰兩節　上節註只以受之天子傳之先
君乃先說得非謂意然自不相妨蓋以下節天吏照
看起殺計四視脈皆從之○伐燕考見前齊人伐燕章
燕人畔章總旨　張彥陵曰齊之伐燕所謂取人之危不
仁致人之畔不智王之慚於孟子此正愧心之萌陳賈
乃逆其惡舉周公來比不知公與叔係兄弟至親使有
不容逆料其畔的心腸若齊王之與燕人則不可同年
而語矣隱隱照見公之過是宜有的齊王之過是不宜

有的又安得援周公為解○下文賈之所解只在不智
以王之所慚在不智也何以知王之所慚在不智以其
慚於既叛之後而知之也
燕人畔兩節　蒙合註曰賈之言雖並提仁智其意重不
智一邊蓋緣當時議王併燕為不智賈以齊當取燕之
時豈知今日燕人之畔亦如周公使管叔之時豈知後
來以殷畔乎○吳因之曰說仁且智非字與兼無並在
且智夫子既聖矣月亨不同既聖爲日事是仁智並說
此處仁且智則偏重智上下面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
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何周公知其將叛而
使之與亦只相形引出不知也何陳賈未遽全露且不
知一邊意欲以周公不知而使管叔解釋齊王不知而

取燕耳○又曰但智周公未必者何要以來對說出此
見於王前亦須並不智一邊方見論齊事本旨只還而
解之言歸見孟子而以周公事為王解之也
見孟子問曰節　四書脈曰不知也句云或使之只云事
後回測雖周公亦不知其將畔也有過指不智且字見
公且然下於公者可知○蒙合註曰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使有他人之過則不宜意○蒙引謂不智是過錯不
仁則不止於過也此說亦是矣○此章論周公事以
使管叔說不必牽扯管叔說大全有論扯管叔一段當
删
且古之君子節　四書翼註曰古之君子從流承於周公來與
今人皆見之同不肯為遂飾更也人皆仰之見不必改之

節如此云頭下面有衍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總旨　蒙引曰有二節蝕各齊王見
行道之心也下面深非時子見守道之義也○張彥陵
曰今言市利字有齊十留之之可與處之之法全
無好賢者只以利留孟子而時子陳子但不悟其非
若作陶弟之間有市心矣故孟子可以得之一字曉之
而道之行不行俱謂不論○說若曰孟子之久於齊為
行道也道不合而去王果欲留之當盡改前日之非而
盡可從樂道之誠孟子未必不止也繼見之言叫氣後
解仰中國矜式亦全見頹慚自家體面賢者當為是區
區之祿為除不去持廠何以慰天下士是戰國時君
之陋習故孟子不把義之為處與他說只粗粗說個不

欲留使知其志不屑此其所以不可留之故知不說出
孟子致為臣而歸兩節　四書脈曰不敢為者恐有干進
之嫌見無枉道之意固所願者出於愛君之誠見有行
道之心兩句俱承繼見來
他日王謂時子曰節　按存疑謂他日王謂時子見孟子
欲去時齊王不曾留將去未成到他日齊王見其未
去而為此留也其留之不誠亦可見矣不能行其道而
欲留之為矜式義既無謂況又不誠乎此說非也而且
不留他日留之安知其非自悔自艾而謂其不誠乎但
觀其叫絕無有道不安之意則可知其不誠耳不必在
他日字上穿鑿也○吳因之曰齊王中國而授孟子室
如此等類皆非由衷心之所謂恭敬而無實故孟子

拒而不受矜託實非欲訶孟子實字當作從○按因之
謂閉門使說聽此徘見其欲供縱其去毫貝此時子之
留亦見他遂徑不去故又學乃此說亦不必如此深文
君子既謂其未為不可矣孟齊王所以不是者謂其以
利留孟子也若如此種議論則仍在利上轉了關不
以利者如之何曰只依中間致為而加之誠心即非利
矣苟無誠心雖加誠上仍舊以利之也利與非利在毫
末之際耳
府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節　按或云時子知王留賢之
意不誠欲傳命不可欲不傳命不可故姑因陳子達之
以塞責則看得時子是奸猾之人徐中翁云欲其致之
易入循卑闕之也與看得時子只是一個庸碌之人皆

四書勉象卷之四　下孟　十三

從所以因陳子處看出然庸碌之說亦不可從
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節　按合註曰我雖欲富亦不欲也
而況本非欲富者耶如之何其可復留也不可留而留
是不得於十萬而又求得於萬鍾此龍斷之為季孫之
所以譏子叔疑也○按從說謂此中又有難斷一者一
句不粘著義不可以復留一句意故下一個又字若是
道不行而義不可留則顯言之亦何妨此條甚精
異哉子叔疑節　按蒙引謂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
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已指子叔疑此條非也
為叔疑事乃實事當可用如使日無愚意上使字乃國
君使也不然則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此句乃是泛
命叔疑中當補在言外則又不得謂已指叔疑也俟再

定
古之為市者節　蒙註小子叔疑是客賤丈夫是客之客
○孟子之於齊也始見即斷其言利之非於齊也將去
必自表其無欲利之志其於利之一字嚴哉
有欲為王留行者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重在無王命
上
孟子去齊宿於晝兩節　蒙註曰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
而得其惻怛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
客不悅曰節　李衷一曰齊無人之人目斷斥留行者言
這一人留了思却承繆公之命來過這誠意故可思為
之留這一人留泄柳申詳留無繆公之命然不向泄柳
申詳自叙已留意却從繆公稱道調護故泄柳申詳為

四書勉象卷之四　下孟　十五

之留今既不承王命來留又不去調護王側徒走在吾
面前不把己意代王設殷勤耳何益之有據孟子責備
他這思還在無王命上○張彥陵曰看泄柳申詳三句
要看出知其謂[illegible]子之以何出侗之人也二子當時亦
只見齊王有用也故[illegible]皆仍不知中間維持調護
之效而先[illegible]之故則以有人耳○
一則君使人留賢一則人勉君留賢皆非無
留者[illegible]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illegible]首合註曰若何須承上
云古人之留賢皆出於君意之殷勤不待以己意而自
留也○繆公不自能留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

留行者之不及子思。因繆公自能尊子思，則不待維持調護也。齊王不如繆公，則必待維持調護之而後可。故為尹士計者，當以留泄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之下王。文所以必帶說泄柳申詳者，蓋為此也。其意實不在子思邊耳。

尹士語人曰章總旨　顧氏曰：尹士譏孟子，故孟子自明。但重在濡滯一邊。

尹士語人曰節　蔡合詳曰：尹士之譏，為其三宿而譏濡滯。或言不明，或言干澤，不過仰前引來，齊之失以形今日濡滯之失。

夫尹士惡知予哉節　張彥陵曰：看千里見王是予所欲。面迹涉于澤，予皆不計。至於不遇故去，予不得已，則心誠不忍速去，故以濡滯為嫌。

予三宿而出晝兩節　張彥陵曰：孟子志在安天下也。王由足用為善，只以此用齊王，其故三宿出晝。尹士謂其濡滯，孟子則猶以為速。尹士謂濡滯者，宿而後出晝；孟子則謂既出晝之後，此心猶不舍王。下如改諸句，是速予心猶以為速之意；王由足用為善，是速望舍王我之意。顧氏曰：如用予，予豈安其自負，而見王之足用為善也。沈無何曰：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節　李衷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亦是要君好的，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為天下，述自家濡滯之迹都不計較，以此對看，所以為小。

士誠小人也節　劉此曰：小人即小丈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略異。○潮南曰：不特貪戀富貴的是個小人，即愛名節的亦是小人。○又曰：問日愛名節的亦是小人，蓋為賤上識小人何然過去了名節，日名節須有所用，問沒有容容的名節，順從教用是用道後不來，則所得麻面大，重則為了父子孝為臣忠，只待成了名節，則名節為可重。若教得出來，更須看他以行處方是大聖大賢作用，乃不顧世道顛危，只求完自己名節。聖賢心腸斷不忍出此。然為孫男子易，移部下惡難，則又在人之度德量力，如尹士者，亦未可遽非也。

充虞路問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明是遇合自有常期，敬已到其期而遇不致，傾有心於世者其遇愈窮，其念愈切。只其不豫也，固有要之此心從其大悲人而發，則其所為不豫者（聖賢之情）亦只其所為不怨不尤者也。若混泄來，觀其亂而改之於數日此人也、此人也，則囂托名不怨不尤，其怨尤實深，豈是大聖賢之意哉。

充虞路問曰節　邑由張氏曰：充虞誤認不豫為怨尤。

彼一時節　張彥陵曰：將分彼此，只以充虞問見時言。○嶽氏曰：彼時此時，其時前日是序論道之時，今日是不得行道之時。謂前日所論之時，正論君子修身者言之，凡有不得於天，有合於人者，只反求諸己而已。今日所遭之時，則天命人之，済於此而決耳。一身之

事吾得不爲吾道悲乎然亦此變時之感原非有所怨尤也○賽合註曰天爲不可怨而人合實足悲矣人固不可尤而人窮實足惜矣○或問孟子彼一時此一時不知此時何以又合有怨尤之不動心者混曰彼時不得不尤聖人之心學也心學何分彼此御沈怨尤便是動心安得爲心學孟子蓋指豫與不豫而言不豫公而怨尤私不豫大而怨尤小其迹相似而其情則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節　張彥陵曰五百年節重王者上蓋有聖人出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名世者惜無王者與以爲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下文方見

由周而來節　按時數只平說自妙不必串○註云亂極思治如嬰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所力久用時必得賢何久用則必得遲數因時勢著想方合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節　此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合何而不字看有二說一說彼一時當樂天則不怨不尤此一時當憂世則有不豫色所以爲並行不悖一說一樂天即在憂世之時二說可兼用前說是以彼一時兩句與五百年兩節對看出也後說是以五百年兩節與末節對看出也○畏因之曰孟子斑齊一章便是封建爲硬題爲圖一自使是井田的硬題故日容聲皆專處三代之學故日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按彥陵謂通章見孟子憂世之心樂天意不必搬人爲此說者於末節吾何爲不豫哉下神一轉爲云雖其不然後不免於不豫耳此節正是解所以不豫之故賽合引顯註俱從之緣殊牽強不合註

仕而不受祿章總旨　賽合註曰據禮止云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則通章但只重不受祿有爲是不可以末節爲不去之由與不受祿並重總見得去齊我志有久于齊非我志此其所以不受祿也○按顯註脈俱重此看

居休而不受祿節　顯註曰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問

處崇吾得見王節

繼而有師命節　顯註曰通章第二節止用但因二字不必云方所以不去齊又何故哉○張彥陵曰志不欲留齊而復受其祿便見得祿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祿便爲所羈縻也○或問一見思去又何出晝之遲遲沈無當時之事如慈母之伏乳于有一分未絕亦不忍去于此似是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之家法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節　蒙合註曰、書脈俱謂楚宋本不同路、乃是迂道以見孟子、疏則謂不必如常解作迂道來見。蓋上為長[illegible]蓋上欲以過宋二字連上讀、而見孟子四字另讀、則亦不必也。

孟子道性善節　張彥陵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言道性全得其性、便是堯舜。蓋堯舜與人同是一性、即做到由仁義事業、不曾於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即人人是堯舜。大意只要世子以堯舜自期、不可謂堯舜能盡性上○道性善二節、通是要世子知堯舜可為、欲堯舜可為意却在言外。自文只是說

性善。其稱堯舜者、所以實性善也。其言道一者、即稱堯舜之意也。其引成覸三人之言者、所以明道一也。玩大註、可見人各雖有分、相發明之說、然亦不言外見得此處說出得好。○人今但知曰宗氏謂其於心言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質、而行於形質之間者謂之氣。性自是一、[illegible]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不同。[illegible]氣質之性為非、又引朱子晚年定論為[illegible]而彼蓋未識心之為氣、而晚年定論為陽明偽作之書也。戊午

世子自楚反節　陳幾亭曰、當時學者不知人性卻功利之可求、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文公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是可與進道之萌芽也。○鄒[illegible]曰、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離說作性。[illegible]道是活絡總統字、隨處說得、而各有所指。此道正指性而說、道便是說性也。常說於本文內、或云道出於性、[illegible]本性一、故道一。或云性即道也。[illegible]或云道猶性的道理、但欠渾融。此與處說[illegible]但說不妨

成覸謂齊景公曰節　四書脈曰、說之[illegible]齊景公答勿認我字、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illegible]不敢擔當意○張彥陵曰、彼何人也[illegible]予何人也、有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我又只是個[illegible]人、而[illegible]不能及舜。今有想像模擬、十分力行、務爭最為的氣象、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自抒自任的光景○蒙合

註[illegible]師[illegible]謂我可師、而予之所為[illegible]師也○翼註曰、周公常做孔、孔亦用周公、因能師文王者、人亦能師文王意。○洗翻[illegible]曰、或曰[illegible]段是教人[illegible]下手工夫是矣。然是語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湖南講曰、闡引成覸等三段、但看道一、今講者俯[illegible]何故、曰因下文只舜一句文王周公皆是以人言之、明與堯舜相映照、然則文王周公原為[illegible]性善則[illegible]堯舜亦即是[illegible]不必說有異同。

今滕絕長補短節　令長一[illegible]孟子言猶[illegible]以滕小難為自諉、故把猶可以為善國激他、其言為堯舜只作自家心上說、與[illegible]長補短何關○翼註曰、猶可以為善國。

且據理開關說而勉世子奮發有為之意耶蓋引書內
○姚承菴曰性統天下之同本非我所獨有若其身齊
天下總是我性分內否由道以盡性堯舜達者事業亦
只在此故說猶可以為善國此善字正應而性善二字
○沈無回曰孟子言性善而即歸到可以為善國便是
性分事功一以貫之不觀後儒分作兩截下文喪禮井
田學校井牧皆作用處○依此二條則上面二節似已
發出來有內淺說亦觀[illegible]蒙引存疑則上面只說
修身至末節方說出[illegible]存似不見偏向於下○附
蒙引曰安於卑近不自異其[illegible]不謂安於固陋之卑
近也○附行曰能自克而為善去惡與為善國何干
預蓋為善去惡則知修身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國

家矣○據愚見則註安於卑近答本說修身治國言不
必如蒙存於二句外補說治國也○說叢曰孟子引若藥
二句早已慮到了觀下二節可見欲行喪禮便有父兄
百官衆沮他欲行井田便有許行等壞他非勇往不顧
安能有得此段、明日是有世子也則曰子力行之皆
是此句[illegible]句之意
滕定公薨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大旨只在親喪固所
自盡 句後不可總要見有世子是誠在我句句相應
○觀註甚合說四書脉旨何○彥陵又曰按世子志行
喪禮根原全在於心終不忘處得來此正真情所發見
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怨惻處是以
動世子世子行到惻怛處是以動當世之人心可見人

性之無不善而堯舜真可為矣
滕定公薨節 吳因之曰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
聖之想故欲問孟子而行事問之者意謂喪禮當何如
乃為順人之情而合聖人之道耳孟子告以自盡其心
而行三年之喪見此乃所以順人情而合聖道也大抵
世子志於喪禮全本性善堯舜之說來孟子告之亦仍
不出性善堯舜之旨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節 [illegible]曰[illegible]就人子自
然之心說不可加一當字[illegible]可見
自致自字是自然此自字是自己[illegible]可見
而自然盡心乃在固字上○蔡子曰孟子答文公喪禮
不說到細節上只說個人本大原自盡其心喪禮之大

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滕子生戰國不得
見先王之令典[illegible]論制度節若說
闕而於人本人[illegible]人情[illegible]以文之則禮雖先
了未之行亦可以喪禮[illegible]三年之喪句是上
齊疏飦粥皆[illegible]三年之內[illegible]之何要
本適[illegible]文公處今在[illegible]年之
叟九句但說要自盡尤是喪禮大本大原故用以開端
此何是於稱許之中而寓感觸之意蓋以發其不忍之
良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節 志言先祖是指立法者說
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有所受之也是
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即謂先祖的只氣謂先祖教人從

其禮者其意謂若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墳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襲註曰吾宗指先祖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註上世即先祖也

謂然友曰節　張彥陵曰父兄百官不欲皆緣世子真心未徹故又以不可他求打動他○蒙引註曰恐是世子自恐其格於衆議而不能盡心於喪禮也子為我問孟子求所以息衆議而使已得盡心行禮意或說云欲不行則無以盡我之心欲行則又沮於衆人之議如此則是不欲行矣此亦未妥○吳因之曰孔子曰君薨子節要即親喪自盡意而闡發之所申前意非更立說亦無前矣道一而已矣以下推原世子篤信之意而不復為他說同一機軸前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重一

因問復參參之三　據文公喪禮

禮字作然聽於冢宰云云重一哀字故然友反命而定為三年後喪也五月居廬云云來弔而致其哀也顏色之戚云云隨弔而致其哀也終行喪禮以致人心悅服世子貞與其公性善先孫之說矣○按因之最為得真為孔子曰君薨節是言上行下效然與徙處上行下效不同徙是上行下效是泛說此處只就心上說蓋有官之沮喪禮處只因其良心沮後世子自盡其心之哀而嚴之心動矣彼之心動則自不來沮我之喪禮矣玩言亦是一家上說但哀亦即行於禮之中非哀自哀禮自禮也○大全滕邑由張氏曰漢文變古始為易月之制蓋為吏民設耳景帝因用其文變然短喪後世譏之若宋孝宗者推明晉武纘文之意斷然行三年之喪而不疑其亦文公之流亞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節　張彥陵曰五月以下一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一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正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黃思白曰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與前皆不欲相關蓋自世子一求諸己而始焉遂之者今忽稱之信當自盡而不可他求矣○輔氏謂可當作皆不是皆字意在可字之上○四書脉曰觀是四方來觀者非是鄰國來弔者勿混看○然須知此亦是互文○悅是人心自盡之暢懷心之盡處人人快滿此政孩提親愛之初心無不具是爲也卻非云喪禮久廢復行人皆悅服者猶粗也此亦在內

四書從學參之四　滕文公

滕文公問為國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通章以不緩民事為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用處正經界則行助之實用處○徐徵弦曰通章大義只歸重急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上前段論制產說到明倫後段論正經界說到自然見得經見助法之善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失本後之意若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貧王之辨若以助法養成為又失立言輕重之旨○徐若泉曰為國一篇總是聖人餘明精密仁以為主義以行之皆是從性自然之推行其物一備之仁所以作用至精至備夫子於老安少懷孟子於老老幼幼不出乎此

滕文公問為國兩節　姚承菴曰國依民民係國民事即國事只緣人君視為二事後不為計所以民失其所而國非其國民事不可緩是教文公不緩民事非謂民

事綫不得○四書隊曰民事勝稍制產行助說講內全
要含經國隔處以應下而等意勿泛講○蘇紫溪曰七
月之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其詞而
玩之則知有周盛時臣所以告君而告戒者惟此民事
君所咏歎而圖難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可緩耶
全是要文公以此為法民自急其事意却輕○此節說
之勝於舊說若也

民之為道也節　徐儆弦曰為有仁人在位先發出不忍
人之心以為行政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箇根本着實
處若無恭儉一節便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節　張彥陵曰是故二字承上仁
人不可罔民說來恭而禮下帶說禮下即所謂不侮人

有制即所謂不奪人○焦漪園曰本重取民有制却兼
禮下者蓋言正所以為民也且禮下有定制而不至於
多取亦同歸於厚民矣○恭儉兩蒙引有二說一是自
治而後及人也一是有仁心而後有仁政也看來須用
亦得○蒙引又謂制賦即禮下之事又疑世祿以養之
非以禮接下也以禮下為起下文云云者未必然也此
者不是○吳因之曰此節是論賢君不緩民事不專重
禮下何必先說恭儉者不過提出禮下取民有制的原
則以起下文耳如俗說云惟有實德故有不致不知何
謂○按因之說與前徐儆弦說非相背也因之但欲人
識得輕重耳○大全趙氏謂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
之事也殊謬此處無學校意在內麟士收之誤也蒙引

得之○順治辛丑陳秉謙文人主顧德如謙斷無盛德
御侮之事而特嫌恨可以恭可以無恭之心而民事於
此乎急是故賢君必恭人主處豐思約斷無太康自修
之虞而弟恐有可以儉可以不儉之意而民事於此乎
荒是故賢君必儉○大全新昌山張氏曰唐文宗御便
殿舉衫袖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澣矣中書舍人柳公權
對曰陛下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
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按人主儉德不
可少當先務其大者文宗可謂儉矣然誠用李訓鄭注
之策自甘露變起天下事皆決於北司至自歎不逮周
報漢獻雖儉何益哉後世明主聞公權之言益信徒儉
無補於民事而亂天下者又不獨桀紂秦皇漢武奢侈之足

為戒也

陽虎曰節　張彥陵曰按此總結上文兩節以起下文重
在為富不仁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　吳因之曰制民恆產就落在取民
有制之中○言取民有制而制民恒產在其中矣故此節
只重取之之制該把制民恒產與取之之制兩項並言
者制賦承民之為道節及賢君恭儉節兩邊說來故判
分如此耳切不可以五十七十百畝為制產以而貢而
助而徹為賦法如此是上文制民恒產與取之之制非
作兩開看矣要辨○附蒙引曰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
周人百畝制常產也而貢而助而徹則其取之制也還
要分析方明若單言貢助徹則該制常產之義矣○季

畝而曰貢助徹本無二田於民所受田中而納其稅。則
謂之貢就其中劃出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而官收
其租。則謂之助徹者。兼有貢中有助徹之義相通所以
更不解貢公劉徹之諸後也而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
時亦謂助爲徹矣而下專言夜行助法故以貢形助。以
見周亦用助之意。○存疑與后氏一井十八家之說本
金仁山而比仁山尤爲精密此雖俱與註不合然集註
所言朱子亦自疑之則固可以通變也若袁氏則善說。
則又與存疑不同此則不可用也見大全方里而井節。
○蒙引謂夏當洪水後雖行井田與存疑夏后氏一井
十八家之說似難並用然後夏后之世不井之田固多。
而成井之用亦必有二說固可並行也。○按井田始於

黃帝而註云商人始制公田者疑之矣日少夏后氏五節
文云井田之略自黃帝與中史洪水耗矣夏后氏而未
行至殷周特詳極明。○鄉遂用貢諸家皆以十爲數馬
氏謂不必拘蒙引從馬氏而存疑不取看來蒙引爲是。
○鄉遂之溝洫試於遂人者都鄙之溝洫載於匠人
者略蓋匠人職只言井間有溝成間有洫云云耳不言
其幾溝幾洫也小註趙氏謂每丘縱橫各二溝存疑謂
丘當有十六溝未知孰是姑存以俟考○匠人之畝書
綠飾以爲通水渠而禮書以爲播種之地未詳孰是○
禮書引周禮鄭註云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云云南畝
當是東畝之誤若以南畝言之遂橫溝縱矣然見刻本
鄭註亦作南畝不知何也○馬氏通考又謂鄉遂迫近

王城四豐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難知
故止行助法亦似有理然存不見得鄉遂所以行不得
井田之意。○存疑謂鄭氏所用助之說此不是蓋鄭
氏所云邦國止是畿內之邦國耳但鄭氏說亦不曾見
得鄉遂所以行不得井田之意○吳因之曰徹者徹也
助者藉也非徒什其賦而已也欲寓著取民有制以見
其爲良法耳○張註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何等公溥但藉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何等
簡便。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節　翼註曰龍子曰三節總見得
助法當行○張彥陵曰自古隨時立法無非變通以宜
民未有不善者而後世泥其制以定賦則貢不若助之

善故引龍子之言而斷其必當行助也要知貢法不善。
乃當時行貢法之弊非禹貢之法與賦之錯出者不
在常數又視其豐凶而補助不足可見○吳因之曰龍
子節是把貢法說刻。以出助法取民有制言貢法之流
弊。至於此助則公田爲君子所得私田爲野人所受。
豐歉各自當之安有此流弊哉故見助之爲善而當行
也○寨合註曰狼貪猛之獸聚物不整故多而棄損者
爲狼藉○張彥陵曰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
非加賦也必欲滿其常數也○翼註曰爲民父母至節
末俱跟取盈來○合註又曰爲民父母以下單就凶年
說不得以養其父母承取盈來輔乎溝壑承稱貸來盼
盼然蒞者不得養父母言非因終歲勤動而盼盼也

人世祿勝因行之矣行 張彥陵曰此不重世祿上只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吳因之曰勝行世祿實當不得制祿不過使謂耕君子蓋必公田所養乃爲制祿乃爲厚君子昔勝行世祿特取民無制以給之耳

詩云雨我公田節 講意[illegible]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發我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張彥陵曰所謂周用助者當時助法之廢已久孟子特因詩中兩語而想像出來講中須得此意雖字亦字要味言法之不善未有久而不廢者自殷至周時已久矣而助法尚未之變則法之善可知且以文武君而周公

四書鏡錄卷之五 滕文公 二

相貽不能創制立法而助却仍殷之舊則法之善又可知矣○助法之善[illegible]有行意○此二意當與前解一條並用○南軒曰助法不行雖無以爲人之法且我周之故典乎[illegible]我周初[illegible]用此法○大全辨惑曰夏小正云農服於公田由[illegible]說之殷夏亦助也○殷周亦助予不能無疑蓋徹法[illegible]鄉遂用助然是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與殷助法之同[illegible]公田若自不同何用言周亦助講家概謂二法名異實同竊所未安愚謂周雖立徹法而仍不廢公田之名想是並存二法使後世因時之所宜而行之大抵助之弊也多民隨力而惰於公徹之弊也衆吏行私而濫於民故二法並存使後世權而行之助弊則救之以徹徹弊則復救之以助此周先王之微意也周之衰也徹弊矣不救之以助而救之以貢此民所以病也故孟子爲教之行助者以此二法名異實同則大註所謂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無着落矣○按周雖定徹法大抵亦隨地所宜有行徹之處亦有行助之處故詩有公田之名子前因時之說未嘗不[illegible]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節 張彥陵曰此節見行助之後使可設學校以教民纔見助之當行意敎養不可偏○養也三句釋其義而三代異名亦自有故真當[illegible]天下禮讓成風而見教人六德六行[illegible]而已校字有倫次等第激發造就意殷當革命後欲消天下干戈之習故借習射觀德陶之禮讓中也周道尊而親親又當播棄黎老之後則養老爲先○庠序校三代共有

四書鏡錄卷之五 滕文公

異名然庠之鄉學亦有序校之名想州黨之學之總名[illegible]謂之序耳○大抵當時之耳目易於積玩開務之初必有以振舉而更新之○蔡氏通考曰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此三句說得明但凡黨立校何不知其何所出耳○然若士論學則三代何以進退有不必旁借求深者如此總不過重首言爲立教之原而已行者偏搜旁義因賦兵田學等轉無所不及果有當與○蘇紫溪曰人倫[illegible]小民自相維繫而不可離此觀然恆產而放辟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於庠序之立此民事所以不可緩也○饒註曰人倫明於上只是明之以教人非上躬行言也○吳因之曰上庠者養也三句內便隱隱是明倫意了非徒空字發明其義而已○又

只上只是敎三代連學之稱其所以明人倫三句方見
學校關民風而人君不可不盡心
有王者起節　只因之曰此節國字與為國字正相應
使畢戰問井地節　四書脉仁政指井地○又曰一反
一正總明必自經界始意○蒙引曰按經界不正四
而君子解以不由何為十一而以不均不平分其分田制祿
兩項○蒙引曰下文按以經界言為畝如九一什一
五十畝一十五畝之類井有經界鄉何分其經界述役之
入經界字妙○又曰不界者有更有古其私而不顧民穢
正所謂貪暴之多取而於家經之本衍其所暇問者故
必慢其經界
夫滕壤地褊小節　四書家謂曰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

不能相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一以田之畝數言此處都有經界在其統在連裏正○
請野九一而助節　四書家訓曰九一以田之區數言什
四書脉曰九與什是分田一是制祿○四蒙引曰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不唯臨野可盡為助夫之井故為公田
而行助法也國中郊外之門鄉遂之地也包山林陵麓
在內難用井田齊整分畫只就長短廣狹計之約田百畝
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也○按大全陰氏
及文獻通考俱云鄉遂容職而都鄙有山林陵麓之閒
獨蒙引之說與之相反今書家都依蒙引者來成鄉遂
容職或都鄙容職本無一定鄉遂以不用助都鄙所
以用助本不在於容職與不容職也有疑得之蒙引

與陰氏通考俱偏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節　彙參曰圭田餘夫之田皆有
經界而當正之○說約曰餘夫田與卿大夫之圭田條
之餘田必躬耕之其卿大夫之祿亭其入而已○蒙引
謂圭田以井田之未有所屬者充之不若朱子謂其是
助法之公田也然恐亦不止是助法之公田即鄉遂
之什一亦可充圭田也○內台謂卿以下其家亦有不
者以優之將祭享不備此恐也圭田亦以其孝思其
為其祿薄也若卿亦有內台是祿薄者○附大全孫吹
曰圭田是卿大夫既沒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也若
當其身則一鼎若鼎不同不得一概施之其田祿見
以供祭何必更與圭田但其子孫之之圭田者世大當

必有常而不用倚擬之耳
死徙無出鄉節　彙參曰死徙節承上言井地之法既
行則不但有以養民生而又有以善其俗如此方是為
得當說多云貢助兩法有兩助法兄為善作爲重助法
處殊不知十文言兩助法不行此節也○此節緊貼不
必將不可作鄉遂之鄉看說○方氏體書以鄉田同
井句為鄉遂之亦為井井也○張彥陵曰鄉井同井此
何足　為之福鄉○則百姓何不皆不是效俱其效不
正此井自其所以成此效皆亦不由有效其自歸於言
井田之有以善民俗耳故蒙引謂亦不必以若其效非
謂其不是效也須善看○蒙引云不見效偏是
方里而井節　張彥陵曰此正是經界處所以別野人也

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爲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有別野人之意也○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助意而事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得上下之情民志之定都在於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妥貼之際而不失禮教之原其助法之善一至於此乎○方里而井二句以里計之則一里以畝計之則九百畝總是一意○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不侵民民不侵官畝亦屬在井田形體之內○剝上王曰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助皆須深論若先

說明則此節發矣○袁氏明言夏后氏九家同井之說與存疑十八家同井之說俱爲悖註而存疑似稍近理袁氏所謂萊田者殊無據周禮止有萊田未見有萊田也

此其大略也節　四書家訓曰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蒙合計四書脈俱同○講大略句當云古法之不合乎人情者有矣而大略則其不合者尤多矣古法之不宜乎土俗者有矣而大略則其不宜者尤多矣○大略依註對詳細說不對潤澤說講潤澤句當云蓋使古制詳明亦不可不潤澤也況其大略尤不可不潤澤也淺說以大略對潤澤說不是附後○附淺說曰吾所言者形體之規模公私之畝數以爲經畫井田之準則而已

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利之者衆而病之者寡或效見於今而弊生於後如此之類皆不得而詳言之也○蒙合計曰前七段皆是欲治法之節目自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也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大全輯芑山張氏曰宋高宗建炎三年臨川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宜做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至十六夫爲一井其後朱子甚愛其書熟按本政書考驗雖然所以倣古井田必一夫占田五十畝終見拘泥形制非通變宜民之道苟一處窒礙不行則良法自此壞矣吾乎方正學孝孺之言門流俗謂井田不可行於今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

絶而人民稠也夫山谿之地雖成周亦當用貢法豈強欲畫井哉高以盡井哉但使人各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其易爲力也蓋如方氏之說則師其意不必泥其迹深得孟子潤澤之義尤補本政書所未及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分三大段落自並耕而食而至亦不用於耕耳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是變夷至亦爲不善變矣是責陳相之倍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爲許行再作又復闢許行之治市然三段落中復逐段分纜首段通義也截足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與不必耕已折倒並

耕之說次段至而暇耕乎殺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
暇耕三段至不用於耕耳殺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
必耕然二段相承皆是上文之意也若責陳相之倍師
亦從並耕生來而末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道而闢之
不得平重○又曰全章俱平敘語而大要以仁義二字
作眼曰如勞心治人以代勞力者之食人是通天下之
義也如用心得人以代舍之治人是爲天下之仁也○
但須知前段亦有仁字在內後段亦有義字在內耳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節 蒙案[illegible]許行是[illegible]人言
欺世之徒彼見儒者言二代之治故自借一代不曰三
代亦不曰堯舜而由曰神農爲神農之道在二帝三王
之上而已之所學在儒者之上欲以是而竦動人主使
動天下耳曰衣褐便見不用[illegible]其服思曰捆織爲食
便見自食其力[illegible]於衣食之間
○神農之言[illegible]
道可爲字亦[illegible]
言者何既曰爲[illegible]有爲[illegible]
蒙引[illegible]
當假託有也[illegible]
起初爲神農之言人必是要假托孟子自是[illegible]
術如此及其自然之勢則遂欲壞孟子[illegible]須要自己
神農以耒耜教天下那時自然都不[illegible]
去致且洪荒事簡君有餘閒而農事最重或亦與民並
耕神農又日中爲市那時風氣未開凡物制一定質樸
沒有精巧價亦可齊看神農曾爲此事許行爲其說亦
非孟淑定是是古非今不通世務之腐儒如封建井田
在三代之世何嘗不好到後來氣[illegible]已成混一之勢
所陷者各有說未之家決見做不通底後儒尚欲做而
遵其制給與許行何同 蔡古者而何獨深責許行耶○
彼既謂以爲食矣何又以捆屨織席爲食耶想是羇旅
之際未曾受田故暫以此爲業耶然亦可見其雖羇旅
之時亦必欲自食其力矣
陳良之徒陳相節 張彥陵曰敘陳相與弟子而必提出
陳良之徒來伏後邪他見弟倍師一段公案此亦春秋
書法○徐儆弦曰或曰人怕先有根子在身裏邪說便
乘之而入陳相負耒耜之勝與衣褐食力之人已有相
入之機矣故見許行而大悅○陳良之徒不負詩書而
負耒耜便是異端種子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節 並耕二句串看以並耕作主食
字帶連饔飱作過接而又兼治民事作尾○四書脈曰
並耕與民各自耕非饔飱之說可行見[illegible]民便把
倉廩府庫爲[illegible]與賢者俱指合神農之道言
與上賢者賢字不同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節 蒙引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
乎曰然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此關所關
之端耳下文衣冠作一腳釜甑爨作一腳皆種粟之身
所不能兼者[illegible]自織之與當總承衣褐冠素來令人
不知○又曰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蒙引存疑

說約因之俱以種粟節作一頭兩脚看而以粟易械器節則總承上節說來另作一段依翼註劉上玉則種粟節當連下節作一頭兩脚俱有理但作上節文則必當主蒙存之說故姑從之翼註說附後節○吳因之曰凡辨對攻詰須要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達雖戰國之士亦詭辭以炫人其中必有所執見孟子之闢邪崇正者乎凡如此章前一句兼耕之說已孚自身且不能兼迺一若為許辯釜甑故首言以種粟後食 節看他何等陽架何等次第此等處不可草草忽過

以粟易械器者節　張彥陵曰要知以粟易械器正許子事其不為厲陶冶不消說了歸重在陶冶之不耕而食非厲農○吳因之曰以粟易械器四句全從害於耕意

來○以自織作為有害於耕而不自為則是以粟易械器者亦云厲農夫哉且先用此四句了却厲民自養之說然後再牟詰辯引他不可耕且為之句出而因以獨可耕且為何耶餉辯并耕之非要之闢並耕亦以見聖君之非厲民自養兩段總一意○大抵依蒙存之說則許子必種粟三節當分爲兩段在當為厲農大哉截而下截之意不出乎上一截之意上下截內俱有不能兼不必兼二意○竇曰治不可耕且為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見農末實相濟且許子六句見農末難相兼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難相兼故曰或勞心至義也言君民實相濟○又曰此節只承上孟題鏡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也

說將多於當爲厲農大哉之下所補出滕君豈爲厲民假太早○若依蒙存以上節自爲一頭兩脚則此節首四句是質前不足是詰詞且雖補出滕君亦不妨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節　四書崇訓曰有大人之事至路也言其不當兼故曰以下言理不必兼或勞心二句只承不必兼上說相濟意說在其中○又曰義者宜也大人有勞心以治人小人有勞力而食人曰義古今凡為大人小人者皆然故曰通義○有大人二句言外自有不相兼之意淺說即補在此一何下而有疑朗欲補在率天下而路也下此似俱通姑俟再定○翼註曰有大人之身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況大人能兼小人乎有百工之所為備是作作不可兼意○又曰本

心應大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 [illegible] 只見 [illegible] 之曰言天下原有勞心勞力 [illegible] 須如此據此○吳因之曰可行 [illegible] 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闢並耕仍分別 [illegible] 處勞心勞力之說正所以分別之也 [illegible] 四句作相 [illegible] 小人相濟而不必相兼正所謂分別者也 [illegible] 何妨○因之又曰勞心者治人二句不可將治於人者食人 [illegible] 只通食人還說治人意則食人食於人 [illegible] ○四書脈曰或勞心六句只做四句讀或勞心一句見勞無心力俱勞之理下四句每二句相連勞心者其所所濟於人○立綱陳紀而治人彼勞力者不過承命守法見治於

人而已此一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治於人者非無所濟於人輸貢供賦而食人彼治人者不逍坐享其食食於人而已此一句重在小人養君子上看何是斷語

當堯之時節　張彥陵曰許行是把神農做並耕的佐證孟子是把堯舜做個不並耕的佐證○即當垂裳鼓瑟之時人見聖人之逸而不知其所以防微杜漸持盈保泰者無一日而弛其憂也况當天下之未平乎○彥陵又曰堯獨憂之二句堯勞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舜勞心而擇羣有司○九河濟漯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南條水○按禹貢淮泗之水本入海不入江孟子云注之江者蓋戰國時江淮已通雖非禹迹之舊推其所自亦可歸之禹也猶之薇荆舒者係公而可歸之周公也

纂註曰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又曰八年三過不重在禹之仁上重不暇處○吳因之曰八年於外二句不重盡忠爲國只此見不暇意作此題者多雜引胼胝忘身等意只是舜略說所非題旨也○又曰三過不入看勢之不得入也非聖人之心亦自不欲入却不欲人急不重作者多不解此

后稷教民稼穡節　纂註曰人之有道兩人皆有秉彝之性也下文子有親等五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而利導之○袁了凡曰不必其遠其義始近於禽獸只飽食煖衣而不知性中有此五者是與禽獸無異而無知者同矣○蔡合升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即人字親義序別信即道○又曰父子五句正教以人倫之實父子教以有親君臣教以有義也何重教上親義序別信皆已有固性中原有之道也教之特從而發明之耳然其教之之方則何如哉放勳所命乃施教之方○張彥陵曰有字最重教以人倫將從氣拘物蔽中爲之闡明不是取之於外而益其所無也曰自得曰振德不過還其所固有而已勞來以勸其奮匡直以懲其怠○按蔡合升曰輔以立之以志翼以行之以事言看來似亦不必如此分○彥陵又曰以德字挨註如惠二字屬在上者說所教民之德道也非謂民性之德振之云者只是無從而思非勞來等外更有別法○附顯膚士曰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倫字人雖大全小註專指堯而有疑淺之註說似兼堯舜案引則聯絡言之

精一說道兼堯舜在內則以聖人字渾說還他假亦無不可也○按論中間明指出堯字亦不妨○吳省菴曰此亦方是文是五教方熟又竝人倫今日命益命禹明日命稷命契總是行之大臣與民並耕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節　吳省園曰憂字最好思索正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所處皆關憂字孟子把堯舜心事說出天人推到自己身體上有疾痛使憂皆骨肉至親有疾痛便憂聖人視天下之民若稍與己不相屬何憂之有已字便見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則曰不以天下爲天下而以天下爲己不得舜禹皋陶見爲天下憂也而却以爲己憂以天下爲己人地萬物一體之仁見矣○說得爲己憂二字痛快然此處却不重此意只重在

得人上貫註謂兩為己憂節合下節為天下三字之意
亦與焦說同然總之不重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節　彙合註曰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亦
是治天下者之憂但憂得小故止於惠止於忠○按四
書脉亦如此說觀此則知重看為天下三字者不是矣
此亦及彙合註亦仍要重看為天下三字殊不可曉也
○時說多云為天下三字極重不知分人教人獨非為
天下乎此處只重得人不重為天下○貫註曰為天下
而得人非一官一方之寄則其人必大賢大學不易得
拔者故又曰為天下得人難以天下與人作兩項說一
云作天位內其說兩俱得而恭己以聽之則猶易惟始
得為難耳○按只作兩項說為是在此處是要來一件

至難者以形容得人之尤難耳○為天下得人者何處
說不專指堯舜註特就堯舜以見例耳玩一若字可見
淺說只將此句貼堯舜講最謬蓋誤看註耳○為天下
得人難亦是虛說不專指堯舜但此句下須緩到堯舜
蒙引備旨最後一條最明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節　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
業之盛以起下堯舜之治天下一句意見得其才之高
德之盛為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
耕耳則為君者所當不在並耕矣孔子之言[illegible]無用心意
貫註殊謬附後○附貫註曰則天是其大意不只見憂
勤意與論語不同如此看方起得下用心字○按依蒙
引存疑淺說則孔子之言只是贊其功業之盛○則天

則字詳雖訓作法字然仍是論語則之意若法字亦
可作準則意講也不是效法之法貫註不是○四書家
訓曰用心就指上見以不得舜為己憂　何處論用心
全要根憂字意發揮○彙合註曰堯舜之治不並耕何
以言賢者與民並耕而治有所耕之處可知矣陳相
何以盡棄所學而學之哉
吾聞用夏變夷者節　貫註曰用夏變夷照下文陳良事
則當言自變說或云是下文化他說不必拘拘與下合
也○彙合註曰變夷見[illegible]之故[illegible]決只[illegible]○用夏
變夷原為陳相不能變張本非剛指陳良說○陳良亦
是用夏變夷此則旁意耳○徐微衷曰此處說周公仲
尼之道後面北方學者節是與仲尼相應齊頭節是與周公相

應○貫註曰未能或先只是[illegible]北方[illegible]不及良也○張
彥陵曰孟子責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不可學並耕
之說之不可從也而後只一意○是因之曰陳良楚產
六句不重[illegible]陳良之為人只見陳良不可倍而倍之
者更得罪於名教耳
昔者孔子沒節　蒙引從[illegible]段有[illegible]蒙人不倍歸一言
子貢不倍歸[illegible]倍字不倍師有疑又作四段看[illegible]
子亦不倍[illegible]○故與曰古者師死心喪[illegible]子貢方有
[illegible]之[illegible]子貢皆過之也故並由之於[illegible]
於[illegible]不間有此○徐[illegible]泉曰門人尊有若[illegible]行
[illegible]象上說曾子直指心體說濯以江漢[illegible]一[illegible]它濁汗也
暴以秋陽無一毫陰翳也總是一[illegible]不有萬理明淨故

曰皜皜而不可尚此是承上結出○翼註曰濯之潔無一毫汙染暴之乾無一點溼氣也兩喻總是一意但見得聖心一疵不存天然潔白處不必分孰屬江漢白屬秋陽作文但據字義彰切為分別而大意無別也得之矣蓋潔字屬江漢可也而白字独屬秋陽若光輝字屬秋陽亦略差况可以明著屬江漢乎○又曰本文原不以江漢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喻聖德原不以秋陽喻聖德而以秋陽所暴喻聖德○江漢二句只是喻皜皜二字則是假借形容後說明○江漢二句翼註謂是喻聖人之心德此偏也註中明謂是言夫子之道德道德則自兼內外矣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節

吾聞出於幽谷節　翼註曰幽谷節有以上二句統說說下二句就人說者援來云且就白文一一發提過下以正意發之陳良中國之學猶喬木也許行南蠻之教猶幽谷也倍良學行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去高明而就卑暗者所未聞而聞之子矣○蒙引援來之說皆欲以白文專就鳥說而正意則補在言外此說是也直解亦如此

魯頌曰節　張侗初曰戎有塞外之戎徐戎是也有中國之戎淮夷徐戎是也○張彥陵曰大抵此五節只是說他變得不好了一句括盡大意故本以亦為不善變一句結局

從許子之道節　佐案曰此便是許子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吳因之曰說箇市價不貳國中無偽見君雖並耕而猶以自暇雖與百工交易而不必於煩也若子聞之云云已不暇治國家况暇並耕乎如此立意亦好○按因之說此段說較勝後說附後○附後說曰陳相人曰許子之道如並耕之說雖不可從然猶有一二之義而可從者乎從許子之道則云云○張彥陵曰按日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借齊價之說正欲蠱世只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無非欲說君子野人於其別耳○又曰通篇以市價不貳何為上無偽不欺但根不貳來此不獨為許行留辨且見己所以從學之故似有可原○況無回曰精粗同價亦自有說彼正謂使衆世但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焉耳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結繩垂裳之治治之也

夫物之不齊節　徐儆弦曰許行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不貳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一以同價○張彥陵曰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蒼合註曰亂非禍亂即下相率為偽是也○彥陵又曰相率而偽此反國中無偽之說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偽上見得○又曰巨屨人小同則賈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巨屨與小屨同賈則假借言之以明精粗之難混耳○精言屨者緣許行是箇捆屨的人故就其明者通之○吳因之曰荀子解蔽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可見子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

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即此推之則許行並耕之論亦是祖述墨子但行者爲僞之尤又逃墨而遠託神農以求伸其說於天下耳孟子闢許行正是闢楊墨只一箇圈子

墨者夷之節總旨　張彥陵曰一本二字涵蓋骨子仁孝二字通章關鍵○沈無回曰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又以上世埋葬之禮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夷之愛病在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則施由親始亦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爲二本

若只說施由親始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無異

墨者夷之節

他日又求見孟子節　張彥陵曰不直二句乃一正一反之詞蓋言以相正因是闢異端之言然且其切儒墨上說下文方云夷子還者○翼註曰我且直之且對未達見說○又曰夷子葬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泯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他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思使知兼愛之非耳○然而夷子葬其親厚二句與百姓皆以王爲愛也同一法

徐子以告夷子節　吳因之曰若保赤子句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歸重在施由親始句○又曰施由親始始字雖似有先後亦不可便謂厚其親如何便宜厚葬其親亦自相矛盾但此亦還是他好處故孟子不攻其說之矛盾而獨攻其病痛之所在○夷之自相矛盾處蒙引謂其施由親始則又略有親疏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存疑謂其施由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則又與所葬者矛盾也二說宜兼用○附翼合註曰此有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兩項然上儒者之道三句又是喚起之詞一句之則二句自以己意解書以自釋也中間語亦相連不可截作兩平對看援儒入墨推墨附儒意須總補在後方見圓融○以之則二句爲釋書詞者此謬本於蒙引而淺說翼註俱從之斷不可用存疑說約皆說得甚明○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

一故其愛亦主於一蓋一體而分休戚之情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疏遠近而愛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謂愛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異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且何止二本蓋乎爲本也○翼合註曰且天之生物且字根上來謂書之所言吾固不暇詳辨且以天之生物言之本者物之所從出也待其親如路人則親是一本路人又一本故曰二本惟其二本故忍以薄爲道而不顧耳如遵一本之說則其用愛必有分矣○四書亦曰天之生物二句是從生人之始說起以天理明一本之義蓋上世

節是從葬親之始說起以人情明一本之義追得天理人情流痛悲切宜夷子之聞言而悟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節　吳因之曰深明一本只到反虆梩而掩之住掩之誠是二句則又因上文而推爲之然亦須根一本說來見上古掩親者情動於一本如此則仁人孝子獨切一本之愛必以厚爲道矣旣明一本之意又復及仁孝云云皆正欲見厚葬乃仁孝之所爲而以此進夷子耳○莊忠甫曰墨氏以儒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僞故孟子衆上世無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儒之非強作也○李九我曰上世事大都是渺茫無度兩語字俱想當如此之詞○四書脈曰上世之委親於壑非忍棄之也特禮制未起不曉如何殯殮沒奈何姑置諸此他日過之非偶然經過分明旣委後不忍忘復往過低回即此便見天性之切○賽合註曰非爲人泚此一本之情誠發於中而睛掩之者一本之事達於外使非一本則在見之彼惻爲有是泚旣見之後胡爲有是掩耶○又曰註中爾皆他人自混一樣看非爲他人之他人對已而言在他人之他人對親而言○四書脈曰爲歸字有急急之意掩之誠是何是起下語○四書家訓曰掩之誠是是字當然也就上世言則孝子仁人句指聞說後世言○掩之誠是也此句口氣猶治安策云史魯子而思人也則可謂子而少知事體者豈作泛說到無味矣○沈無回曰上世人之掩爽夷子之厚葬其親皆是發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葬的道說他不是知厚葬之爲是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賽合註於末節補說曰今夷子知厚葬其親便有合於仁人孝子所爲而不昧於一本之理拵乃謂愛無差等而惑於墨氏二本之教謂之何哉極爲精當

徐子以告夷子節　沈無回曰憮然爲閒四字有昏蒙初開猶是怡能言之意○吳因之曰命之矣須要摸寫恍然自失而深服孟子之言爲然意但直說教我云云便不得憮然景界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六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總旨　陳代亦知孟子非急功名。但欲其急於救世耳。然孟子爲其以利言者。每急於功名。固是以一己之利言。急於救世。亦只就人下之利害上說。嘆天下之名節救天下之生靈。亦君子所不爲也。況旣壞名節。則亦必不能救生靈乎。○君子亦有時似小屈而大伸者。實亦義之所在。非屈也。○兩外雖言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此亦是就淺一層說。

陳代曰不見諸侯節　四書脉曰。小宜若可爲。是陳代解志意。○附滕士謂周制十寸八寸皆爲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是故十尺曰丈。而又有八尺曰尋之說。今小尺當官尺八寸者。亦舊制相沿。非妄起矣。說見禮書。

昔者齊景公田節　此節言義不當。如是且夫枉尺以下。則言代言利之非。不可以齊景公節爲應首節。不見諸侯五句。且夫枉尺以下。爲應枉尺直尋之言。蓋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意。正須著有。○張彥陵曰。不忘二字是活句。是換了死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節　梁[illegible]曰。此節提出一利字。○陳新安謂見諸侯本非小節。細見綴孟子此處。亦若未辨此意。只是言義之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大全宋子援天下一條。當屬自

文且子過矣之下。○蒙引曰。小枉而直尺。如大喪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亦可爲與。還是不義而不可爲。非不利而不可爲也。戊戌墨卷多是就得不償失言。逆其計利之初心。惟程文得之。

昔者趙簡子節　張彥陵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義。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總是一意。文氣亦直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句。○存疑曰。彊而後可。不過欲以自見其強才爾。要之從來聖人道著才揚己。則亦無足怪矣。在良則可。在君子則不可。○說叢曰。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爲也。往於此。而復獨可權論以伸道也。引證不重此。○蒙引曰。小人二字只在不善射上見。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節　四書脉曰。比而得二句。是推其羞與爲比之心。若丘陵。暗指枉尺直尋。○蒙合註曰。大則以王。小則以伯。丘陵猶言耳。又爲用之。○蒙註曰。彼指諸侯。○徐儆弦曰。枉己未有能直人者。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己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況枉己必不能直人。其不當言益明矣。○蒙註曰。直尋之直伸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同意。實相因。直人應上伯說。如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如言伸亦云。匡天下。皆是直人處。人字兼得君民。然爲得○不見諸侯。非小節。此不但在利害上。方有此意。但上文孟子未暇及此意。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耳。

景春曰章總旨　四書家訓曰儀衍所恃在權勢孟子所
恃在道德主持自我○俯仰從人即所謂以順為正也
景春曰節　新安陳氏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
然按史記犀首嘗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又按通註張
儀亦合從者也則固不必專主連衡說也○張彥陵曰
一怒二句正是景春以二子為大丈夫處○四書脈曰
一觸其怒則以稱兵說進而他國諸侯懼一有安居之
心則以罷兵說進而天下戰爭稍息以一人係天下之
安危景春稱二子為大丈夫正為此也
是焉得為大丈夫乎節　附蒙引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禮令在女子之嫁云云夾帶此一句○按此說固似是
然孟子說丈夫一段正見丈夫且不為何論大丈夫也

非全不重也○只言父命之而不及命之之詞者以下
有女子一段可反照也○四書脈曰戒之又在命之外
○翼註曰以順為正二句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衍○附
蒙引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看本文及書註此二
句似乎是孟子之言然問諸熟禮者則謂此二句皆是
禮言○按蒙引太拘禮文雖或有之然此二句只作孟
子自言為安存疑得之淺說從蒙引不是○審合註曰
禮有無違夫子之文末二句還是孟子言
居天下之廣居節　管登之曰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
得志則獨行之道德也得志與民由之功名也不淫不
移不屈氣節也三者不備不得謂之大丈夫功名氣節
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來便是僞

丈夫○論來仁禮義似是本於心而達於事然分言之
則三者自有存心持身處事之別○玩大全朱子則居
廣居是一句之主然曰氣只是一下朱子是論道理如
此○四書脈曰此惟能富仁羅四端咸備胞與民物竝
藏入說何廣也○按亦是按心之德愛之理講廣居存
疑只主愛之理不知說是然似刊定○翼註曰大道
道字兒路字不得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又
曰居天下之廣居不可從廣居後謂居字須云人就
無居而出居乃天下之廣居方見得大丈夫之大處下
二句亦然重在廣正大字及天下字不重居立行三字
○廣居三句猶云尊德樂義與儀衍之恃權勢相反得
志五句猶云則可以囂囂矣與儀衍之俯仰從人相反

○志有得有不得之時道無行不行之日故我自有道
我可獨行原不藉之人以行亦安往而不得志哉○四
書脈曰與民由之雖說是必與斯民共居廣居共立正
位共行大道只辨其所居以兩自天下推其所立以範
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被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意○
四書大全曰得志二句見他受用此三者處富貴三句
見他受用此三者之雄壯不可磨滅處○得志不得志
內揭出一個大關頭來說○附大全所引山張氏苦苦
說廣居可作大道不可分配仁禮義敢於背朱子可笑
周霄問曰章總旨　沈無回曰周霄今在進取上論孟子
拈出一道字便見汲汲皇皇無非為道與宦祿代固意
周霄問曰節　四書家訓曰古之君子仕乎答豈不知蓋

將欲以雜仕諷孟子故先以仕詰之耳○徐儆弦曰皇皇如也迷出疆必載贄讀是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蔡合註四書脉四書家訓皆云無君俱就先有位而後失位者說○蔡註曰俱爲孔子○合註曰出疆是已失位之初不可認做三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此所以出疆必載贄焉不至於三月無君矣無君但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者當不爲見用闕也○蔡註曰弔作自家憂戚之意亦便○亦徒人之弔說亦可

三月無君則弔兩節　張彥陵曰諸侯耕助兩句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紹禮○又曰無田不祭亦仕中之一義非謂君子之急於仕專爲祭也孟子特引禮文證失祭之足弔耳而道不行之弔又可知也亦不足弔乎亦字最可味○註黍稷曰粢而周禮鄭氏註以稷爲粢未詳孰是○惟士無田趙岐註作圭田解爲士取之外內○大全新安張氏曰失位不祭須想他孝不能殊即忠不能伸處不能以身任仕使我親生我之身無補於世所以不能宴然若硬說失祭則未仕以前豈無所以致孝於祭況必欲得位而後致祭不得位則弔則終身不仕却顧闕諸人將道不得爲孝子有是理哉王制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何必專忠無田

出疆必載質兩節　四書家訓曰首問後出疆便載質亦是急於仕了與前問同意只上節急仕之意已明了出疆載質一問亦猶不必但得意欲盡發孟子急仕之意以爲下文辨難之地故不即折之而又有此問此處文勢與許子必種粟節一般

晉國亦仕國也節　蔡合註曰未聞仕如此其急如此二字兼弔載質言君子暗指孟子雖仕暗指不見諸侯○湖南講曰雖仕又曾爲一身名節但已若未有能正人亦總爲拯濟天下正以成就其皇皇之念耳○四書脉曰古之人孟子自寓

後車數十乘章總旨　吳因之曰彭更以爲泰暗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孟子以爲非泰暗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然彭更復以爲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存食要亦不必食也總是不欲食士之意孟子則以爲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即申士無事兩節意非判然兩層要之通章大旨只是上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

後車數十乘節　蔡合註曰後車三句雖是言之其實暗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抑揚看重辨一邊○傳食如驛傳之傳泰字猶云過分○大全辨少墟馮氏曰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之類蓋孟子爲羣師尊學列遊有數百人從之非驅驛以行徵從如此其盛也傳食如齊餽兼金居鄒季任以幣交平陸儲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後車即是弟子之車非孟子的輜重

士無事而食兩節　襲令註曰子如通之下宜補云如通功易事則農獨男有衣女得食已哉與凡梓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矣○張彥陵曰於此有人焉一句極重其吾道衛大明之時即纖微尺步不見所賢之重今只當蜂起邪說橫流此乾坤何等時節乃有人焉起而撐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又曰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之意在當時邪說橫行幾把先王的道理決裂殆盡故欲守之以爲待後之君子然有闢邪衛正工夫孟子實皆自任○守正所以爲待無滿志○說無同曰守字待字但要理會暢當說他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是特而後待後之學者此便是繼往開來○先王之道不外仁義

守與待卻在入孝出弟上見○四書脉曰孟子非爲食辨恐天下不知君子之功便忽其道而不尊要看本文尊字輕字並不曾言及食字只見君子之功當尊而不當輕也

梓匠輪輿節　襲註曰子何以其志爲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四書脉曰且子二句又就本日泛論以詰問他

有人於此節　吳因之曰且子食志乎至曰否主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食功二句耳然非食志食功二句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爲哉二句意見本非是論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志不論功耶○又曰孟子凡遇辨難攻擊處必觸極其間得他口中出而因用反詰之故

抑勝詞雄人不得不屈○陸貿甫曰食功說功而說只以功論不以志論士亦非以功計食者但守道在身必要人崇禮然後不澀後者謝其說己而望於長之將使人疑而生其何以爲守道哉孟子特借功以折更耳○管登之曰士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只消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故彭更之論其意中所食此言良是○然孟子所以安之者以其功足以當之耳師孔子今也純餘合從衆之意○有孟子之道則可無孟子之道則不可○登之全文備錄○潮南詩管窺曰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陳衛之亂客說非孔聖之所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譽之以無事而食爲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人不得已之苦心在何

者七雄爭戰之日君以與士之心下士士以要君之迹傾君此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如孔子之轍十哲爲一轍以栖栖乎鴻鵠於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爲高如不能忍然於世欲乘事半功倍之會拯民塗炭乎則遊士已作先聲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委身爲東之士者也故爲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點下士之虛意而收實之又借策士一時傳食之餘徵而徐反之論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饑食之所不能盡卻也後世盜名盜利之徒皆以傳食爲口實而巢穴於其中初但窺迹於習詩文之世大而後謀溜迹於講理學之士夫中矣其觴皆自此戒回閩溯之遠上溯求也天下之傳食者多

而亂臣賊子必起矣不然亦陵夷銅獨流之禍吾不得不為世運憂之

宋小國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只一興師動衆也用之除殘去暴則為王藉此以凌轢列國爭衡天下則為伯宋原只欲伯本非行王政孟子欲分別王伯之術故通章只就行王政言王政無敵而言外本旨實重在宋未嘗行王政末節不行王政云爾言其不可忽○蒙註曰湯武對看歸重末節○四書味根曰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不行為宋行仁○蹈說宋不行王政亦是所以啓之為之氣內則無此意○看來此章與取燕章俱要見不畏人意

宋小國也節　四書脈曰此行王政就宋伐上言○蒙註曰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借發有為欲削平亂略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

湯居亳節　四書脈曰問其不祀先祖而遣牛羊往耕非重湯之事葛也所以正葛之罪而見湯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發童子無罪而葛伯故行暴虐以殺之之意方見湯師為伐暴救民之師有童子以黍肉餉耳在憫君之心說○呂東萊曰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丘[illegible]之[illegible]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所以養其亂也觀此則湯之們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念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節　匹夫匹婦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無明文而說約直解蔡令註則俱主童子之父母說

湯始征節　蔡令註曰湯始征之一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串下一征何無敵於天下且扁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又曰為匹夫匹婦復讎曰不止不變曰誅其君弔其民皆湯王政是故四海之內望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有攸不為臣節　四書脈曰有攸不為臣不必指為周臣其助紂為虐便不是為人臣的道理○按註是明指為周臣似與體註說不同然實相發明○張彥陵曰有攸不為臣指助紂為虐而不為周臣者看其系毒士女之罪見我武興師之由○又曰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等之之詞○蒙註曰其君子是商之臣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士從來以然者以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已此是以解原文法倒解書詞○近日講貫免說六而已矣三字全是透解民情悅服除能行王政外更無他策並謂周王於救民取殘之外無多事也此說殊謬統言則而已矣三字則是在周王身上說○蔡令註曰綏士女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皆是武王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內皆望武之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大誓曰節　張彥陵曰引太誓其重則取於殘一句所以

證取其殘之說也○蒙合註曰上湯有光然傳所謂武王弔民伐罪上湯之心為益明白于天下也傳說謂與湯同有休光亦說得不妙

不行王政云爾節　張彥陵曰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何正是抹煞他那小字○蒙合註曰此節正是分其不得為王政乃歸重處全無總宋意四海對齊楚看字對惡字看為君對上伐字看言宋特不行王政如湯武王云爾為真心實意是伐罪弔民而行王政如湯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救則四海之內舉首企踵如夏民無罰之望如殷民見休之想願奉為共主齊楚雖大又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君心向善在賢人

衆多處得力然亦須當路者有知人之明有用人之器不勝知進賢以傳其君矣而未知廣求賢才以成正君之功此處不病於明必病於量故孟子從而廣之

孟子謂戴不勝曰節　張彥陵曰設喻以起下文專與久兩意並重○下文一薛居州且不能專矣何論久也

子謂薛居州節　四書家訓曰在王所兩段還是論[illegible]且同流並還到一薛居州一句方將實歸責不勝身上○蒙註曰長指老成幼指新進○陸實府曰太甲改德一伊尹高宗中興一傅說○須知當日只是伊尹傅說為主耳其實非一人也○黃忠甫曰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為不善欲使王無為不善者必使王無與為不善故將明揚側陋者先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而停之說而使忠佞同朝賢姦共禍其究也小人日親君子日疏疏不勝親則善不勝惡而君卒為群惑而已此一傅衆咻之說也即不勝之身且未知所以自立如薛居州何哉○此意固是然亦不可偏用若說欲使王無為不善者必先進王於善亦須不可也

不見諸侯何義章總旨　蒙合註曰通章是闡不見諸侯之義段干木節言過陽貨節言中曾子節言不及當依註三字看其實上下文勢相承大旨謂孔子禮義之中正也段干木泄柳猶不為臣不見之義而過者也脅肩而笑未同而言昧不為臣不見之義而不及者也總註解儘得當斯說不依總註謂首節因問而言不見諸侯之義是綱以下詳明其義之所在是自不可以中正

過不及○按註謂此說有何意味須依朱子總註為是○附蒙註曰不為臣不見上自重說此句一章之大旨下三節分以太過不及中正立意總是明不見諸侯之義若謂段干木泄柳皆守不臣不見之義者但已甚耳孔子不為已甚然亦必先而後見不先則不可見也○按蒙註此條即蒙合註所謂有何意味者皆註不可從○蒙引謂不可泥總註罪然分為三意此非以分為三意為不是也正欲以三意相承說耳然總註是撮大意

不見諸侯何義節　蒙合註曰書之闕宜指孟子見者乃往見之○張彥陵曰錄去以為例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節

陽貨欲見孔子節　蒙合註曰大夫有賜於士三句是陽

貨見得禮之所言如此○又曰當是時三句是孟子斷其可見○劉上玉曰尊重孔子因是孟子家法然亦在引證中耳并正主人若又因下曾子子路是孔子之徒逐事細串生出支節益不必也○附蒙引曰一說當時陽貨若不瞰其亡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瞰亡往拜而不見之也邪言一定見之也○按養余註謂此說牽強極是蓋饋孔子蒸豚便是先來加禮了此不是假設之詞

脅肩諂笑節　吳因之曰脅肩節講二子之言處先要說得鄭重須含深惡痛絕之意躍然言表則下文由是觀之云云方有情蓋下文語意全在上文節根此等處全要理會○姚承菴曰脅肩諂笑欲得權豪之心費多少

精神打點故曰病于夏畦未同而言者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其見於詞色當時叩見王侯者大抵皆是此狀○蒙引曰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只是如此等看○又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則知可賤而可哀者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吳因之曰由是二字最有意味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為看得區區名義不甚緊要節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赧赧則是吾身有不可瀆之廉隅固俗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曰君子所養可知已矣然不曰所守而曰所養知非以氣節為高者也○因之為此說者蓋欲以曾子子路與段干木泄柳對看也不知段干木泄柳亦可謂有所養但其所養有不同耳見此節只重在不淪於汙賤正不必如此說大全蒙引有疑此說亦俱無此說○賽合註曰一說由是觀之二句當推開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當與君子亦仁而已矣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之君子一例貼作自負說此說雖通然與註背只從註為當○四書脉曰所養就持身正大之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戴盈之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戴盈之曰節　顧註曰何如二字自謂更張有漸意

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節

如知其非義節　劉上玉曰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得成

等話即來年果已只如眼前非義何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總旨　張彥陵曰君父二字是通章大綱領仁義二字是通章大關鍵不得已三字是通章大樞紐○不必說一代難於一代但孔孟窮而在下其勢又難於禹周耳○附四書脉曰此章不得已意在懼字看出開首說微子便是千聖身任世道挽回治亂樞軸故孔子懼孟子懼以至亂臣賊子懼天理常存此此人心不死耳○按此亦不差但前說微子意不如此闢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節　賽合註曰何也之問為何故好辯也○張彥陵曰公都子說孟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爾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

巳之故○翼止曰天下之生久矣如云自有生民以來。其一日矣。兩一字。見循環意。惟治亂循環。則撥亂而反治者責在聖賢。所以言不得已也○張侗初曰聖賢若不擔當。天下之生機絶矣○言反覆相尋處胡氏則謂是氣化人事之反覆相尋。饒氏則謂是氣化之盛衰反覆相尋。人事之得失反覆相尋。說不同。當兼用○存疑謂氣化人事。俱不相涉。豈不要。蓋氣化人事。有相離者。有不相離者。治亂所因。或自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或自人事之得失而不關氣化。亦或二者俱有。存疑引及慶源輔氏之說是也。但輔氏謂洪水之災。盡由氣化。亂賊之禍。皆由人事。則亦未見得○又蒙引所謂二者俱有者。又有一項有二者迭相倚而俱有者。亦

有相因而俱有者。或氣化先盛而人事之得因之。或人事先失而氣化之衰因之。玩雲峰胡氏說可見○又玩章末與胡氏說則孟子此章重在人事。蓋氣化之盛衰而不由人事者。固不必論矣。若人氣化先盛。則須人事以承之。氣化方衰。則須人事以符合之。氣化未衰。則須人事以挽回之。即使氣化無可承當無可符合。亦未可挽回。而亦必須人事以為之底柱○又按氣化亦未嘗不重。如人事未得則氣化有以因之。人事方得則氣化有以合之。人事既得則氣化有以應之。但孟子此章之旨。則不如此◎禹周孔孟之治亂。俱不可指實曰此是氣化。此是人事。此是氣化人事相兼。蓋可見者人事。而不可見者氣化。故此皆不可以懸斷也◎附存疑

曰小註輔氏說堯之亂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事未修。是未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治世之治。氣化決未嘗無○按存疑之意蓋謂但生得聖賢出來撥亂為治。即使是氣運之降也。此固未嘗無理。但生聖賢之氣化。與治亂之氣化。似又不同。集註所指似在此不在彼

當堯之時節　要因之曰。當堯之時。人便是做事當背者為抑洪水因何見得。當做事處即便隱隱是箇不得已之意了。但未明露出。後言論始明白開發之。通章緊把不得已三字體貼。乃得其旨○張侗初曰為聚者

縣正是民無所定。洚水者洪水也。不徒訓字。蓋云此所謂洚水者即此。則其爲害之大可知○洚水二字雖不可謂不重。然只要見洪水之爲害大而重聖人之懼矣。上此段本雲峰胡氏○大抵因當時人只知堯時有洪水。而不知洚水之名。故又著洚水者洪水也一句。不然則只引洚水警余一句足矣。

使禹治之節　此節關宜依瞿昆湖。鹽鐵地二句是用功。水由地中行以下是成功。水由二句本掘地。何來險阻二句本驅蛇龍。何來險阻。何只是渝按亦不重。然後句總承上兩段。但當以治水為主。而蛇龍帶言。勿平看耳。存疑淺說俱說得帝嫌有誤。附下○附存疑曰上曰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

後及蛇龍者蛇龍之害未緣洪水故特歸重在水上水由地中行承上說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然後水由地中行不復泛濫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四書家訓曰惟掘地而注水於海故能日放之菹若驅之然非真驅之也○王觀濤曰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兄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當以治水爲主蛇龍鳥獸俱帶說○蒙合註曰鳥獸即蛇龍之類

堯舜既沒節　內書脉曰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衰是不明不行宮室即民居暴君即又作是人害命獸是物害○蒙合註曰壞宮室棄田即暴君害民之事○李貞庵曰邪說暴行相因爲欲行暴行者必有邪說

糊塗了倫理義理後暴行始作此指在下者言又字有有着落○邪說暴行當引滑闢看始見有疑雙峰俱云即指上文壞宮室棄田宅不必存疑附下○附存疑曰邪說暴行只是上面壞宮室棄田故下只曰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曰又作是指前一治說言然此又一亂也○邪說暴行蒙引謂通上下而言蒙註四書脉直解蒙合註辨俱云指在下者似尤直捷今姑從蒙引與註附下○附翼註曰邪說暴行當指在下者言亦由暴君無道撓也○蒙合註曰此邪說暴行當亦不由體衰中國而夷狄者故後面說周公兼夷狄○翼註曰沛即園囿澤即汙池○合註又曰有園囿則沛多有汙池則澤多而禽獸至○衡亂猶未大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人害益熾而夷狄且亂華矣物害益熾而禽獸且偪人矣○徐儆弦曰孟子欲說楊墨之道率獸食人故當堯之時接下蛇龍居之句此禽獸是將擄而害人者堯舜既沒接下沛澤多而禽獸至句此禽獸是將伐而害人者○大其功

周公相武王節　蒙註曰紂全在十字見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承紂一頭俱是誅之功俱是紂之事五十國是紂之黨乎者○張彥陵曰驅虎豹一句以紂案蒙言○張南軒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放蛇龍於菹不是將來俱滅絕了防之勿令民害而已此好生之意○蒙合註曰天下大悅悅其無人物之害○陳伯玉曰書意文武並重引來側重武王此而本旨則歸功周公相武

王顯承烈皆是道之不微處○翼註曰文謨之顯武烈能承之而佑啓後人者皆周公之力也○盧未人曰上文功只是誅暴之功引書又見制作之功○附蒙引曰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勝也不可依近時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顯於當時書曰云云是治法垂於後世作兩意看非也○附存疑曰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六六只是說上文撥亂之功○按蒙引存疑俱淺說不同似亦有理姑存之以俟再定

世衰道微節　蒙合註曰世衰道微不作道德世便衰矣○蒙畏日曰微則聖道所存無幾不止於衰○四書脉曰邪說俱從上不作來○張彥陵曰邪說暴行有作即是道微邪正不兩立也有作承上文一治來與又作不

同弑父弑君正是暴行然必造出一種行權通變的說話此便是邪說○竊意暴行不止是亂賊但亂賊其尤者耳若如後荊川謂春秋無一句不爲亂賊而作將亂賊拘門看則謂暴行專指亂賊亦可也

孔子懼節　四書家訓曰孔子懼亂臣賊子之禍不可長也此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陸四書脉曰說懼字直是警余一脉傳之孔子而後傷○按此亦不差但前說警余意本不如此耳○翼註謂新說天子之事不作南面之權說只是還大權於天子意最妥則葛中玄之意然所謂還大權所謂尊周室者如何還之如何尊之亦仍是託南面之權矣○天子之事南面與伊周之攝同一例也且又只

明其事而已未嘗行其事也邪說何傷○大全朱子謂春秋只是直書其事善惡亦是其未定之論○蒙合註曰此節可見春秋天子之事何止見其寓王法以誅亂賊而爲治之意了明知我罪我之爲只以明春秋天子之事而誅亂賊意已包在天子之事內矣○四書脉曰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矣重在都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卻也人心有警使不敢爲亂非一治而何○說叢唐荊川曰吾意當時參我之人必有自見已之爲是而見君父之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附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趣曰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便由直便是了然由直了然即是非使自分辨亂臣賊子其初爲邪所使昧了是非遂迷却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所惡力甚勁於此之時明殺且不顧又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使自動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只不懼之時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覆如翻掌夫易之所所而春秋之所以寓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鍼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春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以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是有所爲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猖獗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者可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

用而非所以於聖人操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竊竊然以逃名而避迹爲害不小善觀春秋者無如這个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兩節語句得聖人微旨當知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聖王不作節　張彥陵曰是禽獸也繳上所楊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爲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一句爲綱以爲我兼愛四字爲案以無父無君字爲斷以禽獸二句爲結局○又曰聖王不作一句稍追說下原橫議之由以主持道統者無其人耳○又曰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關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句即是申解上二句還兜是字有別○蒙合註曰由孔子來至於今聖

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而處士横議○又曰横議與縱天下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楊墨方是天下之人靡然從之○無父無君猶未至於弑父與君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則弑父與君亦有之矣○註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二句只貼得一獸字而大亂將起一句則總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二句○說違說自明諸說以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二句貼率獸食人而大亂將起一句貼人將相食殊謬○自楊墨之道不息四句只承上無父無君說以起下食人此四句未便是食人○蔡註曰孔子之道卽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著○歸未兩食字一例作相戕相賊意看在實事上說與上文

與民不同此是由與民而推其害也○說叢顧涇陽曰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彼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是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衆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甚麽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而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甚麽樣清淨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之奪雅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爲我兼愛之能奪吾仁義亦若是耳○管登之曰春秋亂臣

賊子之跡有皆起於無父無君之一念而人心之有是念并根於爲我則根於兼愛從古及今呼吸有逃於爲我兼愛之兩端楊墨特其中之變然成章而爲民表者耳

爲此懼節　蒙引曰先聖指孔子道卽君臣父子之道○蔡註曰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害事者無父無君之一端害政者無父無君之大端也害則俱害不分先後○又曰閑字設字相救以衛宗外使須防守家當此是閑內非攘外此是放距放距所以閑也欲閑放距放其往○合自試曰邪說自古有之自堯舜後及戰國邪說邪行春秋時邪說邪行存而于時邪說又大作而爲害行矣邪行在事上

邪說只邪在心上則有心上陷溺於邪生心而政事之行處皆生出其行之邪也邪行之邪說變故孔子以權書所緩之說有之邪炎故孟子以昌言攻之孔子在事上孟子在心上著事孔子不辭罪我孟子不辭好辯皆是除邪衛正○蒙引曰作於其心上須說政使不得之正與放而使三子之說行則人心惡於爲我兼愛之說而作於其心矣有心字爲主害事害政皆本於心來○又曰一箇作字不同一指天下言一是心溺於爲我兼愛之說一是害行於爲我兼愛之行○程子闢佛氏出世之說尚不足以禍○嘆呼以無父無君貼事以率獸食人貼政有求未足盡其始有無父無君之事亦有無父無君之政其終也有食人相食之政亦有食人

相食之政不分應為是○若氣章蒙引謂有位無位皆有政。韓上非之亦是看來此章則當如蒙引前說也○四書脈曰味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語意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辨不指生心四句○鄒原章只在乎反經而此章則閑先聖之道專在乎距放蓋此章為好辯發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節　張爽狄蒙引只主膺戎狄言看來卽彼中國而夷狄皆在亦假不妨

戎狄是膺節　張彥陵曰戎狄無父無君楊墨也無父無君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楊墨之當闢而已之辨不容已耳

我亦欲正人心節　張彥陵曰孔子以前的禍亂都在人身上孔子以後的禍亂都在人心上故孟子曰作於其心曰欲正人心要從他根本處拔除得盡◎吳因之曰自我亦欲正人心全承三聖一氣相連勿斷以承三聖謂已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一聖拯天下之陷溺一般蓋把三聖形出自己細細的意思并需繼往承先如予私淑諸人諸意也○亦欲二字從三聖來四句以正人心為主而正人心又以息邪說為綱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闖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彼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詞成一篇說話◎因之又曰蒙引云正人心以息邪說蓋以正人心作息邪說之本也然據本文只敍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倆為正人心故欲於邪說息之於詖行距之於淫詞放之蓋上文仁義

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息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距詖放淫而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詖放淫為正人心而說彰彰明矣○按蒙引與大全是論道理如此若孟子此章本為好辯而發只應自歸重在息距放也因之發得極透後說謂正人心四者當平說下亦可○人全蒙引而失之也不知人全蒙引只是論理之詞耳○徐位放曰禹周公皆身任其責故不得不汲汲若孔子孟子何與孔孟而孔孟為之惻所謂畏天命悲人窮古來聖賢每每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誌為此也

能言距楊墨者節　方孟旋曰說了非懼己之力孤又望人之共言以闢之只是引天下之人共為聖人之徒見三聖之道人人可承無非正人心意也○說叢曰能言節言最好言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二字的人卽是此心有下半截卽此是其心之正是卽聖人之徒此是惺惺處字於處十樣味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按四書脈亦如此說○附存疑曰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距楊墨也故口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附翼評曰能言距楊墨者是以言而距楊墨非但言此距楊墨三字也○又曰言中發公只責於人之意最好又一說不重公其責於人只以徒字應上節承字而足其意耳○按發合註謂此節亦是足上意然能言而距楊墨皆於人且有厚望凡身任其責而忍自諉亦明已之不容不辨也此仰賀正後一說之意也看來還只是公其責於人之意

○程子師商一條非謂楊墨之負出於師商也以師商之亦可至於楊墨也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路亦不責他廢母兄之倫止就仲子一轍之操而抵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為耳○圖外註及大全責仲子廢人倫諸條俱屬此章賓意○翼註曰前二節只仲子不能充其操不足揭出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爾後律以食槁壤飲黃泉上節見為太刻後段揭出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弗居此二句正是仲子之操就此以例其餘信無可居可食者矣故匡章不得復疑也○又曰細玩孟子此章但是反覆與許子之不恃於同一意括本欲明相資之不可反覆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及責以槁壤黃泉之窮詰此文字最巧最深甚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節　四書脈曰居於陵是廉其居一日以下是廉其食將取也○張彥陵曰螬食何不惟其母無說亦日與物無爭○又曰仲子本世家子而若而若此其章所以取其廉○此意在首節亦不宜露○況亦曰匡章是懷移更之見借仲子以諷孟子耳○按不必果然然或有之亦未可知也但聖賢亦只就正理答之耳

於齊國之七節　首二句欲抑先揚○仲子惡能廉及註仲子本行為廉此二廉字東陽許氏亦謂是廉之正殊誤○張南軒曰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縱然如得蚓來亦於世何補而況必不能也此孟子嗤之之意

夫蚓上食槁壤節　四書家訓曰蚓字借來見無求夷跖借來見義不義俱不可者○翼註曰伯夷之所築樹不拘伯夷只是所從來者義盜跖亦然若律聖賢中正之廉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刻苦立意故責之如此○張彥陵曰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字不可泥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

是何傷哉節　以易之也據四書脈直解皆兼指居食

仲子齊之世家也節　翼註曰世家節只敘事多斷制下節方斷之○張彥陵曰仲子以世祿鄙其兄故甘心避去若離母本必其本心但欲去其兄不得不併去其母耳只看他他日歸或者思母之念動矣必矣亦有思兄之心不可不知鶃鶃是鶃鶃之肉也不全是譏他見汝可以食節我可以受亦有感悟他的意思○此說亦妙但與蒙引不同

以母則不食節　徐儆弦曰孟子非欲其如蚓也見人必不同於蚓而甚言其不可行也○溫公謂仲子是狷者朱子則謂仲子亦不可謂狷者溫公看狷者闊朱子看狷者嚴故也其意亦可相通但朱子是正論耳○大全新少原余氏曰仲子事不必遠引只以魯叔肸事斷之則其罪定矣春秋魯宣十七年書叔肸卒胡氏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

論語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於春秋。
以觀仲子何如哉。見無脅逆作亂之大故。而仲子去之。
惟恐不遠。愚故曰其罪定矣。○卓菴張氏曰。孟子不取
仲子。與春秋貶季札同意。故曰不明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六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七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總旨。[illegible]段言別處論政多重此章獨
重法。以當時諸侯皆廢井田學校等法故也。○兩[illegible]輔
十日。按[illegible]說[illegible]中[illegible]分上論為治之道。下[illegible]君臣當
各任其責。細分之又當分作四段。自離婁之明至徒法
不能以自行。言舍法無以成治。自詩云不愆不忘至可
謂智乎。言治天下當遵[illegible]。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是
責其君當行仁[illegible]。自詩云天之方蹶至謂之賊。是責其
臣當輔其君以行仁政。大文則有四面。段目言當收繳
急務如常說。把不愆不忘[illegible]下看[illegible]妙。○湖南講曰
此不[illegible]語氣。只以[illegible]作[illegible]何[illegible]皆以反言。而不作正
語何也。曰[illegible]只[illegible]先王之道。但[illegible]那有可多
文字。甚非[illegible]不穩[illegible]久。[illegible]不[illegible]切。論語說理
渾融。兩語已盡。對故多用正語。孟子全是文章。有
問答[illegible]之法。以逼出正意。故多用反語。即此可知看
孟子之法。○又[illegible]通章側是行先王之道。而中間以遵
[illegible]不過[illegible]其成規[illegible]須有[illegible]度數[illegible]見有
[illegible]之[illegible]所有如[illegible]通體俱為先
[illegible]之道。但見總要人取法先王。其
[illegible]只須[illegible]文[illegible]處被[illegible]所承[illegible]字義
[illegible]道[illegible]反說[illegible]不出。
離婁之明節[illegible]段[illegible]有[illegible]提[illegible]制器審音引起堯舜。
如[illegible]不能外仁政

為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大全謂殺工倚柱十二律還相為宮，此个與李文利同。壬倚柱未詳何如人。湖南蒲曰律乃有形之器，聲乃無形之聲，必以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今有仁心仁聞節　仁心仁聞，據蒙引則非有二，據慶源輔氏則有淺深。蓋蒙引是合言之，而輔氏是分言之也，初不相妨。仁心仁政合言之則是一件，有仁心自然有仁政，無仁政亦叫不得有仁心。然分言之則是二件，此處上在分言。○大全謂少墟馮氏曰孟子所謂先王，非專指古之先王，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王，但求其可法者而已。即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先王也。

徒善不足以為政節

不愆不忘節　說無同曰或問略昭制宜亦可謂法先王否，曰此止法先王也。方員之巧為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發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事事做先王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節　任滄洲曰此節不止是說聖人立法之善，是言立法之意耳。聖人非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為政者可以無法乎。　蔡虛齋曰聖人即上先王。○附存疑引蒙引說於上說以規矩準繩一齊截以為方員平直高下交錯，恐是此處準繩下用個以字文勢不斷。說上曰既竭目力，下只曰繼之以規矩準繩；上曰既竭耳力，下只曰繼之以六律，仁意亦未完。以為方員平直五音只當連上文看為是。

為高必因丘陵節　張彥陵曰此節大凡用天之能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而不知古人之心思。如何敵得聖人古來之成法，其效已驗，而反改成一心自用，徒自勞苦。　[illegible]不是不智。此節只就太[illegible]有來乘不及，凝說似尤好。　[illegible]曰可謂智乎，徒勞迹上見。因先王則無而有成，不因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知為得為智。[illegible]曰為高必因丘陵二句本出禮器，[illegible]曰因丘陵高而遜為高上之祭，而沉潛以行川澤之祭，而以為卑下之祭，而沉潛以行，[illegible]亦斷章取義耳。不然則所謂者殺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節　蔡虛齋曰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句來。有仁民愛物之化意。[illegible]曰不恩若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則民不得化而為不仁，即是不仁之跡流播於眾處。○[illegible]

上無道揆也節　張彥陵曰此節正是播惡於眾之實。上無道揆，[illegible]何是道節人[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與法[illegible]是[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不知[illegible]。[illegible]許[illegible]而不[illegible]。[illegible]一定[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心太高而其心又太[illegible]先王之心寄於法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亦只就太過[illegible]此處亦當領不及者說，[illegible]不仁[illegible]何與[illegible]。何分別處蒙引

在朝守上守君子小人守上者出故曰漸說得處有疑
則從信字說了上看出下只說用了下無法守也句
總因上無道揆來但只不信度小人犯刑二句則又
自下無法守生出[illegible]又向下守[illegible]民雖似有理
然與其所謂前說得處之意又相反矣其從存疑也罷
○無法守其[illegible]不得行其法為是存疑稍快附
後○附存疑[illegible]下無法守是為上所奪而不得
行其法此[illegible]然何也下無法守
不但在朝之[illegible]道人君亦[illegible]得人
人皆奪之使不得行其法耶且君雖曰不行道何嘗不
以法守責其臣所謂擬罪而及能[illegible]而加首者特出
於一時之喜怒耳何嘗欲奪下之權而不與其法守也

依舊是只是上安[illegible]則下亦[illegible]如下文上無禮下無
學之意耳○按存疑此節皆是[illegible]○上無道揆六句
皆因依蒙引存疑皆有[illegible]遂說[illegible]大者殊謬
故求全說節 [illegible]
[illegible]故[illegible]此[illegible]彼之[illegible]無禮[illegible]無道揆何下無學[illegible]
下無法守了不信度[illegible]賊民興[illegible]
應上國之所存者幸何○此亦是[illegible]
說無法守不信度[illegible]
小賊民[illegible]
與朱[illegible]
强弱[illegible]之[illegible]而肥者死
矣亦此[illegible]只是 [illegible]之[illegible]就他[illegible]

出來曰道揆其合天理人情之宜曰義中間先後緩急
有條有理曰禮皆有尺寸準繩可循可守則曰法曰度
天之方蹶節 [illegible]又云不急救
正之急字反急緩救正反說從然有[illegible]無義節方
可發揚○[illegible]
泄泄猶沓沓也節 [illegible]
泄泄猶沓沓[illegible]不[illegible]字正
是引[illegible]之實○上泄
泄猶沓沓[illegible]指此
等人所為之實如此○[illegible]三代
之[illegible]國之臣沓
沓
事君無義節 [illegible]

非[illegible]
之間[illegible]
退而亦不進則此進退[illegible]以義之進退也如
此者皆學其能正君[illegible]但見
其學[illegible]曲奔走[illegible]如此又安望其正君哉二
[illegible]按蒙引[illegible]只
[illegible]
[illegible]
責難於君謂之恭節 [illegible]
[illegible]此
[illegible]一
事而何以分恭敬為[illegible]而致其[illegible]是望之
大[illegible]小心謹

審處故曰敬陳其非行幽功恭敬只有兩念此處恭與敬乃大綱綱目之分○據人今本了引陳善所以閉邪閉邪全在陳善然陳善亦有閉邪而後可以陳善者不備說爲是以孟子節錫舉及君子及紂邪之可見○張侗初曰怠緩悅從悠悠忽忽未曾愼感而遂謂不可感動未曾盡力而便謂不可扶持但知歸過於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是不能謂之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許白泄泄猶云沓沓遞本通切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總旨 上章重在仁政此章言法堯舜但兼重仁心仁政○又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異註曰前三節言君臣當法堯舜後二節言人君當鑒幽厲而人臣可知○與因之曰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法堯舜便流人於不仁一流人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尚可不惕然而知所法乎通章雖說下總只歸到法堯舜上或以爲堯舜不可不法幽厲不可不鑒則平屑而非旨矣

規矩方員之至也節 丁觀齋曰全字勿作高遠意看只是的的確確不可移易之意觀下文不法堯舜便慢君賊民如離了規矩便不成方員可見言外便見人當法聖人[illegible]倫[illegible]曰至即至之至

欲爲君節 欲爲君者當盡君道欲爲臣者當盡臣道猶言爲君而欲盡君道爲臣而欲盡臣道也人倫猶言君臣者此理耳[illegible]說佛峰看出之所以以下綱細爲說不是

○不以舜之事堯四句見不法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由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云云甚之此以理欲相乘之機會人而見其當法堯舜下文便言不仁之禍則以禍福成敗之機警人而益見當法堯舜○與註曰新說道本乎一仁字法堯者法其所以治民法舜者法其所以事君二所以字皆不從其迹而直會其心也仁人心也故引孔子之言爲之此是其新詳味孟子曰矣而在今堯舜既無可法以法人之意舍今乃云不法其迹法其心則又添推原一意而所關題神矣○陳大士曰人以爲堯舜吾不能爲吾爲其次焉者而已矣不失爲中上而已矣而不知此其說非也太甲成王諸人之爲君雖不及堯然法堯者也其所以治民固堯之所以治民也豈說皐陶諸人之爲臣雖不及舜然法舜者也其所以事君固舜之所以事君也使不法堯則所以治民者非徒不及堯併不及太甲成王諸人矣使不法舜則所以事君者非徒不及舜併不及皐說[illegible]諸人亦只能法堯者僅分寸與丈之間不法者遂分仁與不仁之際可不斷哉○堯舜而下尚有湯武與夫太甲成王之爲君伊周與夫仲虺君陳之爲臣如何說不如堯舜便是不敬其君賊其民愚初思謂諸人雖不如堯舜然其道則一也○此論當只作堯舜有淺深而無同異也則以爲君盡臣爲法亦即是法堯舜然按蒙引及陳大士之言則賢君賢臣雖非慢君賊民者然人若僅以賢君賢臣爲法即其實存賊民了故人即未能

如堯舜而忘不可不法堯舜此就是也○饒氏曰而已
矣三字是一章血脈下四句正是而已矣之意
道二節　前章及下二章仁字俱是愛之理唯此二仁字
似是心之德然孟子引來之意亦仍是發明愛之理耳
暴其民甚節　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言我民者以
文耳蒙引謂意歸重於當時之爲君者恐未是○名之
曰幽厲還是定說而因之幽王厲王亦在其內故直解
曰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沒身之後或以其昏昧不
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虐戾無道而名之
曰厲如周之厲王○衍得謂○又依存疑名之曰幽厲通
者其與不甚來回幽厲亦只是謚之甚惡者此外還有
不甚惡者一邊

殷鑒不遠節　末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節　夫子不仁節直解曰孟子承
上文說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俱
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
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
若天子不仁則云云可見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
亡可懼之甚也○按直解正與存疑合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總旨　蒙因之討此章不是泛言正
身之功特爲治效未驗從責望於人者發所謂天下
甚有勇於求治而治效未臻如愛人而人不親治人而
人不治禮人而人不答者矣此非人之過必己之有未
至也唯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已矣身正而天下自
歸與其責望於人而狂益孰若求諸己者隨感而隨應
哉○按因之此條極得總旨承上章之意蓋上章專爲
不仁者發此章則爲果能爲仁者發所謂相承者如此
陳新安謂承上章因言仁而及知與禮由此雖不盡然
非正意也蒙引謂其不得大旨只是發端引起人耳亦
承上章而亦見當自反爲仁也不則自取死亡之患亦
說得未甚切今翻以同之說爲正
愛人不親反其仁節　張彥陵曰非推不先人且有借鏡於人意
翁子先曰既曰愛人治人禮人矣則不親不治不答其
失在人不以爲人尤而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自責自
脩者借之爲自省之機而所以勸施之者不倦此是何等
心腸○又曰知兩處當之謂得即在立綱陳紀見得

行有不得者節　張彥陵曰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含
二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即是二者之中而無時無
處不反求諸己故下　皆字○又曰天下大矣何以人
人皆歸蓋人皆禮原在人心心同此理故可必其歸此
亦不由於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
其不必外求意
永言配命節　況無何曰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
無間效之心故也
人有恒言章總旨　饒氏曰通章總是逆推其本不重序
意本一而已矣大學所謂脩身爲本是也上一本字乃
是本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上章說其身正乃
是承反求諸己來則此以治天下國家者亦在正身內

矣與大學之先脩身而後及於天下國家者自異此章之旨則與大學同故註云承上章而推言之非謂即上章意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皆說得不明白

人有恆言節　劉上玉曰恒言不是恒人之言○天下之本在國云云雙峰謂天下敗則於國云云是只主教化說矣若朱孟子注亦說道兼教養爲是但意則或重在教耳

爲政不難節　張彥陵曰按巨室固多跋扈者然世爲忠貞亦不乏不必泥定在掯抗一邊然則所謂不得罪者如何懇下轉語曰不得罪於天地不得罪於祖宗不得罪於羣臣百姓是爲不得罪於巨室○大全衍貞菴張氏曰巨室註云世臣大家當與有世臣之謂也參看就世篤忠貞公爾忘私者說一家六卿不足以當之若徒作强論巨鎮不可得罪則君益懦而臣益驕矣○不得罪於巨室只是脩身之驗初不專在巨室也玩註自見閩外林氏曰是主巨室言故在閩外○按要不得罪於巨室亦不專在脩身還須處置得宜然脩身其本也故註專以脩身言之然則所謂不專者亦非專國家之本在身○何也○巨室所以難於力服者蓋其力既足以把持國政而其勢又近於君有它不是彼使知之所以服之爲難○說叢曰家從戚畔上來用之勢力不得○文曰國與人上之人并必揆同巨室消息人心向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上○陵鄧註亦主此說然計則明謂巨室因人心所信服有來二意可兼用者人若既能服巨室則自有以服國人況國人又探討於巨室之消息乎註只主一邊者蓋舉此亦可以見彼耳○陳伯玉曰德教便是政亦然正是不難處○按翼註亦如此說則德教二字只是以德教人之意并躬行心得之德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未當專謂此二字

天下有道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爲政於天下耳通章重畏天不重順天○鄧謂孟子此章可當一篇六國論蓋人莫不以合從爲六國之長策不知合從者亦孟子所爲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者也爲六國者惟有脩德而已不能脩德而欲合從以擯秦能免於逆天之亡乎反不若連橫者不失爲順天而可以苟安旦夕矣

天下有道節　張彥陵曰戰國以力相役乃無道之天下從有道說起乃當時諸侯好仁無敵轉無道爲有道之深意○賀時曰小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强弱而指諸侯既○又曰德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大以土地言强弱以甲兵言○又曰役如朝會征伐聽其政令是也○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并不論德也天下無有有德者惟力是視而已存疑謂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相雄長耳殊謬附後○或曰如孔孟者非大德大賢而詘於下者乎曰此當只就有國者說不必論及於此○附存

疑曰有道之世論德而不論力大德大賢則居上位而小德小賢為之役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相雄長相役使耳。按若此則第三節下當補云大德大賢而為匹夫者例無如之何矣。若有國者獨不可自強乎。顯註曰斯二者天也見得運鍾其泰而以德相役者為理之當然遵循其否而以力相役者為勢所不得不然或欲不分理勢亦可。按翼註後說大全朱子之說如此前說大全雙峰之說如是有來二說原可兼用。翼註曰順天逆天重在小德小賢與小者弱者一邊。蔡虛齋曰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濟濟雍雍當是時而稱許力是愚人也是故湯有防風戮春秋戰國之時吳越

爭長秦伯西戎南蠻張弱肉強食當是時而不審己量力是愚人也是故小邦無滅亡。按中矣說則大德大賢不専指天子依淺說蔡註則専指天子中矣說恐未是。李毅人曰順有道之天易見順無道之天難知必也發憤自強能無道為有道則大德大賢在我而天下皆為我役矣如好辱而安於無道而不克自振者也未足為順天也。故今說者順天是深一層解

齊景公曰節　出令受命絶物俱切邦交上說。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節　此不是要絶夫受令。只言徒恥亦無益耳。說蒙引發之曰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滕薛而言以齊對吳以二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若滕薛師文王只可為吾國為王者師而已

如恥之節　翼註曰師文王且虛仁字在下節。張彥陵曰必為政於天下句要看蓋不惟化小為大化弱為強抑且化無道為有道則為於奉天者也。此文王所以不可不師也。

商之孫子節　張彥陵曰仁不可為衆猶云衆者遇之失其衆耳此指文王說因着好仁二句則是因文王而泛論其理。翼註曰仁不可為衆指文王說下二句泛說俱是孔子言。又曰敵字戰敵之敵註只云不能當之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節　張彥陵曰引詩只重誰能二字。翼註曰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且略虛活引為方見不能無敵

不仁者可與言哉節總言　張彥陵曰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他受言聽諫意。又曰愚按自古危亂之朝未嘗無忠言節自古敗亡之君未嘗不欲安存而常危亡只緣他心流於私欲荒淫暴虐雖危日以為安雖菑自以為利茫然不知已之所為故孟子將自取一字點醒他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不仁者可與言哉節　蒙引曰首節言不仁者失其本心而不可與忠言使合自取之意下四節乃承言之也。危菑亡只是淺深之別存疑最明蒙引謂如般樂怠傲之相是危道如流連荒亡之類是所以爲菑如凶暴淫虐之類是所以亡者　不是各般樂等項俱各有淺深

難分爲也

有孺子歌曰節　翼註曰孺子之歌全是無心不可一涉有心語

小子聽之節　徐儆弦曰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找足兩個斯字便生許多見解道斯字却從可以處生來自取字又從斯字生來○吳中江曰玩可以二字兹水之可而非孺子何可之也孔子不足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提醒後人只在自取二字上○翼註曰二斯字重看便見自取意非說本說補意自廣○沈無回曰一說清斯濯纓一句不平歸重濁斯只自取之意殊失聖妙

夫人必自侮節　翼註曰身不修是自侮也家不齊是

四書勸學錄卷之七　離婁上

自毁也國不治是自伐也○張彥陵曰愚按此兩節總是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毁曰自伐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章是以欲動之辭感發當時諸侯之爲仁故主意全在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五句上前三節亦論民心歸仁以起其端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講所欲與聚二句須體貼得在滅惻但真實爲民意思出

桀紂之失天下也節　蒙引曰失天下譬喻引起得天下○按所欲不是容易知須去其己私以體察與聚亦不是容易聚須有其法制以綱紀如田里桑麻等皆是聚之實際○民有欲而不能自不盡其欲衣欲食欲安欲逸之念易萌也此只如此爲欲彼又以如彼爲欲非虛以察之或頁禮之未易周知既知矣又有許多阻撓許多煩難或便於民而不便於君不便於臣或便於久遠而不便於一時又必果斷以行之委曲以處之方能聚得○主欲勿施即仁也王道也須識得管綱勿似專爲得民心而設此於伯主兩結民心之術

民之歸仁也節　張彥陵曰三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歸仁之勢見則不待驅而見又有不仁爲之驅若其歸豈不益速耶○沈無回曰驅則必有歸況歸又其欲乎○附蒙引曰民之歸仁條是仁而得民得天下爲淵驅魚條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按蒙引此條與其所謂三節只是一項事者相悖矣此

四書勸學錄卷之七　離婁上

恐未是淺說亦似未此附於後○附淺說曰夫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仁也仁則民歸矣其所以歸化者以其所欲在此如水之就下以其性本下也如獸之走壙以其所欲在壙也不能聚其所欲而反施其所惡者不仁也不仁則民去矣其所以去此者以其所欲在彼仁者而所惡在此不仁也如魚畏獺故歸淵如雀畏鸇故歸叢是爲淵驅魚者獺也爲叢驅雀者鸇也民畏桀紂故歸湯武是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民歸仁而去不仁如此○吳因之曰民之歸仁曰諸侯皆爲之驅所謂得其心斯得民矣曰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今之欲王者節　張彥陵曰按請將意言病日已深當急

求三年之艾。當民困已極。若當急於求仁。此喻當作三年之艾

也。不可[illegible]三年何以[illegible]之謂也。下四句只反言以見當之

不可不早求。然細玩本文及末則今之欲王者。還是概

歎當時好仁之暇。急七年之病。皆是指不能民困三年

之艾驗在仁。不獨深仁。○李九我曰。志字有力。人上若

立志專在仁。心便不肯姑息。行仁政。便當務成民有欲

惡決然處置停妥。匹夫匹婦一或失所。不肯放手。即此

便有得天下之理。

自暴者節 此章重二自字。總言道本固有。而人自失之

是也。○吳因之曰。不可與有言有為。此二句也。總之之

詞。非斷之之詞。○翼註曰。禮義猶云道學。是通套字。仁

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吳因之曰。言非禮

義處。且慢說仁義之為美。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棄

說吾身必能仁義。此意自在下節。上文須含此意為妙。○

又曰。凡自謂不能者。孟子所深惡。蓋人皆可以為堯舜

正謂其能也。然所以謂其必能者。全是性善上來。故此

言自暴自棄之可哀。仰性善堯舜之旨。○按因之此解

除去自暴一字為妙。

仁人之安宅也節 吳因之曰。仁人之安宅與下義路

俯首要說得有趣。蓋上面安宅只與危反對便了。此處

安宅正路。則句上文言非禮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

生來見仁義本全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此曠

之舍之者所以為可哀也。蓋論仁義。目以申暴棄之罪。

道在爾而求諸節 吳彥陵曰。此為人之恩以道術易

天下者發道。以本體言。平即備道之工夫。○姚元素曰。

此只舉一近易的道理。指點與人看。見得親長便是道

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即此而在。何必求之遠

且難也。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看。○翼註曰。人人各

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

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徐巖泉曰。天下平。

不是遠且難。親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

難。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總旨 此章存疑云。與中庸孔

子告哀公之言只一般。然中庸在下位。備只着重在身

上。蓋誠字意上文已有也。此章則重在誠上。要徹本領。

○又中庸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推原其所以

當誠之故。此章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言其不

可不誠。亦不同。玩白文是故二字可見。浸說道文與中

庸則殊不是。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節 翼註曰。首節獲上治民悅親信

友。總先於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作主。○張彥陵曰。

誠身居在悅親。是從此遞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

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朱子小註說有道字極好。

有疑反病其太深。不知何故。○大全辯嘉善陳氏所士

君子德業已著。郡邑矜式。如溫公處洛中。橫渠在關西。

官其地者。悅服而模範之。當有格過於未形之妙。豈必

待失而後諍乎。獲上信友。其先務在明善誠身。諍友諍

臣皆非其本。○首節本容無效驗在內。然只是逐節遞

推之驗游氏止質透末節意說不宜混入

是故誠者節　方文伯曰此與自成自道例看○思字與中庸修思之思字不同蒙引說得明說輯蔡氏說不是○思誠依小註既兼知行則當身上大畫於是矣乃又曰思誠為脩身之本何也蓋曰脩身兼內外曰思誠則主內而言也○近日時文有以思誠思字作明善之明字看者其失大矣

至誠而不動者節　末節因是說驗但其所以說此驗者則有甚於人之意是其不容自已也因之謂末節不作能誠之驗看不是○誠不誠之驗首節內已有但末節則不推極言之極誠之效則至於無不動極不誠之效則言其斷斷不能動然主意歸重在誠一邊○又中庸言動變化此章末節言動字亦該兼變化矣蔡氏說亦好○吳興之曰凡人意念一到真實處則天地可格鬼神可通金石可流豚魚可化況人乎○翼註曰如夫子處長沮之類則彼若不覺傾動○首節與末節分別處須於此等細玩可見蓋逆節遞推與一節貫通人只是從此處皆當以此二意推之輔氏以大學次序中庸歟分看然其○吳因之曰不誠非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地步耳中無所逃而待察只緣誠非至誠故不能格者獻也

伯夷辟紂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不爲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取天下之人皆重在末條○翼註曰此章重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上不專重養老也

伯夷辟紂節　翼註曰作興文王與興伯夷○鶴林玉露曰太公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張彥陵曰問二老同歸文王一則為鷹揚之勇一則為扣馬之諫何其不同也曰太公是憫當日之無君而救之切伯夷是恐後日之無君而慮之深

二老者節　翼註曰其子均往亦是不約而同之理○按蒙引則是親大老為向背之意與此不同似亦可兼用○翼註又曰齒德不并就齒者凡老之所同德者二老之所獨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節　翼註曰行文王之政還就包養老在內

求也為季氏宰章總旨　張彥陵曰首節是綱次節是案末節是斷○末節亦有例在內○翼註曰通章以强兵行首上二節即富國之罪以甚强兵之罪下一節即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富國之刑也

求也為季氏宰節　張彥陵曰此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第二層次之亦承首句來當次於善戰者耳不可謂又次於連諸侯者也○董氏彝曰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應得當家任土地者則次上刑孟子論人臣功罪只原其心為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富國者雖亦有助戰之意然不可專主此說觀存疑可見

存乎人者章　存其曰天地運窮於日月故陰陽薄蝕

則日月代著其昏明人心通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
眸預呈其瞭眊○徐儆菴曰聚則神處於心發則神依
於目○與因之曰不能掩其惡不能掩其心之惡也不
要泛了人焉廋哉亦是心之善惡不能匿大凡聖賢觀
人觀其心也聖賢知人知其心也古今以來只爲心迹
兩字糊塗過了多少人○蔡虛齋曰正不正兩項重不正
邊方應上不能掩其惡○又曰人焉廋哉亦重不善
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張彥陵曰知言是孟子一
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觀却坑不交也字曰氣則聽言
只據現成說卻不以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躲閃
處人焉廋哉何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
爲人所掩過耳孔子是徐察法孟子是直截法○張彥

陵曰眸子眞僞對照處必須以存之眸中得去○湖南講謂
人當未說話時眼睛不甚動要看他還難一到發言他
口裡吞吐此虛頭便露了閃爍之狀如左傳云目動而
言肆者即有一種人其裡甚是奸深口裡不吐一詞知
免不得有開口處所謂以言餂以不言餂就他欲吞欲
吐之際正好覷他眸子○按此說專就聽言時看眸子
難專用而可兼用

恭者不侮人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是孟子因世主浮慕
恭儉故借其名以爲之發得此論○此章恭儉字只就
實德上說不侮人奪人皆實德之所發也觀於君之發
於事者如彼則其不實德可知其名爲恭儉者不過飾
於辭色笑貌者耳非實德也○意還重在恭儉上蓋眞

恭儉自能不侮奪也

恭者不侮人章　蔡虛齋曰不侮人如禮賢下士及匹夫勝
予之類不奪人在貢賦上居多仟支繁兼使民亦得○
惟恐不順只是侮奪之甚不是欲掩侮奪之迹○又曰
聲音是僞爲恭儉之言笑貌是僞爲恭儉之態○大全
輔少原余氏曰恭儉之實惟文帝庶幾然賈誼猶謂其頓
辱絳侯爲不恭厚賜鄧通爲不儉或曰宋仁宗恭儉出
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苟非大臣開救則無由見
其黃紬被漆唾壺也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錦繡於
前殿是好名之弊也

男女授受不親章總旨　蔡虛齋曰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
是正意歸重道字○此章權字只作一經字看○鄒東

廓曰權者稱錘輕重以求中之謂也援嫂時避嫌爲輕
拯溺爲重出處時守道爲重拯溺爲輕孟子之不輕從
正其知權處也

男女授受不親節　張彥陵曰此意不在闢禮只要討出
箇權字爲下溺言張本○此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即程
子謂權只是經之說論語未可與權之權則從程子之說
補其所未盡此章正言權稱之一則全用其意集註之
精如此

今天下溺矣節　蔡虛齋曰天下之不從孟子者多云病其不
見諸侯看來孟子當時亦與見答問也見諸侯矣豈
枉道求合四字最關係○枉道求合不專是在見諸侯
處是仍前後之合則亦爲枉道

天下溺節　饒氏曰天下溺一句重上句看道字不外仁義。楊氏所以天下溺於邪說孟子以仁義援之天下溺於功利孟子以正道援之○此非正意○張彥陵曰手援是影語非實語○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可謂嫂溺不須用道只須援之以手若援天下者以不失己爲道援嫂者以手援爲道如髡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洲南講曰若以息邪說正人心爲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曲行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爲若舍目前轉運不顧而遠寄後世則聖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

若子之不教子章總旨　蒙云此章總論人之父子言若父子俱賢則不須易而教是不易者其經而易者其權也據王氏言及蔡氏陳氏之說則子不肖雖不可責善亦須戒之是不責善而易以教者亦經而戒之者又權也是皆補孟子言外意也○此章大全存疑皆槩言父子惟蒙引則主常人之父子說看來蒙引似優識闕公亦嘗提倡儀則知父子賢聖者亦不必不親教也○張彥陵曰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

君子之不教子兩節　饒氏曰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

古者易子而教之節　饒氏曰易子而教只重以己子而教之於人不必泥相易說離只是情義乖離○況無問曰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爲不肖子慮也若上智中

材則父亦未嘗不教○此亦本蒙引

父子之間不責善節　大節存疑謂與上文意一般是引成語看不承上文事說父之教子說來餘則兼父之教子子之諫父說似又推開一層究然講家未有如此說者姑誌於此以俟再定

事孰爲大章總旨　守身固即是養志之大者而養志不徒在守身也此章既以守身養志對說則講養志處不必復入守身爲守身養志二者合言之則守身即在養志之內分言之則守身自是守身養志自是養志大全新安陳氏講曾子養曾晳節亦牽守身來說此不可從蒙引存疑及吳因之說得明○新安原本一條亦仍是以守身養志對說也

事孰爲大節　饒氏曰事字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又曰不失其身先是爲親之榮而親心悅矣又加奉養之而[illegible]喜失其身則先是以爲親之辱而親心不慊無論奉養[illegible]皆是不能事親者如此只親心說與上下[illegible]闕○吳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其意旨的事不足一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著故特歸重不失其身上

孰不爲事節　饒氏曰本分與大字有資人是一件最重未是兩件皆自此　[illegible]

曾子養曾晳節　吳因之曰首二節言事親必先守身然所以事親之[illegible]故舉曾子養志以示事親之則大概此[illegible]不必泥言守身○

曾子固是能守身者然孟子引曾子之意只是要爲養志之證不重在守身。意謂曾子不徒守身而又能養志也○鄒東郭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致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飲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纔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辭也此豈一時口體之奉可做得來與文王一日三朝爲格同分則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類不盡之孝有守身意在內○附按曾元則亦養志只在守身所與必請是守身內影樣無意中做出所謂自難也○沈無回曰養志之本不外守身但守猶在我而養則以我通於親養志而守身之理益見引曾元一段只欲引出養口體以形養志點曾元爲不重○只因之

口養志不止酒食一端求酒食特以見例故講可謂養志處難承將復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來須說得渾淪統括爲妙能養志與從親之令乃是霄壤千里要認得○又按曰養志非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既形而曲以體之

事親若曾子者節　張彥陵曰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可　孟只因得養志爲事親之道耳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又按曰程子論可字意精然人孟子曰氣不得須體會○陳肖公曰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大約父母之於赤子無一件不是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卻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養曾皙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尚可○既叟賦子厚曰

古人論孝者獨取曾子養曾皙一段者以爲孩提愛敬今尋思難矣難矣曾子嘗耘瓜作菜故蓋人子也乃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處之須盡心力矣且人家父母賢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稱非守約人也遐想曾皙之意與棣度高逸恢廓與曾子迥然不同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朋聯類以爲當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爲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難哉蓋曾子惟父意之承而已無違也無違則無已矣

人不足與適也章　張彥陵曰此章論相業當從第一義做起人主政體不可謂不急但救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用人行政皆其之次着一句便是着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而重不在此題眼在一正君而

國定正見定國了大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高中玄曰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觀於無形聽於無聲○須知不但在用人行政之先亦在君心之非之先以李文靖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之言觀之可見

人不足與適也章　王忠文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於如忿心莫難如懼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侈心莫難抑如怠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因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導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翼註曰大要是以心格心必己心先正向後君心可正耳○方文伯曰只把此身做君之格式

○大人者。雖是正己而物正。然其格君心。亦須用些方。觀朱子引伊川解易一條可見。其如說已者過化存神。然王者之治天下。亦豈遂不用力。蒙引曰正己物正之言。遂謂格字不是著力字。亦太拘○附蒙引曰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有翻述孟子之言也。使可見孟衍之優劣。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字與攻字正相反。雖均之為正道。而精粗之殊亦瞭然矣○按蒙引此說亦倘格字不著力之說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格心之道。又有因乎人者。有因乎攻者。公仲連進作畜者欣徐悅而遏烈。仮正救者之用。是心以人格也。實後見執爾岸幘踐。是不肯進見而勢爾自後對近臣。必索冠帶。是心由事格也。但其機在過間之外。觀杭論攻堅進一籌耳○復說曰一正君一字。要提出。是不必紛紛過問意○一正君。當承上。若止說而國定矣。則承上莫不正而雜開說。存疑謂一正君。包上。若正莫不正意似謬。

有不虞之譽章　張彥陵曰。譽已作好。見復不虞。毀已作惡。見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朱子曰。天下事只有一個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的行將去。使是著必要何賴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沈無回曰。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王觀曰。斥松為樗。何損於林。譽樗為松。不枉其臭。故毀譽之加諸己也。君子必自省。其施諸人也。君子必不輕○唐荊川曰。不計較毀譽。僅不自考。計較毀譽。僅不自信。

○胡敬齋曰。浮議雖不是惜。亦可以恐懼脩省○不特毀來當脩省。即是譽亦當脩省。蓋或已不免有好名之心。而人因而加之也○蒙引曰。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作過情看。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觀註未必皆實可見亦有實者○按此有毀譽最是。要峰亦已見及。但又謂與對毀而言。則有過情之意。則又與此相悖矣○

人之易其言也章　此章為易言者發。見人當致謹於言。何必待責而始悔耶。一說可為言其無責者發。蓋彼方以無責為得計而輕。知其大不詳也。一說可為愆人之責者發。後一說只可作餘意○直解曰。或於人之毀譽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為論斷。甚至於傾軋失人興戎召辱者。此是為何。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故也○陳君公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任為圖曰。趙括易於談兵而敗於兵。韓非易於言說而死於說。商鞅易於語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變。嚴尤易於策匈奴而無以策昆陽之敗。此千古易言者之累。

人之患章　張彥陵曰。此不是論人為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尤西川曰。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為人師是上人之心。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張彥陵曰。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了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敖之非。既亦未見只因其言外若含別有所為而來意○

蒙註曰子亦來見我乎亦有譏其失身意但未露耳○
又曰子聞之也今長者乎什一句讀言急於求安緩於
求道○又曰失身之罪最大此乃大又不早見長者則
其罪又有甚焉何也蓋[illegible]罪一加罪也非不早見之罪
反大於失身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illegible]曰此章[illegible]其從王驩然
亦不樂[illegible]驩不可從但云徒餔啜此徒字可玩含有
不討其人之意○蔡虛齋曰謂正子有因驩以求進之意
非也謂不可進而與行[illegible]只責其與之便亦奸所
以論正子只是偶然不[illegible]與之同來孟子亦德[illegible]得他
過寄恩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餔啜耳○按此說得好
集註大全蒙引存疑雖只就餔啜上論然亦似不相妨

○蒙引曰餔啜指道路所需言○張侗初曰聖賢欲有
爲於世須要立定脚跟只於小人一毫假借不得樂正子
不覺有隨[illegible]而樂正子從之來恐他累習慣通便忘却
[illegible]字故頻頻喚醒只是要他不失身於可疑

不孝有三章　蒙引曰此章專爲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
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爲證也○吳因之曰今以孝字爲
主以舜之不告而娶乃其所以爲孝也故曰君子以爲
猶告猶猶告處不不孝字意發之○不告之所以亦得
爲孝者則又全在爲無後上看出

仁之實章　顧麟士曰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
人事親從兄以盡仁義禮智樂之實○此章依蒙合註
大全語引存疑說吳因之則有節屬本心次節屬工

夫而總註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只貼首節依蒙
註直解說約則二節一例作本心看而所謂天下之道
皆原於此者亦總[illegible]節本[illegible]就是從大全諸家○
吳因之曰此章只[illegible]仁義[illegible]親仁也敬長義也爲
二[illegible]仁義之實[illegible]以知之實以知之體
之貞以節文之[illegible]以和樂之[illegible]後謂之此[illegible]是能
從兄而仁義之實所以無假也○姚承菴曰知之實二
[illegible]是說知禮樂所以全此孝弟亦非說知禮樂所以
盡此仁義孝弟是良知良能天機之不容已者即此良
知保守之而不失是知之實即此良[illegible]而節文之
是禮之實即此人機之不容[illegible]自然流
露於四體之間是樂之實蓋仁義是人性之總名知禮

樂亦性之德有而與名名所以貫孝弟貫天下之道讀
此章要[illegible]子直[illegible]於人意○按[illegible]俱就良心說
仰本謂[illegible]○附蒙註[illegible]節
文[illegible]良
心[illegible]是良心自然不昧[illegible]易流於
無節[illegible]自然之節以補易子於無文他[illegible]有自
然之文

仁之實節　吳因之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此
是論仁之要仁之實事親是也此是論仁之實與實對
要何別曰要者提綱挈領之謂與沒[illegible]要緊相對實者
精切不浮之謂與[illegible]相對大抵要與實[illegible]俱
是說用不是說體然所謂提綱挈領亦只是舉伊而專

而至於實之切近精質者則如果核之有生意焉尤其發根處也故要與實自對不過。○張彥陵曰實字有三解對名而言是名實之實對理而言是事實之實對華而言是華實之實○大全新安山張氏曰實字小註中如勿剝[illegible]之果木有根本方有枝葉有果核方有[illegible]在[illegible]所謂本根本也孟子所謂實[illegible]實也實字乃其發根處較本字又進一層○論語孝弟為仁之本仁字與此節仁字俱是偏言之仁然論語總以孝弟屬仁而此則以事親屬仁以從兄屬義者蓋合言之則二者皆是仁分言之則一屬仁一屬義新安陳氏亦說得明但其所謂理一分殊者亦俱就論語中說不可認為萬殊一本之意○覺軒蔡氏謂有子所言是專言之仁此異也○孟子每以仁義對言然有專言之者則是存心制事之分有就孝弟說者則是愛敬之分雖皆是欲以仁義盡天下之道然有偏言專言之不同蒙引仁義二字一條須善看○翁南為曰仁義本一原孟子原以人倫之全統之於仁而義乃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何也曰義從仁中分出兄亦從親中分出原從合處分則分處亦未嘗不可合○王觀濤曰事親從兄不徒在[illegible]養隨行等事跡全在良心上發得真愛真敬處微方見是仁義之實

知之實節　上文言仁義已包得知禮樂在內文節特抽出言之以見仁義之實所由全耳玩通考朱氏公遷說可見蓋偏言之仁又有包知禮樂在內者○看此條須並合說見下○論來仁義知禮樂是一[illegible]名色皆為自然之本心皆有當然之工夫乃以仁義為本心以知禮樂為工夫者蓋亦可互見而所主不同也○朱氏公遷所謂知禮樂即在仁義之中者亦當以此意推之○張彥陵曰知斯二者知字不是情識後來人之知是本初帶來的良知即此為知蓋知彼是也弗去乃所以為知真處理了又要弗去○孫楨齋曰下是也二字乃指孝弟之言○彥陵又曰節文不是把禮儀節文只就孝弟行去有個規度是節有個調停是文此天然有之節文○所謂節者心雖無窮不得不止於有限之分意深真樸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文此之謂節文[illegible]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說言亦謂勿分太過不及然蒙引則以過不及分為節其過文其不及而節文內又各自有過不及二意亦自不相妨也○張彥陵曰天性中心安適者不見其難方謂之樂生惡可已正是形容樂的光景手舞足蹈正形容生惡可已的光景俱包裹樂斯二者何內○此段數句句句有淺深蒙引最說得明翼註樂從良心上看故謂樂則生矣直至不知舞之[illegible]時俱有無限[illegible]意彥陵因之耳○按樂則生矣以下數句俱有節文故句句須重下截玩註自見知樂則生矣何亦在生字不重在樂字惟生乃見其真[illegible]則[illegible]然能生也○樂則生矣似無節文自生而惡可已而不知舞蹈則有節文樂則生矣樂了似有節文節本○生不必過說長有始生○張彥陵曰按生是萌動之意然

可已是充長之意舞蹈不知是形神俱化之意○李東
一曰樂斯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孝弟孝弟行來無他
强有自然樂處耳要知得手舞足蹈處正是樂却不在
手舞足蹈上○王龍谿曰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
忘處樂至於忘始爲與樂故曰至樂無樂○吳因之曰
不知手舞足蹈者言從心所欲不踰孝弟見其爲孝弟
之極也○楊千宇從滿足之蹈之曰進退而俱與出入
而揖遜後長而有徐行之體相從而有道之儀揖手
之舞之曰疾病而抑搔出入而扶持是而有揄手之
蹈即扇而有掘衣之恭極爲精微者也不專在舞容
上○大全新安陳氏曰手舞足蹈不是分外到這個
樂只是從這那孩提稍長本來愛敬耳○雙峰以事親

從兄爲本方知禮樂爲道生生殊謬此亦易見○黃氏鎬
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生生種子亦謬生生處即在實
上說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總旨　蒙註曰上節言舜輕天下
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吳因之
曰有純孝之心斯有純孝之事有純孝之事斯有純孝
之化通章上意全重在心上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　張彥陵曰首三句只懸空說下
方指出舜來○李東一曰此節大旨與輕富貴無干即
是後章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
所歸之意蓋天下悅而歸舜正是以舜爲仁人爲孝子
而舜之心却不肯把此自寬解只見得不能得親順親
就是人盡歸我當不得甚事正是舜之不見己爲仁孝
處○天下悅而歸本文亦只就勢過之降說以舜爲仁
孝是言外意耳○蒙註曰得是偶得其悅順是渾合不
違註曲爲承順與諭親於道乃所以得順之故在言外

舜盡事親之道節　蒙註曰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
可以得親順親作枉盡得親之事淺求可以言盡道與
底豫也故註只云順親○張彥陵曰恐按曰化曰定特
借天下以頌舜之盡道耳自人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
謂之定舜只盡其爲人爲子者而已○張彥陵曰舜何
曾見瞽瞍有未合道處○此將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錯看了○若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者則又是不敢
說君父不是之意亦非竟不知也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八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總旨　此章言道雖是就用上說，然君臣父子之倫亦是道之用。蒙引謂孟子本意是以其措於天下者言，而以雲峰君臣父子一條爲不是，亦太拘矣。但不可專主君臣父子之倫說耳。淺說以出乎身加乎民爲說，極是。○古今聖人多矣，獨舉舜文者，朱氏公遷謂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爲例是也。存疑謂以其獨盛者言，非也。

舜生於諸馮三節　張彥陵曰：由生而遷而卒，該盡一生，積歷後字即去字之意，不必泥。○周禮八節符節其一耳。註乃統言之者，蓋分言之，則符節爲八節之一；合言則八節皆可謂之符節也。蒙引意亦似如此。然八節不皆用玉，而註總云以玉爲之，意雖不皆用玉而必飾以玉也。然不知朱子何所據矣。○又或者註云以玉爲之者，乃是渾而言之耳，似再考之。○附袁了凡曰：器物叢說八符其也，其制有是用以徵召者，以竹爲之，故字從竹。節乃使者所持之物，所以爲行道之信，亦以竹爲之，或以全玉爲之。歷考諸書，顯然二物，註合爲一物，誤矣。其上爲之，乃周禮八節之一耳。

先聖後聖節　張彥陵曰：按舊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只是解揆的字義，若云人去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其揆一也，猶云其就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人之揆度者言○此亦

本義，斷與劉上玉說合，註俱不同○按劉上玉謂註言度之而道無不同也，是言聖人之心其揆度事理者一也。此大謬，即蒙引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矣○附饒合註曰：按註云揆，度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則此揆一是以道度聖人之言。蓋以時勢揆聖人，則先後遠近不同；以道揆聖人，必無先後遠近之不同。新說作聖人自揆度事理，謂聖有先後而心無先後，其取天下事而揆度之無不一也，此說說異。◎總註遠近二字，蒙引謂不可分執爲遠說爲近，此只就舜文看，故難分耳。其實范氏註乃通論聖人。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總旨　張彥陵曰：乘輿濟人一事，只是借來論爲政體，不是貶駁子產○徐儆弦曰：子產當日乘輿之濟，亦似出於一念惻怛，百餘年世人猶傳誦以爲美談，只究竟落霸佐者之驩虞，失王政之大體，故孟子借此一事以示訓○雖分三段，須知上二段又總是不必乘輿濟人之意○謝雨講曰：子產人物不下管仲，管仲所以下天下却只成就個伯；子產處不可伯子之勢，僅保國，此與三國時諸葛武侯地位相似，皆大器小用。

子產聽鄭國之政三節　今人多云子產平日不是只行小惠，看玩朱子及東坡之言，則子產平日亦只是行小惠。蓋今人指都鄙有章等爲政，故謂其平日不是行小惠者，此是淺言之也。朱子及東坡指都鄙有章等亦爲小惠，故謂其平日亦只是行小惠，此是深言之也。合而言

之則子產平日所為，已是惠而不知為政了。況乘輿濟人之事，尤其一時無還中所為，若就此一節論，更見其惠而不知為政矣。都都有箇君子猶以為惠也，況乘輿濟人，尤為小惠矣。知此說，則二說同不相妨。○然須知夫子及東坡之說，是深[illegible]而非本章正意。○蒙引中全章文歲十一月節曰，政之所以惠而不費也。

君子平其政二句，曰政之所以誠而不[illegible]也。雙峰看本字亦是，但專于本字於寒說則偏矣。[illegible]時將寒涉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祇其具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蒙引以雙峰之說為太泥，是矣。○趙註專于冬涉，亦泥矣。○袁了凡曰：杠名石杠，公也，衆所共由也。註以為方橋，蒙從石之，杠何必方哉。[illegible]是用為梁，蒙謂造舟者，非。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

君子平其政兩節　蒙引曰：平字是極其平易之意。凡當行當由者，皆當[illegible]知[illegible]物而無不平也。○唐[illegible]得人人而濟之，含下節文。註一日之間，其[illegible]於[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一一以周之，則先[illegible]者從及時之惠，而[illegible]若已不勝其後時之怨矣。是人無窮而日有限也，其將何以給之哉。○附存疑曰：國中之水當涉者衆，只就溱洧說。○張彥陵曰：亦不是節目日說之，亦難周徧之意，不是說[illegible]日之內也。○[illegible]只緣人多，覺日少。○大全新昌山張氏曰：唐中宗[illegible]問遣使分道之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鄉雲雨之施，有沾於木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不若回收贖之錢物，減平民之徭役，治國愛人，其福勝彼。又僖宗乾符間宰相有好施者，常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丐者，每出以此自隨之。曰：今有好施[illegible]答，元不曾與賢者施，紀綱[illegible]不急之費，任私窮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行此小惠乎？[illegible]按[illegible]生施錢，非特無補，壞政需實甚。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張彥陵曰：此章之說，豈臣子所敢言？但天下忠臣常少，庸臣常多，[illegible]即用中者故因是也。○臣之報君，[illegible]源於君，[illegible]當加厚。等本是[illegible]。潛室陳氏謂：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妙。○論語曰：君使臣以禮。此章集註兼恩禮，其論[illegible]禮則恩在其內矣。○[illegible]註曰：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讎，謂幸其災而樂其禍。

臣為舊君有服節　集註所引儀禮，儀禮註乃是指已放而未去者於出國，[illegible]本合集註[illegible]引以為例耳。非本文[illegible]所[illegible]為舊君反服者，乃指夫國之臣[illegible]而從[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諫行言聽兩節　徐[illegible]弦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輯註曰：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謂[illegible]如[illegible]，凡有[illegible]隨[illegible]是已，非與君不合也。○蒙引先於其所往，[illegible]疑我[illegible]為人道

其賢而欲用之。我何故不以爲賢而任用之。中若他因
以此罰。則我何以答此。他則是然亦想是自己任過而
使賢者共就之義。蓋有於天下所要之。此等亦已非第
一等者道○張彥陵曰。其見中中各各有加無已之意。
無有自殺十章　見蒙曰。[illegible]之大是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東
四皆是此意。
君子莫不仁　按十章見不仁義。此作心說。此章則君
仁言義說者只說而見不仁義者只強化說
非禮之禮章　張彥陵曰。此是可以常處○高中玄曰。非
禮之分於禮。非義之分於義。場而非禮非禮而叫做禮。
非義叫做義。是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者大人發
理个精觀會通達變化。當爲之護。其說他不爲非禮非
義不必說他爲禮義○潮南謂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蹤說而非禮非義卑污。是禮義却是叫非的不同。以
大人對看。乃是小體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
人人賢地位。他的識見大。作事大。後小體小義在賢人
君子亦必爲者。大人却弗爲也。日今當男子之拜門不納。
從不是禮。如說使那女子溺死。以大失子節。何如那上
惠之坐懷不亂。所以說是非禮之禮。子路之死於孔悝。
當不是義。亦爲己但父子之倫。何如柴也其來。所以說
是非義之義○中指以爲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皆
稟不能中不能賢者在內。此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
者不能隨時者說。即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也。若其不
能中者與大于莫之與中乎中。鄉原之與中乎。無忌憚之

似乎時。則由爲非禮非義。而非此章所指矣。蒙引認得
論○按如此則大全程子之說自爲非矣。蒙引又謂集
註意自無不該者何也。蓋集註專指不能時中者說。而
其不能中者不待言矣。所謂自無不該者如此。
中也養不中章　此章本爲父兄如教而子弟不賢因而
棄之者說。若本當知教與大責以難堪反激成其過者。
此又是一種。非此章所指○沈無回曰。此責成賢父兄
之詞。若子弟又當別論○徐岩泉曰。中是德性渾長。才
是氣質發露。父兄作家庭之間親最近。故人於父兄
處最得力○陳伯玉曰。養之者寬厚並用。持寬之意居
多○註涵育薰陶。皆重俟其自化之意。東陽許氏以寬
以容之。蓋以道之分點。恐未是○徐儆弦曰。樂字正從
養字來○程竹山曰。子弟不賢。猶累及父兄。而爲子弟
者余何不懼○新安陳氏過猶不及之說太謬。既言自
見。
人有不爲也章　吳因之曰。程註卻所擇。非以決擇正解
不爲。爲蓋有不爲須守定。他是他胸中決擇明。方能知
此。故云然○此章麟士之說。是出此入彼之意。與可之
說。是克己復禮之意。因之之說。是智深勇沉之意。皆與
存疑不同。皆附○附錄麟士曰。朱子引橫渠語。亦是主
知擇說。非有守而後可以有爲之解。諸家皆有意發下
里之謂○又附曰。爲與不爲。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
非後日後字也。譬如行　條正路。於此行　條錯路。於
此。必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豈可曰今日不走邪

路徑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目前、亦不容兩騎也。○按橫渠所謂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於存疑質諸横上之說皆解得去。其本旨究不知如何也。○附翼註曰、凡皆才小惟能有不爲是以可有爲。比自文只添得能字、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爲者。不易能也。一切不可妄爲之事。每足眩惑我、搖撼我。我卻見得眞、立得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爲所當爲、宏功大業、更何不可進者哉。而後猶云方纔也、不分節遠先後說○按翼註與存疑亦相似、而不分節遠則異、與繙上說亦相似、而又略有先後則與○翼註又曰、有作不輕試其才智者、亦未爲眞見○附吳因之曰、有不爲是不轉易躁妄去做事、非不胡亂做之謂○蒙中玄曰、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爲的力量今蓄在不爲裡。蘇子曰、惟天下之至弱爲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爲能靜、此爲極可體會○此與因之說同。行方山亦主此。然方山兼德業說、今人主此說者便專主事業、尤謬之謬矣○孟子此二句、與所謂不屑無忠直敢言之氣、雖然無仗節死義之誠者相反、彼是以有爲、此其不爲。

言人之不善章　張彥陵曰、發人之私、攻人之惡、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若有言責者、又當別論○沈無回曰、言人不善的人、滿腹都是夜氣、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後患不指定報復說○伊川門前、嘗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處、敬長者之言○盤婁大師曰、天地包涵萬物、由淨穢納污垢、人過不善不可無此度量○大全輔氏由張氏曰、上君子之於不善或委婉化誨、而成不道使、而歸於善、不則從天下國家起見、公爾忘私、人有休應、小者道與使不傷義類可也徒以口舌相談、言何益哉、言人之不善、受病全在言字而非組鍊、無學術無作用、最誤國事、當如後患何說得快然、非備禍及身家而止。孟子正要人慎思所以待不善之道、若有作評言起患、將使天下皆苟且棋默、相率而爲仗馬寒蟬、豈孟子當日立言之意○卓菴張氏曰、王尊之罪狀、王鳳李敬棄之機、林武興胡銓之抗疏奏檜、豈可畏禍不言。

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張彥陵曰、此舉聖以示則、專爲過高者發藥○李衷一曰、不爲已甚、猶云恰當至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喜怒都是聖人、但清到衆但無一人可解就和到衆世無一人可厝去、便是加些意思便見己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全聖處、不是說孔子爲不易的聖人○張侗初曰、人了非不欲爲已甚、自不分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之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因人則之所存也。

大人者章　張彥陵曰、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使是惟義所在、無兩解意○吳因之曰、看惟義之與比、是把義對已見說、言不以己爲主、而惟以義爲主也、此處惟義所在、是把義對拘執固滯說、言不取必要如此而

惟說義以活動也義之與比則私心盡化惟義所在則拘執盡融要看兩邊所以不同處○附錄註曰惟義所在不可說義當信果則信果義不當信果則不信果蓋義也者不期於信而自無不信不期於果而自無不果者也大人亦只具有心之信果從其自然之信果而已○按此即是呼胡氏之說蒙引已發之矣○張彥陵曰應又下一轉語與其爲無忌憚之小人無寧爲硜硜之小人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張彥陵曰指出初心以示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覺訂曰赤子之心是人心本然之體內無情遷外無物化如素絲未染於玄黃一般人人不失人人都是大人○徐自溟曰赤子之心所由失者不獨以私欲爲妄失之即聰明才辯亦所以失之外來者日增本來者日減○羅近溪曰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卻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渦南講曰大人生平所歷学問学無造詣畢竟要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思何慮殊途同歸方合著本體乃無所不能而實無能無所不知而實無知○大全輯宋李氏曰赤子所以能爲大人者全仗學問赤子之心自是忠信然不嘗學問任其自便則近於愚蠢故愚雖亦有忠信本可徒恃忠信其唯學爲要○李見羅曰不失內離有學問在然此以現成大人說○許擴而充之與上函微不同蓋此兼性反說存疑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是引以爲例爾非限定此大人只是反之

者也○張彥陵謂註機先字不必用張侗初亦謂是蛇足此皆背註之說也○覺註以一物不容萬物皆備來解赤子之心如此則專就未發上說矣赤子之心只可以一私不存解之○孔靜嶽一條專以赤子之心作未發看卽覺註一物不容之解○附存疑又曰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按此即所謂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與註不合○李峰嶼曰大人赤子心一耳赤子之心如草木始於萌芽出土時分見也只大人只培之使足巳耳非能增之使加○峰嶼此條只是依意若依存疑盡性之解則此便是正意矣○吳康齋曰孟子所論大人者數等惟以不失赤子之心爲主塵環失赤子初心所以貞撥選用便能破信果之羈便能得禮義之中便能格君便能正物○人有一偏之心有全體之心有後天之心有先天之心先天者初心也後天者習心也一偏者觸心也全體者本心也其初心本心心也其習心觸心心之心也有敵解丙丁思天解元節之爲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論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張因之曰深字對廣淺字只從皮膚涉獵是浮淺造詣君子之學探玄極賾由推究理奧一毫不苟放過是何等精深故曰深造○熊曰如顏子之由博文約禮而進未由爲了之由曾子省戰兢而悟一貫方是深造之以道○又朱子以責效於旦夕爲不深造亦未是責效旦夕是不以道○按依朱子則勿慮

勿助俱屬深造故又以程子潛心積慮優游厭飫之言
爲只是深造。至小注蒙引始以勿忘勿助分貼深造以
道看來分貼爲是○吳因之曰自得之妙不容言只是
一時性急不得皆急。予最害事的皆以力假仁做成
功利邊只坐得心○按此宜專指一句曰亦懶惰不得。
蓋人之病只在一暴十寒進銳退速○嘉靖四十年四
川程文講居之安云見其可欲也不惑於似是之非見
其可依也不搖於外誘之奪○直解以沖融洞泉貼資
之深極妙然則前時出之節是左右逢其原也○按資
之深蒙引存疑說得明大全朱子謂資之深如源頭水
只是一路來未是○看來原字還只是萬物各有一原
之原未是萬物統體一原之原其所以能左右逢原者
則由於統體一原也陳伯圭謂逢原二字不必偏重原
是○本文接脈之字乃是指統體一原者言○附蒙引
口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皆自得之節次也
此處猶上篇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然是取之深也○按居安資深逢
原無節次存疑自明若生惡可已不知舞蹈微有節次
處不同也

博學而詳說之章　吳因之曰君子之博學詳說特爲反
本窮源歸之要約所以如此一節要看其多多自然處
○詳說內該得中庸審問慎思明辨○丘月林曰此本
約先將了仍回頭約上來故曰反

以善服人者章　湖南講曰以善服人是人皆無善而以
我形彼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而同歸乎善故有服不
服之分孟子平日論王如彼所謂其民者侯皆爲之毆
凡如此類非到得以服人此節合到以善養人方服
天下而致王又進一步所記舜文王乃足以當之○姚
承菴曰當時人只有以善去服人即有相形相忌之
忌併此等亦不足了如何能服得人養則不知善在我
不善在人涵育作成使忘此化生者不得同歸於善此
方是父母天地之心○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
下心服而後可覆說此句若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
者未之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以善服人未
之有也正與王未有服人意相應

言無實不祥章　張彥陵曰此章示有國者信讒之戒○
季彭山曰凡言之足以致不祥者皆實也曰無實不祥
者甚蔽賢者之言最爲實相應可見○蔽賢之禍無
所不有惟其禍即可以喪其國○存疑謂蔽賢之害只
在一時此亦未是當然之事亦不止在一時

仲尼亟稱於水曰章標旨　張彥陵曰此章指出有本二
字只是要學者務實意○蒙注曰在可立而待還截以
上通說水說本下何方說人說不必於是之取爾之下
稱有人有實行

仲尼亟稱於水曰節

原泉混混節　不舍晝夜言何以出之不窮進之有漸會
之有歸分看○蒙引曰有本者如是言水皆有本故愈
久到底如是不作人之有本者如水○下節無本與原

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滿者皆然與盈
科相反涸可立待與放四海相反新安陳氏說未甚分
明諸家皆未了然也
苟爲無本節　聲聞過情雖是就虛名之無實其實是就
德行之無實蓋上文所謂不已漸進放海此節所謂集
與盈與涸皆兼對行言不專對名言大全朱子所謂聲
聞一條最好蒙引孔子言水不舍一條其意亦自如此
○湖南講曰其有實學者則如前章深造自得而有居
安資深逢原之妙○張彥陵曰使浮名可繼君子遂不
恥乎况其必不能繼也○陸象山曰涓涓之流積成江
河泉源方動却有放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雖
未盈科將來自盈科雖未放海將來自放乎海然學者

不能自信見大標末之務皆便自舍其涓涓而趨之曾
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從之標末雖多却自僞却
如構木求魚假涸可立而待也○大全揭貞叔張氏曰
古今名過其實者多矣孔光以一公爲事宦賢而王嘉
急稱之至于匪頭不免逆光爲根殷浩咄咄書空而謝
尚王濛以爲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節　張彥陵曰幾希正所謂
道心惟微○又曰按此幾希與好惡相近之幾希不同
好惡相近之幾希謂其餘喪已甚僅存此未喪之心此
則原是初心完完全全對以其在形氣中提出故云幾
希○翼註曰幾希不多也人性與物皆備何云不多此
只應上異字說人與物相去不多也○况無何曰幾希

是所爭不多然已實有所指即人與物同是生而人性
與犬牛之性不同處是也正所謂善也○顧涇陽曰幾
希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此是不可說）如存之則人去之
則禽獸存與去其間不能以寸此從念頭上看也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
裏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這些子
正人與禽獸分岐之初此從源頭上看也○吳因之曰
幾希雖兼理氣只重理一邊形氣之正亦何稱有者
○評坿人不知此君子知此故蒙引謂不知其所以異
於禽獸者在此則此知字與知所先後之知同下面戰
兢惕厲又要得知行在內○陳伯玉曰庶民去之人盡
庶民也何以不成禽獸世界賴有君子以一身存之耳

庶民皆不得去非獨君子一身自存也○四書脉曰去
不但是思慮增若知識氣力都是去○又曰君子存之
何要謂得有關係君子乃身係世道之君子存之乃
是爲天下萬世而存其心以警惕人心維持世教○
按存字內亦有涵存陳氏謂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
後能行蓋然○蔡刻上玉曰君子存之通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說宗蒙引遺到次節云然君子猶有待於
操之而後存唯舜也（云云）則是舜又在君子之外矣然
則文王孔子亦生安者使當人操存君子中乎註云不
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總是君子存之中有生安如此至
尹註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則已置舜外矣○按翼註
上玉雖似有理然大全蒙引淺說蘇土多主尹氏之說

○翼註曰過下不必貶君子以起舜蓋君子聖賢之通
稱舜雖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究竟亦只是存之者
舜明於庶物節　吳因之曰天下未有不明察乎倫物而
可以言存者何也倫物者幾希之散見也亦未有不率
由乎仁義而可以言存者何也仁義者幾希之統體也
○孫淮海曰幾希之理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
在道則為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張彥
陵曰愚按明物察倫不是在倫物上討分曉其主宰全
在這點靈明上蓋這點靈明乃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
的根苗此念常自惺惺則物遇之自明倫遇之自察○
翼註曰仁義即貫徹倫物者庶物是事物非禽獸草木
○葛屺瞻以藹然有親者為仁截然有辨者為義胡忠

泉文亦如此似與存幾不同姑俟再定
禹惡旨酒章總旨　翼註曰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
禹惡旨酒節　張彥陵曰虞廷微戒不過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然惡旨酒是絕之嚴是嚴人心之隄防好善言
是動之勤是闢道心之扃鑰
湯執中節
文王視民如傷節　李衷一曰如傷或做如己傷之說看
未還是常若有傷更形容得視民意出○四書脈曰如
傷不特一意撫物即鋤強抑梗亦如傷中事
武王不泄邇節　翼註曰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邇易泄
遠易忘故分言之
周公思兼三王節　張彥陵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乃一

中意○淺說謂兼三王之四事而施行之極得○本文
四事只指定上四條於言外推廣則可○附存疑曰其
有不合蒙引作四事之外說余初不然之然於四事之
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燭理之精其說為可從也
蓋旨酒則惡善言則好中則執之賢則用之民則愛之
道則求之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此皆古今之所同未見
有不合者惟四事之外如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
建貢助徹之異法似此之類不可盡窮以後觀前以今
觀古有不能合者耳○按其有不合專就四事之外說
此蒙引初說則然其後說則不爾也予錄其後說○或
兼四事與四事之外說亦可然本文只是就四事說於
言外推廣則可也○陸寶府曰思不是空空懸想便有

斟酌變通在內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叙孔子
作春秋以繼群聖之統吃緊在末何義字上○邵二泉
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播為詩歌天
下無王者而此義係於伯國而聖人因定為筆削○梁
無知曰春秋一書正是察於人倫處此之謂人禽之關
○王二原曰羲皇有易唐虞有書文武周公有詩孔子
有春秋以春秋繼詩正是孔子繼文武周公處○徐懋
齋曰王迹息而伯圖興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聖人不能
不挽之氣運雖詩亡而春秋作此又轉降為升之機也
聖人不得不示以人心○徐自溟曰此處最可以觀葩
經之終麟經之始正是王之終伯之始正是宇宙政教

之終言敎之始○張彥陵曰愚更爲一語曰此正是君
道相道之終師道之始○徐自溟又曰此是緣史以成
經正緣爵以尊賢止祿伯以明王○彥陵又更爲一語
曰此正刑義以行仁此正化禽獸以成人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節　張彥陵曰按此節以春秋提起
照下然後二字如云羣聖之道悉統於孔子而孔子之
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以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也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又曰
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
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
國原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爲始之
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

則在末節義字上○又曰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
王迹之衰○又曰六經爲宇宙元氣有絕必續○翼註
曰迹字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於
公侯之上而政敎號令不及於天下實跡已熄○四書
脉曰詩亡乃謂雅詩不復作非前之雅詩亡也○按顧
麟士曰春秋作作字如今人言作文字作字然後春秋
作謂編筆之時耳必不指託始之平王四十九年也按
作字固是作文字作字然曰然後春秋作者乃是謂春
秋之作始於詩亡之時耳非謂編年之始也麟士欠明
○註以詩亡爲雅亡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
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今
雖依註而此說亦不可不知

晉之乘節　四書脉曰晉之乘節須以春秋作上言春秋
未經聖人筆削之先與晉乘楚檮杌一樣無關王迹之
存亡一也言同是列國之史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張彥陵曰其事曰桓文則非王迹
其文曰史則非聖經緊頂上魯之春秋說來取其文中
所載之事而筆削之宜褒處褒宜貶處貶因義竊取即
竊比之意夫子本意乃是不敢以義自任云耳并是位
不在而道在之說○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句重事邊
竊於桓文正見王迹降爲伯功○翼註曰事出於二伯
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以義以
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附翼註曰春秋載事不止桓
文此事字是事體也大槩事體是二伯規模或聽其盟

約或踵其故智皆是○按此與蒙引舉盛之說又不同
○尤西山曰前此諸侯猶稟征伐天下正論猶在至齊
桓一匡天下而晉文繼之天下始翕然歸功焉正論始
壞春秋爲正人心而作故獨取義於桓文○其義蔡氏
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存疑說是蓋雖春
秋之義亦仰是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則自有所主也
○張彥陵曰愚按義出於人心之公即所謂是非是也
從古帝王撐持世界仁義兩件而孔子作春秋竟取義
以懾服人心蓋從義不容混淆者以提醒之而生人之
脉斷而復續義固所以成其仁也○翼註曰竊取只是
謙詞勿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則是直僭竊了如云竊
比老彭亦言位不在耶○仲承聞曰春秋固當世之事

一一處皆從天理上去○貢西山集卷二十一云昔管仲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以春秋爲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一臣所學蓋朱時春秋之類耳

君子之澤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孟子自任之意也○又曰從世運論之帝降而王王降而伯其勢如江河之趨下而孔生於周之後其道不在當其責乃克以道統論之由君而相由相而師所幸獨有之可恃而孟承於孔之後其精愈輕其責乃愈重亦可謂私淑二字只是要表張孔子出來以王世說如云我是孔子這一脈正是吃緊爲人處

君子之澤節　四書脈曰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有位無位別之耳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節　余毅良曰孔子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而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四書脈曰分明欲以道自任以待後之學者非善一身已也○張彥陵曰人或問孟子所任私淑從何處見得余曰嘗聞孔子作春秋以警亂賊懼非明王迹意也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不過推明仁義以衛聖道此其一脈相承眞傳衍所由之仁義來舜之仁義乃係於人倫孔孟則於君臣父子之倫而力救以仁義不必專根人倫看只體認人倫乃得聖人倫說要看人倫則亦可　正是下截前後相符合處○私淑諸人依稀安陳氏作私竊其善於人與私淑又一例似妙但如此則當以大註得聞孔子之道於人作正解而私竊以善其身乃是足上意恐朱子本意未必如此故雙峯亦謹皆不如此說○劉註曰私淑用博約講磨而泛此須與好翔章參看孔子作春秋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此處亦要見得其論蜂起仁義充塞非聖道無以淑身意仁義比博約字切

可以取章　此章蓋就事之介在可否之間者而言避猶不及之義○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重下二段○朱子謂此段與再斯可矣相似此須看孟再斯可矣是初思與再思同底此段是初思與再思不同底故只云相似然不引此似更妙○黄忠甫曰取與生死之間貪夫以之殉利烈士以之殉名二者取舍之清濁有關矣其於傷義則一也

逢蒙學射於羿章　四書脈曰此言擇之道以射起言○本文只是罪其無知人之明亡已不正意又是深一層話非本文正意蒙引亦稍露附後○附蒙引曰薄乎云爾然得無罪只是若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使羿而果善人也則必得善人而教之不至有反殺之禍矣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　張彥陵曰此是罪羿斷案也在孺子上然孟子亦只取其不背師耳未可謂合於義○四書脈曰今日我疾作二句是以已而料其死問其僕至看生矣是以人而料其生庾公之斯至必端矣是因友以觀友孺子料人之明也夫子何爲至未是因師以及師庾斯報德之厚也端人泛說立心制行之正言

道即尊射之道。張彥陵曰、庾公於君則曰不敢廢、於師則曰不忍害、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君臣師友之義始全矣○此是庾公自見得如此、然庾公實未能兩全也○歸熙甫曰、自孺子言之則爲得友、自庾公言之則爲欺君矣、時則爲庾公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於上、無敵於下、殺其爲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惟毅之際以誠告焉、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赴闕可也○人全稿卓菴張氏曰、陸佃鄭俠或受經於安石、或爲安石所獎拔乎、論斷決則陸氏極言其陵民、俠且繪圖以進、乞誅安石、未嘗以私恩廢公義。

西子蒙不潔章　翼註曰、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君子之不敢爲惡、必欲爲善者、非徒欲求合於天人也、孟子此章特言善惡感應之速、以爲下等人說法耳○莊忠甫曰、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齋戒、上帝居歆、然則美不如西子、而負俗之累甚於不潔、罷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虔於齋戒、則過名當從掩鼻、格者當惟鬼神哉○唯適張氏曰、此章是春秋諫建府錄楚莊之意。

天下之言性也章總旨　翼註曰、首節言理本自然、次節言智不當鑿、末節言智不必鑿○此章言智亦只是偏言之智○沈無回云、此章爲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也、告子言性、鑿之以杞柳、鑿之以湍水、鑿之以仁內義外、故孟子云云　按此皆背註、斷不可從

天下之言性也節　吳因之曰、本文言字不甚重○沈無回曰、首節是欲人由性發智、而先教之識性也○又曰、一利字當不得善、所以利處則善也○按利字如孩提乍見嘑爾、皆是利處、若對下鑿字、則更就日用常行、無奇異無隱僻處體認

所惡於智者節　吳因之曰、所惡於智節、言可順而不可鑿、最重、下文不必鑿、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鑿字對渾成看、事物之理渾渾淪淪、無處可容我私智、今乃妄生意見、强設機械、若以爲抽關啟鑰、剖秘決奧、自家開闢一番功業、如一物渾淪從而鑿破之也○莊忠甫曰、君子不惡愚而惡智、愚者日用不知、特昧其性、而未嘗害其故也、智則鑿其故而幷失其利矣、故君子惡之也○翼註曰、禹之行水、疏瀹決排、何常無事、但水性本就下、因而道之就下、雖有事而實無事○莊忠甫曰、觀於禹之行水而不害其爲無事、則知堯之觀天察地、舜之封山濬川、湯之放桀、武之伐紂、周公之誅兄、伊尹之幽主、猶未始有事也、何也、此皆不得已而動也○張彥陵曰、行所無事、無事正在行處見得○翼註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況就應事接物言○吳因之曰、言性只言故、使自明白个故本順利、本未嘗有事、故用智者亦當以無事處之、無事則爲利、利則爲故、故則爲性、大用智而不於運性中之作用、豈不卓越、豈不高明、故曰智亦大矣、講智人要根著性字來○附蒙引曰、言性而但言故、又以利者爲本、此便是智、如告子異

端之說皆失之鑿矣亦不必專就處事上說大抵智者
言與行俱得其理不必泥禹之行水謂全不當提言性
但不當專主言性說○按蒙引此說非與將說以論性
爲主者不同然此節智者雖可兼言行似不必更及於
言性

天之高也節　翼註曰天與星辰其運有常如一日一周
一日一周之說自古如此更無後來遷換者故只言故
而利在其中○千歲之日至亦即是故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喪了凡日有子之喪不是喪子乃
有子職之喪耳禮父母死赴於君君弔之○張彥陵曰
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禮處人就右師之位而與
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四書脈曰兩言非正言是

敘親媚之意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只是不尤人
其自反正不尤人的工夫前六節詳言君子之存心末
一節結言君子之存心○張彥陵曰愚按存心二字是
一篇骨子有心不可見尤於三自反處見之而憂之一
字正是發明君子自反的念頭法傳二字正是發明君
子憂的念頭蓋君子以仁禮存心不只是在自家身上
討好正欲合天下於仁禮之中方是可法可傳處我果
能以仁禮自盡即瞽瞍傲象可化何況橫逆其不能感
化橫逆正我之仁禮有未盡處正我之不能如舜處君
子所以異於人者以此○張彥陵曰有瞽瞍傲象乃成
其爲舜有橫逆乃成其爲君子諺云道高一丈魔高十

丈於此者服方是學問進步處○徐自溪曰此章要重
看君子之所以異於人一句蓋天地間大槩有三等人
上之爲聖人下之爲鄉人又下之則爲妄人此三等人
品皆在心上分别君子之以仁禮存心正欲脫鄉人以
至聖人而特借妄人以自警只見自家不是此正存心
異人處○吳因之曰此章全在首節分仁者愛人五節
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節正見君子異於
人蓋以首節爲總冒而下則詳言之也仁禮決在用上
存非以此爲存於心下方施於用謂下文節云君子之
以仁禮存心者何如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節　四書脈曰以仁存心即是常存
此愛人之心以禮存心即是常存此敬人之心非謂仁

禮存於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張彥陵曰存字不對
放字看猶云其處心處與人不同耳以仁禮存心正是
異於人處○陸象山曰孟子說君子異於人以其存心
然君子亦只存得箇人所同有之心人多不存便見君
子之異語曰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此語甚味○翼註曰
存於心者亦即心所本有之理

仁者愛人五節　吳因之曰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
人爲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爲仁禮施於變作兩項平看
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附蒙
引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
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
說得不相侵犯○又附曰大註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

於心而不忘也如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也人亦必常以仁禮存心不忘然後接人之際能敬能愛而人亦報愛之敬之也○按蒙引此二段與存疑淺說約與註因之不同○張彥陵曰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敬人足矣何必說到人愛人敬蓋必人愛人敬然後見得我能愛人敬人耳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吳因之曰計仁禮之驗因人省己故謂之驗非效驗也○翼註曰物字緊從起下橫逆愛敬其極也橫逆其變也○又曰有人於此此字指我愛敬之施說言有人焉乃我之素所愛敬而施以仁禮者也乃有橫逆云云此物奚宜至哉句正足上我必不仁必無禮意我果仁禮此物不宜至其至焉者必仁禮之未盡耳○四書脉曰三自反不是欲免橫逆而然正是存存不懈也○張彥陵曰妄人三句非置不校也不忍校也自脩之道原不什手○又曰是憐之詞非棄之詞○四書脉曰仁禮人之真心不可以仁禮感故曰妄人○吳因之曰於禽獸又何難言不與之較也不要說是不必難且要體貼存心道發揮不可做君子棄之之意若只如尋常人所謂置之度外不要理他便非有容之體不能以仁存心了便有忿爭之意不能以禮存心了君子見其爲妄人等禽獸方哀憐之不暇何忍與之計較○翼註曰雖曰又何難焉須自反之心未便放下盡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己○按大全南軒是言必自反而

忠然後可斷彼爲妄翼註因之淺說是言我既忠而彼爲妄然自反之功仍不廢○湖南講曰雖是與他作對被他難倒道逆仁禮也行不通未免動了退悔的念○又何難焉蒙引謂即是無一朝之患乃不求諸人意極是又謂雖有卒至之變而不以爲患也只是心無愧也前面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這還是爲他辨見却不是益難并有愧之謂存林謂忠是煩惱芥蒂意得之○羅仲素曰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以至僮僕到處可摘故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大全南軒張氏曰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辭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果能自反則橫逆之來方自反不暇安有工夫去校哉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或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之犯不校誤矣○愚謂不校深於自反自反急於不校 戊午五月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節 張彥陵曰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存疑謂終身之憂二句是括上五節之意是矣又云自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是有終身之憂自自反而忠至禽獸又何難焉是無一朝之患此卻未是○吳因之曰有終身之憂極重無一朝之患帶言之耳大意謂由君子存心觀之是有終身之憂的然以一朝之患分其心也無患全自有憂來然須一順說下若云惟有憂故無患則亦非本旨矣法天下傳後世不惟要不仁禮來且要見處

一變而不失其常意乃與上文相關○又曰三自反即在
愛人敬人內惟自反至再至三乃爲真能愛敬無一朝
之患即在終身之憂內蓋惟不患一朝乃爲真能憂以
終身○按此俱是深一層語○貢受軒曰所謂鄉人非
特庸庸流也行義稱於一鄉在一鄉之中可謂人矣然
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三才之極推之於鄉而不能爲天
下後世立極君子以爲憂也○四書脉曰如舜而已不
是三自反便盡了分明欲到聖人地位如舜之底豫允
若一般橫逆都忘了方是釋憂曰子○附說叢作登之
曰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亦就希賢希聖之君子
論耳若論希天之君子則法今傳後猶屬名根使從中
庸避世一脉上起因名根終在名根在則終身之憂固

在一朝之患亦在猶爲一鄉一國之善士非天下萬世
之善士也然學者必先有鄉人之恥而可與論遯世不
悔之學○法今傳後恐非從名上起見管說不是○題
註曰上文云無一朝之患者不能必其境之不而能必
其心之恕也如有二字正活出無字○張彥陵曰君子
不患矣正引之歸於是非置之度外也○宋伯脩顏若
子以仁禮存心論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天而已矣愛人
者天也敬人者亦天也又者我固有之也吾於天無不
愛當吾之仁而已人不吾愛吾不知也吾於人無不敬
盡吾之禮而已人不吾敬吾不知也有其侮而無怨矣
有順受而無擇但有從容暇豫而無窘切急迫何也所
以自處者天也舜之於三苗周公之於管蔡夫子之於

叔孫武叔子路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皆是心也
○右按留本陳止齋樂天者保天下論來講此題最快
禹稷當平世章總旨　此章只是以時中言幸與惜意亦
不重○說叢曰此章疑爲楊墨而發○此章依存疑則
通章俱就達道說而後以數個心字則就大本說在本
章言外依蒙引道字俱兼大本達道說心即道也依淺
說則禹稷顏回同道一句說大本說餘俱就達道說存
疑爲人蒙引淺說俱附○附蒙引曰心亦道也道字虛
而虛所猶志道德行仁義都說得道此則以心言此正
與韞安上堯舜之道道字一般亦主在心者言輔氏解
道心字義不必用○附淺說曰禹稷云云賢之孟子曰
禹稷急於救民顏子安於脩己其事固不同矣若以道

之存於心者言之若知道則救民退則脩己禹稷此心
也而顏子亦此心豈可謂顏子之心偏於脩己而有異
於禹稷乎顏子此心也而禹稷亦此心豈可謂禹稷之
心偏於救民而有異於顏子乎不其事之有異者以其
所遭之異也蓋禹思天下云云
禹稷當平世兩節　四書脉曰平世以君明臣良言不重
氣化言顏子節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雙峰謂禹三
過其門稷是帶說此太約禹知稷當平世無此事○王觀
濤曰時當平世便見禹稷當救民時當亂世便見顏子
當脩己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兩賢之○按觀濤說是四
書脉謂平世似可無汲汲禹稷卻如彼而賢之亂世似
不容坐視顏子卻如此而亦賢之兩段是設疑端以發

下面議論此說不是
禹稷顏回同道二節　翼註曰兩個思字須跟身爲司空身爲農官來○兩由字大全蒙引作猶字解存疑如字存疑似長○湯霍林曰由己二字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止以心言則聖賢更無兩樣○說叢曰此全在責任上非順時而出順時而處之謂○吳因之曰禹稷雖身任其責故以爲憂非有心於憂天下也顏子不任其責故不以爲憂非有心於忘天下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兩節　新安陳氏解纓好但必以爲過沐則太拘矣○張彥陵曰閉戶亦是救法（此見一深層話非正意）蓋世路擾攘之秋輕出其身以嘗試則不惟無益於亂并此身亦有載胥及溺之虞矣定以理其紛靜以觀其變此正與時變化之道也○雖閉戶可也正是救之之法此中有闢楊墨拒鄉原作用在楊墨顯與經叛者也顯與經叛而經尚存故治之之法止用拒鄉原陰與經叛者也陰與經叛而經遂亡故治之之法必用反何非孔子孟子拒鄉原則今人孰知鄉原之非哉然鄉原種子至今仍未絕漢之顧廚俊及宋之洛蜀黨明之東林諸君子皆以攻鄉原爲事者也然非徒不能絕且往往即陰托於君子之中甚矣鄉原之難除也　甲辰十月初十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四書脈曰爲父所逐不敢歸家使是出妻屏子非休妻逐子也○翼註曰是則章子已矣總承責善自責兩意

曾子居武城兩節　張彥陵曰上二節只叙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露在先生字君字上○張彥陵曰按居武城是居鄉居於衛是居官兩何便不同與當平世當亂世一樣當重人因地殊之意與地以人重之意無干○愚謂兩或曰二字亦可味皆無定見君子可去則去宜守則守內斷於心而已人言不足憑也○翼註曰忠在心敬有貌○又曰此處只說知所以處沈猶則知所以處武城矣亦勿露賓師不與臣同
曾子子思同道節　張彥陵曰父兄只當一尊字對下微字看○翼註曰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處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
王使人瞯夫子章　王觀濤曰此全是覷吾道過高非聚其真僞意○此章直解主孟子初至齊說稱吳蒙引錄註俱云若容貌則齊王已見之不是余初設收○直解曰當戰國時謀人策士皆卑瑣無奇孟子獨毅然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見其氣象岩岩遂謂其與人不同故孟子初至齊國齊王暗地使人窺看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欲以驗其爲人之實而齊人有儲子者因聞孟子說夫子享大名於當世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窺覘夫子看夫子之道德果有超然異於衆人而非人之所可及者乎孟子答說我何以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都能知我之所行人都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就是古之大聖如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嘗

有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夫堯舜且與人同况我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瞯矣○翼註曰果有以異於人乎遠上句爲齊王瞯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又曰堯舜何以與人同蓋堯舜不過盡得人道人自於人道有虧故不若堯舜堯舜實不遠人也○吳因之曰人字要重看若單[illegible]無以見轉夫過人字便不是口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此章依蒙引前輩則皆云真有此事存疑則云未必有此事存疑不足○[illegible]齋黃氏一段當以此章與前章節夫章同看○樂天齋翼註曰驕字意輕○君子觀之之字指富貴利達之人○翼註須先將此一流埋伏在前然後說到君子方順○翼註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病在一求字見其可羞趙註云侍從乞餘驕人自口則是以求與驕並言故在閫外○樂天齋敘詩曰妻妾必羞而相泣倒不消由君子觀之羞者是良心今人迷於貪得良心盡喪縱可羞泣亦不知了顧轉羨利而無得求之君子方有得羞耳○陳[illegible]曰[illegible]齊人良心亦鮮能自振拔况可當之愚婦人尚見良人所以求富貴而羞泣了便將指人而心不及人若心也意重在良人之可羞泣不重妻妾之能羞泣即由君子觀之一語可見

萬章上

舜往于田章總旨　翼註曰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首節辨其怨己而非怨親二節四節極言其怨慕末節斷其爲大孝也

舜往于田節　張彥陵曰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欲慕者是慨然如有所求非一往包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己故萬章從爲悲說○翼註曰說者多云慕而不得則怨今只當看求不得要[illegible]則怨不得而求得則慕故先言怨[illegible]有求慕而不得則怨怨而不得則仍慕二意本當兼用觀蒙引存疑俱云二字相因可見

父母愛之節　四書脉曰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句○翼註曰長息則吾不知也亦是疑其怨說○吳因之曰是其爾所知必重聖心深遠人莫能測識不重長息非知聖人意○翼註曰孝子實指舜說○我竭力耕田一句言子職無虧竭力耕田共其[illegible]端但可塞責未是盡心須說得淺方見孝子之心○翼註曰我竭力耕田不過供爲子職之一節[illegible]外[illegible]多父母之不我愛必有罪在我之但不誠我其何哉○按依此說則當在若是恝我有罪見斜皆非與蒙引不同淺說因之云不從蒙引

帝使其子九男節　說來曰一節便其子節是敘事是舜之遠人下之[illegible]悅之節是議論是原舜之心與百里奚處人[illegible]節[illegible]略同○張彥陵曰此節說者皆以爲

承上文言舜怨慕之意，此章下文只就往田說，此又說
到九男二女，亦處見得舜之怨慕，在號泣于往田之
時哉　○此還是推舜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而亦未
嘗不怨慕也。○劉[illegible]曰：[illegible]號泣之中，只在於歷山
耕田之時也。舜自微時已有，後[illegible]自以[illegible]來故，人如舜
發於號泣之中，此意○又曰：[illegible]天下是從之爲[illegible]道之
是又從之爲君，[illegible]於父母[illegible]，[illegible]於道，[illegible]不順
於父母，只是其怨慕處，則亦有心[illegible]矣，乃人全[illegible]謂
其以事迹言之，下文又推其所以怨慕之心，則此又
爲事迹矣，[illegible]迹不[illegible]，[illegible]曰如窮人無所
歸六字[illegible]，[illegible]之中四字亦不
[illegible]，[illegible]見得人情所易動處○陳
[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之[illegible]
舜之心不[illegible]，[illegible]有一分之未格，使不可以爲
人不可以爲子，後有如窮人無所歸○蒙引因而言舜
恐父之[illegible]舜未必有如窮人無所歸之[illegible]觀此因
[illegible]一條，[illegible]無疑矣，[illegible]亦如此說○若不告而娶
及焚廩[illegible]，[illegible]可疑也，爲舜又[illegible]本[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父母[illegible]不[illegible]有如亂舜[illegible]矣○大全[illegible]
張氏曰[illegible]，[illegible]窮人無歸，何[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下[illegible]人[illegible]女[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九男二
[illegible]，又曰[illegible]亦猶答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心[illegible]其[illegible]事而力

爲之也
天下之士悅之節　王[illegible]州曰：說怨慕有怨親可疑，憂明
[illegible]，故[illegible]以替怨字○[illegible]曰：人悅之好色富
[illegible]是以解憂者，已見得終身慕父母了，未節不過因
此甚其爲大孝耳
人少則慕父母節　[illegible]曰：人少則慕父母，此是良心，五
十而慕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仕則慕
君，此不爲功名富貴之心，若私者爲忠，又當辨論○伐
[illegible]曰：慕君之[illegible]富貴[illegible]功名者，[illegible]是奉
[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也○
人到老久的人，亦[illegible]，便是熱中，所以大孝最
[illegible]中有[illegible]，[illegible]不見得大孝難處矣○
四書[illegible]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何其言之易，指[illegible]○[illegible]
之曰：未節[illegible]其[illegible]於衆人如此，而其始之非怨慕[illegible]明
矣，要之孟子[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怨慕[illegible]之意○
又曰：草芥天下[illegible]及此怨慕，[illegible]是發出大[illegible]心事，要
有[illegible]
娶妻如之何[illegible]　[illegible]曰：娶妻[illegible]人倫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以父母爲[illegible]，[illegible]以儆衆
[illegible]而不得[illegible]也，而處之以權，後而謀殺兄者
[illegible]也，而處之[illegible]，[illegible]所以爲聖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不告而娶，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得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已於[illegible]而[illegible]父母之不
[illegible]父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使[illegible]不[illegible]此

舜之用心也聖人不以名以形人見吾親乎○黄葵峰曰告則不得娶非怕阻而止之也聖賢爲見親無形聽無聲瞽瞍即不敢違堯命或心中歉有不悅則舜定不得娶矣既不得娶而徒取得一番怨懟故不如不告之愈也○說得太深若充此說則不告而娶是心中猶視乎舜何不視無形聽無聲也蓋此是聖人用權處同如此論不得○附或曰如父母不容我娶我使不娶父母不欲我有後我使無後此是過處○按此與東陽許氏之說合與蒙引存疑見說之說不同姑俟再定

舜之不告而娶節　張彥陵曰瞍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忍瞍之意也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及是兩全的道理委曲以爲舜地

古聖人成人之美有如此○程竹山曰瞽瞍之命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妻舜不在瞽瞍也○翼註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蓋瞽瞍雖不敢抗堯而能禁之於舜舜既爲瞽瞍所禁則亦罪難者堯矣○吳因之曰帝亦知告焉句又著在帝堯身上去以深明瞽瞍之不可告總見明舜之所以不告而娶意○翼註曰舜不告是一毫不告是實勿平說○程子既以官治之則即告而使瞽瞍知之亦不懼其不聽矣何弗告也曰不告而只是以官治之告而强使之亦是以官治之但不告則無形迹而相安於無言告則多一番形迹且其事有不得行者矣故不告耳[illegible]說得[illegible]不如告與不告皆爲以官

治之也但有有形迹無形迹之分耳

父母使舜完廩節　今人由此完廩已下而瞍焚之浚井已出而瞍揜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翼註曰舜在牀琴乃象見舜尚生是乎治只是照管這完廩了○張彥陵曰按鬱陶謨思之是而氣不伸抑鬱之極氣結而不散○四書脉曰鬱陶思君是陰謀狡出愛兄之言以掩入宮之實而色自忸怩蓋不容僞也○徐湘浦曰舜愛象於心而不可解觀象仍若親疑益不當真以知識○象不修舊惡變亦憂之何不但見愛弟之情亦見聖人化境全不若意譬如手足痛楚心使不以手足康樂心便自得舜亦不自知其何爲而然也○翼註曰象憂亦憂一句實說定就

乎日休戚相關忘言勿以喜爲喜憂爲憂講完二何事[illegible]今[illegible]之○是象之喜舜而民庶之治正言之意象[illegible]歸中[illegible]與下文偽喜相應○坡南軒以[illegible]蓋[illegible]陶[illegible]亦只[illegible]本文所指舜[illegible]亦[illegible]況以[illegible]原不相[illegible]入[illegible]象憂[illegible]見其[illegible]其[illegible]象[illegible]而舜[illegible]自[illegible]其不[illegible]象之[illegible]二何即是[illegible]中不藏怒不宿怨及喜憂不念其惡[illegible]不遷怒[illegible]則是[illegible]之於[illegible]而不[illegible]通○[illegible]有象憂亦安[illegible]舜[illegible]耳

然[illegible]陳[illegible]門[illegible]而[illegible]魚水相忘

乃急遽糾紛之狀惟恐後失所也若求其[illegible]何不
[illegible]而速[illegible]之[illegible]何[illegible]以其方
[illegible]何[illegible]是[illegible]常[illegible]象[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而
[illegible]在[illegible]之理彼以[illegible]見之道來是以[illegible]來乃以
[illegible]天[illegible]與人[illegible]有道理此要[illegible]人一
[illegible]感而應之妙[illegible]非[illegible]象[illegible]信道
耳○象[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的事[illegible]是有心[illegible]喜
的[illegible]心[illegible]是無心應出的有心無心皆是天理非聖
人不能。

象曰以殺舜為事章總旨　此章只照吳註為是但欲常
常一段又是說在庭兩忽錯綜說。

象曰以殺舜為事兩節　蒙引以[illegible]七旬有苗格來證舜

未嘗殺[illegible]苗此不足據也有苗格在禹徂征之後殺之
[illegible]前在攝位之時事不相蒙也余[illegible]切謂[illegible]收○[illegible]
不[illegible]必要見除[illegible]與有庳之民[illegible]相對○
吳註曰仁人固如是[illegible]一[illegible]在流方
有庳[illegible]都是說不公○四書[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弟也
人何[illegible]以下[illegible]明[illegible]之[illegible]
難友[illegible]怨[illegible]不宿
耳○按[illegible]有疑後[illegible]不
同[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如此

故[illegible]　徐若泉[illegible]象最[illegible]一切改
[illegible]使不[illegible]亦見保全他[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常來朝欲其時常來[illegible]亦有意在不但
是欲與[illegible]之[illegible]朝廷[illegible]法所在忠[illegible]敬俱見於
此[illegible]不忍[illegible]不是[illegible]之地欲[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有庳
○[illegible]有象[illegible]其中[illegible]也[illegible]之
[illegible]如[illegible]令[illegible]者[illegible]各世[illegible]弟
必不忍[illegible]與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最
令[illegible]達
命[illegible]有十之君[illegible]亦
[illegible]以弟[illegible]代有
國無主[illegible]必已失之不然則所謂發於[illegible]之中者難
說矣。

盛德之士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首節下[illegible]臣
君之理重[illegible]一句下二節[illegible]父之理[illegible]天下
[illegible]是[illegible]其[illegible]是[illegible]曰
[illegible]為天子舜只[illegible]君[illegible]
之[illegible]之分[illegible]得謂之[illegible]父

盛德之士節　四書[illegible]盛德之士[illegible]是
[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又引[illegible]若
[illegible]人
[illegible]斗
○[illegible]
[illegible]大凡[illegible]其為人

臣也則其君化　其稱人子也則其父化之正所謂
貳先舜親親聽　亦充若之意也。野人好爲奇論，謂聖人
先將古語揣爲之說，因謂舜臣君父之事，以其意以成
之。當戰國時，此說流行，人皆以爲古語如此。咸丘蒙述
而問，臣聞之古語云，盛德之士，德雖過於君也，聽亦
當尊其君，不得以其君而爲臣；德雖過於父也，聽亦當
尊其父，不得以其父而爲子也。奈何舜南面而立云云。
○又附蒙引曰：爲此語者，亦都是說舜不是但實無此
事也，一說德盛矣難容也，不得而臣之，雖父也不得而
子之，此言深也。下文其容有蹙，及天下殆哉岌岌乎，
但與不容，一說係上之說，則天下殆哉等語亦非識
舜之詞，蓋言非聖人不能處此危事也，如此說則亦貫

得去○張彦陵曰：堯老何已斷盡非臣其君了。○堯與
以下只是證此句。○蒙註曰：堯老舜攝，如代之主祭代
之主事之類。○看來堯典之言，本不足爲堯老舜攝之
一證，使舜既爲天子，堯死而天下爲之服三年喪，亦不
只有是一大于孟子，蓋只是以理斷之，而借古書以爲
證耳。○若只以堯典之言爲不臣堯之證，則最確。○
錢大全辨曰：有若從者說若其錄有姓者
皆有爵土者也，附陳天下言者，所天下服堯之
喪，則堯在一日，未嘗一日而離君位，孔子所言民無二
王之義，則舜既率天下服堯之喪，即未嘗一日而不爲
臣。堯在未嘗一日而離君位，舜於堯之在未嘗一日而不
爲臣。舜何緣南面而立，堯何由北面而朝乎。○按此以

堯典及孔子之言，對蒙與說說不同，始依所定
舜之不臣堯節　蒙引曰：北山之詩刺大夫役使不均
今言本欲養者。○又曰：此莫非王事，不過言居王土而爲
王臣者，當均任之，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方與咸
丘蒙所引相應，賢字帶著說重。○看來賢字只就不
知推還上說，不是以其有才德而任以事也。○張彦陵
曰：最有不可害志上。○徐□用曰：意非意想之意，逆非
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意思去迎取他是也。
或置身於異代，以前與其人之爲緩急於今日而想像
其情狀，或發於言之中，深求其所以然之意於言之外，推廣
其所未盡者是也。陵發補一說相迎處。○大全鄭氏山
氏曰：以意逆志，意字不是意見之意，其要先在窮理。

蘇子瞻云，所謂以意逆志者，盡物之變而盡其自然之理而斷
之於中，其所不盡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
取。陸象山曰：讀書須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
須看所以成敗，所以是非處，優游涵泳，自然有得。愚謂知
此則知以意逆志之法。○按蘇陸之說，格物窮理，以解
得意字，若逆字則必如朱子說，是不以先入之說爲主之
謂。或令○是時之□□是詩亦非說天下上說
孝子之至節　亦就爲人子何說，然亦舜不臣瞽瞍者實
處全在孝子字。
孝子之至節　蒙引曰：孝子之至節有五，若云孝子以舜爲天
子而臣其父，舍以舜爲天子，其所爲尊養其父耳。○張
彦陵曰：孝子之至　句提起，有是通節之綱，尊養二字

是日○吳因之曰後面孝思何正與前何相應○魏語
日孝子之至四句語意爲天子父四句說得極說。○陳
伯玉曰引下武以明舜有父耳不必贅求。言語頭不
必贅著武王。○又曰孝子[illegible]何況一段精誠故曰孝思。○
四書脉曰自古王應之孝[illegible]爲天子父以天下養耶。
弟人子愛親其已之心必[illegible]四其心始極而無可加
耳○又曰要看孝思[illegible]之思而尚之以尊養方
爲全若無[illegible]一段孝思[illegible]得爲孝○按此
是實意○老[illegible]曰舜孝之可爲天下則者以其盡道
底豫而天下化定也[illegible]在[illegible]何[illegible]可見[illegible]
父之理○此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下武之詩[illegible]爲天子以成其
尊養之孝之詞也皆有瞽父之理哉大抵中庸論舜之

孝而推至於爲天子孟子論舜爲天子而歸之於孝見
南面之尊不過品得。稱孝思則瞽父之[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而
明矣[illegible]

以載見瞽瞍節 是爲父不得而子。乃借古語而破之須
[illegible]作如此[illegible]父之化于其常而今反見化於子。
[illegible]之父[illegible]舜之道變[illegible]有[illegible]此[illegible]有
[illegible]
[illegible]以常時[illegible]見瞽瞍[illegible]
以見[illegible]

堯以天下與舜[illegible] 此只天與之是。題中關以天
受民[illegible]天與之意後面又以擴夜之久與朝覲訟
獄[illegible]明人與之意皆見以天人兩意對說[illegible]末節

引大雅作結則見其所重在人心矣末節要總頂首節
安之及朝覲訟獄之歸方是○張彥陵曰章內言天者
二通是一樣有云天不言之天乃若作十字之天相[illegible]
二十八箇人也之天乃氣數之天故曰天也之天乃民
心之天不知氣數乃天定之勝民心乃人格之神。不必。
分析○此章天字朱氏公遷謂以主宰言最得蔚屺瞻
謂以上帝言即朱說中其曰百神享之者非以鬼神爲
天也謂即鬼神可以見天也其曰舜相堯云云者亦非
以氣數爲天也謂即氣數可以見天也其曰民心言者
亦然蒙引謂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
其餘天字以理言似不是

堯以天下與舜節 謝選陽小心齋劄記曰堯以天下與

舜有諸此問大奇二與二讀亦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
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晚世之徒寓
言以求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挾環之
說出自戰國之徒借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明萬章
為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
箇道理流出非故爲矯[illegible]其子而授其他人博箇名
以此[illegible]乃有[illegible]
可笑見以爲可得[illegible]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
得而取則亦將[illegible]而取[illegible]也。
爲而與[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名文奪之
實以欺人下天下且受[illegible]而不察者如[illegible]亂臣賊子
且援[illegible]而起矣尤爲可鄙以啟[illegible]將來做箇

疑當就中一段意思說爲了合得[illegible]又天命從
將息窮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爲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偸打著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一字委曲詰難
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比一字反復分剖
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萬古不易的道
理闢出古今來未聞人道的一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眞
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私[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以
天下爲輕藐而歸之即[illegible]何得謂禪繼有殊之
迹乎持論甚嚴然後知天下公器[illegible]著明有自
射管若非聖天子以與賢人而不[illegible]欲與人而不能
一切議論亦可[illegible]有功於世教大矣。
然則舜有天下也五節 [illegible]天論[illegible]門天非諄諄之命。

困勉錄卷之九 [illegible]上

章遂不知此乃究天[illegible]何[illegible]據也○張彥陵曰以諸侯
大夫爲人得以[illegible]指出天子只則不能與即天也天
受之天以受亦是人○又曰此一段是章內最緊要處
薦之主祭主事正齊行事所在而以時[illegible]之安者[illegible]
人亦不與之之實也○四[illegible]下而[illegible]
[illegible]故後究其實人皆有[illegible]而使之[illegible]祭[illegible]
事辭然謂其可爲明人宦[illegible]向[illegible]於天[illegible]於民[illegible]。
是爲[illegible]使之[illegible]民
安[illegible]也
[illegible]先[illegible]因之[illegible]天子不[illegible]以天下與
人[illegible]以天[illegible]
知又有[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於天當其爲相時想亦鄭重民祗其竟不有天下精繇
爲相不久又所少者朝覲訟獄之歸皆指薦降其盛豈
不益見爲天與乎故又合始末而備論之以申明人與
之一句之意○朝覲訟獄之歸本於[illegible]十八載之久其
理固然然此節却分爲[illegible]二十八載之久是就
氣數上[illegible]之[illegible]心上[illegible]不必合爲一
說者[illegible]則就其心[illegible]數[illegible]又稍不同○蓋此
章是說民心[illegible]天命[illegible]天命[illegible]民心歸
不[illegible]節[illegible]天[illegible]人[illegible]假[illegible]而難
[illegible]故[illegible]其[illegible]爲人[illegible]乃察
察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實[illegible]之民則確有
可據此正[illegible]人心中光明正大處。

困勉錄卷之九 [illegible]上

人有[illegible]至於[illegible]而德[illegible]總旨 [illegible]曰此章以禹益爲
[illegible]而究竟[illegible]與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者也天與賢
四句乃一章之大指[illegible]之子也只敘事而未
[illegible]月來之不肖[illegible]其爲天意[illegible]
[illegible]而下四[illegible]有[illegible]而不有天下伊周[illegible]有德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有天下[illegible]不節總
[illegible]人有[illegible]
於[illegible]天字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能爲也天也[illegible]天字
外[illegible]今是
天[illegible]人字[illegible]者
[illegible]心[illegible]此其[illegible]處也。

蒙引謂上節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一天字外皆歸
天視自我民視之意以此爲二章之別則非矣蓋如此
則所謂有命字之是天受之者將作何者落矣○徐自
溟曰唐虞三代雖有何賢傳子之異要之皆是傳賢也
蓋傳子亦視其子之賢耳舜能承堯之道禹能繼舜之
道賢之者也如啓能繼禹之道子之賢也故子有賢者
啓是也[illegible]是也子有賢不肖者朱均是也子有不賢
而賢者[illegible]甲是也子有不肖而其不肖者朱均是也太
甲緒有[illegible]已[illegible]桀紂之餘烈而繼又則亦殷承之啓
此不賢[illegible]賢也朱均能是還不與舜禹事而卜成文之
錄卜成[illegible]之賢則將不肖文之[illegible]聖而非桀紂等也此
不肖而非不肖也

四書困勉錄卷之九 [illegible]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節　湖南講曰這人言亦是有道
之言○翼註曰不言無是事不然則謂此言非也○四
書脉曰天與賢四句重與子一邊○翼註曰則與賢則
與子二句平要人本天說然亦不著力說下文序之
[illegible]乃在禹既崩之後可見○說叢禹中云[illegible]堯舜傳
賢非視天下重於己子之說天下與子原不相[illegible]家以子
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
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
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
爲天下非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爲天下也○舜禹之
避堯子與其未嘗有取天下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我釋
此私心[illegible]然亦緣當日天下既治朱均在此亦必稍

受其害者非必不可以承天下者見有[illegible]者皆如丹陶
稷契之徒皆有君天下之德故舜禹欲避之耳假使天
下尚如洪水之時而朱均有桀紂之惡在廷諸臣又無
可君天下者舜禹一去則天下必亂彼舜禹即不爲一
身利害計獨不爲天下利害計乎凡此又難以夷齊之
逃國爲律也夷齊當日實有不可立者故雖社稷有所
不顧舜禹則有不可立者在耶其心不以一避釀天下
之亂矣[illegible]爲之避[illegible]朱均之避耳此
固由於小人見[illegible]又[illegible]舜之避存是爲始滿邪[illegible]如太
甲[illegible]而[illegible]分賢而共和去耳
[illegible]蒙引謂舜禹之避只聽人命之所屬耳
亦是[illegible]人有意於天下了○朱子以爲求仁而得

四書困勉錄卷之九 [illegible]

仁餘同舜禹皆未[illegible]而不得仁者乎[illegible]舜禹之避也固
以避爲仁及迫於天命民心之不得已則又以不避爲
仁矣亦同歸於得仁也○[illegible]由[illegible]舜之[illegible]受堯舜
之[illegible]其子也[illegible]後
[illegible]宗之天下從[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
天下人[illegible]攻[illegible]文之[illegible]○[illegible]
曰吾君之子[illegible]克肖[illegible]○四書脈曰前節只言民之
歸啓[illegible]大字○[illegible]爲於人[illegible]下節
益[illegible]於民未久[illegible]不[illegible]大字[illegible]最好○蒙引後
[illegible]四[illegible]天[illegible]下是
[illegible]之不肖節　四書脈曰丹朱[illegible]未久此兩段只重在
民心[illegible]　何[illegible]括[illegible]作過文[illegible]天字

○樂天齊觀訂曰兩不肖只不如堯舜便是多太說壞
啓賢少斷能敬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王相傳心法
只是箇敬○按此說最是存疑謂啓賢能敬敬字只在
賢字內承繼禹之道作一句讀不是○張彥陵曰通節
又當以子之賢不肖撥作主為相久近只帶說○吾日
十章又微不同上章是論向賢故多說賢此說此章是
論以子故重在子邊○蒙註曰莫之為二句又推開之
說為是作為致是招致○為猶有心致則無心○蒙註
曰上致字是招忌下字字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木嘗作
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日有意而有以致
致于不肖益豈以薄德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
匹夫而有天下者兩節　與因之曰昔者舜薦禹於天兩

節是言禹傳子不傳賢出於天匹夫四節即言自古
皆有不傳賢者非獨一禹以推明之○蒙曰推明只是旁
證其中各簡單明出有首二節匹夫節略輕只引起下
節意必若桀紂何要得不輕廢○看他語意何等鄭重
說曰叙只是說自古不有天下者不得一益○外正見
皆有古賢子者不獨一禹○禹斷引商周相繼上以推明之
益見禹德之卓異也只子賢為相不久上文未道只是
兩件合說然兩事特在經用一句若總用一賢則為相
者不論久近次何君天下之事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
說此由以賓上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為相云○陳伯
言曰此大不分有何無何○是禹益相時亦此大也
皆人了○張彥陵曰一條須連著說下文匹人

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昔有
德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有天德而
有天者何以不有天下乎益以遇禹之子賢而仲尼
伊尹周公皆以為益之例但不重○又曰大欲說一匹
夫必應一體世然繼世亦只是繼天始廢之事在於能嗣
業而不能繼致因先世有功德於民故保之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節　張侗初曰相湯以王於天下
說尹有翊禹之德也外丙二句有一太甲在內因
太丁在而太甲尚幼所以有此變起下文自說太甲須
顛覆典刑而率能悔過易是一意若太甲一字非獨至下
文始有也○四書脈曰典刑即仁義○蒙註曰自怨是
追咎已往自艾是修治方來○四書脈曰下三年連下

句讀
周公之不有天下節　唐士雅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
其意此處賓相生法曰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附益
之於夏又借主形客可見文之變幻處
唐虞禪節　徐儆弦曰人無心也唯與賢其可以安天下者
升聖人亦無心也唯求人以治其內以安天下者其堯
舜禹總是一般心只以天下與賢與子純是一般事故
孔子以一節義字斷之○張彥陵曰義者宜也暮合於
禪可見繼之心不殊於禪之心也禹非德衰明矣○四
書脈曰禪繼之下陽明曰唐虞之世風氣渾朴人情
無欲亦不思爭自夏以降則世道人心澆一變故官天
下者即聖賢家天下者即中才可託傳賢之變為

傅子非聖人意也爲世變計也聖人非從爲一家起念也從天下起念也謂繼世爲德衰則不可謂繼世非世衰亦不可○大全饒氏山張氏曰通章以有天下歸之於天然天亦不可知如三代以後德不必舜禹而亦有天下繼世不必如桀紂而亦廢之惡得有言天有以理爲主而不必盡較定如舜禹雖不有天下不失爲聖者則雖有天下亦名爲亂賊能不爲桀紂雖不幸而滅亡不損其賢否則雖世守亦如不得爲仁者讀孟子此章求其可以爲萬世法者不可不知此意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總旨　此章樂堯舜之道闗是頭腦自辭受取與直到致君澤民皆是樂道作用處總不可以首節樂堯舜之道一句包下數節蓋首節與就湯養處說其樂堯舜之道自湯使人至況辱己以正天下乎是就遠處說其樂堯舜之道○張彥陵曰聖人之行以下乃是餘波而末節復引伊訓爲證見得伐夏救民事在所必有則割烹事在所必無○吳因之曰孟子辨割烹全把堯舜二字壓倒好事之口故篇中屢言堯舜字面極重須要看蓋道莫大於堯舜而尹樂之正見其抱負之大道莫大於堯舜而尹行之正見其事業之偉○援行處亦即是樂處然不點樂字尤高○附吳因之曰耕莘以下五節皆孟子自叙原不必有節次意只是敍尹有堯舜之道而致湯之聘尹應湯之聘而以救民之功自衛也伊訓始終此道以告太甲二節總之言如此則天下豈割烹所能爲如此以道得君者必要以

割烹人言之誣不待辨而自明○伊尹耕莘節言其抱負之大正以見成湯往聘之由須重發尹有以致湯之求意乃是

伊尹以割烹要湯兩節　張彥陵曰緣不是空空想着道德沉酣爛熳意思不肯一息放手若非道樂便有厭苦之意豈肯以此上致君下澤民徹始徹終都是這箇物事○高中玄曰畎畝之中是一樣人也其就湯之天下者而非視其就與之千駟者而非視又就與之交際者而不以取不以予乎蓋孟子節其爲人之素原始要終而推其所以自處之意有如此者以著其行誼之峻潔非必有其事也○依雙峰說則天下固有合道而不合義者合義而不合道者然此亦分言之耳其實言之則合義即合道矣

湯使人以幣聘之節　觀湯誠否正所以重始進也○觀湯誠否原不在但云此言則便不是

湯三使往聘之節　四書脉曰轉念亦不是感湯聘之殷而度所以處之必可得堯舜而上之道必可行於湯也○牛介守以幣聘不出不是堅執前守幡然後改亦不是遂變初心而爲吾人設施既遂致有自是不苟出賢出處道理自合如此人謂伊尹前後似兩截人不知總是一箇樂堯舜之道終其身而已

天之生此民也　蔡虛齋曰天之生此民節與上節俱是一時之言○張彥陵曰後斯道即堯舜之道也上以君民分言此單言覺民者蓋爲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爲堯

舜之民處而使君爲堯舜之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吳因之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余不敢負上天付託之意一節俱重天意發揮乃是本旨○埘予樂道之時即懷覺民之志與大一大不被之恥非自湯招而始有也然此處須切湯聘講方見與耕莘樂道之時不同○湛甘泉曰伊尹天民之先覺覺了使自覺我所覺之道便是堯舜之道非取諸人也若以爲於我非我固有之也但係於覺不覺耳○大全胡氏曰予樂堯舜亦後知後覺如何自開先覺覺之道全是向聘尹處此款中發已得其致君澤民之道則以堯舜爲後觀成湯則先進商從大有識自尹攻牧宮始其爲先覺何如

思天下之民節　張彥陵曰思天下之民五句只上言

而推其心故就湯一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細　下文先覺之以匹夫匹婦一句張本○又曰就天下中衆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矜憐直是萬物一體之心眞切篤急如此○四書脉曰被堯舜之澤指人人覺悟說○吳因之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言其身任世道眞切如此不是言其所任之大○又曰夏桀無道民不被堯舜之澤者多矣故説湯伐夏以救之此只說字義徐自淑曰伯夷處得寬以來未有放伐之事放伐自湯始孟子亦說湯而說之又伊訓云朕載自亳則知湯之伐夏尹所之也何尹之不爲今是爲救民耶欲不放伐不可得也與是兩處以來莫肯任其咎者是於民爲任德於是乃任罪於堯舜爲任道○王龍溪曰小才之處世所

重全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草野耕夫便以天下爲己任蓋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己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箇內的阿衡只須而得遇亦只是箇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只成自了漢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節　沈無回曰孟子以世之有大抱負者必不肯爲辱人賤行而遂進不以正者未有能建奇績於天下者也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只維持人心世道處學者不可不察其微旨所在○張彥陵曰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獨於尹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上○梁礎子曰聖句一作不苟之操方能建萬世不遺之業○此又是餘意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節　耕莘樂道所以致湯之聘此意在首二節內已有然首一節各自開說至吾聞節方發揮此意出來玩後見自見因之講首二節即連絡說者非也○劉上山曰此章明說無割烹要湯處只在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一句亦不是否無割烹要湯意上文已明吾聞節只是發明其所以致湯之聘之由耳○此節林註謂猶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意此只解得要字朱子謂猶兩事父不得而子意此是解通節意自不同也不可以此節語氣與夫子之求之也二句作一例看玩後說自見

大旨謂道以自牧然　南獄氏曰放伐之事湯猶自知有慚德而尹直任之曰放敉自亳曉極大力御難人彩見

得極判故致如此。若作形迹上說。因便見見道未透處。
一張彥陵曰。按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之東而
略偏在安邑之西。陑又在其西南河曲之內。湯伐桀當
從東徑攻安邑。乃從下反上。升陑而反下。遊鳴條。蓋不
掩襲以出桀之不意。所謂仁人之師也。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節總旨　進以禮退以義。原是通章之
骨。然不可以本文進以禮二句包下二節也。本文只是
承彌子串說。此與上章樂堯舜之道句一例。○張彥陵
曰。孔子主癰疽寺人。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又曰。癰
疽之得君未必如彌子瑕之專。即主癰疽寺人未必有
如衛卿之可得。而於衛於齊之日。又未必有桓魋要殺
之危。乃其拒彌子者如此。主貞子者如彼。其不苟主自

可想見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節一　張彥陵曰。孔子主癰疽侍人。
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
於衛主顏讎由節　徐儆弦曰。子路述言彼以孔子之依媚
臣哉。或者有感於南子之可見而亦然也。　翼註曰。子
路以告者。子路亦非欲附勢。只因孔子志在行道。或亦
從權如往公山之類耳。蓋子路不知聖人有從權處。
又自有守經處。○按子路以告。有說是子路告而
告者。或謂子路怒而告者。論其言則無不可。無所不可。
然此處不必為子路回護。子路之於彌子猶衛君。說孔
悝也。孔悝可仕。彌子小則觀此是皆衛之處似
從前說為長。○翼註曰。前有命專指衛卿之一得言。後有

命是指爵祿之得不得言。○徐自溟曰。使夫子得行道
於衛。不去彌子乎。然以彌子而卿也。則又安能去之也。
得卿而不去彌子。道何之乎。不行也。聖人指出一命字。
消了小人許多攀附之心。消了俗人許多勞攘之心。○
徐儆弦曰。進問以禮。究何退必以義。重在退。○愚按不
必分輕重。蓋未有能退與不得主此。然此處只須平
說也。○張彥陵曰。進以禮。句輕。二句重。下不是補
原到有命上去。○按蒙引存疑作雅原說似與此不同。
然其理亦同歸於一也。○蒙引存疑以得不得分貞禮
義。新安則總頂似皆有理。且從蒙引。○沈無回曰。聖人
禮義之本。盡必不先以安命。○按此是餘意。○是無義
無命也。新安陳氏謂義可以該禮。是將禮義合說。是深

一層。蒙引謂此處只兩一句義見將禮義分說。是淺一
層。蒙引是正意。
孔子不悅於魯衛節　翼註曰。不悅於魯衛。指女樂餽乘
二事。○張彥陵曰。微服正是聖人達權處。亦正聖人安
命處。蓋行怪自是便非順受。○又曰。孔子當阨句最重。
○又曰。提出臣字。便見非癰疽侍人之倫。○臣也但曰
彌子瑕之誘孔子也以利。桓司馬之劫孔子也以威。君
子之自處只是以禮以義。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節　翼註曰。所為主即遠臣所
主。即近臣也。○陸實甫曰。此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
決擇之關係。為侍人必不能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
決擇之關係。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

百里奚兩節　此是戰國時人之言爲此說者亦附會孟子之事賢者不妨爲之乃是欲借奚以自附會其爲奚借也○張彥陵曰飯牛是百里奚實事〔伊尹之割烹亦就如此〕好事者之污衊病只在一要字然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可據故但敍其去虞入秦之由以爲下文論斷地反覆辨駁俱在不諫上生出○又曰宮之奇諫句亦是爲百里奚出脫有宮之奇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後列假道一段總見虞人貪貨愎諫以見奚之不諫爲智不然只有不諫二字此行個他一生也不得下節賢智

知虞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節　張彥陵曰前四段以首段爲主下三段反覆以明其意相參一段以下段爲主上一段帶起以有其家〔遂〕口知虞公之不可諫此一

知字且不重只是言當其去虞入秦之時年已七十使猶不知干主之污則非可以少年不經事爲解矣曷乎是不智了須如此一氣看下下知轉云然而奚則非不智人也○知默知機知與三段平看○四節脈[illegible]一道智君一被開翻拜國[illegible]十分地[illegible]是悖者皆遊霸先世之處是僻穢之野[illegible]是來用於始進之初成是成就於任用之後○說智處則先以百里奚處人也一條[illegible]則[illegible]文不先[illegible]此又是文章之變化處[illegible]大抵百里奚亦只是春秋之智士其所謂賢亦猶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耳所謂姑取一節者原不限[illegible]之是非也○按此說不是孟子頭說其不可諫而不[illegible]大不備張氏說得好又如後面丁忠輔說亦不妨○丁忠輔[illegible]使管仲無伍[illegible]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召忽使百里奚[illegible]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宮之奇

困勉錄卷九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十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以前十節上前際後學聖而斷其要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智字上

伯夷目不視惡色節　張彥陵曰此段段散散說去不必如上面一段深一段當看　何處小上文○思與鄉人處一節蒙引曰居當是當有別○彥陵又曰風者食味無覺以知其德者受際不徹以字言

何事非君節　要則之曰何事非君猶云那處君不可事見得一事是君即使之為充對之君意也何使非民亦即是使民為堯舜之民意總是見他自任

柳下惠不羞汙君節　張彥陵曰此由立朝說到居鄉上總之見不分爾我不懼世說之意此正惠之寬處敦處○蒙引曰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見處衆之和鄙寬以量言敦薄以情言鄙夫他處只調隨以情寬言技調狹隨是不能容人之意

孔子之去齊節　袁了凡曰敘述三聖而無低昂至論孔子處未獨以孔子也　序敘之使合三聖不可而亂意○劉上玉亦有此說○蒙引章什止久速處引有孔皆以其氣出處分路此當有疑所解又似不同竊當從此章解○徐自溟曰上孟用四則字文法此處用四可字文法則字內有決斷意可字內有圓活意徐若泉曰久速處仕四可以處時機四可字因時進合有方見聖心

神化莫測處外此處且未可露出字

伯夷聖之清者節　張彥陵曰上文只是敘事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然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倒轉便非○張彥陵曰須知是說聖之清不是清之聖○蒙引曰四聖字俱見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言中無所雜者四何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一句是言無所勉○樂天齋蒙註曰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程子謂伊尹終是有底意思在未了嗣終是有處多見兩意夷惠做此○上觀曰時字根聖人心裏說出心全體太極而時出不言其如德處時字只以所遇言觀上文為任和　言皆是聖人之德此可例見○徐若泉曰聖心只緣有未發之中所以有獨中節之和彥陵

氏曰時妙於如環者大概之教化時乘於各正者小德之用流○四書蒙引曰三子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處目勿用到集大成何方言兼總言○蒙引曰聖之時正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便是集大成意了并上文但言時何集大成何方言兼總言之謂字亦可見○此與四書脈原不相妨但蒙引是言其串何四書脈則合上文參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　徐玄扈則孔子集大成何切就衆上見從去直所以俱係以論而其借影也○盧未人曰孔子集大成只就時上見之言簡易運用隨時隨出則萬善兼具亦會合備其出處而無不宜謂之時自其衆之而無不備謂之集○要門之上聖能大成何待於集

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亦只大處自能包得非必
合衆小以爲大也○張彥陵曰或曰集大成時說但止
謂兼清任和而成聖非也蓋天地古今無所不通帝王
聖賢無所不備若只就三子上說使孔子生於三子之
前亦將謂何所集乎○集大成也者至終條理也俱只
就樂上說勿夾入正意○翼註曰聲宣也是死字作活
字用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吳因
之曰金無不聲玉無不振各就金玉之始終有兼總條
貫之德非必金玉兩相合而後爲兼總條貫也○玩註
說只因得大一音爲小成此當活看○湛甘泉曰書曰
合止柷敔是始終以木音其文則紀綱以鼓是革音而
此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柷敔以木者一奏始終之綱

紀鼓以革者一句始終之綱紀金石之聲之振之者八
音始終之綱紀○吳因之曰金聲也者八句先要把金
聲也者玉振也者看得重下文智之事聖之事方得方
說孟子是把金下形出孔子須得形容孔子集大成處方見
恐未通暢言金聲不是小可條理處一件不始了也不
這不可條理那一件不終說金玉[illegible]始終條理兼備
只是孔子智之事聖之事孔子智聖兼備便是此處說
不爲集大成以下[illegible]曰三子不是不於　三子亦皆八
音今只具八音之九成樂只得一成而孔子則所謂簫韶
九成者[illegible]然只得其始與終而始終之能貫乎終
要[illegible]不言又比之於射○翼註曰智字要見全體
[illegible]全體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此節

聖智不說下節方說聖由於智存疑說甚明○張彥
陵曰兩事字尤不必泥○一節而兩總見時故備意
智譬則巧也節　劉上玉曰上節智聖字說此節智譬二
句亦仍是平說引其至二句方說出由於智耳○按巧
力即在射上說不是兩層○鱗士曰云智譬二句直當
云譬則射者之巧力也又云也之乃而又說射者上文
射字未出也此自矛盾矣翦辟庚辰會文於智譬二句
下先補一段云必知之眞乃行之至必造其理斯履其
事然後接云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妙然亦本直解及
四書鏡○四書鏡曰由射何當先講聖由於智方得○
翼註曰智聖始終亦非眞有先後但就一時俱到之中
微有開端造極之別耳○按翼註說得極好大全程子

及南軒張氏俱泥始終字因謂此是言學者之事誤矣
○劉上玉曰朱子云不是無智是智處偏即大註智有
未及饒雙峯云三子安得有智耶非與朱子背也謂安
得猶有孔子之智耳○湖南講曰問三子已是聖人想
大段俱已見到只未恰好耳謂何指爲邊見答曰既說
未恰好怎麼不是邊見曰果爾則楊墨亦不過是邊見
邪道也豈得聖人曰楊墨乃釋道中之邊見當二氏未
興他特具魄力自創一種學問亦非常流但三子乃儒
宗此派視孔甘遜一籌楊墨欲與背峙立觀孔幾成
敵國孟子尊崇孔子故於此或收或攝正統一學眞之
意也○湖南講楊以任則智分四德不過一端此何以
獨重智答曰兼言四德止是一端單言智則爲覺性四

端皆得之方儀。非此則同於木石。所以陽明先生獨提
良知爲宗。○小註謂罔而不智。如水母無蝦。按郭璞江
賦云。水母目蝦。註云。水母俗名海舌。有知識。無耳目。不
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
以蝦爲目。故云目蝦。

周室班爵祿也章總旨　輔潛菴曰。班爵祿之制。此先王
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上字與天下共之。而不敢私。
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尊也。○公天下之
利。嚴天下之防。二意當並用。○錫爵謂祿皆自天子出。
天子二字固重。然亦不必專主尊天子說。當通章之意
有不盡然者也。唯前公天下。防天下二意。可以貫通章。
○焦漪園曰。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略。一位字極重。
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天子之制六節。是
班祿之大略。下有七十五十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
之制。多者不可減。少者不可增。○艾千子曰。此章論班
爵祿之制。天子[illegible]自是周之末世事。與周初定爵祿
之制意不甚相涉。以班爵祿爲主。則雖上士中士下士
庶人在官。皆當布置着。專以天子爲主。則止當於公侯
二字感慨波瀾而已。以斯知作文當平等鋪過。不必鋪
鋪費力也。○按艾說與余前說同。余初未見艾說。不意
其脗合也。○翼註曰。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
於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
制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天下。天子之卿元節。是班祿之
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一節。則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
節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特有因庶人之祿而帶言
之耳。

周室班爵祿也節　張彥陵曰。愚按當日其略一語。大有
關係。蓋諸侯之[illegible]於大制。[illegible]之皆去。此所謂挾朋黨
以行私。其意不惟[illegible]已。且欲滅其迹以杜天下之
口也。然[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是籍雖去。而有不去
者存。[illegible]制雖滅。[illegible]以窺見天子之統於不
墜矣。○四書脈曰。只說其略。[illegible]可字。

天子一位節　張彥陵曰。天子一位。君一位。俱提起。

天子之制節　張彥陵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看。居
重馭輕。強幹弱枝。亦是尊無二上之義。民功曰庸。以治
民之功附者。依以達天子。即述職意也。

天子之卿節　張彥陵曰。此節大抵是尊天子而重王畿
意。○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不有公乎。而官不必備。則疏
宜無定制。故略。自天子之卿始。○入則爲王朝之卿士。
出則爲列國之諸侯。此是就班爵中見尊王畿之意。視
[illegible]中見尊王畿之意。○附說　蒙引曰。
受地是受田。[illegible]田地也。侯田三萬二千畝。卿視之
亦三萬[illegible]畝。伯田一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
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
云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內方千里。六
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分地。[illegible]
[illegible]知此何人之[illegible]。○按先儒之說。則所謂視侯視伯者。直
與列國等。非止受田也。蓋天子之地方千里。爲方百里

者自其地自足以給之不必疑也○

大國地方百里三節　張彥陵曰小國祿殺厚而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殺薄而復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又曰耕不能自耕而耕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後可足以言常祿見先王體恤之意○又曰開先王時無游民庶人皆役以何人爲之只何祿賦之以一歲而更非若終身充之郡邑僅只其在官則祿於四郊其在事則且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來於百畝　人夫之一人居之今之爲吏者乃昔日之爲民者也○附存疑曰大國以下三條須看君十卿祿字然卿由在卑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附四書脈曰大國三節只重在臣祿上蓋君祿

已見於天子之制節故也必言君祿者以之爲章則耳按存疑與蒙引皆謬也謂君祿已見於上而不重只重臣祿然則班爵節所謂君一位者亦豈不重而只重臣祿乎以此例之可見矣○按趙註曰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於大夫祿二分之一也○蔡虛齋謂趙註是正說本文是倒裝說此又因存疑而在蔡氏之說而益謬者也然則君一位何亦嘗倒裝說乎趙註之是說大意如此亦未必以本文爲倒裝說也此謬則始於蔡氏矣○總之重在臣祿之意在大全蒙引淺說並無此論若倒裝之說則又蔡之謬者矣○蔡氏又引蔡虛齋圖不須同祿之與耕者也庶人在官者之祿使

看與下士同也此亦但倒裝之說也

耕者之所獲節　李衷一曰昔周先王之班爵祿也于侯國以內外輕重降殺卿大夫士以崇卑大小遞降矣其猶有庶人在官者何也其人進有闔閭畎畝編戶細民之微所以曲暢小善而開其入仕之途其職則極於文法吏事且煩何之細所以養鋤細流而廣其器使之路○又曰周家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四書脈曰末節發明祿足代耕之義只因上說同祿而未明說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附○按所謂同祿之中有不同者蓋庶人在官雖云與下士同祿然下士之祿無差而庶人在官之祿有差此其不同也非指九人至五人之不同也○小倍子曰古之祿地備矣之祿也輕大祿

必稱仕　物不棄則制也公養之則私利生私利生則祿有恆而公義明也人皆貪生而曾祿是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洪衷炎曰人自人祭不統則散以一人爲主則諸侯自主則亦無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君而君之則上者之權定矣

敢問友章全旨　張彥陵曰此章論交友之道只是一箇友德而不可挾本文友其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綱而末節把尊賢貴貴並言正見得尊賢之義同於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費惠晉平帝堯只以古之不挾貴者言箇尊賢的樣子不重分人之優劣○孟獻費惠晉平無優劣若堯與二人則自有優劣但只要見雖天子亦不挾耳故亦不重在優劣○翼註曰賢即德也

敢問友節　萬章一問似因孟子友諸侯而發不是泛問交友蓋疑友是敵體之事上下不得交相友有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意如此況則與孟子所答合與下文交際章亦仍一類參看三月○四書脈曰長以齒言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張彥陵曰按友德從不挾生來然世惟說不挾者方可與論友世惟能以德爲友者自不可有所挾兩意自相照應○又曰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從下賢之意便是挾○徐彥雲曰有而不居之謂謙有而自恃之謂挾無而不居曰實耳非謙也無而自大乃狂妄耳挾也蒋子曰何所恃而傲則挾者皆生於有所恃者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五節　張彥陵曰惠公不敢驕王順

長息於師友之列可見曾子思顏班處假令孟獻師之友之得無爲所謂爲侯之者乎故此何不重知要與德於旋○又曰初與孟獻子交只貴其人公矣又與晉平公皆見其能友士不挾處使其以大國而友匹夫不足以見友道之極故又把堯舜向何樣子○蔡清曰然終於此而已以士亦不甚重引乎公還是服其不挾意但微後不滿意耳

敢問交際何心也節旨　四書脈曰此章以事道一字爲主意孔孟之時仕士不得名道爲主屬天下終無可交之人古道如何行得故只此交際之心就是孔子從獵較之心無非委曲爲行道之地而交際處要時時顧爲道意思方得此論在交際上論也○此章辭受是士出處是窮不爲已甚是士事道是中之主

敢問交際何心也兩節　吳因之曰交際何心之問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難問者之辭復已各露大意卻之卻之爲不恭亦要歲欲卻而曰卻之不爲不可何只便是不恭何者賜之五何須要說何心上只見卻之所之者說念須求得不好故以爲不恭耳○張彥陵曰何說而以不恭字來章之意以爲交際既是恭爵禮亦是恭如何卻便爲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又曰交際節指諸侯說恭以致禮者言不恭以卻傷者言卻之爲不恭之說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爲不恭就所卻隱者自家見得如此○兩個不恭但俱兼人我○附引上說曰卻之卻之卻之疑也

請無以辭卻之節　張彥陵曰孟子始亦非卻正恐託之於他辭亦未免有心計其不義處而直顯欲以他辭避其心卻畢竟何須如此引孔子作證只是申明上節不須卻之意不必以不當卻不必卻分疏○四書脈曰交接照服字看不必計其之取者何如但看今之交者接者何如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節　張彥陵曰只禦以爲例只爲下文諸侯猶禦句埋脚亦可受無何是例說不是疑詞○蔡注曰行文于四字道氏說以歸字應殺字以周字應推字亦劉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章　張彥陵曰猶禦盜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是而今欲說○又曰子以爲有王者五

何不是爲諸侯分僻、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非禮得
之貨不當爲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
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義、以義而權言之、方假於辭命、
從常論之、畢竟諸侯不是命也。○說註亦如此相承說、
達說謂一段个若看假用。○此段說則又假以下段推
原上段之意、言上若所以不比而然之者何也、由義有
不可一概論者也。亦拘○張彥陵曰、按取非其有二語
舊解只作虛虛論理之、叫不着諸侯身上、不知此二語
正指定諸侯說、若曰大凡諸侯之取非其有爲盜者、乃
充不義之類而例義之至精至密處來論。○徐自溟曰、
義之爲理至密、故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不嚴、義之爲
用至活、故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寬。○四書脉曰、獵

較爲之者俗、孔子亦獵較、只是隨俗去獵較、不禁其他
諸獵較、須見是取物不以禮者、方與受賜有關、若但云
同俗覺不切。

然則孔子之仕也節　張彥陵曰、非事道與何根上文獵
較生來、且渾其說。○又曰、先簿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
曲以事道之事、爲之兆也正何只重不可行而不爲悻
悻意、不重決去意。○說註曰、下正字亦即帶簿字、言不
可另作一句言、不以四方難得之物供此簿正之所言者。
○四書脉曰、兆是以行而不行、非是不能行其兆爲兆
既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又不能大行其道、則是知而
不能行而入終不足以有爲、故不得已而去之、蓋此未
嘗終三年淹、是又因事而概其所往之國、不瞻顧也。

○說註曰、爲之兆也、不專指正祭器事、凡三月內大治
所行者皆小試行道之端、必若當時疑夫子之道當行
莫究、果世皆使可見、則雖行使孔子因獵較、事不合而
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
爲事疑果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嘗試耿敷
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徵兆、視聖如醫者初至病人之
家、病人未知信從、鍼石難施、且略施湯液治愈一二、標
病使信我、行了到病除之驗、方可施大施功、要會此意。
○史因之曰、孔子之仕也一節有二問二答、却下二問
即是首一問意、下二答即是首一答意、曰事道奚獵較、
見獵較非事道也、曰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見獵較於事道也、曰奚不去、見行道之端如此、何故

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不行
而後去、亦見其爲事道也、大抵萬章語以爲非事道、孟
子終以爲事道、此一節大旨。○又曰、孔子之仕一節總
是見爲事道、然就中細看、亦多少委曲婉轉、不爲已甚
之意。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　通章以交際爲主、上文節獵較
只明交際之不必卻、此節合孔子平生之仕以見交際
之不必卻、總言可見是非行可公養自其仕、張彥陵曰、按此
節見行可之仕不過借獵較以明交際之心、而際可公
養只是論其交際、且與交以道接以禮何分相發
明。○四書脉曰、見行可亦只是如此之事、不可說得太好。
○史因之曰、見行可者、是見其道將有可行而使止

了不必求全責備○翼註曰際可公養俱是爲一其道之行俱是爲道○按行可際可公養不可說得太好若說得太好便與下桓子靈公孝公不對鍼須說得有分寸○張彥陵曰論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若是乎委曲以行道則今諸侯猶有其禮際猶大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困卻以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季桓衞靈衞孝即今之諸侯一流也而孔子所謂見行可際可公養即在乎此然則豈爲已甚者哉此三段須得此意不是答容證據 癸亥三月 ○此節是歷舉孔子生平仕進之跡以結上文之意見行可應上仕曾際可公養應上交際

見行可是實際可公養是主三句合看又有一層委曲一層之意

仕非爲貧也章總言 張彥陵曰此因當時之仕者居尊容厚而不行其道徒藉口貧仕以自解故發此論言欲貧仕則當辭尊富矣欲居尊富則當行道矣故首曰仕非爲貧也末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二句最爲相照應此章須得此意不可徒爲貧仕致詞也○艾千子曰此章爲亂世之君子而言也度天下必不能用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爲貧而祿仕○翼註曰惟不苟祿上方見權中之正○吳因之曰道常日榮云爲貧者道既不行必辭尊富居卑貧安抱關擊柝易稱之職如孔子委吏乘田可也何也位卑則無行道之責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爲貧既不任行道必當辭其有行道之責居其無行道之責者此所以宜辭尊富而處卑貧也須得他言外意見仕既爲貧復居尊富是有行道之責而非無行道之責者比矣安得爲位稱祿也哉尹註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必欲以行道要玩

仕非爲貧也節 張彥陵曰仕非爲貧也何直重看言仕果徒爲貧乎哉非也有時乎爲貧亦其出於不得已耳則其非爲貧也可見○直解於首節即照註露行道意○翼註門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不是兩事○附劉上玉曰註仕本爲行道行道二字宜虛含以在末節故也

爲貧者節 張彥陵曰居貧二字是爲祿與爲貧之貧不同

辭尊居卑節 翼註曰惡乎宜乎何是卑貧中又要擇所宜居者此時方道與時違凡有行道之責者皆做不得恐沉於祿也惟抱關以司出入擊柝以司晨昏者但二事免當使不爲尚祿了即使朝廷昏亂生民塗炭都與我無干矣如此方處之安也亦不限定此○言只是舉例之辭○按翼註謂抱關擊柝與蒙引說了不同○蒙引曰抱關擊柝是一事關所以禦暴而守關者亦重於夜柝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說然亦不必泥只是舉此爲例見不苟祿已耳

孔子嘗爲委吏矣節 張彥陵曰兩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困書解曰會是總計言是分計○翼註曰玩而已矣二字見意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外此

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辭也新說分亦不敢職其職假
高任於而已矣字不得○按不敢職職意自在言外唯
其不敢職職所以必得易稱之爲也○吳因之曰要看
稱職與行道所以異處若職大小道在皆可以自盡道
必大行須事成康濟乃謂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
道不行○按此說得稱職與行道分明若如四書脈謂
稱職便是行道如爲委吏則會計當便是道爲乘田則
牛羊茁壯長便是道爲貧之中仍不失行道之意則合
爲一件了以此作分應則可若以此正解本文則非矣
位卑而言高節　蔣忠甫曰位卑而言高者心雖自信無
他而不能解於當越之罪以無隱愧而有明罪立本朝
而不行道者猶謂可以保位而不能逃乎余影之慚故

無人誅而有私恥○蒙引曰位卑而言高言字不但口
說便有十分意○又曰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但只泪
於勢而不得行使有尙㬥之恥○蒙引爲立乎人之本朝
而道不行恥也不當與上文作對仗看謂不當與上文
數節作對仗與若對位卑而言高罪也看則仍當作對
仗矣大全新安陳氏本一條似將末句與上數節作對
仗此蒙引之所譏也○與西山集卷十九六四事末篇
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覩如內溝恥按此
二語可爲此章末句註疏
士之不託諸侯章總旨　此章通章鄒陽未氏曰此章明
辭受之義吳因之曰士之受餽而不受賜就是受餽亦
須餽之有道乃肯受之不然將如子思麾諸大門之外

矣通章大意是如此依此二家則通說士之自待上說
矣蒙引則以前三節士之所以自待後三節君之所以
待士此本於大全新安陳氏而翼朗編說約四書脈皆
主之按二說皆未安蓋謂此章通是明辭受之義則末
一節無著落若以後三節爲言君之所以待士則子思
之事未嘗不是士之所以自待大抵此章總是言士之
所以自待與君之所以待士不必分某節爲士之自待
某節爲君之待士或就士之自待上而君之待士者在
其中矣或就君之待士上言而士之所以自待者亦在其
中矣○問末節似不見得士自待之意曰士之自待正
當以爾爲恥若區區餽廩有道則非士之所志也
士之不託諸侯二節　四書脈曰章以餽卽託故因其不

可託而疑其不可受○又曰章又以賜卽周故因周之
可受而疑其賜之可受○彥陵曰此三節重無常職
而受賜爲不恭上卽託諸侯之非禮使暗含此意在○
君之於氓也句內已有賓師之意了言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況有賓師乎明有可受之理也不必照往役義
也之例○陳大士謂有以上之賜爲常而安受之者有
以上之賜爲褻而妄受之者妙○彥陵又曰其不敢受
賜於上止是不託諸侯處若曰託則托常賜則托常使
峻作兩層矣不恭卽是禮意○蒙引曰按託餽賜肯辭
餽無常數賜有常數言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
自我而託乎彼只意係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
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麵倨亦曰不敢者以

職分言而不敢混同於有位之臣。
君餽之則受之節　劉上玉曰子思不悅自是爲使己拜受之勞然此處且合捆說去方有下節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何捷○張彥陵曰聞子思㯝使不受何以必於卒也蕉漪園曰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苟處倘有毋昇聖賢終是何等氣象○四書脈曰摽使只是不納於內非逐去之謂○陳伯玉曰悅賢不能舉故何意且虛說下二節纔說明○又不能養也內藏亟餽無餽兩意
敢問國君欲養君子節　張彥陵曰章旨不餽既不可而常餽又不可然則人君致餽於賢者必何如而後可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思二句是指當時餽之意以見所爲養賢之道
堯之於舜也節　吳因之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王公之式○蕉漪園曰養君子者須以堯爲法爲君子者亦須要識子思要義若是使賢者悅見僕僕然斟其餐餐之不堪者亦天下恥之而已矣故奈何而下士賢者則以士大夫急於利祿而上賢特此以驕天下士也若子思者其可得而驕之哉
敢問不見諸侯章總旨　此章只重士之所以自處而君之處士只帶說坑總以可見○蔡則上章疑亦當如此
敢問不見諸侯何節　四書脈曰不見諸侯樂本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劉訂曰章旨不重守分只在自重上

疑揮○如淺說則自事安分二層兩節內俱有不必以庶人不敢見於諸侯爲安分以下文爲自重作如此分別。
且君之欲見之也節　附存疑曰且君欲見之以下兩曰字皆是孟子自設問答○按淺說趙註皆以上一曰字作弟子問答說○張彥陵曰多聞與賢共在一人身上說
繆公亟見於子思節　張彥陵曰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之意重在以德上千乘以下是就上文斷之已放開一步言見可召與則是固不可召之則不往見之處勿粘子思繆公看○按德位不本子思因繆公重視位而輕視德故其意全重在德上一句是開合法
齊景公田獵節　劉注曰不虞人是旁證終對子思不過兩段引證歸重而見可召與見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予二句餘俱轉看○張彥陵曰通節以虞人爲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概用○四書脈曰須云招虞人唯以皮冠自虞人外庶人不過以旃士不過以旂唯大夫然後以旌旌豈可以招虞人宜虞人之不往也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節　註以不敢往不可往爲說此亦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不可往即不敢往觀上章及此章可見處多用不敢字可見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　張彥陵曰所謂道即禮義是也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上文唯君子三字○鄭中曰義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禮有節文如門之辭嚴端由此則何必說不專上出處然出處尤其大者

○引詩註以爲身論能由是路之意不及聘者若敬此以見彼也與畏大之咸一例四書脉講荐十州成兼禮義說與註不合

孔子君命召節　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也爲士時則以不赴召爲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爲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而相律乎

一鄉之善士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廣友善之量不徒盡應求於一世凡當中契合於千古由後節總見善無遠近古今之隔故取善亦宜知此與因之曰君子度量要高闊心胸要廣大就使由鄉國而進之友天下猶當

尚友古人豈有盡頭止是處若把天下後世不看便不得一步進一步光景使不是萬古人豪度量○此章廣友善之量一步進一步是正意進善無窮故其取善亦無窮又是其中小意思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又是其言外意須分別。

一鄉之善士節　張彥陵曰三斯字不可作當字看又不可作彼自來友我友字還是我去友彼但先能進善則氣味相投一求使合耳此是應求的道理

以友天下之善士節　徐巖山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君子直見得古今宇宙無窮的道理然則以尚論古人爲足乎須知尚論古人處溫故知新日日體研時時紬繹何時而足也了以友千古之善亦爲未足終身只

此無窮念頭○此須讀孔友天下之善士後亦不是尋常頌讀○頌讀與論世不是死活之分乃是虛實之分頌讀內已有活法在矣○張彥陵曰論世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致他於頌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離詩書又不泥詩書○附翼註曰論其世只是論其世不必添行事之迹四字蓋欲知其人宜先知其世論堯舜之世便當揖讓論湯武之世便當征誅○按此意在頌讀內亦有○李卓吾曰今世上人亦頌詩亦讀書亦曰論古人然非論古人也乃議古人說其之滅裂古人也於古人無損於已無益○須讀如今看人的文集論世如今看人的列傳但就頌讀時亦可想見其人亦是論世不必拘○翼註曰擬古者行不平視本文不知其

人可乎一句側重者行爲是○或疑尚友古人自處一鄉時便當如此非必到友天下而後友之也此疑固是然謂之尚友不是小可須心與古人爲一方可謂尚友此非一世之士所能也○張爾公諸家辨曰孔子論師不離三人孟子論友進求諸古廣狹何懸殊至此須知善取友三人中亦有古人須讀不知人我自我古人自古人於已何益○蔡引謂此章概士成德者言極是即雙峰所謂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亦無窮已也若雙峰所謂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亦無窮已乃是說言外意非以進善無窮已兩句貼上節取善無窮已兩句貼下節也

齊宣王問卿章總旨　彥陵氏曰此固是論爲卿之道然

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寒骨土之膽。蓋僨諫之例自謂
權可自恣。威可自逞。然一不聽而致使貴臣據易位之
議。忠臣萌去國之思。豈人主之利哉。然則人臣進諫之
道若何。曰、積誠以感動。盡力以匡扶。然則人君聽言之
道又若何。曰轉圜以招善。虛己以受善。

齊宣王問卿章　翼註曰、問卿還是問爲卿之道。○樂天
齋質疑曰、同姓之卿。其權重。其情親。原有宗社之責者。
故大過則諫。不聽則易位。蓋以宗社爲重。君爲輕。故行
權。異姓之卿。其位尊。其情疏。原是以義合者。故有過便
諫。不聽便去。蓋以道爲重。位爲輕。故守經。○四書脉曰、
既謂之卿。須有格心工夫。格心不得。又須有斡旋調護
工夫。心力盡竭。無可奈何。方盡反覆之義。到此不聽。因

地天命已離。人心已散。我雖不易。人亦人人起而易之
矣。易之不但今我國亦今我君也。天命人心到此。非卿
一人所能爲矣。大則有易君格而圖復之說。非但然
不相關也。[illegible]不言之例。謂必大過方諫者。
謂[illegible]父子不[illegible]亦[illegible]諫人過之謂也。○[illegible]東溟曰、
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對之曰王勿異也。此可以驗其
養[illegible]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此可以驗其足
用爲甚。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一

告子上

性猶杞柳也章總旨　李衷一曰、識告子以人性爲仁義
之說。何嘗以仁義爲不可爲也。只意但謂非人性中
本有。必爲之而後成耳。○張彥陵曰、孟子就他爲字生
出戕賊字來。見他說得大有破綻。

性猶杞柳也節　張彥陵曰、杞柳[illegible]、句[illegible]在下二句。
方可見人性本無仁義。惡[illegible]其[illegible]性[illegible]謂性也。
不可用荀卿氣稟諸語。杞柳桮棬蒙引亦說得未明。
然大與杞柳是一物。而桮棬是兩物。○吳因之曰、告子
認性爲氣。認仁義爲理。認性在有生之前。認仁義在有
生之後。是把性與仁義分作兩項看了。故有以人性爲

仁義之說。

子能順杞柳之性節　吳因之曰、此段雖未言性善。然謂
之不可戕賊。則性善亦隱然在言外矣。○孟子闢告子
不說性如何善。看孟子性善之論。必告子所素聞。但
彼欲以自己議論破孟子之說。故孟子只闢其說之非。
而性善不待言矣。○[illegible]曰、子能二句非兩開之辭。乃
是言此皆能如彼。必將如此也。是決詞。○附四書脈曰、
子能二句本決斷辭。係兩疑之辭。你還是順其性而爲之。
是逆其性而爲之。其[illegible]戕賊必矣。勿子能上加豈字。將
上加必字。○[illegible]受[illegible]曰、告子言[illegible]原有何仁義。如杞柳
本無桮棬。孟子言何不將他木做桮棬。只緣杞柳之性
原有桮棬。故順其性而成之耳。若本無桮棬。而人爲加

之是戕賊其材也如牛性木耕犬性木守馬性木乘許
因其性而何以此事性中原有仁義因其機而擴充之
其端倪也○輔仁義豈可人爲之哉以仁義爲戕性
也而[illegible]不可從何處因之曰此篇言性多端然可一言
以蔽曰性即仁義行善無惡因緣情可驗而聖凡一致
者也然性本善不可無擴充之功故辭之以人心
利養失養之分齊上　恭下來之喩究道下合什取義
之眞反覆乎言之是　分外示之或辨析乎義其人體小
體之說直窮無其歸之實踐皆以全其在我而已孟
子一生學問一本盡大之功全在性善之論然性既善
則父可使之慈子可使之孝爲君者可使法堯爲臣者
可使法舜然後天地以有人極以立不然則相際相刃

試父試君何所不至而曰皆本忠也奈之何哉○又曰
告子杞柳食色生之謂性諸章是故意設爲此等議論
要言孟子說箇體中要緊命脈處○又曰杞柳章只辨
得一箇爲字水章只辨得一決字湍擊節正在決字
生之章[illegible]白之謂白猶[illegible]只辨得一生字有馬白人兩章
只辨得一義外字
性猶湍水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看告子立論處全要模
想性無定體意看孟子闢他處全要模想性有定體意
猶湍水也節　按性本定于善則不待決矣其不善則
必待決也轉激者決之義也
水信無分於東西節　張彥陵曰孟子以上下字換他東
西字便明○與言曰人性之善也四句假辯駁論下二

包我上二句之　其無有不是大[illegible]不[illegible]用字
今夫水節　張[illegible]此節不是爲不善人分疏正見人
無有不善處本之[illegible]自由而[illegible]則水之無有
不下也明矣爲不善者由于使可見天下自有爲不善
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
生之謂性章總旨　沈無回曰生之謂性告子亦未嘗不
是只見見到生邊了不能析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只在處故孟子以人生之性物之便提明了
生之謂性節　孟子以生之理爲性則非從人物之性不
同也且人物之生先不同矣告子只以生爲性則人物
之生初無異也而人物之性亦不得謂有異矣○既以
生爲性則便不得復分人物此是一病非二病也○蒙

引雙峯饒氏曰[illegible]知覺屬心運動屬氣[illegible]凡知處皆屬心
凡行處皆屬氣與大學與辨知行之分又不同蓋亦
可以相發
生之謂性也猶[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謂白是凡物之白者同
[illegible]之曰[illegible]恐告子[illegible]故再
問[illegible]之[illegible]吳因之[illegible]分及[illegible]各二字連珠
不必以[illegible]字[illegible]直解告子之[illegible]是從泥
其色之同而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第二節此凡有生者同
是一性句即此本節而不如[illegible]引謂此處不當照[illegible]則
假掎擿錄○體認之曰[illegible]告子篇當知生之謂性　何
此告子論性之宗旨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不
於此食色[illegible]內義外之[illegible]亦本於此未嘗[illegible]

玩後面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集註曰此即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至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集註曰此即湍水之說然則告子此章雖是發明杞柳湍水二章之本旨然較之杞柳湍水之說又稍變乎曰不然無善無不善之說又在其後變出不必云說生之謂性時即變出 丁巳十月十八日

食色性也章總旨 界因之曰此章是論仁義不是論性

○愚意論仁義正所以論性

食色性也節 告子之說雖屢變而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說乃其宗旨未嘗變者也無善無不善之說乃其定論終不變者也今乃曰仁內也非外也仁既在內則性爲有善而食色不可謂性矣曰非也告子所謂仁亦即

指甘食悅色之類耳故其始以仁義爲皆外此則又以仁爲在內蓋前之所謂仁乃指吾儒所謂仁故以爲在外此所謂仁乃告子所見爲仁故以爲在內則其前後之旨同也朱子謂告子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爲在內恐未是集註亦無此意○朱子謂告子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亦恐未是蓋謂之內則是指爲性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蒙引謂告子只說得心之愛德字理字都無了固是矣又其所謂愛者亦只是愛食色之愛與夫愛親之愛耳若夫仁民愛物說箇之愛又不在內矣○果如告子之說則物則只性而物欲是性矣道心非性而人心是性矣○掛後仗曰告子食色謂性即生之謂性之道只是謂食色是性而曾有仁

義皆來除是仁還有內若義則斷然在外了看來仁內二字亦說得不分曉亦未見是但義外之說尤謬故曰何以謂仁內而義獨外也以折之節解仁內因何據食色性也來食爲我心所生爲我心所悅故曰仁愛之心生於內食之所在宜甘宜之所在宜悅故曰事物之宜由於外又離語解○按此節朱子畧認仁爲在內之說 癸卯十一月十八 ○門人又曰告子言仁內義外是仁既在內義終不在內也○按此節朱子畧認仁爲在內之說亦不似告子口氣○朱子畧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其說是余初不覺似不是姑記以俟再定 癸卯十一月初七 ○四書鏡曰告子意以凡出於中心所欲不因外而生者是之謂仁在內凡事宜在

外而強我以從者是之謂義在外。何不指食色亦不雖食色○界因之曰此本是心之制事之宜告子遺却心之制只言事之宜且此所謂宜又不據事物現成者言也不及宜各有當也○沈無回曰義外亦不專以敬長言即在中自多俟義不從彼起之性生來者便屬義

○此節說義爲外之說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節 四書脈曰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也問義外邊○賀註曰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爲長不說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又曰故謂之外也指義在這承上長且非還接白白也

異於白馬之白也節 界因之曰通節只就遇說下而白之者皆在所我意可悟○賀註曰白馬之白下白字

是白色上白字是稱謂條做此○吳因之曰白馬二句
甚輕只起下○張彥陵曰白馬四句不是答容閒其以
白喻長之非全要借長馬長人別出長之在我彼他非
有長於我之說○白馬四句是闢其以白喻長之非以
白喻長所以爲非者蓋白馬白人無異而長馬長人則
必迥別於人與馬之際只從此悉由中出便可見義之
非外所以以白喻長爲非也須發得此意透蓋闢其以
白喻長之非即是闢其外義之非也○聞吳因之曰不
識長馬之長無以異於長人之長且與非有長於我對
且謂二句正與故謂之外對○依蒙引存疑兩不識一
句已兼與故謂之外對○四書鏡曰且謂二句兩乎字
須實斷義之非外○且謂長者義乎 何言我不必問

義之內外而且問予以何者爲義知何者之爲義則見
內外不待辨矣與白馬四句歷覺是兩層○問且謂長
者一句告子何以不答也曰告子意以爲義雖長之者
而不在長者然長之之心原是於外則義仍在外矣且
謂 何關不必答矣○蓋告子亦是以長之者爲義但
究其實則是認長者爲義矣

吾弟則愛之節 告子見孟子以長馬長人之不同爲義
之非外因以長楚長吾長證義之外○孟子白馬四
句先說長之之心在內故說長之者爲義便見義之在
內告子長楚長一段乃說長之之心在外則雖以長之
者爲義而義仍在外矣故人謂此章得力在長之者一
句吾謂此句非得力之處也

耆秦人之炙節 錢中江曰雖借耆炙喻長長其實嗜亦
從愛來見義若說外則仁亦說得外今既明於仁內則
亦可以即此明彼矣○賀此曰物字指炙然字指嗜之
同○章末須微云義既非外則仁益非外仁義非外則
性固吾而食色不可爲性矣

何以謂義內也兩節 吳因之曰行吾敬吾字極重後孟
季子兩就已見只是要破壞吾字孟子公都子各伸其
說只是要闡明吾字蓋說爾在吾則義內說爾在人則
義外命脈大關鍵正在此○按重吾字極是下文因時
制宜之意雖重然亦歸到吾字上蓋謂因時制宜亦是
吾也所謂若由中出也○吳因之曰公都子行吾敬之
言雖已得其意然至於不能答畢竟是認吾不透○蓋

但知敬由於吾而不知因時制宜之敬亦由於吾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節 吳因之曰此與下節俱把鄉人
伯兄兼言然對雖淺剖處都在鄉人一邊據季子則以
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以移奪之故因人改易
只此見其在外所敬在此二句及敬叔父則敬二句俱
要相連貫下看不可作○按因之此說得是矣又云據
孟子則以鄉人先酌特爲其在賓位而非果得以奪伯
兄之敬也敬非從之然改易以此見義在內此說得不
是當改云特爲其在賓位故暫移伯兄之敬以敬之方
是○告子之意是謂敬因人爾移而非吾得主張季子
之意則謂敬因人轉移而非吾得主張略不同

公都子不能答節 吳因之曰彼得日在位故也雖指弟

言卻要說到叔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當暫時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略到伯兄上見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所須隨時與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也義之在內昭昭矣○襲正目前一在位指弟在尸位後一在位指鄉人在賓客之位○見因之目指敬在兄二句見伯兄之敬未嘗同於鄉人鄉人之敬不得以同於伯兄之敬此亦不是當此處所謂因時制宜者只是制其當敬不當敬之宜不是制其敬之之宜因之做誤認○又曰時當庸敬兩庸敬皆當皆敬而輕敬皆出心上裁制故由中出○四書鏡曰使中無定主而唯因人轉移則當其庸敬也何以不敬鄉人當其酌也何以不先伯兄○附淺說曰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得朱子補此二句意方明自當時孟子若先說出季子開之必無疑矣看來庸敬在兄二句終欠分曉折他不倒○按劉上因此遂謂此節因時二句尚宜渾之此說也因時二句正當在孟子口中明說出蒙引存疑申[illegible]皆然無可疑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言蓋孟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季子之意則謂既說因時制宜便非由中出矣總是一句話而兩邊所認不同○兩邊所認既不同若單說千百句亦終不明自此兩難以喜說爭之也故公都子只得因其所明以通之上言孟子之屈告子者亦如此也○孟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時二字重

季子問之目節　徐玄扈曰上長楚之說說同者言外則義子亦以名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說說異者言外則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總旨　季長[illegible]目通章只論性才三字性情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條理長轉曰思曰求是才詩之則字懿字德字是性好是情有是懿德是才孔穎達曰性情才一○合而言之則一物也分而言之則有三名○張彥陵曰引詩處提出一天字即天命之謂性之說俱性言源頭指出

性無善無不善也節　蒙引曰三說一言性之渾淪一言性之無定一言性之有定○要指出孟子性善之宗公原性曰上品之說即孔子上智下愚性近習遠之說上智是上品下愚是下品性近習遠是中品又即兼告子內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性善是上品性不善是下品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中品不可其說於是又而闢其源於孔子是言之地步處

今曰性善節　[illegible]公都子見告子性善難關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疑於三說故即此三說之非而不敢必其非即以孟子之是而不能知其是既無辯乎其言衆論有是處而反必孟子也兩今曰性善二句今更問辭○王陽明曰性無定體論性亦然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其實皆是性[illegible]原是[illegible]的其發用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

惡的。只因諸儒各執所見。如得其首之一偏。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半。失其全體。不能會通。不若孟子從源頭上說為無弊耳。○潛室陳氏謂孟子性善。是從源頭上說。者是謂從性之本然處說耳。非如陽明之說也。○按管登之又謂孔子以相近言性。是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此即陽明之說。非孟子本旨也。觀雙峰云人未生以前不容做性可見。

乃若其情節　乃若二字要見孟子一段孤行獨探光景。不是勉強[illegible]一[illegible]了[illegible]一月。○其情其字。衆說蒙引存疑淺說皆指人言。樂天齋選註謂指性言。恐不是。○湖南講曰。性原是無聲臭的。隨人體認。故有紛紛三說。

文武與幽厲興。亦為君指其為交。都紛紛有倚據而孟子獨[illegible]性善。把其說來作為就情上見得情乃人人皆有的。情不無發乎性。而本乎性。於此認性。最為切近。○湖南講同蒙引[illegible]思乳子之不安則皆不是帶來食喚稱了。如何說得性善。且以情言明性善則惻隱四者同為情。耳目食色獨非情乎。亦可說得善否。曰。亦了求乳求安道理。何嘗不該如人隨自然要食用法中聚而宜家之好。唯學來之貪饕穴之從方是不該得的。怎麼見得食色的情不可謂善。

若夫為不善節　張彥陵曰。上以情言性之善。此以才善發性之善。○四書鏡曰。天之生人。與之心而統是性情。則必與之以是才。而能盡是性。能達是情也。○才與材之別。大全朱子說不甚分明。大抵謂以義理而兼形體說者是才。只專就形體說者是材。○孟子所謂才是氣是理。曰。才即這兒[illegible]氣。但專指其自理而發者。故集註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存疑亦曰孟子言才自理言也。愚意此所謂才。即是浩然之氣。但才則兼知行在內。耳又氣亦在其內。○雙峰以是非求解才字。蒙引謂其最切。是突然見心處欲將只是[illegible]。

惻隱之心節　附存疑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也。思耳矣。至不能盡其才。是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按存疑蒙引與安溪陳氏同。與淺說達說大同小異。淺說達說得之。○吳因之曰。仁義禮智

非外鑠我。何與不能盡其才緊相接。蓋謂之曰我固有者。見我要仁便能仁。我要義便能義。我要禮智便能禮智。此處正是說才的意思。若先說固有。後方稱出才。便非本旨。○[illegible]曰。仁義禮智三句。還帶下就以是非思何。○[illegible]要體自外至內心言。四者雖因情[illegible]如火之始然自[illegible]不由人也。[illegible]句[illegible]反[illegible]曰。[illegible]得其惻隱等之意。[illegible]曰。或相倍蓰。何主命則失之。去求則得之意之遠。[illegible]何為故得。○吳因之曰。我有才無奈不富[illegible]盡其才。一句道盡下半節大旨。

天生蒸民節　張彥陵曰。情才性前已發明。此節只重引孔子[illegible]詩之用。倚夠發揮。又曰。蒸民便是聖

凡無此條○樂天齋翼註曰物以形○則以形中之理
曰因情驗性之道當我在末○蓋因之曰謂之好者就
其行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中油然順適略無勉强
真有歡欣暢洽之意故曰好全在此處想得好字真切
若泛以守持等語貼之便是失旨矣○總註省察務操
大全分貼知行殊不是○附蒙引曰是民所秉執之常
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不可以上句性字下
句情字遂謂是性善而情亦善者看上句是人所秉執
之常性也乃指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
孝之心但亦為情矣上文則字即是○按蒙引此條甚
未不可從大全淺說逢說俱不如此說看來此處所謂
聰明之德慈孝之心似俱當於性上說

富歲子弟多賴章總旨　翼註上首節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一句是主下面同類同嗜同聽同美同然皆自非殊
字生出首節是綱次節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
後五節即小體之同以見大體之同通章以心字作主
○按此章蒙引存疑所謂聖人與我同類句是一
章大綱領不當以降才爾殊為一章綱領誤矣○說叢曰
綱說此章則是有人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句的註疏
富歲子弟多賴節　張彥陵曰借富歲凶歲以形容習染
之移人而容有不善者非專就饑肉爾性也○翼註曰
多是處且多說出衣食不足留在陷溺其心內用看來
通出一節多賴處亦不可發透只以賴字作善字說過
如人恃恆者謂之無賴或云無特即此賴字意○多承

即是引做之心不必說到事為而後為暴也此處文
勢頗若無恆心放僻邪侈略異存疑殊混○若陷溺其
心與引做之心不期仍是兩層也○蒙引謂不曰降性
降情而獨曰才者就所為上言切依此則才專就發處
見依翼註四書鏡之說則才兼就性情上說兼之為是
但此節大旨則在發處說耳○徐嚴庵曰凶歲疾苦之
迫其身其為陷溺也淺紛華靡麗之蕩其心其為陷溺
也深此又不可以多賴多暴律之也
今夫麰麥節　四書脈曰人都以地同時同熟同謂是明
降才之同余謂不然須知麰麥美種原含生意其種之
美同故得地得時則其生其熟自同人性皆善初無所
陷溺其心而培其生機則人人皆可為聖即麰麥之熟

有不同必有不齊處人之遠於聖必是陷溺其心而操
存之功與學異也○翼註曰麰麥節當說云其地同性
之所守同也時又同性之所自同也日至皆熟性之所
成同也近月樣云只重皆熟句不必作三同甚是○按
此與四書脈同但此云只重皆熟句不若脈兼重其生
其熟更完也蒙引存疑淺說大約皆主三同之說不是
○附蒙引曰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
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
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
之不齊也任麰麥豈有不同哉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
必依新安陳氏以此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
有不同也觀下文按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蓋

所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看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按蒙引此條甚拘只依新安陳氏爲是四書脉亦本新安也○湖南講曰麰麥播種時地俱同則其生熟亦同○地有肥磽一句一串看何句內皆有不齊意然不必以第二句不齊二字總承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翼註說約皆書皆無明説惟有麥當如此○張彦陵曰究竟此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

故凡同類者節　翼註曰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是人類就形說而合性意○張彦陵曰聖人猶吾人不肯合下承當只此疑根作阻蓋了曰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也推出本來面目何處更著聖凡二相○附四書脉曰聖人與我同類只說同一人類而性無不同意尚含蓄未露○按依集註蒙引存疑淺說卽露出亦不妨但只宜輕發耳

故龍子曰節　樂天齋翼註曰故龍子故字承聖人與我同類來

口之於味四節　四書脉謂子都卽鄭大夫公孫閼○樂天齋翼註曰故曰六句乃孟子收上文而點醒同字以起心之同然意先字對陷溺之後言非是聖人先得此理義而人後得之也降才原無先後也故理義故字緊頂上來非兩悅之淺只重悅之同上此二句皆要見得自有而自悅之非悅在外者○四書脉曰先得何要劃

一先字衆人皆有須細此理纔見只然便爲後得聖人不爲物引本來以先原無不然卽先得也故因要照先聖人只先得其理義醒出要凡同然意不重聖人先得上故理義字[illegible]此句見有人之心與聖人同故只悅[illegible]字亦[illegible]　又因之曰未的理後[illegible]字要認得重只[illegible]義是人所[illegible]不消[illegible]無此的人心所同然就是[illegible]物[illegible]在[illegible]得[illegible]性[illegible]思[illegible]乃在○徐[illegible]曰[illegible]理義[illegible]不消使心到理義上[illegible]曰理義[illegible]使心到義[illegible]天植之妙不得安排○張彦陵曰[illegible]何[illegible]只是劍其同聲劍乃[illegible]是劍其[illegible]　[illegible]唯其妙於自然既見其爲同然在悅處有[illegible]有[illegible]假借便有然

有不然人[illegible]○[illegible]有同同然[illegible]在言外補出[illegible]亦不是[illegible]此一句當中[illegible]我字[illegible]理義悅心在聖人[illegible]此[illegible]內有[illegible]心亦如此是卽所謂同然也不[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章內相似字面及[illegible]同[illegible]大[illegible]而[illegible]乃不徒[illegible]者其同者蓋人[illegible]聖而[illegible]其與我不[illegible][illegible]淺[illegible]測矣○又曰此章全重心[illegible]心[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心性原不是兩物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又曰以心明性以心之同然理義明性皆此孟子論性最[illegible]切處　按以心之同然理義明性善卽與上章以惻隱[illegible]同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總旨　樂天齋翼註曰通章即山木

以若人心失養之害而申言其係於養不引。言人心之
所養以見其當養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節　梁無郵曰以其郊於大國句最宜
若其日夜所生下所以來也蓋言不見可欲使心不
已亦猶人因之以也。學者當以不必專以所錄事
一有來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兩層意亦俱重何必
事亦下一層。樂天寧曰所謂日夜息也

雖存乎人者節　張彥陵曰雖存乎人者蓋上從節
獸不遠有朋承上山木來不直曰有仁義而曰豈無仁
義是就放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如此。依此則人字就
不好人說矣此本與因之與蒙引又不同與存疑亦不
同。陶紫引曰雖存乎人者二句承上文言山之必有

材此有由者與也曰比在人者亦豈無仁義之心哉。
則其日夜之所息與下節不同此只重夜字。
後之說亦與此同但不是日夜。字只平說爲此句
內不必遂重在夜也。劉上卿曰其日夜何人今當子
只一端但此夜氣清明以生也尚未是氣字在下句此
句不當此本計自明。按其日夜何亦有氣在內但不
專主於氣耳。顧宜曰好惡與人相近好在仁義惡在
不仁不義也。又曰仁義是性好惡是情能好惡是才
。徐自溟曰與人相近是自然非人見。鄧潛谷曰人
所謂本來人也。四書脉曰夜氣即是才。李袁一曰
聖人無夜氣以其常清常明也衆人良心放失日間好
惡必是那人之性由乎夜來那寐之時前念已往後念

未與積于中日那寐初醒尚有一點虛明透露出來直
是人元來的心忽自陡特自現出。李見羅曰存了論
良心多於卒然有感之際驗之如入井之見而惻隱生
呼蹴之與而羞惡生皆天機之自然躁然應不容殊
爲者也然必乍見呼蹴而後有是心則非乍見呼蹴之
時甚矣故特提夜氣二字以驗人心之真。胡宿齋曰
從來論學問者多指心今論到氣似反說離了不知
心推有養的方心能存上心不待有養的反總總是氣
蓋心乘乎氣氣清則心與之俱清氣昏則心與之俱昏
。浩然之氣是通一身之氣夜氣是此心精爽之氣大
全實峰胡氏說陶許氏俱兼浩氣來說恐未是。右愚
初見如此然看來夜氣亦須通一身之氣言即依雲峰

東陽說自妙也。張彥陵曰初學須在不當心中認識
出本心來從上獨指故是初入門一段要緊路存本心
須用復其實有不容或疑處當因時發見學者但要識
又引平旦好惡後說覺敢今見惻隱生死欲惡皆孟子
教人求本心處有不當而當者好時應有入路。孟子
言性之善則驗之情言心之善則驗之乍見之孺子平
旦之好惡後從之知能此妙。梏之反覆不可謂但之
亦息而日晝梏之日晝所息夜又梏之也須如此說云
昨夜所息而今日梏之今夜所息而明日梏之蒙引存
疑亦甚明。朱子曰夜氣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
非謂存夜氣也若存得夜氣則心則氣自清。蒙因之曰
夜氣不足以存正與日夜之所息一句相反存字要說

得斜著當良心放失之後猶有日夜所息是良心既絕
而復續既存而復來有既亡而復有息故云作於梏
之反覆則雖夜間亦無所生息而是絕不復續亡不復
來亡不復存矣故曰不足以存就其無所生息處便是
不足以存非兩層○按陸之說甚明但謂夜氣不足以
存與日夜之所息一句相反稍欠完備一字當改作三
字○張彥陵曰違禽獸不遠對違人相近看禽獸有
知覺良人無良心其所存者亦只是知覺運動故與禽
獸不遠○觀此乃知孟子動輒以禽獸比人不是罵人
乃實理如此

故苟得其養節　講曰養字緊承失而保之既失而復
之物字功包者兼山木人心有內只虛虛說爲妙○

四書脉曰長不在雜持之久須不容漸墜之久只一念
自得轉移耳

操則存節　講曰上四句總答說末句方可露心字○
四書說曰道心人心相爲消長○蒙訓曰孔子當日只
是說人之心是箇極靈活的物事尚未有反操心不舍
之法○四書脉曰末節不重形容心之神重在欲人存
養意○張彥陵曰操舍只以理欲言此心在天理上便
是存此心在人欲上便是亡存亡便是出入蓋天理是
心之窩宅所謂神明之舍也出入云者出入於神明之
舍耳○王陽明曰若論本體原是無出無入的○此節
是范淳夫女心豈有出入之說得了解取之然未嘗以爲
孟子本文正解也陽明則便以爲孟子正解矣其甚

此節不是論心之本體也大全朱子自明○此叢曰陽
明云出入但就二句學者要知得心之本體原是如此
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云云此說從程子心本無出
入句生來說非不精但常人之心豈能日應萬事而原
無出入須是操存得手的方有此境界耳亦與孟子引
來警戒凡人意不合故斷以朱說爲長又考大全中有
一條云問范淳夫女云云觀此則朱子非不知此說
但此處論心不當如是精言故不用耳　又曰居業錄
云孟子求放心操則存者只是約束收斂不放縱使內
有主而已與禪家常惺惺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
此者相似而實不同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然
察必精若守着一箇光明的心則人倫世事都不管○

[illegible]都身氣說相又說做心可見養氣時仍在
事[illegible]見得此心人能操存得心則氣自隨他轉○大全
不[illegible]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
於[illegible]皆九然無常但見其出入無時莫知[illegible]則亡
於[illegible]存於內者即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也亦[illegible]此惟微惟危孔子
[illegible]物[illegible]此動破千古人心之機
[illegible]於此指示千古心學之要
與成乎才之不[illegible]也只讀旨　吳因之曰此章承上文心
字來大都亦只論心見得[illegible]之心不可保而獨舊之心
不可有息[illegible]章兩節似相安陳氏則以兩意分析
而意不相[illegible]說亦以兩意分析而中用一過文云然

君子進見之時少者由齊王聽信之不專也蒙引作從
與君之約因之耕菴則俱云二節見一正一反不同作
一正反看者非、與註口說本節是謂小人所以得
雜進者由王聽信之不專也存疑曰見亦罕矣便是王
不專心了豈待下節推出然只云罕了文勢亦不見該
味要看小數也何與為是其智非若與何方知此節意
味蓋治國大事或夠淺於天資之不退今夾即小數縱
使大資不濟豈不能理會得這些小事今乃有精有不
精則其由不專心甚明而王之不智由於見之罕爽
之乎無可惑者矣下節夾上節之意○按與註與蒙引
存疑同與新安陳氏及說俱不同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節　旻因之曰人心虛靈莫不有智。

唯王不智宜若與蒙上所為自有所以致其蔽錮
之者何怪其然故曰無或乎王之不智大全此章雖自
人君責修德以微旨正欲為王親賢遠佞以歸於智。
設者何說有所蔽錮發之意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節　四書脈曰。吾見亦罕矣。全重
歸咎上疏君子而親小人○張彥陵曰吾見亦罕矣已
不勝寒之者之深矣况又有鴻鵠之馳乎是徘進見之
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此
說是下新安陳氏之說。○蒙引曰有萌生於一暴終無
如何生於十寒。○四書脈曰有所不必說苗芽見王
時乃有萌此說存在本心萌根不死有觸即生即放失
之後而萌蘖自生

今夫奕之為數節　張彥陵曰即王心亦有兩處便見非
智之不若人○四書脈曰末節重學奕不重在奕上○
又曰專心者心專於奕而不他也致志者求至於奕秋而
後已
魚我所欲也章總旨　四書脈曰此章以本心二字為主。
上六節言人有本心末一節傷人失本心舍生取義乃
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則此時自見我有何見得外物乎。
勘得生死窮達總被做為物欲之賊。○蒙引曰通章以
義字作主本何本心謂羞惡之心即是義之端也。○旻
因之曰此論秉彝羞惡處必兩生死推出者蓋生死人
所極重且最難理不過則是心人所同有卻彰彰矣欲
惡有甚於生死是他合下生來便有此秉彝之心欲義

則甚於生。惡不義則甚於死。正所謂心之同然者理也
義也。然指本然欲惡說故後曰本心
魚我所欲也節　四書鏡曰首節四箇所欲且勿滯說掌
孔樊義孔康說此二者在下文。○所謂二者不可得兼
開不計甜熊食只是利生失死之際然饑食只為得生
失死之際亦存其內新安陳氏以為是說死生壽命之
人皆事物矣。榮大齋說曰生與義為何不得兼
說個甚難處言欲全生則害義欲全義則損生如何兼
得既不可兼則有舍取在焉人心自然之權衡必舍生
而取義。○張彥陵曰舍生取義不是絕人之所為人心
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四書脈曰舍生非必
死、縱天命與之曰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

之辨上說觀一篇節可見○蒙引曰舍生則必死矣故
下兼死
生亦我所欲節　洪覺山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
死孟子亦不得已指出良心與人使人知所自擇看是
聖人處生處死直是見義無比擬○張彥陵曰兩甚字
跟指義不義說本文明言道破○即明蒙引義字亦何妨
淺說亦明點義字○蒙大齋蒙引曰首二節重義字
下六節發之良心是也良心即本節本心也
如使人之所欲兩節　如使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
不是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玩疑詞氏說亦可見
○蒙引曰第三四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節　張彥陵曰是故二字結上起

下而人皆有之句然賢者能勿喪耳亦非帶言惟賢者
但能勿喪是復不能勿喪者非本無也
一簞食節　徐儆弦曰人之舍生取義必有一段可心處
發處方無咽得身了所以拈出呼蹴二字作話頭然賢
者之激發良心處與眾人不同若眾人則不當呼爾蹴
爾其真心亦不能即發見也○洗無祠曰不受呼蹴之
心如電光忽過恐不足恃萬鍾節　心則心極萬鍾而
未必不受矣且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的人
作一等人看○孟子亦就陷溺的人說若賢者則時時
是禮義豈待呼蹴之時方見得○樂天齋蒙註曰不受
不屑之心不可當定行人乞人說只是行乞且激於
義而不苟受況非行乞者乎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節　盧未人曰萬鍾對簞豆看
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看緩急不同物重則不當輕受
事緩則不必苟受乃嚀義不辨而受之此必有所為矣
○張彥陵曰生死主於決斷故單言義辭受主於遜讓
故兼言禮○蒙註曰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於生死不
作性分之上不容一物看○蒙註曰妻妾之奉還是奉
養妻妾雖說以萬鍾去奉妻妾○彼王炎曰所識窮乏之者
得我亦是好念頭但為此而不辨禮義則是徇名而喪
實故與宮室妻妾作一例看○宋何與字作降詞看不
必作疑詞說得之
鄉為身死節　鄉為身死節一章不必如東陽許
氏之說○四書脈曰鄉為今為只說一人看○又曰失

其本心言其窮欲惡之本心乃是失其本心也○按告
子上篇自魚我所欲以上皆是言仁義為人所固有而
人自失之自仁人心也章以下皆是言仁義之切於人
而人不可不求
仁人心也章一節　蒙註曰此章以心字作主前兼言仁
義此兩人心義亦根心故後但言求放心而義自在其
中○四書脈曰此章專是教人求放心分言之有仁義
合言之是一箇心○陳兆因之曰仁人心也節是學問
之道在求放心的根子要看得相關這道莫大於仁義
而心便是仁心之運用而為路便是義心之關係甚重
而決不可放如此故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而已前二節
先把心字說得甚重本節說箇求放心方始得力○按朱

子則謂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若如四之說則是把仁
來形容人心矣大謬大謬
仁人心也節　蒙註以前節兩人字襯見仁義切於人身
爲親此節曰仁爲善之長於義但俱可兼得又指
出義來云人路如夫子云復禮爲仁便將義爲仁用語
子平日論事俱以仁義並言便將義爲仁用如陽明致
良知又須在知可見個個字俱可說得○註仁者心之
之性此以心之德言大全朱子謂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者蓋謂愛之理亦是生之性耳非正解本文也○蒙大
齋與註曰義人路將此惻隱之心行而宜之何等坦平
豈不是路外此皆荊棘坑塹非人若是之理矣
舍其路而弗由兩節　二句只不說爲是與存節一例○

須知舍其路句亦有知字在內又須知此數知字猶淺
只如大學知所先後之知○張彥陵曰放心加一不知
求三字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有來這一知
字便是求放心的機括○此節大全朱氏公遷說殊不
安蓋所謂輕與情者皆當兼自暴自棄皆是不肯居仁
由義皆是不能求放心公遷分配得不是
學問之道無他節　蒙註曰此放字是無形之放蓋天理
是心之本體離了本體便是放猶俗云走作了也放不
是放在身外求亦不是向外尋求逐則下里覺則見在
○方孟旋曰放非專馳騖之謂求非專操存之謂若不
求本來面目求即是放若識得所寄猶操存是收即放
下亦是收○湯賓林曰不放心之功有二未放而守之

此存養之學問將放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既放而逸
之此省察之學問如此方說得工夫全○大慧師曰要
須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則是內心無向外不
放入則是外息諸緣○鶴林玉露曰孟子云求放心而
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
也心放者心能放也○今案邵子則是聖人之心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
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又只本心開
闊者全其本心○魏莊渠曰放字有輕有重輕言之一
念少差即謂之放終食不違乃淺於求兼靜存動察言
○按蒙註意是朱氏公遷謂兼存是存養求放心是省
察誤矣○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朱子曰即
求者便是你心也知求則心在矣此心不待尋求即覺

只失處即心何更求爲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是遲了○
聖賢功夫只有當下即了的有終身做不了的朱子固
未嘗偏執也專以此爲朱子晚年定論亦誤矣○附蒙
說曰學問之道謂學問之事非止學問之道是中
庸學說得人大學問之事是中庸尊德學了夫○按蒙
齋已謂學問之道兩非一端矣後說殊背蒙大註將
道字代道字且非以求字與道字對說也○朱子小註
謂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存疑謂此說不是是
矣存疑又謂人須能求放心則氣質清明云云亦是小
註意思則蒙大註之意蒙引解得好○蒙引及朱氏公
遷俱云學問兼知行與中庸道問學同是但須知此
學問不但兼知行并且存心是又與道問學不異也○

此章總要見仁義切於人之意末節亦是此意為學問之道所以求仁義也然謂之求仁義則猶未見其切於人也謂之求放心則其切於人明矣故不曰求其仁義而已矣而曰求其放心而已矣蓋若曰仁義在人本不待學問而自有也自人之失其仁義也而學問於是急矣而人往往忽於學問也亦思學問何為者乎蓋仁義者人之心而學問所以求此心也忽乎不忽乎○此章學問二字乃實指好的學問非泛說也學問兼尊德性道問學在內求放心猶云脩德凝道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猶云尊德性而道問學者非為他欲以脩德凝道而已此集註之本意朱子之定說而蒙引存疑所主也今斷從之有以學問為道問學求放心為

尊德性謂先求放心而後可以學問者此朱子未定之論也又有以學問為道問學求放心為尊德性而謂學問亦所以求放心者此亦依傍朱子未定之論而為之者也又有以學問二字虛說謂求放心便是學問而以尊德性為求放心抹去道問學一邊者此象山陽明之說也若淺說則又以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說此說有集註之意也若只因之則又云義與仁兩重均之不可失却究竟只一求放心便都完事了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尤為緊要也凡此五說俱不可從○凡聖賢說存心有與窮理養性對說者有包窮理養性說者此章與前後諸章說存心俱是包窮理養性說

今有無名之指節　姚承菴曰人心本在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信故借指之屈信為喻○顧伯玉曰屈而不伸處不可謂指之通若通了人何以云不若人哉○直解曰於身非有疾痛之苦於事未為害動之害○張彥陵曰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比說

指不若人節　要因之曰指不若人節勿用平常講須體會來斷人心處○指甚輕心甚重輕則明白能究竟不曉得倒置外錯用誠所謂不知類而為天下之至愚極暗者哉凡看孟子做當天下處須放得虛活乃妙○葛屺瞻門人錄曰此節與名指養桐梓兼愛身諸章都是論心的其中議論多端講者各分別箇實際各用通

了的言句於一義生出許多指點若必逐處討箇實際恐反有礙許多議論

拱把之桐梓節　張彥陵曰此節與下章是喚醒人處全在一箇養字人誰不愛其身而知所以養者全往往置身於物欲之場而日戕之其實則養之究竟手從愛字說出○又為養字著眼而所以養之方亦見矣乃所以成其為人也而戕其身又何以成其為人也哉人若思其得此身不能不以此盡其身於物欲故又以弗思言之○指點也○要因之曰所以二字是一節精神○榮天爵蘇氏曰此章是孟子惕人不知養身者而以心照指言重在在上此以身照桐梓言重在生上○姚承菴曰養桐梓者滲溉之必在根上用力心者人之根柢所

以養身之處也下章無以小害大從其大體是所以養也○程子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血脈威儀以養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其心又不知求甚而曰內之是非不知養有多矣以戕之者甚可哀也○直解曰內不知以理義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致使其知覺嗜欲徇於物欲之役晝夜反覆之間梏於旦晝之交收其放心者不亦[illegible]○按此說養身兼內外[illegible]心為上體不同蓋分是之謂心與氣為一合是之可謂謂之心未嘗相悖也○按南軒張氏曰養之者有欲其進德之意深切又○此則謂人苟欲求之只是養合生於不反欲其長進之意有來生字法得長進之意至

於進德而生之最始全也○直解又云所謂養身者必寡慾以養心集義以養氣此即孟子所謂存心養氣也上所謂不忠信徒義也○吳因之曰世俗之養者養其生而有其生之意此所以養者養其生而不死之才也○[illegible]心不必到所以為大體而養心所以言乃是養心之工夫耳○蔡虛齋謂耳目思是何與不思類何同[illegible]見醒人意非徒說之也○蔡氏曰思[illegible]只是人不曾想到耳吳因之曰所謂思者只向義處摸索也不濟事須先從身上要看出人皆知血肉之軀之為身而不知此雖不可謂之非身又不可即謂之身也乃人之真身必有在焉能思身之所以為身然後能思養之所以為養

若論其極則世雖小害大賤害貴為非惡彼老之長生侶為溺於養也釋之無生適以戕於養也溺於養者私其身不知此身原非我所得私也戕於養者賤其身不知大冶原來嘗以我為贅疣也則亦未講於愼思而已矣

人之於身也章總言　吳因之曰通章直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耳大人小人比對正見所養之善否而已當自擇從獨就養不善一邊以垂警戒蓋申說養小之為小人而欲見當審所重於己也○樂天齋蔡註曰首二節言養之善否決於己下深戒不善養者而歸以見其當自審也

人之於身也節　張彥陵曰人之於身也五何系論人情

○蔡註曰身字渾融說勿露大體小體意以心言養以事言○樂天齋與註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必外身而他求哉已身之中輕重自別只就自己身上反看一看則輕重緩急自不善昭然於己取之是示以稽考不難的方法非謂近取而有餘也○蓋此是明其考之之法不是明其考之之易也○直解曰於自己身上反而求之審其何者為重而在所當急何者為輕而在所當緩養其所當重則為善養其所當輕則為不善善與不善特近取於吾身而自得其理耳使非反之於己而審其輕重之倫有不失其養之宜者哉

體有貴賤節　吳因之曰通節言何以見人當取之於己以考其善不善耶○又曰體有貴賤二句見體

原有不同不是可偏棄的。一體之在人。非只皆貴而可
養也。蓋有貴而亦有賤矣。非只皆大而可養也。蓋有大
而亦有小矣。○張彥陵曰。貴賤大小註雖以口腹心志
言。看來還是虛虛說。分稱獨字爲貴。聽其役使爲賤。從
無不統爲大。各分一官爲小。無以小二句見當審其輕
重。養其小二句。此見其養之善不善處。○樂天齋講註
曰。於爲小人。見養之不善。於爲大人。見養之善。
今有場師兩節　張彥陵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爲
二字。見養小者爲小人由己。不能考其善不善耳。○又
曰。一指有背。乃就小體中又分大小。以喻不是實話。
飲食之人節　徐儆弦曰。飲食不必言。就口腹之欲而害
心志之大。只其不去照管自家本性理會自家身子。雖

生於天地之間亦只養得一箇口腹而已。此所以爲飲
食之人也。註可云賤役之民孟子云飲食之人一而已
矣。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節　樂天齋講註曰。本節發言若使
養小而不失大則小體亦當何可養而取賤耶。不但爲
尺寸之膚且只言兩條亦非是矣。言養小者之必失大
耳。○宗觀又曰。此非虛說飲食之人正要緊喚醒飲食
之人耳。言外之意。本節依此是反言以失養小者之必有
失。四書脉發附下。○附四書脉曰。無有失是就飲食之
人發轉他。爲若苟無害大害貴之失。則人心一轉便是
道心。口腹之養即養心志。豈但僅爲尺寸之膚哉。則字
緊承無有失說。非關命脈之語。○此本當不是但以

此解口腹何則謬矣。口腹何只照註中關命所關說。○
直解曰。善養心志者。只在辨禮義而已。能辨禮義則是
學識不受予於苟非不取皆確然有一定之見。而生死
不能移。利害不能易矣。
鈞是人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總提此章綱領在從其大
體爲大人一語。而先立乎大四字是工夫下手處。思之
一字則又指出箇樞紐。正要人從形氣中認出主宰來。
則能參能贊的人即此能視能聽的人。莫大品格。其主
張端的在自己心上。○吳因之曰。思之一字。是此章大
關鍵。又曰細玩此章。便是非禮勿視聽道理。
鈞是人也節　觀[illegible]曰前云鈞是人也。宜其成就同也。後
云鈞是人也。宜其趨向同也。而各有別爲大人爲小人

爲字作謂字看不着力。○四書鏡曰大體小體且分講。
慢露出心與耳目爲兒。○四書家訓曰從與養不同。養
以用功言。從以養來以成功言。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節　吳因之曰。從其大體只在小
者不能奪上伸非先立其大。則亦不能。故特提明而言
之。○又曰。耳目之官節耳目一些主張也沒有。唯心做
得主。天之所與本有大小。知此。故人能先立乎其大上
張耳目使聽大人了。與則得不思則不得。不是言其所
以之大。言唯其所主張也正反上蔽於物意。○樂天齋
講註曰。自耳目至不得也一段。只就耳目與心上開闢
說。不着人言。不思不是人。不肯思。思不是人用力去思。
乃是耳目與心小大之本體原是如此。○陳大士曰。從

大體而即以爲大人從小體而即以爲小人則大體之當從小體之不當從此不待卻者而決也然亦有欲從大體不從小體而卒不如其願者何也則以不得其從之之術也今夫小體之不足恃也明矣所恃者獨在能思之心使棄爲而不立立爲而不先但非所謂從之之術也何也不立則我必不能以虛應不先立則我必不能以卒持故大古之君子知立養氣積其不動之學開於何居之時而思慮預防定其不亂之端於游境之際由是可以交物而無所防此從乎大體之方而適於大人之路乎○四書脈曰蔽與引不同亦無甚先後蔽爲姦聲亂色所遮蔽使從他去矣○張彥陵曰引之而去是引耳使聽引目使視不是引心○陳伯玉曰思則

得之二句正形容思之靈通所以爲大體與操則存舍則亡有類之先因之曰不作交節文當云耳目不思而故最易引物而爲心之累心官能思則操得失之樞則因可以當耳目者也從來大所與之中有所獨主而先立其大即小者不能奪矣○說叢曰羅整菴困知記云聖人所謂無思無爲恐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皆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慮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窮理盡性必由於此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綫可通牢關固閉以致其一旦忽然有省終有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

○張彥陵曰此天之所與我者總承上說要見人身賦予之初原是以心爲耳目之主耳目不得不從心本一定不易者故能先立其大即小者自不能奪其闢關聚斂見成的說○翼註曰立字有植立不作之意謂之先立須在聲色未交之時與方交之始先有主張此亦不是矜持但提其見大神自清不怠於是奪心不得淫辭邪色即如自有主宰心無非邪亦是自然其心惟顯可見○虞氏欣寧曰此心自於引物不交之地思則以抑物而見其能先心自於耳目方交之時思又以御物而見其能先○此即翼註之意先立似即中庸前定之意不必專就不睹聞與隱微時說也翼註說須善看徐自溟說殊有見○徐自溟曰人生終日開目便視傾

耳便聽又何處去先立若必在靜坐時先立定此心然後大體大無此理只是將此心念念操持時時提醒使能思之體常是爲應用之主不待物已交之後纔來用此心去思也○宥德曰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人只耳目有用而遺思故邪耳穢以心則能思以制耳故放舍不以心不思則役於物猶耳目也何立之有故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強制則釋氏之惺惺也○直解以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於未發美色禁之使不接於耳目庶幾外者不入而內者亦固矣此又內外交修之道○後直解所說即所謂無暴其氣亦是先立乎大之一人不必作言外見也若持志養氣亦所以從乎大體不持志不養氣則皆所以從乎

小體將文有云任耳目而忘心而心遂化而爲耳目因心以及耳目而耳目亦可進之見心正得此意○翁錫子今譌遊得講先立乎大之制之於動則難矣必主敬於無事之先慎之於動亦晚矣必存誠於不睹之始此亦近直解之說○張彥陵曰計小者不能餘因是妙其能思之用亦只是禁其無思之弊○樂天齋翼註曰此謂夫人句頂上二句言此所謂從其大體者而安得不爲大人乎○堪輿二字蒙引一說謂堪者天道輿者地道又一說謂堪任也輿是爾任輿之輿指人在地之上而言天從之下則在天之下矣二說未知孰是且堪輿二字亦未知出於何書

有天爵者節　張彥陵曰總此章當看二字以分別天人耳欲人轉人爵之慕而爲天爵之修也曰惑之甚曰終亦必亡都是點醒世人語○馮開之曰古之將天人之爵合今之將天人之爵分如此說方明○張彥陵曰學尚之淺淺半功之前假此進之升降皆出於我○張氏[illegible]存東南倚從出學術綱世道勘出孟夫子正言警世不必最見其人

有天爵者節　鎮定所曰天爵之說孟子創之實得自維皇降衷語意來○淺說謂天爵不必說是天與者似不是○翼註曰人性之德與天平仁義而忠信即仁義之有實處至於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不倦只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勿勿涉上人欲自自然之質○樂善不倦翼註謂勿涉工夫極之蒙引以美大聖神及樂斯二者

來說者乃此例之節非正解也嬰呼謂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則未失若從其謂脩其天爵而曰吾人仁義忠信之理造於樂善不倦之地使不妨藍論本體則樂善不倦本來如此論工夫則樂善不倦乃造其極之地也○所謂上下曰爵節正說不必處則貶人爵人爵亦御世之大分不可廢也○按人爵雖不可廢然此處不重此意今要見人得而予奪甚淺說自明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節　樂天齋翼註曰古之人節不重古人上借古以喚今也○人爵從之下當補云雖其若是是以人爵既得而其脩天爵者自若也而人爵亦不言而兼失矣方與下節對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節　吳因之曰末節則惑之甚句而言終亦必亡句帶下○沈無回曰天爵棄而人爵亡即得要人爵者時亦不當一日不脩天爵此孟子不得已[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心也

欲貴者節　張彥陵曰[illegible]云貴因有所崇重而得名欲貴其[illegible]說倚賴[illegible]此說淺說亦[illegible]○湖南講曰欲貴即欲人爵的貴○樂天齋翼註曰貴於己就是良貴非思耳非概人不思正與人去思耳要得儆醒人意

人之所貴者節　樂天齋翼註曰人之所貴與下人之膏粱人之文繡此一人字俱指操貴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之類

既醉以酒節　張彥陵曰仁義本德字說來開發又本仁

義說來○方文伯曰兩人之字正對上貴於己的己字看○樂天齋覺註曰門路仁義中所自有不指賞譽說即避世不知亦不害其爲聞譽○吳因之曰既前節正見其爲良貴非在我東而外物自輕之道故此正作外日不願膏粱正形容飽乎仁義之爲可貴日不願文繡正形容令聞廣譽之爲可貴非謂小富貴淺爲身判之意○按因之說極明玩存疑亦是如此蓋此節是言良貴之可貴不在得良貴者言也註乃言外意也淺說論第三節即補說良貴過至第三節則云然則能得夫己之所貴者又豈肯慕夫人之所貴者乎此不可從○四書家訓曰此節總見良貴在人亦有當是非若人貴之聽人貴賤者蓋淺爲不思者發也○按此與因之存疑合

○玩因之說則知新安陳氏云雨不願即中庸不願乎外之意亦是言其大意如此非正解本文也中庸所謂不願乃是正得良貴者說雲峰一條亦與新安一例○四書脈曰在我者取不盡用不竭淡泊固是明志而紛華亦非奪心不必高蹈亦不必不肯蹈孔之曲肱舜之袗衣同一不願而已○此說得最妙蒙引謂不願是無慕於彼非不願也其意亦如此

仁之勝不仁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因當時以仁爲不勝不仁故發此論本文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是正言根子○大意言爲仁不力是以不唯無益而且有害非仁之咎也

之勝不仁也節　徐巖泉曰仁是心之本體不仁是從物感上生來仁原是主不仁原是賓仁勝不仁本是常理○姚承菴曰人心只有仁人當全帶此仁自無不仁不消說勝字說仁勝不仁亦就理欲自勝處言○此章仁不仁兩新安張氏就一人說而蒙引正解主之新安陳氏作兩人說而蒙引存疑淺說說約皆主之朱子小註則又兼兩人一人說看來朱子爲長○新安胡此章恐爲戰國諸侯說未必然也至以終必亡爲說仁尤謬○附凌說曰仁不仁須作兩人說不是理欲消長之說○附與註曰仁不仁只是一心中理欲勿作兩人看○翼註曰猶字直貫至不勝火○按猶字雖貫至不勝火然須在此字一頓不熄句帶下此又句說蓋此節自不勝火以上是言其無益不熄以下是言其反有害不熄

句特蒙上猶字而言之耳非一直貫下也○大全饒云與了謂字形容得爽一流人最親切○陳大士曰以積鋼之習欲勝以少人勢長之精神其勢不能○謂之水不勝火是他人謂之如此非自說之辭自暴意當看亦終必亡句內拈出自暴○張彥陵曰與於不仁句要說得重把別人的不仁都歸到他名下無非激罪之也亦終必亡即指人之行仁者說○直解過至第一節云并但有害於人意是自己也仁之不專爲之不力將併其幾希之仁寢而浸微而終至於亡矣最明

五穀者章　上章言爲仁不力則不能勝不仁而不得咎仁之不能勝此章言爲仁不力則不如他道之有成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其意蓋相因也蓋爲仁者既貴能

勝又貴能熟○講記曰通章歸重末句○張彥陵曰此
章只重熟字非是取荑稗僅仁不熟乃至不如荑稗者
甚言仁之當熟以收其效也○沈無回曰孟子不以
他物言仁而偶取五穀於天地中有獨見其與日者
存道學者亦必須先熟而後可以論熟○與時曰美
種氣於上見○於自然不從日熟而日熟之可見貴
在人之用力求熟非是取其已熟之成功而與他道較
美惡也但熟之之工夫全在心體涵養勿為熾騁服
○下觀孫門公刻殺於仁以存發為根以克復為枝
葉是天機暢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鄧定宇曰仁剛
熟處動與仁諧無往不仁時時皆仁處處皆仁不待安
而勿始是也○其要在仁在乎熟之而已子路未熟

之也至於仲弓則已熟之荑稗○陳大士曰從心不踰
天下莫為無見疑亂之事而君子亦初無難決也殺
身成仁天下盡多不可思險之事而君子亦初無難熟
故也○苟為不熟月至焉日至焉或原之不逮用
之而有此格之勢以居之不安處之而又有甚轉之路
○馬君常曰緊在熟而不熟則散而不熟進就退速則
以急迫而不熟縱緩而不熟守氣助長
私以無制而不熟○可又不可以仁之難熟二句是餘
意

羿之教人射章　張彥陵曰通章要看兩箇必字○樂天
翁顧註曰此言與大匠誨人不能廢法教誨則法之難廢可
知○溯註說此章兩處與言來不必○張彥陵曰此章

不徒論法正見教學相成之妙○按此章亦須此意○
徐儼齋曰執規矩以喻匠之神亦非上達之妙也故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按此是借匠喻明此章意也○
楊龜山曰正意不待說破然前章論性論心論仁而以
此結之言是教人求仁與心性者必隨循方法乃可坐
進此道耳○樂天翁顧註曰二志字二以字亦有別志
彀內志正之志引弓滿彀發矢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
以用也規矩無一定之則大小方員皆所用之故曰以
○按註有此分別然不重在此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之十一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十二

告子下

禮與食孰重章總旨　此章與男女授受不親章同一意○榮大濟講習曰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大分不當較其一偏據一偏則常屈於變而禮之重者反輕食色之輕者反重論大分則不但常非變所能敵即變之中而常自在食色縱一時非輕而終不重於禮禮誠爲世爲重而終不輕於食色孟子當徒以關任人不經之談而直欲以嚴理欲之大防也○按總講似抑揚互用權衡其實正意是要明禮之重於食色勿悞認○顧涇陽曰禮與食色非較輕重之所也今禮有遇其輕而屈食色有遇其重而御必取一與金當一與羽而禮始稅伸於食色之十之二說者無一可也或曰任人衆其變孟氏與其常夫變不能勝常固也獨不思衆其常而孟氏所與□變而任人勝是亦爲相文也吾謂禮無所不重食色而附於禮□食色亦重□則附見而直附矩而方也□勝□之乎禮也○涇陽說是深一層解非本□正意□人日食色以禮爲重輕不與禮相爲重□○此節經□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三節　翼註曰首節禮重須要見禮所以爲節乎食□乎食養次節禮重須要見禮所以爲節乎色而使不至於淫佚不親迎是貨不能具禮

屋廬子不能對節　四書家訓曰屋廬子此對恭理欲大分之常也任人乃設爲□故一端來伸欲而抑理屋廬子則況其常而未達乎變者故爲任人所難其實孟子非疑任人之爲是盖欲求明禮重之說以關任人並孟子借終兄臂被他微而處之說借摟處子破他不得妻之說也是在變處言方得令任人心服

不揣其本四節　不揣□翁常引存疑直解俱下存淺說翼註因之雖應仍相承然者不必從○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是於見節之註脚

人皆可以爲堯舜節　四書脉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不是問有此言否還是問堯舜可爲否也○翼註曰然不徒然其有是言直是決可以爲意

交聞文王十尺節　四書脉曰如何則可不是問爲之法只是愁不勝意

奚有於是節　蒙引註曰不勝匹雛舉百鈞舉烏獲之任總有一人身上言見有力人無力人與烏獲都只在用力與不用力開不在形體○翼註曰弗爲耳是就聖道說是自暴自棄而不（下節所不爲也）專說敬長是驕爾難學而不爲○王觀濤曰力不同科如何人人能爲獲此意只要破其形體之拘言只論其人能舉烏獲之任便是烏獲不必形體似烏獲也

徐行後長者節　陸象山曰聖人教人只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是有長者後行便是堯舜須是就上面看大聖人謂吾無隱乎爾○此是高一層話當日孟子引誘曹交語極淺不必如

此說也。○翼註曰堯舜之道道字不另講下文弟仰是
道也既而已矣字可見○蔡合註曰此是形容堯舜之道
以見其易以意不可謂道由孝弟而皆可不言此到功
業上看有堯舜二字斷言堯舜雖至聖其道不過
是孝弟而已矣方渾融。

子服堯之服節　張彥陵曰服堯三句各要在源頭上看
源頭合件件合源頭者件件合○孝弟即是源頭非如
象山所謂就上面看了人也○蔡合註曰堯是孝得舜
○堯桀之辨只在理欲之間故一日之間或則堯或則桀
一念之間或作堯作桀出此入彼間不容髮人何可不
慎○翼註曰服言行不必離合只合於孝弟良心便是

交得見於鄒君而館○蒙引謂見於鄒君而可得假館而

留且以受業當近假館而鄒君不但假館而後受業為見
其求道之不篤也此即朱子所云挾貴也○翼註曰曹
交乃曹君之弟故可得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又有求
交於人路明白規諷故下句云當難知哉純以知字不
可說大路喻其由○家註曰與人路路字作其由看者
不同。

小弁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
怨上疑其為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凱風是借
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上○要因之曰小弁之詩惻其
憂悲苦切此非獨自傷是不忍忘怨自處猶欲以哀痛
迫切之意感悟其君父○按集註大各雖無感悟之說
然亦自可兼用○朱子於詩傳則謂此詩出於太子自

作於孟子則依序說謂此詩作於太子之傅二處不同
當其疑而未定故欲兩存其說耳

小弁小人之詩也節　蔡合註曰小人對仁人孝子言○
翼註曰怨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後說所以不
怨方是公孫丑自出己意說之○總由日之生猶
固之為詩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達而為謂
道之鬱矣故必有以抒之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
者

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節　翼註曰詩雖主於溫厚然亦有當
怨者必禁彼以例此是執一不通故曰固○樂天齋翼
註曰為詩猶云說詩也○張彥陵曰越人與其兄所射
總射有人於此之人○翼註曰兩已字有卻作被射之

人說者有作旁觀說者前說於此處切而似不近人情
後說近於人情而道之亦有兩樣看若因前說則道之
只是述其事若依後說只是理論勢禁使止其事也○
架人當講註曰越人兩段作兩個人看兩已字作旁觀
看○由其兄　要○翼註曰親親仁也乃一事之仁非
合講之仁

凱風何以不怨節　非疑凱風不怨也蓋即其不怨者以
形小弁之不當怨耳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節　要因之曰小弁之子兒身之關天性至
觀皂不容疏若也有不合便覺甚撫愁然忘念此忍心
刻薄之往聖賢所深絕也若小弁之詩雖未必無怨親
之詞還只是依依戀戀不忍撇舍割絕的意思撇舍割

經使直頭不怨了此時念頭猶在仁者胸中裏大本大
原不甚走作故聖賢便有取他而深絕其非小人之詩
其命意乎不孝處及陳仲子辟兄離母處但是只個道
理遵行之路耳 總而分得其旨矣○[illegible]曰饑見
當子[illegible]喻也不可節 不容也○蒙引謂[illegible]所處與
宜臼[illegible]而孔明教之曰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
伯琦遂出外此則爲[illegible]其親而不從矣孔明之爲詐謀
於智識明極高矣若非以聖賢之論[illegible]當復有所言而
止於此此則孔明之學也按蒙引此論孔明亦應心服
舜其至孝矣節○張彥陵曰舜自歷山怨慕至五十則親
已底豫有慕而已且其怨亦與小弁不同孟子只斷章
取義○蒙引謂五十而慕不必拘親之過大過小也只

是認個怨字悲憤替體之欲殺子還作大過看爲是○
陳大士曰殺子甚於逐子逐者之子之係天下甚於殺
者之子之係 身辭之政相當也○按大士亦以體爲
人過與愚見合

宋牼將之楚章總旨 吳因之曰戰國策士縱橫捭闔所
談不出利害而了此章云云及上孟首章云云雖休利
他利字究竟亦不當除卻利害不道但策士就利害論
利害而了則說從捭論利害此其所以爲王伯之分
私之分耳然而了何不正言理之是非須知究竟利自
然之利者正欲委曲引誘使當時欣欣然悅之而入仁
義裏面來○張彥陵曰說盡兵連禍結其初只起於計
利 念若但說之以不利則彼必求其所以利是以不

利罷兵必且以利而興兵矣孟子所以[illegible]仁義去抵[illegible]
他人若無有私一念則彼此[illegible]之事雖何亦不爲又
何待其之是言春秋[illegible]大大抵皆見利而動其
[illegible]又有甚於變兵者見[illegible]不得不[illegible]
宋牼將之楚兩節 按[illegible]
進說者不同其[illegible]
意在乎此
吾聞秦楚構兵節 四書[illegible]
恐使下不利意○[illegible]丁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
於楚必遇於秦不可斷定不遇於秦必遇於楚○四書
脈曰說合也以言說之[illegible]
與此說[illegible]

從人之志在爲秦楚之志在罷兵者不同故孟子因
[illegible]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節 [illegible]曰秦楚之王悅於利以
[illegible]也○[illegible]一軍之師說在上人說言其將
也[illegible]
其家訓[illegible]
秦楚利字[illegible]
而爲之 [illegible]
爲義[illegible]
之[illegible]
分所[illegible]

無回曰說個懷字正是論心術入心中下此兩字一時不見久之脈竟發出話來故曰終去仁義終字可味○翼註曰上只言上下之事下而下乃繳言相接者以應一理也○西山新安皆說言利之禍然有亥是有義理上說西山似在利害上說又不同○賓合曰仁義有利看俱就心言如云兵連禍結民困財盡國何利於是哉此之謂利如云強民非仁道制用義當為國者之所當然哉故謂之仁義○又曰何必曰利此句結上王與亡兩條

孟子居鄒章總旨　張彥陵曰首節為相處守四字及居鄒平陸是伏案不成享三字是斷案得之鄒不得之平陸是結案○顧麟士曰此章者正以述兩人纔說出故

但看亦將如世文麥為湊合一口道破何味

孟子居鄒節　張彥陵曰居鄒曰平陸曰處守曰為相此是序事中書法不道破○梁大齋曰此二句兩不報難同而所以不報之意則不同

他日由鄒之任兩節　四書脈曰季任與儲子初不自來只以幣交未為非禮故孟子均受既受後處守者猶可不來為相者不來則其誠不至了故他日一見一不見見與報不見與不報○張彥陵曰連得間矣看其有隙可間也謂此中決有個義理不可認做昆破疑為相之間衆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設詞以相探耳非是以俗心窺師

昔曰享多儀兩節　張彥陵曰儀是禮意即下志字○賓合註曰不享言是謂非享也非謂我不享之也○張彥陵曰近解為其不成享正指儲子言與為其為相齊玩兩為其字此說亦當○此說亦通但背註耳

屋廬子悅節　未○何亦道出自家所悅的解脫來○翼註曰季子不得之鄒有居守及他國之意儲子得之平陸有為相及境內之意○蒙引曰孔子稱史魚為不仁得仁子貢則知其不為衛君李克為魏侯下相曰五者足以定文侯即知相翟成後舉一例貫能以三隅反也

先名實者章　張彥陵曰通章以仁字為骨子以心迹三字為眼目以用不用三字為關鍵○葉天蕭翼註曰通章以仁字為主賢字從仁字中討出不可平直○翼

註曰通章作三段看兩中段稍輕前後俱以心迹二字立說○按心迹二字當增入一理字○王觀濤曰首露名實二字便是戰國之氣習全以功名為重下文云無益於人國又云有諸內必形諸外皆不由此意然先所欲疑者迹孟子所自信者則與心故只把仁字辨明○四書脈曰此章先所譏孟子之意總在在齊無功上前後只一意孟子則以齊不能用我故無自見其應之亦只一意

先名實者節　張彥陵曰名實即功名二字名生於實者也先後作緩急解為人自為晁補之曰其實皆譏雁為人邊○蒙引曰大國三卿是時齊卿皆號稱王卿猶仍舊○按周禮天子六卿○附賓合曰仁字不必兼為

人自爲只着仁爲人一邊尤透仁者固如此予如此字
指名實未加說○按賽合註此說與存疑象引淺說作
既不成處又不成出看者不同

居下位節　賽合註曰道字輕當遮字看○又曰上節是
言仁者不如此先後兩截居下位節孟子釋仁者正如
此不必先後一截○四書家訓曰仁字同字俱根人己
先後意講○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
之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於古人不必同亦一三聖
口氣當云以數聖人而不必其同者則君子　人之先
後亦不必其盡同也○刪蒙引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
理之謂與論語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是皆以心言就
事上論心也故曰先趨一也不必以無私心爲心當理

爲事上心而言事亦在其中矣○按蒙引此說淺說與
註因之賽合註多從之而與人本輔氏及存疑之說則
不同

諸侯公之時節　四書脉曰若是乎賢者二句不專指公
儀子等言正貼賢者孟子意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節　張彥陵曰節意重用不用上百里奚
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相關
說○王觀濤曰孟子本願學孔子而此章乃引史尸惠
下至百里奚者益亦以淺形深如云奚不過一伯佐而
有關與亡如此況不爲奚者乎○張彥陵曰魯之得免
於亡頼有諸賢然其終不免於削則以用賢之未專也
要在削何可得與下找出不用意

昔者王豹處於淇節　四書脉曰引王豹諸人明又謂賢
者在人國即不用亦當有表見其自負成賢終以事功
論而不原其心也○張彥陵曰髡自俗習因人化之皆
篤於夫婦之倫似勝正○淺說曰內以德言外以功
業言爲其事即須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可句一
正一反作兩層看析來以事字與外字作主脈有[illegible]約
○賽合註曰是故何精指今日齊國言有則一能致君
下能澤民而名實之顯者自有功可見也故必識之○
附論衡感虛篇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向城而哭城爲
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向城而哭至誠悲
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向城而哭者實也城
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

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向之者悽愴
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
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
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
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向水火而泣能涌水
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
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
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

孔子爲魯司寇節　四書脉曰本節亦重爲字不用上不
重以微罪行此二句特明從膰之意大意孔子以不用
其心之仁人不能識影自己去齊以上不用并見所能
識其仁也○張彥陵曰按此節敘孔子之去魯　特說

不用。字極有味。益孔子之大節由齊[illegible]之不用。[illegible]
吾子之無功而去齊亦由齊[illegible]之不用。[illegible]是為其事
而[illegible]其功。次凡君子[illegible]。國處其事而在意。[illegible]要
八境[illegible]不若知也。得不知[illegible]人[illegible]方可以[illegible]是乃
[illegible]為仁也。若必欲自[illegible]以人以[illegible]不
[illegible]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illegible]不識
也。[illegible]今[illegible]大○齊[illegible]而
[illegible]四書[illegible]
有[illegible]之事用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之意[illegible]亦見孔子[illegible]不知於[illegible]而
[illegible]也○四書[illegible]日人但知[illegible]而不知其為不
罪也。[illegible]

已有微罪也。大全汪氏謂是君相之微罪。[illegible]凡則
又謂是微[illegible]其君相之罪。此[illegible]但不足○[illegible]日。若
了之所為[illegible]心不拘迹。故衆人不識亦[illegible]出處上說[illegible]
四書家訓日。所為為字不在[illegible]為上說其所為或欲
人或欲為已成彼[illegible]於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於仁
方[illegible]節旨 [illegible]今[illegible]日此[illegible]子[illegible]道之不行[illegible]
見[illegible]卷下○張彥陵日。[illegible]王字[illegible]
[illegible]非[illegible]傷今然無王之罪。[illegible]由方伯[illegible]見
不當偏重。
五霸者節 四書家訓日此節[illegible]王提進下[illegible]方伯并今
諸侯大夫[illegible]其罪○彥陵又日[illegible]但[illegible]故
[illegible]方伯[illegible]以為功之[illegible]今日[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談今日大夫則侈功利之談而以為忠[illegible]其功不
知實所以成其罪。罪在無[illegible]處見之[illegible]未露
人[illegible] 若[illegible]節 交予于[illegible]人其[illegible]七何當提出王者方
見[illegible]諸侯皆為人子[illegible]方見[illegible]之[illegible]自天
[illegible]然行者五命[illegible]敬老慈幼[illegible]出
[illegible]彼出方伯[illegible]論[illegible]人[illegible]孔[illegible]
伯之分○[illegible]日[illegible]下申之[illegible]
則皆[illegible]不齊[illegible]不[illegible]方
知。○四書脈日。服罪而後[illegible]後[illegible]侯
其改過之心。○蒙引日。集註日人[illegible]則自責改
讓為責者。讓者宗廟[illegible]也。英宗[illegible]之子。
五霸桓公為盛節 張彥陵日。五命所載[illegible]是天子

之禁[illegible]特申明之耳。言歸於好。謂尊天子之命為[illegible]
之[illegible]其實非為後日執詞[illegible]也[illegible]日。初命齊
家之事。[illegible]命尊德之事。[illegible]命[illegible]
[illegible]之事。四命[illegible]命大[illegible]俱是
命[illegible]俱是[illegible]外之事○[illegible]日。初命
由身以及家也。[illegible]命由家以及朝廷也。[illegible]命由朝廷以
及其國也。四命是內以修政事而又[illegible]行乎天[illegible]
命是外以應諸侯而又[illegible]行乎天命也。○[illegible]日。老幼
是本國者。外國卿大夫至此為賓旅。人至此[illegible]
[illegible]必得必得其人也。不拘於世類。不限於[illegible]不然。上
有取士之名而無取士之實。世之[illegible]者進矣。○
張彥陵日。曲防[illegible]以[illegible]為鄰[illegible]早俱有之。此是

以湖利在有水則報之使不出溉之使來而不惜降
澮之是以利在無水則報之使不入溉之使去而不惜
防因之以接見其同盟等乃不忘上好而相恩乃是
伯者存王意所我同盟三字何等爲然[illegible]崇虛○庚
荊用曰方伯更之未出也葵丘不在天子而崇伯亦未
盡得天下之權其權設有文之既出也同盟尤不在天
子又不在諸侯而桓文獨得其權其謀畫上之意而
及陰存於四夷爲權非人主之權者之宗而尚有可爲
乎於臣禁於主而敢忘凡非天子之令故桓文之功亦
定而大道明矣。
夫君之罪者 張彥陵曰。此節指犯五禁。言民皆從是不
知所以其違悖之罪也○顧麟士曰。所犯者不出當路

貴臣之道○石氏方伯之大夫亦五伯之罪人也孟子
分論此而幾後耳
習試他慎乎爲罪重罪者 顧麟士曰。通章前八節是論
歷史末一節是總慎了
存試使慎乎爲將軍王節 顧亓曰。教民註只重禮義者
戰國時民以之殺人所有也○焦漪園曰。天下事論兩
判害猶須論爲是非不較而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
戰爲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又云曰一戰曰遂有此
是假設之詞。其不可之後下文始發明之。
真了勢然不能節 顧亓曰。此則守於民不可也來
告明者之節。 張彥陵曰。此節是先王建國之初制爲侯。
天子訟亦在諸侯上○蔡虛齋曰。宗廟典籍典常法也

籍册籍也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而藏之方策藏
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廟爲祭祀而錯言會同
也。
周公之封於魯節
今魯方百里者五節 焦漪園曰。齊魯之地乃非始封之
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
不暇論齊耳。
徒取諸彼節 四書家訓曰。殺人何。只帶殃民意說非以
此句申殃民節也。
君子之事君也節 張彥陵曰。引其君二字貫至而已作
何以道之者仁之分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引
之存之有多方者從志然必至於仁而後已者務人君

求觀彥有外也公孫而驗於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罪息
念入於中而不遂發忠於君是必防微杜漸無使一念
[illegible]以了而已守仁與務引有所應○此說重在
志仁與而[illegible]同○顧氏曰。當道務事志仁爲心然不可
上面乃是發深文法必志仁始爲真當道○鄭申甫曰。
引之當道志守是。路來的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
於仁務在與道原非兩件論成德則心存於仁其行自
無不合於道論用工務道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做去方
得所據以成其仁○此說重在當道惟[illegible]在志
仁者亦互相發而不背○蔡虛齋曰。要期引其君教
他事事在正路上走念念把正理存在心中而行一不
後者。不齊非惟不見於行事亦非其心之所存矣此

之謂當道志仁而後能引君之初心始畢矣然則當勝
之役道耶仁耶亦異於君子矣○仁與道分言之則為
二合言之則為一故此章依註分心與事兩項而下章
朱子小註謂鄉道志仁非二事此乃互相發而不相背
也○新安陳氏及蒙引存疑俱以不殃民為仁不論洞
為道此斷不可從蓋殃民論洞以事言之則皆非道以
心言之則皆非仁如何可分界邊說說論最得
今之事君者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前章責臣之逢君此獨
責君之用人○或謂此章專說事君者說或謂上二節
言事君者後末節言人君皆俱不足
今之事君者曰章 張彥陵曰盡地力則有財故闢與充是
一串事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故約與戰是一串事

○亦有充而不能戰而不約者此又不可不知○四書
脈曰要看兩民字國家富強都從民起民生一戕要那
富強何用○又曰君不向道以下正見其為民賊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總旨 四書脈曰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
踰什一乃中正賦法但自貊情當時之暴斂欲二十而取
一意亦決矣豈非聖人中正之法故孟子以貊道斷之
見其不可行於中國○蒙合註曰首節白圭欲輕稅中
五節孟子以輕稅之不可行末節言常法之不可易○
第二節言孟子之道雖貊可行第三節指陶之一事以明
中國則不可行大貊節言貊之所以可行中明第二節
意今居中國二節言中國之所以不可行中明第二節
意○就無國以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

行之不知其流弊且至於去人倫無君子與關許行算
同意○附存疑曰孟子辨白圭二十取一之非正意只
是言其不足用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可無君子耳○
又曰萬室之國只一人陶器不足用亦猶為國無君子
不足為治也故曰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見無君子乎
為國不可無君子則二十取一必不是其法不可行矣
○張彥陵曰大國之所用既不得不需之民間今日無
故減少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
漸耳○此是徐疏非孟子正意蓋不必論至此而後見
輕賦之不可也
吾欲二十而取一節 按圭之意只是欲儉以足用誇自
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此數語只帶說不重○與

欲作謂上欲輕賦而以貨殖足國則是桑弘羊不加賦
而足用之意矣此大刻
子之道貊道也節 只因之曰子之道貊道何甚妙本論
稅法便說到開天闢地處使圖從乾坤混沌民物醒
寤與寢覺後後有作有令識者心怖膽落不敢置喙
萬室之國節 四書脈曰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
人之陶喻 十取一器不足用正見不可忘○按存疑
以一人之陶喻無君子殊欠斟酌
夫貊五穀不生節 張彥陵曰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出之
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二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
○四書家訓曰惟黍生之輕看無城郭尚有可重看故
二十取一費省也○吳因之曰無城郭二句曾祭多項

只[illegible]用俱廢息○衆大合觀[illegible]依字總管[illegible]
養於[illegible]依因無[illegible]交際之[illegible]自宜是大
者有討是小者○張[illegible]宮室等項而下
則歸之人倫君子末又專[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倫則該城郭
宮室等項[illegible]君子則該人倫[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又維持此人倫
者也○須知人倫又所以維持此[illegible]○[illegible]存城[illegible]上
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illegible]只曰況無君子
乎者歸重於百官有司也[illegible]城郭宮[illegible]人[illegible]君子
而在也○按此只是古人文章不[illegible]引得之[illegible]謂
歸重君子則[illegible]矣
今居中國[illegible]居中國一節[illegible]去不可省之費而
輕税之不可[illegible]外○[illegible]今居中國要見

[illegible]也[illegible]曰去人倫[illegible]無君臣者
[illegible]皆有[illegible]且於人倫[illegible]○徐儆弦曰君
[illegible]用[illegible]君子之用者[illegible]可缺哉
[illegible]以然對[illegible]此陶以寡對
[illegible]
[illegible]賦當[illegible]
[illegible]人知[illegible]不知輕税之[illegible]
道其大[illegible]衆人[illegible]不重大小只
是[illegible]周[illegible]文獻租減税至二十之一武
帝[illegible]紛之所必至此以知堯舜中
[illegible]之[illegible]當道而輕之重之皆非所以為周也○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illegible]總言[illegible]只是兩截意[illegible]

敖[illegible]一截[illegible]中把禹與十[illegible]其
得失利病[illegible]○此章[illegible]可以仁智對
看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兩節 [illegible]不必[illegible]之言過
矣[illegible]過矣以其[illegible]之言過矣
[illegible]○按蒙引[illegible]只[illegible]水之道亦[illegible]得[illegible]順水之性
因是然下一[illegible]不必以[illegible]亦只依
[illegible]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節 四[illegible]治水以道故禹
以四[illegible]為受水之[illegible]治水不以[illegible]故丹以[illegible]為受
水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是水以[illegible]中流當日
洪水之害悉除而[illegible]其仁[illegible]則水以

逆[illegible]洪水之[illegible]而仁人[illegible]其惡
水[illegible]水逆行[illegible]惡[illegible]水[illegible]人與
[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仁人所惡不
[illegible]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
[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行可知
[illegible]
[illegible]家[illegible]
[illegible]定是能[illegible]
[illegible]此不人不可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緒又云說是明理自信篤見而后能執者有定見而后有定守也則是以見爲篤信之存矣此又是一說亦不可從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總旨　四書脈曰此章見治天下不在於才不能而在於不自有其能蓋守相之休休自與宰有司不同○張彥陵曰此章只與斷斷兮無他技相發好善之好即其心好之之好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樂天齋賞註曰前六節只重其爲人也好善一句孟子喜正子爲政以此其言正子優於天下亦以此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於天下而前節下乃反言以決之轉看道章定在相度上看○翁惠甫曰好善之人非於智勇聞識一無所關而徒倚助於人也胸無是非則善至而不能擇擇而不能執甚或好不善以爲善矣紂之好飛廉惡來無異文之好閎夭武之好十亂也豈知其不善而故好之哉故真好善者智勇聞識有所不借若而不能以若無若虛之心廣求收博採之度有所礙之處乃可借衆見以決高而有擇衆之明方可借衆見以別多聞使自强之夫而倚人爲耳目則疑惑滋甚何暇辨清濁分賢否乎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節　四書脈曰爲政是秉國以施政孟子喜其道之得行須知此道是公共之道不必說孟之道即我之道

樂正子强乎節　齊合註曰强者於政能擔當有知慮者於政能籌謀多聞識者於政能通達皆以才言因否者言非其所長也其之聞明知樂正子所短在此○按知慮有生於聰明者有得於閱歷者故直兩由求卷十九講老成之士曰閱歷多則見事精亦兼聰明說不得孳孳則人心服○樂天齋賞註曰合字非孟子與正子之短於此乃專爲下文形容正子所長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二節　徐自溟曰人之所好每視其自身是爲何如人樂正子善人也可欲之爲善者自與善相投反之心而可欲即遇人之善而亦欲之故其爲人也好善須在其自爲人處見之○此與翁惠甫說同依此則智勇聞識亦正子所有矣蓋正子於三者非全無也但非其所長耳○附蒙引曰吳仲循謂苟好善則天下之凡有强勇知慮多聞識者皆將來告之太不命矣此三者當世之所尚未聞其爲孟子與樂正子之所尚也彼時謂强勇知慮多聞識自與孟子不同道○愚謂亦引人物强與知慮聞識本皆爲政者所不可少但好善者自寬不當專泥此三者耳

好善優乎節　張彥陵曰優於天下正在好字上見出言其心之量能併包宇內即治天下尚覺有餘未說到用人上○四書脈亦言此意然非正說也○說優只好善優於天下以下俱是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說○四書講曰好善就器之量說要切相度上看優與足不同總爲足優則溢於外矣

夫苟好善節　四書家訓曰夫苟好善苟字不可忽言好善之心極其真懇而無所假也○張彥陵曰好善之

人虛心順理善不必出於己人有善亦不疑其勝己未
有則樂於求之既有則樂於用之四海之人孰不樂告
以善也○附樂天齋類註曰來告以善則衆思集而思
益廣故優於天下然不可說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正
聽言說不主用人○按此亦只將來說自不妨玩蒙引
可見

夫苟不好善節　四書家訓曰人將曰人字指善人○張
彥陵曰人將曰三字見從旁擬議之詞○又曰相關自
恃才知的人全道自家無不知得蓬蒿然自聖處語面
謏之人正說見他此意而附麗之耳當說人謂他訑訑
之狀予既已知之矣有何意味○蒙引予既已不可從
○按樂天齋類註曰訑訑便是顏色予既已知之便是

聲音講家多如此恐意予既已知之矣有見於聲音者
有見於顏色者訑訑總形容予既已知之之貌勿分貼
爲是○若今時則距字下得極妙不是我去拒人見其
狀貌自遠人而不就也讒是開讒諂是媚上意面諛
是讒言也○今此則諂如逢君之惡諛如長君之惡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陳子者仕於古亦疑孟
子辭仕之意孟子乃合去就以明之大都仕乎本心全
其爲行道可不執一途而後就之說卽因不執一途而概
人經見君子委曲爲道之意不必以爲道爲禮爲養分
三項○分言之亦何是一項○自忠甫曰就以其志者
爲其必以此志則不負其初心不可分作以律人也
之道也論　行止一發合而以見仕包有去意○張彥陵曰三

就三去三一是說他委曲一一是說他亦無遷就○四書家
訓曰君子行道之心與切而正道之心亦不輕所欲行
道仍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了而不敢去所欲
正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去又去了擇其可就而
就之總是抱一道爲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按家
訓說是因趙註說與交際章一
例假借因之說附後○附吳因之曰所就三二句正見
君子不爲己甚無非仕意滿下二節全要把此意體會
言道行然後仕不然就去了此仕之正也君子之本心
也然而君子未嘗取必於此也即禮貌可與則亦就之
除非并其禮貌而倦棄之然後去耳又其甚至於周之
亦受但受之有節耳然則君子豈爲己甚者哉又何難

仕之有

迎之致敬以有禮三節　吳虛齋曰敬在心而禮乃其文
○蒙引此處與存疑不同存疑爲是○又云猶云恭而
有禮恭亦有致敬而無禮者故兼言之○此是存疑之
說○顧月林曰其次其下乃因所遇不同而言如云此
外另有一樣非以此別人品○張彥陵曰饑餓於土地
而始受其周蓋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行吾道也故亦
云就○公養之仕即所謂若傀之粟也與抱關擊柝者
不同然亦是　類皆是爲貧而仕者也孟子來此亦可
以該彼○究死而已矣趙註亦以此句作去看殊不是
去意自在言外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總旨　吳因之曰通章不重天心仁

愛賢今重困之乃所以成之以見困窮非不幸全上
智下愚皆有所警省
舜發於畎畝之中節　張彥陵曰此只舉歷說者人只見
側陋是困非不幸之事。今從中看出進德警發。所以
發其潛也。者豈境遇所以揚其分也。賢者之窮厄次序。
此提醒之意也。○附堂引曰。按前篇論微子微仲王子
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膠鬲為紂之
臣矣。今註曰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則又似一
人從側微而起者。當紂無道。棄賢。或賢者自去之。膠鬲
於是乎復隱處販鬻。而文王舉用之耶。○按蒙引之說
似是。然按四書人物考曰。膠鬲嘗販魚鹽。文王舉之於
殷。及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則膠鬲始末
自明。不必如蒙引所云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節　上節已有天字意在內。不
必至此節拱後推本於天。四書家訓謂此節原聖賢之
成說。由於困窮之故得之。○四書家訓謂是人暗指舜
說等人。有來不說為是。○又曰。必先所以字俱根天說
為是大任棨君相。○要因之曰。空乏其身。則用空乏也。
家引謂總苦心志。何本要。○湖南講曰。行拂亂所為。
如皆夫食不足。事小得。而先事予終。豈不是錯處。○
四書家訓曰。所以動心忍性。何主其困之之至意也。聖賢
之心性。豈是汨沒的。不能豈是死心的。但人意責任甚
重。故其未成德亦是重。雖其心已動。而常若不動。其性
已忍。而常若未忍。其能不增。而常若不增。故鍊勒堅忍

充溢之詞。無所不至。此二句全重所以字。○蔡含亭曰。
動心忍性為成德。增益不能為達才。○張彥陵曰。苦心
志。志分亂。動心。勞餓空乏。分亂忍性。拂亂所為。分亂增
益所不能。○此大全新安之說。蒙引亦已辨之。○蒙
引曰。性非食色之性也。猶言所云性氣。○熊說已包在
註中氣稟二字內。專主則未偏矣。○王陽明曰。聖賢之
心。皆是良能。何待增益。只是從窮困中磨鍊。則聰明知
慮。若見其日開發耳。○錢啟新曰。無志人受天磨難。便
倒。有志人受天磨難。益奮。人固有才。而[illegible]有力能承
天。○羅念菴曰。聖賢處危臨變。莫不有以收攝精神。不
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然於此卻有深
辨。由道術中鍛鍊。則為聖學。由嘗試中鍛鍊。則為俗情。
不可不自察也。看了明曰附篇與改作。皆指其氣質本
中節。做不出。而有力矣。見得未必心不彩耳。而世人徒
看拂亂於窮愁。皆於其勢。以為增益。在是不亦千乎。
人恆過節　蔡含亭曰。人恆過一句。總下其實是
舍中人上形容。恆者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
之人。過不能改。恆與衡則是過覺於己。作
則於中目之所不能覺。與色人微發是過彰於人。
徵則覺中目之所不能覺。作而行。喻則知困心衡慮。徵
色發聲。正是過處。作與喻。正是改處。○張彥陵曰。中人
之過。亦若人或聞之。其作其喻。亦若或聞之。○四書
家訓曰。恒。非常常有過。言人嘗未必皆察過而改。而緣
過後改者恒多也。○與可曰。困衡者已知有過。徵作

後發者方知有過故曰喻○權輿註此條非與學記發
有時不之說合○翼註又曰困於心是變故不能自許
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通○洪覺山曰衡心忍性是自
進步因心衡慮後徵色發聲是默抑而後轉步○徐自溟
曰能作能喻亦可以興可以達而可以大任。
入則無法家拂士節　張彥陵曰由人只作內外字看○
錢緒山曰兩個字乃人臣之心自道之也謂不把這兩
件在心上○此是深一層意非正解也只此自正解側
稍誤○此節大全直解俱主人君言錢說是指國人言
淺說不是
然後知生於憂患節　張彥陵曰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
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別有言耳非收拾上文
也今要得儆悟人意

教亦多術章　張彥陵曰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
之教乃是要人體貼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四
書保旨予字不必作孟子自言說合註曰首句宜言君子
之教有多術上只是其術之多術字從心來有箇經畫
區處在內不屑教誨是教誨非多術而何○不屑之教
誨假只是留不屑教之也玩淺說大全朱子是如此然
蒙引有疑直解蒙引則以不屑為教誨也看來以不
屑為教意在末句予切說收蒙引○翼註脈俱云註云
其人若能感此云云似留正為據我欲其感悟便是教
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為教誨也然則指蒙引曰註
中其人若能感此二句且就教之之心言耳註原不專人

自沈看耳○陳大士曰其人或因不屑而自抑其氣於
衰邁之餘其人或因不屑而自奮其志於發憤之後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旨　湖南講曰、告子篇論性、又論心。其言甚詳、但各開說。此盡心章、則合心與性而約言之、當是告子篇總論。○張彥陵曰、此章全是以人合天之學。○是困之日據通章語意、盡心知性、便是知天。存心養性、便是事天。只把這箇工夫做到盡頭處、即所以立命矣。孟子此意、只是欲人於心性上著力、做始做終、無少休廢。盡人合天、更無餘事矣。○汪武曹曰、是要說首節只發明合一之理、次節方是做工夫處。蓋養性者、順理無拂之謂。若不去於性上討箇明白、安能順理而不拂哉。首節盡知兩屬現成、然謂工夫盡在下節、則斷不可也。

盡其心者節　盡心者、只是還我本來之心耳。○朱子謂盡心即物格知至之事、是矣。又謂節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者、由積累。蓋曾子一貫已兼存養之功在內、當引子貢之一貫方是。○盡心知性、看來亦無先後。存疑謂在先、後有此也、余何敢遂。○四書蒙引曰、知處只是盡處、非分先後者也。○說叢謂疑問不盡心由於知性、知性即是知天。此是孟子知字是後工夫下語初關、即會是盡心知性用功到盡頭處、亦只是盡心知性。○按蒙引謂六峰知是積累用工之言、是亦本說最妙。○朱子知字答見之說、亦當如此存疑問也一條、亦當如此存。○盡其心一節文　徐建菴云、既是聯絡於天人之關、而思所由合、要不越窮理而得之矣。　進

延平云、性處實、而心處虛、故乎性者唯心、而乎心者亦唯性。心有為而性無為、離心無所為性、而離性亦無所為心。　見性於人、見人於性、見天於人、見天於性。　未嘗性云、求有性而先有天、性出於天之中。既有天而即有性、天又寓於性之內。　性賦於天之後、而見人無非見性、天亦於性之始、而見性即以見人。

存其心節　盡心知性、是一件工夫。存心養性、是兩件工夫。故宾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曰無大工夫、則非絕無工夫者也。其說自明。湛若陳氏謂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確論。○看來存心猶上章所謂忠、養性猶大學所謂信。若他處但言存心、則亦該得養性。○楊應齋曰、存養工夫、各該

動靜。靜時默存、動時省存、是謂存心。靜是寂養、動是順養、是謂養性。○蒙引謂中庸有養專主靜時、與存疑中講解不同、姑從其定。○四書家講曰、存心非待心既盡而後存、養性非待性既知而後養、隨盡隨存、隨知隨養也。○按此條是條認。○蒙註曰、天與人以心性、存養心性、便所以事天。如君與臣以職事、修其職事、便所以事君。

殀壽不貳節　不貳只是有得破之意、故註以疑字解貳字。蓋知生死壽殀、乃氣數之必然耳。小註謂不以死生為欣戚、是又從貳字生出。既無所疑、又何欣戚哉。○王陽明曰、學問工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

妖壽不貳而不能修身者有之。一則雖識得破。却不能放下。一則既識破使一切放下。澹然自守。如莊周之類。皆是不能修身以俟○註淡爲不決四字不可專指異端言。亦不可除却異端言。蓋妖壽不貳而不能修身者。原自有二樣也。雲峰特以人專指異端說。故力言其非不可因此遂除却異端也○張彥陵曰。告人修身之功。往往銳於始而怠於終者。以其泥於死生之故也○見大全朱子亦有不貳而不能修身者。不得却有此說○蒙註曰。身即心。性命即天也○張彥陵曰。命字不指妖壽。立字須帶妖壽。不能捨脊意○吳因之曰。至於妖壽不貳。修身以俟。明是天付我以心。我果有以完天之心。天付我以性。我果有以完天之性。故曰所以立命也。謂之

立命若完却心性無忝所生也。全本心性說。乃是○李卓吾曰。事大此。大做上立命時我做主○蒙引謂陳新安以立命命字兼理氣言者。其意以爲正命兼理氣。非正命氣也。蓋新安看立命命字與下正命字一般。即朱子小註天之正命自我而立之說也。但未得旨耳。蒙引之說出。然後人知立命命字是純以理言。渾乎有功後學矣○朱氏公遷說知命俟命極精。說立命兼知行說亦是。然亦不曾說得是以理言○湖南講問命如何下箇立字。答曰。譬如今人做官奉朝廷的勅。依着這勅上去做。君命無有虧隙。豈不是立。若把這勅上不遵行。便是放倒他一般。如何說得箇立。

莫非命也章總旨　張爾若曰。今人開口便說有命。委天數而不修人事。不知人事盡力。方可言命○實合註曰。此章命字。兼以氣言。然曰順受其正。盡道而死。皆以理爲主。與妖壽不貳修身以俟相發明。即所謂立命也。故曰發未何未盡之意。乃以順受發立命之意。非以正命發上章命字之意也。

莫非命也節　莫非命也。言指吉凶禍福言。則正命與非正命皆在內矣。故朱子小註謂此。何是活絡言。最是蒙引乃謂是朱子未定之論。殊不可解○湖南講曰。氣有舒有促。有生有殺。所以在人身上就有妖壽生死上邊的命。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的。所以要立這箇命。是由不得我的。所以要順受○蒙引曰。順受其正。不重順受。乃重正字。蓋同一命也。而正不正分焉。君子唯當順

受其正○存來正字。合下盡道說。順受是不怨不尤意○蒙引曰。正不正。不專論氣數。而兼論人事。氣數本無兩樣。但人事能盡則命爲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此節說安命之學

是故知命者節　知命立命之分。雲峰謂一是已造聖賢之域。一是方入聖賢之階梯。是矣。陳氏以知行分看不是。蓋知命不是空空知。就有行在。故下云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立命亦兼知行。觀其上云妖壽不貳可見○高中玄曰。愚不肖而不知命。必且與爲妄爲。則有滅頂之禍。賢智而不知命。必且與爲强爲。則有此冠之凶。惟君子知命。是以居易而不行險以徼倖。斯之謂不立巖牆。斯之謂順受其正。

盡其道而死者節　舜之得臨孔孟之不遇皆正命也
命也之[illegible]四凶之被戮皆非正命也

求則得之章總旨　吳因之曰只言求在我使有益求在外使無益以深著其當求而求之不必求更不問我之爲我者何知外之爲外何知只是皆是以內外別所求則皆內外之實也仁義禮智富貴利達皆命不必[illegible]

求則得之節　賓合註曰求則得一句急倒追求便得舍方失可見惟不求求斯得矣　句須看[illegible]○按此與操則存二句作危言曰氣者自別賓合註最說得明

求之有道節　賓合註曰求有道言有倫有理在不可妄求非言求之有法也得有命緊連上句言縱求得之亦

有命在未可必得是求之與得不相貫也○說叢謂求之有道句　求之緣有道而得自有命在此本大全而非不可從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總旨　四書蒙引曰此章依總註當不可以仁字貫之以首句爲主○張侗初曰上章[illegible]說求其在我而求之一字卻說得混淪未破故此章由指出我體出來令人從强恕下手正求在我者落處也○此說得於理無礙然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與上下章之輕接說約皆未嘗以此章承上章說唯樂天齋[illegible]有此說看來亦不必也○吳因之曰反身而誠節不是第其安勉之分總是言成於人意或誠身而樂或强恕求仁必如是而後無負於我之本然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節　賓合註曰萬物指理言我指人身言人有此身便有此理萬般具備一無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曰理而曰物者理在物物虛物實理○首句有是有萬物[illegible]者亦不可[illegible]王守溪曰此物亦有物有則之物[illegible]萬物自具其則如言父子是仁之理在我言君臣則義之理在我○存疑曰蓋所謂我者非了然之我又非與物對立之我實萬物皆備之我

反身而誠節　存疑云此章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極是若蒙引謂反身而誠即中庸所謂則亦天之道者也則稍偏矣細玩自見○大全程氏復心以反身節盡性之事强恕節爲學者之事與蒙引同病○賓合註曰次節是聚已成者言末節方是用工

夫○又曰反身字[illegible]何我字○張彦陵曰反字不着力只是反觀[illegible]了人○說者曰誠是實理自然[illegible]如惡惡臭如好好色[illegible]之誠非聖人之誠也特以爲[illegible]已不與理爲[illegible]得力[illegible]不見有道[illegible]之外別[illegible]樂[illegible]令人[illegible]自己身心安頓在[illegible]有快活意如此[illegible]觸處[illegible]不已曾人家[illegible]不已增入放聯流[illegible]忘悍去○唐荊川曰[illegible]萬物之備無不真切[illegible]物之實無不順適○張彦陵曰此樂字有主無內[illegible]者○此與大全賓合註同○又有主能外適說者○依此與論語首章樂字同與存疑作樂則生矣之樂[illegible]又

不同然亦不是○蒙合註曰此中行之不待勉强何正是誠字內事對下强之而行言也有既在樂字內并是○按蒙合註此說可與小註以不愧怍解樂字同看疑以註中不待勉强句恐與樂字有礙故附下○附存疑曰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說在樂字內這樂是樂則生矣之樂觀其註曰則與所從矣所勉强可見與此一般小註說樂與大註異當從大註細玩之可見

强恕而行節　吳因之曰上節行之不待勉强行字與此節强恕而行行字同○說叢曰反求諸己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也○又曰謂求仁莫近焉可也謂求我莫近焉可也即謂之求誠莫近焉亦可也○又曰我字與克己由己

之己相似私則格斷物之我不可有也誠則備萬物之我不能無也○徐新文云嘉所謂人之事至己而備其施本無不昧之易欲由而推其決此反强恕二字甚明

行之而不著焉章總旨　吳蕃陞曰此章孟子欲人之由道者知道學一人與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却不同○論語不深責其知此章則深惜其不知而深望其知

行之而不著焉章　蒙合註曰行習穩是由著察纔是知○行之而不著蒙引有二意一是自家日用而不知之意一是所行者亦不能盡其節目二意當兼用○湖南講曰行習不是指行好乃曾用功的學者玩行之習矣終身由俱是他著力有那家用功的○又曰由非關力知其可忽畔哉○四書家訓曰不著不察是人都從外面做工夫不曾向心裏體會所以終身不知非道之難知也○蒙引謂著是其所當然察是其所以然莫擬亦引中庸形著察天地來說此爲異說斷不可從○翼註曰衆以人衆言

人不可以無恥章　四書家訓曰人須有恥心此章不可無者要人常提醒此心之意○依文今朱氏公遷說則此章與下章不同處只作一勸一戒然此章無恥字泛說下章則專主爲機變之巧者說此又不可不辨也○陸象山曰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恥焉者吾恐其所謂恥者非所當恥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

溺以逐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恥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耻此則其愧恥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恥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恥之於人大矣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是提醒世人點全在巧字○巧字伸人只爲用巧把良心汨沒而不覺不知人之爲人全靠這點羞惡作主此念一釋何所不爲故開口便說恥之於人大矣見得未有人而可無恥者天下唯用巧者最可恥而用巧的又無所用恥此心一喪豈復有人理哉章中二人字最宜玩○王龍溪曰君子慎獨亦以養此羞惡之心也○亦唯有此羞惡之心然後能慎獨循之凡致知力行皆然○大全新或曰戰

國時可恥之人有二其一乞墦齊人也其一縱橫捭闔為機變之巧儀秦是也此章特為儀秦輩發自孟子說破此心曲便與乞墦無異

恥之於人大矣兩節　吳因之曰機變之人正指儀秦徐吳等言之○翼註曰不善多端獨舉為機變之巧者其喪良心尤甚也○又曰要見得此機變之人自謂術高天下不知自淪汙下而已不可不儆醒○又曰機械變詐似不必分心事但要呼命字義機字如捕取禽獸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危險者變字有多端詐誘使人入我機之意○按械是桎梏手足捆只機門械械是藏危險以制服人○鄒嶧山曰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謀誘人意○又曰機變便是巧大病在為字上○此處

曰無所用三字下得極妙人一失腳機械日用口熟久之反以為天理人情之宜然即有恥心亦無處用得他著了○吳因之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所謂無恥而不以為恥者也與無恥之恥正相反

不恥不若人節　張彥陵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只是恥若無恥則與禽獸何異不得復列於人故曰何若人有○吳因之曰人惟自恥其不善還有悔悟自新的日子他儀多半恬然不以為恥一發越要失做了凡敗名喪節皆靡不顧而甘為之只消無恥一件不如人件件都出人後○恥其不能而為之不必論到終必能即此一念便是聖賢路上人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必論到終不能即此一念便是小人路上人輔氏說須著有○又程子亦只明不可掩藏之意亦不見得另有後說也

古之賢王節　張彥陵曰按通章雖說君重士上亦自重上下相交而實相成然語氣要將相分別側入賢○賢王賢士兩士作兩平看極是誠而平王或重賢士偏○鄒竹山曰勢勝之觀以體而不敬貧余之觀敬而不以禮故致敬盡禮兩言之○四書脈曰役字盡字有味不但有挾心者不亟見即敬賢加禮而未致盡猶不亟見矣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雖從游說起而後面道理甚大不必粘定遊說○按翼註甚是麟士謂此章人意須顧遊字不聽友說道理遠了亦太拘矣○蔡合志曰總註內重而外輕何嘗可以囂囂矣上無

往而不善句緊故士窮不失義三節切勿糊塗○按蔡合註與存疑同若依蒙引則內重外輕句直管到故士窮不失義節自故士得已以下方貼無往不善句此不可從

人知之節　張彥陵曰囂囂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於知不知時方始有也

何如斯可以囂囂矣節　樂天齋翼註曰斯可以之間見囂囂之不易則可以之答見囂囂之不難○張彥陵曰德義本一物兩賦界言曰德由德而行先明正大磊磊落落處曰義○四書家訓曰德本可尊君一心樂之則天下之爭隆在我不必驕樂而後尊義本可樂君一心樂之則天下之真樂在我不必顯樂而後樂發不可以

囂囂○張彥陵曰若在我無可尊可樂雖欲强爲囂囂
而不可得也○四書家訓曰說到則可以囂囂矣遊說
之道已盡下又承尊樂囂囂之意而究極言之見士持
此為世窮達咸宜而一時之得不得不足言矣

故士窮不失義節　樂天齋說約曰義與道非二道之守
於己曰義義之所在人曰道不失不離是平日尊樂之
深自有定守而無移奪且貧賤富貴所能易也○脊合
註曰此條此中實字重見於行事上意中實字是
指言其實也辨別○故士節但是說存於心實說民則上
文尊德樂義是就心上說而此節是說於行事之實也
依蒙引淺說則上文尊德樂義是虛說而此節則分窮
達說依存疑則尊德樂義是就平日用功上說而此節則

就行事上說也與註皆無礙而存疑爲長蒙引淺說附下
○附蒙引曰尊德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
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故曰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
之實也○又附蒙引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者言其
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
士得己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言其理也古之人得志
云云則於民則又指實而言也○附淺說曰夫囂囂本於
尊德樂義如此故士之處窮也必尊德樂義不以窮而
失義焉其處達也亦必尊德樂義不以達而離道焉尊
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囂囂哉雖其窮不失義也則
士亦不至於失己焉云云

窮不失義節　四書家訓曰大士之所以爲己者義窮不
失義即不失己了故曰得己有自得其得之意民所仰
望於士者道達不離道即不失民望了有與民共由之
意

古之人節　四書家訓曰古之人即尊德樂義之士也○淵
衍講曰古之人見非今時說士之凡所謂窮達之人
而說得步即法古人不必與顛危之士隨行逐隊而自
隱其所爲也○四書脈曰修身而見世者即守先王
之道以待後學之類○人今或曰說到修身見世須
要許下務一流但據例了○鄒東郭曰古詩須識取善
字本體即逆順境界自不能移此是處處休洞他傳
止至善學脉得志與民由之故曰兼不得志獨行其道
故曰獨獨時善不曾減兼時善不曾增故隨處盡爲與

平水土樹稼穡同道○徐自溟曰二則字要玩味有隨
時旋轉意任其窮達境界變遷而吾非獨善即兼善無
所不可○脊合註曰善即德義○王弱生曰沮溺稱不
得得已儀封稱不得得民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總旨　徐自溟曰凡民豪傑其品局
皆由心自畫孟子此章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
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之異豪傑何以不必待而興哉
凡世無文王而文王之精在心也即世有文王而吾心
之文王不存世也心一陷於凡想即凡民心一作豪傑
即豪傑何論有文王無文王○徐說妙極有疑謂豪傑
之士亦天生成勉强不得殊失孟子立言之意矣○豪
傑雖亦由資稟然人苟能自興則能變化其資稟之不

善而爲善矣○中洲金氏曰總見彼雖凡民爲豪傑意嘗從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不當以凡民豪傑分興與不興天下豈有生成的凡民只是因循姑待便一向趨到凡民路上去了天下亦無生成的豪傑只要振作有爲便逐漸做成豪傑的事業了能自興則人人豪傑能豪傑則人人文王不然我待文王文王又奚待哉若夫凡民資質庸下必有待而後興豪傑品地卓越雖無文王猶興是凡民豪傑皆由天定非學問能轉移孟子此論不特不能勵凡民爲豪傑且將沮豪傑爲凡民矣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獨言文王者舉此以見例耳存疑謂文王化行江漢比自古聖人獨爲廖矣○按待文王而興不必有既興之後復分傑劣只是此種人不遇文

王必不能興所以謂之凡民是概其不能興非謂其雖興不足貴也此意須辨○又待文而興則是今日斷無人能興使有慨然堯舜之道無人復任仁義之說無人復明井田學校之法無人復行之意然此所以待凡民而非所以論豪傑所謂豪傑亦不是世俗才智一流只是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不淫不移闢邪崇正孟子隱然有自任之意○又須想其所興者何事如孝弟忠信仁義禮樂皆孟子所望後學人之興者而幸無其人所以忽然發此歎彼不能興者亦不是庸流如楊墨申韓蘇張之徒皆有絕世聰明特以其不能興於正道故謂之凡民待字是爲人看出謂此等人必待文王在上庶幾能反正非謂其人自有待之一念也若其人自有待之一念則雖未興起亦不害其馳於正道矣○翼註曰豪傑要認得真雖有文豪傑對凡民言只是不凡之謂據註凡不凡皆以資質言據物欲之有蔽無蔽意方完蓋衆所拘物欲所蔽者凡民也有過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豪傑也○又云才智節負也如獨知才能發亦不足爲豪傑物欲而已○說叢曰待文王無文王不必以時言即使豪傑生文王之世亦不必師文王何也從入門處看便是凡民不是豪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如此方是豪傑○按文則未嘗不相師然非專指大師也此條須善看○蒙引曰興者興起爲善有物欲而後發然而往意○悉意豪傑雖無所待而興必有所待而成如夫子亦曰好古敏求是也　丁巳

十一月○張侗初曰豪傑不待人興便可以興人文王只豪傑○四書脉曰有時覺我與文王背處非背文背心也有時覺我與文王會處非會文會心也○朱子曰豪傑而不聖賢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張彥陵曰此爲世之溺情於富貴者發溺於也寄也如饑飽然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看得附字透便會欲然○此解附字甚妙然此意當在韓魏之家下抽出不可作正解○彥陵又曰欲然又非貌富貴之說要會本文自視二字謂其不從韓魏起見也此直是無加無損境界故曰過人遠矣余在識趣上見得○沈無回曰自視欲然只是猶夫平日便是若加有韓魏之家而視欲然則有意滿之與有意飽之究竟

亦是一流人耳何道人之有〇說者未見不自滿之意
但今日如此以然既附之後仍如其義則有猶大不
日之□有遊不善已□是因此當貴亦是□□有者名
不當有則籍之不肯日暇豫游樂矣〇又曰霸人□□
以歲□□□誠者亦只見有物我上看得分明我本無
物物本無所於我□□□□以我□□□□□方妙
然此人不但有□□亦必有定力非特引尸氏或亦□
〇附有疑曰霸人之□當只就此上見得與□□□
疑一般但蒙引不□□說不知何如〇人今□□□
民曰此即所謂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為人之不是
就此而止只□其内重外輕可與進道耳若謂即此便
是霸人則無進步可發身嘲之孔子不必又言何足以
孫今言當參看自是有疑謂只就此上見得與霸霸為
和說　一般耳

以佚道使民章　張彥陵曰本文二道字最重〇彥
陵又曰人卜第道字以殺人何怨之有不是令其無怨
其心自甘可怨也〇□□曰□□道字當解做理字不
例□微心□但有心□說□可耳
以佚道使民□　□其後□使民□勞民□是使我之道
此使民為□民日以謀我之道也使民為□□□□民
日是保我之道也□勞而不怨也□□庶之民何以為
民可以樂成而不可以慮始若終於不怨也□□□□
□□□□　若人□□之宴好之不□之人所自為之者
君子當不以勞民□□生道□□□引□有□□俱

可兼用〇除害去惡似也兼說之之事詳又用之類二
字者為指其中條目耳與上帶殺項厚之類稍異〇蒙
引或曰一條以如洪水驅猛獸伐桀紂之類為除害以
誅有罪為去惡俱是然二項内亦各自有除害去惡〇
與注曰二怨字亦指被勞所殺之人其曰雖死不怨殺
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〇未有其不然者一句蓋
非佚之而徒勞之非生之而徒殺之或佚之而適以勞
之生之而適以殺之皆所謂不怨也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章　駁因之曰王霸之辨只有心與無心
之間孟子論王霸今在此處分別故此章大旨一言可
蔽王民無心于遊無心而已蒙引云王道只是公最好
〇按此章自王者之民至不知為之者只是言王民之
氣象而含有王道之大意末節則直指王道之大然須
知其是言王道之大不是言王道王道在至誠無心上
至誠無心意在言外故朱子謂自王者之民至末皆是
說王者功用甚明〇袁了凡曰此孟子尊王賤霸意也
一節安撫民所謂王者徧大深量而無迹此是言王道
之大在首二節雖已含得然須至末節方露若至誠無
心意則不妨於言　節節露也
王者之民節　蒙詩曰詩以廣大自得廣大對狹小言驩
虞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同而綜言亦
無欣喜雀躍子所謂使天下欣欣之樂之是不恬也使天
下孳孳焉若之是不恬也只與此意如廣大是自得
的氣象自得是廣大的趣味意是一忘字意〇張彥陵

曰王者無詔見德於民則民忘然此亦勿害也○數
注亦謂此意勿害也有來害也貫不妨與下文並觀○
也○大全雙峯饒氏曰民皞皞久道也後曰必世
而後仁若初政則霸王者不能使其民無驩虞之意矣
歸于民天下大悅周及商晚人下人悅及其久也則相
忘而化矣

殺之而不怨節　殺之而不怨節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
意然依存疑此章專言刑言亦與上章稍別○蒙引曰
爲之謂做出做箇善來即教之意○又曰次節此唯皞
一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
庸不知爲之者見下之忘也合之上下兩忘也○蒙註
甚明吳因之謂下民皞皞下忘上也過化存神上忘下

也如此知將兩節分作兩層了不是○說叢曰殺之以
下之是寫其景象存說以過化節深一層看者非是○
按蒙引存疑淺說叢說因之說約脉賽合皆俱不作深
層看惟大全新安陳氏謂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
過化存神而已則似作深一層看然此非也蓋過化存
神即是功用之大無兩層

大存之所過者化節　說叢曰此節要說與皞皞相關莫
去了忘字○吳因之曰所過即化王者不知也所存即
神上者不知也二句內正好想見王道無心之妙須知
過化存神不專是王道感人全重王道無心上○按因之
說甚是但須以無心意寓在言外○張彥陵曰下箇過
字者只見不待久而後其化下箇存字者亦只見得

不必積久而後其化神○又曰德在言外○所存只作
欲殺欲利欲教看○賽合註曰神妙有是心便有是政
甚於於有[illegible]而風行乎海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註不測字亦即是化之速處有是心便有是政解神字
最妙說叢曰所謂不必形出而後其化神殊有病○說叢曰
一述所過者化以所存者神也論理果是如此但本旨
鋪敍之旨不然○張彥陵曰流字重要與同運並行
意見得天地之神化流至此王者之神化亦流到此正
與下小補相反○四書家訓謂與天地而流非配合之
謂說叢謂與天地參還當不得上下與天地同流蓋曰
配曰參稍有對待之迹曰同流則王者與天地直渾作
一片矣此在字義上分別之固然然不可因此遂看小

了中庸配字參字之意蓋中庸配字參字亦合得同流
之意也○朱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
小補只是逐些子補綴○蒙註曰朱子此說補字
最精又當如衣服有破缺故從而補之謂之小補若重
製一件則不得謂之小補矣[illegible]字亦曰說者謂王者有
補於天地不知王者自不得稱補字大地之大皆在王
者[illegible]皆是小補此補便小○四書家訓曰小補句只
是說王者功業之大不必以小補來形容以俏與[illegible]
比論也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節總旨　四書家訓[illegible]
仁言[illegible]政教而不釋
[illegible]聲者[illegible]不待[illegible]合大下唯有政

敎寓勞來之則爲言播之則爲序非有二也善政善敎只是仁言仁聲的實事並有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也無兩層備之○善政善敎即是仁言仁聲的實事此論理固然但此章口氣只管歸重於仁聲上[illegible]謂其無兩層則於理不通矣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節

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節　翼註曰、吳節政謂是法制禁令然謂之善政則與虐政不同矣亦能得民但不及善敎耳法制政之方也禁令政之行也善敎計以道德齊禮解則亦非耳提面命之敎矣道德敎之本也齊禮敎之具也○又曰不如字[illegible]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勿用出

善政民畏之節　張侗初曰、善政立而後善敎可行、所謂富而敎之者也○南軒此說最深蓋言政專是富民善敎亦兼敎養說雖卷說可見○四書脈曰、善敎亦兼敎養如敎之樹畜稼穡之類要皆懇懇款款委曲開導之○翼註曰、畏字不可說嚴刑峻法使民凜凜恐懼只是道其法制禁令而不敢玩忽意○子產之火烈是善政民畏之○四書家訓曰、愛之是感於其敎而愛戴不心悅心是化於其敎而回心向道○翼註曰、得民財亦不待橫征暴斂只與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反有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節故官無不足而民亦無不足○陸稼書曰、畏愛存政敎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敎既成之後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節　蒙引曰、此章大指當理會

云欲人知仁義非外鑠也故集註云欲人不失其良心也蓋凡聖賢之言無非敎人未有無故而空言者○公皆於此指點而發說[illegible]良心即良心良心即是仁義不可把[illegible]分別作[illegible]曰道理本是欲人[illegible]發[illegible]　蔡合註曰、全尊發得欲人察[illegible]而擴充之以全仁義之意○附說蒙引曰、今人[illegible]以仁義轉說入動輒謂不敢當不知人人有不學而能之良能人人有不慮而知之良知孩提稍長無不然者即此孩提無不知愛之親親稍長無不知敬之敬長即是[illegible]入[illegible]此所不敢當之仁義也○按此叢此條即理齋仁義非外鑠之說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節　翼註曰、學是修習慮是思慮論

曾人用工[illegible]學慮亦不可廢但不學不慮是指本體呈露之處非言人用工須當廢學[illegible]以復其不學之體廢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illegible]不曾說及此耳時文說壞學慮大非[illegible]學慮不可無此是[illegible]理知此若論此章語氣則與[illegible]無[illegible]只是[illegible]在不學不慮上重講學慮本[illegible]發[illegible]矣[illegible]江流與其當於抑揚中帶見之○蒙引曰、吾[illegible]以不學而能爲良能不慮而知爲良知、吾以爲不能而學亦良能也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何也蓋良知良能彼有安於不能不知已耳[illegible]之而使學[illegible]之而使慮也吾又以爲學而能亦良能也慮而知亦良知也何也但能之人處與而知能之窮究處同非學不學慮不慮所得而淺也○[illegible]曰、誠存分

則知體渾然識何去來如此皆收〇良知良能俱在用
上說依說淺知在體上說了殊謬〇四書脉曰愛親只
是脊忍而不忍違意敬長只是後先追隨而不忍侵越
須淺淺說方像孩提稍長

親親仁也節　蒙引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親親敬
長字須略說得逆便不是須略帶孩提稍長說〇四書
翼註達之天下是說孩提稍長皆是此愛敬〇講章說
既出乎人之不容必通乎人之同然最妙蓋達之天下
句只是應轉上一節語無二意也淺說以上二節為言
愛親敬長者人之本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殊
誤〇蔡字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發新
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實一說於理俱無礙但

此章不必如此說故蒙引淺說翼註俱只云親親即是
仁敬長即是義〇翼註曰末節又指良知良能為仁義
者見得人決不可失其良心也非又添一層親親即仁
敬長即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〇愛敬達之天下所以
便謂之仁義者蒙引淺說俱云仁義者乃天下之公理
無他而已無他只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其所以為仁義
也若謂[illegible]之公愛敬達之天下若不是原有是仁愛何
以達不是原有是義敬何以達此假以愛敬為仁義之
發了猶說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不用心逐分在
只是聖人之心虛而應耳

舜之居深山之中節　按居深山四句原說舜上說但只
所以如此說者要見其心之虛耳故通是說心〇蒙因
之曰居深山亦要說得虛活孟子亦偶借深山一事以
形出聖心之空洞耳〇又曰與木石居相忘於木石而
與之同居也鹿豕遊亦然不重所居之陋意〇又曰惟
一物之不著乃能無一物之不交一事之不染乃能無
一事之不通聖之所以異衆全在上半節莫把居深山
等作閒看〇按註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乃上半節
意也其不可閒看明矣然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者
皆在上半節已含得而必至下半節露出方妙與不違
如愚章一例〇以此章與論語不違如愚章參看則不
違如愚時已是若決江河矣不可謂不違如愚與無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同也〇說叢曰此章語氣與吾與回

言終日竟絕相類但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〇又
曰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
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之時所以與
木石居與鹿豕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感而
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〇又曰易曰無思也無為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可此處之意〇湖南講曰上半截虛靈寂而無
以異於野人數句　蒙引看反其二字方得若於
舜之居深山先賢講一段寂然而下面說感便呆
蒙因之曰幾希二字要看得好只所以異者特幾希
之可見而已若論大舜胸中蘊蓄必有所以異於深山
之野人者然就其時而論豈不儼然與野人不容移易之

中不無俯仰數見，却亦甚不多，特幾希之微而已。○湖
南講曰：幾希只是此人不多，即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看在那邊，是指心上不多，是就見諸迹上看
不多。但屬庶字何得作去看。　張彥陵曰：聞善亦從
聞見天乎小注舜居深山之中節，若感觸一有感觸無不沛
然，若胸中本自蔽塞，今分所聞所見，爲之便終了依傍
的窠臼，安能有感即通。○蔡虛齋曰：亦云其應甚速，又云
無所不通，非二意，若無所不通，即虛也，即莫之能禦也。
無爲其所不爲章　蒙引曰：此章不言充義，爲句只用一
心字作主，那爲處，那欲處，心俱不爲不欲，知爲見心不
肯爲之欲之也，不被私意所奪，只遵其初心，便是爲其所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是不違本心，意與後章達之於所

不忍不爲之達，到他事上者亦不同，如此而已矣。只是
充其心，無使無欲，事爲亦要見無爲所不爲，則所爲者
皆所當爲，無欲所不欲，則所欲者皆所當欲，意乃備。○
達者以義言，亦不妨，但須依蒙引作擴充之義看。
以充義言，亦不妨，但須知實從達之所不忍不
爲不得，又說面前小注指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皆不
是由此不爲不欲之心擴充之，而已立人之道，復自
餘事以見說擴充，與註又不同，然亦相發明。○四書家
訓曰：兩無字最見工夫，分曉工夫處，全在心上堅忍自
力，兩箇之字○李　小不爲不欲人之只心也，所
義質氣心性之令，不失其是心，則集義而出
同，亦於心只令存，令達人，總只如此說，只。之一○

沈無同曰：當知此，亦只爲知善端而能擴充，若常
人之心，起念多不清楚，如何作他便做。○氏謂此人
學誠意章事，只是此，既知者，與誠意章同也。但
亦不可專泥意上，蓋正心修身亦是無爲無欲內事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總旨　此章似只是增益其所不
能，而集註所解，係引動心忍性者，是又推本言之，其實
動心忍性，意在言外。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節　張彥陵曰：德慧與術知，有而不
知，權術無知，則剛當而不可經世，德之智，又小之而非
大慧，權術之知，又私智而非正智，惟德慧術知，乃爲聖
賢豪傑作用。○許忠甫曰：心之有慧與知，猶木之有明，
如火之有光，然安樂小乎昏惰則光明，沮挫障而結微。

循理，張其精神，則本體以磨礪而灼爍。○說叢曰：德慧
術知，皆人所自有，若非不磨練則不出耳。○附錄註曰：
德之慧，則於事理則無不照；術之知，則於事理處無不
宜。此用蒙引說。○按此是蒙引別說，有疑泥說但不
用此，皆主本然當然之說。○蒙例初曰：以正大心而練
用效，而出於習之心，其而知只邪曲心通翻世情而出
者，而乃機械變詐者，不可概論。通達先務小心○
說叢曰：疢疾，人之有小疾，常患在身，不甚者
獨孤臣孽子節　蒙引曰：獨字之義，謂臣之中有孤臣，
子之中獨有孽子。○四書脉曰：獨孤臣孽子皆言於
君親勢分，制於近嬖，欲效其制於而疏分，要將安於義
命而近於怨。○又曰：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修省意，蓋

操心危先思慮不敢自安者容容悅何容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即是慮患深不必分先事臨事○此條雖本有發然有按照分先事臨事林不是蓋德慧術知可分先事臨事而疢疾心慮患不可分先事臨事也○張彥陵曰此處只要體認看只爲自身免禍耳夫亦何難皆只爲自家私便而其心欲成个君父向使形迹猜嫌未免籍其所患不得不深計熟處以免一時則凡可以自盡與其所以感格君父者何容又何不至之有

有事君人者章總旨　張彥陵曰愚按此章不重列四品之高下只要人取法乎上之意蓋只據所有第一流人品則有第一流事業有志用世者便當以第一流自期

若一念隱落便自見鄙故把容悅者引起件那最卑的品格形出那最高的品格見得有人有立何如耳○四書家訓曰欲爲人臣者以容悅爲戒而由忠以進於大由大以進於化也○按孟子以伊尹爲聖而此章集註以伊尹爲大臣則只見大而未化之地後耳若淺言之只人而未化者已可爲聖若深言之則非大而化者不足以當之矣○蒙引曰各節中何且[illegible]講下止見之地

有事君人者節　徐自溟曰容悅之徒不可淡於臣則只可謂事君人耳如彼[illegible]也○四書家訓曰伊尹不爲大人事不爲天民事即彼事亦不爲天○附錄向講有四等固品固然甚高然此外則容悅亦其例列以而好者當是其抑但在好　[illegible]論也彼人必於其[illegible]上而

一種原是其人品格了把那側媚的人與做一般

有安社稷臣者節　張彥陵曰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形容忠臣愛國之念見得以安社稷爲悅則籌謀不之致而亦有所不避也自在言外

有天民者節　天民以可行於天下爲天民者有疑謂孔子委吏乘田亦爲而天民必可行於天下而後出蒲氏謂終是有任的意思在二者不同可兼用○張彥陵曰達可行只不過不十分要見得其不大行不肯輕試意

有大人者節　四書講[illegible]物正只是道自身上養氣化自孚然同

君子有三樂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首尾俱以王天下相形見得君子性中自有真樂原與勢分毫無干涉看人

思取如何耳○沈無回曰此章是要人識破孟子內重則外自輕的關頭以王天下爲輕而另起之也覺得天下便是樂具矣○史用之曰　樂天倫　樂成身　樂傳道只是个性分中所當盡全得此缺方能厭俯仰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言君子所有三件樂[illegible]其中樂上原非較樂之輕重也後世見分輕重者乃論理之詞此云不必分輕重者乃高以讓曰叔也不相掉○三樂及定四方之民之樂如何分別耶三樂中不愧不怍即君子所性中所[illegible]且定四方之樂可得並矣餘二樂雖　係於天　係於人然亦且定四方之樂可得並也曰然則雖定四方之樂爲性分外之事而　樂皆屬性分內事曰非也此

曾惟王天下是性分外事若王天下定四海之民皆非性分外事但以定四海之民較之三樂則三樂爲性分內事而定四海之民爲性分外事矣又就三樂較之則以不愧不怍爲本是性分內事係一樂一係於天一係於人亦是性分外事矣○君子所用中天下定四海其道大行其君子而樂但不存此三樂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

君子有三樂節

父母俱存節 蔡虛齋曰父母俱存以後各有兄弟無故得以致吾友須關到君子身上來方容說而俱存無故只是從彼何於大數何樂之有○此條本蒙引而衍之極是與註亦謂蒙引此說最得有疑乃謂蒙引以孝弟人說未是亦拘矣

仰不愧於天節 丘月林曰天之所付者無不全則於天無愧人之所同者無不盡則於人無怍卽大學所謂自慊是也○君子克己之說最精原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節 [illegible]蒙引曰天下二字要看見其[illegible]節[illegible]

君子有[illegible]節 [illegible]

與首節[illegible]合看

廣土衆民章 [illegible]爲不得行道而發不是爲辨明所性而發言道之人[illegible]亦是君子所欲樂畢竟行與不行無關所性只消說其自私便了不以是爲欣戚哉此亦言何爲不豫之意但彼以道不終窮言

此以所性言是言○仿案張叔臣曰聖賢學問內重外輕他處將性分勢分對說其重輕易見此章說廣土衆民則澤及一國說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澤及天下都是性分內事唯其爲性分內事所以君子欲之樂之且將盡其色與那所欲所樂並有大小輕重於四支發於事業也只是[illegible]何知說所性不存焉事業在性中性不在事業中也

廣土衆民節 仇滄柱曰按留闇編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門由求之所志者便是也[illegible]皆是行道澤民但有淺深○[illegible]所欲所樂於所樂固亦非性分事存疑亦主此說[illegible]有所禁之外[illegible]不同然實不相背輔氏是[illegible]乃分

中天下而立節 [illegible]中天下而立[illegible]建都意不專建都[illegible]只要見得是有天下者不從偏安於一隅○又曰定四海之民有兩說一說定字只是歸其說[illegible]前說與上廣土衆民相配後說[illegible]合○按蒙引[illegible]前說[illegible]外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節 [illegible]此論性體本無加損非是君子之性不加損也○按大全蒙引存疑諸家都如此看○又曰凡物可加損者必其初之不足或有餘也[illegible]是人所分與本源然各足人人各得之分便已一定而不可移易了所以外來窮達都不得加損此性也○張彥陵曰縱說性便見分還說分便見定

幾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要知唯定故無可加損不是
一以無可加損處為定○翼註曰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
見但可加損乎性不知性之有此發用如舍有光耳燈
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蔽於布中燈體不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節　黃合註曰須知本節與
分定節非有二意但上只指其概本節言上節之蘊○
按本節雖就君子定性上說與上節言性體之本然者
不同然不重在定性上只是發性之蘊耳與上節不作
二意看也玩註可見○翼註曰所性分定人人有之獨
君子根心生色者分定如樹木種子根幹花實已無不
包根心生色則種於地而生者亦不過盡其分耳○四
書旅曰根心須照分定說蓋合下便分得來故仁義禮

智種稱合在心之發之而生意自然發欲流故曰生色
生字從根字來根深則自有生意○生色雖由於根心
然亦不必專重根心○蒙合註曰根心是所性之和順
積中生色是所性之英華發外○張彥陵曰要知到根
心地位亦據見成說○人全得其由張氏曰性與人同
君子能使仁義禮智根於心者此中却有工夫○附存
疑曰根心生色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四體不言而喻
大而化之之聖也○按將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大全
蒙引淺說翼註說約因之睟蓋諸家皆不作兩層看存
疑不是○楊霖林曰將字吾字當屬在仁義禮智上論
不當屬在面字背字上論也○翼註曰清和不粗觕也
潤澤不枯槁也此但不然然在形迹上認須作德之生

氣溢於形者講○附蒙引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一條意
似是為窮居不損言若曰大行者言之則為仁義根於
心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矣○按蒙引此言甚高○吳因之曰本節語氣全
是形容在窮者有大可欲大可樂意思以此與何在外
之物分批此章全是形容中之理與前段之性兩相較
對故君道大行窮居亦是性分固然所在反觀認作
外而看矣
伯夷辟紂章總旨　吳因之曰玩通章只兩節　節正為
下節張本二段俱當重看上何至足以衣帛足以食肉
是以無飢寒何宜輕○吳因之曰既言善養老則仁人

歸之可見養老皆不行家賜人益然是易行纔是欲當
時以善養老為○按易行意本蒙引翼註已非之余初
說收
伯夷辟紂節
五畝之宅節　吳因之曰第二節側與養老無與必先著
此　節皆自為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二句根
本○吳因之曰樹牆下以桑導率文王講文王仍然
下可桑而令民樹之桑以備夫蠶之用焉○母雞二母
彘亦重文王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節　吳因之曰制田里即五畝百畝
之謂教樹畜即樹桑雞彘之謂導妻子即使婦蠶老大
耕之謂○[illegible]與上二句分　總不可獨把此句連

易下文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今有使民各養其老不然文王之恩亦有所遁矣能使無凍餒哉大抵此節今惡者非家賜而人益之發作乃得今行田里樹畜妻子民之所有也而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而謂非家賜而人益古有此處見得○張彥陵曰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錢完叟曰文王善養老必從分田制里說來者蓋二老以天下為心者也使生民失養而但養老者必不以一己口食之故而就其養也[illegible]以善養老之文王也○鄧子[illegible]曰所謂[illegible]伯夷[illegible]來○說[illegible]日五十非帛四句又是論老之失所以見是文王之無失所饑饉○王觀濤曰此之謂也[illegible]首謂字為是此字指制田里四句○又曰思玩[illegible]只[illegible]其別

於小忠耳易行惡原無

易其田疇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只論養民未及教民也是足民即所以仁民耳○呂用晦曰聖賢論治有與其今有衆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畢全也此章所言衆重也下仁字只當有恆心三字耳三節只一意若說教民須易有[illegible]不止易為四句矣

易其田疇節　四書[illegible]家[illegible]曰田疇荒蕪則難為常耕私田易治故以治為易○翼註曰薄賦只是什一非又減也○首節說家皆以開源節流說開是從大學開源節流知其大學開源節流皆就上人說只見他首節求生衆為疾所謂易其田疇也食以時用以禮所以薄其稅斂也此章次節恐乃大學所無

食之以時節　張彥陵曰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等類是也然養[illegible]尊亦包在內[illegible]不[illegible]內竊祭旅豐儉異制名少[illegible]○[illegible]呂事在小時者不妄食用以禮事有[illegible]○又曰[illegible]食以時用以禮皆教民如此也○又曰財不可勝用是當者不復貧○大全雲峯胡氏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於禮[illegible]行用者自思成如常儉而不知[illegible]以教人下[illegible]未[illegible]了此節之義[illegible]之人自能節儉方能教人節儉

民非水火不生活節　翼註曰[illegible]是交交字[illegible]也二字有下當玩云夫人不私水火而獨私菽粟皆以菽粟不是[illegible]乃[illegible]下文○張彥陵曰民皆有不仁何是反跌

[illegible]不[illegible]在仁民上見得民是自無不仁[illegible]上欲民之[illegible]不用使之不足耳○或[illegible]曰[illegible]字不由教化來仁是人[illegible]本心生養既足民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恆產者[illegible]心也教化又[illegible]一層○大全新安山張氏曰禮義生於[illegible]是節管了衣食足而知禮節之說然府[illegible]古今[illegible]只[illegible]其義雖富足而流於奢侈者

[illegible]東山而小魯章總旨　顧涇陽曰此章大旨只是求[illegible]欲人[illegible]深造

[illegible]子登東山而小魯節　只因之曰一節但是形容其大[illegible]非實[illegible]其人○又曰[illegible]東山[illegible]孔子已[illegible]人的[illegible]只是[illegible]之人不是[illegible]○翼註曰[illegible]不及

太山之高在理道卻無兩樣不必泥○張彥陵曰上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下一句就人所見上言其大但玩句文故字唯聖人所處之高故人見之皆大不兩平○蒙引曰觀下節小觀字要看蓋孔子非從觀國與天下俱據地位言之若有不足當其一份者○附蒙引甘泉以孔子一登而謂大言聖人正指孔子不但何據不當說孔子登由不知指說孔子從由仰何害○又附淺說曰聖人亦泛說不專指孔子○按淺說謂孔子二字一頓極是存疑引淺說但不是當登東山太山原非孔子實事故蒙說為是也又此章聖人即專就孔子說亦不妨蒙引淺說泛說者亦非也○又附蒙引曰此篇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難為

言者非○又附淺說曰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句固非蒙引淺說謂登東山四句通是形容說亦非須依存疑謂登東山一句是形容說正意在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張彥陵曰海為水不但滄海即江淮河漢皆為之滄海為以[illegible]百家皆為唾餘○蒙合註[illegible]為[illegible]言亦是道之言但不免有偏聖門可謂為言無非天命人心之正故難為言

觀水有術節　淺說曰人徒見其道之大而不知其所以大者有其本也蓋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illegible]有明非明有術若欲觀其瀾必於數[illegible]觀水之瀾有術必觀其瀾觀日月

之明有術必觀其容光必照○又曰明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照○蒙引蒙註曰其光無不照此大是矣[illegible]盈急何以見大本一滴急而出必至於海無窮故亦曰天○吳因之曰聖道如何大謂其統括得今而於古今之道無所不包於天地之道無所不統見也聖道之本何處見得且如中庸聖學中何以[illegible]淵泉而時出皆所謂人而至聖則其本也[illegible]人物參天地以化育皆所謂大而至誠則其本也蒙引以泛言所以為聖道之大一理渾然為聖道之本如此是把人與有本分作內外兩項不知大業內外不專指在外[illegible]本字則但以在內者[illegible]其大[illegible]渾淪說為是○因之[illegible]條亦不見已

[illegible]

徐[illegible]有[illegible]有志有志則以滿[illegible]觀註[illegible]於道○觀註[illegible]大而有本之[illegible]志字亦不可忽○附[illegible]蒙引[illegible]後[illegible]按上登東山節[illegible]不成[illegible]不[illegible]道[illegible]命[illegible]見[illegible]是說其所造[illegible]位哉[illegible]本[illegible]而大[illegible]如[illegible]必如孔子[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可[illegible]坎[illegible]此[illegible]道[illegible]是如此[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說[illegible]道

譬如為信美大聖神六箇階級各成其為者方造於信信成其為信方造於美此皆上言達也若泥滯達至中道須無妨○徐若泉曰章即闇然日章之章大賢以下皆露精彩故言成章若聖道神化故言大○黃介庵曰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彼謂成章尚有病故須裁之此成章是成就箇片段乃中行路上造故能達○附其所聞日進於高明此知之成章也由是而之焉則觀於萬變而可見道之大矣體驗於一貫而可見道之本矣行其所知日進於廣大此行之成章也由是而之焉積小以高大可以盡道之大也積涵以聚撰可以盡道之本也狂之期許甚高自成其章而非君子所謂章也君子必循循循就範圍而後乃深造自得則之持守甚嚴自

成其章而非君子所謂章也君子必循循從事於高深而後方能厚流光○附[illegible]曰成章前面有許多工夫在只必合成章之地方可達聖人之地非謂學者當自成章始也所以必說成章而後達者蓋成章是下學工夫盡頭處未到此是工夫猶有欠也或者不知為了做人盡力以求其至之意謂成章是一節過一節而立為善信美大之說非也○附蒙引曰不成章不達大註云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夫成章非以漸所以成章者以漸也故本於所積者厚夫所積之厚非以漸而何○又附蒙引曰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誠則形著明者也如是則駸駸然入於聖人之域而有不自覺其至者矣○沈無回曰

顏子喟然歎孟子歎由有俱是讚歎聖道之妙而二賢之力量亦自和盤托出

雞鳴而起章總旨　吳因之曰天下道理只有善利兩端天下人品只有舜蹠兩途而相去之遠所爭只毫末○蒙引曰通章重一間字末節特自首節看出并推其所以然也過文只在由是觀之

雞鳴而起節　蒙引曰雞鳴則是夜氣清明之時然自雞鳴而起便夫為善為利使舍得日夕不已之為字有上念言者拘雞鳴時說起有平生言者不拘雞鳴時說也亦兼得○四書家訓曰起非僅了起來之起○大全新安陳氏曰孳孳為三字大有經營在非寂然自守而已伊川謂計較是利無計較是善愚謂為一身計較

是利為天下計較是善譬如從心不踰矩用公豈不到此地位觀其兼三王施四事焦勞躊躇蓋雖聖人須如此行謂舜方無一毫娛天下於生不得謂感而遂通物來順應寂然一概何思何慮也○張彥陵曰為善為利只是向善向利的念頭耳不必說到作為上○又曰從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蹠一邊人○又曰莫說錯了路頭方是蹠即此時在善念念是善而一時一念稍差便不免為蹠終身品格始自雞鳴一念奈何不慎○舜之徒蹠之徒存疑以積漸說大註以分量說可兼用○陳大士曰舜者天下之至善也蹠者天下之至惡也而微分於雞鳴之一念善利之間何也君以為當下一念之為即今當下一念之利即今又從何轉過

者只不轉時雖之舜蹠之中無舜也後有甚路者耳舜蹠不甚爲以此舜之舜蹠之中無舜也。念善與利其微而舜蹠已具。念善與利其細而舜蹠已分。

欲知舜與蹠之分節 [illegible]之分亦承上舜蹠之說來非且設云[illegible]無傳非不在他事也只不在[illegible]分而在利與善閒[illegible]分也。說叢曰閒字[illegible]如居中[illegible]此閒爲中專指此則夷狄矣。蒙引曰分字[illegible]分兩路分閒也閒者兩條路界限處也[illegible]不應所爭全不[illegible]作文只當體此意人心本有善無利[illegible]亦要有分辨有低昂不必是善與利兩念並發於心而兩持未決纔謂之閒人若無一直向善者乎又若無一直向利者乎。

但善若纔初是微別於利利纔初是微別於善而要在知從其分節是分於善與利之閒。按蒙引說閒字甚[illegible]閒是中閒之閒但不可混爲善利未決之時也[illegible]說是如此難[illegible]因之使謂閒非中閒恐非[illegible]以爲孔子總言

張彥陵曰孟子之闢楊墨者屢矣。[illegible]子莫者楊墨之害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illegible]之言似闢子莫意居多。蒙引因之皆如此看。[illegible]樂人[illegible]曰楊墨之賊與害道子莫之賊[illegible]入於吾道之中。管東溟曰學者當知天下道[illegible]除孔子之時中外又除索隱行怪。途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利辭章之學不足道也

楊子取爲我兩節 張彥陵曰爲我與世人之自私自利者不同楊子見得人各有我人各自治其身而君卑矣取如取必之取。[illegible]是楊子立意如此舜作傳足解則孟子[illegible]詞似非。蒙引曰爲我與爲己不同爲己是脩己爲我只是自私。又曰爲我是一偏學問不是從猶世人之自私者而已此意難識。又曰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但是孟子名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自說要如此亦只是孟子就其所[illegible]之則必至於此耳與斷論子莫者一般。四書家訓曰在楊墨乃自以爲是肯云爲我兼愛乎。不拔一毛與摩頂放踵不是形容其爲我兼愛之至乃言楊墨一主爲我便不復及人一主兼愛便不復顧己止說他執一處要與猶執一也相

關。四書家訓曰楊子以人人自爲則天下治墨子以人人不自爲則天下治俱亦有見但其見偏執耳兼愛非兼愛合親與疎一樣用愛也。小註以楊子爲失之不及墨子爲失之太過此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二[illegible]又[illegible]是不及

[illegible]中節 [illegible]曰近之近似於道也道中而已子莫[illegible]盡其名迹近似於道不可猶賢於楊墨[illegible]近[illegible]則大亂賢不可謂猶賢。大全朱子云中[illegible]而不言權中此段不是中字差了但不當如此分別。鄒南皐曰唐虞授受之中孔子得之爲時孟子發之爲權。此章權字與論語未可與權權字稍異論語權字對經字說此章權字對執字說[illegible]是隨事得理之心

然對經字說則只在遇變上看對衛字說則通常變在
內矣
所惡執一者節　翼註曰所惡執一者非獨楊墨子莫○執
中庵曰天下理一而分殊隨時以變易楊子一執為我
則不復知有人而但見其所自為者悉可
墨子一執兼愛則不復知有己而但見其所以為人
者悉可子莫一執二氏之中則不復知隨時而何其所
為中者悉非故說來一面歷自為一處有執處處成非
不當止以賊仁賊義賊時中分說○翼註曰賊道只虛
勿如註中說透來一齊自此是賊道也○按翼註曰時
當為我而為我時當兼愛而兼愛此二句亦有病不可
用蓋為我兼愛是曲學名目按翼註其拘只依大全的

解張氏說可也
飢者甘食章總註　史翼之曰此章是就世味中推究人
心受害處蓋人心之初本是湛然恬淡澄然不累能不
以貧賤之故動心則此心依舊是太虛清淨吾之心
聖賢無欲之心也心聖賢之心豈不為聖賢之人故曰
不及人不為憂矣蓋直言總是論心
飢者甘食節　徐岩泉曰此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
心有兩項且擬其肚飢渴統貧賤中節言說到害心
處究其極也○飢渴雖亦是貧賤中一節然此處只是
喻口腹何待如此呆講此謬本蔡安陵氏○張彥陵曰
亦只有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飢渴自飢渴飲食自飲食
亦何害之有○又曰心之受害只在急不暇擇中失卿

○翼註曰人心亦皆有害節也云人心亦皆有飢渴之害
不係白文有字意還照註作貧賤為是若欲渾融但不
明用貧賤字面暗說貧賤意可耳○按淺說明用貧賤
字下何妨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節　翼註曰只說此安貧賤
一事說他不憂不及人不必推論到將來德業○按翼
註此條與註極合然又有一說云不及人不為憂卻是
人之忘欲賢人之過欲此亦可以企而及此則又似說
到將來矣看來兼說似亦可○張彥陵曰要從現身經
歷說來大凡吾人心體原自瀟灑泰然身處境外而處安
說妙亦只是據當前落實落實身於貧賤而此念淡然
不作顧慮此非方寸中見得真守得定者斷斷不能故

曰不及人不為憂矣此總是收放過正是刀鋸鼎鑊學
問○蒙引曰及人見涵養論此與附以韓魏之
家而同意一是不為富貴所動一是不為貧賤所損不
及人不為憂即過人遠意但及人語氣與過人稍差
柳下惠章　翼註曰介有分辨之意賢士守己雖心有
分辨後以正自守必如此必不如彼確乎不可易也○
甚合註曰欲得三公易此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
遂改平時之介以保祿位但是以三公易其介
有為者章　蒙引存疑說俱云此章教學者治為學說而
大全朱氏公遷則云此章勉人進學之詞蓋公遷所謂
學乃大學之學且說明而有內外說有○翼註曰辟若
掘井何只儘自然有泉只後大發○附錄鮮士曰首句

擬井宜一頓必要及泉已在其裏下及之○按蒙引
淺說謂討有何但此說轉上不是○徐若泉曰泉者本
之所頭也○按大全蒙引有疑淺說並無兩頭之說○
顧涇曰縱有宜與見得見木於九仞者乎

堯舜性之也章總旨　四書脉曰此章不重論帝王之安
勉只是與帝王之盛以別伯者之假○顧涇曰此章看
以有字貫堯舜湯武而有湯武能復其有便見能其有
者獨五伯則其有而說為有又併忘其非有故不可入
堯舜之道耳

堯舜性之也節　顧涇曰二之字俱作道道不外仁義○
吳因之曰湯武身之也與湯武反之也要識得有別蓋
性之與反之相對只是安勉兩邊此處把身之與

假之相對則性與身之處隱隱是誠的意思在曰性則
天本帶來的身則爭已身上著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
外面粉飾○顧涇曰五伯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私此
說仁義全或得相了只在事迹上看如內則雖廢小補
的于是施於其外則令詞以仮似仁義及於天下

久假而不歸節　四書脉曰初猶知非真有久則昧堯舜
之政亦不過如此而不自知其非真有矣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借伊尹立
論所以立人臣不軌之防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節　蒙引曰伊尹言只不狎一句
下五句敘其事

賢者之為人臣也節　顧涇曰此大節賢者二字可見此章
是即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未節可不
可俱泛說

有伊尹之志則可節　張彥陵曰志字重看即所謂無升
天下心是也然此志亦其學中涵養全體樹立在不
與不取非義非道中培出○徐儆弦曰伊尹心事如青
天白日故篡之徒自不敢以尹藉口耳伊尹借賢之
義而放之樹立又是亦其明一其為放也依先之衆所
以為不學無術

不素餐兮章總旨　樂人齋顧涇曰此章深著國家陰受
君子之益見其無功而食之意甚具不仕之功驗而易
見在經綸事業未仕之功隱而難知在國勢人心○張
彥陵曰此章以功字為主在飾世上說不在用世上說

素餐之論原非要君子必耕而食即傳食諸侯為泰意

不素餐兮節　公孫丑之問只是彭更之意耳兼陳相
言者是極其弊而言循其末流以所行為說者亦是極
其弊而言○四書家訓曰用之用其言從之從其教俱
作已然事方見有功非擬度也○又曰富字不專是府
庫充實人君撫富於民案有一說一云大國必畏一云
賢名聞而從後說○按呆字說兼用為是○顧涇曰
其子弟從之只是說其教不限及門私淑亦是

士何事章總旨　張彥陵曰衆因溺於功利而上溯以仁
義為志

士何事節　蒙合講曰士子以何事為職亦不耕而食之
意也本何人人之事與士何事事字相應看見得尚志

備大人之事使是士何所事乎謂不但事而實有志也。
○四書脉曰尚其隱居高尚之謂乃是習身雖卑微而
志則高大不論於事以謂疑也此已包得下節意
何謂尚志節 覺軒曰講仁義處見得仁是天下之道義
仲萬物之一分何尚志○論本人曰殺一無罪四句是
這論居惡在四句方說尚志○略說罪竟非正道又于
子又以殺一無罪四句與居惡在四句對講下四句是
充之於事盡下四句是推之以至多充事多○又曰皆
說殺無罪四句謂志中籌度之語曰凡若行也必不為
非仁義之事則此句已說盡尚志要不消居惡在四句
○此蓋正說也淺說至此○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說居
惡在四句是正說○非仁非義之事斷小不為殺一

因勉錄卷十二 盡心上

無罪不是小事但對大者只而謂之小耳存疑未條須
是存○蒙合註曰大人以時解公卿大夫備字註明云
大人之事體用已全亦不當依註謂備其備也即萬
物皆備之備不是與備他日大人之事裁成輔相左右
民物無所不足之謂今日於他即今日之大人他年經
綸事業他年之大人即使終不得志而大人之事亦了盡
於我矣此說亦通何與註背只依舊說為是○按蒙合
註說則大人事業已由大備字兼體備言備一[illegible]者說矣
○蒙合註曰中體用二字不必分屬仁義仁義總於
心是體措於民是用○按此與大全前解說不同乃是
深一層看非正解也○前解是正解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張彥陵曰此本文兩信

字只因世人被他瞞過特為點出見得時人之耳目易
眩君子之公論難逃○余殺仮曰世之賢仲子也兩其
辭一世家也而吾曰此小節也不可以是遂使仲子辭
不義之齊國而人皆信之吾獨曰是舍簞食豆羹之義
也非大節也因以亡親戚君臣上下故也○按仲子實
可謂有之事特因其亦可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
充之○蒙註曰仲子之[illegible]不義之齊國而非
見之字連讀○又曰人皆信之要斷合下文大節○新云
舍人皆以此為大節而信其賢○蒙合註曰[illegible]以舍
簞食豆羹為小廉以亡親戚君臣為大罪解甚當矣通
說卻病註中罪字小廉字不足○蒙註曰人莫大焉亡
親戚君臣上下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亡親戚

因勉錄卷十二 盡心上

君臣上下者○又曰信其大者大者大節也此大節無
定指在孟子以人倫為大節在齊人則以不受齊國為
大節今只就齊人所信把他與大節比對說故以為字意方
合○四書脉曰大則就只以亡倫言是
何為人○[illegible]曰今求一日此章只因把信字二字立
論機關之四意在兩節孟子之答意在各點次各語中
緣在抑放之意○作抑揚之意○只因之曰此章是論
人賢用心之所極个要在心字心對事看事則是
是看變通○須知蒙氏之於君周公之於兄仍見變通
之心則管之誅蔡仍是權之之心○徐儼齋曰周
官八議有議親一條管叔終不能說大舜之父
舜終不能誅負而逃此只要人之心存得[illegible]

心故有得全錯○須知爲惡雖不值父亦難免君子之誅○何則其心猶知有國也

舜爲天子節　翼註曰首節是綱中二節言皐陶之執法末二節言舜之全孝說首節則如之何舜將爲皐陶可蹝○據淺說講則如之何亦承舜有陶時言乃謂此如之何假只問舜陶後故曰然則舜如之何也大謬

執之而已矣四節　執之而已矣而皆及淺說因之俱明說是執瞽瞍而翼註言合註脈則但云只是執法非執瞽瞍看來即作執瞍何妨○吳因之曰講執之而已矣不可直說皐陶大執舜瞍是孟子揣想當日守法之心言皐陶將知有法難執之且不復知其爲天子之父亦不可者實乃是孟子模想當日愛親之心言舜雖知有父難使

天下之大且不暇計矣○四書脈曰執瞍法也然但執之不去時不復竊之既去後則法中未始無情竊逃情也然寧使身失天下不欲使身捨國法則情中未始無法○或有疑孟子此章未嘗着人情上而此以竊逃爲情者此所謂情乃從舜看竊負而逃一倍析說似在已執之後則是言則只須在未執之先有本無實事何可以爲說○衆人稍異言曰遵海濱而處去之遠是於法無所損且法不能加之說也○翼註曰時講云棄天下以事親忘天下以心○愚謂棄在未逃之先忘在終身之久本不同亦何必分心與事○吳因之曰此章本論到事勢委曲處索引就把件事看故有紛紛之疑耳趙公曰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情其親使之進於

善而不至於惡也舜爲天子瞽瞍必不殺人明矣不待且其未然使至於殺人且將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是安得爲大孝乎○此與前章所問何等相似而有皐陶不當以人臣而執其君父不如大舜之孝乃及有疑之說爲精又蒙引亦何也則之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總旨　沈無回曰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仰看衆人中稍不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歎氣反覆感歎若此當時讀王子實認嘗說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吳蓴園曰遇而見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是感觸下是語

孟子自范之齊節　翼註曰居居位養奉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此居養二字單就位奉養說者亦非兼言

甲居亦言○又曰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析東人各有體之充體者氣之充是得聞○吳因之曰居而有異於人之居則必有以養其氣而有異於人之體則必是以居之居爲所居言上說不兼廣居意只此何異謂其居使之然也何以吳因之謂居移氣何不爲王子而發殊不是○翼註曰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方說王子説○又曰盡猶概也一概是人子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節　四書脈曰同是日用服食之同非制度命服之同○翼註兩節文勢一貫下節人王子夫非盡人之子與宮室車馬衣服又豈不多與人同與而氣若彼異者何也其居使之然也

○張彥陵曰廣居不必添出仁字○即添出何妨
魯君之宋節　翼註曰呼字貼命令意不拘定是傳呼○
又曰此非吾君二句是設詞非疑詞
食而弗愛章總旨　翼註曰首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從食
從愛而貴於敬下二節恐人忽略敬又言敬貴實
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
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
又非兩層○此章據蒙引則首節泛說而下二節指諸
侯說據淺說則似首二節泛說末節指諸侯說據翼註
則謂通章俱是泛說而隱指諸侯然總意通章有明指
諸侯假亦無不可姑俟再定
食而弗愛節　翼註曰此節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

重敬上○又曰愛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情合敬以道
合愛或弱其名而養之或哀其窮而救之或喜其可悅
而悅說之未有崇重恭敬則有尊德樂道意
恭敬者節　翼註曰恭敬二字無二意故首節只單言敬
恭敬而無實節　翼註曰虛拘猶言把持登子拘留他
說言是虛拘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
說人乃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辨得真○慶源輔氏在下
者一段是餘意蓋正意是對在上者說
形色天性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示人以盡身之學
把聖人立箇樣子玩惟字然後字都只激人希聖意○
凡言聖人有因人不求至於聖而言者如此章及規矩
方圓之至章是也有因人高視乎聖而言者如曹交章

是也雖各不相通然須知其各有所主
形色天性也節　新安陳氏曰形器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
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器非性命不立性
命假形器以與○徐自溟曰言形色之純是天性不見
有形色湯武身之則即形色以會天性○四書家訓曰
恐不肖則爲血肉之粗求此性於形之中賢智又高談
性命隱然脫離此性於形色之外○高中玄曰踐者
履其實也恭作虛說則見成教之道盡性人便是踐目之
實明作哲便是踐耳之實聰作謀便是踐口之實容作
聖便是踐心之實然則一　踐之乎只此性具於心
具而衆體從之斯爲踐形而已矣盡人以性而踐其
形衆人則以形而蔽其性形色雖具乃非容載虧欠也

○朱子解大體以所以然所當然貼說而蒙引曰天性
是自然之理自然與當然有辨天性須用自然字貼解
有來自然之理即當然之理不必名
孟子曰欲短喪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以許中至情二
字爲主吹緊在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一句○翼註曰
未可以至情二字爲主卽孝弟是也○四書家訓曰前
半是主後半是客○吳因之曰此章先要看得短喪中
然後見教以爲期之不可先要看得紾兄重然後見得
教以徐徐之不可須在言外會意通章大旨只是說爲
期非所以敎短喪今雖責公孫丑不重責齊王辭紾
兄奪重教紾者不重紾之之人論王子今重傳之爲王
子請者不重王子終喪須看日氣明白

齊宣王欲短喪節　翼註曰欲短喪尚未定也○附蒙合註曰宣王短喪未必短爲朞故丑欲以爲朞猶愈於不爲是長君之惡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按蒙引說宣王欲短爲期從蒙引可也

是猶或紾其兄之臂節　翼註曰味以彼當自知四字及亦之合惰且弟之也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與孟子人方將紾兄我自禁之曰汝勿紾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在惰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紾矣無人說破此意

王子有其母死者節　翼註曰王子二句記者之言○其因之曰若此者何如不是問數月之喪是非何如乃是問傅之請數月者何如丑蓋欲託傅以自解耳故下文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斷諸數月者之是謂夫何斷教短喪者之非亦歸重丑身上去講謂夫句全要緊根註中教削所論意發乃於謂夫字而有著落○是欲終之有求還見終三年之喪不是終既葬而除之喪玩從真亦如此蒙引似不是余仍從敬○季子不得之辭諸不得之平陸○翼註曰一則數月亦可以爲厚爲其有孝弟之心一則期月亦所以爲薄爲其無孝弟之心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玩所以字見得因材而施其機權其中有多少委曲成就的意在○翼註曰五段下各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又曰五者字皆指教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四書脉曰要得不倦意

有如時雨化之者節　翼註曰時雨化者雖兼天資與力而注重學力邊○張彥陵曰此只重教者點化上不重學者能化上○翼註曰上達兼知行

有成德者節　翼註曰成德達材雖小註是天資純粹者然可成天資明敏有材可達不兼學力者則乎時雨化之也新說人肯說以曾閔由賜爲例皆得全無學力乎亦通○有來可兼用○翼註曰達材要兼範之以正意存疑所謂使之就理與時講所謂矯偏歸正皆此意也如子路之勇可使治賦其材乎但他有得於血氣便是不甚正處若不矯其不正則必至於暴虎馮河不可與行三軍而其用反不達矣故須要矯偏歸正○附四書脉曰達者亦接開導未就理者使之就與未通變者使之通變也○按脉兼通變言與存疑翼註稍異

有答問者節　小註謂答問未及師承而存疑謂答問亦是門人當兼用○四書家訓曰疑而問者爲之決其疑蘊而問者爲之開其蘊問以求知者則牖之使知問以求行者則迪之使行○翼註曰答問者是資學俱劣無從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

有私淑艾者節　張彥陵曰按淑艾自是兩項淑字進善邊居多艾字去惡邊居多○翼註曰善治其身不是以善而治其身只是善其身治其身也○又曰此一教不論人品高下皆有

此五者節　張彥陵曰我此一句見得君子教思無窮處

陶之術亦猶射在受教者之自得何如耳○又曰誨人
不倦君子之心曲成不遺君子之敎
道則高矣美矣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只敎字作主不以
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唯道有定體故敎有成法
非欲孟子貶敎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彀率為喻總
是發明敎不可貶意○又曰貶敎與漸進不同漸進者
字學者人而未至貶敎則舍此至善之則而別求卑近
易行之說矣故下以改廢繩墨變其彀率為喻○又曰
在匠習則繩墨彀率是法必待善用繩墨彀率者
而後有得心應手之妙在君子則致知力行是法必待
善會悟善體驗者而後有靈神變化之妙故朱子云但
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妙在法中善用法

即妙矣不節能者從此與大匠拙工拙射反對拙工不
[illegible]者也拙射不能用彀率者也能者善會悟善
體驗者也
道理[illegible]翼註曰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翼
註曰[illegible]下可得之之勢○張彥陵曰高美二字
[illegible]見得令人仰形容其高也○蒙引曰宜
[illegible]天然一句無偏意在若上要如一句云但就由敎
入道者觀之方與下彼字應
人[illegible]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節　四書家訓曰繩墨匠之法
彀率射之法此猶習敎人而必不能變易何謂也便要
合法中之巧使人自悟[illegible]其字與從能字相反
引而不發節　張彥陵曰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

射字來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不發
躍如之內只是論敎法不是論道體見得君子敎人有
可得而授者有不可得而授者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
然其所不發者已躍然[illegible]之矣蓋無所為高無所
為美[illegible]此是深[illegible]中道而立以待能者之自從耳翼註曰
引是引弓發是發矢但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令要影
稱字義方切題不可說怨引弓引而不發發明○又曰
引而不發躍如也[illegible]正躍如[illegible]躍如則學者只
消一領會耳何至若登天之難乎○朱子以道理滾
滾地解躍如以妙處不容說解不發似不差然存疑謂
其不是若著此節俱主敎言朱子之言乃似主道言乃
是君子之敎所以然之故非正解也故存疑以為非是

○四書說約曰不發何如能躍如也蓋道固不囿於法而
實不離於法非下學人事之外而有所謂上達天理之
妙也中者[illegible]立者[illegible]所謂[illegible]道以立敎也中字即於
[illegible]之[illegible]道之[illegible]意於法之中也○翼註曰
中道[illegible]立[illegible]君子之敎引之而有不發者存固
非不及而易從不發而自躍如者寓亦非太過而難從
中道而立只中道兩非非難非易只中非難易當中
超非易存前○又曰立字極有味是當其不可遷就之
意正與下從字相應[illegible]君子在中路立定那能者
跟上我來且不去遷就他也　又曰能者是指[illegible]從之
當與論語[illegible]欲從之從[illegible]一例作從而與之看君子
中道而立能者跟上來似與君子同一個地步豈不是

與之爲一。○又曰能者從之言外使見不能者亦未如
之何矣。只重教不可貶意勉學者意尚緩。○明世家謂
曰中道卽繩墨彀率立卽不改變也。○寄奇註曰中道
而立見其若登天之難也。能者從之能卽先悟同類字
看從之謂十不可從及者從則及之矣。○勞因之曰中
者言在難易之中。當非如人中行中之說。○蒙註又曰
中道中於道也。注云無過不及之名。謂因無不及於理
亦無太過於理。正中於道而立也。人都不顧。認作大中
之道。意卻於而立二字文理不通。[illegible]
[illegible]○徐儆弦曰說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
容說妙。無形無影。無所歸著矣。[illegible]○
不從兩端。鬧及而復俱是引[illegible]大道時兩

化。可參。○[illegible]似發然卻不今由教者俱是不發。無行
不與。時行物生俱是躍如。能與人規矩是引。不能使人
巧是不發。巧卽在規矩中是躍如。○過者能俯而就。不
及者能企而及。[illegible]此章甲寅因
[illegible]發人卻文章更定而此錄不可盡據
問[illegible] 不發小言以躍啓其端不竟其
說[illegible]引而不發大匠之意不同。蓋既授以學之之法。
則其只啓其端而已。如博文約禮三綱領八條目詩書
不能特來[illegible]以得之之妙。卽所謂不發也。兩用及以
兩端方策兩端方躍雖似欲兩用小言蒙引之說。○
註云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illegible]其非難非易。玩
此則是因中道而謂之非難非易。不是因非難非易而

謂之中道也。蒙引云。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
子所得之卓爾。此誠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在。
因其可以易言。然亦大卽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
也。只時時用以形而上。形而下出中。道亦是指其無過
不及者言。無過不及之中道。形而下者在。是形而上
者卽在是。此所以非難非易。言降以兩先儒之說都如
此。不必因之講道則云中者謂在難易之中。卻非如大
中至中之說。蒙註則云中道中於道也。今人認作大
中之道。依此二家之說。則只須其難易而謂之中。非
大中意矣。○因之者家所以將非難非易作中道正解
者。錄公孫丑是欲孟子貶道。貶教。不是欲孟子貶道。貶道者。
以高美之不可及而欲另換　道。貶教者。以高美之不

可及。而欲置精金出與他。欲貶道則當以大中之道不
可貶者告之。欲貶教則只當以非難非易不必貶者告
之。所以如此解也。不知孩之所以非難非易。正以其道
之大中也。言大中之道則非難非易可見。當可卽以其
難非易爲中。非難非易竟自當稱。在中道而立之外。中
之二字[illegible]論所謂有無不與二三子。上文躍如
也[illegible]所謂有無隱乎爾。徐儆弦云言躍如而不言
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容說妙。無形無影。無所歸著矣。
最爲得解。若直以其難易爲中。則仍無形無影
天下有道章　蒙註曰此章上節爲下節而發。列字要劃
出有味。卽不離意。以道殉身。以身殉道。道與身皆不相
離。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又曰有道無道當側看

引起末問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因以道殉身即不肯
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
者亦不肯殉人末問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
多○焦漪園曰殉道殉身是以己爲主也殉人是以人
爲主而依附之也以己爲主進退之權在我以人爲主
榮辱之權在人○賽合註曰詩中身與在有道內道屈
在無道內翼註同○張彥陵曰末問只氣有太息當時
意在○翼註曰以道殉人道字輕看蓋曰殉人則必枉
道以殉之失其身矣

滕更之在門也節　翼註曰禮字主答問言不答其問即
是不在所禮了公都子意謂滕更以國君之弟又知來
學宜若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

何也

挾貴而問節　翼註曰有問字俱是問道但他心中却挾
了貴賢等件不足以貴賢等件顯之於問也○又曰貴
字淺看○四書脉曰挾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大○
張彥陵曰故有一說一是故舊一是故家○大全翼註
皆只言故舊言○翼註曰皆所不答也要看註有所挾
則求道之心不專意非吝教也

於不可已而已者節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大意只就人
情所必至者以示戒也以處事言見決做的決已不得
薄以待人言見該厚的決薄不得進以修爲言見該從
容的決性急不得○四書脉曰此章須以處事待人修
爲三者關說以忠心忍心躁心對之○四書家訓曰二

項各重上句下句意說在上句內見○張彥陵曰愚謂
不可已而已若漫不事事是消沮家一流人其所厚者
薄慘刻少恩是刑名家一流人其進銳者退速喜於有
爲而不能持久是更張無漸一流人

於不可已而已者節　四書脉曰不可已乃事之最急處
於此而已其他當爲次第而及者可知故無所不已所厚
乃情之最切處於此而薄其他當從類而推者可知故
無所不薄○翼註曰無所不已不可說凡事在可已
者皆無所不已若凡事在可已之中正是合該的了孟
子又何責他只是此所不可已者都疑其無所不薄做

其進銳者其退速節　存疑翼註俱云進銳退速不可專
主爲學只用修爲渾融些說專主爲學言此本大全

勿軒熊氏說也○主觀看只曰進銳如何及退速只看註
其氣易衰便見孟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
箇浮氣捱不可耐久○張彥陵曰進銳者未能得此又
欲訓從之謂一四書脉曰進銳者原不曾擬有進無退
不知人生有此氣血大用則竭神太用則疲必且未
衰而倦勤其退速矣○一拳引過猶不及來解進銳退
速似非正解

君子之於物也節總旨　翼註曰此章上下兩層只一意
總是君子用愛不混只當而必以其等也不以下半節
申上半節註中序字即等字以解重曰不以先後言○
賽合註曰此章見一反正道又不用何也作轉語

君子之於物也章　翼註曰非仁非義俱要見理勢不可

發其物之多不能徧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只
之多不能徧觀目親之則有私愛[illegible]下之嫌。又曰前
面[illegible]字作然而二字看。[illegible]而字作當而下之四字看。
張彥陵曰[illegible]天地[illegible]雖有親疏內外彼[illegible]同
[illegible]心猶[illegible]分別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物止曰愛。
[illegible]曰仁假乎有所分別[illegible]不知因物付物不惟親
[illegible]各得其理[illegible]所以全其同體之心若混而同之。
[illegible]氏兼愛[illegible]獨薄於[illegible]不成其仁民愛物失其正
是私意作障[illegible]分別處。[illegible]之曰施恩不是好事。
却用不得其當非惟不足為恩反以成其惡[illegible]親疎何
[illegible]貴賤異等其究且窮[illegible]而不可繼必[illegible]而後已。
至誠之所以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只在此處

調停得好。四書脈曰[illegible]有所偏而不能流亦非有所
執而不致盡也。徐[illegible]曰次[illegible]理一而分殊理一
則[illegible]親疎合貴賤而不雜於同分殊則別親疏齊貴賤
而不遺分異同則無爲[illegible]之私[illegible]則無[illegible]之失。附
[illegible]大[illegible]是用恩有[illegible]亦要見親親為大意若
[illegible]分[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用[illegible]仁者在也於民則仁
之[illegible]別有[illegible]在也所親者何在惟親而已於
於民由[illegible]之則與親異也於物止曰愛之則與親
親民異也。按此[illegible]不可從通章只是說施恩有等不
必責在親親

知者無不知也章總旨　[illegible]曰此章[illegible]人君[illegible]治而言
重一務字務者急務也故首節有四急字。

知者無不知也節　[illegible]曰首節智半邊仁半
邊但為待人。蔡合[illegible]曰此四句只論仁智之理非論
兩等人。附四書家訓曰無不知無不愛以智仁之全
體言不可著用說若就用說恐是偏了。按即著用說
亦何妨。[illegible]曰當務不急說不可指定何事蓋亦隨
其時事不同。又曰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應智
字。又曰親賢之為務方字對當務，字急字對上急
字。四書脈曰急字要[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心即說務
既親之後而其心急急無已時。張彥陵曰要知急先
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親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點
出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
張彥陵曰仁知提出堯舜便是無不知無不愛的樣

子。又曰把堯舜提醒[illegible]見得仁知至堯舜極矣。然知
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illegible]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
愛而且[illegible]何[illegible]其所[illegible]務務其所不必務哉。徐[illegible]
[illegible]曰不[illegible]務[illegible]心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
[illegible]之知以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急先務者又所以用其智
者也[illegible]人者不[illegible]其恩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
以全[illegible]之愛以為博施之資而急親賢者又所以廣其
愛者也。[illegible]曰徧物即徧知天下之事

不能三年之喪節　附[illegible]曰本節乃不知務的模樣非
不知務之實也。如所惡於上一節是寫知[illegible]樣是之謂
不知務句。[illegible]外找出知不急先務仁不急
親賢亦猶是耳。按[illegible]看本節與[illegible]說不同[illegible]是

也因之亦云此之謂不知務句就仁知說○喪服飲食
註離以輕重大小分貼然似可互用故新安陳氏止用
大小二字總貼○只因之以道散於萬目隸首所不能
算而窮年所不能窮也若不得其要只泛泛從事使茫
無頭緒故孟子論道每每推究要領使人可下手用功
此喫緊為人處也知知者無不知及仁之實章每輕放
過此章只是言從事於仁知者當得其要不處知務二
字是一篇綱領謂之知務者言只論要緊去做也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三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四

盡心下

不仁哉章總旨　蒙合註曰此舉惠王之不仁以為戰爭者儆○按此章只是言不仁之禍其始及於疏而其終遂及於親不重務本意

不仁哉節　蒙註曰首節仁不仁重不仁邊但泛說未補惠王出來○張彥陵曰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蒙註又曰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而皆愛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而皆不愛焉二及字如此認為○又曰首來以其所不愛邊固當虛說即以其所愛邊亦未可遽用親親仁民愛物演講蓋此一邊若講太明則彼一邊只及親之耳公孫丑何勞問乎

公孫丑曰何謂也節　蒙合註曰何謂也是問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非問何謂不仁也○張彥陵曰惠王之意本謂太子自將庶士卒用命而仇可復耳原不料其敗也後來太子申被擄而死卻似驅以為殉一般○又曰按子弟殉死實於民而本章立言特重在民勿遽重在子弟要照得原竊其民則為不愛之土地即子弟之殉亦只是愛此土地而復戰非為民復仇也當以民與子弟總屬愛而單以土地屬不愛○蒙合詩言據註云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此正解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新說不肯依註謂人情所最愛者莫如子弟以土地之故沒要緊將自家子弟殉之豈不可惜之甚所愛以子弟言所不愛以土地言若依註恐太緩

此予謂此說亦通但不合背註只使註更有理○圈外
註仁人之恩四句一以內外言一以親疏言互文耳
春秋無義戰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意在尊王
春秋無義戰節　按春秋無義戰當從戰字說起蓋此章
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於春秋之戰見春秋
之戰尚未至戰國之甚也然已爲聖經所深斥如此方
切章旨○又義字只宜空說蓋春秋用意最深而立法
最嚴非獨書名書人者顯示斧鉞於言中即其削書字
書亦寓刺譏於言外微獨僭王問鼎者罪迹顯然而不
與以義之實即尊周伐楚者功施爛然而亦不貸以義
之名○翼註曰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僅書之不但孟子
泛論理○四書脉曰討敵與字勿用恐犯末節

征者上伐下也節　翼註曰上指天子下指諸侯敵國皆
是諸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
盡信書章總旨　四書家訓曰此章舊謂概論讀書之法
而證以武成非是本旨孟子全爲當時好戰嗜殺往往
以武成血流漂杵一言藉口不但使仁人之心不白且
以滋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翼註曰此章全爲武
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
而證以武成也○按呂晚村謂此章專爲不善讀書人
害道說法愚意以讀書爲主則武成只是一證以武成
爲主則讀書只是引起
盡信書節　張彥陵曰書非竟可無只是見盡信之不可
也蓋爲泥經者發○翼註曰要說透如何反不如無書

蓋無書不過不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反有借之爲口實
假之以文姦者其貽害於天下後世不小也
吾於武成節　翼註曰奉天伐暴之義屬初伐紂時反政
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又曰二三策而已矣字見其餘
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孫慎行曰獨言武成者蓋湯
之伐桀猶止於放若黃鉞之梟太白之懸當時武王之
心已不能自於西山之二子洛邑之頑民矣而又以過
辭文之天下萬世或疑牧野之衆非應天順人者特表
而出之
仁人無敵於天下節　四書脉曰仁人何泛論其理爭仁
不仁方屬武王與紂說○翼註曰至仁武王也至不仁
紂也○翼註曰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

張武功故其詞大耳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
豈不爲後世塗炭生靈之所借口哉○血流漂杵乃商
人自相屠戮孟子非不知之但孟子之意以爲仁人用
兵不但我之兵不待血刃亦必不使敵人自相屠戮至
於如此故以爲武王當日必無此事人使敵人自相屠
戮猶非仁者所爲而况親自屠戮之乎孟子所儆深矣
我善爲陳章總旨　史因之曰此章是深惡好兵者發首
言戰陳爲大罪見有國者萬萬不當用此人然徒說個
不當用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爲有功而濫
用之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爲也舉湯武
以明好仁之無敵末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總見
仁必無敵意惡不講以事則好仁無敵無徵不信故引

湯武明之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得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之也

有人曰我善爲陳兩節　張彥陵曰夫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矣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陳雖善安所用之○翼註曰好仁還當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一旦[illegible]伐言但不可平日畏于[illegible]伐未見○天下無敵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南面而征北狄怨兩節　翼註曰湯武[illegible]作[illegible]見好仁無敵者革車輕車之皮車虎賁[illegible]射御之[illegible]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無敵也○四書脈曰若崩句雖是開十言而然都是平日感于仁而然

○吳因之曰仁義禮知四字運於省身克己則爲道德運於進戰行兵則爲兵法

梓匠輪輿章　蔡令[illegible]曰此見學貴自悟也○張彥陵曰悟即是巧不悟即是規矩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全是形容聖人之心

舜之飯糗茹草也節　[illegible]若病叟曰飯糗茹草時[illegible][illegible]出舜窮困風味被袗八字盡出舜榮華的景象若固有之若將終身[illegible]出舜處[illegible]的精神○翼註曰無慕於外不見其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illegible]日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

吾今而後章　蔡令註曰此章不是報復之私重在感應之理說親即父兄殺人親之重言殺人親所係之重也下正推言其所以重處○按報復感應兼說亦可○沈無回曰人君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雖以[illegible]此不得已而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懼之○大全[illegible]惟適張氏曰君子惟有萬物一體之意然後可行[illegible]之事○殺人者人亦殺其身亦可例見此是孟子有爲之言故云然

古之爲關也章　張彥陵曰此章專爲借法以行私者設○蔡令註曰此章大[illegible]古今[illegible]即古以歎今非以古今平看也○周用齋曰貪[illegible]爲關而害民猶將上之人禦之也君子[illegible]征而自爲暴使誰禦之哉○翼註曰小將以者原設關之意如此○又曰即有古法者亦失古意見其變古法者乎此意[illegible]南軒

身不行道章總旨　翼註曰此以化人使人兩關平看○行來上段當重身字下段當重道字講上下俱重道字者非

身不行道節　翼註曰如身不行孝雖使妻子行孝身不行弟雖使妻子行弟是道不行也如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君子非大窮必不肯從是令不行也○按大杖則走則雖舜亦有難行者○南軒謂行道本也又謂使人以道亦行道之一事此皆是餘意正意是兩開說○又南軒謂行道本也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朱子謂身不行道妻子無所取法然猶可使也此看不

能行於事。子句有淺深。故不同耳。非相背也。○蒙引曰。使人不以道。道字若屬人看。則是使其人未做非禮之事也。若屬我看。只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還屬我看為是。如指使。使役。以不排他。以不恕之意。

周於利者章　張彥陵曰。此章勉人看德意。○蔡合註曰。德命於天本無足而無欲。○又曰。周於德者。德乎仁義也。○四書家訓曰。周於德。是衆學賢至正之道。實利於已。且極其周詳而無滲漏。極其周密而無間隙也。○四書脈曰。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得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包得定見定力在內。○張侗初曰。農儲粟。士儲識。儲氣。儲識在勤學。儲氣存礪行。○王觀濤曰。邪世與亂世有別。言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如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惑。有定力。則邪不能搖。○據大全蒙引。則不必如此分別。○四書脈曰。不能亂。分明有撐後世道。做個中流的手段。不但不為邪用所惑。○張彥陵曰。仁義之德。不亂於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先待從此看。俗皆是孟子本旨。○四書家訓曰。言邪不能亂。他自不為邪亂也。

好名之人章　張彥陵曰。此為紛世盜名者。但只所令在一好字。以名為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所不在。則爭。爭與讓未必在此。要知其係以形名耳。○李衷一曰。其實。爭不得見。已得名。見就爭。讓處也是爭了。爭名爭利總是一病。○四書家訓曰。可見好名之人終不能成名人。亦何為而好名乎。○陳明卿四書析疑曰。按三代以上。惟恐其不好名。有一名必有一實。三代以下。惟恐其好名。增一名則損一實也。○四書脈曰。見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繆當時曰。人而好名。猶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好名之人。則貪污苟取。無所顧惜。簞食豆羹亦見於色。此正謂名之一字。尚足以維繫其心。而不敢肆也。○此段雖非正意。然與正意自不相妨。○湖南講專主此說。翻本註疏。

不信仁賢章總旨　蒙引曰。三平看。仁賢略重。

不信仁賢節　蒙引曰。信仁賢。信其賢有益於國也。信其眞有益於國。則必用之矣。一說作孚信意。用推心置腹不搖於讒構。讒構意自文原無。○按蒙引前一說

包得後一說。○張彥陵曰。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於讒構之謂信。始終如一之謂信。若止說信用他。其意不盡。○四書脈曰。不信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顧。猶之乎無耳。故只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彥陵與四書脈俱主後一說意。○蒙引又曰。國空虛猶云朝廷無人。近世或謂有德兆之與等語。似兼野言未妥。當改從此。今亦有可意乃安。○大全胡芭山張氏曰。仁賢國不可不信。非仁賢而誤信之。如唐之於李林甫。盧杞。宋之於賈似道。秦檜。當時空虛。賊已可立待。

無禮義節　禮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制之宜。照下文上下亂。有專主名分上說

無政事節　張彥陵曰。按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如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用之有節也。三意總是開源節流二意。

不仁而得國者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經營天下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

不仁而得國者章　翼註曰。驕貝私智。兼恐赤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陰赤人者。如三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四書家訓曰。有之是有。有非宜有也。是暫有。非恒有也。○據此則得天下非不可以倖有暫有也。此蓋只據孟子以前而斷其未有。然得天下終難於得國。○四書脈瑕合註俱云得國以土地言。得天下以人心言。看來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言。但得國猶易。而得天下則難耳。蒙引說明。○蘇子由曰。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於天下也。何損於不仁。得國之於得天下也。何以為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按子由是深一層說。

民為貴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專為輕視其民者發。令重民為貴一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他來形民為貴也。下三節總是發明民為貴之意。若將君與社稷平擬。便無味。○湖南講曰。就世法看來。則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孟子反顛倒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卻係說得奇特。然他下邊都有個證佐。

民為貴節　張彥陵曰。民為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節　張彥陵曰。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得丘民之權。仰天了不能與之相抗耳。○又曰。此節要無貼貴字出。○翼註曰。得乎丘民非只是得。丘民之心。即天下之民歸心也。然作文要補口氣。不必替他衆寡。只論無得民心可以有天下的道理。

諸侯危社稷節　翼註曰。危社稷。要根虐民說來。要當見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犧牲既成節　張彥陵曰。純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者肥腯之意。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總旨　牛春宇曰。通章就夷惠流風之遠。而明其為聖也。蓋夷專清。惠專和。古未有名之為聖者。孟子乃名為聖。何哉。只因二子行雖一偏。然已各造其極。故其流風之遠。所關於世教不小。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翼註曰。聖人字要見各造其極意。人之人為師之聖。○達說曰。人至乎人而止。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聖所以啓德介善。既有以淑人心於既往。而流風餘韻。猶有以表師極於將來。求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其人也。故伯夷往矣。而聞其風之清者。頑夫化而為廉。懦者必明也。懦夫化為有立志。頑柔必强也。柳下惠往矣。而聞其風之和者。薄夫化而為敦。皆不餘

之民也鄙夫化而爲寬皆容德之士也夫二子奮乎百
世之上若是其遠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若是其
神向使清非聖人之清而猶有所雜和非聖人之和而
猶有所乖則人亡而清和亦與之俱亡矣安能感化若
是之遠哉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之若是而況
與聖人生同其時親近而薰炙之者其感化也又當何
如哉此見聖人感發乎人心者大不凡也信乎其爲百
世之師而非人之所可及矣○翼註曰奮字勿作奮發
有爲只與聞文王作之作字相似○張彥陵曰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詞不是詩其爲聖人處
仁也者人也章　張彥陵曰此章專爲世之求仁與道者
每每向身外尋索故把仁也者人也點出他見得仁與

道即在當人之身總是欲人反身求仁與道○翼註曰
此章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看來仁人道三字當重
人字爲是○又曰此章與形色天性章互看踐形即所
以盡性命道者命至於踐形而後實故曰重人字○按
翼註是說字義如此其實踐形章是因人不求乎道
而言重在盡字此章是因人求之高遠而言則反重在
形字矣○王觀濤曰人知下句說箇合字此與蒙不同不知
上句即寓合字意了蓋仁即人也已自合下不離的豈
可離而言之乎故孫援又合而言之而也有一言字只
說論道當如此體道意尚在言外○翼註又曰合而言
之只要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又倒說合人於仁而言
之如俗講用處久六仁離於人則爲虛理人離於仁則
為委形皆不得旨○按人離於仁意大全朱子亦有之
用作實意自不妨○余初因程註欲以仁也者人也作
天命之謂性看合而言之道也作率性之謂道看玩蒙
引乃知不當如此分別蓋程子只是衆以爲例耳○按
依余初意分性道看如仁人心義人路例亦似通姑俟
再定○仁雖即是性但此處說性道卻不似中庸首章
有體用之分故蒙引云此處不分性道坑存疑及大全
朱子仁則性而已矣條亦似分性道與余初意似合不
知蒙引何故云此處不分性道今總俟再定○湖南講
問道乃仁義禮智之總名仁原統於道如何必合人方
謂之道答曰仁統於道乃指道之渾成言仁合人謂道
乃指道之率由言道本一而所指不同有如此○附蒙

引曰仁也者人也何以如此立言蓋人而無仁則不成
人矣故曰仁也者人也故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又
附蒙引曰一說此章重在道字曰仁也者人也只是爲
合而言之之地故集註只引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
謂道是也既不兼引天命之謂性又不引及所謂仁者
人也其意可見○附貝因之曰此節專重道字大意謂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決不可無仁若離仁而言之單單
是箇身子常常是箇軀殼形不得[illegible]人
而合之於仁道箇全是一團理求[illegible]於百
有之則至當不易之妙出乎其中豈不[illegible]妄說
得真切道仁緊緊附着在人身上便是合了此是真入
體道口氣○按因之專重道字本蒙引別說而與存疑

異又專指人合於仁說亦本案引別說而與觀計說○
此節有王方麓一文可當傳註不必復他求矣癸亥二
月○此章己酉四月十一已作一總計除溯的講一條
外俱可不觀癸亥二月十五又作一評做勝前丁卯六
月十九又改○此章已於丁卯六月十九改定一講章
錄於後
這一章是教人求仁。仁之一字有偏言之者。是以愛之
理言。當時猶有人知其當重。有專言之者。是以心之德
言。當時皆不以爲進門。而不知於人。自仁之一字不明
於天下。於是異端之說雜。卻作形求。故有知有覺之爲
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爲人。聰明之士。則又各因其所
見自成一道。道路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

所與有合仁而可以爲人者。天下的道理無有不根於
仁而可以爲道者。道兩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人所
賦於吾之理。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
而非是無以爲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
非是仁無以爲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
使容有形氣是道人可以爲人乎。人固必有知覺。使
容有知覺無道理可以爲人乎。是有道仁方成得人。
有道人即有道仁。仁與人原是合。的所謂無極之真。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但就兩存之時指其不離乎
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乎
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即人命之性。道即率性
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即

爲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即爲
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於仁。則君臣父子即爲道。
若舍仁而言道。不入於浮蕩。則入於頑尚。不溺於虛無。
則逝於寂滅。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非聖賢所謂道也。
是則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雖偉然泰
然自號曰人。其實只是一團形氣耳。何嘗是人。雖巍然
燦然自號曰道。其實只是一團意見耳。何嘗是道。所以
孟子當日。有時以仁義並言。有時以仁禮並言。有時以
仁知並言。有時以仁義禮智並言。總之只是一箇仁。至
此專提以示人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與性
善之論。實相表裏。性之所以爲善者。正以其即仁也。孟
子一生知言養氣。無非所以求此仁。故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即求仁也。是即孔門博文
約禮家法也。春秋之時人皆知重仁。故孔子多言仁之
可求。孟子之時人不知重仁。故多言仁之不可不求。學
者當逼孟子要知聖賢教人求仁不是好爲迂闊。是不
得不然之事。誠以非仁無以爲人。非仁無以爲道也。若
仁可離得聖賢何苦必以此責人。然學者言仁之當求亦
無容易。須實從孔孟下手做工夫處。猛力向前自強不息。
必求到熟的地位方不負聖賢這等鞭策。○此章有重
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人字者。重仁重道則
是踐形之意。重人則是道不遠人之意。明季講家大抵
皆重在人字。蒙引一說重仁。一說重道。存疑竝重仁道。
重仁道爲是。而重仁者尤長。重在人字則只可說合仁

於人而言之而不可說合人於仁亦在仁道則只可說
合人於仁而言之而不可說合仁於人雖大全朱子用
互說然須辨質〇仁字道字大全朱子謂仁則性而
已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
蒙引謂仁與道是一非事此處不分性道二說似不同
只依朱子爲是〇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
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此條亦
不是仁也者人也可是合矣只是未說其合處言之耳
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言之是責人合蒙引殊混
〇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有切己言統
言之分此蓋以中庸是偏言之仁孟子是專言之仁故
謂其以仁責人却一樣〇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

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
耳須知孟子日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
此意是說意不是正貼本文〇以上共五條悉照松
陽講義錄入
孔子之去齊章　四書家訓曰孟子此言其在去齊衆之
際乎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章　翼註曰厄陳蔡即絕糧時彼史
記孔子困之說上下指陳蔡君臣無交是君不下賢臣
不尙賢而陳蔡可公卿之禮全然不曉意如此方切絕糧
稽大不理於口章　吳彥陵曰按理註訓賴如云喫他的
虧了一般〇四書脈曰務稽謂不理於口有尼人非自
剏意

無傷也節　吳因之曰無傷就務稽言上憎多口以下則
泛就爲士者以明無傷之意〇四書家訓曰無傷二字
要神會若不貌在我爲士者何如任他皆謗皆爲無傷
〇按此意極佳然須知在言外〇翼註曰增益也德愈
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衆亦比常人更
多口〇張淮海曰多口最惜無傷亦是進人之地詩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議論我者我能取以爲善皆
是砥礪切磋我也〇翼註曰文下孔子不免多口正見
士增茲多口也務稽患不爲士耳何患不理於口哉觀
增字可見務稽尙未得爲士了
憂心悄悄節　翼註曰上引詩重慍於羣小句下引詩重
不殄厥慍句二慍字俱是人慍我即誣意也然憂心悄

悄亦可貼孔子憂道不行意不殄厥問亦可貼文王柔
順文明之德無所損益但不殞耳
賢者以其昭昭章　吳彥陵曰此節是明新話頭〇翼註
曰上一段抑揚不下在明不是知識之明是本性全體人用
皆復其性因今人下各復其性〇四書脈曰昭昭者
明而又極其明也〇又曰本文無責字不必點出〇張
彥陵曰聯字昏之責人必明然後其明於責人賴於
責己所以成其昏昏〇又曰兩使字與上使字是引
導下使字是逼迫他
山徑之蹊間章　吳彥陵曰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爲間四
字上見心學不可少有間斷〇四書家訓曰山徑之蹊
間是山上小路可爲人行之處小路喻心之幾希人行

處喻此心然希中一點靈通總之見道心雖微也○徐自溟曰蹊間數語最可以見人心道心危微之幾○張彥陵曰爲閒不用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四書脉曰不用非私橋灰心但不在天理上用事便是○又曰此不徒責他有以其茅反之意○徐自溟曰人亦惟自拔其茅以闢此心之路可也問拔茅之功何如曰戒不睹懼不聞慎其獨○大全辨中雀張氏曰不是專責高子茅塞正要他有介然處蹊間易塞亦易開不用則塞戒之也小註慶源輔安皆歸咎本旬一味痛詆失孟子立喻之意

禹之聲章　張彥陵曰此章通重禹一邊而以文王相形看○殊偏大全纂引存疑淺說所無○張彥陵曰論樂

者會其性情未其功德又論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間鼓淺鮮故孟子不與深辨但即其說以解之○又曰若文王在于百餘年後其追亦如禹耳○翼註曰鐘乃衆之一器衆鐘則凡樂可知○又曰城門之軌非獨迹深急在內喻鈕之蠡也兩馬之力與地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可平日久故車多也

齊饑章總旨　四書家訓曰此章見孟子可止則止之義

齊饑章　蒙註曰齊饑要見是再饑○張彥陵曰想冊七君子心切救民豈有自弊時想恤一笑而中止有窺其勢有所不可耳若孟不可即不可始切發棠必待孟子之請則非齊王本意可知也況發棠已有故事則今日只消與而行之足矣乃齊王坐視其饑而不發則意不欲發棠又可知也君子不自疑而援故事以請不以爲沽名則以爲市德矣且徒使王有拒諫之名孟子之不可復意蓋如此○按不以爲沽名仰以爲市德此陳臻之所以爲不可也且一時之人而爲萬世之道此孟子之所以爲不可也假使孟子復之而王發之天下必將謂儒者之道不妨委曲以從時一切苟且權宜之術將日出而不可遏救一時之人有限而貽萬世之害無窮此等處最可想見聖賢所見之遠大○條之所爲不可復稍非孟子之所爲不可復也○鈕斯江曰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請而偶從已覺其蹈虎尾矣

彼受牧者超然立說媢不在其位而扭於數請得不貽攘臂之誚哉以孟子切於濟民且未免遠避形迹人君不能舍己從人則無望乎嘉言之罔伏也○翼註曰全重二復字前已發棠而復發棠喻如前已搏虎而復搏虎搏虎非美事而復搏於爲善士之後尤不可發棠雖美事而復請於王不用之時則不可如此看方斟酌○與註門者上浸看只是改去前日逞技角力之陋習意其爲士者笑之不重嘲笑只見得義不可耳

口之於味也章總旨　蒙註曰性命本是合一的首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甚總註云各就其重處言之只用此兩字作一滑骨子

口之於味也節　若無君子不謂性一語則天下將亡忍氣質爲性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案引謂一字之誤其禍將至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何哉○朱氏公遷謂脩身立命之命亦兼理氣說殊謬

仁之於父子也節　翟註曰賢者二字不必作否字只云知賢者之異於不賢則否字意已該了○晏嬰知矣而不知仲尼蒙引謂命字意在晏嬰不在仲尼看來當兼仲尼說如舜文之於君父例○張彥陵曰此聖人兼性之反之者說勿誤入生安等語○翼註曰聖人之於天道兼察之由之二意○翼註曰據註以天道配仁義禮智以聖人配父子君臣賓主賢者○饒士謂此章天道與中庸言天道也之天道一般亦稍差蓋此與中庸言

天道也之天道雖俱是在人之天道然中庸是兼氣稟言此專以理言○附存疑曰此云天道是就在天者言作仁義禮智之所從出無妨蓋集註有賦合字則是以人而合於天○翼註曰君子不謂命也重在薄而濁一邊君子不謂性也要見安命惡君子不謂命也要見盡性意○翁子先曰嗜欲之性不當與分定之命爭衡故順命所以定性雜糅之性原不當以偶薄之命自限故盡性所以立命○講家以此章爲見性命合一之學是深一層解總註各就其重處言之是正解舊說乃性命合一之意○專重性之說蓋即大全小註仰後抑前之說吳因之亦主此其實非也

浩生不害問曰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通章只是斷樂正子爲人總見其止於善信而未及美大聖神也看所說簡善人信人就有二之中四之下的意後面說簡二之中四之下只完得首節善人信人二句意○通章以善信爲主尤以善字爲主蓋美大聖神不過有其信而充之又不過自善而充之。因外程註及新安陳氏以善信爲未是通章註及南軒小註以善字爲主者也其實一也。○須知此章不重合一意重擴充意○四書脉曰此章是堯舜可爲之旨

浩生不害問曰節　按不害一問或是溺於戰國之習而數正子爲無用或是慕其爲孟子之高弟而欲得其才平註無明文姑主慕其之說可也蓋正子而問不是泛問是已知其爲超出流俗之正學特欲就正學中辨其

淺深高下○翼註曰何人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信人勿講明明則不害不必問了若云專謂之善人不可專謂之信人不可合善人信人而明之而正子之爲人見矣此則本節二之中意亦不可全露○四書家訓曰善人也信人也不容添作一句講○四書脉曰蓋未必其終身造詣何如據今日之資如是學如是或可言善人信人也

何謂善節　翼註曰何謂善何謂信是問善信名義非問克何以謂善人信人也

可欲之謂善兩節　吳因之曰可欲之謂善六句要把美大聖神對善信說只天下之注皆於善信而不止於善信者有充實之美有光輝之大有大而化之之聖

一而不可知之神上面有無限地步善信猶是在脚尖處此中便含著勉勵樂正子意○眷舍註曰可欲二句雖答善信之問俱泛言之也充實四句但不就樂正子說但因論善信而推其極耳○翼註曰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餘要分別一答○翼註曰可欲不專人欲我只重我可欲上人要立身行己俱在天理上做而可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而無惡可知故謂之善○張彥陵曰有字著力是不虛假之意或存或亡不可謂之有○李九我曰善是存質信是心地信者善之根存質好了若真誠不是則無根之善若有若亡有諸己是善根心爲信字對虛僞看○不虛僞不復失二意原一串○翼註曰善信二字人或出於天資或兼乎學力不可定作是有天資未有學力者言亦不可以善屬天資信屬學力○按不特善信兼天資學力即美大聖神亦俱兼資學但此章則重在學耳○翼註曰註云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通與下充實不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則礙下充實○附存疑曰信是誠意地位故註以惡惡臭好好色解之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篤實反身而誠亦實也故註解皆同蒙引兩處解都未是○按存疑不是反身而誠已兼美大聖神地位有諸己之謂信亦統身心意知說不必專屬意言特援以爲例耳存疑之說亦因慶源輔氏○按大全充實節朱子第三條則信美又似以知行分亦非也

充實之謂美分節　吳因之曰可欲謂善二句與充實謂美四句口氣不同可欲二句只平什善信之義若充實四句則有一步未了又有一步之意隱隱見樂正子所缺者尚多此等最要細心理會○又曰善與美所以異者善卽撮外面可欲不可惡處說猶是大概將就之詞美則精微純粹地位○湖南講曰充實是充滿積實乃致曲能誠○張彥陵曰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無虧欠意○徐自溟曰美指德性而言所謂旣飽以德言飽乎仁義者也○翼註曰美大大人聖人神人俱以人品言故折衷云美字內藏人字○又曰註云德業至盛而不可加不可以德屬充實業屬光輝德業亦有俱在光輝上見其至盛○袁七澤曰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翼註曰聖字勿用生知安行爲有漸進者存○按雙峰似專主反之說不是○過至聖而不可知何須知淺說家訓云未至於聖猶可知也旣至於聖則已且忘之而人又何知也○翼註曰不可知兼體用以體言則虛融而莫窺其際如孔子毋意必固我是也以用言則變化而莫測其機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神字只是妙意○張彥陵曰畢竟加聖一等卽是孔子可見○徐魯人曰聖不可知亦特從了原頭的善之本體為原頭之善本於不學不慮者也此不可知與赤子之無知同自然之日用不知同○徐自溟曰大而化化而不可知所謂全聖達人其識能知之者也○附蒙引云聖與神遂是兩樣亦有聖而

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是也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此朱子據程子之說其實亦可疑看來做兩箇人說亦可○蒙註曰可欲六句俱是上下一意如可欲即是善有諸己即是信作文講語如何分別曰今觀之上半截當以懇切之詞發其理下半截當以贊歎之詞賦其字六節皆然

逃墨必歸於楊章總旨　張彥陵曰思按異端之與吾道抗固是道相左然其中豈無自悔其非者病在吾儒攻擊太過反堅其不善之念故孟子發歸斯受之之說非徒欲成就楊墨并欲收楊墨以為用意○蒙註曰首節重受字次節重殞字受便不追其既往殞則追其既往矣

逃墨必歸於楊節　張彥陵曰逃墨一句串說到歸儒上歸斯受之而已者彼一向在外今逃而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裏人如何不受歸斯受之者速與其進也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吳因之曰異端與吾道如黑白之不相入彼染習既久一旦欲棄而去之未能便入吾儒大中至正之道故反正必有漸次逃墨一句一串逃墨者不遽歸儒而必且先歸楊再一逃楊而後歸儒必矣○又曰只是就墨一邊說而楊一邊反正且未暇說出見天下亦有楊墨而直歸儒不假此漸次者故曰大略○蒙註曰吾儒之道先成己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但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

在人已上見得○又曰逃墨歸楊是矯枉過直然亦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又曰末句歸字直作楊墨歸儒受字只作儒受楊墨不以楊與儒平○又曰受之不是徒受了有恬之入道意○蒙引謂此與齊一變至於魯同看來亦稍異一變在齊此是當然之次第齊不先至魯終不能至道歸楊歸儒此是自然之事勢天下亦有不歸楊而徑歸儒者

今之與楊墨辯者節　張彥陵曰思按此節要看辯字吾儒不可不與楊墨辯然辯宜在未歸之先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悟若既歸而辯使使彼窮而無所入矣○又曰放豚之論正喻辯之意突字以此吾道之閑○張彥陵曰招之據訂是追咎其前之辯迺然本文追字只是追趕之追與追咎追字不同○四書脈曰招是咎其前之辯迺其戒將來也○吳因之曰孟子平日闢楊墨放淫辭何等嚴峻得此章議論方見仁義並行之道然闢之適所以衛道也受之則與之共行斯道也總一為道之心而已故此章當與好辯章參看○又曰有行之說墨子之教也孟子闢許行即闢楊墨○管登之曰楊墨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談性命之情以養富貴安肯卻步了之不以拔一毛利天下世方後公家之急而乏肯同家自卹墨氏之摩頂放踵利天下至於高明特達之士又將謂其道之不可以出死生而外之安得久流於世凡道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故惟媚世之鄉

原與小人無忌憚之中庸足以亂孔子之道而賊百世以其通官機適俗性而又可借孔子之時中以行文也孟子不及小人之中庸者亦以楊墨之徒蔽之耶然楊墨與而鄉原與小人之中庸僞也今之世亦安得有與楊墨試思泣岐悲染此何等心事而曾守之用愉攻古今相傳爲許稿假令今世有若人亦何暇稽無父無君之流獘耶疑

有布縷之征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爲當時取民無制者發全章重用一緩字上下二段指出兼併之獘正見二之不可不緩也

有布縷之征章　張彥陵曰三征俱國家正賦勢不容廢然併征之害甚至父子不相保矣况後世巧立名色徵索無已者乎法不可廢而謀有於用緩之間使足心於於法之外○湖南講曰可見上之取下不得不可爲非制之取亦不可爲非時之取也○近現山門百古中國所以爲衣者絲麻爲稍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爲服官未有以爲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顧麟士曰蕭鸝疑問曰織麻曰布織絲曰縷

諸侯之寶章　張彥陵曰愚按論人主之寶必歸之於身而始爲我寶[illegible]論人主之身必託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所安故政理民和土地闢何寶如之而世主乃以身殉珠玉乃殺身之具也

盆成括仕於齊章　張彥陵曰此罪天下之恃才者○胡敬齋曰君子以有才爲幸小人以無才爲幸○陳眉公曰聞得大道其才自不小○翼註曰小有才是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又曰凡人無才者雖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聞道又自不妄作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自恃其才而背道妄作矣妄作非一端凡機械變詐爲禍之媒者皆是

孟子之滕節　翼註曰館於上宮作滕君館之○又曰或人別一人非館人也

或問之曰節　子以是爲竊屨來歟引謂只是下文來者不拒之來與有疑不同然亦似通但存疑者勝○王觀濤曰孟子之設科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或人謄不能釋竊屨之疑而其心亦終見諒則大道爲公之心何如若只數所遇之窮便非旨○翼註曰來者非是將來謂來學也來者即是至者不拒即下受字○又曰懋謂古人常無妄之疑不足爲害然世有不肖等輩往往借守經之門牆自庇於是以吾黨接引後學之心反意只爲容躲逋逃之藪矣此後世僞學之禁所自來也敘頭章者與子輿氏無干涉只要學者慎自審而已

人皆有所不忍章總旨　吳因之曰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達不爲便都說盡了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云云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三四節云云總不出首條之旨

人皆有所不忍節　李衷一曰不忍雖在心不爲雖在事

然而事本於心○張彥陵曰要緊在兩達字具提醒人
處在人皆有之字○四書脈曰達者自此而通之於彼。
非是從忍處爲處遏抑之直從不忍不爲初機時時提
醒。自不至於有忍有爲不落轉念工夫直捷直截○翼
註曰仁也義也猶云是乃仁義之全德也○與因之曰
章內仁也義也仁義不可勝用無所往而不爲義亦無
大分別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節　翼註謂次節與首節無兩層。
不可作申首節蓋申者推申一步之意此乃實上文非
申上文也然第三第四節與次節亦無兩層而註與蒙
引却用申字者蓋所謂申者原不同有推申一步而謂
之申者有塡實上文而亦可謂之申者故此節仰用申

字。亦似無妨也○張彥陵曰此節是實上文非申上文
也○又曰充不是擴充乃充滿之充本體無虧則取之
不盡以胞物與經用字物皆有餘用必不可勝用方謂
之充方謂之□○又曰須知不可勝用與仁也義也不
同上以體言此以用言○言體則用見言用則體見故
用之謂無分別自此本翼註謂其不同□說不相背○
蒙引曰不可勝用是民胞物與無所不愛意不可
勝用是徑行直節無所不宜意○張彥陵曰達與充何
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推達
故充然不充亦不可謂之達□人只是一件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節　張彥陵曰只充無穿窬之心
一語義字已盡但穿窬之事易見穿窬之類難盡故特

舉充無受爾汝之實見例此與下條不過指出所謂充
無穿窬之心者如此耳意無兩層○翼註曰爾汝二節。
俱包有充無穿窬之心一句內皆抽出言之耳說者云
充無穿窬之心充字是充得此盡爾汝二節俱是充自
此止此其所核但止字於未□乃認得而爾汝節便說
出止字未妥○又曰不來自無穿窬之心充起至受爾
汝又不便便說默一節深一節一步進一步至爾汝二
節亦不可平對○後一節充字是充自此起止節充字。
是充至於此蓋不義之類主受人爾汝是最難淨者故
充者必須至於此○又不爲之心亦充故仁不得申言。
不爲之心雖充故後來則以不□爾汝則凡與爾汝相
因者皆然不可以其微而忽之而以其暫而弛之之謂

能充○與□□曰爾汝之人乃皆勢者加之於微賤甘
受之者貪其勢利其有所。若此念便非不爲之本心○
爾汝□字據蒙引無分別○蒙合註曰爾汝之稱不是
與己平等之人乃貴勢者加之於微賤甘受之者貪其
勢利其有此念便非不爲之本心○翼註曰無受
爾汝亦不是與他相抗只不屑□□便是如□□□
孔子曰予與爾□孔子却□□□□是不□□□便
是不受他爾汝了○又曰貪昧□□利□也□□□爲
成餘地○又曰充無受爾汝充字有兩說有放鬆說者
有不放開說者不放開說只直直不受爾汝便是充也
此拘定充至此止之意耳殊不知下節□□故特提以
見例此例字偏明白蓋所謂充至此止乃充至如此例

者而止豈謂只此二事是盡頭處而至此二事止乎見
充者滿也不放鬥何謂之滿看來此充字當放開說但
不當推深說爾推深說者如云無受爾汝何其淺者耳
充之又充凡一毫稍此者皆不爲如此說又是充自此
起了與放開說者不同放開說者只私欲上如云凡有
貪昧隱忍濟逆其實心者有不爲○又曰無所往而不
爲義是隨境皆義亦即不可勝用意變文耳　按朱子
蒙引以不致取疑於人爲充無受爾汝之實是看實
字不同蓋實字亦有二說

士未可以言而言節　翼註曰士字不可忽謂之爲士必
素講於語默之宜○又曰以言餂之者我餂言彼必條
答而露其情以不言餂之者我不發彼必先發而露其

情○張彥陵曰充字尚在一外○鄒申甫曰養浩然之
氣則無受爾汝之實只從穩邪之路則無餂人之爲矣
○蘇子瞻曰孟子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
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
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
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
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
二法各相反而相爲用

言近而指遠者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言與道中看本節
夠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

言近而指遠者兩節　翼註曰近遠博約四字只切字義
虛虛講若實則犯下文矣○又曰孟子上意重近約邊

舊說反云言不近而旨遠則失於玄虛言近而旨不遠
則失於卑陋守不約而施博則失於汗漫守約而施不
博則失於拘滯如此平平四反最不得旨見又與下節
相犯矣今只當用　何以遠人之言貴於從遠取道當
貴於從博哉○按大全朱子亦作四反說蓋是說理如
此若孟子本意則只重近約也須以只實主○翼問編
事以莊周之言爲不能近墨翟之守爲不能約然如楊
墨之言皆不能近如申韓之守皆不能約○蒙引謂滄
浪之歌可以見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哉然後知
松柏可以見士窮見節義以此爲言近指遠恐不是存
疑說得是翼註亦明○張彥陵曰言是口中令人喜的言
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用○又曰兩點君子只是申明

上文以起下意不重君子上○淺說過文云然所善言
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如此則重在君子
二字了不見歸大全朱子亦有此一句然不可用作過
文○翼註曰道有道字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對然
亦非外淺近別幾個深遠的道理如此反涉于心矣君
子若論日用道事只說此近事論得精切當事詞讀透
發見之便有不窮之趣便見頭有便是指遠如論富貴
而上下交論飲食而卻味皆是近而指遠也○張彥陵
曰平天下者雖有禮樂刑政等事亦不過充修身之分
量不是修了身方去平天下也此說亦是兩析作推
廣說爲是○翼註曰天下平不待感化說觀施字只
是環而措之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節　附吳因之曰不脩己而求治乎人意思滿在舍己之田二句內求人而求己輕特點出捨重倒置以見其非善道耳○按蒙引繳去則含其田一句乃見昏謬

堯舜性者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以性字爲主把堯舜湯武做商樣一性一反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以性字爲主之性非性者之性乃天命謂性之性○張彥陵曰下二節是因言堯舜湯武而泛言性者之德與反之之事非專指堯舜湯武說

堯舜性者也節

動容周旋中禮者節　翼註曰大節四干看爲是各段俱重自然意○又曰四段內俱以性字貫入○又曰先帝天中禮不是禮自爲禮而聖人中之如此則德與禮爲二也此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看此意只作但此意當發看盛德之至也內若此處先後則上文說不去了○又曰盛德之至也不作推原看不必說外之中禮本於內之盛德只重自然合當體自性中流出便見盛德之至了德即性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斯爲德德外無禮履之斯爲禮自然適在幸字上見有一毫勉强則德未盛猶未至○張彥陵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和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踏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爲性者事○徐若泉曰人自哭死者只是據禮當哭此禮從生者而以義起也故哭死而哀雖無心於哀而未必無心於禮也人性情之發惟知當哀而哀非爲生者有義起之禮而然也○斷當從此說存疑未妥附後○按此則非以干祿也亦當云非以干祿之不可而勉於經德也○附存疑曰聖人之心無有不誠一見死者誠心發於自然哀傷不欲生者我感故哀若爲生者而哀便是有意非自然矣○又附存疑曰經德不回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是與性自然不回不是欲干祿故不回也若是欲干祿則出於有意非自然矣○張彥陵曰經德猶云常德回即曲人則有心在故纔有一念計度便是回曲○尤西川曰必守之不回方是經德亦必非以干祿方是不回○與無是解在上○翼註曰必信必字不是期必只是無不信意○又曰正行正字著力看

是有意以正之也行說其言之謂正行須知卻是行有非是正其行○張彥陵曰要知正行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節　蔡虛齋曰性本無方無體就性中作用若有規矩繩墨不可逾越此謂法法實載命命實行法兩者原可相對看堯舜性之之聖法由我出即是造命下究學者則必行法俟命矣法有經常所不易亦有偶然所當通者了遵而行之不敢以意爲出入亦不敢以此爲得循循天理○衷於法不參於禍福所在無所趨亦無所避當吉而福固可徼倖得福之翼即不幸而禍亦自氣數適然值之參差自日何禍蓋不謬於法乃所以不謬於命而不戾於命蓋所以不戾於

法若有法而爲邀福地。畫了凡功過格使見不知俟命或有意所福而爲行法謀則假法之心使是衛命要命之心卽局棄法當君子大人合一之學○人而已矣不俟字來个不計較意○張彥陵曰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惑於命也行法以俟命乃可以復其性、命由此出蒙引二條解似是二意然可相兼其言孔孟湯文少康之事皆卽小註所謂自作元命君相造命也若以義制命之說則小註所無

說大人章總旨　此章當與彭更宋句踐孟子章參看

說大人節　朱子曰勿視其巍巍卽藐也不是將貌上假做得他

堂高數仞節　四書脈曰堂高二句是宮室之巍巍食前

二句是食色之巍巍般樂二句是宴遊之巍巍○張彥陵曰此三不爲是歸之之詞上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皆後此等皆所爲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無其侈使放縱無制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定不敢踰越故謂之制正與放縱者反○四書脈曰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可以具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然又要知非是拘拘以古法自守卽可以藐大人乃見精神微驗之中自有大則自我作古可也○四書脈曰古制與彼非徵觀下俟但此心快然無拘無道得以自盡便見無畏處正與藐之勿視何相應○張侗初曰吾來與道英雄皆從戰戰兢兢中來彼遊說之徒亦有能藐大人者道其雄

者要只是俠氣所使耳乃孟子浩然之氣有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者定自不同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總旨　張彥陵曰首句提起下四句存不存相形正見寡欲所以爲養心之要處○蒙引謂此章當以心與欲對看極是四書家謂心與欲二字不當作兩件看欲亦心之欲也不是

養心莫善於寡欲節　李衷一曰看一養字錢同不是養。枯槁寂滅亦當是養○饒雙峯曰養心者養之使存也養字對戕害字看存字對驗養字看○又曰寡字註以節字貼之其好時文每將不絕無與不可縱二意平說殊失本旨還重有節邊雖不能無這聲○又曰寡欲與克伐怨欲不行焉不同彼只制之不使流於外此在內境

腸上○按寡欲卽克己工夫○程子謂只有所向便是欲看來此所指亦是好的欲○四書脈曰欲就內萌說可兼外誘說亦可○張侗初曰心能御欲故寡欲莫若存心欲亦從心故養心莫善寡欲○周子言無欲孟子言寡欲蒙引在欲字上分別淺說在無字上分別依蒙引則寡欲無欲俱學者事依淺說則寡欲是學者事無欲是聖人事淺說是周子正解蒙引所云雖於理極明然似非周子正解也須辨○李九我曰不明寡欲之說若爲多欲者謂行日中爲害一應不得○王雲霽曰始初天以道命凝爲人物則此軀殼亦是性但以既凝爲體質則規然爲器矣○養合言曰心做得主其輕清流行主宰於其中而器者卽爲性也程子云人不可從軀

殼上起念夫耳目之欲聲色口之於味四肢之欲安佚此軀殼上起念也軀殼之欲或無因而起者此內欲之萌中庸所謂慎其獨是也或因物之感而起者是外欲出之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是也故念頭一起即是感物而動百孔千瘡皆從此出乃性之欲非復未發之眞矣○蒙引註曰心做得主便是存做不得主便是不存○四書脉曰多欲之人其心何嘗不在內但無主之心雖猶存不存耳○又曰只重能存與不存意勿泥寡矣字面

曾晳嗜羊棗章　四書家訓曰自來孝子之心只是無之而非不忍親存則有存時之不忍親沒則有沒時之不忍故曾子思其所嗜孝子之極思也此章着二句只重

不忍二字下羊棗所獨獨字重看正是曾子不忍之故丑欲探其不食羊棗之由故有膾炙與羊棗孰美之問非眞不知其美也膾炙所同也二句不可單在曾晳身上發揮全要挽出曾子不忍之心來唯人有同嗜則曾子不忍之心無觸而不見惟曾晳有獨嗜則曾子不忍之心有觸而即動○張侗初曰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不解觸物輒動特借羊棗指出若曰較羊棗膾炙便忍影在眞於不忍源頭何曾干理○張彥陵曰然則何意謂膾炙既美於羊棗曾晳亦必嗜膾炙矣曾子何以獨不食羊棗故孟子特拈一獨字以曉之○附蒙合註曰諱名不諱姓是借言以喻同獨之意只泛說存疑謂覬之姓名未是

孔子在陳曰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以中道作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獧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絕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則思狂獧者亦欲進之於中以倚經常之道於不墜耳○又曰中道無過不及有狂之志又有獧之守而一齊就其範者也○吳因之曰孟子因萬章以狂獧無可取鄉原無可惡是非不明故發孔子之意以示之如此○夏九範曰鄉原與狂獧一眞一假正是論對頭孔子惡鄉原之心即其取狂獧之心○翼註曰中道無取之玉也鄉原無假之有假玉者也

孔子在陳曰兩節　翼註曰狂簡是名目狂者必簡只重狂字進取不忘其初正是狂簡處據大全進取中狂字

不忘其初中簡字註解云求望高遠不能改其舊習即下文嘐嘐然古行不掩言行此二句還且勿露明蓋此乃出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響說

敢問何如兩節　翼註曰何如斯可謂狂是問當時魯上中如何人可謂狂也何以謂之狂是問狂者爲人之實處問不同勿混如琴張如字有不能詳然以宜存之曰曾子子張皆狂者但子張乃陳人不在曾子狂上中曾子遂絕猶後方事孔子亦非在陳所指之狂上

何以謂之狂也兩節　翼註曰其志嘐嘐然嘐字從口旁屬言但多述云志大言大者志大所以言大也不是兩平話觀下文提出志字於嘐嘐上可見○又曰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平也不是平下不負以過高之意

是據他要稱古人如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
動稱古人他便有不掩其言處〇附存疑曰夷考也
于從上古之人古之人生來緣他動曰古之人古之
欲得高了故平平看之言行不可以其高且從其目
今當面看之也〇張彥陵曰或曰古之人古之人是
形容其嘐嘐然處所謂尚無古人也此語注若云企慕古
人亦何以稱狂者夷字從嘐嘐生來不掩者不遮掩以
自蓋也非行不掩 是之謂也王陽明曰不掩其言因是
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可見其光大光明全不自家
掩蓋也〇如此說亦不妨若竟以本文不掩作不遮掩
看便不是〇大全附蒙引陳氏曰行不掩言是造詣未
精不能滿其希古之願耳非有爲之介有所虧欠故狂

者嘐嘐然大言不忖心中到然只玩此節程朱則假尚
是狂之病處〇翼註曰節末提孔子思進於中與之傳
道意

狂者又不可得節 四書家訓曰狂者又不可得此句要
蒙上文說有其欲得狂狷之意如說今未有得字不貫
上相貫這是覺得狂狷也思之行也其說必就未成先
已辦故說不可得者然〇陸隴曰按不屑不潔是不
肯爲不潔之事的人然亦只就他心上說不上說
要見他守操之真不潔言也兼利之念斷絕之是不肯
所也心迹之介微〇附翼註曰又其次指字指中行不
指狂者狂者同中行之次狷者又中行之次也〇按翼
合註曰皆脈皆 四其字指中行然蒙引後說與因之皆

謂是狂者之次〇與因之曰謂之又次者蓋狷是矜持
自守的其氣象規模似不如狂之高遠卓越引而進之
固不若抑而裁之者之爲易也夫子之思及此其不得
已又其次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節 與因之曰過我門節爲章此鬪
是因上小本原以狂狷之可取以其可進於中道而鄉
原害中道之可取者故問何如斯可謂鄉原而孔子惡
之故只深以鄉原爲無可思意〇又曰何以從其德而
反賊乎德故曰德之賊〇此處乃爲章引孔子之言而
問不可明〇下文其之無狀爲方可言之〇又曰何如
斯可謂之鄉原完鄉原爲人之實推故下文亦只答以
鄉原爲人之實未可言其賊德也

何以是嘐嘐 此節〇四書掖曰何以是嘐嘐左句說狂行
何爲何爲狷〇掖曰此二何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言其
志不可說爲狷一邊〇此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爲相叫
應兩層 何又是孔子自陳鄉原的公案〇翼註曰踽
踽是言已反覆涼涼是待人疎淡踽踽即獨行獨覺
涼涼只是不高俗目 須得道〇又曰嫌訂不見親厚
於人似是說人不來親以其然畢竟因我不高俗〇玩
訂不見親厚假然之辭曰涼涼〇翼註曰胡兩生斯世
也句見不必如狂之稱古善斯可矣仍是不必如
狷之道俗此太分析不如渾融言反可矣緊相爲斯世
也來〇又曰善亦是稱其目前之意〇況無
閹曰鄉原是一人不敢狂言宵者如何如又識狂狷狂狷

流俗汙世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不滿之。孟子正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賁受軒曰鄉原所以見絕於聖門只爲他媚世一念耳一生精神心思只陪人世界縱做到無非無刺只爲揜飾瞞蔽於自己性命全信不過且包藏禍惡不名數耳故曰德之賊若是真爲性命必稱讚只向裏面打叠何暇去照管外人○大全[illegible]氏曰鄉原譏狂狷之詞耳非其意向如此何肯明目張膽譏議狂狷乎

一鄉皆稱原人焉節　翼註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節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賊德處

非之無舉也節　翼註曰無舉非真無可舉也無刺非真無可刺也只因掩蔽之工甚巧之至耳○又曰無舉無

刺言其善爲彌縫以處己言也同流合汙言其巧於迎合以處人言也此四句是時所居之一句方實詳○或問曰如孔子云亂苗謂稷牛爲羊大紫亂他不直是非之也又云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是細數其不直之實事是刺之也刺字如以刀錐刺人有深入皮膚之意蒙引云非輕刺也是此意一說刺是婉言刺之來不知君子事君交友之類殊於直激則婉言可也同罪可用婉乎○寶田曰同流合汙與詩常隨俗言其者不同者他人隨俗習非乃是不能自守爲世俗所染溺耳此卻自托於達人之和光而曲爲寬假調停之術者○不但狗天下而且愚天下矣究竟未嘗同流合汙却又無流與汙之跡若他真有流與汙之跡又可非刺了○晉合

註曰或問同流合汙與老子和光同塵其旨同異曰鄉原專欲取媚於人老子只要占便宜自身平穩其作用大別○王龍溪曰所爲同與流只與俗浮沉却無流與汙之迹若自己有所沾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又曰聖人在世猶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鄉原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全無滲漏然而精神向外滲漏則脈絡便差○翼註曰忠信是心不欺廉潔是事不苟此卽中道之散見處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大貪似廉大汙似潔似忠信似廉潔正是說透鄉原之病○又曰廉潔不必說定不貪財利凡恬靜分俗皆是○蒙引存疑皆云自以爲是句極重不可泥蓋謂此句不可忽只可謂此節專重此句

則不可○翼註曰獨言堯舜者以中道相傳道之祖也○又曰故曰德之賊也故字總承一節不單承自以爲是○[illegible]在林曰小狂者得聖人之神狷者得聖人之骨鄉原得聖人之皮衆人以皮相故原之爲人以神相故賊之○南軒謂鄉原卽小人之中庸而管登之以鄉原與小人之中庸分爲二等人皆說得好○翼註曰非之無舉二節節言說者俱欠精細俱說上節重自以爲是賊德是賊己之德下節重惡似而非亂德是亂人之德將孟子孔子之言分作兩意殊不知孟子卽發孔子之意而引孔子之言爲証也原是一意上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卽下文似是而非也衆皆悅之自以爲是總不過極言其似是而非又深一步言也而不可入堯

舜之道觀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云衆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爲是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亦在似字上蓋假不可以爲眞自然之理實非衆亦自以爲是一句也至於賊德亂德分己之德人之德尤爲不道蓋德字指道理言懸空說不屬人己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了使之不明不行耳亂德亦此德也若謂亂德是亂人之德則如亂義亂信豈亦是亂人之信義乎二節必須一意貫看始得

惡似而非者節　張彥陵曰眞與似因爲善善眞非不能惑人惡似是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翼註曰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四書家訓言亂字以紛紜淆亂解

謂不眞能亂亂人取舍尚落一層亦非正意看來只是似能亂眞使人莫辨之意○湖南講曰佞似所言有理故亂義利口似所言無欺故亂信○翼註曰還當重講惡鄉原句亂德德字㩀註即是中道而上文忠信廉潔亦包了但忠信廉潔乃孟子許不入孔子口氣中○夫子之惡是爲德而惡之

君子反經而已矣節　翼註曰君子字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爲堯舜窮而在下則爲孔子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按存疑專主在上者言似稍偏倚再詳○張彥陵曰經即上文所謂德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此道在宇宙爲常行之道在人心爲眞是之理反經只在人心上發明復此眞是的道理則是非曉然趨向歸正而邪慝自無所容於世玩而已矣三字見轉移世道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又曰經原無不正只反之便是經正○又曰天下之民同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故反經則民自興邪慝自無所容於其間譬如日月一出則人皆鼓舞於光天之下而魍魎自消燐火自滅矣又何待攻正而始無乎故君子闢邪之術一反經便了爲不必以口舌爭也○翼註曰常道原在天地間只因鄉原障塞故不行不明今則復之不明者使之復明不行者使之復行○又曰邪慝泛說不止鄉原○按大全俱泛說似不必穿鑿○吳因之曰無邪慝非眞無也雖有而不能惑人有若無耳○湖南講曰反經者要不外乎一眞所言唯天下至誠爲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管登之曰人除中行爲上格次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爲鄉黨自好之士加之以闇然媚世之潤色則所謂鄉原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鄉原孰賢曰鄉原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不相盡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遠於狷不相猶存却不似鄉原之闇然媚世者俱非三五以前人物當春秋時則已多此二項人矣鄉原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竊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原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又曰孔子言志在春秋蓋在誅亂臣賊子以定萬世之

綱常也歷聘七十二君所遇率多亂賊然亦不敢顯言誅之獨於鄉原有顯誅夫何故誅鄉原正所以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原之標則必有為鄉原者輔之田常不以厚施得民豈能篡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人望豈能分晉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原始至於亂賊既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鄉原又有本成周以鄉遂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而士猶從鄉評中出井一鄉稱原之人不足以動君國大夫此脩鄉原者之所以盛也今日之流風異是山林訪舉之途既塞學校三等之衡復荒士不以鄉原進而以雕蟲之技進亦以鑽刺之門進孫不以行誼之優劣為重輕何事學鄉原又未進身之士多狂

躁而鮮原人至於一入仕途則六闔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令名而取高位又或詿議居鄉則又欲以月旦掩宮謗是故宦流中之賊德者鄉原猶居半焉天下縱有大聖大賢必不能奪鄉原之舉而鄉原一出却能奪大聖大賢之譽此非俗目所能辨也○鄉原與反中庸之小人亦不起於春秋唐虞之世已有之皋陶之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別傳以為孔壬即共工之名也巧言令色非鄉原而何四岳舉鯀治水堯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能方命能圮族非反中庸之小人不克鯀非鄉原中人而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即似合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為一人在唐虞已有此等因人矣而况春秋以後哉○又曰孔子與楊墨同時豈不能稽其無父

無君之弊而無一言及之獨惡鄉原與無忌憚之小人蓋聖見百世後道中之賊雖此二因耳絕此二因種子雖有百楊墨亦與於世昔吾道之梢莠也○湖南講曰狂狷譬如低銀雖夾雜銅然還可煎成真色鄉原譬如假銀雖成色好看落火盡是精銅

由堯舜至於湯章總旨　吳因之曰由堯舜至湯文孔子皆前有見知而後有聞知乃今既無見知安得有聞知通篇口氣原是如此說者謂重見知信矣然此書之旨本為憂道失其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有所傳而後聖之道遂失所傳寧不深可憂乎是一篇立言歸東處又在聞知上大抵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而聞知者則通章脈絡究竟之所重也若專重見知輕看聞知則是

推道統所由傳而非憂道失其傳之本旨矣

由堯舜至於湯章　張侗初曰千古聖人道脉只是一知知使徹天徹地心□不傳而道已傳特就當世異世分個見聞耳其實見知不屬面承聞知不關耳受面承耳受之知有限聖人傳心之知無窮○張說是深一層解固自無妨但不可偏主此蓋千聖相傳不泥聞見亦不離聞見○四書家訓曰五百餘歲大槩以常數言却不重在此只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不無待於人耳○翼註曰二知字宜淺看道統之傳乃心契神授之妙知字即契字意○徐儆絃曰時說因孟子然而無有乎爾二句遂以為非有見知者續之於前則聞知者亦無以得之於後假非本旨孟子語意只云某是見知某是聞

知是論道統一脈相承從來兩項人接續不斷至末節嘆今世若無見知其脈已斷了則後世豈無聞知也其意只是知此非謂聞知者必專藉於見知以啟之也○徐說是專主以心相傳之意故有此解○附錄註曰新說作孟子以聞知自任蓋孟子意指顏曾思等為見知而已為聞知既有彼之見知決無無聞知之理但未顯言耳○湖南薛曰聞知的人只是靠無見知的人若禹皐陶等少不得有幾個孟子正要自附於顏曾一流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四終　受業嘉定侯銓東藩同校